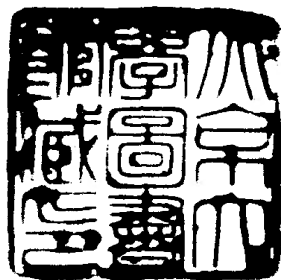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七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B89/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七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七一冊目次

史部·詔令奏議類

荆川先生右編四十卷(二)

〔明〕唐順之輯 劉曰寧補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南京國子監刻本

皇明疏議輯畧三十七卷(卷二十五至卷二十七配鈔本)(一)

〔明〕張瀚輯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年大名府刻本

荆川先生右編四十卷(二)

〔明〕唐順之輯 劉曰寧補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南京國

子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右編四十

卷》提要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六

夷三

北言兵事上漢文帝

補 鼂錯

論守邊備塞事上文帝

補 鼂錯

論募民徙塞下上文帝

補 鼂錯

擊匈奴議上武帝

補 韓安國等

論伐匈奴書上武帝

補 主父偃

諫擊匈奴書上宣帝

補 魏相

罷邊備議上元帝

補 侯應

右編

二十六卷目錄

一百三十一

受伊邪莫演降議上成帝

補 谷永

論通康居上成帝

補 郭舜

諫不受單于朝書上宋帝

補 楊雄

諫伐匈奴上新莽

補 嚴尤

乞優答北單于疏上光武

補 班彪

論北單于不當封王上和帝

補 袁安

陳三策書上安帝

補 張璠

諫伐鮮卑議上靈帝

補 蔡邕

安邊論上宋文帝

補 何承天

論處降胡上唐玄宗

補 王峻

契丹論契丹	上宋太宗	宋琪
議澶淵事宜	上真宗	寇準
答詔論邊事	上真宗	錢若水
論備禦西北二虜七事	上仁宗	韓琦
論契丹不寇河東	上仁宗	富弼
論西鄙議和先防北虜	上仁宗	歐陽脩
乞戒邊城澗界細故	上英宗	司馬光
諫西師防北虜	上神宗	富弼
答詔問北邊事宜	上神宗	韓琦
答詔問北邊事宜	上神宗	富弼
右編	二十六卷目錄	二
乞撫存北虜	上徽宗	趙遼
陷北記		胡嵩
行程錄		王曾
行程錄		富弼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十六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夷三	
言兵事	量錯
漢文帝時匈奴數侵邊上發兵禦之錯上書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	
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	
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	
右編	不卷之二十六
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	
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	
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	
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	
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	
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	
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	
曰丈五之漸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	
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	

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箭草木蒙龍枝葉茂接此矛鉞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習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奔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勤率之過也百不當一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

右編

卷之二十六

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率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

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襍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箭弗能支也下馬地闊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震恐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倂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戰而不顧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

右編

卷之二十六

三

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前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裁擇 疏奏上嘉之賜書寵答

論守邊備塞事

漢文帝時上

鼂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

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水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問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

右編

卷之二十六

四 四月十三 李太

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

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而城深塹其蘭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舉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

右編

不卷之二十六

五 四月十七 李太

婢贖舉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久衣衣糧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

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論募民徙塞下

量錯

漢文皇帝時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郵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六 三月十五日 陳

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

則足以相識寵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擊匈奴議

帝建元六年

韓安國等

大行王恢燕人數爲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七 三月十五日 莽

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彊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執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群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聶一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師子女以配單于弊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強胡

之敵內連中國之丘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仁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鼓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豁然終無尺寸之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九百七

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時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櫜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

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收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累石爲城櫛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塞燹然後取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九

四百七

彭亨

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邑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衡風之哀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不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

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

論伐匈奴書

武帝元光元年主父偃上

主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十一 三百八十八 高

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無常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

我於只
定數句

民父母靡敵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雁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兵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條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畝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以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一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十一 四百七 高

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

書奏上週拜偏為郎中

諫擊匈奴書

魏相

宣帝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言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

右編 卷之二十六

十三百九十七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謂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

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

罷邊備議

侯應

漢元帝竟寧元年單于上書願罷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塞人于今下有司議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言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自煩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死固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

右編

卷之二十六

十三百

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侯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終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

以絕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微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有窘迫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入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偃落豁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

右編

入卷之二十六

十四

伊

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絲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受伊邪莫演降諸

谷永

漢成帝河平元年上

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誦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

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遁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上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論通康居

郭舜

漢成帝時上

右編

入卷之二十六

十五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妄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輪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睦，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說不肯拜使者，都護更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更故爲無所省，以考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

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二郡及南道入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已

諫不受單于朝書

楊雄

漢哀帝建平四年上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來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

右編

卷之二十六

十六 前七十七 陳賈

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今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安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反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侯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

財勞師一屬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頽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

右編

卷之二十六

十七 前七十七 張洪

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向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疆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

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又朝鮮之悔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跪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

右編

卷之二十六

十八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之不可論之不能焉得不爲太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嚴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諫伐匈奴

嚴 允

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如蠱蟲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復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

右編

卷之二十六

十九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糧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餽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

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剋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乞優答北單于疏

班彪

漢光武建武二十八年匈奴遣使詣闕貢裘馬乞和親并求音樂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

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二十一

得其情則却敵所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到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藁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脩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離隙並蒙孝宣皇帝垂

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到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河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齊雜繒五百匹弓鞬犢九一矢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罕瑟篴篥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罕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齊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二十一

論北單于不當封王

袁安

漢和帝永元四年上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

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于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塞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敷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

右編

卷之二十六

陳三策書

張璠

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崑崙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北下計也

諫伐鮮卑議

蔡邕

右編

卷之二十六

漢靈帝熹平六年護羌校尉田晏奏事被原欲立功自効帝因中常侍王甫言丹陽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召百官議朝堂議書戒猾夏湯伐兕方周有檢狁蠻荆之師漢有闡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圖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至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鉞而並出旣而覺悟乃息兵罷役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

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遁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虜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蚡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癢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

右編

卷之二十六

二十四

七

祖忍平城之耻吕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内外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蠹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

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戚不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將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

右編

卷之二十六

二十五

三百七十四

安邊論

何承天

宋文帝時御史中丞何承天上安邊論陳四

伏見北蕃上事虜犯青兗天慈降臨矜此黎元博建群策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庶或開引群慮延盡衆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寇雖習戰來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耻爲左衽遠慕冠冕徒

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縱負時國先後相尋勞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畧地而經兵掩襲急在驅殘是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窮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梟弔民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因獸思鬪報復之怨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所居各數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洙濡湏之戎家停羨溪及表陵

右編

卷之二十六

張平

之屯民夷散難晉宣王以爲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祖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彌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交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可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大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沐右沂田良野沃西阻鹽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聞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

居以樂土宜其歌忭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頽毀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冠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群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偶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鈞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

右編

卷之二十六

二十七

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風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關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幹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脩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由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差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川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泰設以耕戰終申威

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
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
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
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
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畧唯望朝廷遣軍此皆
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
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
優別明其勲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
業內護老弱外通官途用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
親藝因事著畫戰見貌足相識夜聞聞聲足相救斯
右編

卷之二十六

二十八

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殘難可
脩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
間術墉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
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
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
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并城之用千
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
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
而校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鋒利鐵旣不都斷
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壤謂宜申明

舊制延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
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保之境諸所課
仗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鐵亡刃及私爲竊盜
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
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脩復舊堵利
其埽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
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
微敵之要也

論處降胡

王駿

右編

卷之二十六

二十九

突厥向以國亂故欵塞與部落無間延係北風何嘗
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備久必爲患比者不受
要約兵已屢動擅作蜂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
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彭韓孫吳無所就
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
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
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
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敵不可以南處則
高麗舊倖置沙漠之西城傍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
降胡不可徙歟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於河曲前

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不與往年同已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閉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爲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朔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水且必有變

論契丹

宋太宗端拱間吏部尚書宋琪上

宋琪

國家將平燕薊臣敢陳十策一契丹種族二料賊衆寡三賊來布置四備邊五命將六排陣討伐七和蕃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九

八饋運九收幽州十滅契丹契丹蕃部之別種代居遼澤中南界潢水西距邢山疆土幅員千里而近其主自阿保機始強盛今幼主保機曾孫也晉末契丹主頭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皆精甲也爲其爪牙國母阿保機妻述律氏頭下謂之屬珊屬珊有衆二萬乃阿保機之牙將當是時半已老矣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餘兵爲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騎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兵亦萬餘人少馬多步又有渤海首領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竊爲契丹之師復有近

界室韋女直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陀洎幽州管内鴈門以北十餘州軍部落漢兵合二萬餘衆此是石晉割以賂蕃之地也蕃部諸族其數可見矣每蕃部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櫟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亦交相偵邏謂之欄子馬契丹主吹角爲號衆即頓舍環遶穹廡以近及遠折木梢屈之爲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間昏晝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我師即競乘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九

之所以新羈戰蹄有餘力也且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土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耻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霪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勝也財豐士衆力強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王師備邊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砦柵但專守境勿輒侵漁令彼尋戈其詞無措或戎馬旣肥長驅入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羶褐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於天雄軍具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

緩急難於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必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於天雄軍邢洛貝州以來設犄角之備俟其陽春啟候虜計既窮新草未生陳豎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而逐之必自奔北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卒不過十萬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身萬人是四十指揮左右哨各十指揮每指揮作一隊每隊用馬突或双千槍一百餘并弓劍骨朵其陣身解鎧排之俟與

右編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三

戎相搏之時無間厚薄十分作氣槍突交衝馳逐往來後陣更進彼若乘我深入陣身之後更有馬步五千分爲十頭以撞竿鎗弩俱進爲回騎之舍陣哨不可輕動蓋防橫騎奔衝此陣以都監主之進退賞罰便可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招討董之與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展稍實心布常山之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慎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持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虜酋爲戎首多計桀黠而無勝晉軍之處蓋併力禦之厥後

以任人不當爲張彥澤之所誤如將來殺獲驅攘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德設息兵之謀雖降志難甘亦和戎爲便魏絳嘗陳五利奉春僅得中策兵馬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繼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臣每見國朝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於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况幽州爲國北門押蕃重鎮養兵數萬應敵乃其常事每逢調發惟作糗糧之備入蕃決旬軍糧自齎每人給麪斗餘盛之於囊以自隨征馬每匹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二升

右編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三

爲限旬月之間人馬俱無饑色更以牙官子弟戮力津聲裏送則一月之糧不煩饋運俟大軍旣至定議取舍然後圖轉饟亦未爲晚臣去年有平燕之策入燕之路具在此奏願加省覽 脫奏願未用之

議澶淵事宜

寇準

真宗景德元年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寇準上臣伏奉聖旨學畫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如起當至何處者一臣伏視邊奏犬戎游騎已至深州以來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

無大軍駐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唯
老小驚騷兼便賊盜團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戶驚
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啟戎心臣欲乞先那起天
雄軍兵馬一萬人住其州駐泊令周瑩杜彥鈞孫全
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即仰近城覓便掩殺兼令間
道將文字與石普閭承翰照會掩殺蕃賊及召募強
壯入賊界燒蕩鄉村殺人口仍乞照管南北道路
多差人探報蕃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軍一則貴安
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謀三則石普閭承
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洛地里不遠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三十四

四四〇七 宋付

張得掎角之勢一隨駕兵士衛扈宸居固不可與犬
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軍至貝州兵馬車駕未
起以前不過三萬人萬一犬戎至貝州已南下寨游
騎漸更南來即須那起定州兵馬三萬人騎令呼延
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手下兵士出
土門路與定州兵馬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洛州
以來方可聖駕順動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
更令王超等在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昭田
敏等處兵馬令作會合次第及前來累降指揮牽拽
候抽移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得幸大名一或恐

萬一定州兵馬被犬戎於鎮定間下寨抽那不起邢
洛之北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
須是分定州三路精兵差在彼將師等會合及令魏
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兵馬漸那向東傍城下寨牽
拽如此則犬戎必有後顧之患亦不敢輕議引軍深
入若是車駕不起轉恐蕃賊殘害生靈或是鑾輅親
征亦須過大河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會合兵馬兼
控拒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略即承清問合聲
鄙誠伏觀皇帝陛下睿智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
而決勝尚猶虛已以詢謀兼彼犬戎頗乏糧糗唯恃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三十五 三九六 孫後

答詔論邊事

錢若水

真宗咸平三年工部侍郎集賢學士錢若水
答詔論邊事奏

臣官忝貳卿曾叨大用國家得失臣合先言但以仲
夏朝廷舉兵以來秋末犬戎鈔邊之後凡有機事臣
莫得聞是以不敢上言恐成狂瞽今陛下躬擐甲胄
蒙犯霜雪駐蹕大名已踰旬浹一日徧詢輿論明發
德音大率不過即令禦戎之策將來安邊之術耳惟
茲二事試為陛下言之臣聞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上

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何蓋將帥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何蓋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願數萬雄師閉門不出坐看戎虜俘掠生民上則孤陛下委注之恩下則挫陛下銳師之氣此蓋傳潛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若陛下明申重法斬潛以徇然後摧如楊延昭楊嗣者五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各將萬人間以強弩令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犬戎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不懼惻豈獨思遁邪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不出半月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遷都還京陛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宋仁宗時上

下威聲振四海矣臣嘗讀五代史見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犬戎遣大將楊衮領騎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知之翌日大陳宴會斬愛能徽等拔偏將十餘人令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犬戎即日而遁是以兵威大振爾後收淮南下秦鳳平關南如席卷耳以陛下睿聖神武豈愧於周世宗乎此所謂即今禦戎之策也其將來安邊之術臣不敢廣引前事慮煩聖聰止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

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然但得沿邊巡檢之名不授行營部管之號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久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不令生事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戎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遣戎使先來乞和此皆布在耳目陛下之所知也伏望遵太祖之故事禁下臣之愚衷精擇名臣分理邊場罷部管之號使其不相統臨置巡檢之名俾其通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宋仁宗時上

論備禦西北二虜七事

韓琦

宋仁宗時上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爲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孽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丹

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爲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矣又元昊父祖以來蓄養姦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全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併甘涼諸蕃以拓境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三十八四三

馬

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爾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觔今來定川全勝之氣遣人約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謂昨假契丹傳道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比來辭禮驕慢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旣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以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察其誓約

然後駢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或西鄙稱藩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略陛下可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於此與陛下下一悟而急爲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三十九四四

鄭志

哉彼狼狽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以待之乎夫得於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略一日清政本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主多苛碎眇末之務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日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礙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尙暇

及議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
曰擢才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
多近中書樞密院末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
能得謂宜倣祖宗舊例於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
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慢
書之至驟然莫知所爲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
責以歲月使管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
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殆盡麟府勢孤
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之計
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蓄備水旱兵革之用非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四十 三百八十 野志

私畜財而充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
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
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爲張皇勞
民不若陰葺洛都以爲游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
粟以實其廩庾則皇居壯矣

論契丹不寇河東

富弼

仁宗慶曆四年 奉密詔使富弼上

臣昨日垂拱奏事准宣諭今來虜主雲州受禮恐於
河東作過今兩府設備實由臣誤荷獎擢無所施設
以此外冠上煩聖憂間命震驚不遑啓處然退自思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四十

念僅得粗略切謂契丹必不寇河東其事有九無名
一也動稱王師不肯竊發二也河北平坦可以長驅
必不由河東險阻而來易入而難出三也河北富實
河南虛乏必不肯擊虛乏而令我備富實之地四也
河北無備河東有備黠虜萌南下之心久矣臨事必
不肯捨無備而寇有備五也若欲乘我不測而入當
行詭道出於倉卒必不肯先報雲州受禮六也契丹
始與元昊相約以因中國前年契丹背約與中國復
和元昊怒契丹坐受中國所益之幣因此有隙屢有
怨辭契丹恐其侵軼於是壓元昊境築威塞州以備
之而保族累殺威塞役兵契丹又疑元昊使來遂舉
兵西伐驗之非詐今必無會合入寇之理七也契丹
惜燕地如人惜心腹若寇河東豈不防我攻燕爲牽
制之術于今不聞備燕八也契丹自得燕薊不復由
河東入寇九也臣驗此九事故知契丹不寇河東必
矣臣今但論目下不爲河東之患過此以往則非臣
所知臣謂契丹異日之禍必由河朔河東只可爲牽
制之地所以臣近奏河北守禦之策因乞守一要郡
自行其事下二府議之未合只且令田況往彼按臣
所說此乃平時悠悠所爲非今來確乎至急之意也

河朔二三年來雖名為設備其實未堪禦寇乃是張
豫備之虛聲適足重敵人之姦計為患愈大不可不
思臣前歲奉使契丹理當無所增賂蓋為朝廷方盡
力西郡未遑北事於是忍羞自屈歲益所入聊以款
兵緩禍而望雪耻於後也臣今欲乞必願俞允不住
訓兵備敵以安元元至於身蓋國耻庶幾可刷臣不
勝大幸

論西鄙議和先防北虜

歐陽脩

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脩上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
右編

卷之二十六

四十三

邊臣頻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苟實
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
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
年無有繼介之際而輒萌姦計安有請求竊以戎狄
貪怙性同犬競遇強則伏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
屈就謂我為弱知我可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
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尚來猶如此若更因西事
攬以為功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
智共為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
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

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苟難曲就必至
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卒辦禦戎制勝當在機先
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
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
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兩意雖乖
尚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愚之莫若精選
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脩完此最為得
也況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人最為首務今
此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僚中選十
餘人不為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
右編

卷之二十六

四十三

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自辦不煩
朝廷經度以茲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為
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
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
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
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
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秋風漸勁虜翼有端陛
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
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
必謂群臣自此震懼百事自此脩舉西北二事最為

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耻無使夷狄之交侵駭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解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奇筭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

右編

卷之二十六

四十四 四百五十五

矣勿謂累年西賊爲患習以爲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先是四月朝廷遣仰良佐使夏州喻以所屬未文之字名福未正即令齎回其符男雖見蔡願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只稱臣名朝廷當行封冊爲夏國主賜詔不名仍計置權賜於保安軍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命良佐與鄭等同往議定以聞七月元昊復遣呂休如定幸搶寨黎罔壞與良佐俱來與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男而不爲臣尤執前議

乞戒邊城閼畧細故

司馬光

上
英宗治平元年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司馬光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切見國家所以禦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

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計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爲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悟尤以二人所爲爲是而以脩理守分者爲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而生事或以開展荒莽之地十數里爲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爲勇敢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

右編

卷之二十六

四十五 四百五十七 張

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夷秋賓伏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冰湯之不沸也臣愚切爲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爲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爲國主歲拍百萬之財分遺二虜豈樂此而爲之哉誠以屈已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已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忿心不畏懼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切爲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爲不才別選州將以

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為戒而以趙滋為法
妄殺虜民戰鬪之端往來無窮焉况今民力凋弊倉
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忿怨屢來侵
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權臣恐國力未易支
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
相侵如魚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
使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
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廷與之辯論
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脩德
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諫西師防北虜

富弼

神宗熙寧三年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少師左
臣竊知陝西用武諸路入討至今已是數月調發輸
歛不無勞費陛下躬親萬務勤於訪建臣所恨未能
一効死力少寬陛下西顧之憂且念靈夏數州自太
宗割賜之後幾百年所存者唯是空壘而已今所得
城壁切恐未償所費既已克下又須守禦自此勞費
卒無已時伏緣西夏與北虜常為犄角之勢蓋北虜

山前後十八州每恐朝廷有復取之意慶曆初因元
昊叛仁宗不免討伐而北虜遂有嫚書與割地之隙
其書大意自謂我與西夏是甥舅之國南朝不合加
兵臣不能盡記其辭惟記一句云殊無忌器之嫌此
大可見其意也臣其時兩使虜廷每見元昊遣人在
彼密令詢問云來借兵此皆臣始末親經目覩不是
剽聞以昔校今不敢謂必無此事今北虜亦須疑朝
廷既平西夏即移兵北伐必有借助西夏之謀不可
不過慮及此也設或二虜相應兩邊起事即國用人
力如何枝梧其間軍情民心須常加防察不可使至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答詔問北邊事宜

韓琦

神宗熙寧八年以侍中判相州韓琦上
臣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幹當內
東門司襄昱齋賜臣手詔以朝廷通好北虜八十年
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而輒開累

端妄來訴理比敕官吏同加按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伏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人大政必詢故老卿夙懷忠義歷相三朝雖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以待禦之要禦備之方密具以聞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殘骸保此頽暮不意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思預防記及孤愚曲有詢逮敢不勉竭以塞聖問臣切以契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在祖宗朝屢嘗南牧極肆凶暴當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四十八四四三

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惹為戒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鬪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為恤虜人素以久強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虜主孱而倭佛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端故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畧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向浙

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為邊鄙之患向聞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氈即契丹塔也既恐闢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為塘泊之處向聞羌官領兵徧植榆柳與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興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曆嫚書所謂朔方隄防障塞要路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四十九四四三

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為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圍保甲一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辦理疆界河朔公邊與近東州郡一例差官檢計脩築城壘開濠壕塹冀北京役者尤眾敵樓戰棚之類悉加換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處兵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梁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瀘州等處擬為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諜者易窺

且虜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
先自困弊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
十七將各專軍政縣不得關防雄州地控極邊亦設
將屯兵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自辦者有令本營增
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預籍上戶車馬驟驢往
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
疑也夫北虜素爲敵國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
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慚蹙以探
朝廷况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恐虜
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論固不可與或因其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五十一 四十七 桂成

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
卒陳盟好蓋有因緣而致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過
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筭
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臣
昔曾言散青苗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
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其間有未協人情
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
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嘗切計始
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紀綱法度率多因循
苟簡非變之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有富彊之術聚

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蹟然
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
得之利復以爲本但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
爲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
應役從來上戶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
今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
戶素無役者歲歲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
端補救終無善法又役錢之內每歲更納寬剩錢以
備他用此謂富國之術也且農民歲納夏秋稅賦一
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五十二 四十七 桂成

已是加賦有過限者亦依二稅法科校則是戶一
歲之中常負六次科校民不勝駭矣稍遇水旱則逋
負官錢流移失業是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
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以得利爲功
圭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手加以新制日下更
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坐以徒
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薄
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間官吏惴惴然日苟一
日皆以得罪爲幸夫農者國之本也商者能爲國致
財者也官吏者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於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五十二

賦詠商者則歎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掉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本固搖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功者也此則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舜之聰明知其所以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今好進之人不顧國家之利害但謂邊事將作當貴可圖謀策以干陛下者必云虜勢已衰特外示以假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中原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之民安爲民力大乏公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充新選將官例皆庸懦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于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虜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進不可其將奈何太宗時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來報優厚禮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義自古所無豈有他意思爲謀者所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隳祖宗累世之好永篤信約兩絕嫌疑望陛下將契丹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伏則可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五十三

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修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美財候虜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伏決欲背約則河北諸州深溝高壘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大將持重以全取勝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即未知何時復遂休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雖行倉卒之際不可率一境之民比戶將牛馬什物盡入城郭蓋至時或有往保生寨者或有守家渡河者或有留人看守莊舍者或有就近入居城郭者當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不可按圖畫定必令城郭而居雖有嚴令必不從也在祖宗朝屢經北虜之擾鄉民避寇率一如此願朝廷不須一皮置戶於事一朝十年輔相宦已極品歸榮故鄉尚事無不足百年將七十宿疹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度不始終此然聖問之及因敢一言蓋言非效善也非求進也則是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爲慮臣嘗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觀愚管一悟聖心爲社稷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

答詔問北邊事宜

富弼

神宗熙寧八年樞密副使富弼上

臣素乏才業忝處二府昔在壯時精力尚不及人今老且病氣志衰耗何足尚大政之間然臣實非已見今但舉衆人所得聞者錄以上大惟聖明裁擇臣五六年來切聞綏州囉兀熙河與緬甸交趾咸議用兵唯交趾中竄其餘諸路皆有攻討或獲或喪失卽傳播天下而綏州囉兀熙河始有兵衆使傳聞云朝廷必復靈夏平賀蘭既又大傳有人上平燕之策此說尤盛北虜必已探知相繼彼復聞朝廷修葺器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五十九

甲簡練兵伍增築城壘積聚芻糧加之招致高麗爲牽制之援近又分置河北三十六將按閱愈急喧布漸久事機參合此虜人所以先期啟釁以發代北侵境之端而不肯已也其平賀蘭平燕之策虛實固不可知然傳者既多且以萬口一詞誰敢辯白設有辯者遠夷何以敢信今弊端已成代北各屯兵馬境上爭議逾年未決橫使再至事歸朝廷此邊臣之職而朝廷自當之則恐理難款緩使要可否違之則兵立起而患速順之則河東斥候窄狹爲患雖遲而久遠不便臣謂不若一委邊臣令其堅持久來圖籍疆界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五十九

爲拒使其盡力交相詰難然北虜非不自知理曲蓋故欲生事遂興干戈以氣吞我以勢陵我是欲奪我累年所作之事彼非敢無故驟興此端實有以致其來也惟陛下深省熟慮不可獨謂虜人結累背盟也彼若萬一入寇事不得已我持嚴兵以待之來則禦戰去則備守此自古中國防邊之要也若朝廷棄念便欲深入討擊臣竊慮萬一差跌其害非細更或與西夏爲犄角之勢則朝廷宵旰矣事既至此邊奏警急兵糧皆缺窘於應用須防四方凶徒必有觀望者謂國家方事外虜其力不能制我遂相嘯聚蜂蟬而

敗豈不灼然耶假令入計得志而還此契丹一種事
力自大况又夏國喃囉囉高麗黑水女真達靼等諸
蕃爲之黨援其勢必難殄滅使無噍類卽此結成邊
患卒無已時大非長轡遠馭之道也臣切謂因橫使
之來且可選人以其疑我者數事開懷諭之云朝廷
凡所爲武備乃中國常事非願外興征伐何者用武
之地皆小蕃有過者朝廷須谷問罪若吾二大邦通
好已是七十餘年無故安肯輒欲破壞恐是奸人造
作妄興間諜或是彼聞我整肅邊事卽疑我有所興
作我既知之豈免大爲準備蓋因此互相疑惑養成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五十六

豐隙遂有今日爭理朝廷更有可說諸事但盡說之
須令釋然無惑乃一助也橫使始不納卽遣報聘者
於戎主前且道此意庶幾一聽必有所益緣彼大藉
朝廷歲興方成國計既有顧藉之心豈無安靜之欲
只以疑情未釋遂成倔強若與開解明白必肯回心
向化凡百芥蒂盡可脫畧苟互相疑忌兩情不通禍
患日深必成後悔臣歷觀春秋洎戰國時諸侯通相
征伐兩兵已合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辯說解釋遂各
交締而退却復盟好者比比皆是况今豐端漸啟兵
尚未合且可多方以理解釋或能有濟與其用征戰

而決勝負萬萬不侔也彼此致疑及禦戎二事臣並
得之羣論非出胸臆是皆目前衆所共知所共見必
然之理非事外別生奇異之策也臣更望陛下兼求
傳訪不宜專聽一偏之說恐有迎合聖意及畏避用
事之人不敢盡以實事上奏有誤國家大計臣今所
以及此者切聞去春以久旱陛下特降手詔許人極
陳朝政得失中外歡抃咸謂聖情已大開悟尋聞上
章論列者甚多隨而或遭貶降陛下殊不以手詔召
人極諫爲意優容之反令得罪士大夫自此皆務鉗
結忠盡之語不敢復出于口臣謂下情不能上達者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五十六

通朝政莫大之患也願陛下深思極慮之早令天下
受賜及朝廷無事不勝大幸此奏出於忽遽又且欲
事理明白不敢加飾及援據古事但直書利害而已
昔楚相子反謂區區之宋尚有不欺人之臣况中原
大國已與北虜結隙今若更不推誠以待之則恐不
能解疑釋惑也伏乞聖造特加裁恕時以使相韓國
等內中參知政事宗師出守詔問計策等語皆主
不與之論會同宗師再入相獨言將欲取之必故與
之以中蓋則圖後進退之計與之蓋則西京地五百餘
里實鎮永安州固言行之其後元祐初韓公蘇軾論
之略謂少國城之時故考也高后之世何如故變代
之略初卽位突厥安于渭北今二虜蓋謀安危未分
川蜀卽在邊境去歲虜使人朝見諒在位使副

相與及之無故笑此何意也虜誠見無狀率領宗上
百里之地無故與之今其為政之利也故喜而
笑耳故入國必至於此虜地界之謀出於耶律
用正今以爲相虜以開國百里而相用正理固
而朝廷久矣云韓琦爲太師制虜家東未論也臣
之河東父老云韓琦爲太師制虜家東未論也臣
手帥使高正使韓琦爲太師制虜家東未論也臣
何虜人無休者韓琦爲太師制虜家東未論也臣
故爭之往反十數年得其要約自謂以此漢界也
界而單方箭手大獲其用韓琦爲太師制虜家東未論也臣
戶爲皆委之而南光勿大哭而後去以此漢界也
爲界天地之勢必難安撫司而後去以此漢界也
今也亦爲虜有高大正者土豪也亦有威名於北方
日之爲高天土而天地之神亦曰我人土廟方割
虜時正推大天而天地之神亦曰我人土廟方割
虜人皆大天而天地之神亦曰我人土廟方割
不如一箭手而後去以此漢界也
爲大皇帝手而後去以此漢界也

右編 卷之三十六

臣欲食其肉復火山軍三界首領一商人入
果得司戶參軍韓琦爲太師制虜家東未論也臣
細作而納與之交私韓琦爲太師制虜家東未論也臣
一哥割地之謀皆出於彼虜使梁水商南本以橫山
下大川爲界至七箭鎮下乃入漢地國裏此橫山
二十八里意欲自此直至分水嶺爲界邊民大怨有
焦家等箭手三百人戰擊北使奪下梁水等柱斧交
何虜不遂復有仍日七箭鎮北使奪下梁水等柱斧交
無由此觀之邊民皆忠憤不伏而虜亦入寨閉門僅
無詞使使而子忠憤不伏而虜亦入寨閉門僅
之虜誠不至於此也虜亦入寨閉門僅
富其用之數也自盧牙平荷葉山宜山一帶直走
霍山南北百餘里西東四十里林木茂盛以供
一路藥鹿鹿足今亦爲虜所佔人神共怨其地
東一路從未往今亦爲虜所佔人神共怨其地
界中路從未往今亦爲虜所佔人神共怨其地
七箭鎮黃龍山之類人皆爲虜所佔人神共怨其地
數里間用糧食數十萬人未易復收而用兵之策
數里間用糧食數十萬人未易復收而用兵之策

乞撫存北虜

徽宗宣和四年真定府路安撫趙鼎上

趙 通

臣伏惟今月十三日樞密院劄子奉御筆虜界爲友
真所侵兵勢瓦解解切慮奔潰侵軼逼犯邊境仰河北
諸路帥司依降指揮團結兵馬編排器甲準備不測
勾抽上邊使喚仍先具知委奏聞除已具知委及逐
時探到北界事節次附入內侍省遞奏聞去訖臣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五九 元四品

切詳北虜自涇淵既盟之後歲省用兵之費國寧重
幣之利虜自得知得計守盟修好皆其誠心然累年以
來虜酋失德上下離叛人不爲用友真勃海寇亂其
國征伐不已敗衄相繼境土侵削士馬凋殘財力匱
耗常疑中國密有窺伺左枝右梧困弊日甚恭惟陛
下好生之德深洽民心帝王之舉必度萬全况臣嘗
親奉玉音屢被詔劄每念南北歡好方固祖宗盟誓
謂非細事不可少有引惹造端生釁而虜殊不知聖
神加惠兩國之意如此今茲虜酋特慮他寇與奔潰
之衆不測侵軼姑示備禦之計廟謨其遠預爲之防

然臣叨承間寄職所當言苟有管見豈敢緘默伏觀
邊報近者虜酋獵於白水川女直掩其無備全軍陷
沒虜酋不知存亡虜中震擾未見所立若復調兵上
邊虜將謂中國起乘其弊疑隙既開何可復釋唯當
示之安靜致其懷服臣愚切謂耶律氏既有沙漠歷
年甚多虜人習熟貴其種類設有姦雄誰肯推服仰
惟朝廷與虜兄弟之國共守盟好百有餘載

胡峤

胡峤

同州郃陽縣令胡峤居契丹七年周廣順三年亡歸
中國畧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

右編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六

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
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
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
里有鷄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鷄鳴于此因以名山
明日入永定關北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
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
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嶺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
而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
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長五
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得平地氣

右編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六

稍溫又行二日度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
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
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
金大如掌金色燦人十日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
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虜香河自幽州至此無
里候其所向不知為南北又二日至赤崖蕭翰與世
宗元欲相擊遂及述律后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
沉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樸馬山又行三日遂
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
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觥秀才
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
京東去四十里至珍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
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
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
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行東至裏潭始有柳而水草
豐美有息鷄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
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
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元欲時卓帳
于此會部人葬太宗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
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異獸

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元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蓋禮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因述律葬太宗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鑲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初虞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鉄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三

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麋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畧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姬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池苦寒冰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姬厥律畧同又注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

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嶽河夏秋水厚二尺春冬水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也至轅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充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轅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百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鉄金銀其人工巧銅鉄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弱主地成水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三

吳應

婚嫁允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走十餘里遣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常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砂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鉄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干邪嚙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

再謂橋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勞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入境也橋歸錄以爲記云

行程錄

王魯

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至中京又至上京或西涼淀北安州泰山長泊自雄州白溝驛度河四十里至新城縣古督亢亭之地又十里至涿州北渡涿水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溝河六十里至幽州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爲之正南曰啟夏門內有右編

大卷之二十六

五十四

元和殿洪武殿東門曰宣和城中坊門皆有樓有欄忠寺本唐太宗爲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邀朝士遊觀城南門外有千越王解爲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請和後易之南卽桑乾河出北門過長城延芳院四十里孫侯館改爲望京館稍移故處望椿谷山五龍池過溫餘河大夏城坡坡西北卽涼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曰喚河望銀冶山又有黃羅螺盤牛園山七十里至檀州自北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川源平廣謂之金溝淀國主嘗于此過冬自此入山詰

右編

大卷之二十六

五十四

曲登涉無復里候但以馬行記日景而約其里數過朝鯉河亦名七度河九十里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舖穀弓連絕本范陽防扼奚契丹之所最爲隘東然幽州東趨營平州甚平坦自頃犯邊多由斯出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拾嶺四十里至卧如來館蓋山中有卧佛像故也過烏梁河東有深州因河爲名又過墨斗嶺亦名渡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并菜嶺至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傍西北有鉄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練得成鉄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鋌所居室皆就山墻開門過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雖有番戶百餘編荆爲籬鍛鉄爲軍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鉄獎館過石子嶺自此漸入山七十里至當谷館居民多造車者云渤海人正東望馬山山多禽獸林木國主多於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大小方圓幾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闌之制南門曰紫夏門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曰陽德闌闔城內

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古北口卽蕃境居人草庵板屋亦務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從隴上蓋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爲業時將畜牧牛馬橐駝尤多青羊黃豕亦有犂車帳逐水草射獵食止糜粥炒糲

行程錄

富 弼

富鄭公之使北朝也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官窰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廣靈館又五十里至姚家寨館又五十里至成靈館又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右編

卷之二十六

富 弼

饒州蓋唐朝嘗于契丹置饒樂州也今渤海人居之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河七十里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泰館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社云卽祖州亦有祖山山中有阿保機廟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卽契丹舊境蓋其南皆奚地也又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于城東門曰順陽入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毡廬亦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漫頭山南遊者之處多草穠尺餘卽堅冰云

荆川先生右編卷之二十六終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七

夷四

金論禦金虜事宜 上宋欽宗

乞無罷防秋人兵 上欽宗

上皇帝封事論和戰守 上高宗下同

議國是

議戰

議守

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右編

卷之二十七

論金人失信

論和戰

論進兵劄子

乞降詔諸帥持重用兵劄子

論金虜遣使 上高宗

論禦虜十事 上高宗

論金人彼此形勢 上高宗

論使金無益十事 上高宗

論備禦金人 上高宗

論自治之策 上高宗

許 翰

李 綱

李 綱

李 綱

李 綱

李 綱

李 綱

李 綱

李 綱

李 綱

李 綱

李 綱

李 綱

呂 頤浩

呂 頤浩

胡 寅

葉 夢得

趙汝愚

乞守臣措置土豪

上高宗

章誼

右編

八二十七卷目錄

二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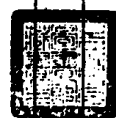
餘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十七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宣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夷四

論禦金虜事宜

宋欽宗靖康元年上

許翰

臣愚伏被詔旨除已具劄子陳衰疾不勝事任外方此國步艱虞臣竊懷欲有陳而事有理須朝夕上達少緩則已後時不暇爲者臣輒先具畫一以聞一自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乙酉年八月

崇寧以來天下之士以謂非姦佞貪瀆不進非軟熟趣和不容故凡爲時所崇獎至大吏者鮮有可用之才今不得已則當擢小吏而用之准使虜法借以官資使攝郡府族有功效而正除之則人人磨厲思自奮起此賢於前日全軀保妻子之臣寵祿已過如飽肉之鷹不復驚擊者不超百倍矣一今軍政久壞士卒難恃宜使郡縣什伍其民而教之戰使自保羅緩急亦可調發以赴難河東河北與瀕大河帥臣皆使得擅一方之賦便宜從事以足兵食昔唐李抱真節制澤潞以賞罰激勵其民得卒二萬遂雄山東是

時稱昭義兵爲諸道冠。今使諸帥各倣其法，則天下皆昭義兵矣。然昭義法計丁擇人，蠲其徭租，農隙習射，歲終大校，此可持久而難以應卒。今寇難乃在數月之內，必欲令下而衆集。事濟者，則諸縣皆有一鄉之豪傑，使守令躬親訪問，召見，喻以忠義，寵錫之榮，示以寇攘屠戮之害，借一進武義副尉等官，使各募少壯樂爲用者，得分總之縣，得三四豪傑，則封內勁果忠幹有用之人，可盡出矣。此其取効易且速，蓋一時之利也。如昭義之政脩，則効亦不過二三歲間，可以兼行而持久者，雖至平世不可易也。臣頃垂爲淵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賈六 徐朔

聖言禦寇之務，要在邊境使邊境不禦而寇入腹心，則人情震擾，士氣沮壞，驅而與戰，百不當一。故祖宗以來，侍邊備不恃都城，又問祖宗之時，邊臣如郭進、李漢超等，皆數十年不易委任，而責成功，而去年諸州至有三易守者。邊帥無不紛紛變更，臣數爭之而不能得。今守帥凡宜於民兵者，願著憲令，勿復動移，增秩賜金以厲勳績，而後民兵可用。疆域可保，邊境可強也。一臣去歲道過泗上，見歸朝官張企鵬言，願得燕人三百質其家屬，給馬資金山，登萊海道潛入燕境，號召鄉黨與叛女真，必有大功，亦聞已嘗有人

以其策告宰相唐恪，恪大笑之。比有族人自拱陷賊，脫歸者，陰得契丹燕人之情，見其怨憤金賊，欲食其肉，臣以是知虜之可離也。契丹燕雲之地，本非國家所有，若使燕人遂往得地，因以封其人，遇財因以賞其士，則金賊支解疾入腹心，必不能久爲中國患矣。一臣考秦漢以來用兵之變，能覆堅敵者，皆合衆弱以爲強，如燕昭之破齊、漢高之取楚是也。今金賊既取契丹，遂亂中國，其勢必將加兵隣壤，如西夏、高麗、大小胡虜等，皆有凜凜狼顧之意。臣嘗建議欲奔陝西，進築無用之地，以與西夏增其歲賜，與之解怨，申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三 賈五 易

結舊恩，使一辯士說之，可使出兵以攻雲中，又使人結高麗、大小胡虜諸小夷等，與之立契。丹後則金賊坐見分裂，中國將得休息矣。按唐遭祿山之變，肅宗起靈武，引回紇之兵以復兩京，今但使之擾賊巢穴，其利百倍於唐也。一河朔山東近甸郡縣皆易野用車之地，可以教民車戰。昔者元魏謂劉裕兵畏其鉄騎衝突，以鉄鑲連車爲函陣，又趙元昊及時國家亦嘗用車有功。今金賊無他長技，所恃惟鉄騎耳。禦騎用車，古今所同，而我師每憚其重遲，勞費迄莫肯用。宜詔有司，講明其法，而督教之一，遷都有經久之制。

行幸有促辦之功二者異宜今若近青歲月之利宜
令金陵帥臣集海舡教水戰儲積廩庾待或行幸而
已其他一切營繕力役皆宜且止存撫休息以固民
心以建國本此大務也今雖已有詔旨戒告勿使勞
民然若非一切罷之則恐勞民之戒殆爲虛文昔唐
太宗脩洛陽乾陽殿以待巡幸張元素諫之以爲勞
民不可卽罷其役曰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傷況如
今之艱虞正宜貶損過中乃能下感人心上格天意
凡是府庭官寺粗飭圯壞則皆可以息鑾駕而張黼
扆使遠人皆知陛下盛德所以師象陶唐茅茨土階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四 三 五

之意天下幸甚右臣度金賊擾邊之期不過旬月若
使小失支吾必至又復深入伏望聖慈下臣之言於
大臣或有可採擇則願詔速施行庶幾及事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乞無罷防秋人兵

李綱

欽宗靖康元年知樞密院出宣撫兩河奏

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
以謂中國軍政不脩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
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
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

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又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
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
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
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害賊馬出沒
並邊諸郡塞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
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爲賊兵所占據秋高馬肥
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
僅非起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秋河北則必復有今
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揆爲陛下措
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
右編 卷之二十七 五 四 三

人而欲分布河北沿路雄霸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
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中十餘州軍邊河一帶控扼
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
忻代以杆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
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
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
兵防秋之計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
何以枝梧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切思之以
兵爲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
也錢糧賞犒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

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
高麗之師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
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
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
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帥約回之弊也一歲
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
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
戎宗社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切痛之
若謂以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扞寇致令悞國土
地寶貨人民皆爲所取又惜小費不爲之備臣恐後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六章第四之兵實

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
齎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
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切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
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
取其地強敵臨境非和戰朝夕恐懼其復來天下
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
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處於
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
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得其實數
姪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軀

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者
臣以謂非愚則誣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
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
今日之先務不可不急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急
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
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道罷不知此何
理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
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
平而重爲此搔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
襄唐間臣昨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七三十九

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

上皇帝封事論和戰守 李綱

高宗建炎元年綱被領開封府之命總師大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太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事

隴西縣開國伯臣李綱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自古夷狄爲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

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

陵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既懾吾

辭理直而威力強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

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敢遠引蕭古請借

景德靖康之事以明之真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寇
延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
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而親征既殺其酋捷攬虜情震
怖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
獨能守而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
而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
中原當時亦有爲避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薄
城攻圍連日殺傷甚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陣日集
和非所難朝廷主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爲
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四四〇

陽

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倍於澶淵之
時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必爭之而弗能得者
迨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夫困七國
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劫寨小衄遂寢
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
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於能守而於和與
戰兩失之也其後三鎮之兵民爲國堅守朝廷始以
保塞陵寢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
人唯欲造爲釁端以寇邊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
信之以爲其和必成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爲害

於和議而沮罷之虜將渡河猶以爲割河北河東之
地奉之以衆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猶
逼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勤王之師至盡
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劫質二聖六宮宗室百官
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何如也夫金人
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
十餘戰每戰得地輒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滅
之今於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於今日
禍故如此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力不迫金人
遠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九

四四一

故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論兵當論其機會
一失機會弗可爲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關之意
兵不過六萬大半雜種而河北邊郡帥府旣不設備
沿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
禦旣嚴援師旣集進不能攻退不能卻以重兵臨之
而以餘軍待其抄擄卽行掩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圖
矣旣歸渡河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
勝而朝廷皆不以爲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
夷狄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
欲乞憐以望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自晝入

主人之室探匱發篋得其所欲曾不爲之捍蔽則何憚而不再來何爲而不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習於軍政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今與人鬪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強必無此理朝廷議論二三而望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事不可追悔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聖沈于虜廷生靈陷於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其甚也天祐我宋必有英主爲宗廟社稷之所賴依萬邦羣黎之所戴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陛下聖躬得脫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男四百七

於屢危之際去春奉命使虜而去其軍中去冬出自危城而總師朔部乃有今日人繼大統之事皆天地神祇之所顯相非人力也恭惟皇帝陛下英睿之姿久動羣聽孝友之德實形四方然而嗣位之初當宗社艱危之秋中國衰弱之日上則欲還二聖之轡輿下則欲拯生靈之危咎捍禦大敵保綏萬方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平則前日之和其效如此而金人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其意爲如何而二聖之辱實不共戴天之讐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男四百七

朝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爲金人之所得或爲豪傑之所據密邇畿甸易爲侵陵守豈復易圖欲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乏人撫御皆散而爲盜賊兵力益弱經此禍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募之於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是三者今日國論以何爲宗顧臣日夜思慮念之至熟因時施宜有策於此及當今之務數十條皆急切而不可緩者非得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也夫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伯哉然而猶有可爲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仰望以謂必能濟大業轉危而爲安也且害苗之臻國家代有或多難以興或將墜復續故無知禍齊而小白實長五霸驪姬亂晉而重耳實盟諸侯司馬晉羅聰曜之酷而元帝起於江東李唐有安史之亂而肅宗起於靈武況我有宋幅員萬里生齒之衆士民猶足用哉儻能嘗膽勵勾踐之心枕戈懷子胥之志駕馭豪傑擢用賢才法創業之雄謀革天下之弊事則中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澆羿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尋邑而克靖大憝漢以再興況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師

哉然大患之後百孔千瘡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圖之則秋高馬肥虜騎又將奔突不能支吾四海且有橫流之勢可不爲之寒心此當以夜繼日而爲其所當爲者也臣素愚直平日惟知讀書深考古今治道欲推之當世以尊主而庇民又嘗願以忠義自奮以徇國家一日之急當宣和之初蒙道君皇帝採其虛聲擢置左史得侍清光竊見天下有危亂之兆因奏疏論水事其意以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灾害未易弭必有銷復之策乞因侍立而奏其故譬猶失火之家欲爲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十三

使不得對因而遷謫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君皇帝感悟以奉常召還然已晚矣靖康政元金人犯闕前皇帝於倉卒擾攘之中聽用其言擢與大政竊見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兵備之策其意以謂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宜益治兵收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身任其事譬猶救火之家實爲焦頭爛額之客而忌嫉者衆讒譖百端使其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其策百不得行於一二卒誣以罪竄之遠方其後虜騎再犯都畿而前日以和議爲然者舉皆誤國前皇帝感悟復有今

日之召然又已晚矣臣荷二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圖雖心馳魏闕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獲執干戈衛社稷以伸臣子犬馬之誠疾首痛心立畫而繼之以血恭承召命卽日戒途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趨元帥行府以造闕庭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羽衛北遷遠狩沙漠痛憤至骨絕而復蘇繼覩陛下俯徇羣情嗣登寶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夫人君大正始故於卽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者況於國勢削弱天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恭儉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繼體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十三

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爲然臣願陛下深考漢書二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了然於胸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於心術之中矣臣以疎遠未覩清光輒敢以芻蕘之言求顧天地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伏惟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者

千慮或有一得之可採則臣所以盡忠於陛下者乃所以報二聖之知遇也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議國是

李綱

高宗建炎元年召李綱為尚書左僕射六月綱至行在十事其一議國是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罷巡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十四 言金一 綱

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盡得守軍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恐期塞之而而不戰於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寇歲旬廷臣以春初固守為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變通之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款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伎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劫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

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

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天祐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收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愚雖不足以知朝廷國論大體然竊恐猶以和議為不然也何哉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沉于虜庭議者必以謂非和則將連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竊以謂不然夫為天下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十五 言金二 綱

者不顧其親顧其親而忘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孝友也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臯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勵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呂卻謀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於此劫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謀陵懦畏

強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庭真知安否之審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爲信然彼必曰割其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弊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其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索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十六

五

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爲過矣爲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姑俟於可爲之時何哉彼既背盟而劫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以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汾河江淮之南治城壁脩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脩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中備具然後可議大舉

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讐以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變與有可還之理倘舍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前日旣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轍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疆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強昔越王勾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耻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勾踐爲法卑身重賂以事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謂不然夫吳伐越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十七

六

勾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遣使以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勾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於屬籍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偽詔以宣召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恩於趙氏哉雖卑身至於奉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爲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勾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勾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之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日爲朝

廷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嚴守禦以備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國勢既強然後可以與師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之曰願與諸軍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敢陳和守戰三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為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十八 三百七十三

矣取進止

議戰

李綱

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故黃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堯伐叢支胥敖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綴甲厲兵較勝於戰陣之間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欲措國於尊強者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

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二百年夷狄賓服外患不興豪俊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靖康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為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積威劫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鬪必不可也昔周用鄉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十九 四百七

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強兵戰勝之術槩可觀矣為今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以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勾踐有會稽之耻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為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太勝

士以武弁爲羞而學者以談兵爲耻至於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趨時之變以武爲先能言兵者稍褒崇之置武功爵益養死士有以得其心而作其氣則戰勝於一日之間有不難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議守

李綱

臣聞居於山者必高垣墉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於野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狼盜賊也曾不過爲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譬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幣畀盜賊

右編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綱

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爲可用者謂大舉以報今日之耻也至於守備則自今以往當日爲虞害防患之計不可變輟夫金人旣已得其所欲挾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矣逼脅邦昌使僭偽號其意亦豈果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於外必爲臣民之所推故留此以爲中國禦端其意不難知也語曰鞭雖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及者留以爲異日之圖此必至之理也爲今日

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爲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汾河汾淮汾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邊間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至越軼使國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益脩軍政吾無患矣臣愚料之金人秋冬之交決須再來仍分爲兩道由河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陝川由河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

右編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綱

則京西陝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爲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經略之譬猶治病當視脉息察邪氣之所入預遏絕之不然待其旣至而後治則無及已惟陛下熟計而幸察

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李綱

高宗紹興間上

右臣伏奉詔書以僞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緩懷之略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於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濱曾不遐遺

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開疎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禪廟略之萬一敢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採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強悍之虜提兵南嚮假擾淮甯其意蓋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俘馘係路虜氣挫屈潛師逃遁此蓋陛下睿謨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爲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爲

右編

入卷之二十七

三十三 四百五十七 孫付

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汙於腥羶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臣謹考往古之跡於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譬如奕基先當自生乃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饒倖此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儻不先爲自

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況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爲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爲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譬如奕基捨局心而就邊角迫感徧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爲度者也

右編

入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四百五十七 孫付

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况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藩籬夫淮南荆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爲守備則當于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

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楊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爲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

右編

八卷之二一七

二十四百〇七

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爲守備無他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於江南亦仰給於朝廷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爲家計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爲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是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諸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尅捷因利乘便收京畿

復故都以戡大憝此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於中而斷以至誠必爲之意蓋無不可持之理至於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願竊以爲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爲恨也臣竊觀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二十五四百〇七

荆襄以爲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僭逆之臣可正蒙街之誅強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偏迫偏霸所據非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爲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鑾輿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

建議巡幸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今以建康爲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脩官闕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模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用過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脩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脩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緩懷之略則臣願先

右編

入卷之二十七

二六 四百七 補注

爲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於黠虜之勢爲所驅迫陷於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護之故數路之民雖困於重歛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儻淮南荆襄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旣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爲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拊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予爵賞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卹之自賊中來歸者

皆優與官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爲自治自彊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略所當先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緩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後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爲千載聽言用謀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誚已之嫌交踈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而況於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旨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持甚欲淺言

右編

入卷之二十七

二七 四百七 補注

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感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政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

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皆不遜於聖鑒夫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略忽有擾攘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不知何補於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間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同衆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

右編

卷之二十七

二十八 晉 紀 四

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約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愆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觀矣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場相望道里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却敵之初求

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爲陛下深思所以爲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爲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碁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碁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請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爲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孫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卽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漕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

右編

卷之二十七

二十九 四 晉 紀 四

始於勤勞終於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於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有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儲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

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脩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殷道於僭偽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爲如何而我方且早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輒往來生索士氣而又遂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王龍

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會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爲之先後本末各有序次第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點虜近有僭偽之逆臣

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虜不足畏雖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屢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爲豈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王龍

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裕無窮昔高祖終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戡亂定功卒至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況於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跡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

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跡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爲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爲避不足建與邦之大績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爲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於艱難有爲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瓌璋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有裴度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王龍

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爲之主叅翊佐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羣之材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黜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誨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惟至明之主爲能察小人之情僞而辨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於昭帝房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爲正人端士者往往陷廢於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謫耶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材之歎

懷材抱義願爲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黨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爲至公之累惟以道爲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亡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蒙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尚文

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興邦必出於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況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爲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寢明寢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而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寢微寢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

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爲朝廷長慮却顧固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奸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祗從寬逐其士風遞相倣效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始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羣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三十四

諫之寃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言則大進小詆則小遷渝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爲無過言者痛絕魄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辨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謫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爲之辨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

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脩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恥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青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三十五

志崇所以爲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爲之積累也猶建大廈堂室與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財則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於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爲之規摹其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羸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

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爲僭逆之臣强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爲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搔擾勿太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爲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爲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烙及之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三十六

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茂以爲矣凡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奔沈之前千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闕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爲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祐之猶之農夫盡其穠蔭之力乃獲有秋使未嘗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

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成功於天其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可乎臣願陛下詔三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卽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爲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脩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能變災以

爲祥天人之際何其昭然也比年以來災惑失次
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
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
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
脩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
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
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爲祥陛下誠能
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
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堯土
愚臣忘生觸死爲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

右編

八卷之二七

三十八

四百七

御覽

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
以喪其國失其土宇昔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胄履危險而身致
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
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爲中興之資陛下勇智
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
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
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
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
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

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貞觀之治無損盛德而
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
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
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
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
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
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自強上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
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於小雅蓋有文
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爲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

右編

八卷之二七

三十九

四百七

陳鳴

在其左右故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
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
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
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養遇之禮邁於等
倫特以志廣才疎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
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惕違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
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
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
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爲獻伏蒙
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

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
尼鄭公爲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
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
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
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憂患
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
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據至情臣願足矣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
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

論金人失信

李綱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四十

三十五

陳

臣竊觀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憑陵中國其所以爲
起兵之辭者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於中國而已文檄
之中動輒及此而中國之士大夫與夫兵民將士不
察其故亦自以爲失信於夷狄而致此擾攘也語之
則愧耻而扼腕用之則望風而奔潰職此之由殊不
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國彼方恃虎狼之威假信
義之說以責我吾之人謀回遁方震怖之不暇豈敢
與之爭是非曲直哉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與夫
將士兵民茫然不知所仗此不可以不辯也臣請爲
陛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

契丹厚與之賂而得燕雲之地以爲失信於契丹則
可以爲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陷燕
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虜騎犯闕勤王
之師未集人情震駭主和議者不爲長久之計一切
以不可許者許之結成禍根至今爲梗然當時所許
乃城下之盟神所弗聽元約肅王至河而反不肆侵
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虜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
黏罕復陷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
盟必不可守此則金人失信者二也朝廷遣使交割
三鎮而三鎮之民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願淪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四十

三十五

陳

於夷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
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執政郎官分行割地奉使
虜中往往爲兩河之民所殺如聶山王雲之流是也
由是觀之三鎮之民朝廷豈能令之哉虜騎既破汴
都登城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說以欺勤王之師遂
遷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策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金
人失信者三也金人負大失信者三反以此名加於
中國以爲起兵之辭正猶盜賊劫掠主人恃其冤威
靡所不至而猶自以爲已之宜而主人之曲也小人
橫逆君子猶以禽獸畜之况夫夷狄強暴中國豈可

以信義與之較曲直哉然臣聞師直爲壯曲爲老興師動衆奉辭伐罪以直爲先願陛下降臣此章與大臣熟議發德音下明詔詳述自宣和靖康以來信失在彼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周知其故曉然不疑庶幾在我有辭人百其勇士氣日振戡亂定功莫此爲先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論和戰

李綱

臣聞戰國之際合從連橫皆其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當時六國之君不能深計利害以聽其說從人憑軾結駟說以合從之謀則曰謹奉社稷以從橫人憑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四十三

言分

軾結駟說以連橫之說則又曰謹奉社稷以從是其胸次初無一定之計而爲羣言之所眩惑宜其無成功而卒至於敗亡也夫合燕趙韓魏齊楚之師協謀併力以拒秦此六國之利故從約既成投書函谷關而秦師不敢出關者十有餘年豈非計之得耶其後秦遣橫人游說以欺六國之君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秦秦有餘力以吞食天下而六國遂以不振由是言之爲六國計從說是也橫說非也今之所謂和戰者何以異此古者鄰國交好則有親和聘問往來休息兵革災患相卹慶賀相從夫是謂和金人則

不然假和議以行其詐謀割地取賂既已約和則又求釁以戰以此亡契丹而困中國中國爲和所誤者多矣十餘年來持和議之說一切苟且希冀萬一者何其紛紛也夫靖康之間彼以敵國待我尚可言和至建炎以來見於文檄彼其待我者爲如何乃欲恃和議以爲自安之計其可乎況仇讐之邦不共戴天卑辭重幣祇自取辱何益於事惟當脩政刑明賞罰選將帥治軍旅備器械利甲兵峙糗糧積財用士氣旣振乘機大舉以恢復中原是戰之可成中興之業猶合從以拒秦不可易之理也然兵凶器戰危事雖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四十三

言分

孔子未嘗不致其慎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可易言哉知彼知己乃可以戰我實而彼虛我堅而彼危我治而彼亂在我者有一定之規摹有應變之方略輯睦之將帥有精練之士馬有蓄積之財用穀粟而又敵人有間隙可乘之機會然後可以決勝於千里之外宗社安危所係不可忽也今日爲吾患者不在劉豫而在金人軍政旣脩欲議恢復正當慮始慮卒豫圖善後之策得某地當屯某兵用某人可守某地新附之衆如何撫綏將來之事如何措畫使金人來援劉豫當如何以待之此數事者皆有定議則

中興之功已在吾掌握中矣夫勝負兵家常勢大計已定願無以細故動搖益務自治自強如漢高祖之堅忍乃可得志儻或且戰且和如六國之朝從而暮橫臣愚未見其可也伏望聖慈留神幸察

論進兵劄子

李綱

臣近者伏蒙聖恩許令入覲特御內殿三賜引對踈遠之跡得望穆穆清光於咫尺間從容移時仰聆玉音俯竭愚悃臣子之情不勝忻幸然進對之久恐勞聖躬加以言詞拙訥敷奏迂踈猶有未能盡其底蘊者敢昧死以聞臣本書生初不知兵自靖康以來竊見朝廷軍政不脩致有夷狄之禍夙夜以思欲振起中興之業爲自治自彊之計非兵不可昔蘇軾當熙寧元豐間著論深戒用兵使軾生於今日則必以兵爲先務何則所遇之時異也然兵家多故千緒萬端有奇有正變動無方能讀其父書者未必能施於行事不讀古兵法者未必不暗合孫吳顧所以用之者如何耳臣嘗推原古人用兵之意比較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夫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爲累故昔之善用兵者料簡至精率能以少擊衆如干將鏌鋌迎刃而斷莫之敢撓其與頑鐵豈可同年而

布編

八卷之二十七

四十四

兵

語哉王邑百萬而破於光武之三千符堅百萬而敗於謝玄之偏師用此道也又況將兵如將將多多益辦唯韓信能之自餘各有分量今之諸將貪多務得見他人之兵則垂涎以務并吞初不自量其智力果能節制運動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乎否也冗食既多坐耗國用疲劣弗簡遇敵先奔一大將連十數萬之衆未聞有敢深入而建奇功者此不務精而務多之過也將貴謀不貴勇勇而無謀適爲敵擒故昔之善將兵者或深謀於已或廣謀於人韓信背水而陣示以大將旗鼓使敵趨利拔趙幟而奪其城遂以破右編

布編

八卷之二十七

四十五

兵

亮以石布八陣圖於蜀江水中晉大司馬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非能分能合何以至此自金人憑陵以來未聞諸將有與之對壘而戰者率皆望風奔潰間有略布行陣爲其突騎所衝一散而不復合於古人置陣之意豈不相遠哉魚麗偃月平銳曲直陣形雖殊其欲能分合一也合而不能分則非所以適變分而不能合則潰而已矣古之陣法皆能制敵於部伍曲折之間故諸葛亮以之擒縱孟獲李光弼以之大破史思明而今之陣法徒爲文具而不適用此不務分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四十六 易

合之過也戰貴設伏不設伏而直前使敵無中斷邀擊之虞皆非善戰者壯戎侵鄭鄭公子突謀爲三覆以待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昔之善戰者未嘗不以設伏爲先山川林莽蒼鬱深密皆可伏兵或誘之以利而使前或示之以怯而使逐薄於險阻之地擊其首尾而不得相援斷其腹心而不能相支如猛虎陷於機穽之中麋駭狼顧鮮有不甚敗者今之諸將或有與敵相遇惟務力爭不求謀勝雖小有所獲未聞大殲醜虜者此戰不設伏之過也是四者今日諸將之失願陛下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則於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四十七 易

折衝禦侮致果殺敵之方非小補也昔高祖駕御韓彭英盧如指縱獵狗而得獸光武駕御寇鄧耿賈所向無不成功陛下十數年來委任諸將不愛高爵重祿以得其心分以堅甲利兵以作其氣駕御之術固非愚臣之所能測雖然竊見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臣荷恩之深嘗蒙聖慈特降親筆有宜因疾置時告嘉猷之語苟有所見其敢隱藏請試爲陛下詳言之何謂有未盡善者五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聚人必以財理財必以義以朝廷之威擅天下之利勢而欲措置財用使養兵不乏何施不可善制國用者有生財之道有節用之法有救弊之說有覈實之政有懋遷之術有闔闢之權審此六者則雖養兵之多何患乎財用之不足而朝廷初不留意於此唯取於民之爲務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一也上戶竭產不足以供買官資之數配下戶絕食不足以應科斗升之誅求物力耗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夫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基址薄則棟宇有傾危之憂水泉涸則魚鱉無生養之理爲父母而日削其子飽腹心而自戕其肌

欲求久安其可得乎昔唐德宗急於用兵而有除錢陌稅間架之令遂致奉天之變今日誠不可不以爲鑒此未盡善者一也夫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樊蘇後慶師不宿飽軍旅之興糧餉爲先而去年自江以南餘地數千里適有旱灾粒米惟艱穀價踊踊饑民餓殍相望於路雖制西號爲豐稔然以一路而供江湖數路之求勢亦安能有餘朝廷糴買數日雖多亦未必能豐衍王師一動運漕飛輓何以能給議者謂當因糧於敵臣竊以爲不然使敵人聚糧或有敗北焚蕩而去必不使爲我有糧道不繼爲患甚大若欲取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四十八頁

桂成

於僞地之民則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有違吊伐之義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善者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之馬少特以步兵當之飄暴衝突勢必不支平時不務有可以制鐵騎之術而亟欲興舉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况於戰陣之際國家安危所繫豈可忽哉此未盡善者三也夫用兵如奕碁先能自固乃能殺敵根本之地當以重制輕乃能安全臂指之勢當以大用小乃能運動今朝廷興諸路之兵悉付諸將外重內輕指大臂小平居已不能運掉則緩急何以使之捍患而却敵哉兵

猶博也本多乃勝善博者徐出以待時今乃罄所有以事一擲其可乎此未盡善者四也臣於陞辭日竊聞麻制以韓世忠岳飛爲京東京西路宣撫使聖意可謂斷矣然兵家之事多行詭道鷺鳥之博必戢其翼猛獸之攫必匿其爪藏殺機也今者不得已而用兵不知欲敵人之知乎欲敵人之不知乎欲敵人之爲備乎欲敵人之不爲備乎事同有先聲而後實者然旣有其實乃可先其聲昔韓信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於泜水上故能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使燕齊從風而靡有其實故也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四十九頁

陽

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遽以先聲臨之其可乎此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預備者三中軍旣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兵將盡行屯戍鮮少敵人或有乘間擣虛之作則將何以待之此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下流不可不預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二夫勝負兵家常勢有勝必有負勝之非難持勝爲難而况於負乎藉使王師克捷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當何以待之

兩路之民懷戴宋之心有來蘇之望久矣既得其地而吾之力足以覆護之此當善後者一也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得其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使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爲力矣昔宋武帝長驅以復關中而卒不能有惟其善後之策不先定故也善奕者其置子之意乃在於數十著之先豈臨事而後慮哉勝猶如此則所以圖爲善後之計者宜何如哉此當善後者二也陛下天縱英武念二聖於漠北出自睿斷圖此武功事勢既然必不得已臣願獻愚計軍政旣修莫若小試勒兵於山東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五十四

兵

夫山東天下之陸海也賊豫賴之以爲根本之地與吾淮南境土相接河渠相通士馬易行糧餉易致宜令韓世忠率師先臨繼遣劉光世爲之策應張浚分兵以防海岳飛重兵且屯襄陽勿輕動以牽制其師使不得應援募敢死將士由海道以搗其腹心擇要害之地控扼以斷金人來援之路京東郡縣必有起而應者撫綏料理務盡其術京東可保乃可徐事京西此今日之至計也臣蒙陛下諭以數十年來訓練士卒今方可用臣退而詢之士大夫咸以爲然區區愚慮尚有可疑者以謂吾之士卒初未嘗與大敵

力戰則欲保其臨敵用命無奔潰之虞猶未易也金百鍊則爲精金卒百戰則爲精卒故臣欲試之山東者使戰得一勝則士卒百倍乘破竹之勢所向無前矣惟陛下裁幸昔周宣中興北伐則夷獫狁南征則平淮夷宜乎意氣勇銳應舉電發然常武之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因爲戒然則知有此武功未嘗不以誠一之德爲主也夫其進銳者其退速物理之自然兵威方彊志慮太銳一有挫衄遽自退屈豈可謂之常德哉高祖與項籍戰其喪師跳身者屢矣然卒以此勝堅忍而有常故也昔魏相之告宣帝曰救亂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五十四

兵

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相之論可謂切當夫兵以義起以應動而不忿不貪不驕是謂常德此帝王之所當盡心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昨在靖康中與聞國論當是時豈不願和但欲和得其是則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今日朝廷之議臣雖不得而與然問之士大夫亦頗得其梗槩矣臣素以治兵爲然豈不願戰但亦欲戰得

其是則中興之業自茲以始夫天下士民凡有知識者孰不願陛下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而早致中興之功獨議和者不然袖手旁觀惟覲一有差失以售其說臣願陛下以持重用兵以多筭取勝而無爲議和者之所幸天下不勝幸甚

乞降詔諸帥持重用兵劄子

李綱

臣近嘗具奏論諸帥重兵盡屯淮上虜僞亦必聚其大羊之衆以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處宣詔岳飛進兵可以得志近據岳飛公文分遣兵將收復鎮汝軍商虜等州殺獲甚衆所得糧儲不貲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五十三 四十六 陳貫

頗如臣之所料然臣竊謂大兵吊伐當以招納爲先不在廣行殺戮收復境土當以保守爲上不在亟務攻取願詔諸帥約束將士使明知陛下之德意則中原士民日俟王師之來響應影從大功易集臣又聞虜僞相與定謀不爭城邑縱我師使深入而斷其歸路使果出此不可不戒願詔諸帥以持重用兵勿爲利誘而墮其計中則師出萬全區區愚慮庶有補於萬一伏望聖慈特賜睿察

論金虜遣使

高宗紹興八年上

李綱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

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江南詔諭爲使名四方傳聞無不駭愕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爲先自敵以上無所不用其至禮之經也今乃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祖功宗德以聖繼聖聲教溢於四表炎運中微夷狄亂常馴致靖康之變國祚幾絕賴陛下總師大河之北入繼大統羣臣推戴克受天命履大寶臨萬邦爲神民萬物之主紀於茲矣敵人遣使乃敢命名如此自古夷狄陵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原其所自皆吾謀慮弗臧不能自治自強偷安朝夕無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五十三 四十六 陳貫

久達之計羣臣誤陛下之所致也臣請試爲陛下詳言之方靖康末金人破都城毀宗社逼二聖鑾輿以北遷易姓建號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陛下抱哀銜恤創鉅痛深雖未能躬率六師以報不共戴天之讐猶當寢罷使者絕不與通以正仇讐之名慎固封守選練將帥以爲自保之計觀釁待時動必有功傳

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讐之名以張恢復之本正在此時而朝廷失策復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過返帑藏爲虛初不得其要約今者虜使薦至乃建詔諭之號公肆陵侮不知朝廷將何以應之夫奉迎梓宮乃陛下孝思罔極在人情不得不如此者然金人狡獪動出計謀我以誠求彼以詐應借此爲重成其姦心不知朝廷何所憑信臣恐墮其計中禍難之未艾臣聞忠信爲國古者遣使以忠信爲主故小雅於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諷謀度詢必以周爰爲言使不忠信爲國之患非淺淺也彼王倫何爲者市井

右編

公案之二十七

五十四 四百六 陳青

駟儉之才左右賣國之伍三尺之童皆知其不足信而朝廷信之此必有其言以中朝廷之欲臣恐聽虛詞而受實患如楚之信張儀以求商於之地也且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虜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爲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曲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

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

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湘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天子之令曰詔臣下則以稟令聽詔爲事倘屈體降禮權時之宜以聽其詔令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尊卑如天地相遠降尊就卑以天爲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恩曰赦臣民則以遇赦推恩爲幸倘朝廷宣布頒示郡縣則天下知朝廷之勢去士民之心離矣其不可者二也履至尊以制六合曰天子謹制度以爲諸侯曰藩臣天子出命者也藩臣稟令者也倘奉藩稱臣稟其號令則事不在我國家之勢傾矣其不可者

右編

天卷之二十七

五十五 四百六 劉中

三也朝廷全盛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萬猶不能給遂至敗盟今日保據東南財用鮮少又有養兵之費日益窘迫而欲增賂以求全蓋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荆襄江淮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畫屏蔽保有上流資天險結人心以爲固而欲割要害之地棄民以求安必無之理其不可者五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

賡削土宇從之則無有藝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

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卑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亦無可柰何今士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昔少康以一旅之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騎牛從軍殺新野尉然後得馬幸烏合三千破尋邑百萬遂定中興之業晉保江左財用匱乏王導至身衣練布誘善賈以濟國用卒延國祚百有餘年今朝廷事力雖不足以望全盛之時然將士如雲帶甲之卒數十萬士馬之盛豈不過於少康光武穀粟金帛運漕不絕軸轡相銜財用之多豈不過於東晉有可爲之資而陛下又有過人之聰明何憚不爲而欲北面以事仇讐甘受此屈辱也夫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多由布衣奮空拳以取天下非吾之兵民財用而吾能因而用之積累以成帝王之業詒謀子孫垂裕無窮今兵民財用皆祖宗之所以遺我者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遽欲委身束手受制於仇讐之手此臣之所不曉也陛下縱自輕柰宗社何柰天下臣民何柰後世史冊何且立大事建大功者

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爲先而號令賞罰者其具也人心士氣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然審號令明賞罰以振起之尚爲我用陛下一受制於強敵號令賞罰皆不由於已出士氣日索人心日離將士益桀驁而不可馭民庶益泮渙而不可蓄威令一去如神龍之失水爲螻蟻所困後雖悔之噬臍何及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議者必謂勢有強弱弱者必服於強故大王事狄勾踐事吳孫權事魏皆行權以濟大業藉此以感動聖意臣皆以爲不然昔者大王居邠狄入侵之事之以珠玉犬馬皆不得免徒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市狄人乃已今陛下能以此已金人之侵乎勾踐身入吳以爲臣僕僅得歸國枕戈嘗膽卒以報吳今陛下能以此報金人之讐乎孫氏起於江東未能自立故臣魏以俟時今陛下藉祖宗二百年之基業縱使未能恢復土宇豈可不自愛重怖懼屈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議哉爲此說者但欲求合於朝廷之意而不顧患禍之在後臣愚竊以爲過矣昔趙欲帝秦魯仲連辭而折之以謂秦帝則諸侯皆爲所制不聽命則誅戮隨之欲帝秦者知其利而不知其害秦非禮義之國仲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

忍爲之民也新垣衍詘不果帝秦而秦師爲之退舍曹操以十萬衆臨荊州勢撻東南雖張昭亦欲迎之周瑜爲孫權畫策以謂如臣者何往不可將軍安所容乎權拊案大悟遂有赤壁之戰而鼎足之勢成此二人者其所陳說深切著明二君聽之遂能反禍以爲福轉敗而成功胸中昭然明白洞達果斷而不疑也今虜使之來其用事者未必不以兵隨之以爲脇制之術顧朝廷所以措置者如何耳措置有備雖符堅百萬之師不足畏措置無備雖數千百騎便足以爲吾擾方危迫之秋無排難解紛之畧則無貴於智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五十八回四十七

朱本

者矣朝廷自十數年來議論不一執守不堅無規模素定之計玩歲愒日苟且過時無積累就緒之功倡爲和議者紛紛趣度目前而不以後艱爲念以致今日之陵侮非偶然也忠義之士懷才抱智不能自達者顧豈乏人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悉以上聞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廣謀兼慮而不偏聽於今日事必有所補臣昨於建炎元年嘗獻圖是之說以謂朝廷不能自強自治但欲卑屈以從之雖至於奉藩稱臣虜人之謀勢猶未已又於紹興五年蒙降詔訪問嘗獻乞罷

議和之說以謂遣使議和虜人必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非徒無益而有害於吾自治自強之計爲患甚深區區之忠幸蒙睿察今日之事無他遣使議和不已使敵人得窺伺謀畫皆引惹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爲宗社大計萬機之餘長慮卻顧覽前古之興亡寃今日之利害倘或權時之宜稟其號令之後別有須索如前所陳復稟正朔易服色趣朝會禮誅賞盡取鞍馬器甲之類當如何處之而吾之士氣旣索如何可以復振人心旣離如何可以復收國勢旣傾如何可以復定今日執和議王事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五十九回四十七

朱本

者果能任其責而保其必不然乎達察大王勾踐之事與今日不同深味仲連周瑜之言與今日相若則利害昭然矣臣世受國恩奉事三朝蒙陛下知遇尤厚常願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事勢危迫所以應之一失機會則禍難相尋爲害有不可勝言者又非前日之比區區孤忠願效愚計第恐朝廷不能用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於義有不得不言者惟陛下留神省察臣竊觀國家之與金人勢不兩立而今日之事止在於絕之與通亦不難決也與之通則稟其號令而臣屬之動爲所制身危國戚必至於亡

而後已與之絕則圖所以自治自強者選將勵兵待其來則禦之勝負之勢猶未定也與其事不共戴天之讐仰愧宗廟俯失士民之心而終歸於亡貽羞無窮曷若愍然改圖正仇讐之名辭順理直以作士民之氣猶可以履危而求安轉亡而爲存未爲失策也二者利害相去遠矣臣願陛下出自睿斷正王倫誤國之罪不肆諸市朝虜使未入境則卻而弗納已入境則拘留而弗遣降哀痛罪已之詔深咎前日和議之失丁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六十四百七

守邊疆以備不虞以制虜人衝突此計既定詔旨既頒臣將見人情翕然同心易慮天地神明亦當助順強虜之師不戰而自屈矣然後據江淮以爲固進賢俊退佞諛修政事明賞罰治軍旅積金穀待時而奮以圖恢復此豈可與受制於人甘心屈辱同日而語哉且劉豫者金人之所立八九年間豫之所以奉金人者可謂至矣一旦廢棄如弁髦土梗何則彼爲利謀而初不以恩信爲事也陛下視金人之於我孰與於豫豫猶如此於我可知彼雖以江南數千里地王我爲言猶不足信而況於復故境歸侵地乎惟智者

可與料敵惟明者可與照姦陛下或以臣言爲未然願降臣章與羣臣之有智者慮而圖之勿爲卑見之所惑勿爲黯虜之所欺勿至將來追悔不及而後悔則宗社生靈之福也傳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時乎時乎不再來臣言可採陛下斷而行之勿疑以爲議論乖繆而害於今日之至計願先斧鉞之戮以懲妄發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國家事勢至此死何足惜惟陛下裁幸臣昨任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日因淮西鄴瓊之變以已見利害具奏以聞誤蒙聖恩降詔獎諭以疏中論及侍從臺諫以謂侍從者論思獻納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六十二百七

之官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以言爲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倖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遂犯臺諫之怒厚誣醜詆以無爲有羣起而攻之伏蒙聖慈洞照非羣力賜保全使得歸休山林養病藏拙臣之爲幸大矣蒙垢忍耻不敢自明緘口結舌不敢復與世事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然惓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也今聞使事方亟所係國體非輕存亡之端非獨安危而已臣不勝憤懣敢以狂瞽干冒天聽罪當萬死俯伏俟命

論禦虜十事

高宗時上

呂頤浩

伏惟陛下卽位以來仁民愛物之心孚於四海憂勤恭儉之德格於上天是宜邊境安寧萬邦蒙福然而乘兵敗敗壞之後敵人以百戰之師投隙而南所向無前適丁斯時實勞措畫傳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驚而不足茲誠多事之際而聖哲馳驚不足之時仰蒙大詢備禦之策臣本以儒學進身然嘗任西北邊差遣夷狄情僞與夫戰陣之器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六十筋力不能勝甲冑棄過不能從軍旅顧有愚見不敢緘嘿輒陳今日備禦十策條具如後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六十三

蘭

一曰收民心臣聞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得民心昔漢高祖入關中約法三章除去秦之暴政民大悅服雖有項氏之彊而終爲所擒唐德宗被圍奉天內嬰孤城外迫強寇所恃者人心未去故卒能誅彊暴而復社稷陛下清心省事約已便民慨然願治可謂勤矣然金人因破滅契丹之勢乘中原弛備之時北破河朔河東諸郡西陷京西陝右諸州近復引兵渡河駐兵於開德大名府濮州境內環地數千里被其荼毒可勝嘆哉今虜騎漸迫京東州郡若民心畏禍一有動搖竊恐京東州縣及淮南宿亳等州縣望風而下

則不可支吾矣伏望陛下發至誠之心下哀痛之詔

遠法商周之罪已近考奉天之詔書曲赦河北京東兩路蠲免夏秋二稅除放積年欠負凡破陷州軍及鄉村人戶避虜寇而南來者令州縣優加存恤及防護家小勿令賊盜殺害凡此號令斷在必行播告遠近使之周知所有逐州軍軍糧却令轉運司條具措置以聞況京東州縣累經大寇殘破之後民失耕業不曾種植雖不放免無可輸納矣嘗考自古夷狄不善攻城惟金人慄勇堅悍輕生不畏死長於攻城諸路州郡緣太寇縱橫之後鄉村有力人戶盡挈其家屬牛畜資產入州城居止金人既破一城緣此所得倍廣伏望聖慈詔三省密院詳議利害如京東淮南諸路城壁堅壯守禦足備糧儲不乏去處責令死守如或不然緩急之際縱官吏與民避賊或入山林或入陂澤庶免全郡生靈皆爲魚肉爲此一路之民開此生路皆李光弼與史思明相拒知洛陽不可守沮韋陟之虛誕縱民避賊退保河陽卒獲大捷臣所願收民心者此也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六十三

青生

二曰定廟筭臣契勘金人駐兵於澶魏之郊祈請之使屢行而彼未有講和之報范瓊韓世忠統兵北去

而未有決戰之期致聖慮焦勞大詢羣策廼主憂臣
辱之時而大將王兵官多言彊弱不敵不敢交戰百
官之心皆願鑿輿渡江夫渡江一事不得已而爲之
但迎敵拒戰之計豈可少緩哉昔魏武帝以中原之
盛引兵南征周瑜決策以舟師挫之符堅舉百萬之
衆欲投馬箠渡江伐晉謝安遣兵以敗之況主上躬
有天命祖宗德澤在人而金人殘忍貪暴逆天殄物
安知我之弱不爲彊彼之彊不遂弱耶昔韓信論項
氏以謂其彊易弱與此相類伏望聖慈明詔大臣議
定廟筭陰爲過江之備而大爲拒戰之資申救主將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六十一

三十九

修武備講陣法訓彊弩料彼已明斥候以俟夾淮一
戰此不易之策也昔范曄論高祖光武之畧以謂淮
陰論項王審料成敗則知高祖之廟勝耿弇決策河
北定計南陽則知光武之業成夫廷論決策不可二
三蹉跌臣願定廟筭者此也

三曰料彼已臣聞用兵之道在知彼已知彼而不知
已必敗知已而不知彼亦敗自金人犯邊以來百戰
百敗非止百戰百敗往往望風奔潰不暇交鋒者以
將帥不知彼已亦未嘗講究彼已之長短也臣頃在
鄜延環慶路見我師與夏人接戰每迭勝迭負未有

敗衄如今日之甚者蓋鄜延環慶皆山險之地騎兵
非所利故也金人起燕薊歷趙魏絕大河至汴宋皆
平原廣野騎兵馳突四通八達步人不能抗此所以
多敗也夫彼之所長在騎兵我之所恃惟步人以步
人抗騎兵則平原廣野決不能立惟阻險則奇可以
掩擊爲將不可不知也胡人用兵在秋冬之後每年
四月放馬入泊逐水草號曰入澨入澨之後馬不餵
料止食青草七八月間馬乃出澨之際人畏大暑
之時出其不意而攻之庶可勝也翰林學士孫洙制
策論契丹其畧曰以一月之糧與六月之師破之必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六十五

矣豈虛言哉臣宣和四年任河北轉運使五月下旬
隨种師道與契丹相持於白溝是年大暑虜人以酷
熱不可忍不顧性命躍入白溝河以水浸其軀其畏
熱可知矣自用兵以來每於春冬交戰正彼之所利
我所不利此又所以多敗也臣嘗觀晁錯議兵事曰
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山林積石涇川丘阜
草木所在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平
原廣野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有深意存焉歷
考古論兵能知彼知已未有出晁錯之右者願詔
諸將用我所長擊彼所短講求其說以保萬全臣所

黃知彼知己者此也

四曰選將材臣聞之孫武曰兵者國之大事將者材之至難傳曰有必之將無必之兵又曰將者人之司命審如是將帥之材要當遴選委任若非其人則禍敗不可勝計然人材難知功業寓於智識就其智識觀之則人材或可得矣蘇轍有言曰道藝文章勉彊積習而可至惟有知人之明不可勉彊譬如蕭何之知韓信此豈有法可以授人者轍之言雖可信然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莊周之論九誼豈虛語哉今疆敵在境天下多事將材爲急臣願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六十七

陛下詔行在從官及統制官三衙臣僚各舉材堪將佐之人各二人監察御史以上職事官各舉一人委官問其謀慮試其材武如或可用從而擢試庶幾將材自此塗出昔范曄有言曰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夫以中人易流之性享厚祿膏粱之奉安存之慮既深則臨敵用命者鮮矣嘗觀太祖太宗皇帝駕馭將帥嘗令有歎然不謂之意如曹彬下江南王全斌下蜀未嘗遇其難事山西李漢超守關南亦未嘗妄進官資以其饑則着人飽則颺去故也以近事驗之巨師古未知名之人能佐趙

哲平建寇此類既衆將材出矣臣願陛下選將材者此也

五曰明斥堠臣契勘虜人用兵無斥堠軍無行伍止是選擇疆壯有膂力之人乘上等壯馬四五人爲一隊弓箭及手刀不帶衣甲前去探事號曰硬探其探事精審日馳二百餘里而中國諸軍自來斥堠不明萬一胡馬南牧須揀選有材武心力使臣將校百人分爲十二隊給弓箭手刀及選擇壯馬乘騎前去分頭探報遇有驚急令奔馳前來逐人給金字牌與之所至村民官私驗認牌子給與飲食草料益胡馬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六十七

之行若飄風驟雨郵傳步人探報不及近年之弊往往緣此臣宣和七年陷於金人次年正月在金人寨中親見金人引兵到上德橋而京師猶不知是年十一月金人已渡河破鄭州執知州宋伯友縱之使歸京師伯友詣都堂陳述而大臣以謂破鄭州者河北疆寇非金人夫斥堠乖謬如此之甚誠可怪駭又如累年以來胡馬渡河緣北岸無探報不知戎馬所聚令治丹捍絞旆筏致南岸無由掩擊臣願陛下明斥堠者此也

六曰訓疆弩臣嘗考近年以來胡人入寇我師遇之

不暇成列輒奔潰敗走者以平原廣野我之步人不能抗彼之騎兵故也又虜人遇中國之兵往往以鐵騎張兩翼前來圍掩為將者全不預謀分兩翼而射之所以不能立臣嘗觀史冊所載及以近事驗之夷人之長實在騎兵我之所長莫若彊弩今欲禦騎兵捨彊弩將安用哉晁錯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且馳且射匈奴之長技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其理亦明矣蘇秦合從說韓曰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臂洞脇近者鏑介

布編

八卷之二十七

六十九

七

心又曰以韓之卒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史冊所載茲可驗矣以近事言之崇寧三年環慶路築大砦泉種師中將前軍羌酋比精者領鐵騎萬餘人前來奔衝師中下馬號令以彊弩射之乃退雖相持數日不敗吾軍中必有老將見此事者宣和四年冬契丹大酋四軍太師引精銳來寇霸州大戰於永清縣北郭藥師用河北第六第八第十五將馬黃弩神臂弓藥師本將人馬分隊相間擺布對列以馬黃弩神臂弓射之胡騎少却我師乘之遂大敗今淮東提刑薛彥國時為第十五將可召而問

也近日用兵多係孤軍獨進為將者不知彊弩之利遂致中原之長技無由施設且如萬人為軍千人操弩敵人騎兵驟至奔突使三百步內彊弩并發人人只能發兩箭則敵人必却敵人既卻我師乃可立我師立定然後可以語戰近時之敗以我師每為騎兵衝突措足不定所以敗也神臂弓箭在軍器中雖最能及遠然其藝雖精自來逐將下能射神臂弓者率不過三四百人兼臨陣對敵緩急之際施放不快不若彊弩之輕捷臣願訓彊弩者此也

布編

八卷之二十七

六十九

七

所以多勝中國之軍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堅密所以多敗何以言之夷人之軍皆是民兵平時賦歛至薄而緩急以丁點軍器甲鞍馬無非自募平時家居日逐環甲冑而習弓矢所以器甲各適用中國之軍莫非照卒器甲從官給身軀短小者或得長甲修長者或得短甲力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勝兩石弩者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適用反與短兵同寒饑之卒無力自募器甲可勝歎哉昔馬燧製衣甲必分三等蓋有深意晁錯曰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射不能及遠與短兵同夫驅人於行陣之間以肌肉

冒鋒刃而甲不堅密器不適用良可哀也又蕃兵遇敵步人騎兵皆全裝所以心固而敢戰漢兵遇敵馬軍全裝步人則衣甲不具所以心怯而畏戰非特此也夷人軍行有車乘牛畜搬載器甲所以步人可以全裝我師之行無搬載器甲之具步人全裝則困於負擔矣此又爲將者當講議措置也臣願詔五軍統制官使之講論其事今日合如何措置條具以聞庶使士卒之心堅固敢戰臣所謂分器甲者此也

八曰備水戰臣契勘金人既殘破京東州郡而京西路州軍去年殘破外止存金州與順昌府虜人志在

右編

卷之二十七

七十一

陳孝

劫掠向北州軍既無所有則秋冬之交睥睨淮南必矣江淮水戰之具在今日豈可不講然防淮難防江易是防淮不若防江也臣已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防江之事莫若備水戰今朝廷雖於鎮江府擺泊海船以備禦寇而上流州軍自荆南府抵真州凡可以濟渡處並未聞措置豈可不預爲之計哉昔魏武帝既得荊州引兵窺吳周瑜策曰曹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觀曹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預備走舸大破

曹公於赤壁所謂蒙衝鬪艦當講求其法製造於長江所謂走舸者亦不可忽也又觀王濬伐吳造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所謂大船連舫今亦可作也又造大筏數十方百餘步今若可用亦不可廢也又古之戰艦或曰樓船或曰海鵠或曰游艇臣又嘗於雄霸州見備戰輕舟或曰刀魚或曰雲梯皆不可闕也伏望聖慈專置使二員一員自荆南府至池州一員自池州至鎮江府專切提舉製造戰船教習水軍及詢訪古今備戰舟船設施利害申明措置不可少

右編

卷之二十七

七十二

陳孝

緩臣所謂備水戰者此也九曰控浮橋臣契勘泗州壽春府各有浮橋除壽春府浮橋因大水漂壞未曾修治外朝廷已差兵防守泗州浮橋矣竊恐斥堠不明探報不的萬一賊兵或馳至緩急無以措手不可不防也靖康元年正月間金人到磁州邯鄲縣先遣郭藥師提騎兵三千夜馳三百里比明至濟州奪浮橋是時內侍梁方平雖領精銳人兵在黃河北岸以失於探報不意賊騎遽至人兵倉卒奔潰幸南岸守橋人望見虜中旗幟急以猛火焚斷纜索遂不得濟虜人既不得濟乃沿河上

下尋覓舟船編排巨筏又四五日乃得濟欲望聖慈詳的委官密竊前去措置若可解折卽權暫解折其浮橋脚船并大纜物料並罷泊於南岸却以舟船濟渡過往之人如未可解折卽南岸措置猛火油準備緩急焚焚纜索比之舍卒荒擾事不侔矣臣所謂控浮橋者此也

十曰審形勢臣仰惟陛下聖德龍飛前年五月卽位於睢陽聖心慮遠究觀損益謂汴都之境距大河止百里過大河乃金人界也誠未可以還闕乃時巡淮甸駐蹕維揚逮今踰歲矣茲者金人攻破河北京東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七十三百九十三

州郡尚未退師若駸駸南來則大駕必須渡江此勢之必然人情之所共知也夫虜人過大河不能控扼我乃渡淮旣渡淮矣又不能控扼則我必渡江若渡江之後又不能控扼則虜騎亦須逼江此實忠臣義士殺身殉國決死一戰之秋臣已於前篇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又請大習水戰爲備江之計矣臣願陛下明詔大臣及統制大將講論一戰之計可以圖萬全之策夫以金人善用兵善料敵彼知聖駕駐蹕維揚楚泗之間必有禦盜則必遣重兵由壽春府或光濠州境內渡淮南來及以輕兵由宿泗前來牽制我

師兼光濠州界淮河淺狹幾可徒涉此尤不可不防者要當分擘兩軍以一軍屯泗州盱眙縣以一軍屯壽春府花廳鎮以爲衝突臣契勘自金人犯邊以來我師遇之望風奔潰不暇接戰是以胡塵所向大將膽落士卒心驚亦未嘗布爲一陣使人自爲戰若非據淮阻險以決一戰必至於糜爛不振又至於不可支持也金人用兵雖號驍勇然而無紀律無陣法若遇節制之兵一敗之後必至於顛沛但令我師倣古陣法遵用節制人人不退走迎敵角勝負則可以語一戰矣常山蛇勢雖茫昧不傳而兵法具存別有陣圖可考昔漢高祖望縣布置陣如項羽其心惡之且黥布一卒能置陣如此今之大將豈不厚顏耶臣前所論金人所向盡用騎兵平原曠野我之步兵決不能抗若非阻險用步決不能勝則夾淮一戰伏願疾速處置陳閔人兵布列行陣如何據險如何進止以竢一舉臣又聞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今大將人畏怯各陳引避之說可謂無必勝之將矣又安得必勝之兵哉加以近年以來朝廷駕馭將帥賞罰未明人不孚信敗軍失律之將未嘗明正典刑致令統兵者畏死不畏法何以示天下耶昔孟賁之敗責其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七十三百九十三

桂

將士曰吾父子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隻箭今日大將誰肯率衆北向放一箭哉昔唐太宗征王世充陣於洛陽之西竇建德舉山東之衆號三十萬以助世充諸將怯懼太宗奮獨見之明引兵過洛陽陣於兩賊間不覺世充襲其後一戰而擒建德夫唐太宗攻陣於兩賊間而來淮之戰在吾境內有根草有地利我爲主彼爲客諸將尚躊躇而不收進國之瓜牙將安用哉昔周世宗征河東劉旻率衆犯陣兵始交大將樊徽何愛能退走其騎軍亂世宗躬督戰將士皆奮遂敗旻軍世宗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七十四百八十九

休軍潞州斬樊徽何愛能以御軍威大振近時用兵未嘗行此誅責然則孰肯用命哉臣竊觀金人之勢若二三月間不寇淮甸則秋冬之間南收必矣備禦之策不過如此臣所願審形勢者此也

論金人彼此形勢

呂頤浩

臣契防金人本契丹奴婢之國戎主天祚侵陵其民誅求無厭以致憤怨平兵交戰遂滅耶律氏政和年間內侍童貫奉使大遼得趙良嗣於盧溝河聽其狂計遣使由海道至女真國通好女真既滅耶律氏兵益衆勢益張知中國太平日久都無戰備必可圖也

遂陷中原勢愈猖獗二十年間主張國事者國相粘罕也爲之謀臣者劉彥宗兀室孛董蕭三太師高慶裔王芮張愿恭之徒是也爲之將帥者幹闥不磨目國王余覲婁宿孛董三太子四太子撻辣即君之徒是也謀無不成戰無不克橫行天下又近十年彼之勢可謂彊矣然粘罕之性好殺而喜戰用兵不已昧於不戢自焚之禍部曲離心已久將士厭苦從軍皆謳吟思其鄉土勢必潰散有將亡之兆又虜性嗜殺將兵所至族其彊壯老弱掠其婦女財寶恃天道結民怨窮極已甚此亦將亡之兆劉彥宗幹闥不余觀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七十五百九十七

蟾目國王婁宿孛董皆已死所存者才氣皆在數人下其將士所有子女玉帛充初於室志驕意滿此亦將亡之兆凡此皆彼之形勢也我之形勢比之數年前則不同何以言之數年以前金人所向我之戰兵未及交鋒悉已遁走近年以來陛下留神軍政揀擇精銳汰去孱弱今二三大將下兵已精矣陛下聖性精於器械製作工巧數年以來甲宮室菲飲食而輟那財用修造器甲今器械畧備矣兵既精器械又備將士之心曾經戰陣膽氣不怯勇於赴敵故頃者韓世忠扼虜於鎮江張俊獲捷於明州陳思恭邀擊於

長橋去年虜人初到淮南世忠首挫賊鋒諸將屢得勝捷至於吳玠累次大捷於川口此我之形勢也夫太祖太宗皇帝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取天下況今有兵十五萬察賊之勢如彼度我之勢如此若不用兵恢復中原則必有後時之悔豈可少緩哉

論使金無益十事

胡寅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理不同今何薜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今浚以輔國謀臣陛下之所改顏而禮貌之者也勢難以臣故沮其議臣不當力論取

右編

卷之三十七

七十六 三石齋陳書

勝徒成紛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源至剖析聞於聰聽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之聖懷俟他日驗臣所計與浚孰中孰否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畧亦精於用兵其所行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願卑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使虜兵亦不來及癸丑遣使則鉤引虜使入國熟視而去矣旋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虜

并遣四輩皆朝廷之選詩從之

臣聞其入虜境晝夜驅遞畧無禮節及見粘罕受欺和忽忽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況何薜一使臣其何能規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人口舌下虜為莫大之耻終不肯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足意而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虜賊臨以兵威肆其恐脇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

右編

卷之三十七

七十七 三石齋陳書

楊三

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曾謂何薜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虜賊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滅宋之心正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況豫賊所哀乞援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覷自可坐照於一堂之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為其封疆矣河之北粘罕自以為其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馭風徑至虜庭哉必渡清河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為賊今豫肯賓吾使人達之於虜哉臣恐戎伐凡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虜之勢

如兩家有沒世之怨一弱一強強者侵陵不休弱者必固其門墉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悅以金帛適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強馬眾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胡英傑勒懼垂珪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色兇殘不義特盜賊之靡耳非有保國永世兼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勁兵壯者老老者死其犬馬之齒曰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沉酣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今冬黨助豫賊昧於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

右編

本卷之二十七

七十八回

三

險以禦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交兵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屈當反爲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之心迎合粘罕之意爲身謀而已陛下寤寐賢才日昃不倦菲衣節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士固將爲父兄撫覆截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耻也若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伍泮散以爲無復有輸忠効智建立功名之日使和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爲之漸以國與人取說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獨有

右編

本卷之二十七

七十九回

四百七十五

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爲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譬教之音者况今歲月益久虜必重闕惟懼我知之今以虜爲父兄之讐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爲處置若通而不絕則虜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爲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爲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使倖以爲之漢高祖出關得董公之謀以弑君計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強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峴關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操爲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連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爲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之故卑下於操以苟存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讐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倘或未可惟是堅守

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爲至於何
辭之行非特無効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
浚有言而自抑也又況蒙被詔書曲加獎諭先以爲
榮今焉內愧所以致詳盡義忘其喋喋心在報君非
好辨也若夫軍旅之事則未之學張浚以遣使爲機
權者臣所未諭不敢強爲之說伏乞陛下幸赦之取
進止

論備禦金人

葉夢得

高宗時戶部侍郎葉夢得論金人劄子

臣伏見黠虜去冬雖未嘗長駟入塞然今春以來散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八十一

三百七方集

遣醜類西陷關陝東殘青維南破許蔡至今或聞尚
屯集於同華河洛之間阻河自守伏料捍禦攘却之
道聖智先物廟論深遠必已朝夕講求非外廷所得
知然臣蒙召自遠方留寘從橐感激恩遇思報萬一
不無螻蟻過計妄意虜若但守今日疆土力疲志急
稍知悔禍則我徐爲後圖實未爲晚若以西北諸路
郡縣焚劫殆盡玉帛子女皆其所有大羊貪婪吞噬
未已不肯徒守空地旣聞東南富貴素久陰懷窺伺
則不得不爲預備臣嘗逆其爲策不過有三宿師
河洛分兵鼓行直趨襄沔橫據荆渚因我舟楫人卒

順流西下進逼江左上也盡悉其衆自許蔡而南一
出歷陽徑斷采石以趨金陵一入濠壽旁引滁泗以
警山陽中也循汴漸進量力而動左掠徐鄆以擣楚
海右輓陳穎以衝宋宿下也若出上策長江之險我
恃以爲固者彼已共之則王濬入吳高景入陳皆由
此則利害大約可考而見若出中策則蘇峻所從亂
晉本朝曹彬下江南亦用以成功若出下策則曹叡
柴榮連年從事於孫權李景之間勝負得失進退相
半然聞道途之言多及其下未能深計中上兵法曰
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又曰先爲不可勝安危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八十二

四百三孫付

之幾間不容髮臣以謂寧可有備而無事不可事至
而無備今天下大勢可見矣東晉之事固不足道是
時以備西北則劉琨在太原李矩在平陽祖逖在淮
陰以備西南則卻鑒在歷陽溫嶠在武昌陶侃在江
陵此固未爲至計是以適幸劉聰石勒內自殘擾無
意再動故此數人粗能枝梧卒不能掃平僭叛混一
區宇況今虜勢方張未見其隙而盜賊竊發興滅相
繼乎夫窮兵深入渡淮越江誠非虜利彼以甲兵爲
強舟楫亦非其便然古之善治夷狄者以夷狄攻夷
狄今虜之狡謀若反用此術欲以中國攻中國故兵

不必皆其民惟所驅虜糧不必皆其物惟所剽劫形
勢不必皆其有惟所占據器械不必皆其備惟所奪
取役我之人困我之食竊我之勢用我之器彼但威
以殘暴啖以重利使我欲守則或屈而破陷欲戰則
或潰而奔逃則彼雖長驅深入何憚而不爲乎是必
有以禁之使其術不得施至於詭譎變詐乍出乍入
或佯爲講和以疑我之師或微爲敗衄以驕我之氣
或暫爲歛退以弛我之備或驟爲侵侮以駭我之衆
其情尤不可盡測此皆所宜熟慮素計以定萬全之
策者也臣愚伏願陛下益廣睿筭深詔大臣歷考古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八十二

今之變及此防秋之時深察虜情之所在而審觀其
所用之術其或出於前三策則我所待之而爲不可
勝者當以何道有合先事而爲則早謀之以一二行
於前有宜待事而應則預計之以次第施於後大抵
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
芻糧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
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虜皆
在吾度內矣臣區區不勝大願

論自治之策

高宗時上

趙汝愚

臣疎賤無取誤蒙陛下恩私選自諸生推登禁路非

惟身荷寵祿且將澤及子孫致命捐軀誓難圖報又
念國家靖康之難同姓一時俱北行者悉數千人然
則國家之事臣實義同休戚今身雖在遠苟可以效
涓塵之益者誠不當畏避蓄縮以疏遠自疑也惟陛
下留神幸甚臣伏自去歲夏中傳聞北虜還歸本土
緣臣僻居海角無從詢問虜中事體臣仰惟陛下英
明獨運威畧如神多士盈庭筭無遺策使臣空竭肺
肅何補毫芒但以世受國恩不無私憂過計竊謂虜
情難測未可輕言迹其盜據幽燕比年似亦安靜今
乃無故妄動其間必有深謀或者謂其嫡庶不分兄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八十三

弟爭立虜酋牽制不斷將分國而王之昔趙武靈王
既立少子而復愛長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而身及
於難漢五單于爭立而其國遂衰設如或者之言在
彼誠爲失策然臣竊聞虜酋既老而常有敬慕太上
皇帝之心故築宮以仁壽爲名久欲爲傳授之事使
其復愛長子欲襲上而自立亦惟下一總之今則其
事卽日可定矣何至捨其已成之業而犯衆情之所
難棄中原之輿區而退伏於絕漠苦寒之地彼又豈
不知陛下臥薪嘗膽志在規恢胡爲遠自遁藏深形
退屈兵法有進無退義豈其然臣謂朝廷正當深察

其情而思所以待之之策未可直謂其施為悖謬而遂有輕視強敵之心也臣輒不量淺陋伏而思之而得三說其一臣昨在吏部時聞虜人之長子號許王者強暴不仁好行武事志在傾奪將為亂階臣始聞之常竊私喜其間亦有謂不然者今臣之所治雖在南方而官吏之中多北來人士其間亦有久在淮南而熟知淮北事體者皆言其人強忍堅志素蓄姦謀接納雄豪收採時與常至汧淮措置邊事皆乘驛騎奔馳颺去倏來人不知其為虜酋之子也且謂其人不死必能大為邊患使虜人善自為計委之南據汧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八十四百七 張應

都授以偏師用為藩屏則國家將倍勞戍守邊境未易得安而虜酋在燕以重勢臨之彼亦安能篡奪今若陰使其父歸伏舊巢察其姦心用志非小其人蓋將扶君父之勢問兄弟之情乘北方士馬之強為併吞其國之舉發遲禍大可為深憂其二虜人自得國以來蓋常以其方為根本如漢高祖與項藉轉戰築陽京索間而以關中為根本安祿山雖盜據洛陽而以范陽為根本之類是也竊料虜人三世篡奪不能不過為隄備今將立其少子而恐或者議其後也故以其身退居根本之地而壓之以重勢俟其少定徐

議後圖然則一時之計雖若煩勞恐其因事制宜亦未為深失也臣又聞方逆亮時剪滅宗室完顏氏多死者獨今虜酋佯為有疾退居遼郡若無能為一旦乘逆亮之動取其國如探囊逮其僭據許時亦絕不生邊事臣觀其人似亦非輕舉妄動者蓋恐其間必自有說也其三或者疑其篡時篡弒皆在已年今茲北遷將為厭勝然自虜酋得國今已二十餘年蓋嘗歷癸巳之歲矣未聞有厭勝之事何也大抵人之常情安土重遷吉凶悔吝皆生乎動誠使虜人無故妄動別無他謀而違逆眾情勞役百姓中原父老固已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八十四百七 鄭忠

不堪其擾矣又聞其隨行奴婢甚有逃逝去歲苦寒人畜多死如是不已孰不怨嗟竊恐其間將有豪傑之士如晉石勒劉聰之徒乘間俟隙崛起自奮弱則請服強則自固亦將重煩朝廷經理也臣竊料虜情為是三說詳觀事勢朕兆已萌遠不踰三年近或止暮歲事機一發利害萬端不審陛下萬機之餘亦常深念及此否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臣觀自古敵國相對常苦難得閒暇之時惟其預備於無事之先故能患至而無恐臣謂朝廷及今閒暇當亟圖所以自治之策不宜視同常

務使有後時之悔也臣觀自古國之治亂兵之強弱全在得人然則搜選人材最爲當今急務練兵理財蓋又次之陛下聖意憂勤蓋思一旦用兵之際自東徂西凡備敵者幾處爲總帥者當用幾人將佐中素有威望可以獨當一面者幾人幕府賓贊能知兵家事體緩急可以濟務者幾人兵法口與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陛下恭儉焦勞內帑所儲者可支幾歲自古兵連禍結亦豈可以歲月計哉惟昔辛巳之役上天垂佑逆亮伏誅甲申之役虜人實有厭兵之意故兵纔及境不數月而遂解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一

要不可以是爲準也臣觀自古用兵不計勝負惟能持久者終成帝業陛下復料今日之兵將財力事勢能以持久而不困乎若曰祖宗德澤感人甚深中原故老常有謳吟思漢之意一旦北方有變必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朝廷乘破竹之勢中原遂可傳檄而定矣初不待歲月持久也臣仰惟陛下自卽尊位於今二十餘年盛德美意日新一日是宜上符天道下順人情克復之期不俟再舉然臣猶謂取諸已者可信而責於人者難期正須朝廷國勢安彊然後豪傑可收爲用若昔晉宋之際蓋無日不望中原豪傑

之助也然計其功效終成畫餅故臣惟願陛下勤於自治而已兵法又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又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又曰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今虜酋北徙國人既知之矣然其所以北徙之意朝廷猶未能深得其情是則諸將用間不密之過臣聞昔楊存中在紹興諸將中最爲不及然其設心措意猶是向公如李顯忠輩方得罪秦檜棄置閒廢之中存中爲之傾貲結納故能卒收其用臣聞存中每遣間諜輒委之數萬緡恣其所往皆數年而後乃能得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虜人之情狀今之諸將就可任此臣愚伏望陛下內則親詔大臣選羣材以修政事外則密諭將帥厚遣間以覘敵情至於近邊移戍修城凡動人耳目之事皆可少緩而弗爲虜人所欲歲幣亦宜如數遣發不必與之深較嚴戒邊吏毋得輕輒生事俾其安意肆心不復以我爲疑然後養威蓄銳而徐觀其變則庶幾其可圖矣臣僭越狂妄冒瀆天威不任惶懼待罪之至

乞守臣措置土蒙

高宗紹興間戶部尚書章誼上

章誼

臣竊聞劉光世奏金人忽生南渡之意又聞通州使臣劉鑄奏金人來年正月初一日渡江又聞江陰軍探報比岸有船數千隻臣參驗三人之說則金人南渡之計決矣蓋金人去歲嘗以冬月渡江矣陛下御輕舟乘風遵海而南彼方崎嶇山陸當建康屢戰之師踰錢塘城守之阨且復再涉重江是以追兵不得以速進也今時則異於此矣大駕駐蹕會稽北直通泰彼將方舟結筏徑渡三江之口騎兵舟師水陸兼進又自立春之後風起東方海行之舟有類退鷁覆却可慮虜誠出此則我之所保水失乘桴之便陸有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追騎之虞隨賊計中矣臣以是思之則三人之報不可忽正月之渡為可信不知朝廷亦嘗慮此乎使三人之報不實則大幸矣使其不妄則正曰逼矣將何以待之耶臣聞臨安府守臣李光願統浙西土豪為國屏翰朝廷何不聽用其言稍假事權使勵其眾藉為禦侮非唯臨安一府也二浙諸郡江東江西一切委守臣速行措置明降詔旨喻以力戰堅守之策降去退保之令有能竭節城守扼險破敵與夫懷私退避並緣為奸之人來年事平之後大明賞戮如此則金人雖欲南渡有所不敢設其敢渡諸郡之兵且戰

原缺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八

夷五

論不當棄四州地與虜和上孝宗

虞允文

進美芹十論上孝宗

辛棄疾

論用中原及東南人夾攻金上光宗

王質

論金人歸河南遷汴梁上光宗

王質

論復讎五事上寧宗

真德秀

胡上東師議上元世祖

郝經

奏請罷攻宋兵上世祖

郝經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目錄

司川先生石編卷二十八

都察院僉都御史昆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夷五

論不當棄四州地與虜和

虞允文

孝宗隆興元年題請開血學士虞允文上

臣比准朝廷行下以敵國禮講和臣輒一具奏疏虜已衰之迹乞不棄四州之地方以冒昧日積憂惶伏奉御劄許臣以忠勤論臣以能副陛下之意恩禮加

右編

太卷之三十八

五卷元

重腹心示眷臣之欲報言之爲淺伏讀聖詔所謂四郡之地虜人若許我則當遣使以疑之若不許我則不復議和睿謀弘深聖斷英果固非臣所及亦非在廷將相大臣百執事所能及也傳曰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尚願畢其說惟陛下幸擇竊謂自古中國之於夷狄或戰或和必因盛衰之勢而用之若當戰而和與當和而戰此安危存亡之機不可不察也漢高祖唐太宗皆起於秦隋大亂之後其所遭之時所用將相所集兵車所都勝勢大率皆畧相似及天下初定高祖和匈奴太宗征突厥其不同遽如此何哉冒

右編

太卷之三十八

李元

頓方盛而頓利衰故也二君者豈能爲天下之機特因其機而不失耳臣不知士大夫以今日之虜爲盛邪衰邪方虜盛時力苟不足尚以和而誅我我每墮其計中自宣和靖康而來可迭考而窺見之也虜欲取契丹始誅我以海上之盟虜未得太原又誅我以城下之盟撻特以蒙國爲患棄河南之地而誅我以盟元術旣引兵臨淮知江南不可下又誅我以盟數十年之間凡四與我盟而率自叛之而謂和猶可恃邪虜力不足雖戰必和虜力有餘雖和必戰往事歷歷可鑑而世不悟有識者不知涕泗之橫集也虜今已衰不止於力之不足一和之後虜之力有餘不知今日之盟士大夫能保其不叛否也况逆亮死舊盟已亡皇帝者我自帝也上天之所畀付也大國者我自國也祖宗之所傳授也何有於不正之名而汲汲於正之乎姪國之稱豈無猶子之嫌未可以言敵國而四州之地與和尚原商於一帶之險皆不可以輕棄願陛下深思而熟計之當前歲之冬逆亮敗於采石死於楊州虜兵散亡遠去我乘其機僅能得此四州而官軍以戰而死者幾八戰騎歿於陣者幾乘輸財發帑所費者不知其幾千萬計第功行賞所遷補

者又不知其幾千萬官也而一旦忍棄之乎棄之之後虜無可乘之機如曩時又可以必取之乎使必取而得之國家之所以耗蠹費用士馬之所以散逸死傷又不知幾倍於前日也士大夫厚祿於朝者亦常遠慮却顧一念及此乎或者謂太上皇帝得和我之福陛下所宜循守而不知太上當漢高祖之機休息養力積兵積財堅忍二十年之久以待虜之衰而以唐太宗之機付陛下於今日也繼伐之功孰大焉得言樊惑古所深慮願陛下於問安之餘從容及臣之說二聖合謀救靈天下開聖子神孫萬世之不基臣右編

不勝大幸
卷之二十八

進美芹十論

辛棄疾

孝宗時建康府通判辛棄疾進

臣聞事未至而預圖則處之常有餘事既至而後購應之常不足虜人憑陵中夏臣子思酬國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嘗一日忘臣之家世受廬濟南代膺閭寄荷國厚恩大父臣贊以族眾拙於脫身被汙虜官置京師歷宿毫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輒引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壘而起以紓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嘗令臣兩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謀未及

遂大父臣贊下世粵辛巳歲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嘗鳩眾二千隸耿京為掌書記與圖恢復共籍兵二十五萬納款于朝不幸變生肘腋事乃大謬負抱愚忠填膺腸肺官閑心定竊伏思念今日之勢朝廷一於持重以為成謀虜人利於嘗試以為得計故和戰之權常出於敵而我特從而應之是以燕山之和未幾而京城之圍急城下之盟方成而兩宮之狩遠秦檜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則戰倦則和詭譎徂詐我實何有惟是張浚符離之師甫有生氣雖勝不慮敗事非十全然計其所喪方諸既和之

不勝大幸
卷之二十八

辛棄疾

後投間蹂躪猶未若是之酷而不識兵者徒見勝不可保之為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為膏肓之大病亟遂辭舌以為深戒臣竊謂恢復自有定謀非符離小勝負之可懲而朝廷公卿過慮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計正以此耳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神武灼見事幾雖光武明謨憲宗果斷所難比擬一介醜虜尚勞宵旰此正天下之士獻謀効命之秋臣雖至愚且陋何能有知徒以忠憤所激不能自已以為今日虜人實有獎之可乘而朝廷上策惟預備乃為無患故聲竭精懇不自忖量撰成禦戎

十論名曰美芹其三言虜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當行先審其勢次察其情復觀其機則敵之虛實吾既詳之矣然後以其七說次第而用之虜固在吾目中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沉先物之幾志在必行無惑羣議庶乎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烈無遜于唐宗典劉舉衣以復韓侯雖越職之罪難逃野人美

其愚忠斧鑕餘生實不勝幸萬幸萬之至

其審勢曰用兵之道形與勢二不知而一之則沮於形眩於勢而勝不可圖且坐受其斃矣何謂形大小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五十四

是也何謂勢虛實是也土地之廣財賦之多士馬之衆此形也非勢也形可舉以示威不可用以必勝譬如轉嵌巖于千仞之山轟然其聲崑然其形非不大可畏也然而壅留木拒未容於直遂有能迂回而避禦之至力殺形禁則人得跨而踰之矣若夫勢則不然有器必可用有用必可濟譬注矢石于高墉之上操縱自我不係于人有軼而過者抨擊中射惟意所向此實之可慮也自今論之虜人雖有敢嚴可畏之形而無矢石必可用之勢其舉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謂欲用以求勝者固知其未必能也彼欲致

疑吾且信之以爲可疑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未詳夫形勢之辨耳臣請得而條陳之虜人之地亦東薄于海西抵于夏南抵于淮北極于蒙地非不廣也虜人之財發兵于民而無養兵之費靳恩于郊而無泛恩之賞又輔之以歲幣之相仍橫斂之不恤則財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馬所生焉射御長技人皆習焉則其兵又可謂之衆矣以此之形時出而震我亦在所可慮而臣獨以爲不足卹者蓋虜人之地雖名爲廣其實易分惟其無事兵刼形制若可糾合一有騷擾則忿怒紛爭割據蜂起辛巳之變蕭鵬巴反于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六十四

遼開趙反於密魏勝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齊魯親而葛王又反於燕其餘紛紛所在而是此則已然之明驗是一不足慮也虜人之財雖名爲多其實難恃得吾歲幣惟金與帛可以備賞而不可以養士中原廩窖可以養士而不能保其無失蓋虜政龐而官吏橫常賦供億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實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則財不可得而反喪其資是二不足慮也若其爲兵名之曰多又實難調而易潰且如中原所簽謂之大漢軍者皆其父祖殘于蹂踐之餘田宅罄於提剝之酷怨憤所積其心

不一而沙漠所簽者越在萬里之外雖其數可以百萬計而道里遼絕資糧器甲一切取辦於民賦輸調發非一歲而不可至始逆亮南寇之時皆是誅脇酋長破城資產人乃肯從未幾中道竄歸者已不容制則又三不足慮也又况虜廷今用事之人難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議論齟齬非如前日粘罕兀術輩之叶且骨肉間僭弑成風如聞僞許王以庶長出守於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嘗暴之於父此豈能終以無事者哉我有三不足慮彼有三無能為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謀人臣抑

聞古之善觀人國者如良醫之切脉知其受病之處而逆其必殞之期初不為肥瘠而易其智官渡之師表紹未遽弱也曹操見之以為終且自斃者以嫡庶不定而知之咸陽之都會稽之游秦尚自強也高祖見之以為當如是矣項籍見之以為可取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蓋國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為酷虐今並有之欲不亡何待臣故曰形與勢異惟陛下實深察之

其察情曰兩敵相持無以得其情則疑疑故易駭駭而應之必不能詳有以得其情則定定故不可惑不

可惑而聽彼之自擾則權常在我而敵實受其弊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務為必勝而能謀為不可勝蓋不可勝者乃所以徐圖必勝之功也我欲勝彼亦志於勝誰肯處其敗勝敗之情戰於中而勝敗之機未有所決彼或以兵來吾敢謂其張虛聲以耀我乎彼或以兵過吾敢謂其非匿形以誘我乎是皆未敢也然則如之何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定故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密故也能定而審敵情雖萬里之遠可坐察矣今吾歲戰于守未戰而嘗為必戰之待寓勝于戰未勝而嘗有必勝之理彼誠虛聲以耀我我以靜應而不輕動彼誠匿形以誘我我有素備而不可以乘勝敗既不能為吾亂則固神閒而氣定矣然後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猶是彼亦猶是南北雖有異慮休戚豈有異趣哉虜人情偽臣嘗熟論之矣譬如猛狗焉心不肯自閑擊之則吠吠而後却呼之則馴馴必致齧蓋吠我者忌我也馴我者狎我也彼何嘗不欲戰又何嘗不言和惟其實欲戰而乃以和狎我惟其實欲和而乃以戰要我此所以和無定論而戰無常勢也方不可以不察曩者兀術之死固嘗獨其徒使與我和曰韓張劉岳近皆習兵恐

非若輩所教則是其情真欲和矣然而未嘗不進而求戰者計出於忌我而愛我也劉豫之廢置常慮無以守中原則請割三京置之弑亮常惧吾有問罪之師則又謀割三京而還梓官亮之殍褻又嘗緩我追北之師則復謀割白溝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詐也未幾置之所割視吾所守之人非其教則不旋踵而復取之亮之所謀窺吾遺賫之使其無能為則中輟而萌辛巳之逆襲之所謀悟有班師之失無意於襲則又反覆而有意外之請夫既云和矣而復中輟者蓋用其狎而謀勝于我也今日

布編

八卷之二十八

九十四百七

之事揆諸虜情是有三不敢必戰三必欲嘗試何以言之空國之師商監不遠彼必不肯再用危道萬一猖獗特不過調沿邊戍卒而已戍卒豈有能必其勝此一不敢必戰也海涇唐鄧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師三年而無成則吾有攻守之士而虜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戰也契丹諸胡側目于其後中原之士踞踞于其前令之雖不得不從從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必戰也有三不敢必戰之形惧吾之窺其弱而絕歲幣則其勢不得不張大以要我此一欲嘗試也貪而志欲得其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務于僥倖謀

不暇于萬全此二欲嘗試也且彼誠欲戰耶則必不肯張皇以速我之備且如逆亮始謀南啟之時劉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導之則麟逐而松年鵠惡其露機也今誠必戰豈欲人遂知之乎彼誠不敢必戰耶貪殘無義忿不顧敗彼何所卹以母之親兄之長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猶弑之何有於我况今公海造艦公淮治具包藏禍心有隙皆可投敢謂之終遂不戰乎大抵今彼雖無必敢戰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嘗試之舉彼於高麗西夏氣足以吞之故於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無他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十四百七

腆鮮曲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嘗作色而遇虎豹則厲聲奮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忌于我也彼知有忌我獨無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虜欲必戰而在于虜幸勝以踰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則吾受其病矣禦之之術臣且于守淮篇昔者黠布之心為身而不顧後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漢而疑罕开解仇結約充國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敗薛公充國非有風角鳥占之勝枯莖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慮審耳朝廷心定而慮審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激情之知而觀彼

虛聲詭勢以爲進退者非特重困吾力且失夫制勝之悅爲可惜臣故曰知敵之情而爲之處者綽綽乎其有餘矣

其觀釁曰自古天下離合之勢常係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實基于喜怒喜怒之方形視之若未有休戚喜怒之既積離合始決而不可制矣何則喜怒之情有血氣者皆有之飽而愉煖而適遽使之饑寒則怨仰而事俯而育遽使之捐棄則痛冤而求伸忿而求泄至於無所控告則怨怨深痛鉅而怒盈服則合叛則離秦漢之際離合之變於此可以觀矣秦人之法

左編

卷之三

十二國志 周禮

慘刻疑密而漢則破觚爲圜與民休戚天下不得不喜漢而怒秦秦人則役繁賦重不卹而漢則寬仁大度務從簡約天下不得不喜漢而怒秦怒之方形秦自若也怒之既積則喜而有所屬秦始不得自保遂離而合于漢矣方今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二百年爲朝廷赤子耕而食蠶而衣富者安貧者濟賦輕役寡求得而欲遂一染腥膻彼視吾民如晚妾之御婦子愛憎自殊不復顧惜方僭割之時彼守未固此誦未定猶勉強姑息以示恩時肆誅戮以賈威既久稍玩真情遂出分布州縣于是胡奴分朋植黨仇滅

中華民有不平訟之於官則胡人勝而華民則飲氣以茹屈田疇相隣胡人則強而奪之羣畜相雜胡人則盜而有之民之至愛者子孫發軍之令下則貧富不問而丁壯必行民之所惜者財力營築饋餉之役與則空室以往而休息無期有常產者因窶無置雖者凍餒民初未敢遽叛者猶徇于苟且之安而誅于積威之末辛已之歲相挺以興矯首南望思戀舊主者怨已深痛已鉅而怒已盈也逆亮自知形禁勢格巢穴迥遙恐狂謀無成而窺身無所故疾趨淮上僥倖一勝以謀憤中原之心而求歸也此機不一再而

左編

卷之三

十二國志 周禮

朝廷慮不及此中原義兵尋亦潰散吁甚可追惜也今而觀之中原之民業嘗叛虜虜人必不能釋然於其心而吾民亦豈能自安而無疑乎疑則慮患深操心危是以易動而輕叛朝廷未有意于恢復則已誠有意焉莫若於其無事之時張大聲勢以聳之使知朝廷有饒然可恃之資存撫新附以誘之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如是則一旦緩急彼將轉相告諭翕然而起爭爲吾之應矣又况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曩者民習于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禍如蜂蠆作干懷袖知者不服謀勇者不及怒自亂離以

來心安于斬伐而力閑于攻守虜人雖暴有王師爲之援民心堅矣馮婦雖攘臂其爲十笑之孟子曰爲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臣亦謂今之中原離合之變已開虜人不動則已誠動焉是特爲陛下驅民而已惟靜以待之彼不亡何待

其自治曰臣聞今之論天下者皆曰南北之定勢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于中原臣之說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穢不可以久安于華夏夫所謂南北定勢者粵自漢鼎之亡天下離而爲南北吳不足以取魏而晉卒以併吳晉不能以取中原而陳亦既斃于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十三 郡臣三百九十七號

隋與夫藝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吳越天下之士遂以爲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至于此而蔡謨亦謂度今諸人必不能辦此吾見韓盧東郭魏俱斃而已臣以謂吳不能以取魏者蓋孫氏之割據曹氏之猜雄其德本無以相過而西蜀之地又分于劉備雖願以兵窺魏勢不可得也晉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時諸戎皆有豪傑之風晉之強臣方內自專制擁兵上流動輒問折自治如此何暇謀人宋齊梁陳之間其君臣又皆以一戰之勝蔑其君而奪之位其心蓋僥倖于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其自固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十四

郡臣三百九十七號

也至于南唐吳越之時適當聖人之興理固應爾無足怪者由此觀之所遭者然非定勢也且方今南北之勢較之彼時亦大異矣地方萬里而劫于夷狄之一姓彼其國大而上下交征政靡而華夷相怨平居無事亦規規然模倣古聖賢太平之事以誑亂其耳目是以其國可以言靜而不可言動其民可與共安而不可與共危非如晉未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戰國唐季之藩鎮皆家自爲國國自爲敵而貪殘吞噬剽悍勁勇之習純用而不雜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澤涵養浸漬之難忘而中原民之眷戀依依而不去者又非得爲今日比臣故曰較之彼時南北之勢大異矣當秦之時關東強國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動以數十萬之衆見屠于秦君爲秦虜而地爲秦墟自當時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敵之明驗而項梁乃能以吳楚子弟驅而之趙救鉅鹿破章邯諸侯之軍十餘壁皆莫敢動觀楚之戰士無不一當十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秦軍入函谷焚咸陽殺子嬰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論哉方懷王入秦時楚人言之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夫豈彼能逆知其事之必至于此耶蓋天道好還亦以其理而推之耳故臣直取古

右編

卷之二十八

十五四百七 沈光祖

今常理而論之夫所謂古今常理者逆順之相形盛衰之相尋如符契之必同寒暑之必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順居盛猶有衰焉以逆居盛固無衰乎臣之所謂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長而據有中夏子孫又有泰山萬世之安古今豈有是事哉今之議者皆痛懲往者之事而劫于積威之後不推項籍之亡秦而猥以秦漢之論晉者以籍口是猶懷千金之璧不能幹營低昂而搖尾于販夫懲蝮蛇之毒不能詳覈真偽而唬魄于雕弓亦已過矣故臣願陛下姑以光復舊物而自期不以六

右編

卷之二十八

十六四百七

其形勢相去亦無幾矣豈以爲是數百里之遠而遽有強弱之辨哉臣不爲數百里計也然而絕歲幣則財用未可以遽富都金陵則中原未可以遽復是三尺童子之所知臣之區區以是爲言者蓋古之英雄撥亂之君必先內有以作三軍之氣外有以破敵人之心故曰未戰養其氣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今則不然待敵則恃驕好於金帛之間立國則借形勢於湖山之險望實俱喪莫此爲甚使吾內之三軍習知其上之人畏怯退避之如此以爲夷狄必不可敵戰守必不可恃雖有剛心勇氣亦銷鑠委靡而不振臣不知緩急將誰使之戰哉借使戰其能必勝乎外之中原民心以爲朝廷置我于度外謂吾無事則知自備而已有事則將自救之不暇向之袒臂疾呼而促逆亮之聲爲吾響應者它日必無若是之捷也如是則敵人將安意肆志而爲吾患今絕歲幣都金陵其形必至于戰天下有戰形矣然後三軍有所怒而思奮中原有所恃而思亂陛下間取其二百餘萬緡者以資吾養兵賞勞之費豈不爲朝廷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觀虜人之情玩吾之重戰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過一二年必以戰而要我苟因

其要我而遂絕之則彼亦將自沮而權固在我矣議者必曰朝廷全盛時西北二虜亦不免于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虜倍西北之勢雖欲不賂得乎臣應之曰是趙之所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鄲而去趙將割六城而與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抑其力尚能進且愛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矣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爲虞卿之所以謀趙者是今日之勢也且今日之勢議者固以東晉自卑矣求之於晉彼

右編

卷之二十八

十七

亦何嘗退金陵輸歲幣乎臣竊觀陛下聖文神武同符祖宗必將陵跨漢唐鞭笞異類然後爲稱豈能爵爵人居此者乎臣願陛下酌古以御今毋惑紛紜之論則恢復之功可以其有成古人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又曰作屋道邊三年不成蓋謀貴衆斷貴獨惟陛下深察之其守淮曰臣聞用兵之道無所不備則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則不必皆備何則精兵驍騎十萬之屯山峙雷動其勢自雄以此爲備則其誰敢乘離屯爲十屯不過萬力寡氣沮以此爲備則備不足恃此聚屯分

屯之利害也臣嘗觀兩淮之戰皆以備多而力寡兵懾而氣沮奔走于不必守之地而嬰虜人遠聞之鋒故十戰而九敗其所以得畫江而守者幸也且今虜人之情臣固已論之矣要不過以成兵而入寇幸成功而無內禍使之踰淮將有民而撫之有城而守之則始足以爲吾患夫守江而喪淮吳陳南唐之事可見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曠日持久何事不生曩者兀術之將曰韓常劉豫之相曰馮長寧者皆嘗以是導之詎知其他日之計終不出于此乎故臣以謂守淮之道無惧其必來當使之兵交而亟去無幸其

右編

卷之二十八

十八

必去當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爲是策者在於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戰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彼之地然而非備寡力專則不能也且環淮爲郡凡幾爲郡之屯又幾退淮而江爲重鎮曰鄂渚曰金陵曰京口以至於行都扈蹕之兵其將皆有定營其營皆有定數此不可省也環淮必欲皆備則是以有限之兵而用無所不備之策兵分勢弱必不可以折其衝以臣策之不若聚兵爲屯以守爲戰庶乎虜來不足以及爲吾憂而我進乃可以爲彼患也聚兵之說如何虜人之來自淮而東必道楚以趨揚自淮而西必

右編

卷之二十八

十九 周堂

道濠以趨真與道壽以趨和自荆襄而來必道襄陽以趨荆今吾擇精騎十萬分屯于山陽濠梁襄陽三處而於揚或加置一大府以督之虜攻山陽則堅壁勿戰而虛盱眙高郵以餌之使濠梁分其半與督府之兵橫擊之或絕餉道或邀歸途虜併力于山陽則襄陽之師出唐鄧以擾之虜攻濠梁則堅壁勿戰而虛廬壽以餌之使山陽分其半與督府之兵亦橫擊之虜併力于濠梁而襄陽之師亦然虜攻襄陽則堅壁勿戰而虛郢復以餌之虜無所獲亦將聚淮北之兵以併力于此我則以濠梁之兵制其歸而山陽之

右編

卷之二十八

二十 周堂

復多兵少而力不足謂能當我全師者又非其所慮也又况彼縱得淮而民不服且有江以爲之阻則猶未足以爲利我得中原而軍壺迎降民心自固且將不爲吾守乎如此則在我者甚堅而在彼者甚瑕全吾所甚堅攻彼所甚瑕此臣所謂兵交而必亟去兵去而不敢復犯者此也嗚呼安得斯人而與之論天下也哉

其屯田曰趙充國論備邊之計曰湟中積穀二百萬斛則羌人不敢動李廣武爲成安君謀曰要其輜重十日不至則二將之頭可致者此言用兵致勝以糧爲先轉餉給軍以通爲利也必欲使糧足而餉無間絕之憂惟屯田爲善而屯田蓋亦難行國家經畫于今幾年而魯未覩夫實効者所以驅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爲之任其責者非其吏故利未十百而害已千萬矣名曰屯田其實重費以歛怨也何以言之市井無賴小人惟其懶而不事事而迫於饑寒故耳捐軀于軍伍以就衣食而苟閑縱一旦警急擐甲操戈以當矢石其心固偃然自分曰向者吾無事而幸飽煖于官今焉官有事而責死力于我且戰勝猶有累資補秩之望故安之而不辭今遽而使之屯田則

是無事而不免耕耘之苦有事而又履夫攻守之危
彼必曰吾能耕以食豈不能從富民租佃以爲生而
輕失身於黥戮上能驅我千萬死豈不能捐穀帛以
養我而重役我以辛勤不平之氣無所發洩在畎畝
則邀奪民田脅掠酒肉以肆無稽踐行陣則呼憤扼
腕疾視長上而不爲用且曰吾自耕自食官何用我
焉是誠未覩夫享成之利也鹵莽滅裂徒費糧種祇
見有害未聞獲利此未爲策之善如臣之說則曰向
者之兵怠惰而不盡力向者之吏苟且而應故事不
如籍歸正軍民釐爲保伍擇歸正不釐務官擇爲長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三四百七十四

貳使之專董其事且彼自虜中被簽而來耕耨之事
蓋所素習且其生同鄉井其情相得上令下從不至
生事惟官之計其間田頃畝之數與夫歸正軍民之
目土人已占之田不更動搖以重驚擾歸正之人家
給百畝而分爲二等爲之兵者田之所收則盡以予
之爲之民者十分稅一則以爲凶荒賑濟之儲室廬
器且糧種之法一切遵舊使得植桑麻蓄雞豚以爲
歲時伏臘婚嫁之資彼必忘其流徙便於生養無事
則長貳爲勸農之官有事則長貳爲主兵之將許其
理爲資考久於其任使得悉心於教勸而委守臣監

司覈其勞績奏與遷秩而不限舉主人孰不更相勸
勉以赴功名之會哉且今歸正軍民散在江淮而北
方之人例以異壤視之不幸而主將亦以其歸正則
求自釋于廟堂又痛事形迹愈不加卹間有挾不平
出怨語重典已繫其足矣所謂小名目者仰俸給爲
活胥吏沮抑何嘗以時得嗚呼此誠可憫也誠非朝
廷所以懷誘中原忠義之術也聞之曰因其不足而
利之利未四五而恩踰九十此正屯田非特爲國家
便而且亦爲歸正軍民之福議者必曰歸正之人常
懷異心羣而聚之慮復生變是大不然也且和親之

本編

八卷之二十八

三四百七十四

後沿江歸正軍民官吏失所以撫摩之惠相板北歸
者莫計當時邊吏亦皆聽之而莫爲制此豈獨歸正
人之罪今之留者既少安矣更爲屯田以處之則人
有常產而上無重歛彼何苦叛去以甘虜人橫暴之
誅求哉若又曰恐其竊發且人惟不自聊賴乃攘奪
以苟生誠豐饒矣何苦如是饑者易爲食必不然也
誠使果爾踈而遠之於江外不猶愈于聚乎內而重
驚擾乎且天下之事逆虞其害而不敢求其利亦不
可言智矣蓋今所謂御諸軍者待之素厚而養之素
優故驕驕則不可復使此甚易曉也若夫州郡之卒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王

三百七十七

異于是彼非天子瓜牙之故可以勞之而不怨而其大半出于農桑失業之徒故狎于野而不怨往年嘗獵其丁壯勁勇者爲一軍矣臣以謂可輩徙此軍視歸正軍民之數倍而發之使阡陌相連廬舍相望並耕乎兩淮之間彼其名素賤必不敢倨視歸正軍民而媒怨而歸正軍民視之猶江南之兵也亦必有所忌而不敢逞勢足以禁歸正軍民之變力足以盡屯田之利計有出于此者乎昔商之頑民相率爲亂周公不誅而遷之洛邑曰商之工臣乃滔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其後康王命畢公又曰不滅厥賊民罔

攸勸始則遷其頑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而用之聖人治天下未嘗絕物固如此今歸正人聚于兩淮而屯田以居之覈其勞績而祿秩以誘之內以節冗食之費外以省轉餉之勞以銷桀驁之變此正周人待商民之法秦人使人自爲戰之術而井田兵農之遺制也况皆吾舊亦予非如商民在周之有異念術而使之天下豈有不濟之事哉

其致勇曰臣聞行陣無死命之士則將雖勇而戰不能必勝邊陲無死事之將則相雖賢而功不能必成將驕卒惰無事則已有事則其弊猶爾則望敵先遁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王

四百七十七

臨敵遂奔幾何而不敗國家事人君責成于宰相宰相身任乎天下可不有以深探其情而逆爲之處乎蓋人莫不重死惟有以致其勇則情者奮驕者聳而死有所不敢避嗚呼此正鼓舞天下之至術也致之如何曰將帥之情與士卒之情異而所以致之之術亦不可得而同何則致將帥之勇在于均任而投其所忌貴爵而激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寡使而紓其不平速賞而卹其已亡臣請得而備陳之今之天下其弊在于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故閫外之事朝廷所知者勝與負而已所謂當進而退可攻而守者則朝廷有不及知也彼其意蓋曰平時清要儒臣任之一旦擾攘而使我履矢石吾且幸富貴矣豈不能逡巡自愛而留賊以固位乎向者淮上之師有遷延而避虜者是其事也臣今欲乞朝廷于文臣中擇其廉重通敏者每軍置參謀一員使之得以陪計議觀形勢而不相統攝非如唐所謂監軍之比彼爲將者心有所忌而文臣亦因之識行陣諸戰守緩急均可以備邊城之廣將帥有可進而攻之便彼知縉紳之士亦識其家利害必不敢依違養賊以自封而遺國家之患此之謂均任而投其所忌凡人之

情未得志則冒死亡以求富貴已得志則保富貴而重其生古人論御將者以才之大小爲辨謂御大才者如養驥驥御小才者如養鷹犬然今之將帥豈皆其才大者要之飽則飛去亦有如鷹者焉向者虹縣海道之帥有得一邑破數艦而遽以節鉞使相與之者是其事也臣欲乞朝廷斬重爵命齊量其功等第而與之非謂無予之謂徐以予之且欲使之常疊疊然有歆慕未足之意以要其後効而戒論文吏非有節制相臨者必以資級爲禮與左遷人均毋使如正使遥郡者間有趨伏堂下之辱如唐以金紫而執役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五十四

卷

之數彼被介冑者知一爵一命之可重而朝廷無左右選賞賤之別則亦矜持奮勵盡心于朝廷而希尊榮之寵此之謂貴爵而激其所慕營幕之間飽煖有不充而主將歌舞無休時鋒鏑之下肝腦不敢保而主將雍容于帳中此亦危且勦矣而平時又不與之休息以養其力至使之昇土運甕以營私室而肆鞭撻彼之心懷憤挾怨惟恐天下之無事以求所謂快意肆志者而邀其上誰肯挺身效命以求勝敵哉兵法曰視卒如愛子故古之賢將有與士卒取下同衣食而分勞苦臣今欲乞朝廷明勅將帥自教閱外

非修營治柵名公家事者不得私有役使以收士卒之心此之謂寡使而紓其不平人莫不惡死亦莫不有父母妻孥之愛冒萬死幸一生所謂奇功斬獲者有一資半級之望朝廷較其毫釐而裁抑之賞定而付之於軍則胥吏軋之主將邀之不得利不與敵去師捷主將享大富貴而士卒有一命又復沮格如此不幸而死妻離子散香火蕭然萬事瓦解未死者見之誰不生心兵法曰軍賞不踰時而古之賢將蓋有爲士卒暴瘡卹孤者臣今欲乞朝廷遇有賞命特與差官携至軍中呼名給付而死事之家中勅主將曲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五十四

卷

加撫勞以結士卒之驩此之謂速賞而卹其已亡如此則驕者化而爲銳惰者化而爲力有不守矣守之而無不固有不攻矣攻之而無不克凡茲數事非有難行重費朝廷何惜而不舉以收將卒他日之用哉臣竊觀陛下向嘗訓百官以龍武臣隆恩數以優戰伐是誠有意于激勵將卒矣然其間尚有行之而未及詳已行而旋復弛之事欲望陛下察臣所以得於行伍之說如此而明付之宰相使之審處而力行之庶幾有以得上下之驩心而急難不至於誤國此實天下之至計也

其防微曰古之爲國者其慮敵深其防患密故常不吝爵賞以籠絡天下智勇辨力之士不欲一夫有憂愁怨懟亡聊不平之心以敗吾事蓋人之有智勇辨力者是皆天民之秀傑者類不肯自己苟大而不得見用於世小而又饑寒于其身則其求逞之志果於毀名敗節凡可以紓忿充欲者無所不至矣是以敵國相持勝負未決一夫不平輸情于敵則吾之所忌彼知而投之吾之所長彼習而用之投吾所忌用吾所長是殆益敵勝而遺敵資耳不可以不察傳曰謹備于其外患生於其內此正聖人所以深致意而庸人以爲不足慮也昔者楚公子巫臣常教吳乘車射御而吳得以逞漢中行說嘗教單于毋愛漢物而漢有匈奴之憂史傳所載此類甚多臣之爲今日慮者非以匹夫去就可以爲朝廷重輕蓋以爲泄吾之機足以增虜人之頡頏耳何則科舉不足以盡籠天下之士而爵賞亦不足以盡縻歸附之人與夫通寇窮民之無所歸茹冤報恨之無所泄者天下亦不能盡無竊計其中亦有傑然自異而不徇小節者矣彼將甘心悅首守死于吾土地乎抑亦壞垣越柵而求釋于他域乎是未可知也臣之爲是說者非欲以聳陛

下之聽而行已之言蓋亦有見焉耳請試言其大者逆亮之南寇也海道舟楫則平江之匠實爲之淮南惟秋之防而盛夏入寇則無錫之士實甚之寇敵弓弩虜兵所不支今已爲之殿司之兵比他卒爲驕今已知之此數者豈小事哉如聞皆其北歸之人叛軍之長教之使然且歸正軍民或激於忠義或迫於虐政故相板來歸其心誠有所慕也前此陛下嘗許以不遣矣自去年以來虜人間以文牒請索朝廷亦時有曲從其間有知詩書識義分者如解元振輩上章請留陛下既已旌賞之矣若俗所謂泗州王等輩既行之後得之道路皆言陰通僞地教其親戚訴諸虜庭移牒來請此必其心有所不樂於朝廷者若此曹雖聞牒無能累千百數舉發以歸之固不足卹然人之度量相越智愚不同或其中亦有所謂傑然自異者患生所忽漸不可長臣願陛下廣含弘之量開言事之路許之陳說利害官其可採以收拾江南之士明詔有司時散廩以優卹歸明歸正之人外而勅州縣吏使之蠲除苛斂平亭獄訟以紓其逆死蓄憤無所伸愬之心其歸正軍民或有再索而猶言願行者此必陰通僞地情不可測朝廷既無負於此輩而猶

及覆若是陛下赫然誅其一二亦可以絕其姦望不然則縱之而不加制玩之而不加卹恐他日萬一有如先朝張源吳吳之西奔近日施宜生之北走或能馴致邊陲意外之擾不可不加意焉臣聞之魯公父文伯死有婦人自殺于房者二人其母聞之不哭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今死而婦人爲自殺是必於其長者薄於其婦人厚議者曰從母之言則是爲賢母從妻之言則不免爲妬妻今臣之論歸正歸明軍民誠恐不悅臣之說者以臣爲妬妻也惟陛下深察之

布編

卷之二十八

二十九 言九主 戴氏

其久任曰臣聞天下無難能不可爲之事而有能爲必可成之人人誠能也任之不專則不可以有成故孟子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稊稗何則事有操縱自我而謀之已審則一舉而可以遂成事有服叛在人而謀之維審亦必持久而後可就蓋自古夷狄爲中國患彼皆有爭勝之心聖人方調兵以正天誅任宰相以責成功非如政刑禮樂發之自己收之亦自己之易也朝而用兵夕而遂勝公卿大夫交口歸之曰此宰相之賢也明日而臨敵後日而聞不和則羣起而媒孽之曰宰相不足與折衝也乍賢

乍佞其說不一於是人君亦不能自信欲求之立事難矣哉臣讀史嘗竊深嘉越句踐漢高祖之能任人而種蠡良平之能處事驟而勝遽而敗皆不足以動其心而信之專期之成皆如其所料也觀夫會稽之栖五年而吳伐齊虛可乘也種蠡如不聞又四年吳伐齊虛可乘也種蠡肯發兵助之又二年吳伐齊不勝而種蠡始襲破之可以取之種蠡不取又九年而始一舉滅之蓋歷二十有三年而勾踐未嘗以爲遲而奪其權豐沛之興秦三年漢敗於薛漢元年高帝厄於鴻門又二年酈於彭城又三年困於滎陽又五

布編

卷之二十八

三十 言四主 戴氏

年不利於夏南良平何嘗一日不從之計議然未免於齟齬者蓋歷五年而始蹶項立劉高帝亦未嘗以爲踈而奪其權誠以一勝一敗兵家常勢懲敗徃勝非策之上故古之人君其信任大臣也不問於讒說其圖回大功也不卹於小節所以能責難能不可爲之事於能爲必可成之人而收其效也虜人爲朝廷患如病疽焉病根不去終不可以爲身安然其決之也必加炷刀則痛亟而無後悔而其銷之也止於傳餌則痛遲而終爲大患病而用醫不一其言至炷刀方施而傳餌移之傳餌未幾而炷刀奪之病不已而

乃咎醫吁亦自惑也且禦戎有二道惟和與戰和固非長策然太上皇帝用秦檜一十九年而無異論者太上皇帝信之之篤而秦檜守之之堅也今日之事以和爲可以安而臣不敢必其盟之可保以戰爲不可講而臣亦不敢必其兵之可休惟陛下推至誠疎讒慝以天下之事盡付之宰相使得優游無疑以悉力於圖回則可和與戰之機宰相其任之矣唐人視相府如傳舍其所成者果何事淮蔡之功裴度用而李師道遣刺客以緩師高霞寓敗而錢徽蕭俛以爲言憲宗信之深任之篤令狐楚之罷爲中含李逢吉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三十一 四百三 曹仁

之出爲節度皆以沮謀而見疎故君以斷臣以忠而能成中興之功而頃者張浚雖未有大捷亦未至大敗符離一挫召還揆路遂以罪去恐非越勾踐漢高祖唐憲宗所以任宰相之道非特此也內而戶部出納之源外而泉曹總司之計與夫邊郡守臣屯戍守將皆非朝夕可以責其成功者臣願陛下要成功於宰相而使宰相責成功於計臣守將俾其各得專於職治而以祿秩旌其勞績不必輕移遽遷則人無苟且之心樂於奮激以自見其才一綱旣舉衆目自張天下之事猶有不辦者臣不敢信其然也

其詳戰曰臣聞鳴梟不鳴要非祥禽豺狼不噬要非仁獸此虜人雖未動而臣固將以論戰何則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然後兩國可恃以定盟而生靈可恃以弭兵今彼常有詐我之情而我亦有虞彼之備一詐一虞謂天下不至於戰者惑也明知天下之必戰則出兵以攻人與坐而待人之攻也孰爲利戰人之地與退而自戰其地者孰爲得均之不免於戰莫若先出兵以戰人之地此固天下之至權兵家之上策而微臣之所以敢妄論也詳戰之說奈何詳其所戰之地也兵法有九地皆因地而爲之勢不詳其地不知其勢者謂之浪戰故地有險易有重輕先其易者險有所不攻破其重者輕有所不取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果安在哉曰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此定勢非臆說也古人謂用兵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臣竊笑之夫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固也若夫擊其首則死矣尾雖應其庸有濟乎方今山東者虜人之首而京洛關陝則其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虜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無濁流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三十二 四百三 曹仁

之阻所謂千二百里者從枕席上過師也山東之民
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
而山東亦常首天下之禍至其所謂備邊之兵較之
他處山東號爲簡略且其地於燕爲近而其民素喜
亂彼方窮其民簡其備豈真識天下之勢也哉今夫
二人相搏痛其心則手足無強力兩陣相持譟其營
則士卒無鬪心故臣以謂兵出沐陽則山東可指日
而下山東已下則河朔必望風而震河朔已震則燕
山者臣將使之塞南門而守請試言其說虜人列屯
置戍自淮陽以西至於汧隴雜女真渤海契丹之兵

右編

卷之二十八

三十二

毛

不滿十萬關中洛陽京師三處彼以爲形勢最重之
地防之爲甚深備之爲甚密可因其爲重大爲之名
以信之揚兵於川蜀則曰關隴秦漢故都百二之險
吾不可以不爭揚兵於襄陽則曰洛陽吾祖宗陵寢
之舊廢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揚兵於淮西則曰京
師吾宗廟社稷基本於此吾不可以不復多爲旌旗
金鼓之形陽爲志在必取之勢已震關中又駭洛陽
又聲京師彼見吾形忌吾勢必以十萬之兵而聚三
地且沿邊郡縣亦必皆守而後可是謂無所不備則
無所不寡如此則燕山之衛兵山東之戶民中原之

發軍精甲銳兵必悉舉以至吾乃以形聳之使不得
遽去以勢留之使不得遂休則山東之地固虛邑也
山東雖虛竊計青密沂海之兵猶有數千我以沿海
戰艦馳突於登萊沂密淄濰之境彼數千兵者盡分
於屯守矣山東誠虛盜賊必起吾誘羣盜之兵使之
潰裂四出而陛下徐擇一驍將以兵五萬步騎相半
鼓行而前不三日而至兗鄆之郊臣不知山東諸郡
將誰爲王師敵哉山東已定則休士秣馬號召忠義
教以戰守然後傳檄河朔諸郡徐以兵躡其後此乃
韓信所以破趙而舉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師恢復之

右編

卷之二十八

三十四

毛

意堅虜人破滅之形著則契丹諸國如窩幹鷓巴之
事必有相軋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門而守
也彼虜人三路備邊之兵將北歸以自衛耶吾已制
其歸路彼又虞淮西襄陽川蜀之兵未可釋而去也
抑爲戰與守耶腹心已潰人自解體吾又將突出其
背而夾擊之當此之時陛下築城而降其兵亦可驅
而之北反用其鋒亦可縱之使歸不虞而後擊之亦
可臣知天下不足定也然海道與三路之兵將不必
皆勇士不必皆銳蓋臣將以海道三路之兵爲正而
以山東爲奇奇者以強正者以弱弱者牽制之師而

強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嘗曰吾觀行陣形勢每戰必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遇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然此特太宗用之於一陣間耳臣以爲天下之勢過實擊虛不過如是苟曰不然必將驅堅悉銳由三路以進寸攘尺取爲恢復之謀則吾兵爲虜弱久矣驟而用之未嘗不敗近日符離之戰是也假設陛下下舉而取京洛再舉而復關陝彼將南絕大河下燕冀之甲東逾泗水漕山東之粟陛下之將帥誰與守此曩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則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三十五

河北猶未病河北未病則雖雄猶未決也以是策之陛下其知之矣昔韓信請於高祖願以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言於光武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皆越人之都而謀人之國二子不以爲難能而高祖光武不以爲可疑卒藉之以取天下者見之明而策之熟也由今觀之使高祖光武不信其言則二子未免爲狂何者其言落落而難合也如臣之論焉知不有謂臣爲狂者乎雖然臣又有一說焉爲陛下終言之臣前所謂兵出山東則山東之民必叛虜以爲我應

是不戰而可定也議者必曰辛巳之歲山東之變亦大矣然終無一人爲朝廷守尺寸土以基中興者何也臣之說曰北方郡縣可使爲兵者皆鋤犁之民可使以用此兵而戍事者非軍府之黥卒則縣邑之弓兵也何則鋤犁之民寡謀而易聚懼敗而輕敵使之堅戰而持久則敗矣若夫黥卒之與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皆知其指呼號令之不可犯而爲之長者更戰守其部曲亦稔熟其賞罰進退之權建炎之初如孔彥舟李成輩殺長吏驅良民膠固而不散者皆此輩也然辛巳之歲何以不變曰東北之俗尚氣而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三十八

恥下人當是時耿京王友直輩奮臂隴畝已先之而起彼不肯俛首聽命以爲農夫下故寧嬰城而守以須王師而自爲功也臣嘗揣量此曹間有豪傑可與立事者然虜人薄之而不以戰自非土木之興築官吏之呵衛皆不復用彼其思一旦之變以逞夫平昔悒悒勇悍之氣抑甚於鋤犁之民然而計深慮遠非見王師則未肯輕發陛下誠以兵入其境彼將開門迎降惟恐後耳得民而可以使之將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於此焉擇之未見其可也故臣於詳戰之末而備論之

論用中原及東南入夾攻金

王質

宋光宗時上

臣觀今日事勢訓兵理財先爲富強以待天下有變敵國有變則乘機從事於中原此今日恢復之定規也天下未有變吾能激之使變生敵國未有變吾能撓之使釁作使就吾之機以行吾之志此今日規恢之奇謀也弋者取禽獵者取獸方其栖深林伏豐草待其偶然自墮於網羅而後取之非弋獵之妙也動之使飛而觸吾之羅擾之使逸而觸吾之網網羅在此若有所不可已而必陷其中此弋獵之妙也自岐

右編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七言

亮殞亡葛裒立爲葛裒者其守國蓋亦得策然豈可以其得策而遂絕念忘懷以爲終不可圖也要當使之不得已而必捨得策就失策彼雖明知而無可奈何必當出此臣所謂使彼就吾之機者英雄圖天下之妙訣也與陛下言恢復者衆矣亦有及此者乎正隆之末中原本不欲南向岐亮以勢劫之未至汴而軍已離未渡淮而盜已作未抵江而葛裒已叛中原太亂數年而後定此葛裒覆車之鑒也葛裒鑒岐亮之敗其勢不得不歸於和方陛下堅持不和之論爲葛裒者亦罔知攸濟其初欲棄河南嗚我以爲和

其臣力言岐亮之死軍勢甚危我不能襲而止陳蔡之陷汴洛大震我不能進而退隴右之失關中欲傾我不能取而歸以此三者上天意之不與我苦勸葛裒勿棄河南已而削臣禮損歲幣欲就我以爲和而陛下難於棄要害之地固勢如初已而大臣異議並邊撤兵則乘間進師遂脇我以爲和而陛下權宜從之葛裒謀和之序有三勢未安則欲啖我以爲和勢稍立則就我以爲和勢既振則脇我以爲和於是謀乃得成自辛巳至甲申何其欲和之堅謀和之艱也葛裒之被袞服是其初未敢僥倖久長也至於東南

右編

卷之二十八

三十八言

既和中原漸定而其國始可保矣葛裒初年金人已亡證其能存立漸至康強者和之效也故葛裒欲保今日之和猶秦檜欲保前日之和也成之既艱保之必力苟失和則必用兵用兵則中原之人又復如前而岐亮之患亦將襲後此葛裒之所甚懼也夫中原之與金人其不相安久矣靖康建炎之際宇宙橫潰生靈駭散莫知性命之所寄金人得以卷蕩而平吞之然而立僞齊而復廢還河南而復取徘徊展轉欲奄中原而未決欲棄中原而又惜之既見東南之僅欲自全而不能爲害也中原之人又久困蹂踐無

所歸依其勢已折而不支於是決混一之計大徙五國之衆雜居中原曠然以夷變夏不從今者蕩盡城邑誅及種族中原既不能以抗金人而又無所望於東南力盡勢窮而始定此粘罕兀朮之徒善觀天下之勢而疾徐操縱不失其節以是能成其強然號爲相屬而實未嘗相安粘罕兀朮之徒能變其外而不能變其中天意留此與我若將以待恢復者也岐亮奸勝自任以爲中原之人食我水土爲我臣僕者數十年無有不從而不知中原之人非相服之真心特以風恬浪靜難以施其逞作鯨吞也風濤忽起足以

右編

太卷之二十八

三十九 四百七

陳

鼓躍而簸掉則平時蓄憾之心至此得以逞矣岐亮之還師未嘗爲我所得而多爲中原百姓所殲關中隴右山東河南州縣之稍復未嘗爲我所下而皆爲中原百姓所獻岐亮一動而中原之衆作爲吾之利也如此爲彼之知彼葛藟困岐亮之變覺中原之心故其謀欲靜以安之中原安則其國安其國安則其身安臣知葛藟永不敢離燕地永不敢與南師何者其身所以得此位因前人之舉此事也我又爲之則我身烏知其不爲亮他人烏知其不效我也葛藟明見此理堅守此說故十年而中原無變葛藟之說終

不移則中原之變終不作中原之變終不作則金人之勢終不傾不知我將坐待以至何時也近者誰爲葛藟之謀寬誘中原之衆吾淮南遷徙之民稍復還歸或者以是爲憂而臣益以窺見葛藟之心可以行吾之謀也蓋彼務爲銷變而吾當激之使變生彼務爲省釁而吾當撓之使釁作如人經病後務爲調適安和惟慮病之復至則當勞動其精神耗散其氣血不當養之使其安坐而少病陛下既了然見天下之勢則當斷然隨勢而施謀儻移乘輿進幸建康則中原必謹傳親征彼不得不簽刷調發以爲之備則本

右編

太卷之二十八

四十 四百八

末之風漸起江心之浪隨生中原之情固已涸涸而不靖岌岌而不寧將漸逞前日正隆之態岐亮以斷然不移之決持熾然不可向之威方其簽發固已不肯盡從觀葛藟之庸豈可以比岐亮之果銳人不肯盡從亮則不肯盡從亮也必矣不肯盡從則其間必有強黠好爭踴躍思動者出而爲抗此天下有變之端也間遣一使者復謀園陵其勢決不肯從不從則備無急備我益急則中原益騷又間遣一使者求減歲幣其勢亦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愈盛備我愈盛則中原愈擾或者以爲鷲鳥將擊而匿形苟欲圖

人不當警使爲備此未可與權也吾之警使爲備者乃欲激之使變生而撓之使釁作彼不如此則無以動中原則彼覆亡之萌而吾恢復之資如此一兩年之間可以漸致中原之閑坐成敵國之亂而吾厲兵秣馬揚欲進之聲而未動飛符走檄作欲往之勢而未行中原一擾則不能遽止寢久則寢多寢廣則寢熾彼方分力以支中原未暇全力以及東南也中原室內之患東南門外之憂彼將執先則吾雖產其禍而未卽受其敵其初陰擾之而未明犯之及其成敗之未決去往之未定分道整軍而前收中原之豪族

右編

卷之二十八

四十二

劉德

以爲吾爪牙據中原之沃壤以爲吾囊橐立契丹之主使率契丹之衆歸其故部還爲渤海諸戎之在中原者各隨其主而返其故則女真亦不能獨立於中原今人徒見其外龐然大而不知其中枵然以空女真之衆曾不當奚契丹渤海靺鞨等諸國十之一五國之衆又不當河南山東河朔關隴等諸道百之一措女真於五國之間固已甚微措五國於中原之內蓋亦甚渺今吾與中原相合而爲一則五國不得不散而去女真不得不逆而歸苟惟不然則亦自相魚肉決不能相守不二以與我並爭於中原也諸戎

與中原相錯世俗所謂貓鼠之相乳蜈蚣蛙蛇之同穴者也烏能久而相安五胡之亂劉氏爲匈奴而胡滅之石氏爲胡而冉閔滅之鮮卑又滅之慕容氏爲鮮卑而氐滅之復興而晉又滅之符氏爲氐而羌滅之復興而羌又滅之姚氏爲羌而晉滅之金人殘滅諸戎陵蹂中原假合而爲一家凡今相處者非其不戴天之讐則其不友其之讐也故不獨中原與金人不相安而諸戎亦與金人不相安也金人常蓄土摧瓦解之勢於其腹心而吾不思所以謀之亦可謂偷安苟活之計矣使偷而可安苟而可活如是而能久

本編

卷之二十八

四十二

劉德

猶云可也太祖太宗相與譏汴洛之都太宗以遷爲難則決策居汴太祖歎曰不及百年東南之力竭矣宋五六十年而東南已以病告蓋重兵宿於京師而供給仰於東南京師之備愈滋則東南之力愈負重今以東南爲國西自興梁東至吳越羅兵爲守已過承平之大半而未止也不獨養兵而所以爲國之具其取諸東南者又倍重於承平之時今將五十年矣其力日削一日歲賸一歲蘇綽之在魏也以國用不足重爲征稅之法旣而歎曰今所爲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東南立國之初一時張

弓之法至今不弛而更急者多矣近世趙開爲鹽酒之法以贍蜀師將死言曰若因循不恢復蜀將大困而我爲禍首也此與蘇綽之意無異今張弓之法不弛而更加急恐非可以持久也大抵東南本非久立國之地民力盡則國從之漢自靈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爲孫氏晉自愍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猶爲司馬氏已而爲劉氏爲陳氏爲兩蕭氏唐自昭宗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爲楊氏已而爲李氏惟司馬氏有南最久名爲百有二年而其間擁虛器徒有名號者歲月居多亦可爲國非其國也故在今日不得不注意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四十三

中原以紆東南迫切之勢以圖宗社堅長之策西晉凡五十二年武帝粗安者二十餘年而惠帝懷愍極亂者三十餘年至元帝中興而中原已無情於司馬氏矣何者相思之日少相毒之日多也故晉人恢復爲難然桓溫至漸上劉裕入長安中原猶有恋戀之情所謂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舍此何之是時關中相繼爲符姚割據將八十年與劉裕初漠然也而苦邀其留痛恨其返蓋慮北有拓跋西有赫連此華人直情終不安於夷虜也我自太祖造邦德澤洽於中原者二百年今相離雖漸久

左編

八卷之二十八

四十四

而其情未泯也爲我毀族爲我毀身不可勝數而終不悔豈可使之帖然受制於人而無所泄其憤懣然相踈於我而無所效其情紹興隆興屢欲恢復而不就蓋謀國大臣握兵諸將之過而非中原之難下也中原難下當在他時日愈久則情愈衰情衰則相視如路人甚則相疾如仇讐此則中原難下之時也宣和取燕山契丹謂吾師曰南人只道燕雲是我故地不道屬我已二百餘年能無許久君臣之情今日但當死關故涿易二州之外其餘皆愍然也他時中原故應有此氣象有此氣象則難圖矣政使不與夷虜相安則恐當有草萊豪傑起而收之今日雖有豪傑亦未能收何者人情未忘我也人情未忘我則知有我不知有他從我則能行捨我則不能立故豪傑睥睨而不敢輕發必待我而後可動雖使有赤眉王郎亦必託漢爲名託漢爲名則借漢爲重是其權已在漢也權在漢則終當爲漢何者僞不敵真也今陛下握夷虜興亡之權制豪傑從違之命而或者以謂恢復爲難陛下過聽而未決則是未嘗有以的然可指之形判然不可易之理而告陛下者也臣謂今日有事於中原以十分爲率而計之六分用中原攻金入

一分用諸戎攻金人三分用東南攻金人若十分盡
仰東南此晉宋所以多無成也宋文帝謂佛狸曰河
南舊是我地今當修復不干河北不知中原已無情
於司馬氏而安得有情於劉氏也故檀道濟王玄謨
之力易窮佛狸之勢難遏蓋專取力於東南而無所
借助於中原此元嘉所以再舉而再屈非今日事勢
之比也今日事勢大略與東漢相同西漢自高祖以
至平帝二百年而奪於王氏十五年光陰未遠風聲
相聞故人情思漢為深光武起於中原其勢為便陛
下興於東南其勢為不甚便然光武極其力堅其志

布編
卷之二十八
四十五頁
陳時

而期於必成陛下容有所疑容有所憚者必有一擲
之語孤注之言以動搖陛下之心而不知天下有全
策如臣之謀也光武至不樂兵嘗言每一發兵頭鬢
為白關東初平不堪兵間之積苦且欲置隗囂公孫
述二子於度外然終不能自已者慮後患之難圖也
況陛下守東南難久立之地對女真不並存之敵未
易可以安枕高臥置此賊於度外以隗李孟公孫子
陽待之也夫天下之勢至此不變則不解氣候煩蒸
非疾雷迅雨則鬱滯之氣不散清明之氣不回當是
之時惟英主能與世為雷雨陛下真英主也可惜蹉

跬玩時將老陛下齒髮迤邐遺患將殃陛下之子孫
凡今所患兵之未精財之未裕陛下試令臣熟數於
前然後知兵非難精財非難裕臣雖無似自度與陛
下辦此而不難陛下誠能變風俗銷朋黨使淫辭詖
行者舉不得作則出與陛下同心圖事協力濟公者
將患其多不患其少臣雖不才誠自信與陛下辦此
而不難臣非敢自謂能也陛下有英主之高資一借
飭可以移天下之安危一躡足可以鈐制英豪之生
死故臣敢謂與陛下畫策與陛下任事足以取効而
無難恃陛下之為英主也如臣區區可惜為斤斧之

右編
卷之二十八
四十六頁
三頁全

所傷殘風波之所覆溺生無所成死有遺恨實惟陛
下圖之

論金人歸河南遷汴京
王質

宋光宗時上

臣嘗論之夫人之為國利至不能不喜害至不能不
懼惟其當利害之際喜而不示其喜之形懼而不露
其懼之迹故其虛實不可得而窺淺深不可得而測
何者慮之素定故不搖養之素厚故不驚彼其輕喜
而驟懼者皆慮之不定養之不厚故倉卒迫懼之中
利得以怵而動害得以脅而遷嗟夫天下之變生於

有間而可入善爲國者深藏其喜懼之端補綻縫隙以自秘其肺腑使人操之而莫能抵其淵叩之而莫能揣其鎗窮投曲覽而莫能得其要領當是之時雖有強隣悍敵亦且逡巡退縮而不敢措意於我臣觀自古謀人之國既先誘之以利又喝之以害夫誘之以利而喝之以害所以尋其間也或者不能閑其尋之路而開其入之之門喜懼之情洋溢於內而表襮於外故墮其計而不知此何異搏人而授之以手足盜在門而自啓其鍵也其亦可謂大惑矣蓋昔者秦人欲以十五城而易趙璧趙人雖吝於予璧而喜布編

卷之二十八

四十七 四十五

於得城璧既入而城不割則倉皇携璧以歸夫秦人以虎狼之心欲盡吞諸侯而宰天下其志豈在璧也而藉以試趙趙人信之則秦人固已得其肺腑矣是以暴驚陵劫至於加兵而不忘蓋知其無能爲也楚子伐宋而宋不服令其師曰入築室反耕楚烏能築室反耕也哉何者越千里以伐人而強晉蠢蠢然又有欲動之勢形孤而心搖必不能久矣而華元不得其情震悼惴惴奔走求盟若不可以終日此其勢不得不折而歸楚是二國者其初未嘗有致弱之形而不能自窒其間以至於顛沛而不可自立故臣嘗以

善謀國者尋其間而善爲國者窒其間近者傳北朝欲歸河南之地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至於動色相慶已而聞北朝欲遷汴京之都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錯愕而莫知所爲夫河南之歸汴梁之遷此不待智者而得其是非矣何者古之棄地有三或不能有而棄或無所得而棄或交相易而棄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河南之不歸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利誘我而試其喜不喜也古之遷都有三或以兵火殘弊而遷或以隣敵窺伺而遷或以形勢迫隘而遷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布編

卷之二十八

四十八 三百九十八

固知汴京之不遷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害喝我而試其懼不懼也此正當今窒間之時而喜懼之形烏可輕出哉臣讀東晉謝安傳而詳觀其處利害之際至於符堅之寇而不爲懼謝玄之勝而不爲喜未嘗不咨嗟歎息以爲後世君子之莫及而推原其故則蓋本於慮之素定而養之素厚是以利不能誘害不能喝夫天下之事緣飾之則以文雅而鎮壓之則以器局就二者而輕重之寧不足於文雅而器局之君子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也

論復讐五事

宋寧宗時上

眞德秀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遂將遠遯穆穆之光竊伏惟念人臣之義雖在窮約猶不忘君况嘗以載筆之史久直禁廬今雖將指有行而憂國念君之忠其敢以既去遂已謹復深惟當世之故而願獻其區區惟陛下垂察其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主於仇讐怨敵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有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於狄也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蓋是時狄強而周弱畏天保國其道當然故孟子曰唯智

右編

卷之二十八

四九四〇五

者爲能以小事大然狄之於周特一時之怨非百世之讐合垢包荒義未爲失此所謂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也西晉懷愍二帝俱沒於劉聰元帝間關南渡立國日淺外寇方熾內難復興故終其身未皇北討然一介行李未嘗聘虜廷成帝時石勒來修好詔焚其幣此所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勾踐會稽之辱舉國以臣妾於吳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姓共其勞人事既修天應亦至吳之稻蟹不遺種矣而夫差方觀兵中土與晉會於黃池勾踐得以乘間舉兵遂墟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也晉

孝武時符堅聚百萬之師志吞吳會顧謝玄等大破之淮淝堅旣狼狽西歸其子丕復與慕容垂相持於鄴使晉之君臣有志經略乘機席捲殆不甚難而謝玄方且從丕之請遣兵以救其窮餽米以濟其饑舍符氏之深讐與慕容而爲敵未幾劉牢之等爲垂所敗秦旣不祀晉亦以衰此可謂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也臣竊惟家國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彊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之事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旱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鞭輶羣盜四面交攻無異符秦之季

右編

卷之二十八

五十四〇五

天其或者付陛下以有爲之會乎臣嘗熟思待敵之策其別有三練兵選將直搗虜巢若勾踐襲吳之師此上策也按兵堅壘內固吾圉止使留幣外絕虜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聽其宴安江沱之失此中策也以救災卹鄰之常禮施之於茹肝涉血之深仇若謝玄之助符丕此下策也用上策則大義明混一之機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強之兆也用下策則大勢去阡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廟謨其將安出乎願更化以來生聚教訓未有勾踐十年之功固未可遽圖一戰之勝於傳有之攻不足者守有餘夫以當

大邦方地萬里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勵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若乃輕信邊臣迎合之言援醜孽於將亡置世讐而非惟忠臣義士沮氣解體而夷狄盜賊亦將有輕中國一貽書誚侮我將何詞以應之夫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故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其二曰比隣之盜不可輕今之論鞬韉者類曰猖獗小夷非有囊括并吞之志

右編

卷之二十八

五十一

郭

其論山東之盜者亦曰最爾姦孽不過鼠竊狗偷之謀抑不思劉石符姚之興大抵皆出荒裔全齊十二之險昔人用之嘗以霸強況今中原士民俟俟無主使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迺者僞使之來輕舟浮海不十日而抵邊城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是覘吾之虛實乎臣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覷之心自治之方無急於此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虜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邊臣喜爲迎

右編

卷之二十八

五十一

郭

合或曰鞬韉許和矣或曰羣盜聽命矣或曰穹廬還燕有日矣誠使虜命少延吾得以因時脩備豈非至願政恐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皇鉅宋初非小弱顧乃藉彼以爲安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郭盜賊也臣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毋以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其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臣聞天難諶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言天不過如此未聞曰某星躔某舍則其業昌某神居某地則其福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兵偃歲豐民稍蘇息此誠聖德格天之效而溺於數術者猥曰五福太一實臨吳分審如其言則治亂興衰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爲諛悅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晉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矧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諱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警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臣聞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否隔不可以爲人公論堙鬱不可

以爲國祖宗盛時用人立政一揆之衆論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悅服天下順治熙寧之世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論也王安石違而拂之終以誤國紹興之際以和議爲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讐而嫉之遺患至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廷之舉措非而衆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舉措自以爲是而衆莫敢議其非此子思所以憂衛之君臣也往者侂冑弄權以威罰箠天下之口浸淫旣久附和成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非而莫敢言其效蓋可睹矣使侂冑能虚心平聽不以先入爲主惟公論是右編

卷之二十八

五十三

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同一家人主者父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於庶人之賤亦家之陪隸也父兄有過子弟爭之子弟有過陪隸言之蓋一家之事休戚實同凡其第第相規政欲共成門戶之美耳君臣之義何以異此而自昔惡聞正論者往往加以歸過賣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避此

名務爲緘默直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爲國計何負於君父而顧嫉之耶深惟今日實公論伸屈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而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今而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繇分故臣於奏篇之終反復極言忘其重煩天聽之幸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惟陛下亮臣愚忠取進止

上東師議

元世祖未卽位時郝經上東師議

郝經

右編

卷之二十八

五十四

一月被旨北上丙辰正月見於沙陀不以鄙末問以時事且令便宜條奏於是奏立國規模治安急務各數十條佩筆束載從扞牧圉遂筦軍國機務同諸執政奏事凡出師利害未嘗不反復備言及令論定植齋奏議乃爲七道議七八十言愚瞽知識亦已罄竭近奏命宣撫江淮以先啓行又令有軍旅利害具文字遣使來上竊惟大軍已出不能中止嚮所論奏皆爲無用從驛騎而逾遠望君門而日切汲黯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蓋激於中而有不能已焉者彼亦重於此也故國家此舉所繫甚重存亡安危於是

乎在既不能善其始必當為全其終故不敢謹然復為東師議一篇俾權府官武濟乘驛上進界諸執政番譯聞奏議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於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以遂則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眾奮起朔漠幹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躪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躡轢諸夷奄征西海有天下十分之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圖維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者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可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微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宋之取唐皆經營比攸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為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度劉剽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斃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

右編

卷之二十八

五十六

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彊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敷布綱條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成為輔相起英特為將帥選賢能為任使鳩智計為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詔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于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為正兵自漢中至于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為奇兵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為乃於間歲遠為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於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為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眾寡地之險易敵之彊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鵠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會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遣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收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為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為持虛之計自西河運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為示遠

右編

卷之二十八

五十六

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
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
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於遐微之士細窮於委巷
之民撞其鍾而掩其耳瞞其臍而蔽其目如是而用
奇乎是執千金之璧以投瓦石也可不惜哉其初以
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
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
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
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薦沮迂以危途繚逕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五十七 四百七 張

大王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
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爲
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
也稟命而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吾東師重慎詳
審不爲躁輕飄忽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
師以爲奇而用吾正北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
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
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
勇別爲一軍爲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爲將帥
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畧侯伯使吾府大
官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曹不知
兵雖名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築與敵郡邑犬
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
使聞望重臣爲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
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
綻則制節以進旣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爲之行彼善
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
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
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
民開其生路以携其心亟肄以疲多方以誤以弊其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五十八 四百七 張

方兵勢既振蘊蓄既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脉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卽進大兵直抵於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覺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濶越恃其嚴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解不續外內限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避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

右編

卷之二十八

五十九百〇七

卷

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旬有淮旬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旬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山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則并兵大出摧拉荆鄧橫潰潭湘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山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澤奪取關隘

據

據濡須塞皖口南入於舒和西及於新黃倘伴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以潰兩淮之腹心扶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且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楊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據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紫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竝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竝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

右編

卷之二十八

六十百三

年

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竝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敵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竝進取國之勢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微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微倖之舉乎況彼渡江立國自有餘年紀綱脩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內無禍憂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

之彷彿百折當我彊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昇翦以六十萬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之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無賴崛起之人也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卽功國家盛全之力在於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

存編

卷之二十八

六十二

解

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爲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荏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爲搖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復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闔其戶聞其無人方今之勢也挽回元氣收其放心守約實內以建皇極實惟殿下之事區區瞽言妄爲干冒無任戰懼之至謹議

奏請罷攻宋兵

元世祖時上

郝經

易文言傳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人之德也至於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之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爲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知

存編

卷之二十八

六十二

解

私其子而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螻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爲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爲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爲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逮於文武高光遷都洛陽總于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軼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卒全龍德

爲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馮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符堅金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夫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恭惟大王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六十四卷

七

賜開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先皇帝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昇王東師則不當輕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敢自逸至於汝南既聞凶計卽當遣使徧告諸帥各以次還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於江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殘賊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

卷之二十八

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爲金兀朮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成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旄闔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遏截於黃津渡遽遮於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六十四卷

七

限鄧復之湖深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汴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潁黃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其

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殘蹂吾所不忍若天
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
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
者止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
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歸然一
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耳然今日事急不
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
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臂相依
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覷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
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覲覲神器染指垂涎
有編

卷之二十八

六十五頁

撰

一有狡焉或起戎心先入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
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尚書
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
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
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
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
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棧弗樓締構重復必不
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復何俟乎願陛下以祖宗爲
念以社稷爲念以天下生靈爲念奮發乾剛不爲需
下斷然在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

江西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潼兩路定疆界歲
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
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皇帝靈
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
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
北京撫慰安輯召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
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爲進以亡爲
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亢龍之悔矣

有編

卷之二十八

六十六頁

撰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九

吏一

官論選舉秩疏上漢明帝補

韋彪

論職官多濫疏上唐武后補

韋嗣立

省官議上德宗

杜佑

奏量移官狀上德宗

陸贄

又進量移官狀上德宗

陸贄

論任官信賞必罰三事上宋仁宗

司馬光

乞戒勅臣僚不和上仁宗

歐陽脩

右編

八二十九卷目錄

錢

論館閣取士上英宗

歐陽脩

論選任之際務存公坦上神宗

呂公着

請乞致仕官給四分俸錢上神宗

呂公着

論職事官帶職上哲宗

朱光庭

官法中論設官上孝宗

葉適

官法下論任子上孝宗

葉適

內請建三公官上漢成帝

何武

復置御史大夫奏上哀帝

朱博

乞限定學士待制員數上宋仁宗

歐陽脩

乞詔侍從直宿以備訪問上仁宗

司馬光

乞侍從與聞邊事上仁宗

余靖

置史官奏上漢獻帝

補

荀悅

論時政記等狀上唐武宗

李德裕

論起居注上武宗

李德裕

論脩史體例上武宗

李德裕

論修日曆上宋仁宗

歐陽脩

乞別行刪脩紹聖神宗實錄上徽宗

陳瓘

請復還史館上徽宗

石公弼

請立費氏易傳博士

右編

八二十九卷目錄

二

作

上漢光武

補

范升

乞立左傳博士疏上光武

陳元

請置詩學博士書上唐憲宗

補

李行脩

諫官補郡疏上漢宣帝

補

蕭望之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按疏上唐武后

李嶠

論諫職表上憲宗

元稹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上武宗

李德裕

上繳進天禧詔書乞防漏洩
上宋真宗

上諭諫官三說
上仁宗 劉隨

論臺官言按察使不當
上仁宗 蔡襄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召還
上仁宗 歐陽脩

論舉諫官劄子
上神宗 司馬光

論孫覺令吏人書寫章疏
上神宗 王安石

論臺諫言事不當問得之何人
上神宗

右編

二十九卷目錄

三

彭汝礪

論屢罷言事官
上哲宗

劉安世

論臺諫言事乞明辨是非
上哲宗

蘇轍

請乞重惜憲臺之權
上徽宗

陳堯臣

復刺史奏
上徽宗

朱博

守長數易疏
上順帝

左雄

上封事論刺史縣令
上唐文宗

張九齡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叙狀
上德宗

陸贄

論重內輕外
上宋真宗

張知白

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
上仁宗 范仲淹

論轉運所按吏不更令提刑體量
上仁宗

請置諸路按察使
上仁宗 歐陽脩

置諸路按察第二狀
上仁宗 歐陽脩

再論按察官吏狀
上仁宗 歐陽脩

乞罷提舉官
上哲宗 司馬光

右編

二十九卷目錄

四

李昉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十九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吏一

論選舉遷秩疏

漢章帝時大鴻臚韋彪上

韋彪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二千五百四十五

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喬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本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寒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請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

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論職官多濫疏

唐武后長安中兵部尚書韋嗣立上

韋嗣立

臣聞設官分職量才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懼死何畏乎有苗者是也則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三千四百一十五

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治非其才則亂治亂所繫焉不可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效即頓至遷擢夫競趨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趨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賊污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于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遙跡銷聲常懷

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

省官議

杜佑

唐德宗建中初河朔兵興民困賦無所出戶部侍郎周度支杜佑以為救蔽莫若省官省用則省官乃上議

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並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百員設官之本以右編

卷之二十九

三 官制 杜佑

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者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者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

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爲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四 官制 杜佑

况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皆羅取俊乂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輩繁刑暴賦惟軍是卹遇士人如奴固無范雎業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同作階級隨時立制遇

弊則變何必因循譴改作邪

奏量移官狀

唐德宗時上

陸贄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放書日以五百里爲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弘慶惠必迴翔於刑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如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與怨荷貸者咸思日新所謂威之則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爲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玄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謫之人並許量移近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五

三百九十一

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入送名到者都比較量移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入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敕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滯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闕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背掩德見非古人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弘之美庶增誘拔之途

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又進量移官狀

陸贄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洽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六

三百九十四

矣切料竄逐窮僻喜聞需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荏苒淹洫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切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洪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卽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卽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寃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卽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爲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迴望舊

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各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刻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至于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已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檢邪爲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

布編

卷之二十九

七

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浸及威刑不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序人知復用誰不增脩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兒恒處防閑之中長從積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懷貪鄙或起於茲雖則何患能爲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約

所擬之官各宜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關畿則但易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洪恩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爲優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惠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較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措置偏僻示人疑慮體又非弘幸

布編

卷之二十九

八

三十八號

希聖聰更賜裁審其移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伏聽進止

論任官信賞必罰三事

司馬光

宗仁宗嘉祐六年光初爲諫官上殿劄子

臣聞政治之道無他有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切見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銓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真高位資銓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

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廼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則職事之脩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銜奇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九

四百七 孫付

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畜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各行賞則天下脩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避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歷載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爲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

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而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警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乞戒勅臣僚不和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伏觀方今夷狄外強公私內困賊盜並起蝗旱相仍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十

三百全二 孫付

中外臣寮未能爲國家慮遠謀建長策少濟時事以寬聖懷近日以來風俗尤薄縉紳之列不務和同或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譽傳布道塗飾已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說上惑聖聰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日厭紛紜之議至於聖朝得失邦家安危熟視恬然各思緘默陛下仁慈睿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責罰以戒澆浮伏望聖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革茲時弊各使同心憂國捨小謀大然後陛下不爲小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坐運宸筭以康時難取進止

論館閣取士

宋英宗治平間上

歐陽脩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蹊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材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十一 其此

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脩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已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

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謬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議論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如別奏欲望聖慈因宴闕之餘一過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意今取進止

論選任之際務存公坦

宋神宗時上

呂公著

臣竊惟陛下以聖哲之資將興致治其於臣下能否固所周知然臨朝而歎常苦乏人臣竊以爲人之難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十二 其此

知堯舜猶病然自昔有爲之君亦不借賢於異代況今之人才衆人之所共知而陛下之所熟講者蓋亦不少若用之既盡然後可以言乏才試之不效然後可以言難知今則不然左右之任尚多缺員而大小之賢鮮得彙進陛下雖推擇至精可以無濫賞之過然萃才難進誰與致非常之功昔唐之德宗非不愛惜名器由其責人太密授任至難至於東省閑凡累月南臺唯一御史故陸贄以爲太精而失士臣竊觀之自昔用人之際所以常多疑貳者患在君臣之間未免形迹居常謀事則已多睽異至於論議則尤難

協同臣伏願陛下與執政之臣凡選任之際務存公
坦忘去形迹則俊又咸事天工不曠矣

請乞致仕官給四分俸錢

呂公著

宋神宗時上

臣竊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年
至而去實禮之常制蓋當其壯也既竭勤瘁以任其
事故及其老也則使之優逸以終其身此君上之至
恩而臣下之極榮也然自本朝以來凡致仕者雖側
改官資或推恩子弟年及而願退者常少議者以疲
癯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足以任職則或至蠹政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十三

三百五

五

而害民故著令年應及而不退者自知州以下皆降
為監當然比年以來致仕者亦不加多矣昔為守倅
而今釐務雖至愚之人豈不以為辱然所以被辱不
去者亦由朝廷立法有以致之何則古之為士者終
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即自奪其廩古之仕者不出
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任者常處其職今
則有罷官待次之費故自非貪吏及素有經產則其
祿已常若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免凍餒是以雖
廉潔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推其本則曰
此皆無耻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所以

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文武官

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官例與給四
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粟之間如此則自非無耻
之甚者莫不感抱恩德而爭自引去矣朝廷優之如
此而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亦不為甚過也或曰今
國用方患不足則吏祿豈宜有增臣切以今日所議
正為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而不退者則其祿故
未嘗絕如此自人多引去則今之去而受祿者乃向
之不去而居官者也臣所論者其實國無所費而足
以全遇下之恩臣無重辱而足以去瘵官之弊伏惟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十四

三百五

五

陛下方以至仁厚德風化天下則於優養耆老固所
先務伏乞詳酌施行

論職事官帶職

宋哲宗時上

朱光庭等

臣等伏觀三月十八日聖旨職事官許帶職內尚書
候二年加至學士中丞侍郎給事議通及一年加
待制臣踰月于茲及復思之不得其義多士紛紛之
說不可勝紀聊採十說以陳于前惟陛下垂聽幸甚
說者曰立為此法庶職事官罷日不煩商量便可令
帶出臣以謂為中書自便則可於朝廷體要則未安
也不若因其除外易以職名在人主恩意則新於臣

下光寵亦異今既平居無事先以與之則一日補外何以示恩更進則太優不加則近薄雖曰遷善遇如少貶此不可一也借如尚書自一年餘罷則當與之直學士耶與之待制耶與制待則無以別於侍郎與之直學士則不應今日所立新制此不可二也或尚書侍郎而下以罪被謫於尋常例當落職者不知止落職事官之職耶并落職名耶不落職名則與平遷善罷無以異矣落則是不問過之輕重皆當奪兩重職矣此不可三也官制以來由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方爲給事中由給事中方爲侍郎而御史中丞又在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十五

四

侍郎之上其爲等差如此今一年之後合爲待制則等差紛紛然莫可辨矣此不可四也昨有自尚書除御史中丞者豈可一年之後亦止於加待制則爲降官與直學士則爲亂法舊知雜御史乃今侍御史其於中丞相去甚遠猶有不歷月踰時或纔滿歲遂遷待制者今爲中丞一年方得待制是今中丞反輕於前日之知雜御史也舊制知制誥乃今中書舍人自居待制之上次遷當爲翰林學士其或遷雜學士雖至於侍讀學士若不與權三司使及權知開封府皆不爲美遷今一年之後乃得加待制是今日中書舍

人亦輕於前日之知制誥也又既爲中書舍人以典制誥爲職事其於侍從最爲親近豈須更帶待制此不可五也六曹之官容以衆才並進或以錢穀稱或以刑法用使爲尚書侍郎則可使兼學士待制則不可不然名品亦混淆而清濁一流矣此不可六也從來以寄祿官爲行守試則試者多而行守少加職之後以職爲行守試則試者少而行守多暗陞資格陰益俸錢而陛下不知此不可七也官制以前侍郎尚書類爲叙遷之官故更以帶職爲寵官制以後以階爲寄祿而尚書以下實行其職故自以職事官爲重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十六

四

恩數之優非昔日比無更稍加職之例豈可以專官制之重職又兼舊制之寵名此不可八也人主之所以厲世磨鈍屈天下英雄之心俱入於術中者唯名與器而已故美官重器必使有難得之勢則人以得爲榮爲勸若予之不加重不予不加輕歲月所積例以授之則鄙夫苟得自矜而高材同受爲耻矣此不可九也待制則備職顧問非學術該通議論雅正誰宜爲之祖宗之世其選最精出入朝廷纔一二人而已故當世人人皆以爲貴今乃立法無有定員將一年之後待制滿朝必有斗量車載之誦以玩陛下名

器此不可十也方陛下脩明法度齊正典章之時而官制職名參錯如此臣謂終不可並行伏望聖慈待詔輔臣別加講議裁定歸一適於至當廢行之當世而無礙垂之將來而可久

官法中論設官

宋孝宗明上

葉適

古者民淳事簡天下不勞而治後世益薄事日以繁而天下難理故設官有多寡之異唐虞百官夏商倍之周倍夏商後世之官無數此其驗也雖然古事何必簡今事何必繁天下之時一也夫黃帝以前鴻荒簡略者非謂其果無事也乃其已遠無所考見故不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十七

三百九

可得而知自黃帝至於堯舜當其時聖人在上衆務繁多而聖賢以身任之汲汲皇皇以及於老死而不敢倦所條理天下之事匹夫小民之私無不究者安在其心簡且淳耶後世因上古之治而未嘗自爲聽其廢壞缺絕而不知爲脩補之政禮樂教化維持之具疎漏脫略不足以望上世之萬一獨其文字期會爲差多耳夫因書籍記載之久近多寡而遽以煩簡議古今可乎且其以有人民國家教法殺伐是不可一日無事而謂古事之獨簡也何哉豈非榮古而陋今乃論者之通患歟夫唐虞百官蓋特設其大者耳

內有百揆外有州牧侯伯所以比聯綱紀其上下者已悉備矣雖後世不能益也唯其屬官貳事天子之所不自置者後世乃稍稍增之夏商雖不可見而周之六官所以四倍於唐虞者皆其屬也夫禹周行天下以治九州之水而稷契臯陶九官十二牧之任豈其一人而僕僕焉自爲之乎其勢非數百千人之屬共之不能給也夫以郡縣等諸侯以辟置視除授二者既相直矣而舉其大官則唐虞之數固不能特減於今世此易見也彼其天下萬國君臣官吏之衆乃當數倍於今世而論者不知其本徒欲執百官之數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十八

四百七

以尊唐虞病夏商陋秦漢豈不過歟夫冗官之患何始也推其所從始而得其受弊之原從其原而治之則其患息矣以兩漢之官考之丞相御史其後爲三公及九卿尚書二千石之任其間自辟置者不暇計也而議郎郎中博士諫大夫大中光祿謁者合數千百員皆與聞國家之謀議約以今世之中都官不能什一也郡守雖少於今世然令長倍多而二者畜夫游徼鄉亭有吏皆食於上此則今之所無也舉選之路凡數十條其取人最博而上書待詔時召見問此亦今之所不能也而未嘗以冗官爲患蓋其始於魏

官而蔓延於唐甚於今日唐自兵興中外騷擾隨時
增損固宜其有冗也故方其缺而不補也則一人之
除吏至於八百方其多而不容也則一日之汰去至
於千四百人此亦今之所無有也然則冗官之患安
在夫計其大無以異於唐虞之簡舉其少不能如兩
漢之多然而兩漢無冗官何也今世之官誠冗矣不
可諱已夫文武不分則官不冗官吏不分則官不冗
而自魏晉以來始分矣昔之官今之吏也昔之能爲
武者今不能爲文者也郎中執戟侍中奉乘輿虎賁
郎將郎中令校尉昔以待天下之賢才者今武士官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十九 四百〇七 劉中

官專之以九卿三公所辟舉援授曹掾皆忠廉脩潔
之士行義高於郡國有不歲時而起爲公輔者今吏
胥轉之矣流品既分趨舍異塗是以其所選舉甚狹
而天下之官很多爭先於此而不去乃其勢也又何
恠乎且天子宮中大臣將有所大正於此則捨其源而
遏其流是無益也大其事宏濶博太非倉卒所能定
苟無決然改爲之意而徒欲以空言斷之是無益也
臣見今世號左右司郎爲宰掾者漢六百石掾今吏
秩之輕者爾左右司郎至尊貴長史司且不能逮乃
以掾擬之緣名失實何其甚歟前人習見前世稱謂

故亦有以今之尚書郎爲昔之郎者夫更外刺史郡
守乃得人爲郎其選至高而乃欲以漢世郎吏爲比
乎然則明帝之所謂上應列宿不肯以異館陶公主
子者近今主事令史之屬耳周官宰士通於四海王
人雖微在諸侯上而今也吏之可乎夫輕周漢之所
重隔絕大半自爲武臣而執銳執鉞以前後人主者
不使天下士大夫皆得出此而顧曰官冗當汰然則
官誠冗矣

官法下論任子 宋孝宗時上

葉適

夫天下之患莫甚於縱救患之術不過於抑抑久必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二十 三百八十三 劉中

縱縱久復抑二者相與盛衰而天下不得治矣蓋世
之所謂剛毅無私能爲人主守法而天下通以爲賢
人君子者不過曰能抑天下而已而其立法之際多
爲艱難曲折一事之微得指以爲疵亦皆示其抑天
下之意而無廣大樂易之心夫以能抑天下之臣而
行抑天下之法使其得之者不以爲愚而失之者必
以爲怨天下之亂常生於此而或者則以爲天下患
無其人以身任怨而倖賜過寵紛紛四出坐視而不
能禦嗚呼豈其未之思乎豈以其術爲出於此者乎
夫天下所以聽命於上而上所以能制其命者以利

之所在非我則無以得馬耳是故其途可通而不可
塞塞則沮天下之望可廣而不可狹狹則來天下之
爭望失乎生而上之權益微蓋富人之所以善役使
貧弱者操其衣食之柄也使其盡衣食之歟則力弗
稱而無名使其拒而弗之衣食歟則柄失而世衰是
故使之以事而效其食或汲或負或築或鋤則其力
之弗任者雖饑且死不敢食矣噫彼而皆任歟吾雖
盡食之何傷不然則彼不以無功爲羞而吾以吝食
爲媿矣昔之聖人未嘗吝天下之利天下之人其初
無有賢智愚不肖之分而皆求得於我高爵厚祿雖
有編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一 四百七 吳肅

之不治皆此故也臣不敢盡言請以任子一事明之
夫天下患公卿大夫之子弟不學無能而多取天子
之爵祿然而不可盡去者義不可去也義不可盡去
而任子之官多而不能容故常設法以抑之曰寬其
補授而嚴其出任任其子若孫而雖貴大臣不得任
其兄弟之子孫於是又有欲任其學而得之而不任
其所任者有欲任之而不能使任者有增其年者有
削其數者有使行自大臣始而下不敢議者蓋昔之
言任子者何其紛紛也其思之得一說其革之得一
令其說愈多其令愈煩然皆不過於抑之而已天下
固不可抑也任子之法百年以來凡幾變矣以一人
之力而抑天下之心抑者不旋踵而縱者繼之矣夫
不可以不與而猶示其抑之之意因以喪其喜樂閒
服之心雖國家之所與本非以求恩德於天下然其
舉動之際亦何獨若是之迫切哉今夫山林草莽之
士操筆書紙爲腐熟無用之言以應有司之格若此
者非以爲賢也非以爲材也而天下皆以爲當得雖
上亦以爲當得也公卿大夫之子弟因父兄之任已
不求於有司而自得之若此者亦非以爲賢也非以
爲材也而天下皆以爲不當得也上之求人豈有間

哉誠以堪其事耳賢者堪之能者堪之山林草莽之人公卿大夫之子孫何擇焉使其堪之也雖不嚴其出仕可也雖任其兄弟之子孫可也雖任其所任者可也不增年可也不削數可也不然限之以塗抑之以法而賢且能以堪吾事者不盡出於此是各有抑天下之患而實無得賢能之利也上何賴焉故臣以爲必有不抑天下之道而使之知上有皆欲與之心任之者皆賢且能而不肖者自知其不當得而無所歸怨所與之人必少於舊而上無立法更制之勞下無守法任怨之患若此則何待而不爲凡今之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三

論建三公官

何武

漢成帝時何武爲九卿初漢興與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至是武乃建言

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已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

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

復置御史大夫奏

朱博

漢哀帝時朱博爲大司空上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二十四

乞限定學士待制員數

歐陽脩

宋仁宗至和二年脩爲翰林學士上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爲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閒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爲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苟非清德美行藹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爲貴人以得職爲榮縉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

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爲國家計者宜於此時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定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九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取進止

乞詔侍從直宿以備訪問

司馬光

宋仁宗嘉祐八年上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二十五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蓋言八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尊人臣怠慢以自疎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斯以爲舜乎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

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時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僞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取進止

乞侍從與聞邊事

余靖

宋仁宗時士

臣竊見朝廷每有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二十六

臣商量唯欲秘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縱或不便無由論列臣思國家建置侍從之官以備顧問諫諍之官以救闕失蓋欲謀無遺策且書不云乎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是大疑之事謀之欲其衆也漢武帝征伐四戎閒置邊郡侍從之官嚴助朱買臣之徒常與大臣論議大臣數屈漢史稱之以爲美談今柄臣密議外不得聞一慮或失救之不及勢之可憂者也伏乞宣諭大臣凡北虜西戎之事繫於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爲漏洩傳

云謀之欲多斷之欲獨此御國之要也惟陛下裁之

置史官奏

漢獻帝建安間上

荀悅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書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秋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行法教

論時政記等狀

唐武宗明上

李德裕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二十七

三百九十五

右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疎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為時政記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向後每日聽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知印宰相撰錄連署名封印至歲末送史館

論起居注

唐武宗明上

李德裕

右起居注比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猶未送納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事猶

兩事虛謬豈有起居注皆三二年後採於傳聞耳目已隔固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望每季初即送納向前一季文字與史館納訖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訖亦申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改轉便望以注記遲速為殿最如有軍國大政傳聞疑誤者仍許於政事堂都見宰相等臨事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關機密者並一一向說所冀書事信實免有傳疑

論脩史體例

唐武宗明上

李德裕

右臣等伏見近日實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須衆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二十八

三百九十六

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邪妄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實錄中如有此類並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獻表者必有荅詔居要官啟事者自合著明並當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案堂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無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為信向後所載羣臣奏議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

守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矣

論脩日曆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脩學士脩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脩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貪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二十九 三百九十四 知

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脩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脩撰官祇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欲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迫脩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前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脩積滯不暇及之若

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墮矣臣竊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

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撰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係前抵牾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湏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切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並州廳藉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三十四 四百七 知

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以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僚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墮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在追修

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有遲滯許修撰官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乞別行刪修紹聖神宗實錄

陳瓘

宋徽宗時上

臣伏聞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奏對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錄之書非朝廷之典冊也自紹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三百九

列

聖再修神宗實錄史官請以此書降付史院凡日曆時政記及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故臣建掌書之官以修私史考之往古並無此例唯唐武宗時宰相李德裕引鄭亞之徒改修憲宗實錄增損筆削專美其文其後宣宗即位追念憲考不能平也故大中三年九月制曰委國史於愛婿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他人之懿績爲私門之令猷於是德裕鄭亞皆從貶竄蓋以國史實錄皆欲顯揚宗廟之美非人臣之所得私也神考之信任安石雖成湯之

於伊尹不過如此安石密贊之言強諫之語何必盡宣於外然後見君臣相得之盛乎昔者周公之訓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安石日錄所載嘉謀嘉猷既入告而發於命令則斯謀斯猷皆神考之德也豈可以繼志述事爲名而專紹人臣之美乎伏惟陛下若稽如堯舜繼述如武王秉卂人臣不改之小孝光神考日新之聖緒忍使裕陵之美皆爲私史所攘改而刪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三百九

列

請復還史館

宋徽宗時上

石公弼

臣竊考唐貞觀職官故事天子御正衙則起居即居左舍人居右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每仗下議政事亦必隨輔臣入殿執筆記錄於前史官隨之及伏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對立殿下上記得失繇是事之機要言之微密人之忠邪皆得書之方冊昭示將來明主賢臣之事罔或缺遺一代之典文燦然大備且唐天下垂三百年號稱至治莫盛於貞觀而謀猷設張制度文采勲績治効必可垂法後世而當時崇尚史官載錄如此繇今考之事之存者猶十之五

六此史官之不可不知故事也永徽以後高宗不躬萬機重臣許李綰權持政姦謀邪計杜塞不聞畏避羣臣自是起居稍奪故事止於對仗承旨仗下議論不復與聞至長壽中宰相姚璹始建議執政大臣錄仗下論議多出於股肱輔弼之臣史官職在記錄而已利害殊絕較然可知若夫時政記使宰相爲之賢者則推美避譽邪臣則飾過隱非事關機要或疑謀泄而功沮言及臣僚或慮隙聞而怨售巧事形迹互相依倚銓次不廣筆削自私此時政之在當時屢建而屢罷者此也臣竊惟國家受命以來累聖相繼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徐

百度修明度越前古獨史臣之職未復故事修時政記卽未免有昔時之累起居注及史館日曆意在塞責具員苟免以編制勅類除免叙年月爲纂述聖主言動仗下與便坐論議既不與聞而羣臣奏疏諫官言事留中者未嘗宣諭焚藁者往往無傳神機天筭奇謀碩畫內安社稷外撫四夷可以輝煥竹帛儀刑今古者或在當時未嘗撰述至於異日稍稍訪求則必耳目不接真偽相冒是非雜揉失實傳之後世其可信乎事之出於羣臣者家人故吏因茲緣飾朋黨仇怨得以成私文字增加委曲青意虛美溢惡不可

勝聽遂使高文直筆是非猶豫褒貶自疑忠臣義士視既往之迹曖昧不章因有自悔不前之心臣竊以邪正辨而有好惡好惡形而爲是非施於有政也則爲刑爲賞列之國史也則爲褒爲貶必著明萬世既有以旌別於生前又有以追錄於已死如此爲善者自堅造非者解體二者皆人主之操柄教化之樞機不可不審也方今史官之選必天下文學修潔之士若止以編制勅類除免叙年月爲奉職則但通曉文字求之二省一令史足矣何必擇人哉且唐天寶以後天下多故起居之職因循曠弛然後百家傳記之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徐

說雜然並興瀾漫流衍不可勝數率皆耳剽口傳轉相紀述文辭侈靡誑亂事實猥發官闈之私傳致難知之事采獲奇怪雜以詼笑施之當時未免無疑傳之後世豈得不信古者禮失求之於野孔丘學官名於郊子皆以事久難明苟可考焉必爲事實唐褚遂良知起居事太宗問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書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夫起居之錄不詳則臣下之記逾廣機失於上則柄任於下自然之理也近世綴文之事頗爲傳記有所論列臣愚以爲不復其本則其原未可卒禁

臣愚伏願陛下詔大臣講求故事稍還史館之職使之得以悉意記錄善惡必書至纖至悉無所遺凡羣臣奏疏諫官言事或行或否並望即時宣示史官刪叙潤色書之細簡使後世知陛下有納諫之明知直臣立不諱之朝知議事有羣臣之論知陛下無偏聽之聰羣臣拜免必叙遷責之由使後世知陛下無好惡之私倘或史官因循廢職著誤不時則必明加黜責庶幾君臣行事廟廟規則纖微必著後世有所考法焉臣又以爲唐制起居供奉仗內而史官必隨其後者意欲記注臣僚與修纂學士者皆得親見事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三十九百七 既志

實與聞謨訓然後銓次不相牴牾此最策之得者也又臣嘗考漢事記注無定員而太史有常職是時近臣皆持橐簪筆入侍左右蓋欲有所紀述而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繇是事得嚴載書可責成此兩漢遺史所以爲後世模楷也今近臣非職事者自見聖君言動固不敢有所紀而天下計書亦未嘗上羣臣列傳事非章章尤著者則唯取信行狀行狀者門人故吏之所爲非太公至正之語尤難依據者也臣又以古之史官皆久於職如司馬遷班固皆父子繼纂其事唐張說致仕亦必修史吳兢被貶以藁自

隨方今史臣遷擢不時前後相承文書猥積修舊不給何暇議新以至軍國政要纂錄後時久而訛謬事多此類難一一陳至於宰相監修劉子允以爲十羊九牧書成進本朱子奢以爲開後世史官之禍如此等事所宜變更伏望聖慈俯察狂瞽如前所陳萬有一分倘合聖意卽乞詔公卿議定其例

請立費氏易傳博士

范升

漢光武時博士代柳范升上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與端競進近有司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三十六百十六 既志

請置京氏易博士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垂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畔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

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久矣孔子尚周流游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秦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乞立左傳博士疏

陳元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漢光武時廣信陳元上

三十七百七十三

伊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執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詭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弦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

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牒牘微辭以年數小差撥爲巨謬遺脫截微指爲大尤挾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王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聰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畧職留思聖執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漸生之年也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三十八百九十八

伊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修

唐憲宗元和三年鄉貢進士李行修獻書

臣覆視漢初經籍起口傳壁匿煥然明備其所由者
修廢官立太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程課以嚴
師道使之然也迨乎桓靈之世遂使扶持元極匡飾
頹俗傳委裘以終大運其儒術已試之明效歟近學
無專門經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
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
然臣獨以詩學上聞趨所急也伏惟陛下赦其愚瞽
垂恩聽察夫詩者發人之蘊故謂之風手舞足蹈之

右編

入卷之二十九

三十九言字五

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聲勞歌怨誹之音作用之察
吏理審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民人之和
氣息乎踵達乎顧流乎手足猶草木之豐澤漸乎根
窮乎杪被乎枝葉上下無滯氣內外無遁情如此則
詩得其任風得其性也昔殷周相承俱有聖治道洽
於天下無快心王化盛告成功於神明德澤衰反變
化於禮素其辭王文譎諫而不計其教溫柔敦厚而
不愚仲尼接於其時調王者宜以陶冶風俗臣下宜
以洗濯疑謬道濟於下吾若之何乃採其詩合三百
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

華或因相錯而成也其若禮樂征伐天地陰陽有度
假於辭可見喜怒哀樂譏刺諷諭無方非其志莫傳
志士躬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之變臻於極而後動
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有一不至則
非全矣是以聖人以全動物物莫能固未施敬於人
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人哀頑者以之開明躁者以
之舒靜道源於是絕而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詩人
之風介於子蘭靳尚之間終以放或故其道不竟洎
秦姍笑三代燔燒經籍世儒坑歿於是後學軋於相
語暗昵相授以及漢興雖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

右編

入卷之二十九

四十言字七

四三輩漢武篤好經術立於學官雖章句大修而比
興未喻時楊雄司馬相如由是選更觀望將迎忌諱
勸百諷一推波助瀾文雖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
審盛時因災異屢啟直聲初或不究終得其助故自
殷已降有天下者莫長焉厥後君臣道薄詩道陵夷
蘊義感慨之士至曰吾何從乎上之追屈原不足以
全性命下之跡相如不足以匡過失故居常則鬱快
其胸襟嘆嗟其齒牙代莫通其源臣伏思之以爲詩
教未隆於時風雅未洽於下教未隆則士不勸風未
洽則言多缺故聞者卒愕而愠者多暗投而卻也自

十聖紹業盈二百載經術益試周旋百度吏事反爲緣節霸道無所舛駁及陛下又登禮巖穴發揚反伏宸心謹議猶天地相宣儒風昌言與日月橫鶩以辭讓次征伐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浮如此則詩學何爲鬱然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乎書殘於古今論失於齊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可觀逮聖朝劉迅者說詩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尚之伏惟陛下詔公卿諸儒講其異同綜其指要列四始之元本窮六義之粹精不使講以多物而無諱蔽之一言而得其言極者爲師法傳經而行其毛鄭不安者亦隨而刊正選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四十二言字六 御史

立博士弟子員如漢朝故事然後命瞽史納於聰明命司成教之世子是謂端本由朝廷被於民里京師施之遠方是謂垂化復采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兼聽優登才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旣備大化自流則動天地感鬼神德豚魚其董茶來異俗懷鬼方皆在一致推而廣之神而化之無難矣微臣不知時變溺於師言謹詣光順門昧死以聞伏待刑辟

諫官補郡疏

蕭望之

漢宣帝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朝廷達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機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關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請每州分置御史巡按疏

李嶠

唐武后時鳳閣舍人李嶠上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析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四十二言字六 御史

秉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綱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准格勅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三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

今之所察但准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
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
之動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
出其外其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
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
請大小相兼率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
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
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
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
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姦邪糾摘欺隱比於他吏
右編 卷之二十九

論諫職表

元稹

唐憲宗元和間上

臣聞先王之制祿也居其位不行其職者誅是以上
無虛受下不隱情臣竊觀今時備位素食不行其職
者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爲
諫官文皇雖宴遊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
文皇發一言則王魏計之而後出一舉事則王魏慮

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
言有典常文皇猶以爲視聽未廣也因許三品以上
入議軍國必遣諫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
耳目股肱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母之恩焉有
朋友之勸焉是否無不替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
下大理蠻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
伐之所致蓋壅蔽之患銷而幽達之情達也若此然
後可以稱天子之爭臣矣近之司諫爭者則不然大
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累累而已且
臣聞之諫臣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小則上封近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庶臣罷廷對若此
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
舉諫職者唯獨詰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
執一見而已以此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諭未
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迴至尊之盛意備讒慝之巧
言而況於既行之詔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執一封奏
一議而私欲收絃綸之詔迴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
一矣至使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計爲妄動拾遺補闕
爲冗員比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爲等列臣雖至愚
能不自愧且陛下若以爲臣等無所裨補不足參侍

從固不當假以名器並立於朝苟以爲務廣聰明稍問理道又不宜屏棄疎賤之使至於此伏願陛下許臣於延英候對詔臣一見賜以溫顏使臣得盡愚懇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所採得裨陛下萬分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諳理塵黷聖聰則臣自寘刑書以謝謬官之罪亦臣之所甘心也無任懇款發憤守此忘軀之至謹詣上東閣門奉表以聞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唐武宗會昌中宰相李德裕上

李德裕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四十五

劉

臣據大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曆二年昇門下中書侍即爲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按左氏傳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則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後漢書張衡爲侍中嘗居帷幄從容諷諫拾遺左右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憲謬之地宜用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爲從四品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

選

上繳進天禧詔書乞防漏洩

劉 隨

宋真宗時上

天禧元年二月七日詔勅中書門下朕大庇蒸民隆興至治彌綸關政交屬於庶僚寤寐忠規屢頒於明詔雖增虛佇未協翹思夫諫爭之臣本期述嘉謨而矯枉風憲之任亦當遵直指而繩愆既列清班宜傾亮節倘緘默而自肆諒考績而曷觀況朕躬覽萬機親批封奏詳言百職素靡漏言舉職徇公有何所避保身箝口詎至於斯將戒慢官先伸証告仍加優異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四十六

劉

以勸傾輸自今兩省置諫官六員御史臺除中丞知雜推直外置侍御史已下六員並不兼領職務每月各賜添支錢十五貫三年內不得差出其或詔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踰制征求無節寬濫未伸並仰諫官奏論憲臣彈舉每月須一員奏事或更有切務即許不依次入對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若事難顯行即令留內但不得潛爲朋附故作中傷其諫官仍於諫院或兩省內選擇內事量置什器並令兩省輪差守闕三數人祇應候及三年或屢有章疏實能裨益特越常例別與升遷或職業無聞公言罔

親移授散秩仍遣監臨載念古賢不忘忠諫雖逢暴怒尚靡諂辭今則冲人渴聞讜論開懷而待好爵斯縻是爲不諱之朝豈有犯顏之慮黜陟之典斷在於必行語默之端亟從於自擇更資宰府宣布周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右天禧元年詔書

臣聞好問則裕成湯所以爲聰明從諫如流漢祖於焉成帝業歷代聖主必有諫臣然念言之甚難聽之不易以疎遠而指貴近以至賤而干至尊言之得無難乎在難言而言之身常危以至賤疎遠之人貢計

右編

不卷之二十九

四十七百九十四 劉州

直逆耳之說聽之豈云易也在難聽而聽之意必倦且直者邪佞所惡自然之理也擊一邪則羣邪怒其身不得不危罪一正則羣邪進王者不得不謹是以先帝焦勞寤寐思得正人至於再三未獲謹直遂下此詔增置一十二員月責諫疏明達耳目自後繼得四人諫官二人魯宗道 劉瑋御史二人章頊 其孜孜孜獻替者唯聞宗道而已太后臨朝皇帝御極追繼先志復置諫官又得四員以充其位諫官二人臣及孔御史二人王 修 古其間道輔穎煒已在清途修古稱職亦爲外任王碩以他事黜免微臣近歸諫省補報無狀

出入八年復思先帝詔旨云況朕親披封奏事靡漏言此乃聖人極慮臣僚疑有漏洩而不敢盡言也周易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正謂此也天聖五年臣嘗言其事等舉朝官員誦其言語羣邪側目憎惡結讐甚可畏也若非兩宮聖明深辨忠直則臣已竄逐遐方矣自古奸臣皆以貨賂厚結左右及官掖之內是以動靜先知迎合上意李林甫二十年專政明皇不疑上官昭容權傾天下唐祚顛覆前代似此蓋亦多矣國家傾敗常由此矣自兩宮御宇樂聞讜言然垂簾之日疑有潛聽封奏

右編

不卷之二十九

四十八百九十五 劉州

之人憂其漏洩是以人人懼禍而不敢盡言今則文武班列亦有議其得失諫官御史朝野譏其循默伏乞聖慈念先帝漏言之誠思周易失臣之文凡有奏章藏收祕密垂簾之日屏去左右則公忠之士得以盡言周廣聰明天下幸甚謹疏先帝詔書頭連進納以聞

上論諫官三說

宋仁宗時上

蔡襄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

神斷擢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羣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爲社稷生靈大計也臣竊思任諫非難惟聽諫之難聽諫非難惟用諫之難如秦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况蒙陛下獎拔之知必能箴闕政獻明謨撻回邪擊權幸以報効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爲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直切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四十九

所陳施則土木之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况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爲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有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嚴威旁觸勢要兩鑊居側斧鎖在前亦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必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進忠補闕之効陛下但久任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亦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

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爲諫臣事之難言者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復再議退而曰某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隱默無所耻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爲近密或不盡言之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爲過此可謂彰君過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自擢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五十

諫之實使其言有計切亦應假無爲姦邪構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論臺官言按察使不當

歐陽修

宋仁宗時上

右臣伏覩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說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是責人展效之際獎之猶

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
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謂
一時之極選凡被選之人皆亦各負才業久無人知
常患無所施爲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
不惟欲報朝廷豈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爲欺罔便徇
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
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其或不至如斯何必更加
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能力主張猶或有沮
者何況更生疑異使各心闕如此用人安能集事況
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五十二

之子彼按察使者下當怨怒上忤權勢而不敢避者
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施行沮
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爲州縣
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
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效而
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縣方
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
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挾私怒苟
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
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

爲貪竄老終之吏所快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召還

宋仁宗時

歐陽修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
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載
凡事闕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司其餘日逐進呈皆是
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啟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
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
慮苟有可採與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
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五十三

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
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
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
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
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
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
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
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
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
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

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
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
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
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
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
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
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
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
此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
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
布編

卷之二十九

五十三 四十七 陳孝

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
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
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
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而畏人
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
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
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
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
事者親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
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

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
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
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
知茶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
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
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
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
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
出處本未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
博遠竄廣西烟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五十四 四十七 陳孝

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
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
則介不以前陷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
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
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
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
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
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
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
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有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

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爲不然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推動大臣可明矣臣故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比者雖爲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官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論舉諫官劄子

司馬光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五十五

宋神宗熙寧元年

臣今日面奉聖旨令臣採訪可爲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臣辭不獲命退而皇恐默自思忖凡撰言事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三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材臣愚何足以識別賢能竊謂已試之人差爲可信伏見三司鹽鐵副使呂誨累居鹽職不畏強禦再經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外貌和厚內守堅正見得知耻臨義不疑於臣所知之中此兩人似堪其選更乞陛下博訪衆臣裁以聖意

論孫覺令吏人書寫章疏

王安石

宋神宗時上

臣今日蒙宣諭以孫覺令吏人書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惟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人主所當譴怒既又反覆思惟陛下以覺爲可聽信故擢任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迥上心於義未爲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加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洩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將及身若遇逢明王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五十六

乎唯有姦邪小人以枉爲直懼爲公論之所不容則惟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有交朋黨之私招權之奸則恐盛德之世不宜如此魏鄭公以爲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興廢或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其迹不敢盡其忠讜之言而奸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以行讒慝也若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安臣亦以爲不然漢高祖雄傑之主也然鄂千秋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蕭何以此爲嫌陛下聖質高遠自漢以來

今德之王皆未有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爲法奈何心存末世徧各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爲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爲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爲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臺諫言事不當問得之何人

彭汝礪

宋神宗時上

臣近論都檢正俞充及開折事初十日准中書省劄子奏聖旨具折上言俞充事迹得於何人聞奏者臣右編

卷之二十九

五十七

三百七十二

不肖不足對揚陛下之命承詔震恐惶然失次臣伏念天下之才有正則有所謂邪有賢則有所謂不肖人君淵居嚴密無由自察之也於是有耳目之官御史亦因衆人而問焉凡臣之糾擿姦惡非有毫髮爲其身謀也實自陛下使之衆人或爲臣言亦非有所欲也迫於臣之誠心而已迫以至誠而得之及有所畏避而暴露之復投諸畧獲陷窄之中而臣乃獲安焉則臣不惟不容於人亦且得罪於有司夫廢一官吏非足爲朝廷輕重也然官吏以漏言於臺諫而廢則衆皆以前車爲戒而外之是非得失無復至於臣

輩矣以臣之昏弱不肖而使憲臣盡不得聞知外之是非得失將無以照燭幽暗而彌縫其空缺臣之罪莫甚焉臣寧自刻責不敢奉明詔充之材行如陛下知之爲詳則臣之罪亦自見矣凡臣所居官職皆陛下所予願并納以易罪若猶未也願益察之緣臣論列非一狀御史中丞鄧潤甫裏行黃蘆亦各有疏乞詢於衆及委官盡公根究如有不實則臣爲誣善爲殄行竄流荒遠其又何辭臣無任懇切之至

論屢罷言事官

宋神宗時上

劉安世

臣近被聖恩擢宣諫列內惟謗薄媿無以稱尋具辭右編

卷之二十九

五十八

三百九十八

免不蒙俞允竊伏思陛下所以不次用臣者豈徒備三省之員爲朝廷美觀而已蓋授之以名者必求其實任之以職者必責其効故臣拜命之初未敢直指政事而首論治亂之本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公朝圖任之誠意盡愚臣平日之所學惟陛下母憚煩而試聽之臣聞書稱堯之德曰稽於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而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於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

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今陛下居久安之時
乘不拔之勢崇起教化修舉法度粲然追跡於三代
之隆者豈有他哉亦以陛下至誠虛己首開言路故
人人自竭樂告善道而天下之情無不通也然臣尚
有疑者自去歲以後屢罷言事之官中外臣民不知
其詳往往竊議以謂陛下好賢之志稍異於初年納
諫之心漸怠於昔日臣竊憂之恭惟祖宗以來尤以
臺諫為重雖所言者未必盡善所用者未必皆賢然
而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者乃所以制姦邪
之謀於未萌防政令之失於未兆也今陛下深居九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五十九

重政在大臣之際固宜開廣聰明留意採納而前日
臺諫數人相繼罷去者至於不究其所論之是非
不察其所爭之當否陽餌以美遷陰奪其言責使忠
正之臣憤懣而不能發修潔之士愧赧而不敢受若
果出於陛下之意邪則虧損聖德不可不戒若出於
大臣之計邪則陛下宜察其用心不過欲排天下之
公議以快其私意而已臣竊謂姦人用事之始任臺
諫足以折其謀至於禍胎既成雖聖賢不能救其害
陛下視今日如何祖宗之朝而乃一聽大臣之所為
被厚言之任而挫忠義之氣非所謂慎終如始者也

臣之所以先獻此言者非謂忝列諫垣乃敢要君以
固位也實以上開宗廟社稷安危之機下繫君子小
人消長之漸是以反復論列期有以感動宸衷若夫
世俗之人指以為嫌疑者臣固有所不避也伏望萬
機之暇詳覽賢言獎進端良容受直諫參之以公議
持之以誠心所愛者必知其惡所憎者必知其善使
臣下不能窺伺間隙以售其私則忠言嘉謀將繼此
而進矣臣天賦愚直不識忌諱惟陛下察其愛君憂
國之誠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論臺諫言事乞明辨是非

蘇轍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六十一

宋哲宗時上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則去有言責者
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居
職言而不聽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唯有去年
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
復論鄧溫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効而言者亦
蒙進職雖人臣迫於朝旨竭勉就位而中外觀望不
知曲直所在為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
改適足以增開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
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進擢朝

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懷祿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爲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軟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賜主張行下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唯乞勿爲隱忍苟舍之計使臣主俱受其謗不勝幸甚

乞重惜憲臺之權

宋徽宗時上

陳堯臣

臣聞天下所恃以安者朝廷之紀綱紀綱所恃以立者臺諫之風采若臺諫有所拘忌受制於人而風采不存則朝廷莫之糾彈容姦於國而紀綱以壞是故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六十三百九十四

人君惜之事權不繫於官長而不拘於大臣養其志氣不挫於權豪不畏於強禦雖其人未必皆賢其言未必皆當許以風聞而貸其不實之愆納以虛懷而開其敢言之路豈徒然哉凡欲以破姦雄之膽救陵夷之患也唐文宗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理楊瑒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脇以成姦人之謀御史臺固可廢矣臣惟方今天下平治固無姦臣之足慮然間有擅權挾寵之徒肆爲敗俗亂常之惡孝不足以移忠功不足以掩過內恃強援輿知以脫常刑重憲恬然自得莫敢誰何蔑視風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六十三百九十四

憲之官不超奴僕之役若非處以私人終必視爲仇怨然慮其攻已則先設隄防以拒其來聞其有言則廣行營救以反其罪不擠以今事則必中害以他非不謂在昔與我爲仇則曰於今與誰爲黨或以離間其君臣爲辭或以疎隔其恩戚爲語指切直者爲沽名謂納忠者爲誣上巧言令色千計百端足致發意欲彈者改遷抗章繼及者貶竄前者沉滯流落而不聊其生後者惴恐憂思而深以爲戚忠義風采消萎殆盡臺臣雖備位名存實亡臣愚以謂恐非朝廷之福乃者官吏猥冗財費浮濫紹述失其本意紀綱浸以隳弛而憲臺坐視不發天下恨之逮至陛下獨奮離明斷以乾健滅罷裁抑一遵熙豐之舊繼又廢黜拱默選任臺臣中外方且鼓舞然未聞有所建明或卽旋行遷易天下惜之大彈劾之職紀綱所繫當急先其大者譬如捕盜先其渠魁去草急在根本今使置其人者而言其小者是猶拾渠魁而攻疲羸留根本而摘枝葉適以激其怒而滋其萌是豈除惡務本之意乎臣恐天下紛紛籍籍者特未定也故臺臣屢遭恐脇則姦回無所畏俾就有特然奮勵衆必爲之寒心知其必蹈禍機而謂不若且已雖因時薄有所

彈終不敢直肆其說至使明目張膽之士化為結舌
緘口之流臣恐自是積習成風人知畏避遂致姦臣
欺蔽君上紀綱既紊何所不為且姦人始兆在糾劾
而非難其惡已成雖鉄鉞而何及故治國家者平時
宜有直言頂豸之士則久後庶無姦謀指鹿之臣陛
下仁天廣覆智燭旁臨賞罰如寒暑號令如風雷所
以舉直錯枉防微杜漸者固不患不至所患者姦臣
植黨牢不可破或左右先容或前後救援不能無誤
聞聽至有逆已行之命或方頒而旋改沮必罰之威
或朝黜而暮陞蠹國害民之事或過而復熾欺公罔

右編

卷之二十九

李三才疏

上之人或沮而復起國是動搖人心惶惑其根源有
在於強援與知之聞而已夫擊搏之任豈人樂為公
議所在有不得已人孰不欲保其父母妻子孰不願
享其富貴安榮何事而取怨於權臣犯顏於人主耶
聽言之道當以事觀苟惟在已無愆則於人言何恤
安用預設提防苟唯事干國體則亦何黨何仇奚事
廣行營救臣願陛下深惟此理上體祖宗之成憲下
為萬世之來規重惜寧臺之權優食直士之氣使姦
回必劾而無遺罪戾必罷而無較止其防備之私
其救援之弊明出詔令應今後凡臺臣有所論列

非三省而輒出位謀政與夫干請私謁恣姦護惡巧
為粉飾者寘之重辟庶使姦無所緣綱紀一正天下
幸甚

復刺史奏

朱博

漢武帝時何武為大司馬又與丞相翟方進
共奏罷刺史置州牧應劭制刺史可改博奏復
御史大夫官又上奏

某家至德溥夫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
勅督察郡縣文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
有異材功効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
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

左編

卷之二十九

李固三言一疏

九卿九卿闕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
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守長數易疏

左雄

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上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
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
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
故詩云有渰淂淂與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
幽厲昏亂不自為政棄黜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
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

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吮儒派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又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嚴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實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

右錄

大卷之二十九

六十五頁

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莽刀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

右編

大卷之二十九

六十六頁

陞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庶者取足貪者乞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青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

上封事論刺史縣令

張九齡

唐玄宗開元間上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拜昧死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上事以臣愚並當時尤切不敢飾辭伏願陛下親覽可否之宜

幸甚幸甚臣伏見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爲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東海枉殺孝婦旱者久之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爲之早以昭其冤況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六十七

惟

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爲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爲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爲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義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爲刺史其餘縣令以下固不可勝言蓋州縣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宜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

出宰百里莫不近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惟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快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肯復出爲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士此輩既自周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者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爲欲理之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六十八

惟

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爲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爲臺郎給舍雖即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次差降以爲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收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安如積習爲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羣小不逮亦用息心以故奸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於上

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爲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槍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爲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爲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其賢與不肖大畧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爲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六十九

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者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爲能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以聖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爲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煥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爲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爲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卽每年堂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爲州

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因其吏部有成無多庸入之數縱有不仕送者安起怨端且猶分謫於外臺不至誼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爲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淪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混雜就中以二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昭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又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七十一

爲馬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惟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俟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名獲利而司之所出衆則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得多虧於人事其小者苟求取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修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安可不察

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微矣。領所言上刺史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發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為長算振此頽風使官修其方人受其福天下幸甚。惟陛下聰明神武動以聖斷正當可為之運未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聽稍覽愚誠必無可施行棄之非晚臣不勝塵露禱禱之誠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叙狀

唐德宗時上

陸贄

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七十一

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從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收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頂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相重

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命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予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罪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遇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七十二

為愛利而引之則近黨傷而阻之則似公近黨則不便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道每墮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啟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瘁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湏補或終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慍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於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

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
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
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
必懲而才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
警飭以恪居上飛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
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
抵譴責之中永居懋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
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厲行聚學蒞官非
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
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七十三

四〇七

柳

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
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
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慤可者未必忠故明主
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眾共之先論
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
然後苟妄不行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
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
趣是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
甚精微不能無繆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
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七十四

四〇八

錢

駸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囑類皆棄是以巧梓順
輪楠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
無失性物旣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其前
志所謂千年一聖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
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
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
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
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宜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
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
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
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自稷禹
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
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
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
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
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
於下功煥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
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
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
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

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遠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以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二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純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七十五

鄧志

者即遷為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為九卿從九卿即入為亞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即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前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常資各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為期是宜高位常著於人下僚每嗟於口首三代為理損益不同豈必變於變易哉益時勢有不得已至如陸陸洪永續用廣武贈終九年然後殯屍後

代設有如鯨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故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為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書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秘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府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為宜然以臣忝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淪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餘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猜嫌始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七十六

鄧志

務優游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殘倫闕叙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為法夫數才馭吏有三術馬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間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

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微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陞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使循默者旣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官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脩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垂勸厲之

右編

入卷之二十九

七十七

李

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礪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蒞職既久寧無怨怒或爲奸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莠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

以銳不挫而力不墮官有業而事有終遷轉甚速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急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旣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蓋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又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

若編

入卷之二十九

七十八

李

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臣以竊位屬當岸才懼曠庶官亟瀆宸扆凡除吏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爲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效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舍惟

論重內輕外

宋真宗時

加白

臣竊覽方冊見唐虞之制立四獄十二牧百工允釐百揆時叙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文宣帝爲明盛之主美其任人責成知王道之根本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也傳示不刊後

之人孰不稱頌哉國家受命上穹光啓鴻業願考古道增崇慶基陛下聽政之初愛民在念煥彼宸範垂爲政經授之守臣仰治黔首斯固踵唐虞之盛而稱首於百王矣昔唐李嶠嘗云安人之方須擇郡守竊見朝廷重內官輕外任每除牧伯皆避命致訴比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請較近侍率先庶僚鳳閣侍郎韋嗣立因而請行遂令以本官出領州郡伏見江浙州郡方切擇人苟有缺員俾之承乏臣雖不肖願繼前修矧唐年非遙故事仍在倘以爲允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乞舉而行

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

范仲淹

宋仁宗時上

臣竊見古者內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內外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觀察採訪使之職也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內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

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則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夫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

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所告訴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姦雄起而收攬之則天下必將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請召二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提知州舉旣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仍令權提舉職官如是行之必舉皆得人凡權入者必俟政績有聞一二年方真授之雖以精擇尚慮有不稱職者必有降黜直俟人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八十一

稱職而後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有異政者宜就與升擢之若然官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朝廷唯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

論轉運所按吏不更令提刑體量 歐陽修

宋仁宗時上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師奏爲體量知潤州席平爲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師爲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爲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師果是

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爲提刑者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信萬一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爲才邵飾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飾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泥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爲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乎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提刑體量然後爲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爲名其實不肯生事而

有編

不卷之二十九

八十二

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狀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已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是好疑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爲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闕誰肯辦事今邵飾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疎官吏畏服今反爲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

威誰肯信服飾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爲不獨邵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爲朝廷不行入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諭也伏望聖慈特勅其邵飾所奏特與施行又令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取進止

請置諸路按察使

歐陽修

宋仁宗時知諫院歐陽修上

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

有編

不卷之二十九

八十三

善惡審官三班吏部等處又只主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賊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患病者或懦弱不才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冗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揀其疾苦擇吏爲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他事不專按察今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爲空行簿以授

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才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書於姓名之下其中才之人別無奇效亦不至曠政者則以墨書之又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年歲之間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取進止

乞置諸路按察第二狀

歐陽修

右臣近曾上言爲天下官吏冗濫者多乞遣使分行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八十四言

按察昨日竊觀降勅下諸路轉運使司今兼按察使竊以轉運使自合察舉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爲得宜必欲救弊於時則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之士竊聞朝議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者有之懦弱不材者有之貪贓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更令按察其間縱有材能之使又以幹運財賦有米鹽之繁供給軍需有星火之急既不暇遍走州縣專心察視則稽遲鹵莽不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

使不材者既不能舉職材者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實效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饑荒疲瘵既無力以賑救調斂科率又無由以減省徒有愛民之意絕無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使撫綏惟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爲人之利何憚選使之勞况自近年累遭安撫豈於今日頗以爲難今必恐三丞至郎中內難得其人卽乞且依前後安撫於侍從臣寮及臺官館職中選差十數人小處路分兼察兩路其侍從臣寮仍各令自辟判官分行採訪國臣前來起請事件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八十四言

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令爲今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非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効故改更雖數號令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天下之利也不徒畧行一二分以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詳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按察官吏狀

歐陽修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

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賊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其惡者黜其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十年蠹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柰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抵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賊如魏兼老病如陳杲穢惡如錢延年庸常齷齪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為轉運使司自是可黜之人必然能舉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八十五百七十九

職臣亦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聖空名今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改更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效臣謂如欲用功少為利博及民速於事功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槩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墾闢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

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糾舉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而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史唐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共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為甚高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高議者未以為然謹條陳便宜利害六事以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八十六百七十九

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歛繁重全由官吏為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剝老嫠之吏恣其群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絕去騷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二曰不材之人為害深於賊吏國家之法除賊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

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賊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共行誅剝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爲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賊吏一例黜之三日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爲民害或稽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糾舉棄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

希繼

卷之二十九

八

執奏更易終不至爲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爭之爭得者無羞耻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爲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有貪

殘亦須歛手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暮月民受其賜方今朝廷雖有愛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暮月民卽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功者也

乞罷提舉官

司馬光

宋哲宗元祐元年上

臣聞書稱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少時見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惟河

左編

卷之二十九

八

北陝西以地重事多置轉運司兩員然朝廷必擇朝士累任知州有聲迹曉錢穀者乃得爲之未嘗輕以授人凡一路之事無所不總使按察司官吏薦賢發姦愛養百姓興利除害或朝廷有本路事務未能細知利害者則委之相度措置當是之時官少民安事無不舉公私饒樂海內晏清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獄其後或時置轉運判官以其冗長害事尋復廢罷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力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官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後每事各置提舉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權一如監司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員

數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爲之或通判知縣監當
資序及選人以權發遣處之有未嘗歷親民卽爲監
司者能順己意則不次遷擢小有乖違則送審官院
與合入差遣更加責降彼年少則歷事未多資淺則
衆所不服輕俊則舉措率易歷事未多故措置百事
往往乖方衆所不服故依勢立威以行號令舉措率
易故慮事不熟壞法害民又利祿誘於前罪戾俟於
後由是往往上不顧國家事體下不恤百姓怨咨止
務希合以圖進取致今日天下籍籍如此皆由此來
也陛下幸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知元元困窮於國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八九四十七楊桂

家非便欲救而安之詔青苗錢不得抑配免役錢寬
剩不得過二分竊聞諸路提舉官州縣猶有於春首
抑配青苗錢勒百姓供情願狀別作各自占免役寬
剩錢但取文具而已如此則朝廷號令廢格不行於
臣下恩澤壅塞不被於黎民徒存空文何以爲政臣
聞去草者絕其本救水者固其源提舉官者乃病民
之本原也陛下必欲蘇息疲瘵乞盡罷諸路提舉官
其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判
官一員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爲一路共差文臣兩
員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

盜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勾仍選知州已上資序累
經親民差遣所至有政迹聰明公正之人方得爲監
司聰明則知官吏賢不肖公正則黜陟無私部下官
吏旣皆得人事務安有不幹集百姓安有不富庶此
乃國家鎮撫四方之本也若以提舉官累年積蓄錢
穀財物不少恐轉運司一旦得之妄有耗散卽乞盡
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一面交割主管依常
平倉法謹候穀價賤糴貴糶及准備災傷賑貸其餘
不得支用若轉運司委的窘乏須至乞那常平錢物
者必須具數先奏朝廷得旨乃得移牒支撥若以監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九十四十七楊桂

司數少路分濶遠處巡歷及管勾不便卽乞只依舊
法每歲徧巡諸州更不徧巡諸縣自非切要大事朝
廷不令監司親往勾當只令選差本部官除司理司
法縣尉獨員監當之類舊條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
得隔州差遣人勾當差及被差之人皆有罪新條諸
州管勾官及主簿當給散月分不得差出之類指揮
乞更不施行所貴監司有官可差幹得事務若遇有
賊盜乞朝廷只委提點刑獄差官或行移文字監督
捕盜官捉殺察其不稱職及有可以代之者先令權
試職仍奏乞替換許一面相度賊盜強弱立賞錢穀

目其捕盜官若立功許隨功大小保明乞轉官及升
差遣或減年磨勘朝廷更不下刑部磨勘詰難任滯
臨時詳酌恩澤直賜指揮賊盜自然無不敗獲不須
令親出入監逐捉殺於事無益如此則監司巡歷管
勾職事簡要易爲辦集取進止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九十
百十
勸扶

先立右編卷二十九終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

吏二

除論進獻瓜果人不當擬官狀

上唐德宗

陸贄

又論進瓜果人不當擬官狀

陸贄

論解蕭復狀

上德宗

陸贄

又答論蕭復狀

上德宗

陸贄

論呂夷簡僕人不當受官

上宋仁宗

歐陽脩

論劉式罪狀不當轉官

上宋仁宗

蔡襄

右編

卷三十目錄

言升八
陸贄

論程顥顧臨不當罷去

上宋仁宗

呂公著

論包拯不當代宋祁爲三司使

上宋仁宗

歐陽脩

論郭昭選等不當除閭職

上宋英宗

司馬光

論張載不當遣按獄

上宋神宗

程顥

論李元昊西歸

上宋神宗

蘇頌

論胡宗愈不宜除諫官

上宋英宗

劉安世

論安燾敕不送終事

上宋神宗

劉摯

乞追還安燾等告命及施行官吏罪

上宋哲宗

劉摯

薦舉薛宜疏	上漢成帝	補	谷永
薦公孫光等疏	上哀帝	補	王嘉
薦伏湛疏	上光武	補	杜詩
薦吳良疏	上明帝	補	東平主蒼
薦劉愷疏	上安帝	補	陳忠
薦黃瓊李固疏	上順帝	補	郎顗
薦胡廣疏	上順帝	補	史敞
薦孟嘗疏	上桓帝	補	楊喬
選舉疏論長官擇其屬	上唐高宗	魏玄同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上德宗	陸贄	
請乞免兼舉臺官	上宋仁宗	歐陽脩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	上仁宗	歐陽脩	
薦包拯等四臣	上仁宗	歐陽脩	
薦王安石呂公著	上仁宗	歐陽脩	
乞六部長貳自舉屬寮	上神宗	曾鞏	
辭大郡疏	上漢光武	補	杜詩
辭東郡太守疏	上和帝	補	黃香
陳情表	上晉武帝	補	李密
代滕甫辨劄乞郡劄子	上哲宗	補	蘇軾

考論考課疏	上魏明帝	杜恕	
校考宰相而下疏	上唐穆宗	李渤	
請行百官考績	上宋太祖	趙普	
議責成	上高宗	李綱	
官法上論考課	上孝宗	葉適	
定刑賞以別貪廉	上元成宗	鄭介夫	
吏論吏胥	上宋孝宗	葉適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夷二

論進獻瓜果人不當擬官狀

陸贄

唐德宗興元間上

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

右編

六卷之三十

陸贄

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謹惜理不可輕若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不當擬官狀

陸贄

右欽淑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

勳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大綱或弊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未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成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

右編

六卷之三十

陸贄

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誣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

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立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表故人不實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實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

右編

不卷之三十

三

四十五

中

器望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悟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勳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

固不克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崇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種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論解蕭復狀

唐德宗興元中上

陸贄

右欽淑齋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

右編

不卷之三十

四

三十五

中

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蕭復奏事官李克朕適喚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觀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爲尤何則駐蹕奉天述難已甚况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慈主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況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

通禮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竄意則可恕李克項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僚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猗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更令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皞年老今欲除蕭復爲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爲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五

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願顯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投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爲得所臣實疑之儼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論以詔旨促其歸程遠近巡歷未周但令副使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

謹奏

論呂夷簡僕人不當授官

歐陽脩

宋仁宗慶曆三年上

臣伏以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絕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大臣廝僕不得奏薦班行勅旨頒下纔三四月已却用呂夷簡僕人袁宗等二人爲奉職夷簡身爲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六

無所顧況肯爲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緣乃而爲大臣者先壞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不與乎法有二與之則近降勅旨今後又廢有司爲陛下者不思國體但徇人情或云二僕得旨與官在降勅前未行授官在降勅後凡出命令本爲釐革前弊法家以後勅衝前勅今袁宗等雖曾得旨而未授命之問已該新制自合釐革夷簡不能止絕而恣其倖求朝廷又不舉行近勅而自隳典法今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別與一軍將之類閑慢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爲無功

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取進止

論劉式罪狀不當轉官

宋仁宗時上

蔡襄

臣伏見中書提點五房公事金部員外郎劉式年滿合該例轉官賜紫入轉運資序知州者切以劉式本自賤微因緣入仕頗倚事勢竊弄威權臣略條一二事以明劉式奸狡之狀明道初脩葺內庭因無勞効僥求名目改轉朝官景祐之間輒求外補宰臣留而不遣姪男特授齊郎非例推恩事權愈重慶曆二年守當官周卞偷竊空字勅黃偽作祠部流散諸處貨賣極多周卞事發之後劉式與本房堂後官張用和方始陳首舉覺及開封府按成之日懼見錄問別有干連上下通情奏請周卞更不錄問直命棄市豈有中書吏人陰結大臣誣罔聖聰回換刑獄又有守當官荆杞爲婺州客人徐昞進狀乞分家產荆杞僞作內降劄子取受昞錢一千餘貫事將覺發荆杞殺徐昞父子三人切見天聖中守闕人吏馬宗壽寫造僞勅下禮部補蘇上達克齋郎事發提點五房公事張仁惠有不覺察罪降知光化軍堂後官李昭度降授齊州監當本房手分並皆除出去年劉式不覺察周

卞荆杞僞造殺人其罪甚重蓋緣當政大臣曲爲其護並只罰贖仍舊守職不復磨勘依例轉官伏見轉運提點刑獄不覺部下官吏取受並降移差遣今來人吏纔八十員劉式不覺察苟免過愆若更例與優恩出典大郡不惟小人僥倖何以激勸將來其劉式伏乞朝廷更不轉官特責降監當以表朝廷之清明不容憚人干託之罪

論程顥顧臨不當罷去

宋仁宗時上

呂公著

臣聞臯陶陳謨以知人爲難孟子論道以知言爲要所謂知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任者知人也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知言也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乎知人而成敗之機在於察言是以堯舜在上明目達聰詢四岳以難壬人命納言以聖謔說使惡直醜正者不能亂天下之俗服讒蒐慝者不能遷人主之意然後四門穆穆而朝廷清明權歸於上而天下無事臣向蒙陛下擢在樞府中謝日不敢縷陳細務輒論及判別忠邪之道嘗謂陛下勵精爲治十年不懈小大政事日欲增葺而朝廷之間邪說尚勝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三百七十五條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三百七十五條

夫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方朝廷脩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聖度兼包豈嘗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苟昔有異同之論而今不爲言者所容則必指以爲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非陛下加意省察則端人良士類遭排格當時粗陳此語陛下頗賜開納近日除顧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縉紳聞之皆以爲顥昔任御史嘗有所言陛下不以爲過而稍用之意朝廷用人不終遺棄必將傳之四方士人無不欣仰然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所陳者其風猶右編

卷之三十

九

未殄也臣實不佞嘗爲一二識者私道陛下盛德竊以爲陛下春秋鼎盛履崇高之位操生殺之柄而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極天地山海之量此羣下所以愛戴而人人願立於朝矣小大之臣雖姦回頗僻如鄧綰者猶降責不踰年遽復侍從授以方面則是盛明之世本無棄絕之人邪正賢不肖亦未易以一言而定也臣愚以謂今日公卿士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可否然其愛君許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衆其唱和雷同承遞附會而姦言汚行卒爲陛下所照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也况如願

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講學論議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使得復見用於盛世其奮身報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未爲仕宦之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說殄行之徒日以熾盛而守正向公之士愈難自立其於聖政不爲無損臣受恩與常人不同苟有所當言不敢顧避緘默以負陛下優遇唯陛下幸察

論包拯不當代宋和爲三司使 歐陽脩

右編

宋仁宗時上

卷之三十

十一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醇厚治道之污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聲勵其偷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

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惟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二
四〇六
吳應明

早罷之旣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踐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頽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脩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

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脩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爲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尚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殉國非爲已利譏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二
四〇六
應明

絕權幸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

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耻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耻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覲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三

周堂

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論郭昭選等不當除閤職

司馬光

宋英宗治平四年上

臣竊聞陛下曩時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近有特旨

並除閤門祇候衆言籍籍頗謂僥忝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祖宗卽位之始必振擢左右之人以爲腹心羽翼豈以爲永世之法哉乃遭時不得已而然也自後嗣君守承平之業繼聖考之位亮陰未言之間有司因循踵爲故事凡東宮寮吏一舉超遷謂之隨龍以此昭選之徒得自廝役直除班行其爲幸已多矣乃敢妄有攀援邀求無已曾不目省有何功勳小人之心中終無厭極不可縱也且閤門祇候祖宗所以蓄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也其與班序差遣事體不同譬諸史臣則館閣之流也豈可使廝役之人爲之哉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四

周堂

況東宮其餘吏卒甚衆苟一人得之則皆有冀望之心此書所謂啓寵納侮者也陛下既承大統則率土之濱誰不爲臣而獨私於東宮之人則所與親者至狹矣臣昨除御史中丞初上殿之日首以官人賞罪爲言誠以三者致治之本自上世以來不易之道也今昭選等以賤隸而叨美職是官不擇人也無橫草之勞而數月之間恩命相繼是無功受賞也姦慝明著如高居簡等尚保而庇之是有罪不罰也陛下始初清明方勵精求治而乃輕其官爵慢其賞罰如此將以興太平之功猶適楚而北轅也今臣所以區區

進言者但爲陛下惜此而已所有昭選等新除閣門祗候乞賜追寢

論張載不當遣按獄

程顥

宋神宗時上

臣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于政治之大體者倘使之講求議論則足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五首 餘

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鈞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之賢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脩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伏乞朝下別賜選差貴全事體

繳李定詞頭疏

宋神宗時上

蘇頌

臣今月二十三日准中書劄子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李大臨狀所有李定除官制內有未便奉聖旨令

蘇頌

蘇頌依前降指揮撰詞臣竊以官品有高下職事有閒劇皆所以待才能之士擢授有資級保任有常法亦所以抑奔競之塗自古以來茲道不易祖宗之朝或有自起孤遠而登顯要者蓋天下初定士或棄草萊而不用故不得不廣搜揚之路自真宗仁宗以來每有除授雖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蓋太平之代事有紀律不循用資品選授之法今朝廷清明俊乂並用進任臺閣動有成規而定以遠州幕官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效偶因召對一言稱旨便授臺官政府既以奉行有司不能抗議使制命遂下四方雖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六首 餘

聞仕進之間豈無缺望況今天下之廣英豪之衆他日或更有非常之人又過於此竄緣進見奏對稱旨則復以何官處之寢漸不已誠恐高官要秩可以岐路而致事有萬一不可不防臣所以區區建言者上以遵朝廷之法制下以盡有司之職業謹案六典中書舍人之職凡詔旨制敕皆案典故而起草制敕既行有悞則奏而正之故前後舍人論列差除用典故而蒙改正者非一今三院御史須衆學士薦舉朝臣乃典故也或不應此其敢無言去歲以京官除授所以無言者以前有詔令故也今若先立定制許於幕

職官中選擢三院則臣等復有何言而敢違拒耶况定之此除前日敏求大臨泊臣皆知不應近制是以各有論奏今再被詔旨若便奉行是臣故違官守自作二三上累聖明執任其責竊謂威福之柄人主得以自專守官有責臣下得以固執若朝廷以定才實非常則常特與改官別授職任隨實超用無所不可不必棄越近制處之憲綱若臣上懼嚴誅醜顏起草誠慮門下封駁不肯放過縱門下不舉則言事之臣必須重有論列或定畏義固執不敢祇受是臣一廢職任而致論議互起煩瀆聖聽則臣之罪戾死有餘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七言

責所有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

論胡宗愈不宜除尚書左丞

劉安世

宋哲宗時上

臣伏自四月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臣尋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之日陛下詢問近日差除如何臣與韓川同共奏陳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是宗愈公論以爲不當臣又條陳宗愈前後罪狀固已詳悉蒙陛下宣諭令且試其所爲臣尋復奏以謂朝廷設官從微至著自有等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舉而加於衆人之上則人無異論宗愈頃在先朝實有

可取但自爲中丞以後風譽頓減一向奸佞以希大用忽聞除目衆皆驚愕蓋執政之官陛下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若謀猷獻替動皆中理固爲盡善有一差失天下猶將有受其弊者以此論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陛下雖以臣言爲然重廢已行之命未賜俞允自後臣等累進章疏皆未睹指揮施行臣非不知進退大臣務全禮體而宗愈登用以來醜迹日著人言沸騰不可弭塞皆謂德性傾邪爲行險薄利口足以飾詐無恥足以爲惡臣請略舉其近事之顯著者而極論之惟陛下留神而詳覽焉臣聞御史之職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八言

朱本

號爲雄俊上自宰相下及百僚苟有非違皆得糾劾是以祖宗之制凡見任執政曾屬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爲臺官蓋欲其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也且被舉之人猶不得任以御史況於姻戚而可爲之乎臣聞宗愈之姪女適呂公著之親孫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自合援據故事以祈引避而宗愈苟悅權勢無一語自陳罔上貪榮墮廢祖宗之法其事一也宗愈向緣蔡確引用爲都司郎官曾未席煖驟遷要近確與章惇後以罪黜今春遽用常例復其職名臺諫交章疏其巨惡遂得遽寢而宗愈

備位憲長坐無一言陰結奸豪微幸異日操心不忠
阿私下比其事二也宗愈既備從官未嘗進賢以報
國而首薦其妻族丁騭乞兄臺省之選臣在諫垣與
騭相接觀其議論庸淺無可稱者而宗愈匿其私親
輒行公薦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祿而自爲恩惠挾
詐欺君無所畏憚其事三也宗愈嘗薦布衣方垆可
應制科臣聞垆素無士行而進卷文理荒疎最爲亡
狀宗愈權翰林學士口適當詳定曲欲成就不復避
嫌妄以垆文置在第二中書舍人劉邠等不敢異論
但聞退有後言輕忽同僚徇私自任其事四也李愼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九 四百六 宗愈

田乃文彥博之孫壻方權貴欲求在京差遣而宗愈
遽薦爲御史臺主簿奏章再上偶以碍格報罷自來
本臺推舉未有敢及執政之親者而宗愈意在附會
墮素臺綱其事伍也陛下踐祚之初太皇太后陛下
同聽朝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
后傾覆漢室之事以爲問目議者莫不罪軾非所宜
言臺諫官亦嘗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又止同
列使勿上疏背公必黨其事六也宗愈稅周知哲之
第每月餽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後至今年二月
終止償兩月之直遂至本主經官陳訴乞差人追索

及發遣起離宗愈居風憲之長素稱高貲固非不足
於財而稅人之居不給其直其挾勢貪黷不脩廉節
其事七也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舊不充役貧
下之家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不分緩急間劇色役
一例顧募游手克代其議論乖繆最害役法而蘇轍
頗主其言亟爲公移欲煩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曾不
講究遽欲行下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爲
押俞議既不合事遂中輟縉紳之間莫不嘉昱能守
其職而宗愈因上顧募衙前之議遂詆劉昱以爲戶
部郎官有近來參詳互法之人護短遂非不肯公心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二十 四百七 宗愈

捨已從長以收鄉戶之患意在阿黨不顧義理其事
八也臣伏觀治平以前執政子弟未嘗敢受在京華
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止是數處閑緩監當
局務惟自近歲以來大臣營私害公子弟親戚布滿
要津與孤寒之士馳騁爭進而宗愈久爲執法既不
能糾核開陳及蒙大用首擢其弟宗炎爲開封推官
貪權赴勢不恤人言其事九也宗愈姊妹三人並適
富民皆以孀歸宗愈數令析夫之產旣而誘說厥妹
陰取貲貨遂作已戶廣置田業欺誑孤幼終不償還
因致高貲雄視閭里殖利無親其事十也仁宗朝宰

相富弼方正謹厚能守法度而御史中丞韓絳言弼與張茂寔皆有異謀韓琦當國兩膺顧命忠義亮直聞於天下而王閼奏其跋扈士無賢愚皆知決無是事而二人者不復自辨即日歸第抗章待罪蓋事之虛實自有公議而大臣之體不得不然也今宗愈以不償房縉事爲御史臺所劾皆有實迹而意氣軒騫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國法近世公卿大臣毀滅廉耻不知禮義無甚於此其事十一也熙寧中方變法令宗愈時爲諫垣不能別白是非開悟明主而觀望迎合多持兩可之論神宗皇帝深照其奸乃手詔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七

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裨補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奸意含其事情旁爲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外任差遣臣竊謂先帝察見宗愈之本心是以詔辭盡其情狀乃今觀之無不切中其事十二也臣之所陳皆可覆驗伏乞陛下出臣此章宣示百官若宗愈委無如此罪惡則臣之所奏是爲欺天宜伏重誅以戒誣罔臣自齟舌不敢有辭若宗愈所爲如臣之論則是奸邪朋黨貪鄙庸淺豈可塵汚廊廟與聞機政臣竊計陛下所以依違不決者得非謂人言其奸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乎夫沐人之事

君豈肯自謂奸邪者哉言必假公忠行必託廉潔多爲可信以惑人主之聰明及其歲月滋深權勢在已上下膠固羽翼已成於是肆志窮奸靡所不至方此之時雖欲除之亦無及矣唐德宗嘗曰衆人皆知盧杞奸邪朕何不知李勉對曰盧杞奸邪天下皆知盧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奸邪也今之宗愈何以異此臣聞知人之道自古爲難方堯之時四凶與衆賢雜處於朝而終無累於堯之明者蓋聞其才則用之不敢遺見其罪則去之不敢庇進退用捨一本於至公而無私於其間此堯所以享無窮之名而後世爲不可

布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七

及也願陛下以帝堯之去四凶爲法以德宗之信盧杞爲戒改過不吝去邪勿疑罷免宗愈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臣言雖拙直義在愛君惟陛下恕其狂愚察其誠懇早賜睿斷不勝幸甚

論安燾救不送給事

劉摯

宋哲宗時上

臣等前月二十八日奏論安燾除同知樞密院告不令給事中書讀直下吏部施行摯人微言輕未能仰回聖意切惟封駁故事本唐朝舊法祖宗奉行未嘗敢廢其法而不守也蓋此法之設本以關防欺弊君

臣所當共守今安燾差除未允公議有司舉職實不爲過而陛下卽令廢法以便一時古語所謂若有短垣而自踰之臣等切恐百司法度自此隳廢君臣之間無所據執何以經久近日朝廷除呂公著門下侍郎止因中書吏人行遣差誤不經門下而給事中范純仁以失職爲言朝廷爲之行遣以申明舊法及今未幾乃以一安燾之故特開此例况燾與純仁並命二告皆不經書讀切料純仁必不肯不顧前言黽勉而受純仁既不受命則燾必不敢不辭燾既力辭而給事中又封駁不已臣等必恐此命無由復行伏乞

右編

入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陛下克已爲法檢會前奏且令燾依舊供職陛下必謂先朝舊臣無大過惡不可輕棄且同知樞密院任用不輕陛下必謂已行之命不可中止則命之未行臣等無由預議若既行之後又不得言則朝廷設置臺諫竟將安用陛下明聖其必不然臣等區區所惜者祖宗法度非敢必行已意以廢格明詔惟陛下裁擇

乞追還安燾等告命及施行

劉摯

宋哲宗時上

臣近見安燾范純仁告命不由給事中直付所司臣

以謂朝廷之大失政也故尋具狀與臺官連狀共四次論列至今未蒙追改臣誠不知陛下命令不使給事中書讀此何意也將憚其封駁耶厭其封駁耶天下之理不過是非當否而已陛下試思之今日進用燾等若果當其人不緣私授則天下必以爲是而給事中雖百十封駁猶當終使之經歷而後行不然罷其人可也若燾等之進不由公道理有未安天下不以爲是而給事中乃能封還駁正則是拾遺救失善守其官有補於國者陛下當嘉納而改爲之乃盛德之事也不當厭憚其言而廢其職也今陛下以給事

右編

入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中之言爲是耶爲非耶而陛下何故自舉典憲爲此委曲行政不由於直道命官乃出於斜封不知誰爲陛下建此謀者今於門下之錄黃明書云奉聖旨更不送給事中讀於吏部之告身給事中衙下明書云奉聖旨更不書讀制命乖當未見有如此者實恐取謫四方貽譏後世不可忽也錄黃初下既見批旨則門下侍郎合行進駁不合放出既出之後尚書省左右僕射左右丞亦合執奏不合奉行既行之後命令不全吏部亦合中稟不合書告是官司上下皆阿諛苟且失其職守壞亂紀綱戕此繆誤有累聖德臣不

知陛下以名器祿食養大臣置百官將何所用之凡
人主出令差誤古今所不能無但左右之臣將順救
正之則不至於成其失矣况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淵
嘿之日而太皇太后陛下聽政不出房闥之時乎夫
斜封墨敕濫官橫賞乃前古之所以召亂者也今大
臣欲以此事事陛下若門戶一開何所不有欲望聖
慈詢問大臣如此施行是與不是苟以爲是則可謂
罔上迷國苟知其非而不言則可謂不忠尚有可以
任人之國乎伏請速降指揮追還議等告命依國朝
典故行下所有門下侍郎及尚書省官屬吏各有前
著編 本卷之三十一 三十九十六

舉薛宣疏 漢成帝時上 谷永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
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
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
今當選於羣卿以克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
說服不得其人則天職墮斁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
茲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
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不茹柔舉錯時當
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
並行衆職修理姦宄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
右編 本卷之三十一 三十九十六

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
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興其有所試宣考
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臣聞賢
材莫大于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
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
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
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惟陛下
留神考察

薦公孫光等疏 王嘉
漢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丞相
王嘉上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進賢天子爲擇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獄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辜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敖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敝敝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敝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敝拜爲冀州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蘓令等從橫吏士臨難

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爲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廼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剖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潤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整屋令尹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八

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荐儒者公孫光蒲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薦伏湛疏

漢光帝時上

杜詩

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踐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

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眾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智畧謀慮朝之淵藪髣髴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以爲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思慙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脩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爲執事所非但臣詩

布編

二十九

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

薦吳良疏

漢明帝時上

東平王蒼

臣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城文竊位之罪敢秉愚瞽犯

目嚴禁

薦劉愷疏

陳忠

漢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雷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輒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伉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伉遷並爲掾屬具知其能伉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

布編

三十

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厭衆望

薦黃瓊李固疏

郎顗

漢順帝陽嘉二年公車徵顗至關顗陳便宜因上書薦黃瓊李固

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臣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夔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

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入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爲功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歟澤脩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灾肯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灾肯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如此豈可不剛健篤實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矜矜慄慄以守天工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故朝廷前加優寵賓於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有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

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穉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顓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誠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

薦胡廣疏

漢順帝時上

史敬

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與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旣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類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

薦孟嘗疏

楊喬

漢桓帝時合浦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先時守宰並多貪穢民困於賦稅郡界於吳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成饑道會積孟嘗到官華易前轍求民利病未踰歲去珠復

還百姓稱為神明以病自上被猶當還吏民
學車請之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
自耕傭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韋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
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
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
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
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墾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
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淪草莽好爵莫及
廊廟之實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貞忠
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三十八 六十六 廉

選舉疏長官擇其屬

魏玄同

唐高宗永徽元年中書門下同平章事魏玄

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獄訟未清禮義寢薄者下
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武德
貞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乏天祚大聖享國永年異人
間出諸色人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

猥至十不收一取捨淆紊夏殷已前制度多闕至周
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
專一職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乃
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
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矣故大宰內史並掌爵祿廢
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
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自置吏四
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吏督郵
從事悉任之牧守魏晉以後始歸吏部以刀筆量才
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尺丈之量鍾庹之器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三十四 四十六 廉

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況天下事類之
衆可委數人乎又尸厥任者間非其選至為人擇
官為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情觀勢要悠悠風塵此
焉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
臣聞在官者不可無學今貴戚子弟一皆早仕程較
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所謂胥子者
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
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又勳官三衛流
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之誼
臣聞國之用人如人用財貧者止糟糠富者餘梁肉

衰弊乏賢則磨策朽鈍以馭之太平多士則遴選髦俊而使之今選者很多宜以簡練為急竊見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側席旁求意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臯陶既舉不仁者遠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而責所舉之濫不可得已願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所用精詳所失鮮矣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陸贄

唐德宗時上

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今臺省長官各

布編

不卷之二十

三十五

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存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採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東乃寮罔以巧言

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克選此其明驗也魏晉以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美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美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

布編

不卷之三

三六

四

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驚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目揣庸愚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冀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嘗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嚴立綱制凡是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七

五

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並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寮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遂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

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爲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罔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其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八

六

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言事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必察其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成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墮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匿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力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

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辜
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
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
必由之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存情故兼受
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
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
臣復以事實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
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責其罪誣善者亦反其辜
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
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九百六

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
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
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
諸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
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欺以暗投倘如議者之言所
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
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
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有私訪所親轉爲所
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
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

悔其覆轍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
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
焉恐不如委任長官謹東寮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
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
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舉
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尚書左右
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
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
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
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百六

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夫求才
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
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
下位宰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
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
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
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能賢
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
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難失務
精茫焉塞源浚流未見其可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

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喻前哲而得人之感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齟齬立成此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陳

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東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士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

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請乞免兼舉臺官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近準勅爲見關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共保舉兩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置自有唐初以文辭供奉人主其後漸見親信至於朝廷機密及大除拜每被詢訪皆與參決當時居是職者選擇既精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皆然國朝遵用唐制尤重其任自比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繆濫職以人廢官以人輕往時臺官關人只命學士一員獨舉今乃令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二

陳

三人共舉若以爲俱可信則一員足以公舉若以爲俱不信則雖衆舉亦豈爲得人若以爲有可信有不可信者則自宜捨不可信者專悉可信者其不可信者既不稱職罷黜之可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遽更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獨舉臺官朝廷嘗所取信惟臣未曾舉人伏念臣材識庸暗不能知人使臣隨衆署名則臣實爲耻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必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却依舊制只命學士一員專舉况孫抃胡宿嘗曾舉官可以不疑如以臣爲

不可獨任乞候將來續有臺官員闕更不差臣專舉
非敢避事直以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朝廷改更
舊制以此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狀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爲臣寮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
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勅命更不行用
令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寮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日
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試
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奔
奔竊

本卷之三十一

四十三百八十四

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
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
刑部詳覆一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
官入國學班行遷閣職武臣克將領選人入縣令下
至天下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
遣無大小盡相保舉之法皆不聞以奔競而廢之豈
可獨於省府等官獨長奔競而可廢此其欺罔可知
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驚且馳驚盡係小
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絕小
人求況自頒新勅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頃然改節

馳驚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
其欺罔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
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臣寮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
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
通判以上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
它舉官不請託只此勅舉官須請託卽非臣所知也
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要害之地皆已委信任
用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况兩制之
臣除此勅外亦更別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惟
此勅則頻徇私請此其欺罔可知也又云每歲一百

右編

本卷之三十一

四十四

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竊一人有三人舉主方
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
制爲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卽
纔名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况有不曾舉人者
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書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
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罔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推
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
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罔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
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
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

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勅文首引國書爲言是也當時臣寮並立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徬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又不爲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況朝廷用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

右編

不卷之三十

四十五

四十六

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重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審改張臣檢詳元降舉官勅意亦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輒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任諫署日言事無狀至今來臣寮指以爲辭豈可尚冒寵榮不能自効請從黜罰以弭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

下幸甚也臣伏觀去年八月一日元降勅命節文云比於國書擇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慎外臺之選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命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臣無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

薦包拯等四臣

宋仁宗天聖四年六月十一

歐陽脩

右臣伏觀近降手詔以水災爲變上軫聖憂既一人形罪已之言宜百辟無違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

右編

不卷之三十

四十六

四十七

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近臣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爲可以消弭因爲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於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已然而當救之弊甚矣未求而求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况自古

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爲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脩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於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固又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

右編

不卷之三十

四十七 四十六

劉德

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爲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澹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爲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不

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爲其人私計也若量霑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爲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

右編

不卷之三十

四十八 四十七

劉德

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爲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錢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爲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旣專一必有

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

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
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
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有三
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既旱則來年少納
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
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
五七十萬石給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
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其博也此非
弭災之時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
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俟勅旨

布編

不卷之三十

四十五百九十五

薦王安石呂公著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
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
此自古明君賢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
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
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
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
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
言事之艱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
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

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
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孤陛下納諫之意遂陛下賞
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
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
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
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
遠沉静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
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
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
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

右編

不卷之三十

五十一百

臣

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
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
叨被恩榮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止

乞六部長貳自舉屬寮

魯 鞏

宋神宗元豐三年判三班院魯鞏上

臣伏以陛下本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
當世之宜裁以聖慮更定官制以宰天下臣誠不自
揆欲少助萬一雖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
心竊觀於書其在堯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
昭明平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姓

音義
音義
音義

莫不昭明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其在罔命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其戒之曰謹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以謂百司之長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委臣宰叙擬以開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材實終身保任其以舉授之絲各載除書之內

右編

八卷之三十

五十二 四言 吳應陽

得賢則有進考增秩褒升之賞失實則有奪俸贖金黜免之罰非特搜揚下位而已亦以閱試大臣其所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贅於經畫之材近世未見其比其在相位所陳先務如此質之於古實應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古今之通義也陛下隆至道開大明配天地立人極循名定位以董正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創制之始新命之官任之以彌綸所繫尤重其所更革著於甲令或差若毫髮四方受其弊或誤於須臾累歲不能救於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且臺省長官僕射尚書左右丞

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任陛下所選擇而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員外郎凡二十四司用吏幾百員其餘屬佐尚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郎以下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開以陛下之明其於羣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舉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爲內外之官選用之備庶幾爲官得人足以上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至省府之長固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牧守之官亦常履詔近位皆得薦用所知名臣偉人往往由此而出則推而廣之求於故事實有已試之効其

右編

八卷之三十

五十二 四言 吳應陽

所薦之士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備選擇猶舊闕御史一員聽二人其一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稽諸累朝亦故事也伏惟陛下本同命太僕慎簡乃僚之意采陸贄臺省長官吏舉懇懇之論爲本朝已試之法使先王之迹自陛下追而踐之如此則任衆之道隆進賢之路廣跡遠之士懷材者皆得彙征要近之臣獎善者皆得自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察誰敢不赴之以實既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後陛下以公聽並觀分別淑慝以執中至信行其賞罰如此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可無爲

而致充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如是而已如臣之說
爲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陸贄所陳惟陛下察其疎密
詳加損益取進止

辭大郡疏

杜詩

漢光武時南陽太守杜詩上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脩文羣帥反旅海內
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寧聖德威侮二
番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
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
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
右編

卷之三

五十四 百七十一 卿志

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
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
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驚之師陛下起兵十有
三年將帥和睦士卒免濫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
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伯衛則戎士自百何
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酬其
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
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絲邊屯戍之
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
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之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

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
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
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恐
八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
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
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
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辭東郡太守疏

漢何帝時上

黃香

臣江淮孤賤愚昧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錄遭值太
平先人餘福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借累任遂極臺
右編

卷之三

五十四 百七十一 卿志

閣訖無纖介稱報恩効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
近郡尊位千里臣間量能受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
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爲諸生典郡從政固非
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爲尊要
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
方剛適可驅使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
任之官臺煩事以畢臣香螻蟻小志誠願目至願土
灰極榮

陳情表

李密

晉武帝時詔徵密爲太子洗馬密上疏

臣密言臣以險巇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
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
多疾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
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奉功疆近之親內無
應門五尺之童羣執事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
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
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
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書特下拜臣即中尋蒙國恩
除臣洗馬臣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
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識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六 四百七十五

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
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
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
況臣孤苦疋廩之極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
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
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
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
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以區
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
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

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
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願陛下矜愍愚誠
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殫首死當結
草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代滕甫辨謫乞郡劄子

蘇軾

宋哲宗時上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
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
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

左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六 四百七十五

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
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
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
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
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
前謂人如已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
其褻惡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
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
死未基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
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

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
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
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
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
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倘因疑
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
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
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
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
累亦可哀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陵革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七 晉書

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况
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
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
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
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
間怖畏成疾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
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
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
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訖鄉鄰之父老區區老
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

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論考課疏

魏明帝太和上

杜恕

昔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
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有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
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
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
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
可不須黜陟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
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
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八 晉書

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
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
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
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
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
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
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
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
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
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失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

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極繇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

布編

不卷之三十

五十九百六十四

校考宰相而下疏

李渤

唐穆宗立召拜李渤為功員外郎渤初以峭直稱要臣意乃謀害渤及是拜官歲終當校考遂自宰相而下升駁之上奏

宰相倪文昌值陛下即位倚以貢功安危治亂繫也方陛下敬大臣未有昵比左右自驕之心而天下事一以付之俛等不推至公陳先王道德又不振板舊典復百司之本政之興廢在賞罰俛等未聞慰一守公使天下吏有所勸懲一不職使尸祿有所懼士之邪正混然無章陛下北幸驪山宰相學士皆股肱心腹宜皆知之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俛與學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考於輦不實輦

布編

不卷之三十

六十百六十五

請行百官考績

趙普

宋太祖乾德二年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上

臣近者明承聖造備位台司任重才輕以榮為懼臣伏聞宰相者上符乾象下代天工調六氣則品物咸亨舉百職則彞倫式叙佐君垂拱致時太平苟非此才焉用彼相臣自膺寵命如履薄冰虞施援古思今

少裨廣視遠聽伏自陛下天命攸屬人情有歸西伐
壺關東平淮甸馳驅虎旅霜露翠華開創之初實艱
難於王業平定之後悉整頓於皇綱六十年驕倨荆
湖咸歸至化五千里混同書軌盡革澆風是知惟德
動天惟天佑德惟至公而超百代念不驕而爲永圖
可以肩拍唐虞寧驅晉魏立太平之基已固致雍熙
之化方隆臣幸遇昌期尋當重委尸祿徒久立事無
聞固無宰相之才謬居宰相之位寵澤斯厚循省何
安所願夜思晝行獻可替否精求古道上副天心臣
以謂治國莫如用賢用賢莫如歷試歷試莫如責功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一

責功莫如較考况三考之典出自唐虞四善之科垂
於令式當治世之激勸不問公卿由近代以因循止
及州縣遂使居官食祿賢愚無分別之因冒寵挾私
陞出有泛濫之弊厥官徒設其器若虛凡庭揖以庭
趨但旅進而旅退由是職皆不舉人盡偷安若不注
於舊章恐轉隳於庶務臣欲起請今後除節察防禦
團練刺史及武臣等蓋必戰伐立効祿位酬勲凡公
事仰委官吏振舉外伏請先自宰相次百執事至於
賓客寮佐等皆請逐歲書考所董事皆師古理得從
長退不肖而進賢才更無疑慮勸奉公而脩職業各

盡器能倘書考之請遂行則太平之期可待應合關
考課事件伏請下考功按令式詳定條奏

議責成

李綱

宋高宗建炎元年綱召至行在言十事其義
責成曰

臣竊以廢嚴實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
堯舜有所不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以繇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竄殛加焉此
所以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也今以州縣之間任一
官效一職者數改易之猶不足以爲治況於朝廷之
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二

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
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副易者十五人
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置施設議
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逆首尾衝突紛然無所適
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於
其間反爲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
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
所謂黏罕幹離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
其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
以勝也譬猶奕者置碁不定不足以勝敵況於用人

不知信任之道而欲撥亂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豈可得哉伏望陛下於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久任而責成功勿爲細故之所搖勿爲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乎可爲也

官法上論考課

宋孝宗時上

葉適

夫課羣臣當以實實不能課當課以名名以致實實以致名有一不失是謂尊主之經失實失名則其主輕以此爲治雖勤弗成堯舜之時天下之患莫甚於水生民之事莫重於稷國家之政莫甚於禮樂典刑而諸侯之治州各有牧堯舜既選天下之賢聖各以

右編

大卷之三十一

六十三 三百九十四

其所長專治一職而不制可否於其間然而必爲之法曰三載其考爾之績三考而陟黜之以此課其官而官之長亦各自課於其屬法簡而令必行故其可見之効不惟施之一時而遺利餘澤又能及於後世是之謂實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無大小一聽於法雖傑異之能不得自有所爲徒借其人之重以行吾法耳然而必養之儒館必任之金穀必居之諫諍審獄刑獄習知邊事一人之身內外之官無不遍歷較之以資取之以望然後其大者爲政事之臣而其小者亦爲侍從之官其人既已周旋衆職詳練世事雖

不必真能盡知而皆習聞其大槩名爲蘊籍醇雅沉厚老成以局度器識自許而上亦護養愛惜不使有以少損其名其人尚德而寡過則所蒞之官亦不至於廢曠而不理是故可以造居通選而無疑而天下之事亦因以治是之謂名夫堯舜之實不求其名吾祖宗之名不責其實然而名以致實實以致名二者不同而均足以治人主尊安而天下無事矣噫使天下之賢聖不廢吾法雖天下之中材亦得自附於善人君子之名此豈非其課名實之本意與後世號漢宣帝爲能行責實之政然以臣論之徒役役焉旦夕

右編

大卷之三十一

六十四 四百六

爲課之以實耶則天下之人其在大官重職者未有
長久任事使見功實効可以利天下也而上輒以爲
不稱職而罷去之矣人臣之得爲此也非將曰吾求
以實能是事也則亦偷墮苟容虛文亡實而已矣是
未得其所以爲實也以爲課之以名耶則今官司之
要自宰相之外有樞近之臣有待從講讀之員有諫
官御史之選爾然未見有卓然名於其間曰某爲某
某爲某借某人足以重某事如祖宗之世則必其不
知者而已矣則必其名爲其位而無取者而已矣則
必敗名毀節而後得在此而已矣是未得其所以爲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五四百六

七

名也天下望治如醒者之願醒痛者之願痊也十四
五年矣而羣臣百官未知名實之所在獨若之何哉
雖然臣以爲今天下之治則亦有意於爲實也而未
知其所以爲實何者今之所謂實者不過若漢宣帝
耳夫擇天下之賢才與之共政而乃欲責之以百工
俗吏之所能彼安肯俛然爲之耶俛然爲之者百工
而已耳俗吏而已耳上之所授用所貴幸所驟取而
後退昔以退而今且進者皆可得而考也況其有未
及宣帝者乎彼其誠所謂實者固且不出於今之實
也而上不察焉怒其不爲實而不喜其爲名又從而

廢之是以廉退者不任焉骨鯁者不任焉蘊籍溫雅
沉厚老成以局度器識自許者舉不任焉故諫官御
史或無人焉翰墨制誥或無人焉大者至於丞相之
位或無人焉是其無人也則曰羣臣百官之不足用
也不足用則上不允於自用然則今之世舉羣臣百
官以爲不足用而上自用也非所以聲天下也非所
以威夷狄也非所以消奸雄而防未然也夫所貴乎
人主者以天下皆爲已用而已不必自用自用則人
主尊而其國威失實與名則幾乎輕嗚呼若是者其
無以一人而使不失乎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六四百六

七

定刑賞以別貪廉 元成宗時上 鄭介夫
夫慶賞刑威國之大柄刑威不加則人無所畏慶賞
不明則人無所慕二者不可偏廢也古者立刑必先
施於賊吏蓋賊吏爲患甚於酷吏之肆虐酷吏雖爲
少德人猶得而避之賊吏徇私滅公人之受害尤甚
國法之不得行民冤之不得伸上情之不得下達善
政之不得及民皆由賊吏更有以蠹之先去賊吏猶除
草必先去其根也賊既不行則刑自平矣昔國家制
爲枉法不枉法之例今則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
者並殿三年制法雖明而犯者未已終不能禁其萬

一也賈誼曰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既不能革其心使自無所犯又未能使之畏法而不敢犯是爲兩失之矣且如司縣官困於正從七品八品間終老無受宣之望吏員困於路縣終老無受勅之期凡人之自愛其身而重於犯法者以清議之可畏前程之尚遠也既無所畏又無所慕則仕而爲貧耳復何所惜欲資以無貪不可得也若有家業已成資畜已富雖除名雖殿三年不足介意近見江西有路司吏因賄情事受鈔五百錠金銀一箱一夕挈家而去不知所之意謂累路吏日月老成不得一官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七

相

不若多得鈔物可爲富家翁也又見各處有州縣官不顧名節縱意侵漁大小民訟商賈納賄不幸而因小賊告發雖行定罪停罷今在閑居已成巨室縱不再往亦可了終生之計也似此之類何可勝數在昔有刺配籍沒之法文其面則終身不齒於鄉里籍其資則全家不免於饑寒治賊吏無出此法之善也然朝廷未嘗無刺籍之法如累朝宰執近臣多已被罪籍沒豈此法獨行之隨朝而不可行之外任又兼有強盜刺額竊盜刺臂之法矣其賊吏之害及百姓元甚於強竊盜之害止於一家一人而已豈此法獨

之強竊盜而不可施之賊吏彼之受賊不顧者將以肥其身利其家養其妻子耳若使身陷刑戮田宅爲空妻子不保雖不除名不殿三年亦不輕於干禁也今後無分內外大小官吏但是賊狀明白者吏則刺面配役官則免刺流徙所有家財田宅奴婢並令盡數沒官庶賊吏知憚而犯鮮矣夫法爲小人而設非爲君子也君子之人必不同於賊吏而賊吏之法必不及於君子立法非過於嚴也治小人之法當如是耳然今日之政不患法之不至而弊於賞罰之不公不患貪者之難制而病於貪廉之無別賊吏既嚴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八

編

其罪矣而廉吏則未見其賞也今省部置立過名簿不聞有功績簿憲司歲報賊冊不聞有廉能冊夫人性不大相遠利欲人之所易動苦節人之所難能豈以功績廉能爲不美哉謂暴無傷謂善不足爲也若爲善而無以勸則皆相習爲不善矣舜去四凶舉十六相而天下大治非罰之少而賞之多使善者並進而惡者自化也明王施政猶天地之於萬物雨露以滋養之而後雪霜以肅殺之有雪霜而無雨露非所以化育有刑罰而無恩賞亦非所以爲政也朝廷昔有封贈之條該具雖明而舉行未見今後無分內外

大小官員有一廉如水無擾於民者令風憲官從公保舉中臺呈省俾同實跡優陞一等歷一考則封贈其父母再歷一考則封贈其妻妾但才德公勤有一可稱者亦如之不過廢朝廷一紙之虛名而可以收激勸人材之實效使居官執役者明見賊吏之被禍及其身及其父母妻孥盡不免於戮辱又見廉吏之蒙福及其身及其父母妻妾俱得享於榮華誰不願趨榮而避辱捨貪而從廉不特畏法而不敢犯舉皆革心而自無所犯矣

論吏胥

朱孝宗時上

葉適

右編

卷之三十三

李九二日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爲甚者蓋自崇寧極於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寒洩者亦不復脩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切惟吏胥之聽而吏根固窟穴權勢熏炙濫恩橫賜自占優渥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徃例盡用省記輕皇子奪帷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樞密院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路從而傲視又其常情耳故今號爲公人世界又以官無封建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倪首刮席條令憲法多所不諳而寄命於吏此固然也然雖使得其人

而居之如昔之所謂伊尹傳說之儔而以夫區區條令憲法仍爲不曉而與是吏人共事終亦不可然則今世吏胥之害無問乎官之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要以爲當革而已矣府史胥徒自有國以來所同有也然必有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焉而秦漢之敝法屈天下之豪傑山刀筆選而至三公今幸已甄別品流而其餘敝法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立爲成書以付之彼吏胥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爲害又過於秦漢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爵其祿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

右編

卷之三十三

李九二日

也增員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缺擇地爭奪伺候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衆之難者京師紀綱之首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靈亦必少異於今日蓋結托干請有所不行予決衆事整齊簿書不爲疑貲則下亦知畏故也

右編

入卷之三十

卷三十一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一

戶一

賦論用田賦

上漢文帝

補

賈誼

論積貯

上文帝

補

晁錯

論貴粟

上文帝

補

董仲舒

論限民名田

上武帝

補

陳靖

聚人議

上宋太宗

補

陳靖

乞從京東西起首勸課

上太宗

陳靖

右編

卷三十一目錄

上神宗

民事中論墾田

上孝宗

補

富弼

民事下論井田

上孝宗

補

葉適

論井田

上元成宗

補

鄭介夫

課稅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上唐德宗

補

陸贄

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上德宗

補

陸贄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上德宗

補

陸贄

論稅期限迫促

陸贄

論兼併之家私歛重於公稅

陸贄

論乞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陸贄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陸贄

乞賑濟河北饑民

田錫

論水旱之本重歛宜戒

范鎮

乞選河北監司賑濟饑民

司馬光

乞復義倉以備凶歲

上官均

乞預備來年救饑之術

蘇軾

論積欠宜寬

蘇軾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一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宣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戶一

論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

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

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

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

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

焉弗聽

論積貯

賈誼

漢文帝即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

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

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

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今昔本而趨末

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

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狽。歲惡不入，請賣爵，予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計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敵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擬者並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五

下之尤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駸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矣。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論貴粟

漢文帝時上

晁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

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遯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其民哉？明王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五

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賊盜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

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賣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四百三十一

楊

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律法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學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

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騶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千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二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論限民名田

漢武帝時上

董仲舒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

三百七十五

張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又頗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後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

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聚人議

宋太宗時上

陳靖

臣伏以天生烝民爲國之本地生百穀爲民之財國非民罔興民非財罔聚故書有本固邦寧之旨易有聚人曰財之文考斯格言誠爲要道夫先王之聚民也豈能耕與之食織與之衣蓋開其貨殖之門示以

石編

卷之三十一

六 三十一 張洪

農桑之本俾夫養生送死力服田疇而無輕家離鄉之心是知理國之道聚人爲先人聚則野無閒田家無乏用義夫節婦由是而生內則恭睦於親姻外則協和於鄉黨爭訟無所作邪僞無所安欲其教化不行不可得也苟不然者則官無定籍世有浮民逆黨凶徒由是而起小則干陵於閭里大則侵軼於州縣禮遜無所興仁信無所設欲其刑罰不用不亦難乎是故王者察逆順之端究存亡之理設職官以持國本立井田以節民財貧弱者不使之饑寒富豪者不使之兼并小大畢濟遐邇同歸然後賦調上均而國

石編

卷之三十一

七 三十一 余崇

無苛歛衣食下給而人無他求倉廩充盈時俗康阜既庶且富近悅遠來盡令四海之民咸若一家之子縱有風雨不節螟螣爲災但可以不虞未足以大害也而自秦壞周制立阡陌而尚戰功漢因秦規益筭緡而取民利故使國內咸怨天下無聊至有劉項之爭莽卓之亂也逮夫晉魏迄于隋唐其間明主昏君治亂相繼或增之以倍剋或施之以寬平或用於國而資於民或利當世而弊後世損益之理史籍具存然則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必在人君審時以測地察倦以因人使其力出無窮財生不匱則聚人之要在於茲矣今國家富有萬國治勝三王塞邪路於漢劉刻訛根於晉石罄域中之黎庶孰匪王民窮宇內之舟車咸輸貢賦用衆庶則方今特出擬豐盈則遠古難差而且游力尚多曠土不少餒凍之色十五其民得非版籍之所未精勸課之所未備臣愚以謂精版籍莫若遵閭伍之法備勸課莫若申殿最之科如是則游力必除曠土盡闢管子曰欲治其國先知其人欲知其人先明其地蓋黃帝有鄉井之制周人置三隴之官使其什伍相司里鄰相保有無得以相貸巧拙得以相謀生產得以相均死病得以相

救危難得以相助婚姻得以相媒人顧其家家安其口奔亡者無所匿遷移者無所從欲盡而彰不救而得故民有安土之意官無漏人之虞主政可行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衆寡之額老幼具存故周禮每至孟冬司徒獻其人數王拜而受冢宰貳之乃命有司登于天府其重民籍也如是及東晉以土斷其民北齊之間俗便其制陳亡隋亂紀紊綱頽汨乎李唐大革斯弊乃有村正掌其田野坊正司其邑居大約科條與今相類然以彼時村正坊正皆選彊幹廉平州官縣官悉知丁口存歿三年一造戶籍三本一本供有

其勤勞而罰其怠惰也漢詔曰洪範八政以食爲先斯誠家給之源刑措之本是宜厚農薄賦令與孝悌同科者其重農也如是及孝平元始之初有大農部丞之制分管勸課逐處耕桑未踰二三載中墾田九百萬頃戶足人給流亡漸還又晉司徒石苞奏郡縣農桑未有殷最宜增官屬有所巡檢帝俞其言民獲其利洎後或弛不可備論逮乎李唐開元則立口分永業各定頃畝隨其等級於事雖涉太煩亦可體爲常式但臣切見先有敕命遍下諸州俾置農師猶謂勸人復本然雖有其詔誥而且無其主張坊村得以因循郡邑不虞其殷最遂使耕耘之力尚遺畝畝之間故曰勸課之所未備也臣所議上件事由兼有前古制度倘若陛下不遺葑菲特賜施行卽乞據令村坊加之保伍隨其土斷不問僑居應是浮浪之徒悉歸版籍所管然後按其人數授以土田五家爲隣五隣爲保迺相檢察責以農桑勿容游食之徒勿縱惰耕之子仍更示其殷最勵彼屬官或士不曠功則隆之以爵賞人有游力則降之以典刑自然上下相承小大無隱良疇委而再闢游民蕩而復歸太古之風於今曷遠故曰精版籍莫若遵閭伍之制備勸課莫

若申殿最之科其有子細事宜更在臨時條貫退循
虛昧無補盛明

乞從京東西起首勸課

陳靖

宋太宗時上

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食足則民天協和民
安則國本正固是以國非民罔立民非食罔生夫先
王之欲生其民豐其食者莫大於積穀而勸農也農
田之興教化攸重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
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
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抑所謂湯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三百六十八

之流金燦石堯之懷山襄陵而國無捐瘠者率由是
道也臣往歲輒進淳化中議五卷其一曰聚人乃遠
自黃帝已還歷叙鄉井農田之損益近自聖朝而上
備論勸課圖籍之是非續主判三司開拆及提點百
司庫務日前後二拜封章皆議耕桑利害又前年曲
蒙聖造許歸住處寧親亦曾稟取旨揮尋到古本版
籍去歲伏奉勅命差往荆湖復自許州附奏劄子兼
乞容臣廻日別具條件請行區區之心勤勤不忘於
農事者誠以陛下御宇以來二十餘祀躬臨庶政日
總萬幾以至宵旰忘疲夙夜不寐陛下之欲萬邦咸

寧而四岳十二牧之任未能遂堯舜之心陛下之欲
九功惟叙而六府三事之官未能致商周之理抑又
臣先居省職日嘗奏公事次伏觀金口宣示曰稼穡
農耕政教之大本設有人爲官家力行勸課康濟黎
元則鹽鐵榷酤是何末事并前歲中宣力尚方製造
農器散給諸郡使教民耕此又見陛下用意愈於前
代哲王遠矣臣由是晝忖夜度採古論今或得之於
方策之間或取之於衆多之議其可損而益用於聖
世者敢此布露而俟詳擇焉臣謹按方今天下土田
除淮海江浙荆湖隴蜀河東以外郡邑各在遠處或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四百七

廢或開假使勸課必行卽日未見其利又古者強幹
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敢請指以京畿之地南北
東西環遶三三三州連接三數千里其田之耕稼者
十纔二三又其耕稼之田所入租稅者十無五六既
有坐家破逃之戶又有惰農廢業之夫坐家破逃者
則姦僞日生賦額歲減賦額減則國用不豐國用不
豐則配率科歛無所不行矣惰農廢業者則游手日
衆地利斯寡地利寡則民食不足民食不足則爭盜
殺傷無所不至矣又安得人康俗阜地平天成使萬
乘端拱穆清百官靖恭厥位凡欲革其弊鼎其利非

無倦仍據逐戶歸業逐處授田至於細碎事宜並取大農擬議除却耕桑之外復教植木種蔬或養畜牛羊或葺葺雞彘或給授田土之際潛擬井田或營造室廬之時便立保伍應是養生送死之物追風立社之資並令收積經營防備支用至繼至悉必躬必親使其黎庶樂生官吏勤勸待至三五年後生計已成有室家物產以可懷有業土園林而可戀官中即量田收稅計戶定征以農司新附之人田令計府舊存之戶稅共成圖籍置之司存爲萬古之宏規乃一勞而永逸或慮新歸民戶多是貧困艱窮心雖欲耕力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四百七

李大

所不及者若官中許於逐處預借和糴價錢並管在農司斟酌墾劃或以充合造耕稼之具或以爲買種糧種之資便須逐事計錢明收買伯於東作之日貸於逐人於西成之時取其償直據官中合要斛斗依逐處時估分文折納入倉分明係帳且在農司收管逐旋牒報三司看三司如要收支即隨處差人交割仍點勘預借錢數准折勾銷有剩則計數潤官有欠則農司催促此亦應用之良策有速成之要期臣合貢此言一繫上旨又慮舊存稅戶見管催科親新戶蒙此優饒棄舊業却來歸附既失計省之賦額又誤

國家之軍需臣固不敢幸此非功以爲勤績抑其間有兼并豪富之族自來廣占田土及坐家破逃亡之人承前得其慣便見官行此勸課輒便用意無端或農司配田之時或人戶請田之際紛拏競訟煩紊典刑乃須定在爭先塞其姦妄必使舊戶甘心於條貫新戶得地以安寧正家給刑措之源國富人康之本降次淮南江北諸道州軍候此地事如有成即彼處亦令勸課且臣又聞昔者周公之理也一年而變三年而成五年而定鄭子產爲政一年而人謗三年而人頌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今臣以冗賤孤陋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五百七

卿志

乏跡欲爲國家立長久遠大之規誠恐忿嫉臣者多而成就臣者少或興沮謗誑紊聰明伏願陛下垂白日而照丹心保元龜而體前事容臣辛勤勉勵盡瘁於斯倘三年無成五年不定則國家自有典憲微臣亦能揣量或流于幽州或殛于羽山皆臣之所甘心固無恨也然或五年以來事稍成就况臣此際必已衰羸兼慮前程墮躓無日亦願陛下不加爵賞只乞賜臣優閒于百越之間假二車之職庶得狐死有期於丘首鳥巢不遠於南枝如此即是陛下之知臣至矣而臣誓報陛下之心極矣其他給受田疇殿最官

吏創新戶之屬籍塞舊戶之姦訛定差徭賦稅之等差酌儲積輦運之利害有法度可以經久有行用且合權宜百事千端無巨無細臣悉請預大農之可否采羣議之是非與衆士竭公共之心助陛下敷神明之教顯有刑墨幽有鬼神苟違斯言寧逃自孽

論河北流民到京西乞分給田土 富弼

宋神宗時上

臣昨在汝州切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後却又不令請射盡湏發遣歸還本貫臣訪知流民必難發遣得回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六頁

既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本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口數給與田土或自令樵漁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項違着朝廷後來指揮比欲奏候朝旨及爲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救卹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去後方且奏聞尋准中書劄字奉聖旨一依奏陳事理其後來者卽教不得給田候春暖勸諭令歸上路後方知其餘州軍所到流民不拘新舊並只用元降朝旨盡不許給與田土臣其時以急

於赴召不及再有奏陳自襄城縣至南薰門共六程臣見公路流民大小車乘及驢馬輿載以至擔仗等相繼不絕臣每逢見逐隊老小一一問及當令逐旋抄劄只路上所逢者約共六百餘戶四千餘口其逐州逐縣鎮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不見者并臣於許州驛中住却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見者比臣曾見之數恐又不下一二百戶三千口都約及八九百戶七八千口其前後已過并今未來及有住唐鄧蔡州等處臣所不見者又不知其數多少扶老携幼疊疊滿道寒饑之色所不忍見亦有病而死隨卽埋於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七頁

十七

道傍骨肉相聚號泣而去臣親而問得者多是鎮趙那洛磁等州下等人戶以十分爲率約四五分並是鎮入其餘五六分卽共是趙州與那洛磁相之人又十中約六七分是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濟戶與無土浮客卽絕無第三等之家臣逐隊徧問因甚如此離鄉土遠來他州其間甚有垂泣告者曰本不忍拋離墳墓骨肉及破壞家產只爲災傷物貴存濟不得憂慮餓殺老小所以湏至趙那洛磁處進命又問得其全家起離來更不歸者亦有減人口暫來逐熟後彼中無災傷斛斗稍賤卽却歸者亦有

去年先令人來請射或買置田土亦有無准備聖空
來者大約稍有准備無一二餘皆茫然並未有所歸
只是路上逐旋問人斛斗賤處便去臣切聞有人聞
朝廷須令發遣却歸本貫此說蓋是其人只以傳聞
爲詞不曾親見親問但只却有車乘行李次第頗多
便稱是上等之人臣每親見有七八量大車者約及
四五十家二百餘口四五量大車者約及三四十家
一百餘口一兩量大車者約及五七家五七十人其
小車子及驢馬擔仗之類大抵皆似大車並是彼中
鄉里村相近鄰里或出車乘或出驢牛或出繩索或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八

比

出搭蓋之物遞相併合各作一隊起來所以行李次
第如上等入戶也今既是貧窘之家決意離去鄉土
逃命逐熟而朝廷須令發遣却回必恐有傷和氣臣
亦子細說諭云朝廷恐你拋離鄉井欲擬發遣却歸
河北不知如何其丈夫婦人皆向前對曰便是死在
此處必更難歸兼一路盤纏已有次第如何歸得除
是將來彼中有可看望方有歸者也此已上事並是
臣親見親問所得最爲詳悉與夫外面所差體量之
人簿尉幕職官畏懼州府州府畏懼提轉提轉畏懼
朝省而不敢盡理而陳述或心存諂佞不肯說盡災

患之事或不切用心自作鹵莽申不實者萬不俾也
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如流民到處且將係
官荒閒田土及見佃人剩占無稅地土差有心力徇
公官員四散分俵各令往佃更不得逼逐發遣却歸
河北其餘或與人家作客或自能樵漁採捕或支官
粟計口養之之類更令中書檢詳前後條約疾速嚴
行指揮約束所貴趁此日月尚淺未有大段死損之
人可救卹得及

民事中論墾田

宋孝宗時上

葉適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九

爲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衆而兵
強田墾稅增役衆兵強則所爲而必從所欲而必遂
是故昔者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
開阡陌者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漢末天下殫
殘而三國爭利孫權搜取山越之衆以爲民至於帆
海絕徼俘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師號爲秉
義不妄虜獲亦援權上家屬以還漢中蓋蜀之亡也
爲戶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爲戶五十餘萬而魏不能
百萬而已舉天下之大不當全漢數郡之衆然則因
民之衆寡爲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今天下之州縣

直以見入職貢者言之除已募而爲兵者數百十萬人其去而爲浮屠老子及爲役而未受度者又數十萬人若此皆不論也而戶口昌熾生齒繁衍幾及全盛之世其衆強富大之形宜無敵於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勢屬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後不衆兵不強反有貧弱之實見於外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聽其自生自死而已而州縣又有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絹價者此其意豈以爲民不當生於王之土地而征之者歟夫前世之致民甚難待其衆多而用之有終不得者今也欲有內外之事因衆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晉書

多已成之民率以北向夫孰敢爭者而論者曾莫以爲意此不知其本之甚者也以臣計之有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爲役出則可以爲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苦憔悴無地以自業其爲不才者且爲俘容爲傭力其懷利強力者則爲商賈爲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爲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糶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後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其所以雖蕃熾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者也嗚呼亦其勢之有不得不然者矣夫吳越

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縣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於舊雞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置者數十百倍於舊蓋秦制萬戶爲縣而宋齊之間山陰最大而難治然猶不過三萬今兩浙之下縣以三萬戶率者不數也夫舉天下之民未得其所猶不足爲意而此一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間者十年之後將何以教之乎夫迹其民多而地不足若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晉書

此則其窮而無告者其上豈宜有不察者乎田無所墾而稅不得增徒相聚搏取攘竊以爲衣食使其俗貪詐淫靡而無信義忠厚之行則將盡棄而魚肉之乎噫此不可不慮也漢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戶繁實地著充滿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爲下州小縣乃無一士生其間者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獨爲東南之望然則亦古所未有也極其盛而將坐待其衰此豈智者之爲乎且其土地之廣者伏藏狐兔平野而居狼虎荒墟林莽數千里無聚落奸

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氣蒸鬱而不遂而其狹者鑿山捍海摘決遺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鋤耨無窮至於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應天氣亢而不屬肩摩袂錯愁居戚處不自聊賴則臣恐二者之皆病也夫分閭浙以實荆楚去狹而就廣田益墾而稅益增其出可以爲兵其居可以爲後財不理而自富此當今之急務也而論者則又將曰慮其因徙而生變夫豈有不變之術而未之思乎抑聽其自變者乎

民事下論井田

葉適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宋孝宗時上

二十一

三言全三

堂

今之言愛民者臣知其說矣俗吏見近事儒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則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悉得其利夫抑兼并之術吏之彊敏有必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士方且相與按圖而畫之轉以相授而自嫌其迂未敢有以告於上者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爲論雖可通而皆非有益於當世爲治之道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爲井而臣以爲雖得天下之田盡在官文武周公復出而治天下

亦不必爲井何者其爲法瑣細煩密非今天下之所能爲昔者自黃帝至於成周樊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可歷見於鄉遂之中而置官師役民天正疆界治溝洫終歲辛苦以井田爲事而諸侯亦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於天下然江漢以南淮潁以東其不能爲者不強使也今天下爲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二三歲一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者是將使誰爲之乎就使爲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井田之制雖先廢於商鞅而後諸侯亡封建絕井田雖在亦不能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畝遂溝洫環田而爲之間田而疏之要以爲人力備盡望之而可觀而得粟之多寡則無異於後世且大陂長堰因山爲源鍾澗流潦視時決之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世之治無愧於三代則爲田之利使民自養於中亦獨何異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爲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無貧民不在乎田之必爲井不爲井也夫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今故堰遺陂在百年之外猶防衆流卽之渺然瀾漫千頃者如其湮淤絕滅尚不可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三

吳廷

求而况井田遠在數千歲之上今其阡陌連亘墟聚遷改蓋欲求商鞅之所變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時井田雖不治而其大約具在故勤勤以經界為意歎息先王之良法廢壞於暴君汙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其耳目所不聞不見之遺言願從而効之亦咨嗟嘆惜以為不可廢豈不難乎井田既然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為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為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七

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為耕借資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有甚者庸作奴婢歸於富人游手末作俳優伎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輸官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畧相當耳迺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嫉惡於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而吏先

以破壞富人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心此非善為治者也故臣以為儒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損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誠使制度立於上十年之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其羣臣當汲汲為之不然古井田終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復立虛談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卑為實儒者以高為名天下何從而治哉

論井田

元成宗時上

鄭介夫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三

隆古無豪霸之名自秦廢井田而兼并起於是強者日富弱者日貧豪霸日興殆不可遏蓋強必陵弱富必欺貧貧弱不能與競遂歸心服命於富強之家理勢然耳聖朝開國以來軫卹民憂禁治豪霸制令甚嚴終莫能少戢其風今上而府縣下而鄉都隨處有之小大不侔而蠹民則一蜂起水湧誅之不可勝誅雖有智者莫如之何愚嘗日夜思之不究其源徒窒其流未易以制也制之之道惟有井田一法今不可得而行矣蓋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屬官民不得而私有之但強者力多能兼眾人之利以為富而無力者

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至於轉徙流蕩先王授田使貧富強弱無以相過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富甚貧之民至成周時其法大備畫地爲井八鬴五規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溝洫畎澮川涂畛徑以立其堤防疆井既定無得侵奪雖欲貪并不可得也商鞅用秦規則寢弛已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開阡陌阡陌既開乃有豪強兼井之患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置錙之地然猶不明說田在民也官不得治而民得自占爲業耳迄于漢亡三國並立兵火之餘人稀土曠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終不在民以

布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 四百五

爲在官則官無人收管以爲在民則又無簿籍契券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稍亦近古唐因元魏而損益之爲法雖善然令民得賣其口分永業始有契約文券日漸一日公田盡變爲私田先王之法由是大壞天下紛紛互相吞併而井田永不復矣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官安得而禁制之田既屬民乃欲奪富者之田以與無田之民禍亂羣興必然之理也董仲舒在武帝朝此時去古未遠井田之法尚可追也乃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言甚善而未克行至哀帝時孔光

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時丁傳用事董賢隆貴不便於已遂寢其行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以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蘇期之三年似太迫感爲今之計豪強卒難禁止惟有限田之法可以制之酌古准今宜爲定制每一家無論門閥貴賤人口多寡並以田十頃爲則有十頃以上至于千頃者聽令分析或與兄弟子姪姻黨或立契典賣外人但有十頃而止或敗亡而所存不及十頃者亦聽十頃以下至于畝者許令增買亦至十頃而止寬以五年爲限如過限

布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四百五

不依制而田富如故者除十頃外並沒入官然官不歸於公仍將沒官田召賣與貧民所得田價一半輸官一半給主彼富者亦甘心而無辭不出十數年而豪強不治而自無矣此法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使周公復生亦何以易此哉然寺觀布滿天下田業過於巨室卒未能如會昌之併省廢毀而僧道恃無差發因而廣置田宅侵奪民役爲禍不小亦宜立限分爲三等大寺觀不得過十頃中止五頃下存二頃有過制者依上沒官亦足以少抑僧道之僭踰也良法美意無加於此以數千年未

全之規一旦復見於今日豈非超古之事業太平之盛觀歟惟慮左右之臣如丁傳等恐防於已百端阻當有不得行焉必須斷以決之不問於讒執而守之克底于終而後有所成也惟聖朝其嘉納焉

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陸贄

唐德宗興元間上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籍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

布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八百八上

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壹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絕共二丈綿二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爲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取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欽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

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壹雖欲轉徙莫容其間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爲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珍復滋救敗成痿展轉增

布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百四上

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摺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細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所爲必當其悔乃亡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之後供億不常乘急誅求漸墮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踈竭耗編吐日日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

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煩重憫烝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數陳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審用節財窒侈欲以遏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歛而乃搜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索錢穀最多者便爲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極病爲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下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四百五

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利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竄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固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筭緝宜其

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責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毆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旣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歛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四百五

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跡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徵防患爲慮得非彌綸又踈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踈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况復亟繚縶絲重傷宿瘡其爲擾病抑又甚焉請爲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曆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旣無定限官司懼有闕供每至徵配

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利而人未甚瘁及總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入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歛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勅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百文

布編

本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四百五

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尚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彛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統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

有巧避微文曲承睿旨變徵役以召顧之目換科配

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嚴計其直以召顧爲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爲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爲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曆中非法賦歛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並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瘠疾鍾害或水旱薦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

布編

本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四百五

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訖于大曆二十年餘兵亂相乘海內罷弊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重愛人節用之旨宣輕徭薄賦之名率土烝黎感涕相賀延頸企踵咸以爲太平可期旣而制失其中歛從其重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甲兵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槩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下儻追思大曆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普皇哀公問於有若

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
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怨節而無貪
和而無寡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
獻是以人爲本以財爲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
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
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爲
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爲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
革且去其大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四百五

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
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廻給要切之用其
百姓稅錢項因軍興每貫徵二百者下詔停之用復
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
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
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
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
財但勅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減
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爲害最深陛下臨御之
初已弘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近歲以來稍

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
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美財亦將
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
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
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問事或涉於姦冒過則
不在戶人重重剝微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
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
尤甚給用不克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徵百姓根本
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
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論詔旨咸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五百五

王龍

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
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准而
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爲兩
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
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
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
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
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
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陸贄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爲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爲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禾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纈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泉貨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歛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

有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六 四百七 王龍

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歛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纈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繒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

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三千二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既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克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七 四百五 王龍

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疋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純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脩家技皆足供官無

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
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入之所出不知物甚貴
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
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
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爲問答
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
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
錢數若今以布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
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
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

布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八 第五

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
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爲數者獨月俸資課而
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兩漢以
石數多少爲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
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爲常
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
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况今餽餉方廣倉儲
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
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爲布帛定數某官
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九 四百七

黃一

精粗有司明立條例便爲恒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
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司有准
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
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
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所傷議
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歛糴用權物
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
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
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
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歛之
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
官中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
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
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窮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
諒在於斯誠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
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糴鹽以入其直有權酒
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
歛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
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
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

虛估廣求美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荅曰自天實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先帝邁舍垢之德而綴於糾純由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既行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厝之間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爲兩稅矣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厝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七

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剝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爲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餽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乎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

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歛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陸 贊

唐德宗時上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思猶懼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八

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爲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惰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興時與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恒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

右編

不卷之三十一

四十三 四百七 民志

行小惠競誘姦吐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幸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以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情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四十三 四百七 民志

免租頗亦從今年限纔滿復爲汚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旣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墮家取財苟媚聚歛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贖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尚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春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威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僞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旣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儻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歛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旣厚矣財必賸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責於加者今務於減焉

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校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額納徵更不勘責檢巡增闕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四十四三九十二

相

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論稅期限迫切

陸贄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材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歛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歛必以時有度則亡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關

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復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番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悉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四十五三九十四

開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紆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論兼併之家私歛重於公稅

陸贄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逾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

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
唯力是聘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
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
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恠曷有紀極天下之物
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
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則千家之業
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
前代致有風俗訛靡毗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
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
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

右編

不卷之三十一

四十七 三百八十九 朱

古先聖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
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
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
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
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
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
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克有田之家坐食租稅
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歛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
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
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

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
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
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
墮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
道浸亡爲日久矣頓欲脩整行之實難華弊化人事
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
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格
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
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
捨也

右編

不卷之三十一

四十七 三百八十九 朱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
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
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
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
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爲惻然動容每
言朕於蒼生支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
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
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
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

有微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唯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陸 贄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糗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惟懼夫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衡術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爲義倉豐則斂藏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頗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脩崇

右編

不卷之三十一

四十八

三十九

右編

不卷之三十一

四十九

四

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庾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皆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爲梗師旅亟興患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歛獲始畢糗糧已空執契擔囊行復代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克償遇荐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鄽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

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
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乏之道焉可捨而不
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
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
下誠能爲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
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勅令貯戶部
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爾前旨望令轉運使總
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
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卽與觀察使計會
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四百七

藏

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
勾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
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
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準平穀
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卽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
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歛散遂
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
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
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
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

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永無
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
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茂有不至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唐德宗時上

陸贄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
使此道亦不棄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
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
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共是由教化
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汚染淮甸職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二百三

藏

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舍
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
亦有足哀傷儻弘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
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旣同朝廷弔卹或
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
寇讐恐非所以爲計也昔晉饑乞糴於秦大夫百里
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
不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丕豹之
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
饑乞糴於晉晉大夫虢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

如勿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號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穆霸強晉國擒辱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能卹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淮右荐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爲不然必若與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與德攻讎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三

狂當其迫阨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宣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宣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稅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爲允伏惟聖鑒更審裁量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乞賑濟河北饑民

田錫

宋真宗時上

臣今月二十五日所進實封爲霸州乾寧軍死傷人

戶等自二十六日至今又據莫州奏饑死一十六戶
滄州奏全家饑死一十七戶雖有指揮下轉運司相
度及減斗斛價賑糴即未見別行指揮若有司只如
此行遣實未稱陛下憂勞之心也陛下爲民父母使
百姓饑死乃是陛下孤負百姓也宰相調燮陰陽啟
導聖德而惠澤不下流王道未融明是宰相孤負陛
下也今陛下何不引咎如禹湯罪已略降德音下饑
餓殺人處州府民心知陛下憂恤然後振廩給貸以
救其死若倉廩虛而饋運邊備未足即日無可給貸
則是執政素不用心所致昔伊尹作相耻一夫不獲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三

今饑殺人如此所謂焉用彼相今陛下可將此事以
理道略面責宰臣以下觀其何辭以對視其有無忤
色有無憂色待三日而後或旬浹以來不上表待罪
不拜章求退是忍人也何良相之爲乎既非良相而
猶用之則是陛下不以百姓心爲心也若不別進用
賢臣恐危亂之萌將來滋蔓難圖也語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況今皇家富有萬國豈無人焉可於常參
官自來五日一轉對中觀其所上之言有遠大謀略
經綸才業者可升次擢用若有其言而無其實退之
以禮亦合理體不然則臣恐國家未能早致太平也

豈唯太平之未能致其憂患不獨在邊防而叛亂在內地也此是陛下繼嗣先帝萬世基業之急務也所急之務莫先於此惟聖聰睿鑒詳微臣之言陸贄云貪因循者終有大患今若因循不早爲謀則慮大患至矣今臣所奏且可先降德音以出湯責躬之意以謝天以堯舜至仁之心以待下使饑餓地分知陛下憂恤之心也臣職在深嚴日有聞見不敢不奏

論水旱之本重歛宜戒

范鎮

宋仁宗時上

臣伏見今歲無麥苗朝廷爲放稅免役及以常平倉

右編

不卷之三十一

五十四 三百八十一

宋

軍儲倉極貸存恤之恩不爲不至矣然而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一小歉故雖加重施固已不及事矣此無他重歛之政在前也今特一赦不熟耳而流民如此就使九穀皆不熟朝廷將如之何臣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而怨由有司之重歛有司之重歛由官冗兵多與土木之費而經制不立也又聞許汝鄭等處蝗蝻復生蝗蝻之生亦由貪政之所感也天意以爲貪政之取民猶蝗蝻之食苗故頻年生蝗蝻以覺悟

陛下也春秋魯宣公十五年秋初履畝冬蟪蛄生說者以謂緣履畝而生此所謂貪政之感也國家自陝西用兵增兵以來賦役繁重近年不惜高爵重祿假借匪人轉運司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歛率不可勝計此皆貪政也貪政之發發於培刻暴虐此民所以怨也所以干天地之和也水旱之所伏乞陛下勅大臣檢臣前所上章考今官數兵數與賦入之數立爲經制又罷土木之費使民得足食而少休則天地之和至矣古人言太平者止於民之足食也今誠能立經制省官與兵節土木之費使民足食陛下高拱深居而太平坐致願陛下責任大臣如何耳

乞選河北監司賑濟饑民

司馬光

宋神宗時上

臣竊見朝廷差官支撥糴米於永泰等門遇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經過卽大人每人支與米一斗小人支與米五升仰子細告諭在京難以住泊令速往近便豐熟州軍存活者臣切思之如此處置欲以爲恤民之名掩人耳目則僅可矣其實恐有損無益何以言

之鄉者或聞河北有人訛傳京師散米者民遂襁負南來今若實差官散米恐河北饑民聞之未流移者因茲誘引皆來入京京師之米有限而河北流民無窮既而無米可給則不免聚而饑死如前年許穎二州是也今來苗既傷於旱蝗日益滋生秋田豐歉殊未可知一斗五升之米止可延數日之命豈能濟饑饉之厄哉凡民之情見利則趨之見害則避之若京師可以住泊雖驅之亦不肯去若外州不可以存活雖留之亦不肯止固非數人口舌所能告諭故臣以爲有損無益也臣聞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鄉

布編

本卷之三十一

五十六百七

陳鳴

里捨其親戚奔其丘壘流離道路乞丐於人哉但以豐稔之歲粒食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糴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手糜散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偷安姑爲苟計是以稍遇水旱螽蟥則饑糧已絕公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既不能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此乃失在於無事之時不在於凶荒之年也加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視民之窮曾無矜憫增無名之賦輿不急之役吏緣爲奸蠹弊百出民搏手計窮無以爲生則不免有四方之志大意謂他處必有饒樂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廬

舍殺其耕牛委其良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攜就道若所詣之處復無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不轉徙溝壑壯者不起爲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合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斛斗數少不能周徧者且須救土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預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

本編

本卷之三十一

五十七百十四

陳鳴

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夫如此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遊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臣曾上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此特河北流民路過京師者耳切聞其他災傷之處流民亦爲不少若臣言可采伏望聖慈依此行之

乞復義倉以備凶歲

上官均

宋哲宗時上

臣聞賊盜之多常起於凶歲凶歲不足常生於無備備災卹患常平義倉之設最爲良法熙寧十年始講

隋唐之舊興置義倉令人戶於正稅斛斛一石別納五升準備災傷賑濟不得移用法頗周密蓋所歛至少所聚至多蓄之郡縣而散之於民歛之少則民易以輸聚之多則上足以施予蓄之郡縣則凶歲有備散之於民則人情無怨此隋文皇帝唐太宗嘗行於治平之世已試之効也元豐八年指揮諸路義倉一切廢罷議者至今惜之若以爲擾民則所出纔二十分之一若患他用則當時已有著令又况水旱不常饑饉間有發倉廩則每苦不足行勸誘則不免強取與其施之於倉卒不若備之無事今平糴之法既已脩布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八

復唯義倉之制尚未興舉臣以爲義倉貯積在近民居則饑歲賑濟無道路奔馳之勞費而人受實惠隋開皇中就社置倉蓋以此也臣欲乞興復義倉之法令於村鎮有巡檢廨舍處建立倉廩以便歛散其餘條例令有司更加脩整以備饑歲誠非小補

乞預備來年救饑之術

蘇軾

宋哲宗時

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糴賣常平官無大失

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立賞閉糴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救運江西及截木路上供米一百三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而繼之以疫疾本路歿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

布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九

劉州

所失共計三百餘萬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斛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終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斛斛米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旣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糴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場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

事處置之方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
福相絕如此洪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旬
旬救之本不計較費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
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庄
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
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
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況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
其後乎臣自去歲以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
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斛至八九十
自今年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

奏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

六

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
七月初斛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
不敢佐糴災傷之勢恐如去年何者去年之灾如人
初病今歲之灾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
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典賣
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下本已重
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困實倍去
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披敘臣密令季孫公路
體訪季孫還為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為害又多
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埠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

奏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二

六

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璠自常
潤還所言略同云吳江平望八尺間有舉家田苗沒
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楫撈攬云半猶堪炒喫青
稔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況止不止
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
去年杭州管常州米二十三萬石今來已糴過十五
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糴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
及和糴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
了兌撥克軍糧更無見在惟糴米錢近八萬貫而錢
非收饑之物若來歲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
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
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綺帶金玉橫尸道上者
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糴過常平米見在數絕
少熙寧之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
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閑郡
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
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糴今來浙西
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斛一百
五十餘萬石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饑饉愈速和糴不
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

視人歿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雖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斗出糴救饑如合準備卽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具逐司擘劃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踊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糴救濟卽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年已是立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二 三言七十三次

揮

貼黃臣聞之道路閩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云邵武軍有強賊人數不少恐是廖恩餘黨轉運司見令衢州官吏就近體訪雖未知虛實然萬一有之不可不預慮也

貼黃臣謹按唐史憲宗謂宰臣曰卿等累言吳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按察回言不至爲災此事信否李絳對曰臣見淮南浙江東西道狀皆云水旱且方隅受任皆朝廷信重之臣苟非事實豈敢上陳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卑選擇非其人奏報之間或

容希媚况推誠之道君人大本苟一方不稔當卽日救濟其饑貧况可疑之耶帝曰向者不思而有此問朕言過矣絳等稽首再拜帝曰今後諸道被水旱饑荒之處速宜蠲貸之又按本朝會要太宗嘗語宰臣曰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昨者江南數州微有灾旱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果聞不至流亡兼無餓殍亦無盜賊之患苟無積粟何以拯救饑民臣近者每觀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調勻苗稼豐茂及至灾傷須待餓草載塗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豐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三 三言七十五 張華

熟不須先知人人爭奏灾傷正合預備相顧不言若非朝廷廣加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

論積欠宜寬

蘇軾

宋哲宗時上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卽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効臣切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他

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爲簞門圭竇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保伍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蚕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

右編

本卷之三十一

六十四百七

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所謂損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求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吞食者則胥

教令通指平人或云秉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攝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出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利所以日虧城市房郭所以日

右編

本卷之三十一

六十五百七張華

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被追擾鞭撻之苦甚於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並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入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

歷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致虧欠兩稅
 失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
 皆然矣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老父皆有憂
 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食
 猶可以生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
 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
 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
 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者常不信其
 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
 催欠乃甚於水旱臣切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伍
 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猛在民間
 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
 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
 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
 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目今本州權住催理聽
 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碍者臣亦未敢住催
 伏望特留聖意明詔大臣早賜與決行下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一終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二

戶二

貨權 諫鑄大錢

罷鹽鐵議 漢武帝

論賦算鑄錢及贖罪之弊

上元帝

諫稅關市疏 上唐武后

論鹽鐵表 上德宗

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上德宗

右編

三十三卷目錄

乞罷貨茶權山放法 上宋太宗

論江南二稅外沿征錢物 上真宗

論折變當隨土地之宜 上仁宗

論市易 上神宗

乞罷茶鹽權法 上欽宗

乞戒勅諸蕃市易 上孝宗

理財中論錢幣 上孝宗

鈔法 上元成宗

鹽法 上成宗

補 單穆公

補 賢良文學

補 貢禹

補 崔融

補 劉彤

補 陸贄

補 張洎

補 陳靖

補 劉敞

補 文彥博

補 韓琦

補 楊時

補 林光朝

補 葉適

補 鄭介夫

補 鄭介夫

補 鄭介夫

內請麗環林太魯一庫狀上唐德宗

陸贄

諭奉宸庫估賣物色上宋仁宗

趙抃

會計內帑上哲宗

上官均

乞以封樁錢賜戶部及諸路轉運使

上哲宗

范祖禹

布編

三八三十二卷目錄

二六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二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戶二

諫鑄大錢

單穆公

周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幣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

存編

八卷之三十二

單穆公

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贏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總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今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栝濟濟愷悌君子于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栝殖故君

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應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急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罷鹽鐵議

賢良文學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二百八十八

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寡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

右編

卷之三十二

三百九十一

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費用開均輸以足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恣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工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物騰躍而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

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承有胸臆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擅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彊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人民以垣牆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垣墮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

布編

卷之三十二

四百字

化

湯武生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臆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品令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二鹽鐵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

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卽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陛下今郡國賢良文學議三五之道六藝之風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燦然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所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彊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懷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

布編

卷之三十二

四百字

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盈於此者必耗於彼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字小者用非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太農歲課諸入田收

之利池籩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
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其
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
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克其求贍其欲秦兼
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
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饑民廩
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
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
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
姓爭薦草與商賈爭世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六百九十一 李太

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
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
公田池澤公家有郭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
山河地狹人衆四方竝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
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
池籩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
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
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
曰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
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

鹽鐵江克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
無可爲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
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
爲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
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
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
力也豐好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
今田雖三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
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
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七百一十一

李太

百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
入太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
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
之政二十三始賦賦役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
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則無饑寒之患
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殤
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
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
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老而明養老今五十
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輪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

也古者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
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經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
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
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明
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
殊議異策庶幾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知
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
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從往古之
道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
利末沮事墮議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悒悒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八

作

而不言丞相御史曰辨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
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
離席曰鄙人周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石苦於口而
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諤諤乃公卿
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
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
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行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
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
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
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九

四

心而不淫入無晏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歲
止作鋤耜用約而財饒本脩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
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
民寧其姓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
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告緡
江克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
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
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迺誅滅殘
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
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
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凌富貴
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
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統履絲匹庶裨飯肉食無而
爲有貧而強奪生不養死厚葬死殯家遣女滿車
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恥而少廉
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
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
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
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
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

不劑于市今民間雖塚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駟騎駿貳輜輶夫一馬伏櫪當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今富者緡繡羅紉中者素紵錦練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膾臘祭祀無酒肉今間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犂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下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脩其祖祠以時有事於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三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十一

川椎牛擊鼓戲倡儺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土鼓簣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竿調瑟鄭儺趙謳古者瓦棺客尸木板塋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槨不斷今富者繡罽題奏中者梓棺槨柳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則有謚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用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

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降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朱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內綵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裝而已今富者皮衣朱紵繁路環珮古者事生盡愛事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以爲孝黎民慕效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十二

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老死無匹古者不以人力殉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身危

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習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少取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十三

易

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蘧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埽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食之恥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況行之乎今欲下鍼石通關鬲則恐有盛明之累懷鐵索艾則被不韋之名狼跋其胡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

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已已不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鉞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地主一郡之政一人之身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十三

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使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潔已而不能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瞞之僞今一一貴之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

也政教闡而不著百姓蹶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爲民
父母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鉏惡草
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
別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
無策御者有策而勿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
禮義而不能防陷民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
牢闢發以毒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已如得
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
姦猶弋者觀鳥獸挂罟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
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

右編

卷之三十二

十四

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民自富民無饑
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夫如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悖何暴慢之有
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
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鐵器
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
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和利
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不給民用
鹽鐵價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授啖食
鐵官賣器不售或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

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
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
軌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
所能及也於是遂罷議

論賦算鑄錢及贖罪之弊

貢禹

漢元帝時上

禹以爲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
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
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
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

右編

卷之三十二

十五

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
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
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滅空
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
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
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
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
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捫草
把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棊稅鄉部私求不可
勝共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

賤賣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於農復古道便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戲游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今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十六

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自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殺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悉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諛而善書者尊於朝諂逆而勇

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黜削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得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十七 四百七 張

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况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脩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

五帝可及惟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諫稅關市疏

崔融

唐武后時鳳閣舍人崔融上

伏見有司請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日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成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爲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醇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市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速忘歲計之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十八百廿 續書

餘遂使田業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敝編闕如饑寒狼臻亂離斯瘼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惟歛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未代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按易繫稱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兩安人之本也士農工商四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十九四百七 孫付

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關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搖之蕭何又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寬久且極刑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効也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家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啗鳴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朝變作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迸齊民亦自攬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爲隣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爲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壞帑藏愈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

也將以爲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
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數三江五湖
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
憧憧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
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
僥賂船有大小載有多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
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壅滯必致吁嗟一朝
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
輕謀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都陽暴虐之客富中
悍壯之夫居則藏銀出便竦劍加以重稅因之以

右編

卷之三十二

二十四

四百〇七

威脅一旦獸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
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也三王之後厥有著
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
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才去
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爲禦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
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
軌夫人心莫不肯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
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
况澆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
玄默亂大倫魏晉眇少齊隋齟齬亦所謂不行斯道

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
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爲虞一行斯術冀有殷贍然
也徵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朝御玄籙
沉璧於洛刻石於嵩鐸寶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
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暨驚應時平殄南蠻纔動
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
亭候靜謐比爲患者惟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
起卽目雖尚也兵久後終成弛拆獨有默啜假息孤
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繁費日已稀矣
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

布編

卷之三十二

二十二

四百〇七

宋

新禮所有支斷咸令削減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
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
儻加重稅或慮相驚况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
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
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主富其人霸
主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
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
惟陛下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卽請倍算商
客加歛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
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詔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

炎熾卑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靈心
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卒陳警辭伏紙惶懾

論鹽鐵表

唐德宗興元中上

劉彤

臣聞國之興衰在人不在天政之理亂在變不在習
故殷辛失道雖得歲而亡齊桓反經雖改法而霸此
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之明效也長以五帝不相襲
禮三王不相沿樂者豈祖祿父子而欲殊其業耶誠
代異乎宜而時有所適不得已而然耳故能功格天
地道濟生人三五而來未聞有弊而不遷以之表世
者也國家承亡隋之季開累聖之業至於憲章彝典
右編 卷之三十二

立教垂訓可謂詳矣然猶倉庫未實流庸未還俗因
兼并人嗟杼軸者所謂能適道矣而未能權積習之
見不迴而隨時之宜未得故也臣聞漢之五葉孝武
爲政一廩馬三十萬足後官數千萬人外討戎夷內
興宮室殫費之數實百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
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
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
薄而人去其業此所以古今不一贏儉相懸故先王
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
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人盛事也臣實謂當今宜之

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金伐木爲室者豐餘之輩也寒

而無永饑而無食庸貨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求

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輕調徭役免窮苦之子所謂

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然乎臣願陛下詔

鹽鐵木等官收興利貨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

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

可以柔荒服討百蠻不憂千金之費懷萬國自有三

錫之饒雖戎狄降附堯湯水旱無足虞也如此則成

康刑措而頌聲作臣愚易之臣聞可與守成而難與

慮始者常情是也陛下若允臣愚計便付有司則恐

由習常就變無日伏請付中書門下令妙擇才幹委
以使車則愚臣所獻儻裨萬一奉天適變惟在陛下
行之

右編

卷之三十二

二十一

卷之三十二

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陸贄

唐德宗時上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易進奉
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
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
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
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奏今忽捨近

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
會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王毀積中是將誰咎
殊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
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况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
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
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
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
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
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乞罷貨茶榷山放法

張洎

存編

卷之三十二

唐太宗時上

二十四

七

臣伏奉中書宣諭聖意令訪聞茶法其榷山通商各
有何利害者臣才識鄙陋預聞天旨退就衡泌惶悚
實深謹略具榷山放法利害仰對大問惟聖明察之
伏以茶貨之興其來尚矣資民豐國利潤之功博焉
榷山放法損益之制肇自有唐創茲茶法流行天下
無異米鹽兆姓所須遠近同俗今獻利者言貨茶利
害蓋有二焉一曰榷山一曰放法歷代制置雖或不
同舉要而言則榷山之害深放法之利廣也然而幹
司邦計之臣必曰朝廷榷山大獲厚利儻從放免徒

布編

卷之三十二

二十五

七

利茶商此蓋老生之常談近世之弊法徒傷大體豈
務通經者乎今請一二而言之夫南國土疆山澤連
接遠民習俗多事茶園上則供億賦租下則存活妻
子營生取給更絕他門及其官榷茶山利歸公室永
食之源日削採造之役歲增課額既漸虧刑罰又屢
及以至貼田賣屋力辦課程物產既窮死亡寧救所
以出茶之處郡縣凋殘民不聊生職由於此其弊一
也禁榷之地法令斯嚴銖兩之茶卽在憲綱公私追
擾獄訟繁興大則破族亡家小則身填牢戶州縣公
事大半爲茶朝禁夕刑繫縲相繼戶口由茲減耗田
野爲之汙萊蠶繭蒸民墜於無告獄連禍結莫甚於
斯其弊二也茶貨在山同夫五穀事持愛養卽獲滋
豐及夫朝廷榷山鄉原失業茶戶逼於寒餒日有逃
亡者茶園陷於姦倖歲有荒廢者年華漸入殘破益
深眷彼靈苗鞠爲茂草追呼覺察已失課程雖欲改
張噬臍安及其弊三也謹按唐史穆宗朝官中營造
臺觀國計不克王播希恩請增茶稅李珣上疏曰榷
率救弊起自干戈厚斂於人殊傷國體歲終上計其
利幾何未見阜財已云歛怨矣至太和九年鹽鐵使
王涯始奏行榷茶之法江淮間百姓茶園官自造作

分命使者主之百姓公言曰果行是法止有盡殺使
臣入山叛耳其後甘露事發涯竟就誅故史臣謂王
涯欲希恩幸重困蒸人然而竄身姦邪之間與其謀
而危其國豈非鬼瞰神奪駕斯禍以懲之乎前史書
之以爲鑒誠國家脩國御極子育黎元澤決窮荒仁
及行葦唯茲茶法未叶大中改絃更張正在茲日今
若罷榷山之制行放法之條益國便民其利有五夫
先王創制貴在通行規利竭民政斯濫矣榷山弊法
舉而棄之則委頓者獲全流庸者盡復東南郡縣百
萬遺甿送死養生得安舊業其利一也造茶之戶既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二十六

陳

事物產必能經營地利愛養茶園封殖窠條防護山
澤十年之內茶貨大興通商惠農王賦增集其利二
也榷山既放密網減除愛人而義在必行畫象而民
將不犯普天之下實省刑章利用厚生莫先於此其
利三也比來搬運盡出公家涉歷江湖挽漕河洛方
舟巨艫經途萬里風濤沒溺官吏姦偷陷失茶綱比
歲常有若行放法此患自除其利四也國家榷買茶
貨歲入無窮堆貯倉場充積州郡及乎出賣之際則
大半陳腐積年之後又多至焚燒今若許放榷山任
民貿易則國中永無棄貨天下咸喫新茶惠潤公私

實爲要適其利五也或曰國家制置茶法蓋有歲年
一旦通商大虧國計贖用不足其將奈何對曰聖后
當陽政先惠下將建無窮之策非急一時之利況茲
變法未見虧官榷放便宜謹條件如後

論江南二稅外沿征錢物

陳靖

宋真宗祥符元年江南轉運使陳靖上

臣聞爲國之本重乎烝黎致理之先存乎教化烝黎
泰而國祚永教化行而理道昌前古哲王光宅天下
未有不由于是而能君兆庶保宗祧享奕世綿綿無疆
之休也然則烝黎之所以泰者必在永給食足賦均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二十七

三

陳

歛平使安得其居樂得其業無非辜而陷法無爲盜
而憎主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也教化之所以
行者必在刑簡政廉德廣信篤使禮有所設樂有所
施無密法以害人無違分而取利故曰德惟善政政
在養民是也今國家奄有萬國垂五十年聲教所及
遐邇必至然臣學非博物材不逮人罔能周知四方
是非休戚唯敢極言本職利病根源伏願聖慈仔細
詳覽而留意焉臣今年正月內准勅差克淮南轉運
副使兼同發運事於二月四日到任方欲求民疾苦
報國寵光計未遂心治且移所自受江南轉運使僅

踰半年俗病民死十得七八其小者乃當官而行固不避事其大者實干邦計非可自專然或隱不言誠恐得罪且江南僞命自於夏稅正稅外有元征錢物曰鹽博絀絹加耗絲綿戶口鹽錢耗脚十面鹽博絀斗醞酒麴錢率分紙筆錢析生望戶錢單料絲鹽博綿公用錢米鋪視蘆葵米麵脚錢等凡一十四件悉與諸路不同乃煜父子借竊江淮靡費尋祿納朝廷之琛費又失淮海之土田物力不克征歛苛暴太祖躬行天罰誠欲弔民而自克復之初舊弊不去者蓋樊知古始怨偽朝不與名第擔簦去國獻策復仇

右編 卷之三十二 二十八 御史

屬天運之有歸遂甘心於故土然小人之見無大略於時既任轉輸周思鼎革而輒怨怒其主流毒其民使我皇朝只得伐罪之名未見弔民之實因仍舊貫以至於今又其沿征數內醞酒麴錢鹽博絀絹鹽博絀十者江南舊日許人私下造酒等第科納麴錢及管散與官鹽博換絀絹斛斗歸復之後酒則禁斷鹽則不支上件沿征惟前輸納其次耗脚斗面加耗絲綿詰其所由亦皆類此前後巡撫採訪制置茶鹽承受體量發賑貸等皆承委寄不察疲羸不唯不察疲羸而復益之瘡痍遂使貨家鬻產積疊之征科去

士離鄉入逃亡之簿籍目擊堪歎天高莫聞加以累年荐饑甚不堪命今歲雖稔亦罕寧居實病本之轉滋致仁化而未洽矧夫否極則泰感而遂通通泰之期計在今日伏惟陛下膺圖受籙繼業承祧念太祖丕變之實難省太宗治平之不易恭默思道期庶績以咸熙惕厲爲懷畏一物之失所故臣得以有犯無隱者誠謂陛下必能澄流於源也又臣嘗觀周書兼之漢史見文王高祖開國創業勞苦艱辛無所不至武王孝惠繼功述德而猶天下多故域中未寧洎乎周成漢文治定刑措者非文王武王不及成王之英

右編 卷之三十二 二十九 御史

睿高祖孝惠不及文帝之智略蓋開國創業之際定霸爭雄也繼功述德之時去惡取賢也誠雄霸之未分賢愚之相半果斷靡暇舉置惟艱故顯忠遂良然後治定刑措萃於成王文帝之世也我皇朝太祖東掃江浙西克巴岷南平越裳北掃澤潞非定霸爭雄歟太宗殄三晉之昏迷斥兩河之醜虜黜羣邪於荒服採多士於草萊非去惡取賢歟夫如是太祖則文王高祖之時太宗則武王孝惠之日陛下則成王文帝之世太祖太宗已無愧文武高惠於前陛下必起邁成王文帝於後也今江南州郡民物凋殘太祖太

宗未果安輯非獨二聖遺善以貽嗣君抑亦周漢治平悉在三世愷周祚八百載漢祚四百年歷代延洪無出於是陛下得不動心哉臣所貢芻蕘蓋當職任陛下儻允愚計確賜上張則顯忠遂良治定刑措起於此而成於彼亦將不遠矣陛下果賜主張無令沮難則臣願竭忠赤復得爲陛下剖析而別白也矧江南歸命二十有七載賦歛關市山澤權酷至於百貨之珍奇庶物之巨細每歲所入有增無虧執事於外者得以叙爲勞能坐邀恩爵會計於內者得以資爲績用固保隆崇只謂財帛之繁食貨之富足以實國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三十一 三百八十三

足以供軍殊不知物貨恃取人民之受弊人民受弊盜賊之必興盜賊必興干戈之不戢干戈不戢郡邑之罔寧郡邑罔寧農桑之失業農桑失業則國家無所出貨帛無所求然後欲圖潤昌不唯不克全有抑亦庶幾於亂則蜀川事商鑒未遠也臣雖甚狂瞽亦識便宜挽粟飛芻誠爲本事聚財積穀敢不用心然或踐彼常途昧於至理不過每到州府長索事分接問刑獄之清濫拘檢錢穀之盈虛降次大小之務場稽考出納之文簿孜孜點算一一看詳有欺罔則尋究元由有錯誤則責撻胥吏遇羨剩之額錄爲已功

擅權易之財奪其民利苟且隨時之譽希求進秩之榮待至官滿歸朝動不失所如此亦爲稱職亦可安身其或有暗君親無益政教臣所不忍也臣今所陳前項沿征一十四件者竝僞朝舊弊也其順歸之後亦更有甚於此者臣未敢輒言陛下睿哲聰明孜孜求理苟或審其子細必是大側聖懷臣終俟他時盡布愚款又上件沿征數內亦有可承且仍舊亦有可易而從新亦有可推作國恩亦有可就爲民便若微臣專擅譬劃料朝廷必未施行何者供億尚煩儲蓄未備衆人不知別有微旨或相排沮故也願陛下察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三十一 三百八十三

此愚管且許留中然後密抽微臣赴闕質問儻事可采擇則繫於否臧如理涉虛浮則甘俟典憲復慮陛下以臣欲歸京闕別有希求且臣自是遠人所得已踰始望崇階貴秩非敢有心但恨天賦性靈不能苟循時俗致此喋喋煩瀆聖明

論折變當隨土地之宜

劉敞

宋仁宗慶曆七年通判熱州劉敞上

臣聞聖王之處民也順其性是故居山者不使居川居渚者不使居中原其取民也任其宜是故山虞不以魚鼈爲賦川衡不以材木爲貢蓋順其性者知天

者也任其宜者知地者也聖王之功不變天地是以其養易足其教易成其求易供其取不匱今之時善言政者莫不欲富民欲富民而常患奪其財者由有司取之反其性而戾其宜於是或以穀爲金或以芻爲帛非精也而求之不舍民是以困窮是以流亡是以盜爭朝廷豈不恤哉蓋不得已也臣以謂方今用度不足之時欲盡如古蓋亦未可且敕有司毋責魚鼈於山毋索材木於川則百姓亦庶幾矣臣非敢虛言也臣所治州十縣其五皆種種陸而有司乃使以糲與糶爲賦一不如約吏當坐之若此者上則不順

右編

天卷之三十二

三十三

宋

於天下則不因於地中則不悅於人去聖王之功遠矣惟陛下哀憐之臣幸備執事以治民爲職詔書問可以寬民者臣切疑莫先於此夫賦稅固自古有之臣願敕諸路轉運使必不得已而折變變其所有毋變其所無變其所可得毋變其所不可得則民庶不困矣

論市易

宋神宗時上

文彥博

臣近言市易司於御街東廊設又子差官監賣果實分取牙利損大國之體歛小民之怨乞行寢罷至今涉旬未聞施行亦不蒙詢詰未審聖意以爲何如退

省僭狂伏增惶懼臣竊慮陛下以其事小故不足恤而臣愚以謂所損甚大決不可爲區區盡言蓋由於此此區區翼翼四方取則魏關之下治象所關今乃當作賈區公取牙利古所謂理財正辭者豈若是之瑣屑乎周官泉府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故價亦不如是之規利也凡衣冠之家網利於市搢紳清議衆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爲物論所非者乎斯乃龍斷之事而軻恥之臣亦恥之復不忍聚斂小臣希進妄作侵漁貧下玷累朝廷不勝憤悶輒敢展言伏望聖慈俯

右編

天卷之三十二

三十三

宋

垂詳釋若以臣言非當甘從誅責

論市易

宋神宗時上

韓琦

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多刪去臣元奏切要之語唯舉大槩專用偏詞曲爲沮難及引周禮國服之息爲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敢復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須至再有辨別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財在市而無人

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賁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賁買物賁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賁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賁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臣所謂周制有從官借本賁者亦不以求民之利但令變所貸錢輸國服卽以爲息也此所

布編

卷之三十二

三十四

貸卅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亦是欺罔聖慈且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所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俟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

右編

卷之三十二

三十五

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一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

乞罷茶鹽權法

宋欽宗時上

楊時

臣伏觀陛下屢降德音欲盡復祖宗之舊崇寧紛更唯是茶鹽二法最爲民害權茶自唐末始有祖宗蓋嘗行之矣積年之久流弊滋甚仁宗詔有司會權茶淨利均爲茶租戶輸之弛其禁使自興販縣官坐收權茶之利而民得自便無冒禁抵刑之患可謂公私兩利矣當時詔書有曰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數千里設筭以陷吾民也又

曰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者爲經常不復更制尙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奸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宜明刑以戒狂謬其訓告丁寧至矣固後世子孫所宜守也今茶租錢輸如故而惟法愈密是惟之又惟也二浙窮荒之民有經歲不食鹽者茶則不可一日無也一日無之則病矣昔時晚春採造譚之黃茶每斤不過三二十錢故細民得以厭食今買引之直已過數倍未有茶色民間例食貴茶而細民尤被其害行法之初哀刻之吏以配賣引數多爲功苟冒恩賞其後以歲課最高爲額上戶有數及十數引陪費無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三十六

慮十五六十則人不易供矣諸犯權貨不得根究來歷自祖宗迄于熙豐未之有改也今茶法獨許根究盜販者皆無賴小民一爲捕獲則妄引來歷以報私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枝蔓枉行充斥經時不能決良可憫也惟鹽自漢有之非一日也周世宗征河東河朔之民遮道訴鹽法之不便世宗會所得息均之人戶從民願也熙寧中有議再權者朝廷不行方神宗大有爲之時凡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不爲以是爲不可行則是終不可也今鹽愈敷在人戶者亦輸之如故而又設官置司與他路等其爲害深矣江

浙有蠶鹽於春初均與之爲蠶繅之用蠶熟以絹償之未爲厲民也今蠶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則鹽之利入官已多矣山谷之民食鹽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均敷鹽鈔民間陪費與茶引等官吏迫於殿最之嚴皆計口授之以克歲額人何以堪今朝廷不立歲額不比較歲課必虧使者持節一路豈肯坐視而恬不加察乎前此定賦之後蓋嘗不立額比較矣而歲額大虧鹽事監司切責州縣不覺察盜販致有虧欠州縣苟追龍責不免敷配取辦雖名爲不比較而比較之實仍舊也臣切謂宜一遵祖宗之法罷提舉茶鹽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三十三

司使之自便無敷配之弊而人始受賜矣往時鹽息諸路所得各無慮數十萬緡以充經費故漕計不乏漕計不乏則橫斂不加於民而上下裕矣議者必謂罷茶鹽二法中都必至乏用臣切以爲不然舊日權貨務所積皆充御前用戶部所得無幾矣今陛下恭儉節用一毛不妄費焉用此物爲哉兼權貨務在祖宗時鹽鈔自有常數以備經費舉而行之兩無所妨陛下早降旨罷此二法以幸天下

乞戒勅諸蕃市易

林光朝

宋神宗朝道中編修官林光朝奏

臣聞古之爲關也蓋以禦暴惟譏異言察異服不使
裔表之人變亂於國中此爲關之本意也是故蠻夷
猾夏寇賊姦宄舜嘗以是命皋陶豈唐虞所都與狄
人相近深恐羣狄變亂中華而爲是寇賊姦宄之事
此不可不責之治獄者天下弊端常生於所忽繫之
未萌以簡書治之爲有餘及其已甚以甲兵取之爲
不足唐虞盛時所以治夷狄者如此是治之於其早
未嘗攻之於未流也東南有海道所以扞隔諸蕃如
三佛齊大食占城閩婆等數國每聽其往來相爲互
市遂於嶺南之廣州福建之泉州各置市舶一司諸

右編

卷之三十二

三十一

四百五 陳時

蕃通貨舉積於此荆淮湖外及四川之遠商賈絡繹
非泉卽廣百貨所出有無相易此亦生人大利也臣
昨在嶺外見諸蕃之貨近年以來多是蕃人以厚貨
停場而責商賈以數倍之息所以如是者謂其自有
貨賣之處近聞蕃客十五五嘗在都下自賣蕃物
而以金銀爲回貨今又聞轉而之他中國禁令如此
闕疎非所以待夷狄也夫金銀可貴吾之所實以塗
金銷金爲服用則坐罪爲不輕若之何棄其所可貴
者於化外窮髮之鄉此物一去卽不復相流通豈不
重可惜也然中國所得蕃物往往可以克耳目之玩

若用之於救水旱行軍旅一皆爲無用之物至如金
銀可貴自古而然豈可使之日蠹月耗而不加恤焉
臣之過計又不特此一事如前年於吉陽軍買馬今
年復於泉州買馬及器仗此釁漸生烏可縱而不問
往時海外有一種落俗呼爲毗舍耶忽然至泉州之
平湖此尚在一絕島續又至北鎮去州治無二十里
之遠其視兵刃一無所畏啗食生人乃如芻豢每得
尺鐵爭先收拾磨過之處刀斧鉤鑿爲之一空及散
走嶺外殺人爲糧挾舟而行出沒水中猶履平地潮
惠一帶莫不戒嚴此曹禽獸也初不知所託在何等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三十九

處尚能爲吾民之害况所謂熟蕃往來中都者乎臣
願聖慈戒勅嶺外及福建一路所有蕃客止令於廣
州泉州相與貿易不得輒出二州之界庶幾他處金
銀可貴之物不至泄之界外且無往日意外之患不
勝幸甚

理財中論錢幣

宋孝宗時上

葉適

天下以錢爲患二十年矣百物皆所以爲貨而錢并
制其權錢有輕重大小又自以相制而資其所不及
蓋三錢並行則相制之術盡矣而猶不足至於造楮
以權之凡今之所謂錢者反聽命於楮楮行而錢益

少此今之同患而不能救者也夫率意而戲造猥以補一時之闕而遂貽後日之憂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復有金錢之用盡以楮相貿易擔囊而趨勝一夫之力輒爲錢數百萬行旅之至於都者皆輕出他貨以售楮天下陰相折閱不可勝計故凡今之弊豈惟使錢益少而他貨亦并乏矣設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於此興利之臣苟欲必行知模刻之易而不知其爲盡錢之難十年之後四方之錢亦藏而不用矣將交執空券皇皇焉而無從得此豈非天下之大憂乎夫見其有而因謂之有見其無而因謂之無者此常

末編

卷之三十二

四十一

人之識爾所貴於智者推其有無之所自來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且今之所謂錢乏者豈誠乏耶上無以爲用耶下無以爲市耶是不然也天下之所以竭誠而獻者有二議有防錢之禁有羨錢之術夫南出於夷北出於虜中又自毀於器用盜鑄者雖散雜而能增之爲器者日損之而莫知也此其禁患於不密也是誠可密也若夫羨錢之術則鼓鑄而已矣雖然盡鼓鑄所得何足以羨天下之錢且天地之產東南之銅或暫息而未復雖有咸陽孔僅之巧何以致之噫不知夫造楮之弊驅天下之錢內積於府庫外藏

末編

卷之三十二

四十二

四百〇七

於富室而欲以禁錢鼓鑄益之耶且錢之所以上下等之其權盡重於百物者爲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積而不發則無異於一物銅性融液月鏤歲化此其賸天下之實亦已多矣夫徒知錢之不可以不積而不知其障固而不流徒知積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已聚者之不散役楮於外以代其勞而天下有坐鎮莫移之錢此豈智者之所爲哉豈其思慮之有未及哉故臣以謂推其有無之所自來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者也雖然壅天下之錢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勢至於此也賣行者有千倍之輕兌鬻者有什一之獲則楮在而錢亡楮尊而錢賤者固其勢也貴莫如珠金賤莫如泥沙至錢而平矣先王之用弊也錢居其一而後世之用錢也他幣至於皆廢誠以爲輕重之適也故夫天下之貨未有可輕於錢者也一朝而輕千倍曾不爲後日之計者何也此臣之所謂弊極而當反者也天下之事本無奇畫爲奇畫者小人之自便以干其君者也不可聽也雖然臣又有疑焉計今日之錢自上而下者有兵之料有吏之俸自下而上者州縣倚鹽酒雜貨之入而民之賣易以輸送者大抵皆金錢也故雖設虛券以陰納天下之錢而

猶未至於盡藏而不用方今之事比於前世則錢既已多矣而猶患其少者何也古之盛世錢未嘗不貴而物未嘗不賤漢宣帝時穀至石五錢所以立常平之法唐太宗新去隋亂而至富強米斗十錢以上爲率何者治安則物蕃物蕃則民不求而皆足是故錢無所用往者東南爲稻米之區石之中價財三四百耳歲常出以供京師而資其錢今其中價既十倍之矣不幸有水旱不可預計惟極南之交廣與素贖之荆襄米斗乃或止百錢爲率耳然大要天下百物皆貴而錢賤瓜瓠果蓏魚鱉牛彘凡山澤之所產無不

在編

不卷之三十二

四十三 四百七

孝

盡取非其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以漢唐之賦祿較之於吾宋其用錢之增爲若干以承平之賦祿較之於今日其用錢之增又若干東南之賦貢較承平之所入者其錢之增又若干昔何爲而有餘今何爲而不足然則今日之患錢多而物少錢賤而物貴也明矣天下惟中民之家永食或不待錢而粗具何者其農力之所得者足以取也而天下之不爲中民者十六是故常割中民以奉之故錢貨紛紛於市而物不能多出於地夫持空錢以制物猶不可而況於持空券以制錢乎然則天子與大臣當憂其本而已矣

鈔法

元成宗時上

鄭介夫

自漢以來止用銅錢亦用鐵錢至前宋祥符年始置交子續蔡京又請創會子今之鈔法乃襲前宋交子會子之舊耳非古法也不必究其法始何代但可以利國濟民名通古今可行也前宋銅錢與交會並行以母權子而母益貴是時民間貧無置錐者亦有銅錢官會之儲無他子母相權而行也今國家造鈔雖廣而散在民間者甚少小民得之者亦甚難無他輕重失相權之宜也夫法立一時而弊出他日非法之不善也乃久而自不能無弊耳事極則變變極則反

布編

不卷之三十二

四十三 三三九 五龍

能因弊更新然後可傳之不朽鈔法之弊已云甚矣天下之物重者爲母輕者爲子前出者爲母後出者爲子若前後倒置輕重失常則法不可行矣漢以銅錢而權皮幣之重皮幣爲母銅錢爲子宋以銅錢而權交會之重交會爲母銅錢爲子國初以中統鈔五十兩爲一錠者蓋則乎銀錠也以銀爲母中統爲子既而銀已不行所用者惟鈔而已遂至大鈔爲母小鈔爲子今以至元一貫准中統五貫是以子勝母以輕加重以後踰前非止於大壞極弊亦非吉兆美識也今物價日貴鈔價日賤往年物直中統一錢者今

直中統一貫如至元鈔五厘與一分買不成物街市之間無所用焉久而不革則至元一貫僅直中統一錢物直錢而鈔不直錢將見日賤一日而鈔法愈見滯此弊之一所宜急救也每歲發出鈔本倒換昏鈔止收三分工墨可謂巧於利國廉於取民矣殊不知一貫出一貫入鈔行民間僅有三分而民間之鈔反損三分也且鈔在天下昏爛則已何必倒換於古亦無倒換之法兼倒鈔之便止是城市間一簇人烟得濟若各縣百姓散居村落僻遠之地去城數百里得倒換者絕少未嘗便於小民也且所倒昏鈔既皆

布編

八卷之三十二
四十五 四百七 王龍

付之丙丁則鈔本盡虛拾矣况外路倒換到合燒之鈔貫伯分明沿角無缺京都之下稱爲料鈔一歸煨爐誠爲可惜今但知可得工墨三分之利不悟虛拾本鈔九錢七分之害於國於民兩有所損將見口少一日而民間愈無鈔可用此弊之二所宜急救也古者藏富於民民富則國自富唐太宗曰民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此之謂也當今救弊之策宜增造大德新鈔與至元鈔兼行大德五貫或二貫准作至元一貫朔以大德易中統不過扶至元之輕以整一時之弊

鈔母既起則物價自平矣每歲發出各省勿令倒換就支作官吏俸錢和買絲料等用却以民間所出夏稅折糧課程賦罰諸名項錢起解大都以供支持賞賜及隨朝俸給庶國家鈔本俱爲實用而鈔散天下民亦無損行之數年民間之鈔不可勝用矣鈔法既正更議鑄銅錢法使輔鈔而行則國家日富百姓日殷隆古至治將復見之若造新鈔而不行銅錢則鈔易壞爛損之多而益之少決難經久造銅錢而不行新鈔則至元太過恐一旦行之輕重相懸不以爲便二者不可偏廢也夫鑄銅爲錢乃古今不易之法盜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四十五 四百七 王龍

賊難以資將水火不能消滅世世因之以爲通寶使法不可行則上下二千年間滅棄不用久矣何待今日始知之言者謂鑄一錢費一錢無利於國殊不知費一錢可得一錢利在天下即國家無窮之利也先賢嘗曰鑄錢無利所以能久正謂費本之多故民間盜鑄者少然國課自有見銅以銅價計之亦不至於大費工本惟鈔用本之輕故偽造者紛然立法雖嚴終莫能戢今天下真偽之鈔幾若相半如不之信但以中統鈔通而計之自初造至住造該若干倒換已燒該若干便可知矣若以鑄錢不償所費則造鈔

所得工墨三分必不丁鈔局俸給一切物料之費也
言者又謂錢重不可致遠尤爲愚昧夫國家輸運則
鈔爲輕費百姓貿易則錢爲利便二者相因而未嘗
相背卽子母相權之說此理甚明無足疑者今究其
異議之原皆由內外官吏以利國爲重利民爲輕以
至於誤天下國家也今有陳言謂何地產玉出金何
處人家有奇珍異寶則朝廷忻然從之立見施行謂
其有以利吾國也有陳言謂損朝廷一分之鈔可謂
民間十分之利或無損於國而有益於民之事則一
切視同故紙抑而不行謂其無以利吾國也上下相

右編

入卷之三十二

四十七百七 尚文

蒙已成膏肓民生日感災害日臻國家雖富將焉用
之愚今請造銅錢以翼鈔法雖於國未見近利將以
大利於民耳如一歲造鈔一百萬錠五歲該五百萬
錠紙之爲物安能長久五年之間昏爛無餘逐年倒
換盡皆燒燬則五百萬錠舉爲烏有所存者僅工墨
鈔十五萬錠而已如一歲造銅錢一百萬散在天下
並無消折歲累一歲布流益廣雖億千萬年猶同一
日所謂鈔爲一時之權宜錢爲萬世之長計也今鈔
中明具錢貫卽是銅錢之形古者懷十文銅而出可
以醉飽而歸民安得而不富今之懷十文鈔而出雖

買水救渴亦不能敷民安得而不貧卽此已爲明驗
不必旁引曲喻以論其利害也但比來言事者非指
陳厚利不足以聳動朝廷之聽昔有丞葉李請造至
元鈔謂中統一張僅可一張之用若以至元一張抵
中統五張一歲造鈔之費無所增益日可獲五倍之
利以此啗國遂行其說豈知遺弊至於今日鈔價旣
賤而偽造更廣數年之後至元一張止可當中統一
張國家未見其利民間不勝其害實爲誤國之謀而
當時遽以爲信迄今不覺其非亦可怪也已聞言者
請以大德鈔一貫准至元鈔十貫卽葉李之策也若

右編

入卷之三十二

四十七百七 尚文

如所言則他日至元之弊尤甚於中統矣亡宋自十
六界加至十八界又加爲官會以至於國亡不救此
覆轍可鑒也彼知造至元之利可以五倍不知鑄銅
錢之利又可以百倍夫鈔云一伯文乃百銅錢今民
間稱爲一錢一貫文乃千銅錢今民間稱爲一兩是
一錢准爲百錢十錢准爲千錢也若以銅錢一錢白
作一錢之用則物直鈔一伯文者可以一銅錢買之
各處月申時估云物一斤該鈔二錢者今律以本色
銅錢二錢則二伯文鈔可得物一百斤以元價計之
省鈔一十九貫八伯文是錢有百倍之利矣旣利於

國又便於民猶復議擬久而不決甚可爲國乏謀臣之歎也如准所陳造新鈔以扶至元之輕罷創換以全國家之利鑄銅錢以通鈔法之滯富國惠民之道無以加此介夫前任湖湘司征猥役下僚區區忠愛無由自達欽觀累朝詔書節該諸人陳言在內者呈省聞奏在外者經由有司投進遂於前陳已准太平策內言有不能盡者摘出鈔法抑強戶計僧道四事罄竭底蘊赴湖南廉訪司及宣慰司投進雖蒙稱善斬於轉達言劇明切竟淪故紙今附錄於各項之後縱不獲過於一時必將見知於異日有居樞要達官

布編

本卷之三十二

四十九百七

大臣能以致君澤民爲心者當有取於所言切謂國之與民實同一體民富則國自富國富則天下自平用銅錢雖未親近利且以富民爲先欽觀先皇帝立尚書省詔文內一款節該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交鈔以權民用已有錢幣兼行之意蓋錢以權物鈔以權錢子母相資信而有證欽此銅錢初行民間得便歡謠之聲溢于閭里僅得逾年遽行改法又欽觀詔旨罷用銅錢節該雖畸零使用便於細民然壅害鈔法深妨國計欽此切詳詔意未嘗不以用錢爲便何爲於國有妨只此一語可見奸臣之誤國矣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若便於民卽利於國國與民相依而立安有便民而反妨國耶爲今之計不必取民之資以富其國但因國之資以富其民足矣所謂富民之術無他道也當思古者民何爲而富今者民何爲而貧貧富相懸係乎銅錢之興廢耳農家終歲勤動僅食其力所出者穀粟絲綿布帛油漆麻紵鷄豚畜產等物所直幾何若得銅錢通行則所出物產可以畸零交易不致物價消折得錢在手隨意所用入多而出少民安得而不富今窮山僻壤鈔既艱得或得十貫一張扯拽不開若肯物還鈔則零不肯貼欲盡鈔

布編

本卷之三十二

四十九百七

買物則多無所用展轉較量生受百端或喪婚之家急切使用只得在家藏貨物賤價求售貨不直錢而利盡歸於商賈之輩民安得而不貧詳今用錢之便有三一則歷代舊錢散在民間如江浙一省官庫山積取資國用可抵天下周年之稅非爲小補二則市廛交易不煩貼換雖三尺孤童亦可入市免有挑僞昏爛疑認之憂三則國之所出者鈔也民之所出者貨也鈔以鉅萬計國不可以得民貨貨以畸零計民不可以得國鈔若使畸零之貨可易銅錢則鉅萬之鈔自然流通此國與民之兩便也禁錢之不便亦有

三一則見有廢錢日漸消毀隨處變賣鎔化爲器滅棄有用之寶淪爲無用之銅深爲可惜二則市井懋遷難以碎貼店鋪多用鹽包紙標酒庫則用油漆木牌所在風俗皆然阻滯鈔法莫此爲甚三則商賈往來途旅宿食無得小鈔或留質當或以准折村落細民出市買物或背負穀粟或袖携土貨十錢之貨不得五錢之物或應買一錢之物只得盡貨對換此則農商工賈之通不便者也以三者之便兼以三者之不便固知銅錢誠不可廢也卽今民間所在私用舊錢准作廢銅行使幾於半江南矣福建八路純使廢

布編

卷之三十二

五十四百七

錢交易如江東之饒信浙東之衢處江西之撫建湖南之潭衡街市通行頗是利便愚嘗參酌古今若以銅錢一伯文准中統鈔一貫一分一錢極爲酌中亦與鈔文內貫形相符今銅價一斤該中統鈔一貫五伯每一斤銅可鑄錢一百六十箇則錢與銅價亦相等自無僞鑄之弊矣兼各處爐冶器具已有規可復鼓鑄除見管外仍設官旋造嚴禁民間擅鑄銅器見有之銅足可儘用銅坑所出更無盡藏將見國家日富百姓日殷太平盛觀何以加此此特言用錢之利而已鈔法之弊其害有不可勝言者鈔國課也朝廷

之柄用也而與民間共之可爲長太息可爲痛哭今民間之鈔十分中九皆僞鈔耳僞鈔遍滿天下而朝廷略不動念不知謀國之臣何如其用心也且如一年造鈔二百萬錠發出各省倒換舉化爲灰止存工墨鈔三十萬錠而已今民間富家巨室庸僧繆道豪商鉅賈一家所藏有不啻三十萬錠者合而言之箱篋畜藏何止百千萬億計非僞鈔而何善爲僞者與真無異雖識者莫能辨或有敗露到官乃造之未善不堪使用者耳愚嘗留杭見買賣者就庫倒出料鈔於店戶使用反覆觀之曰此僞鈔也試代以僞反忻

布編

卷之三十二

五十四百七

然而受之杭人習於市易尚不能辨況乎鄉落小民哉昔在仕途嘗推問僞鈔公事犯者謂一錠工本可以造鈔數百錠獲利如此人安得不樂爲之雖赴蹈湯火亦所不顧如不以爲然但更改鈔法悉令舊鈔赴官倒換新鈔必數百萬倍透出於元發鈔本矣又嘗考之自周漢以來皆用錢幣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武帝用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後漢光武貨幣雜用布帛金粟章帝時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至唐則全用銅錢或間以縑素不聞用鈔也至宋朝寇賊剽劫置交子

以權一時之宜固而行於中國識者謂紙錢乃鬼神所用非人世所宜以人用鬼固知宋祚之不長矣不謂聖朝立法不求乎古而循襲亡宋之舊誠爲可惜愚於讀書之暇反覆細繹頗得其說既乏權位雖有其策志不得伸言不得達惟有懷能抱恨而已以紙爲鈔決難久長如欲用鈔必須變法宜倣古用幣之意以絹爲之國家立局置匠起機係鈔樣織成方幅每貫自爲一張約以尺二長七寸闊四圍邊幅俱全其貫文就機織成却以五方印色關防之取青於極東取紅於極南取白於極西取黑於極北取黃於中

布編

不卷之三十二

五十二四百〇七

沈

土五色備具非民間可得之物雖欲僞爲將焉用之然織者可作大張難製小幅零用自有銅錢不必小鈔若朝廷出納則代以輕賁此卽子母相權之說一則可以數十年不壞二則僞造者不得爲之三則免倒換燒燬之煩行之數年或多損少其鈔自不可勝用矣立法之善無出於此故曰鈔決不可用錢決不可改此事有關國計非泛泛雜律常例之比可以富民可以強國可以解歲饑可以弭外患可以萬世開太平眞久安長治之策也惟是羣言噂沓誰適爲謀築舍道傍歲不我與因循苟且唯唯悠悠最爲政之

大患也深慮廢錢日銷僞鈔日廣國計日削大柄日移其流禍豈淺淺哉伏願賢相名卿其疾圖之天下幸甚

鹽法

元成宗帝上

鄭介夫

富國惠民無出於鑄山煮海二事而已鑄銅爲錢固乃國家之大典煮鹹爲鹽雖知爲重而未得規畫之方今隨處立運司各場置令承實以課程浩大必須另設衙門以專管領不知爲蠹民間甚不小也致弊百端何可勝言其於國家實無所益且如福建一遭僅抵淮浙一場周歲辦鹽七萬引亦設運司正官首

布編

不卷之三十二

五十三四百〇八

沈

領官吏人等所轄一十場批引入所鹽倉二處官攢人吏游食之徒不計其數惟吞食鹽戶而已今各處運司官吏每歲輪番分司給散工本雖曰唱名其實陽散陰收機柅開煎卽以守催監裝開竈起火住火比附考較對埵巧立名色百計科擾場官因而倍取鹽戶必須應付又有總司差人催辦取數什伍爲羣不時下場追擾若不取之鹽戶從何而出上下交征通同隱蔽戶之富者尚堪少延貧者無措必致私煎私賣之弊官司追捕如捕重寇只得舉家逃竄卽目逃戶已多不敢申明止令同竈鹽丁代辦數年以後

必盡逃矣此鹽司之設不便於鹽戶也商旅販賣所以流通鹽法助辦官課令運司賣引鹽倉支鹽則有照引散帖百種需求方得支發纂節去處又設批引官索覈求瑕恣行刁蹬至地頭行賣又差拘收引官檢校多餘無非漁獵客人而已若鹽價高運司官吏詭名先行攬買或鹽價低則勾鹽商聘賣及有上司官與權要之家挾勢奪買必須先儘數足而鹽商有守等半年一年不能得者又計其引數需要荅頭錢以客旅與官府交易本自疑忌豈可更加挾持此鹽司之設不便於商旅也運司關防私鹽併遠場毀遠

左編
八卷之三十二
五十四百七

竈立團煎煮外立團軍巡綽爲法可謂嚴矣但團軍歲一更易何所顧藉附團數十里鷄犬不得寧甚至掠人殺牛椿配居民無所不爲其能保私鹽之不漏乎又有鹽司差人及管軍頭目巡鹽絡繹鄉村間遇見有鹽不審虛實便指爲私從其詐騙則免公庭訟不依隨遂成實禍及有正犯到官者設無賄賂監禁經年轉指平民連逮無已溪壑既厭盡皆撤放或至遭斷者無非窮民斷沒家財一半多不過五七貫而已有援者咸得請脫無力者必至於罪此鹽司之設不便於百姓也運司立法凡有私鹽生發罪及州縣

正官鹽出於倉場而罪歸於州縣似此無辜何異池魚之殃兼鹽戶不屬有司無相統攝致有一等慣賣私鹽無賴之徒結搆鹽司上下容情縱令不軌無所畏憚及與附場民戶交參住坐便作竈戶柴戶等名色素同影占又有民稅詭寄規避差役凡遇有司追會詞訟庇稱鹽戶沮撓官府不得施行有必合約問之事卽以辦課推辭動經歲月不得杜絕此鹽司之設不便於官府也煮鹽權課所以資助國用今言者但知爲國興利不知爲國省力總其所入爲數雖多扣其所出已費不少何異以羊易牛論之得策耶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五十五百七

且以一引鹽論之歲給工本及柴草等物又有鹽司官吏月支俸給般運水脚之費通以價錢准除折算而官司月過本錢將及一半矣此大不便於國家者也夫畜貓防鼠不知饒貓竊食之害愈甚養犬禦盜不知惡犬傷人之害尤急今鹽司官吏猶饒貓惡犬之爲害也宜先去之則鼠自穴藏盜亦屏迹矣唐劉晏專用椎鹽以充軍國之用觀其行事一時莫及後世亦無有以繼其軌者其言曰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理財常以養民爲先又謂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

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或商絕鹽賁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其始江淮鹽利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民不困弊此已驗良法古今不能易也爲今之計不必立竒求異但祖述劉晏之遺規則盡善矣宜將鹽運司衙門及各場所設官吏團軍巡卒盡行革去併入有司管領選省部內才幹官一員克權鹽使於各州縣摘佐貳官一員提調鹽事於出鹽去處設鄉官一員專掌支發但簽取本處有底業富家應當亭戶分認周歲鹽額令亭戶自行收拾竈戶任便煎煮隨處立倉交納亭戶不致於逃亡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七 四百七

竈戶可息於追剝民戶亦免團巡誣逮之擾既無所擾自皆樂於應辦矣若非亭戶竈戶而自煎者方爲私鹽許令鹽戶告發依條治罪事既歸一誰敢輕犯如工本實爲鹽司所有而鹽戶虛受其名得免額外苛虐已云幸矣雖不支工本亦無怨也終歲額辦鹽引預於春季作一大發下諸路給散各鄉官收管令客人徑於收鹽去處支買依時價兩平交易聽從他處發賣隨所至繳鹽引自可革去買引攬引支鹽分例批引過關一應之弊商人獲利既厚則販者必多而民間亦可得賤鹽食用也古今鹽法不過爲辦課

耳使課而無虧何必廣布衙門自取多事今鹽有定額戶有定數私煎有定罪若一委之有司取辦於亭戶既省俸給工本自可全收課程官享其利而民安其業矣至於戶日蕃而賦益廣鹽日多而利益博他日之增羨未可以限量計也富國惠民之道已盡於此

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唐德宗時鄭元璣上書

陸贄

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五十七 三百七

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歛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養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謗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

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者舊之說皆云
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
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
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祗
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
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
逐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
閑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
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鑒輿外幸旣屬
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

右編

卷之三十二

五十八

新明

忽觀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懔然若驚不識所以
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與昧未息
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
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試詢候館之
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謫譴
或醜肆謠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毗
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頂
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
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
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

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
人不怨惡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譁
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
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
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
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
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
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
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
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

右編

卷之三十二

五十九

舊唐

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
旋復都邑興行隆典整緝禁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
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
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
之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
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
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論奉宸庫估賣物色

趙朴

宋仁宗時上

臣竊聞已降指揮奉宸庫估計珠犀玉帛珍寶等物

差官置場出賣伏緣奉宸庫係朝廷寶秘之物今一旦卽行估賣深損國體兼又市井張皇道路傳播萬一遠夷聞之將謂我朝何故窘急如此且國家內有省庭庫藏外有四方貢賦若能節省浮費則用度自可取足何必輕信淺議搜剔禁庭寶秘之物虛耗內帑動搖人心所得甚微所失甚大臣愚伏望聖慈爲國惜體所有奉宸庫見行估賣物色特賜指揮寢罷

會計內帑

宋哲宗時

上官均

臣聞財用出於一司則有無多少得以相通差繆攘盜得以稽察故財無妄出之費而國無不足之憂然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六十一

廷

後可以裕民之財力而仁澤被於天下周之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式受財貨之入所以待王之膳服賓客祭祀賜予玩好之類皆總於太府歲終會財賄之出入可謂財用出於一故有無多少得以相通差繆攘盜得以稽察而國無不足之憂自漢及唐其理財設官不若周之條理詳備其計入爲出不若周之法制全密則上下鯁鯁然常以不給爲患不亦宜乎先朝自新官制蓋有意合理財之局總於一司故以金部右曹案主行內藏受納寶貨支借拘催之事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太府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

報寶貨之所入爲數若干其不足若干爲之拘催歲入之數而已至於支用多少不得以會計文籍舛謬不得以稽察歲久朽腐不得以轉貿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知謹漏塗竄竊以爲固密耳承平歲久寶貨山積多不可校至於陳朽蠹敗設不知省又安能鉤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臣切聞昨來內藏斥賣遠年雜帛每匹只二三文夫自方郡之遠至內帑每縑之直有至二千餘斤賣之直止於十之一二此不知貿易移用之弊矣夫不知理府庫之財而外求於民不知節用之術而爲多歛之計

左編

八卷之三十二

六十一

廷

此有司之罪也臣以爲宜因官制之意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得交檢察而轉貿其歲久之貨幣則帑藏有盈羨之實而無棄敗之患國用足而民財裕矣

乞以封樁錢賜戶部及諸路轉運使

宋哲宗時

范祖禹

臣伏見近遣戶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自來諸路每告乏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今既遣郎官會計必見缺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

應副邪或止如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以爲說若盡數與之則恐他路援而爲例朝廷視天下如一無有厚薄欲悉應副則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爲計不刻剝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則陛下赤子必受其弊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既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缺少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爲此不可爲後法欲乞自今諸路凡有告乏以委轉運司官會計保明聞奏右編 卷之三十二 六十二 四百六

如有不實卽重行黜責其誰敢妄臣竊謂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樁關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蓋恐倉猝調發不及故爲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悉蠲除欲乞自熙寧十年初封樁以來已起發上京及今日已前未起發上京數目盡以賜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今天下諸路例多窮乏而蓄其財於無用之所坐視困竭而不爲救濟非均通有無足用裕之政也緣自封樁至今已十餘年一旦撥還諸路

必稍舒緩其利害較然無疑伏乞早降指揮施行

貼黃臣恐議者或謂先帝以此備邊今不當變改

臣恭聞先帝嘗有弛張之議蓋自古權宜之法多不可久行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三代以來無不如此若張而不弛不唯無以濟國家之急亦非先帝聖意

荆川先生右編三十二卷終

右編

卷之三十二

六十二 四百六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三

戶三

開論理財三事乞置總計使 上宋仁宗

論新法 上神宗

司馬光

論新法畫一 上神宗

蘇軾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者 上神宗

司馬光

論更張新法當須有術 上神宗

呂公著

乞罷免役錢 上神宗

司馬光

本編 卷之三十三目錄

論發運常平官制因革 上高宗

章誼

論時政差役諸法 上高宗

胡銓

理財上 上孝宗

葉適

理財下 上孝宗

葉適

論三冗 上神宗

蘇轍

俸祿 上神宗

鄭介夫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三

都察院御史僉都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戶三

論理財三事乞置總計使

司馬光

宋仁宗時上

臣聞昔楚莊王以無災為懼曰天豈棄不穀乎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然則歲小不登邊鄙有警未必非國家之福也伏見今春天久不雨陛下憂勞

本編

卷之三十三

三百三十三

於內公卿惶恐於外豈不以公私之積素不充實若遇饑饉將無以相恤乎一朝京師得雨遠方未徧則君臣釋然相慶不復以民食為念陛下安知來歲之早不甚於今歲乎蓋天降災沴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堯舜所不能免也即不幸有大水大旱方二千里戎狄乘間而窺邊細民窮困而為盜軍旅數起久未之功府庫之蓄積已竭百姓之生業已盡陛下當此之時將以何道救之乎臣不知陛下與公卿大臣以此為必無而不足憂乎將以為有之而不為之備俟事至然後憂之雖以陛下之聖明得益稷太公以為

輔佐臣以爲不及矣何則聖賢之治皆積以歲月然後有功欲天下之家給人足固不可一日具也周易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思患而豫防之此其時矣夫之愈遠救之愈難奈何日復一日取過目前而已矣晉武帝時何曾謂其子孫曰吾每見主上所說皆平生常語未嘗及經遠大計吾子孫其及於亂乎其後五胡構亂中州覆沒生民塗炭幾三百年由是觀之上下偷安不爲遠謀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詩曰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通言是聽維通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存編

卷之三十三

二四十七

方今之政何以異此此臣之夙夜所爲痛心疾首者也古之王者藏之於民降而不能乃藏於倉廩府庫故上不足則取之於下下不足則資之於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今民旣困矣而倉廩府庫又虛陛下儻不深以爲憂而早爲之謀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於他在於財力屈竭而已矣今朝廷不循其本而救其末特置寬恤民力之官分命使者旁午四出爭言便宜以變更舊制米鹽之事皆非朝廷所當預者張設科條不可勝紀或不如其舊益爲民患或朝三暮四移左於右其間果能利民者不過放散縣官之物

以千民耳是誠損上益下王者之仁政乎然臣聞古之聖人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上有餘財然後推以予民是以上下交足而頌聲作矣今入者日寡出者日滋其竭可立待也公家旣竭不取諸民將焉取之是徒有利民之名而無利民之實果何益哉夫寬恤民力在於擇人不在於立法若守令得人則民力雖欲毋寬其可得乎守令非其人而徒立苛法適所以擾民耳自置此官以來於今累年臣訪之民間未聞其困弊小瘳於前也然則爲今之術奈何曰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

存編

卷之三十三

二四十七

省用之何謂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雖周孔之材不能徧爲人之所爲況其下乎固當就其所長而用之今朝廷用人則不然顧其出身資序何如耳不復問其材之所堪也故在兩禁則欲其爲嚴助司馬相如任將帥則欲其爲衛青霍去病典州郡則欲其爲龔遂黃霸尹京治縣邑則欲其爲張敞趙廣漢司財利則欲其爲孔僅桑弘羊世豈有此人哉故財用之所以匱乏者由朝廷不擇專曉錢穀之人也國初三司使或以諸衛將軍諸司使爲之判官則朝士曉錢穀者皆得爲之不必用文辭之士

也先朝以數路用人文辭之士真之館閣曉錢穀者爲三司判官曉刑獄者爲開封府推判官三者職業不同取舍各異莫相涉也然後人主以時引對訪問以察之使令以試之積久以觀之覈其真僞辨其臧否考其功効然後進之退之未必歷其職者皆須進用不可復退也故群臣各宣其用而萬事交舉矣夫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功久於其事而後成是以古者世官相承以爲氏姓先朝陳恕領三司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財賦者以恕爲首豈恕之材智獨異於人哉蓋得久從事於其職故也至於副使判官堪其事者亦未數易也是以先帝屢行大禮東封西祀廣修宮觀而財用有餘者用人專而任之久故也近歲三司使副使判官大率多用文辭之士爲之以爲進用之塗不復問其習與不習於錢穀也彼文辭之士習錢穀者固有之矣然不能專也於是乎有以簿書爲煩而不省以錢穀爲鄙而不問者矣又居官者出入遷徙有如郵舍或未能盡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至已捨去矣臣頃判度支計院甫二年耳上自三司使下至檢法官改易皆變甚者或更歷數人雖有恪勤之人夙夜盡心以治其職人情稍通綱紀粗立則矜

補編

卷之三十三

四四四七

之而去後來者意見各殊則鼎之所爲一皆廢壞况怠惰之人因循苟且唯思便身不顧公家者乎如此而望太倉有紅腐之粟水衡有貫朽之錢臣未知其期也凡百官莫不欲久於其任而食貨爲甚何則二十七年耕然後有九年之食今居官者不滿三歲安得有二十七年之効乎臣愚以爲朝廷宜精選朝士之曉練錢穀者不問其始所以進或進士或諸科或門蔭先使之治錢穀小事有功則使之權發遣三司判官事及三年而察之實効顯著然後得權三司判官事又三年更有實効然後得爲正三司判官其無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五四四七

收其所有餘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不善治財者反此夫農工商賈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倍收而租有餘矣工盡巧則器斯堅而用有餘矣商賈流通則有無交易而貨有餘矣彼有餘而我取之雖多不病矣今之有司自謂能治財者臣見之矣凍餒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掃土以市祿位而不恤後人者也措拾麻麥而喪丘山者也保惜一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操白刃而爲寇攘者也奸巧簿書而罔君上者也必曰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則聞者以爲笑矣夫使稼穡者饒樂而惰游者困苦則農盡力矣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六十四 陳孝

堅實使用者獲利浮僞侈靡者不售則工盡巧矣公家之利捨其細而取其大散諸近而取諸遠則商賈流通矣農工商賈皆樂其業而安其生則公家何求而不獲乎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人之所重而今人之所輕豈獨輕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彼農者苦身勞力衣糲食糲官之百賦出焉百役歸焉歲豐則賤買其穀以應官司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衆人填溝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轉而緣南畝難矣彼直生而不知市井之樂耳苟或知之則去而不返矣故以今天下之民度之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

七八矣欲倉廩之實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爲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戶爲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何則儼利慝愚之性不同故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爲之歲豐則官爲平糴使穀有所歸歲凶則先按籍贖贖農民而後及浮食者民有能自耕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爲家貲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彼百工者以時俗爲心者也時俗貴用物而賤浮僞則百工變而從之矣時俗者以在上之人爲心者也也在上好樸素而惡浮侈則時俗變而從之矣其百工在官者亦當擇人而監之以工致爲上華靡爲下物勒工名謹考其良苦而誅賞之取其用不取其數則器用無不精矣彼商賈者志於利而已矣今縣官數以一切之計變法更令棄信而奪之彼無利則棄業而從他縣官安能止之哉是以鹽茶棄捐征稅耗損凡以此也然則縣官之利果何得哉善治財者不然將取之必予之將歛之必散之故曰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此乃白圭倚頓之所知豈國家選賢擇能以治財用其智顧不如白圭倚頓耶患在國家任之不久責近効而遺遠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七十四 井

謀故也夫伐新者惜其條枝養其本根則薪不絕矣若并本根而伐之其得薪豈不多哉後無繼矣是非難知之道也然有司不爲者彼其心曰吾居官不日而還不立効于目前以自顯故養材以遺後之人使爲功何賴焉是非特有司之罪也亦朝廷用人之法驅之使然也何謂減損浮冗而省用之昔太祖初得天下之時止有一百一十一州耳江南兩浙四川富饒之地皆爲異域又承五代荒亂之餘府庫空竭豪傑基布於海內戎狄窺覲於邊境戎車歲駕四方多虞當是之時內給百官外奉軍旅誅除僭偽賞賜巨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八四四七

萬未嘗聞財用不足如今日之汲汲也陛下承祖宗之業奄有四百餘州天下一統戎狄款塞富饒之土貢賦相屬承平積久百姓阜安是宜財用羨溢百倍於前奈何竭府庫之所蓄罄率土之所有當天下無事之時遑遑焉專救經費而不足萬一有不可期之灾患將何以待之乎夫以國初之狹隘艱難財用宜不足而有餘今日之廣大安寧財用宜有餘而不足陛下亦嘗熟思其所以然之理乎得非太祖所養者皆有功可用之人陛下所養者未必盡有功可用乎臣切見陛下天性恭儉不好侈靡宮室苑囿皆因陋

宗之舊無所更造或隳頓荒翳不加修治飲膳衣食器皿帷帳適足供用不極精華或苦惡弊綻亦不更易雖唐虞之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殆無以過然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圃服食器用往往窮天下之珍惟極一時之鮮明唯意所欲無復分限以豪華相尚以儉陋相訾厭舊而好新月異而歲殊是以費用不足則請求無厭勾貸不止甚者或依憑詔令以發府庫之財假託供奉以糜縣官之物真偽莫辨多少不會陛下聖度寬仁不欲拒塞惡聞人過不加案詰至於頒賜外廷之臣亦皆踰溢常數不循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九四四七

舊規如曩者皇女初生所散包子之類費用不可勝紀臣嘗聞耆舊之人言先朝宮主在宮中俸錢不過月五千其餘後宮月給大抵倣此非時未嘗輕有賜予雖有賜予亦不甚豐切聞近日俸給賜予比於先朝何啻數十倍矣漢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夫等猶不可又况過之是以祖宗之積窮於賜予困於浮費臣不能知其詳以外望度之十耗七八矣內藏已虛而浸溢於左藏矣夫府庫者聚天下之財以爲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祖宗所爲置內藏者以備饑饉兵革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奉養賜予之

其也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顧於三司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費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若皆以奉養賜予而盡之一旦有饑饉兵革之事三司經費自不能周內藏又無所仰欽之於民則民已困竭得無狼狽而不支乎此臣夙夜所懔懔也今陛下所以有唐虞之德而無唐虞之治者其失在於不忍而好子不忍則不誅有罪好子則不待有功不誅有罪則奸邪欺罔而不足不待有功則貪佞微倖而無厭治道之所以不格於上下者以此也昔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

右編

大卷之三十三

十四

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嘆一笑嘖有為嘖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嘖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小國諸侯猶能重賞如是而國以富強況以四海之主不行無功微倖之賞杜塞甘言悲辭之請則唐虞之治何遠之有哉夫府庫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丁壯凍餒其老弱銖銖寸寸而聚之今以富大之州終歲之積輸之京師適足以供陛下一朝恩澤之賜貴臣一日飲宴之費陛下何獨不忍於目前之羣臣而忍之於天下之百姓乎夫以陛下恭儉之德擬乎唐虞而百姓困窮之弊均於秦漢秦漢竭天下之

力以奉一身陛下竭天下之力以資衆人其用心雖殊其病民一也此臣之所以尤戚戚者也又官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官掖之所尚則外必爲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効之自然之勢也是以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仕伍畎畝農民其服食需用比於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邇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爲鄙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類日繁耕者寢寡而游手日衆嗜慾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祿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爲生

右編

大卷之三十三

十一

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諸路監司州縣鄉村倉場庫務之吏詞訟追呼租稅徭役出納會計凡有毫釐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壞產者非縣官賦役獨能使之然也太半盡於吏家矣此民人之所以重困也又國家比來政令寬弛百職墮廢在上者簡倨而不加省察在下者侵盜而恣爲奸利是以每有營造買置其所費財物十倍於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此國用之所以尤不足者也又自古百官皆有常員而國家用磨勘之法滿歲則遷日滋月益無復限極是以一官至數百人則俸祿有增而無

損矣又近歲養兵務多不務精夫兵多而不精則力
用寡而衣糧費衣糧費則府庫耗府庫耗則賜賚稀
是以不足者豈唯民哉兵亦貧矣策之失者無甚於
此也凡此數事皆以竭民財者陛下安得熟視而無
所變更耶臣愚伏願陛下觀今日之弊思將來之患
深自抑損先由近始凡宗室外戚後宮內臣以至外
廷之臣俸給賜予皆循祖宗舊規勿復得援用邇歲
僥倖之例其踰越常分妄有干求者一皆塞絕分毫
勿許若祈請不已者宜嚴加懲譴以警其餘凡文思
院後苑作所爲奇巧珍玩之物不急而無用者一皆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十二

罷省內自妃嬪外及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麗
之物夸眩相高及貢獻賂遺以求悅媚者亦明治其
罪而毀焚其物於四達之衢專用樸素以率先天下
矯正風俗然後登用廉良誅退貪殘保佑公直消除
奸蠹澄清庶官選練戰士不祿無功不食無用如此
行之久而不懈臣見御府之財將朽蠹而無容貯太
倉之粟將彌漫而不可蓋歲農夫棄糧於畎畝商賈
遜財於道路矣孰與今日汲汲以應目前之求懍懍
以憂將來之困乎夫食貨者天下之急務今窮乏如
是而宰相不以爲憂意者以爲非已之職故也臣願

陛下復置總計使之官使宰相頌之凡天下金帛錢
穀隸於三司如內藏庫奉宸庫之類總計使皆統之
小事則官長專達大事則謀於總計使而行之歲終
則上其出入之數於總計使量入以爲出若入寡而
出多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其費用之可省
者以奏而省之必使歲餘三分之一以爲儲蓄備禦
不虞凡三司使副使判官轉運使及掌內藏庫奉宸
庫之官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
賞之若總計使久試無効則乞陛下罷退其人更置
之議者必以爲宰相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不當領錢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十三 言九 尚書

穀之職是皆愚人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愷使
主后土奏庶艱食懋遷有無地平天成九功惟敘周
禮冢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
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
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也
今諱經潤文猶以宰相頌之豈有食貨國之大政而
謂之非宰相之事乎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四方
之民流轉殍殍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愚
臣之所知也臣不勝狂愚犯忌諱惟陛下裁察

論新法

蘇軾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賣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以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且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政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大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十四言九三策

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

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髮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水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水無根則稿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曰信而後勞其民未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十五四〇七

信則以爲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

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尚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變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

有編

卷之三十三

十六

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利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今歲之人皆虐乎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召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求利之名也六七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

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口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欲消讒惡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欲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

有編

卷之三十三

十七

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鬩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

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
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
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
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
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
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
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
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
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
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

未編

卷之三十三

十八四百七

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
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
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邑宰公私勞擾
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
等二十九員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
田時張說楊瑒皇甫景楊相如皆以爲不便相繼罷
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至爲客以少爲
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
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
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

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
其所遺尤不適宜事少而負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
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負多
則無以爲功必湏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
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
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
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
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
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
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十九四百七

必用千頃之波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
說卽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
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
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
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
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譬劃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
勞大則量材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
若財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
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悞興功役
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

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太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湏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悞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二十四

井

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厝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更無酬勞長役雖有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于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大甚厨傳肅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試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軍逃常半

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以兩稅之外生出科名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二十五

井

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徭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無力於是里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役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

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
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
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
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
民患也青苗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
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
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
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
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四百七

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
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
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
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
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
孤貧不濟之人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涉此等鞭
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拘之隣保勢有必
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
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
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

足無專斛乞勾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
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平時官錢常
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
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
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切計陛下欲考其實必
先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
臣愚昧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在陝西見刺義勇提
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
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客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
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四百七五

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時財力匱
竭用買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
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
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
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
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地出緡錢豪商大賈皆
疑而不敢動以爲難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
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
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
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因此而得今官買是

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原祿為質已厚非良不售非
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
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
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收縱使其間薄有所
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
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
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
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
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
中變恐天下以為軌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

右編

卷之三十三

王四四三傳三

月庶幾萬十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王無出漢高鄧
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
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
銷印有同兒嬉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
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
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陸
下堅執不顧則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
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狗高論而逆至情持
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
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

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
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
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而不在乎富與貧
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
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
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
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
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
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
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橋知其不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三五

四四十五

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
之彘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
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
陛下急于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
取靈武北收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
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
之長短在風俗世有疴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
若元氣猶存則疴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
危是以善養生者謹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
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

武帝廟
正統
嘉靖
隆慶
萬曆
崇禎
順治
康熙
乾隆
嘉慶
道光
咸豐
同治
光緒
宣統

右編

卷之三十三

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謹節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空僵仆無口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謹無擾獄吏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崔佑甫爲相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以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尚厚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宗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

右編

卷之三十三

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賁尉大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湏歷試諸艱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王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遂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資以先王君臣之契尚湏慮此況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以條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固器也而易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

詩不為
功於

幸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于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子八四

年

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隘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管當發運均輸按

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靜為心使奸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子九四

謝宗

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必蓋數百人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節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尋平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

然而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宗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然臨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大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

左編

不來之三十三

三十四

附錄

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若調羹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從得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廢舊政苟爲異議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判定任子降秩修葺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綱之必固物議既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三十四

附錄

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誅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臣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

布編

卷之三十二

三十三

繼書表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得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

論新法畫一

蘇軾

神宗時上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臣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爲天下之事可得徐陳編舉指顧而定矣既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

布編

卷之三十三

三十四

可見臣切疑之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然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責重而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爲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之聖明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啟導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親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飢而不得食臣雖愚狂切獨爲陛下恨也陛下自卽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之極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旣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術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飢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疆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

已爲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而不雨旣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其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矣莫能嬰也去惡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飢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團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三十五

畫一狀

臣謹按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爲易見上日中外臣僚下至田夫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

廷所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緝默不敢正言今謹採衆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者口富貧者日貧今官收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兼并之權而濟貧人緩急之求貸不異於民間而息不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私家之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今歲不足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芻蕘雖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無歲月之期無給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三十五

納之費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卽取願還卽還非如公家動有違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貴以見錢催隨二稅隣里相保結狀請錢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竄均及同保貧富相逮要以皆難而後已朝廷雖設法度以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爲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爲雇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爲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

有力而無財者使効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雇人
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
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能效也於是賣田宅伐
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夫錢者
官之所爲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
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
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
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
郡縣刑罰之吏無祿而役爲日久矣周制庶人在官
雖曰有祿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如今日員數猥
多不可供億況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
給若又兼舉大費爲力實難然議者以爲給之以祿
然後可責之以廉蓋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
慎祿吏之厚必不如祿官之多今慎擇多祿之官猶
不免於貪而況於吏人乎且昔之爲法也計賊得罪
無祿者加等今用贓法則吏之得罪反重於官顛倒
失宜尤爲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
吏之受賕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祿深法不能
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

軍今朝廷喜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田
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爲兵而無怨今民
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
爲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
而免於爲兵今租庸調廢而爲兩稅則兩稅之中兵
費具矣且又有其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爲終身不
復爲役矣今也既已免役而於兩稅則用爲着長壯
丁於催稅則用爲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爲巡兵弓
手一人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爲巡兵弓手
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既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
無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未
能知也代者既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
使盜賊縱橫官吏蒙責嘯聚群黨攻剽州縣未必不
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賣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
具而置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爲惡良民之畏事者一
入而終身不得脫奸民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得
免其爲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貴賣以取贏
多則賤買以要利利有所墮商賈難通於是置市易
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更別有所營則雖

繁碎難行然亦未有深害今自置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杜絕利源不與民共觀其指趣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重利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心巍巍聖朝何苦如此況復小民奸利類無遠見爭取官債以救目前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逃竄無所婦子離散行路咨嗟奈何爲此陷穽誘而納之也至於奸民巨賈窺伺間隙取利或多或輪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除實貨巧智百出難以盡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三

言有司蒙蔽指以爲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竊聞朝廷近日將議窮究然而既弊之法施行未已買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喉舌破敗胸腹脹滿知其非矣然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脉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疏矣

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清明豈有不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復難行但朝出一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含養苟自便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衆所係望勢難久留而私

自顧總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忝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寸誠甘埃誅戮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者

司馬光

宋神宗時上

臣蒙聖恩除樞密副使仍屢遣陳永禮等趣臣就職德澤汪洋天降地厚非臣隕身殫骨所能報稱然臣切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蓋察臣正直庶幾有補於國家臣所以事陛下之心亦不過竭其愚衷以裨聖德之萬一若陛下徒以祿位榮臣而不取其言則是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三

以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誠恐上累陛下之至公下喪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屢違詔命不敢祗受者也臣伏見陛下天縱英明厲精求治思得嘉謀以新美天下而建畫之臣不能仰副聖意思慮未熟謀議未精徒見目前之小利不顧永久之大害憂政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變亂先王之政刑患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以恭儉節用乃更遣聚斂之臣誅剝齊民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

而行之不肯自以爲非也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
置三司條例司又言天下之事當委之轉運使知州
知縣不當別遣使者擾亂其間又嘗因經筵侍坐言
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
天下以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
爲名其實專使之散青苗錢臣切見其智識淺短不
足以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畫之
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纔數月
中外鼎沸皆以散青苗錢爲不便然後臣乃敢發口
復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四十四百七

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搔擾百姓止論今日之
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
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
深思遠慮勞筋苦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
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啜菽偷生不爲
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債不能償
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
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
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
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

得之提舉官欲以多取爲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
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
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爲負
又令貧富相兼共爲保甲仍以富者爲之魁首貧者
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
況於息錢固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
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爲之倚閣
春債未畢秋債復來歷年寔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
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併催積年所負
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四十四百七

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
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衆凡粟帛軍需
之費將從誰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
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
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爲之請於朝廷乞因郊赦而
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
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
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返矣官錢既放散而
百姓又困竭但使閭閻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
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

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爲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所以陳廢者山官吏不得人非法之失也今問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爲青苗錢又以其糶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飢民所賴者止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糶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贖贍乎臣切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糶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

有編

卷之三十三

聖三四月六、何

今無故盡散之它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今國家每有大費三司所不能供者陛下輒取內藏庫物以給之彼內藏庫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源流出於庫無有窮竭之時則可矣若本皆歛之於民以實之則有時而空矣昔漢文帝欲作露臺召臣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何以臺爲太宗時堯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翊善姚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惟見血山耳不

見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笞撻血流滿身愁苦之聲不可忍聞此假山皆民租賦所爲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自爲假山聞之遽命毀之今陛下令薛向於江淮爲貿易以三百萬緡界之又散青苗錢數千萬緡其餘五十萬三十萬者固不足數爾其爲露臺假山之費不亦多乎陛下聰明仁儉固不減於漢文帝及太宗然而視棄財物如糞土者蓋未知其所從來皆出於生民之膏血耳陛下若終信條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變更以循舊貫十年之外富室既盡

有編

卷之三十三

聖三四月六、何

常平已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千里水旱饑殍滿野加以四夷侵犯邊境羽書猝至戎車塞路攻戰不已轉餉不休當是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發爲盜賊將何之矣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皆窮民之所爲也大勢旣去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竊惟太祖太宗躬擐甲冑櫛風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爲子孫成光明盛大之業如此其業也陛下試取臣所進歷年圖觀之自周秦以來至于國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間亂離版蕩則固多矣至於中外無事不見兵革百有餘年

如國朝之盛者豈易得乎此臣所以尤爲陛下痛惜者也書曰民不靖亦惟在王官邦君室臣切觀方今四夷親附邊鄙不聳五穀和熟盜賊稀簡是宜爲天下和樂無事之時而中外尚有人不自安者無它故也正由朝廷有制置三司條例司諸路有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爭獻謀書各論官巧變更祖宗法度侵奪細民常產指歛財利以希恩又非獨此青苗一事而已至於欲計畝率歛雇人充役決汴水以種稻及澆溉民田及欲洩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道路之人共所非笑而條例司自以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四庫全書

爲高奇之策書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恐其興作之不已皆如青苗爲害於民也故小大皇皇不敢自安苟不罷廢此局則生民必無休息之期矣陛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納臣言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其官員並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青苗錢已散者令州縣候豐熟日催收本錢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倉錢穀依舊封樁令提點刑獄司管當則太平之業依然復故矣茲事明如白黑多如反掌陛下何憚而不爲也如此臣雖盡納官爵自得爲太平之民以終餘

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雖引而真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爲貪榮冒寵之人未審陛下將何所用之不勝悽悽狂愚之誠惟聖明裁處

論更張新法當須有術

呂公著

臣伏見陛下自臨朝以來留神庶政以休息生民爲念凡所施爲皆中義理如罷導洛堆棧等局減放市易見欠息錢罷人戶養馬放積欠租稅差官體量茶鹽法使者之刻剥害民如吳居厚霍翔王子京等內臣之生事欽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從罷去中外聞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四庫全書

之無不欣喜踴躍今來復蒙陛下不遺疎拙特降清問臣雖無狀敢不竭盡愚見臣伏思先帝初卽位召臣充翰林學士當時親見先帝至誠求治嘗令臣草詔書以寬省民力爲意自王安石秉政變易舊法群臣有論其非便者則以爲沮壞法度必加廢斥自是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衆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至公獨斷不爲衆論所惑則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則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

左編

卷之三十三

四十六 四百〇七文

抑勒之患免役之法當須少取寬剩之數度其差雇所宜無令下戶虛有輸納上戶取其財中戶取其力則公私自然均濟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農隙教習仍只委本路鹽司提按既不至妨農害民則衆庶相得安業無轉爲盜賊之患如此三事並須別定良法以爲長久之利至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謬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南等路配賣茶鹽過多遠方之民殆不聊生俱非朝廷本意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以上數事皆畧陳大槩其它詳悉非書所能盡然臣所深慮者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及民莫若任人爲急故臣前日輒獻愚誠乞陛下廣開言路選置臺諫官誠得中正之士布在要職使講求天下利害議所以更修之術朝廷上下協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則天下不難爲矣若不得其人則雖有欲治之意終不可以濟事功臣又切慮議事者以爲若更張青苗助役等法則向去國用又至不足然自來提舉常平司等處錢物並係封樁自不許撥充軍國常費況今日正是息民省事之時既外不輕用兵革內無土木橫費自然國計易給兼罷

得上件措歛則民力已覺漸舒只如近日方罷導洛司堆梁場沿汴稅額已有增數此古人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也

乞罷免役錢

宋哲宗初光宗門下侍郎

司馬光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四十七 三百七十五

臣竊見免役之法其害有五舊日差役之時上戶雖差充役次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却得休息數年營治家產以備後役今則年年出錢無有休息或有所出錢數多於往日充役陪備之錢者此其害一也舊日差役之時下戶原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免役驅迫貧民剝膚推髓家產既盡流移無歸弱者轉死溝壑強者聚爲盜賊此其害二也舊日差役之時所差皆上著良民各有宗族田產使之作公人管勾諸事各自愛惜少敢大段作過使之主守官物少敢侵盜所以然者事發逃亡有宗族田產以累其心故也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充役無宗族田產之累作公人則恣爲姦僞曲法受賊主守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事發則挈家亡去變易姓名往別州縣投名官中無由追捕官物亦無處理索此其害三也自古農所有不過穀帛與力凡所以供公賦役無出三者皆取諸

其身而無窮盡今朝廷立法曰我不用汝力汝輸我錢我自雇人殊不知農民出錢難於出力何則錢非民間所鑄皆出於官上農之家所多有者不過莊田穀帛牛具桑柘而已無積錢數百貫者也自古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官中更以免役及諸色錢督之則穀愈賤矣平時一斗直百錢者不過直四五文更急責之則直三二十矣豐年猶可以糶穀送納官錢若遇凶年則穀帛亦無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既家家各賣如何得售惟有拆屋伐桑以賣薪殺牛以賣肉今歲如此來歲何以爲生是官立法以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四八四四七

朱

殄盡民之生計此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歛役錢廣積寬剩以爲功效希求進用今朝廷雖有指揮令役錢寬剩不得過二分竊慮聚歛之臣猶依並役錢別作名目隱藏寬剩便幽遠之人不必聖澤此其害五也陛下近詔臣民各上封事言民間疾苦所降出者約數千章無有不言免役錢之害者足知其爲天下之公患無疑也以臣愚見爲今之計莫若直降勅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仍令刑部檢會熙寧元年見行差役

條貫雖印頒下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即令充役不願充役者任便選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別雇若有盜却官物勒正身陪填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有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修舉其見雇役人候差到役人各放逐便數內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擲者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產者朝廷爲此始議作助役法然自後條貫優假衙前諸公庫設厨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請上京綱運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殿侍軍大將管押其粗色及畸零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四九四四七

錢

之物差將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間陪備亦少於鄉日不至有破家產者若猶以爲衙前戶力難以獨任即乞依舊於官戶僧寺道觀單丁女戶有屋業者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等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並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其餘產業並約此爲准所有助役錢令逐州椿管據所有多少數目約本州衙前重難分數每分合給幾錢遇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即行支給然尚慮天下役人利害逐處各有不同欲乞於今來勅內更指揮

行下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司轄下諸州縣委逐縣官看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可以施行卽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卽仰限勘到五日內具利害聲畫申本州仰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勘書到一月內具利害聲畫申轉運司仰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勘書到一季內具利害聲畫奏聞朝廷候奏到委執政官再加看詳各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勘施行務要所在役法曲盡其宜

論發運常平官制因革

章誼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五言六十九

宋高宗時上

臣伏見戶部掌天下財賦出入在祖宗時則三司使之任也三司使在人主左右總金穀圖籍之數而諸路各設轉運使以分任一路之責三司使在內諸路轉運使在外其開闢歛散之權有不能相通也於是三路則有都轉運使在六路則有發運使所以巡行天下周知盈虛之數以制國用自更爲戶部以來在本部則有左曹右曹之設在諸路則有轉運司提舉司之異運司則左曹之屬也提舉司則右曹之屬也左曹所入散之以給經常之費右曹所入積之以

待不時之須此皆內外相維臂指相應而理財之政審矣今發運既廢而諸路財賦有無不得以相通提舉既廢而常平財物陷失幾及於大半議者乃欲使戶部長貳周行於郡邑但置主管官以革常平之宿弊誠恐無補治道徒紛紛也臣切謂今日諸路監司幹官無慮數十人若罷去冗員收其吏祿以復發運司則諸路財用通而不竭矣又今諸路轉運使副率兩員若專委一員檢察常平以應右曹之選則戶部財用無陷失矣兩司名實既辨職事所及不敢不盡如蒙睿明灼見因革之原乞付外廷措置施行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五言六十九

論時政差役諸法

胡銓

宋高宗時上

臣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蒙恩賜對便殿臣時論及武夫悍將宜令知禮以革暴慢之習陛下天語諄諄有及於晏子對景公唯禮可以已之之語側聆玉音仰歎聖學高妙遠到古人用意處非臣淺識謏聞所能窺測竊以謂一言可以興邦者正謂此耳臣是時知陛下可以爲堯舜之聖可以致唐虞之治可使斯民爲堯舜之民臣雖蠢愚遭時遇主如此其忍緘默不言甘自同於終日不鳴之馬唯當披露肝膽捐棄軀

命以報知遇敢卹其它是以輒極竭羣羣之慮况臣
於今月二十三日准御史臺牒并助今年三月一日
視朝月分依條於文班內從上輪二人充至日轉對
候准續降指揮節文今後視朝轉對官如當日不作
視朝亦合前一日赴閣門投進文書臣謹條陳一二
臣聞今日之弊無甚於差役之法無甚於改官之法
而其所當急者莫若興水利莫若營田莫若復孝廉
力田之科夫差役不罷則民之巨害不除改官之舉
主不罷則士風之趨競不息差役之弊臣寮論之詳
矣若夫改官之弊臣請為陛下極言之臣聞今改官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五十四百七 裁化

者非五百千賂吏部主吏雖有文字五紙不放舉主
士大夫至相謂無五百千莫近臨安而五紙文字非
二十年千求不能得往往多是宰執侍從關節方始
得之不然祿之十紙五紙文字須三百千經營乃
可得合方紙之費為千五百緡孤寒之士安得宰執
侍從關節安得千五百緡勢必枉道以媚當途權貴
以求之勢必貪墨黷貴以賂吏部之吏不然終身為
選人老死不得改官者多矣臣愚欲乞罷舉主止令
選人實歷九年無過過卽與改合入官蓋堯舜三考
黜陟不過九年而春秋書天子錫成公命亦以九年

為得禮故也臣伏見二三年來歲仍小歉議者皆歸
咎於天時臣獨以為地利之未盡臣聞禹貢之書曰
濬畝澮距川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以為畝
澮溝洫農事之小小者耳禹何為盡力於是及攷文
王平土之書與小司徒之職然後知禹之意深且遠
矣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建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
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
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
為畿畿方千里小司徒之職乃均其土地以稽其人
民而周知其數乃經土地而井收其田野九夫為井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五十四百七 張源
四井為邑邑四為丘丘為甸甸為縣縣為都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賦之事臣嘗考其制九夫
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四井為邑方二里
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
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
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
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
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
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
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

布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四百七 張

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夫井田之法出稅者寡而治澮治澮者衆知禹之盡力乎猷澮澮誠生民之急務也今平居無事時澮澮不修至有水旱而歸咎於天時豈不謬哉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州縣講求澮澮之利如古鄭白渠如召信臣之鉅盧陂以復禹之迹卒有水旱非所患矣臣聞今日之急務莫若且休兵營田令州郡官以營田爲名而無營田之實欲究其實有十說焉一曰擇官必審昔魏武欲經畧四方苦軍食不足用棗祗策置屯田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司馬懿謀伐吳乃使鄧艾廣田

布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五 四百七 辰志

具必足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李彪請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唐開元二十五年諸屯田用牛耕墾田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一牛疆硬處一頃二十畝配一牛稻田每八十畝配一牛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耕牛者所收斛斗皆准頃畝折除是也允曰定稅必輕東晉元帝大興中後將軍應詹上表屯田一年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稅賦以使之公私兼濟魏李彪上表一夫之田歲貢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成雜役是也十曰賞罰必行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北齊武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營屯田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是也凡此十者營田之制盡矣然就其中莫難於募人尤莫難於耕具募人之要臣請如李彪之策取州郡戶十分之一而又加廣焉人戶能募三十人於淮南要管處營田三年有官人與轉一官無官人借補官資能募二十人或止十人者比例施行仍令州郡敦遣如此則人樂從矣不然徙猾吏及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如崔實之政論或因罪徙人於公邊如仲長統之昌言斯亦可矣其耕具請權任廣西馬綱三年專令市牛蓋廣西雷化等州牛多且賤臣頃

卷之三十三

在廣西知之詳矣臣謹按漢惠帝舉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高后時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時詔孝弟天下之大順力田為生之本三老眾民之師廉吏眾民之表武帝時郡國舉孝廉一人後漢帝時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乞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至唐揚綰為相首建復孝弟力田等科當時高之風俗翕然丕變此誠天下之大順為生之本為民之表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復孝廉力田等科畧倣漢制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六十萬二人九十萬三人二十萬四人不滿三十萬者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六 三百八十 閱志

理財上

宋孝宗時上

葉適

夫理財與聚歛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歛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為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

石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七 四百廿七 卷之六

有仁義之意以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為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歛之資雖非有益於已而務以多取為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為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為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疑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聖君賢臣上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滿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為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為利也聖賢誠不為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為利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為之而無疑歟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為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為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

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爲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買賣之其餘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闢歛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四

若是者周公不與而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與之也則民一切仰止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歛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闢歛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邊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固不足以理財也

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難百取而不害而況其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爲當然而無恠也徒從其後頻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耳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畧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創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歛者乎抑已盡歛而不可復加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六

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天下而後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爲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者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者歟然則今之開闢歛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歛爲理財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爲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爲君子哉

理財下

葉適

使天下疑已不可爲天下臨財則疑其取見患則疑其避勢相軋權相傾之際則疑其謀若此者雖匹夫不能自立於鄉黨天下之人其所以力爲忠信廉潔之行者未必其心安之以爲當然蓋將以求免乎天下之疑也故雖矯亢過情捨利就害而不敢憚焉一節之疑足以傷其終身之信此固人情之所甚懼也噫蛇未必噬也而人疑其螫虎未必搏也而人疑其暴有麟鳳之德而後見之者無疑心雖然麟與鳳不常出於天下而天下亦安得而不疑古之聖人所爲布編

卷之三十三

六十二

大過乎人者理天下之財而天下不疑其利擅天下之有而天下不疑其貪政令之行雖未必能知其意而終不疑其害已故聖人之於天下無不可爲者以其所以信服天下者明也後世之君用民之財未必如三代之多役民之力未必如三代之煩常爲安穩之令數出寬人之言而天下終疑之而不置不亦惑夫今國家之意涉度未立號令未信財用未足欲有所爲而不能遂若此者不足爲大憂也而其憂則在乎未能免天下之疑何者天子仁孝恭儉服御簡陋官中之費可悉信於海內而無毫髮之私此亦足以

君編

卷之三十三

六十四

鄭志

明其無所取於天下矣一方水旱憂見顏色或特出使人申命長吏通財移粟惟恐在後奏疏蠲除不問緡石來輒報可此亦足以明其深自結於天下矣而天下終不能無疑於其間某欠某負諸書已釋放矣民猶不信也曰此後豈不將復征之也則坐盡一條件無數謂之寬恤至深切矣民猶不信也曰此其文案未嘗不具也或特建一官或創一司其事未見也而民已逆疑之曰此必將以興某利也下自一縣令而上至掌國計之近臣未必皆有取民之意也未必不與民也而民又皆疑之曰此其挾國之重以病已也天子以大義安天下非爲苟且而已矣將用以滅虜而復北方也今也不出門閭之近而天下皆以利疑之矣是猶可與有爲邪夫當天下之皆疑此不可以力勝而辨解也宜退而考其原今天下有百萬之兵不耕不戰而仰食於官北有強大之虜以未復之仇而歲取吾重賂官吏之數日益而不損而貴臣之員多不省事而坐食厚祿夫明示天下以無所用財之門而後天下無疑心若是者其無所用耶然則雖上不能不自疑其爲利也天下獨敢不疑其利之耶嗚呼數世之富人食指衆矣用財侈矣而田疇不

愈於舊使之能慨然一旦自貶損而還其初乎是獨何憂雖然蓋未有能之者也於是賣田疇鬻寶器以充之使不至於大貧竭盡索然無聊而不止今天下欲爲大貧竭盡索然無聊之術耶又豈特上下相疑而已也天下之人私相與言者必曰今之官不可爲也伯夷之庶必改爲跖躋之橫尾生之信必習爲狙公之欺而非跖躋非狙公則其事不可以濟然而不敢以其情告於上其告於上者姑曰陛下至仁法令明備群臣奉行不謹而因以誅求於其中故朝廷雖惇重信而使民不能無疑耳上豈將以爲然耶臣敢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六十三 附七 鄭志

言其情今天下之財用責於戶部戶部急諸道每道各急其州州又自急其縣而縣莫不皆急其民天下之交相爲急也事勢使然豈其盡樂爲桑弘羊楊可之所爲耶使天下之用誠有常數而戶部以天下之稅當之而有餘則戶部必不以困諸道每道必不以困其州而州若縣獨何以自困其民耶使其真桑弘羊之流固且不暇而況其不爲弘羊者耶所畏者上每以所不足責其臣使群臣以不足而後見其財然則若是者固教天下之爲弘羊者也昔劉晏當肅代衰亂之際天下多事故謂晏能以不足爲有餘此出

於不幸耳以今較之猶爲平世而奈何以不足責其臣而謂群臣以不足而後見其財歟豈不爲有事者地歟天下方議更爲貢賦之籍鈎考其會而悉書之使一縷以上上無不知其所自出而州縣不敢強取於民噫今州縣號爲難治一縷以上旣在籍矣而州縣之用於何取之若此者天下愈疑矣

三元

宋神宗時上

蘇轍

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六十三 附七 鄭志

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嘗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秀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秀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不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求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旣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設施之萬一

乘其存機遂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緣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為憂以為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陛下得其地而不收收穫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莽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為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繼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為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四 楊君

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漕運之吏備沿邊三歲之蓄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為未也何者秘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己也蓋善為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償登

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足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為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為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四 楊君

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為守令入以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專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下上下相室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堙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

慕其前不愧詐僞不耻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窮則慙亂慙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若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毆市人而約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惜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吏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

右編

本卷之三十三

六十七四百〇七

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度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

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憊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者也則其爲政無所顧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喜其壯而已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而已如憐其老則曷爲

右編

本卷之三十三

六十八四百〇七

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綬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捐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至大計者必執簡自

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七十四

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司三司歲覓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

爲更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爲怨也不直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更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威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鈎之爲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七十四

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自今以來未有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鈎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鈎坐之夫任人之終身而無過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

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思其不知也思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屬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致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千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也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募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宿邊之兵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

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與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始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士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餽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則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冒患難深入敵國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

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之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絲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絲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果能知敵之情者也敵之平情旣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

右編

不卷之三十三

七十四百七

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絲則多而三十萬之衆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惟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孰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旣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士人而今世之情其莫如內郡之禁旅其

名愈高其廩愈厚其財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羗人每出多聞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士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士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蓄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士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

右編

不卷之三十三

七十四百七

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輯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宗室之盛未見有過此時者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

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叙之以察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貴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

其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匪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繫雖宗室誰敢覲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政此亦云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未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大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畧其細故歛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漕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以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胥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全物

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敗盜敗失者以今三班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富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七十四

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之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恤者富之端也不足恤者貧之原也從其可恤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恤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

用此亦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師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恤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恤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故爲是三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賜臣之所陳何足言也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畧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官踰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公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之而不久其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七十四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三

七十九

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為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已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譟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為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眾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眾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眾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租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為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為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矣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為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眾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

北狄不臣之國有之則為漢文帝不宥則為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近避

俸祿

元成帝時上

鄭介夫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三

八十五

孟子曰祿足以代其耕也任官者不耕而食故制祿以代之祿有不及何以養廉漢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臣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近來貪官汚吏習以成風祿之有餘者則視為儻來畧無樽節之心祿之不足者則借口無可養廉恣為侵漁之地上下交征相承為例廉耻道喪不覺其然宜思所以整救之可也時務所急雖未專在此而祿之不均自是朝廷一大缺政今親民之官該俸十兩者給職田二頃獨江南半之南地非肥北土非瘠也况江北少蠶訟之風江南多豪猾之俗而給田乃有重輕此祿之不均一也顧茲中外管軍管民務站各色官均為任君事也均為食天祿也而職田與路府州縣及廩訪司官而餘弗之及於此何薄於彼何厚此祿之不均二也今各處職田元有官田四

有之元無官田則無之又雖有官田而不給爲職田者有職田處除綠麻豆麥外所收子粒路之正官不下八百石微如巡檢亦收一百餘石無職田處浪得職官之名不沾顆粒之惠而況外任俸鈔從五品止三十兩從六品不滿二十兩如九品止十二兩以俸鈔買物能得幾何十口之家除衣外日費飲膳非鈔二兩不可九品一月之俸僅六日之食而合得俸鈔又多爲公用指除若更無職田老穉何以仰給又如小吏俱已添俸添米舊請俸鈔六兩者增作八兩每鈔一兩月加米一斗以此比之則六品以下之

布編

卷之三十三

八十二四百三十三

無職田者反不如一小吏也饑寒相迫欲律以廉得乎此祿之不均三也今內任俸鈔倍於外任而京城之間尋常米價亦是半錠一石飲食衣服件件穹貴以鈔數計之雖多一倍以日用計之實無外任一半所得况無職田可以供贍如外任三品官月得俸鈔八十兩職田米八百石一月該米六十餘石至如九品亦收職田米一百以上石一月得米已近九石之數隨朝三品官月請俸鈔三錠一十五兩既元無職田又不添俸米而四品官除俸鈔外月增米一石九斗五升由此言之則隨朝三品四品之官反不如外

任九品簿尉之俸此祿之不均四也制祿不均則人心不一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其流可勝言哉且俸祿一事自歸附以來言者不知其幾矣而所言俱不得其要朝廷舉行亦不知其幾矣而所行皆未底於平一番更變又是一番紊行終無益於缺政之萬一也中朝冗職固難枚舉如各處巡檢各路提控案牘歲收職米尤爲虛費隨縣置尉司簽弓手以專巡警又有分鎮軍官以助之何須贅設巡檢司甚而一縣之內有設三四處者徒蠹民間無濟官府隨路既有經歷知事足任案牘又令行省贅差一員徒蠹官府無

布編

卷之三十三

八十二四百三十三

益民間茲類頗多皆合汰去既可省俸又可以清選法也如處州徽州等路總管無職田可收縱令每月增米一石五斗五升而省劄人員一月反得米八石有零似此不平朝廷何嘗知之當今之弊不在俸祿之薄而在俸祿之未均不患俸祿之不敷而患設官之太濫均有餘以周不足取濫設之米以給合設之官則國無所損而官有所利矣議事之臣日夜講求俸米之說謾爾紛紛莫窮要領其有俸鈔有職田則過於厚無俸鈔又無職田則過於薄尸位素餐者空負廩廩粟之譏服勤輸力者乃有飯不足之歎若能

東多益寡截長補短職田所收自可敷用今有額外多費二十八萬餘石糧徒於國儲大有所損實於官吏未見其益且丞相職居人臣之右每月得俸八錠有零一日之俸不滿十四兩若如晉之何曾日食萬錢無下飭處雖罄竭私帑亦不能自給矣天子立相必須厚祿以優崇大臣律身自宜戒奢而從儉豈可先處以約而薄其所養哉今俸自三錠以上者不得添米官益高而俸益薄甚非尊貴貴之道也又如隨朝大小官及各處行省宣尉司皆是樞要重臣既無所取於民又無職田可收縱添些少俸米何足爲養廉計君子猶良驥也欲責之日行千里又不飽以芻菽世無是理也宜盡取元撥職田合收子粒錢糧官爲收貯將中外合設人員分別差等而普及之隨朝官吏俸給雖厚米價則穹凡俸五兩月給米一石外任官吏俸給既薄米不有錢凡俸五兩月給米二石五兩以上隨俸加之不願支米者則隨時價准之以鈔內外臺察院庶坊司事煩而形神勞官清而交往絕比之有司量加優添所以重風憲也和林上都後山河西諸州城不係出米去處照依本處時估折價不當拘以二十五兩所以重邊鄙也無分軍民各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全三十三

餘

色官吏但請俸錢者隨所給鈔數按月支米元無俸錢者隨所授品從依例增支將官收職田錢糧先儘外任數足其餘剩者盡令起運赴都以給隨朝官吏計其所得倍多於前又可無過費太倉之粟此所謂利國利官之要道也其祿既均其政自平免致饑寒之憂自存廉耻之節然後律之以贓貪之法彼亦不得而有辭矣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全三十三

荆川先生右編卷之三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四

禮

郊論祀禮

郊祀對 上漢武帝

補

觀射父

議郊廟 上成帝

補

匡衡

議定南北郊 上成帝

補

匡衡

毀廟議 上哀帝

補

劉歆

共皇立廟議 上哀帝

師丹

惠懷廟制迭毀議 上晉明帝

賀循

右編

八十四卷目錄

乙 三百六 易

奏論郊丘配享祖宗 上唐武后

沈伯儀

議始祖廟 上中宗

張齊賢

論太子陵廟 上玄宗

陳貞節

論皇后配廟 上玄宗

陳貞節

論兄弟入廟 上玄宗

陳貞節

駁義宗廟號書 上玄宗

韋湊

論祖宗祧廟 上德宗

陳京

祔祫議 上憲宗

補

韓愈

祖妣祔祭議 上憲宗

韋公肅

議四后祫饗 上宋仁宗

歐陽修

論建郭后影殿 上仁宗

歐陽修

論睦親宅不當建神御殿 上仁宗

劉敞

論明堂配侑 上英宗

錢公輔

議僖祖祧遷 上神宗

王安石

議僖祖祧遷 上神宗

韓維

議僖祖祧遷 上神宗

孫固

圓丘合祭六議 上哲宗

蘇軾

請復用皇祐典禮 上哲宗

蘇軾

論四廟祧主 上光宗

朱熹

籍諫不籍于畝

補

魏文公

右編

八十四卷目錄

二 三百三

請行籍田禮疏 上漢順帝

補

黃瓊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四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禮

論祀禮

觀射父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易

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薦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祿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振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二

易

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羣臣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遇其祖日月會於龍甓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盛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裡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記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

郊祀對

漢武帝時仲舒上

董仲舒

廷尉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

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芻秣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

左編

八卷之三十四

四百三十七 劉中

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

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大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奉使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議郊廟

漢成帝初上

匡衡

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四百三十六 劉中

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娛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娛地祇其牲用犢其席藁藉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議定南北郊

漢成帝初上

匡衡

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誅從衆則合於

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從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義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大誓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太御詳曰毋曰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廼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

毀廟議

劉歆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五

言今六

漢哀帝時光祿大夫劉歆奏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霸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越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

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

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

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

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

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尉畧

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

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

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

牽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

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

右編

卷之三十四

六四百五十五尚文

掖以鬲姑羗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

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法數亦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七

四百十四

易

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人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

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卿中壘校尉欲議可

共皇立廟議

師丹

漢哀帝即位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中令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舊制并上議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

右編

卷之三十四

八

四百

易

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其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永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

共皇也

惠懷廟制迭毀議

賀循

晉明帝時宗廟始建舊議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別穎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上議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九百五十一

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二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穎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穎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神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

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

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

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

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懷惠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

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

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

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

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

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十四百七

高祖親廟四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穎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穎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穎川此為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書儀射刀榜與循異議循答義深簡第多不載竟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依經理而對為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水清王潔行為俗表宜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

成風雨。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尺。亦薦。廟稱
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
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
皇考。循又讓曰。按禮。子不致以已。爵加父。帝納之。稱

奏論郊丘配享祖宗

沈伯儀

唐武后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玄義奏。嚴父
莫大於配天。天子萬物爲最大。推父。偶天。尊
之大。尊之極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上帝。祭宜稱考
並配。請以太宗高宗配上帝。上皇帝。昊天上帝。祭宜稱考
帝配感帝。南郊祭法。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
宗尊也。一名而有二義。經稱宗祀文王文王。
當祖而云宗。包武王以言也。知明堂以祖考
配與。二經合。太子右諭德沈伯儀奏。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

帝而郊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十四

。 堡

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曰禘
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圓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
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爲最詳虞夏退顓頊
郊嚳殷捨契郊冥去取違舛惟周得禮之序至明堂
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別父子也
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下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未齊於
配雖同祭而終爲一主也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
爲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薦獻數瀆此神無二
主也貞觀永徽禮實專配山顓慶後始兼尊焉今請

以高祖配圓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

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

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上帝等五

之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先配五

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

議上自是郊丘三帝並

議始祖廟

張齊賢

唐中宗卽位因武后東都廟改爲唐廟議滿
七室以涼武昭王爲始祖太常奉禮郎張齊
賢上議

禮天子七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聞

焉殷自玄王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後合食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十三

。 伊

有序景皇帝始封唐實爲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
穆今乃上引武昭王爲始祖異乎殷周之本高稷也
高稷興祚景皇帝是也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
帝實始封唐子孫是承若近捨唐遠引涼不見其可
且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印宋不祖楚元王齊梁
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昭王爲祖可乎
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爲周興自后稷漢
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尤近
不託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景皇失位
神弗臨享殆非貽厥孫謀者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

言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代系有遠邇祖以功昭穆以親有功者不遷親盡者毀今不宜以廟數未備引當遷之主於昭穆上苟充七室也景皇帝既號太祖以世淺猶在六室位則室未嘗有七非天子廟不當七也大帝神主既附宣皇帝當遷宣非始祖又無宗號親盡而遷不可復立請仍為六室

論太子陵廟

陳貞節

右編

卷之三十四

唐玄宗開元初陳貞節為右拾遺初陳貞節懷德節愍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例

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四太子廟皆別祖無功於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伴金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罷卒史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典古者別子為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宜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家祠列聖念懿屬而為之享春秋書晉世子日將以晉昇秦秦將祀子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欲非

類君祀無乃戾乎此有廟也魯定公元年立煬宮煬伯禽子季氏遠祖尚不為限況天子篤親親以及旁其誰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親繼絕也逝者錫蘋蘩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詎皆有功生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人其謂何隱於上伯祖也服總章懷伯父也服恭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它如舊

論皇后配廟

陳貞節

右編

卷之三十四

唐玄宗奉昭成皇后附肅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焉貞節上奏

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宜升配肅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閼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於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姬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肅明備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屬

論兄弟入廟

陳貞節

陳貞節又與博士蘇獻上言

肅宗於孝和弟也按賓術說兄弟不相為後故殷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

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爲別廟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爲別廟大祫則合食太祖奉肅宗繼高宗則祿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肅宗爲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丞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十五 四百〇七 殿志

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況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列於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

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況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於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晉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質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爲世矣殷人六廟親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爲世方上毀四室乃無祖禰是必不然古者繇禰極祖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十六 四百〇七 殿志

雖迭毀迭遷而三昭穆未嘗闕也禮太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後者故捨至親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尚矣借有兄弟代立承統告享不得稱嗣子嗣孫乃言伯考伯祖何統緒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爲別廟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與文武子孫昌衍文爲漢太宗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絕世不列於廟及告謚世祖稱景爲從祖今謂晉武帝越崇其父而廟毀及亡何漢出惠帝而享世長久乎七廟五廟明天子諸侯也父子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序重繼也禮

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繼高宗者偶室於廟則為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紹伯考棄已親正統哉孝和中興於建園寢百世不毀尚何議哉平子猥引儲公逆祀為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寢聖真方利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語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復言今軋平子平子援經辨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膝頓首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遷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

駁義宗廟號書

韋湊

右編

卷之三十四

十七

三十九

集

唐玄宗開元時有敕復孝敬廟為義宗將作大匠韋湊上言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由師古師古之道必也正名名之與實故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宗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後代有稱宗者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

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禮以闢大猷有司所議以致此失或虧盡善豈不惜哉望更詳議務合於禮

論祖宗祧廟

陳京

唐德宗即位初玄宗肅宗既崩室遷獻懿二祖于西夾室引太廟於東高宗肅宗祧廟正請載二祖神主於太廟若合食則太廟位不得世祖南面高宗肅宗祧廟北面向祧廟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京以太常博士上言

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於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

右編

卷之三十四

十八

四十

集

稷為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為別廟大禘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所以敘親也唐家宜別為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為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上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

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暫屈昭穆以申孝尊先
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
議不爲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
居穆重本尚順爲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別享德明
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衆然於是還獻懿主祫
於廟如真卿議真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
高稷爲祖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祖高皇帝
故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晉祖宣帝故高
皇處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
唐推祖焉而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九百七 宗家

所不享願下羣臣議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上言
謹按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
及者太祖後本毀已升藏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
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
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
郡國廟丞相章玄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上
主宜瘞於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
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
祫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時以令丞
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

祀故唐初下詔開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立九廟追
祖獻懿然祝於三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
爲弘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
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罷祫而藏顏真卿引蔡謨
議復奉獻主東向懿昭景穆不記議議皆本嘗用而
唐一王法容可準乎臣等謂晉祫郊社無二尊瘞毀
遷藏各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日改易不可謂禮
宜復藏獻懿二主於西室以本祭法遠廟爲祧去祧
而增去壇而壇壇壇有禱祭無禱止之義太祖得正
無所屈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九百七 宗家

之君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祖以
下親盡迭毀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連
王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
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連王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
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子爲天
子祭以天子葬以土今獻懿二祖在唐本受命時猶
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
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太
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天下尊
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家追王獻

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所疑周
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
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
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
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
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
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
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
稷重太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
別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漢韋玄成請瘞主於園晉虞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上四百七

喜請瘞廟兩階間喜據左氏自證曰先王日祭祖考
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祫及郊宗石
室是謂郊宗之祖喜請夾室中爲石室以處之是不
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太祖上藏主所居未
有卑處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於園寢安遷主采漢
晉舊章祫祫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京以
考功員外郎又言興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
以曾孫祔高曾之廟人情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曰
祫則大合祫則序祧當祫之歲常以獻東向率懿而
後以昭穆極親親及祫則太祖遷於西列衆主左右

是於太祖不爲降獻無所厭時諸儒以左氏子雖聖
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機東向太祖暫還穆位同官尉
仲子陵口所謂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
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不先鯀乎魏晉始祖率近
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闕宮詩則永闕可也因虞主則
瘞園可也緣遠祧則築宮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
可也然永闕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
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興聖廟爲
順或曰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祫祫之
年皆有薦饗是已分食奚獨疑二祖乎國子四門博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上四百七

士韓愈質衆議自中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
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
祫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預不謂之合矣二謂兩
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墀遷
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祫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
始有毀瘞之議不見於經唐宗立九廟以周制推之
獻懿猶在壇墀可毀瘞而不祫祫乎三謂二祖之主
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日遷
之恐眷顧依違不卽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祔興聖
廟而不祫祫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

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爲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遠者祭益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祫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衆合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仲孫尊廢祖祭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三十四

吳

不以順乎冕又上祫祫議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園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淳奏按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園曰祫與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別廟始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唯祫與聖廟祫若祫一祭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十九年將祫祭京復奏祫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祫德明典聖廟鴻臚

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祫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祫后稷廟不敢以私尊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於祖廟獻懿主宜祫與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特言祫與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剛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是定遷二祖於興聖廟凡祫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薄廟未成張縉爲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興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三十四

吳

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祫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言

祫祫議

韓愈

唐憲宗時韓愈上言祫祫議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園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淳奏按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園曰祫與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別廟始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唯祫與聖廟祫若祫一祭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十九年將祫祭京復奏祫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祫德明典聖廟鴻臚

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二十五

七

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祔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

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衷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失禮也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二十六

七

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祖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祖妣祔祭議

韋公肅

唐憲宗時鄭餘慶有

二祖妣疑於祔祭請諸

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後繼皆嫡也兩祔無嫌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繼室三疑並爲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舒曰妻雖先沒榮辱並從夫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三則各祔舅之所生是皆夫人也生以正禮沒不可貶於是遂用舒議

宋仁宗嘉祐四年給事中翰林學士歐陽修等一

且嫡繼於古有殊制於今無異等祔配之典安得不
同卿士之寢祭二妻廟享可異乎古繼以媵妾今以
嫡妻不宜援一娶爲比使子孫榮享不逮也或曰春秋
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孟子姪姊也
不入惠廟宋武公生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薨立
官而奉之不合於惠公而別宮者何追父志也然其
比奈何曰晉南昌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帝廟有夏
侯羊兩氏唐家睿宗室則昭成肅明二后故太師顏
真卿祖室有殷柳兩氏二夫人並祔故事則然諸儒
不能異

右編

卷之三十四

議四后祔饗

歐陽修等一

臣等伏以古者宗廟之制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
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之祭本
朝祔祫有司攝事乃以別廟之后列於所配之下絕
席而坐非惟於古無文於今爲不可者又有四馬淑
德皇后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皇后真
宗之元配也列於章德之下其位序先後不倫一也
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
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

諸后

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
位乃相絕四也今號爲合食反絕席而坐牲牢祭器
樂章祝冊皆自別而不同又位序顛錯殊非嚴事之
意伏見章獻皇后章懿皇后在奉慈廟未升祔時每
遇祔祫不從合食只於本廟致享所以伸所尊者最
爲得禮也若四后各祭於其廟則其尊自伸而於禮
文無參差不齊之失又有章獻章懿之明證而議者
以謂國朝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
是正也向者有司攝事失於講求而今行親饗之禮
禮官舉職而改正乃理之當然也臣等請從禮官議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二十八

論建郭后影殿

歐陽修

臣所領太常禮院得御藥院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
景靈宮廣孝殿後修蓋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詳定
者其圖子已別具狀繳奏詎臣伏見近年京師土木
之工靡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爲差內臣監

修利於偷竊官物及訖功之後僥求恩賞以故多起
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托以祖宗神御張皇事勢近
年以來如此興造畧無虛歲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
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
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
宮乃陛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復之后
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有渎神明莫此之甚臣竊謂
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興作有所僥求爾蓋
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爲廟享以追奉祖宗者
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二十九 三百零七 陽明

全典禮

論睦親宅不當建神御殿

劉敞

宋仁宗時上

臣伏見古之正禮諸侯不祖天子六廟不可設於私
家所以明正統尊一人也今睦親宅興建神御殿不
合王制不應經義切聞聖慈以天寒人勞權罷役徒
臣謂若於禮當作則不可以人勞之故而止何則祖
宗至尊也役徒至賤也恤至賤之衆而輟至尊之廟
非所以爲名也若禮本不當作則不如遂止之耳何

必權罷哉伏乞令禮官詳議其事使下不爽於名上
不愆於禮

論明堂配侑

宋英宗時上

錢公輔

臣謹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
祭以始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
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
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之
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父哉我將之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三百零四 陽明

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切
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是爲太
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
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
也直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
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
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
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
廢武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
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

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於兩漢去聖甚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爲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爲近古而合乎禮者也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涯輩皆不能推明經義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廷及於今牢不可破當仁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三百九十六

毛翔

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當時無一人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敝乎後人願陛下深詔有司博謀羣賢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

議僖祖

宋神宗時上

王安石

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畧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而有功不得以加其

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竊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是在聖時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聰明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祀重事所宜博考乞以臣等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

議僖廟祧遷

宋神宗時上

韓維

臣伏惟親親之序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三

三百八十六

殺而親畢聖人制事存送終之禮皆以此爲限是衆人之所同也若其不與衆人同者則又因事之宜斷之以義而爲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爲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矣亦其理勢然也荀卿曰王者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蓋有天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三桓所以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別也今直以稷契爲本統之

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非荀卿之所謂別也或曰湯文武之去契稷皆十有餘世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契稷何與哉而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稷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所以興契稷不爲無所與也則正考父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三十四

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爲祖南宮适孟軻卜子夏左丘明穀梁赤生於周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爲太祖所從來久矣伏惟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於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所以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

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有所未安也臣以爲均之論議未有以相奪仍舊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常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官今所以奉祖宗者皆在一堂之上西夾室猶處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於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祭僖祖東嚮禮無不順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如臣絳等議非臣所知臣所以闕而不敢同也

議僖祖祧遷

宋神宗時上

孫固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三十四

古而違時措之宜不因文而失沿情之實親有疎戚世有同異此禮之所以損益變正之不一也伏惟太祖皇帝受天命一四海創業垂統爲宋立萬世無窮之基其爲宋始祖而配天受饗理在不疑今聞乃欲以僖祖爲始封之祖復其祧主夫既以僖祖爲始則遂當受東向配天之饗此臣竊所以未安也七世之廟親盡而祧此萬世大公之通法未聞有以易之者也故僖祖之主於陛下世以親盡而祧在禮適爲得正而今議者以謂人必本乎祖太祖既已追尊僖祖則今日當以僖祖爲本始之祖是未推夫王者興起

有殊異而所當之世各不同也夫開國者先嘗有功而受封則後之子孫有天下而推以爲始祖可矣若未有膺受天命特起而得天下者爲太祖亦宜矣此實先王之禮人情之所順而前世之所已行也今爲議者乃鄙絕漢唐之所行而純取三代之制以爲法故有僖祖之廟與契稷無異之說臣竊以爲過矣夫本朝之興與商周異商周之政本由契稷故自湯武而上其流有源皆可推而考之契布五教民以知禮其統緒畧與周同而猶不若周之懿也周自后稷公劉以來教化流行以至太王王季世世修德益茂迨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三五四七

鄭

於文武受命奄有天下則源流之來豈無自哉故仲尼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周公其人也夫周而止堯舜禹湯之世非不美也其祭之禮仲尼不談而獨舉周者豈非其德與世獨爲備哉噲曰周公其人也言惟周公能備此禮爾夫稷當堯民阻饑之時始播百穀使萬世粒食其爲功大矣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言以其德能配天也夫以文王之德而不能預配天之祭者特以后稷之功大矣使周無后稷之祖則周公之祀宜不得合文武而他及且後世之興其先既無周之后稷而郊天

之配不先創業之君乃遠取追尊之祖此豈先王之禮而近於人情者哉今之議者又以祭法禘郊祖宗之禮言商周非絕世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知則必以僖祖爲始祖臣又以謂不然矣自秦滅學六經皆被焚棄不復爲全書而禮經尤爲殘蕩其後漢之諸儒考尋聖人之餘委曲加意而編綴之故多駁雜不經之說附以鄭康成牽合之言而聖人之意益不明若祭法之禘郊宗祖者是其一矣其言曰商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信斯言也則禘祭宜無易嘗者今商頌之長發大禘之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三六四四七

鄭

詩也其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廼專歌述契之功德一篇之間了無及嘗之語則祭法之言禘嘗者臣亦未敢取以爲信也雖然就其說而考之亦自非大有功德者不可以郊天取配何則鯀障洪水雖疏導失宜而禹因之以成功身被殛死故夏人郊之冥業其官而死於水故商人郊之后稷粒食之功被於萬世故周人郊之今未見冥稷之功而欲同冥稷之祀臣竊以爲非宜也漢高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秦陵而祖高帝且景帝

唐室始封之君而元皇帝乃神堯之父高祖之時以景皇帝為配而太宗之初已奉高祖於園丘景皇帝不得預郊天其後杜鴻漸等復請以景皇帝郊配天地黎幹力詰其非禮而正之夫景皇帝親受唐國之封且不得配天則未嘗啓有土宇而欲以為始祖臣亦慮其難矣恭惟太祖皇帝削平禍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人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太祖之恩德也今天下惟知遵奉太祖而乃欲替其親郊配天之祀豈厭於人情哉今議者遂將斥絕唐漢上法商周此臣所謂慕古而違當世之宜者也太祖皇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禮志

帝受周禪僖祖始被追尊而建隆之郊配以宣祖僖祖不得預焉夫以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之世未嘗郊配僖祖而陛下一日隆而祀之蓋有所隆者必有所替今使太祖之禮有替於四宗之時此豈孝思之心哉此臣所謂因文而失洽情之實者也夫非所居而祀之則神有所不受非所宜而配之則天有所不饗所謂郊而配天者以天於萬物其德不可形容故人君之大有功德被生靈而施後世者謂足以配之而已今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世廼欲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臣恐僖祖之神非所居

而不受上帝之靈非所配而不饗非陛下所以尊祖事天之意也陛下為太祖子孫繼太祖基業據南而之尊而享四海九州之奉皆太祖皇帝之所授也則今日之所尊事宜莫加於太祖矣或曰禮別子為祖契稷皆帝嚳之子而得姓者故商周以為祖而奉之今宋自僖祖為始祖臣曰是又不然也若以得姓者為祖則趙之得姓遠矣自造父封於趙城而趙衰始得姓今若必欲推考其先世則遂欲上祖趙衰其可乎其不可明矣或又曰今朝廷欲存僖祖為始祖爾至於祀天為配亦不輕議也臣曰是不可也今既以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禮志

僖祖為始祖是必配天僖祖配天則太祖之祀替矣此臣以為不可者也或又曰今毀僖祖之廟藏其主夾室而下附子孫可乎臣曰是亦一堂夾室在西祧主藏室中而居順祖之右固以順矣蓋非所謂下附子孫之室而替其尊也必欲以為不可者臣今欲乞特為僖祖立室置神主於中而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於僖祖之室當祫祫之時以僖祖之主權居東向之位太祖之主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其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義也以僖祖立廟為非則

周人別廟以祀姜嫄不可謂非禮今以陛下之時因情立禮取聖人之制爲萬世法不亦美歟事與商周有殊禮文從而亦異此臣所謂先王之禮本人情而損益變正之不同者也如曰不然臣恐違古今之義逆天人之情而天地祖宗之神靈有所不饗也伏惟陛下聰明仁孝以宗廟重事恐其於禮有所乖違故令下兩制臣寮議陛下苟以臣言爲可用伏乞裁自聖斷如或猶以爲疑乞送禮院叅詳臣竊惟宗廟祧配朝廷大禮反覆思慮於心有所未安不敢苟立異說伏望陛下力加採納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三十九百八十八

楊

圓丘合祭六議

宋哲宗時上

蘇軾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候郊禮畢集宮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親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切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

右編

卷之三十四

四十四百七

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祭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言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祀地豈有此理也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

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禮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禮獨不及五岳四瀆乎岳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臣以詩書春秋攷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讀者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帝皇帝親誅莽者也尚承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郊志

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常合祭矣時褚元亮郭山暉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

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郊志

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爲政事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幸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儀務之繁萬倍於古力有所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不復如古之簡易也不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

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祭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議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官上薄伐嚴飭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四

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嚴飭蓋非得已且古爲諸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今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

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侍衛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四

藏猶恐不足郊齊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是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簡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事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肯古愈遠神祇必不領享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惟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

禮記注疏

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燎火天子于禁中望祀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

右編 卷之三十四

四十五 四百一十 楊三

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編今已不能歲編是故偏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偏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為三耳分而為三有三不可夏

至之日不可以動大眾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冊往鑒甚明可為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為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救

右編

卷之三十四

四十六 四百一十一 王四

宣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論卽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更改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早以時定貼黃唐制有事於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官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為非二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朝後郊亦三代之禮也請復用皇祐典禮 宋 宗 時 上 蘇 軾 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大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

其於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
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後
世歲之常祀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祀之疎
數古今之變相違如此然則其體之不同蓋亦其勢
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回自必兼饗天地從祀百
神若其有故不祀回自則行它禮或大雪於南郊或
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回自禮樂神位其
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
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之變自皇祐
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

若編

卷之三十四

四十七

王

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
之舊則爲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
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疎
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卽位將以九月有
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
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取王鄭偏說
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洽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
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庶其咸秩豈不俯
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
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薄及上下

論四廟祧主

宋光宗廟上

朱熹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
廟而又以僖祖爲四廟之首累聖遵崇罔敢失墜中
間雖以世數寔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
復請遵奉以爲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
爲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
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
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
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固等以爲
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爲太祖

右編

卷之三十四

四十八

王

受命立極當爲始祖而祫享東向僖祖初無功德親
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
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
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宣兆庶其爲
功德蓋不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也是以太祖皇帝
首崇立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彼而不
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
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
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爲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
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知察乎此但

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已以即大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爲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者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低赴謹已畧具鄙見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并畫成圖本兼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說爲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止成八世之說尤爲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賜覽觀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

右編

卷之三十四

四十九百六十八號

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
貼黃臣竊見今者羣臣所議奉安四祖之禮多有未安蓋不遷僖祖則百事皆順一遷僖祖則百事皆舛雖復巧作回互終不得其所安而又當此人心危疑之際無故遷移國家始創之祀亦或衆聽實爲非便而或者以爲前日之議已奉聖旨恭依難復更改臣竊詳治平四年三月議者請遷僖祖已詔恭依至熙寧五年十一月因章衡王安石等申請復還僖祖又詔恭依蓋宗廟事重雖已施行理或未安不容不改伏乞聖照

諫不籍千畝

號文公

宣王卽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業盛於是乎出民之畜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農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陽順憤盈土氣發於三月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曰今日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其濡膏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後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五十三百九十五

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王卽齊宮百官御事各卽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蕭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後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宰贊王王散大年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警帥百官以省風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

寇乃命其旅曰狗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狗捧稷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耨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請行籍田禮疏

黃瓊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五十二百九十四 沈恭祖

漢順帝時司徒黃瓊請行籍田禮上疏

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闕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屈動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目司徒咸戒司空除壇

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卽齋宮享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傳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傳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 書奏帝從之

荆川先生右編卷之三十四終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五十二百九十八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五

禮二

喪復建武服制故事疏上漢

補 陳忠

論三年之喪上唐武宗

張東之

祥月弛朝徹樂議上玄宗

韋公肅

論太子母服上德宗

楊當等

乞酌古今限服紀之禮上宋神宗

楊檜

乞以魏王之喪罷秋宴上哲宗

蘇軾

論除喪不可置宴上哲宗

程頤

右編

三十五卷目錄

言不文

論喪服儉葬上哲宗

蘇軾

乞討論喪服上寧宗

朱熹

諫起昌陵疏上漢成帝

補 劉向

諫起二陵疏上章帝

補 東平王蒼

論山陵疏上唐高宗

虞世南

論陵祭上中宗

彭景直

論溫成厚葬上宋仁宗

范鎮

論奉天論尊號加字狀上唐德宗

陸贄

重論尊號狀

陸贄

乞固辭徽號上宋仁宗

劉敞

又乞辭尊號

劉敞

又請不受尊號

劉敞

議乞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

上宋英宗

王珪等

請集三省御史臺官再議上英宗

韓琦等

乞斷以聖意勿受尊號之請上神宗

司馬光

請復丙吉後爵邑書上漢元帝

補 士伍尊

請封孔子爲殷後書上成帝

補 梅福

請加鄭寬中葬謚疏上成帝

補 谷永

請復師丹邑爵疏上哀帝

補 唐林

右編

三十五卷目錄

言不文

論夏竦不當謚文正上宋仁宗

司馬光

論夏竦不當謚文正第二狀上仁宗

司馬光

樂律 論鑄無射

伶州鳩

論樂律

伶州鳩

論樂占心疾

伶州鳩

諫鑄無射

單穆公

論議詳定雅樂上宋仁宗

韓琦

異 論神降于莘

內史過

論五官

蔡墨

論重黎

觀射父

論三年之喪

張柬之

唐武后時王元感初著論六月試武諸歸厥閣舍人張柬之破其說年之喪以三十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則然春秋僖公三十三年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四百七十五

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杜預謂僖喪終是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謂之禮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薨未終二十五月故譏云杜預推曆乙巳乃在十一月經書十二月爲誤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傳曰緩夫諸侯之葬五月若十二月薨五月不得云緩則十一月明甚然二家所競乃一月非一歲則二十五月其一驗也書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曰

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則明年祥又明年大祥故下
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
十一月服除而冕顧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翌日乙
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則成王崩至康王辟冕黻裳凡十日康王始見廟明
湯崩在十一月比殯訖以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
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
在則崩及見廟周因於殷也非元年前復有一歲此
二十五月之二驗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
未盡然而以是爲斷者送死有已服生有節又曰菴

卷之三十五

三
四
五

15

此情之所致寧外飾哉故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稱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禪則無所不佩夫去衰麻襲錦殺行道之人皆不忍直為節之以禮無如之何故仲由不能過制為姊服孔鯉不能過菽哭母彼詎不懷畏名教之嚴也論世東之言不詭聖人而元感

祥月弛朝微樂議

韋公肅

唐玄宗初肅宗祥月太常奏朔望弛朝尚食進膳具止樂餘日御便殿具供奉伏中書門下官得侍它非奏事毋得前忌與勝三日後三日皆不聽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側門通慰後遂為常及至公肅上言

禮忌日不樂而無忌月唯晉穆帝將納后疑康帝忌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四 四百〇三

月下其議有司於是荀勗正洽等引忌時忌歲譏破其言今有司承前所禁在二十五月限有弛朝微樂事喪除則禮革王者不以私懷踰禮節故禪禮徒月樂漸去其情也不容追遠而立禮反重今茲太常雖郊廟樂且停習是謂反重以慢神也有司悉禁中外作樂是謂無故而微也願依經誼裁正其違有詔中書省官學官議咸曰宜如公肅所請制可

論太子母服

暢當等

唐德宗時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請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母同張勳柳冕李吉甫議

子為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為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為節皇太子與國為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為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蕡奏映召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麻侍膳至葬可乎令羣臣齊衰三十日公除宜約以舊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太后為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謁則三年之喪自服皇修還宮衰麻右補闕修實上疏曰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五 四百十五

天子達于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厭降惟晉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常情所鬱夫政以德為本德以孝為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為母拊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為得禮德宗遺內常侍馬欽敘請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二十日除葬釋太子於陛下服以室衰終是何疑耶實又奏疏曰太子於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

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視聽耶太子舒王皆臣子也
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為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為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替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耶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與有司更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后父母服十月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

布編

卷之三十五

六十四卷之三十五

特以金華奪也太子公除以墨慘奉朝歸宮衰麻酌變為制可也幸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卒內謁即墨服復詔問卿何以為雖不能循古禮猶愈於魏晉之文遠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后喪至五月禪於魏晉之文遠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后喪至五月禪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內臣謂言行於外而顯其於內事非誣也垂於德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天子從之及董晉代叔則為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除陳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

乞酌古今限服紀之禮

楊繪

宋神宗熙寧二年給事中

臣竊以帝之盛者宜莫如堯今考諸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夫九族之外同姓

之親不為少矣而堯所親睦止於九族云者以服紀之異也服紀者其禮之用乎恩生於情者也恩之以無窮之情節之以有限之禮蓋明乎親之不可以無盡也族盡於九法陽之極數也服盡於五法五行之成數也然則服之紀雖盡而同其所自出者忍儕於路人乎於是復為大宗小宗之法以維之為太宗者百世不遷也為小宗者五世則遷也周雅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是由帝堯以來訖於周親睦九族之制蓋殫此矣自有天下者曷不欲遠尊其祖然而統之以太祖之廟而不毀外至於六世之上則去廟而為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七十四卷之三十五

祧去祧而為壇去壇而為墀去墀而為鬼蓋亦明乎親之不可以為無盡也臣謹按春秋魯桓僖宮災孔子在陳聞之曰其桓僖乎蓋以桓僖之廟宜毀而不毀故天以火災戒之也伏觀睦親宅被火災者二廣親宅被火災者亦二旬月之中如此之併豈適丁其時乎臣竊以春秋之義推之蓋二宅之中有親已盡服紀無者而未經裁節於有限之禮故天以火災戒之乎歷考上世尊族或封以就國或官而任外自唐明皇而後世叢於宮宅而不任以政本朝依其制也然國初之制凡以蔭授官率皆以其父祖合任之數

授之今則長男生踰年而受官其下之男皆生五年而受官矣舊制止授班行今則皆授南班官矣十年前止滿數百今則踰千人矣又其間子孫衆多者數房而共一室者矣安可不更張其事哉欲乞陛下酌古今之宜限服紀之禮廣采衆議裁其蔭子之數立其出官之制設大宗小宗之法以正其統其餘支庶之服紀盡者並許出居於外以合於帝堯親睦九族之道

熙寧二年

十一月下詔曰自我祖宗親

敘九族大則疏封於爵土次則屬籍於閭閻並留京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八

師參秦朝議然而世緒寢遠皇枝益蕃服有親疎則恩有隆殺才有賢否則祿有重輕今一貫於周行是亦奚分於流別雖親睦之道誠廣而德施之義未周故廷臣數言宰相繼請謂宜定正限以等彝朕惟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定尊卑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孫或許自試而効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利舉或諸王之女自主婚姻盡前世之所行顧當今之未備况我制作勳法先王豈宗世等差乃無定著俾羣公之合義將爲一代之通規載覽奏到具陳條目以祖宗昭穆是宜

世出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殺若乃服屬之既竭泊乎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愈言既久朕意何疑告於將來用頒明命依中書樞密院所奏施行

乞以魏王之喪罷秋宴

蘇軾

宋哲宗時上

臣近准鈐轄教坊所關到秋宴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曰昭公九年晉荀息如齊卒於戲陽殯于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九

曰汝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位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躒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亦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甚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爲罷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爲天子絕菽不茹安樂臣切非之

若絕菴可以宴樂則春秋何爲譏晉平公周景王平
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輕重
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既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當
准禮以諸侯五月爲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爲
未葬之月不當宴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葬也
臣切以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宴不待臣言但至今
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今合於宴前一
月進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爲
當罷只乞自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
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
敢不奏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十一言

論除喪不可置燕

宋哲宗時上

程頤

臣伏觀有司排備開樂宴臣備員勸講職在經義輔
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
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
爲一喜慶之事失禮義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
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切恐
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
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
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爲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

今不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
益之理得爲是乎況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
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言
冬至受賀表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采用
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
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爲
安

論喪服儉葬

宋哲宗時上

蘇軾

臣謹按禮喪服斬衰父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
尊也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
也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十一言

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上世以
來未之有改至漢文帝遺詔始令吏民三日羣臣三
十六日而除後世又爲易月之制二十四日而大祥
三日禫而釋服喪紀之數尤薄於漢焉自漢以來不
惟人臣無喪君之服而人君遂亦不爲三年之喪惟
晉武帝以疏素終三年其羣臣多以爲非蓋諂諛之
人習於流俗而不知禮也唐之人主無有爲三年服
者而三百年間議者亦未嘗及之蓋世無達禮之士
而人不知事君之義也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

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故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大行在殯而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無哀戚思慕之心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之制禮也夫衰麻哭泣孝子仁人之所以表其衷也賢者無服則無以致其哀不肖者無服則遂忽而忘之是以禮義偷薄忠孝陵遲則由無服以管其情也素冠之詩刺不能三年蓋爲是矣且其禮之失者臣請得以悉陳之今羣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制故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十三

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朞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旣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縵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旣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蓋見梓官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卽吉纔八月矣去山陵未久也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臣伏見大行皇帝之喪自三月十三日服至二十八日而除羣臣衰麻纔十六日遺詔易月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爲過山陵宜令羣臣

金全

朝服止如今日未除衰至朞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朞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此非有所難行惟有其衰麻而已今之冠服非古之制也至於禫不必爲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夫衰裳不可以服勤斷以日月而易朝服以治事誠是也然既葬而遂除之臣竊以爲太早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伏惟皇帝陛下聖政之美四方風動上順天意下順人心書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於以革千餘歲之弊正一代之禮教天下使知君臣之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十三

義其於風化非小補也如以臣言爲然乞下有司考正其禮臣又聞儉葬者聖哲之訓也奢葬者世俗之失也宋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世山陵多藏金寶故有張釋之言劉向之論世所明知也武帝在位歲久茂陵中物無所容霍光不達大體以厚葬爲愛君無所減損從而益之故西漢之末唯霸陵獨完葬之厚薄禍福可睹矣臣誠知國家山陵送往儉於前代然猶以爲言者欲於儉約之制損之又損使天下知其中無所有見其中無可欲則萬世之利也臣昔者伏見仁宗皇帝葬於昭陵有減封皮匣納

之方中者甚多皆出於禁中人莫得而知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無益於先帝竊恐沿襲故事猶或藏之推此類以損之必猶有可省者也昔周太祖將終戒世宗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它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周祖生於五季之末非有前聖之識而其葬乃如太古此其智賢於秦始皇遠矣近事不遠即本朝所代也臣以爲周祖懲唐奢葬故以儉薄矯之然以

右編

大卷之三十五

十四

天子之喪而幾於羸葬則太陋而不可爲繼今惟於儉制之中加損約焉可也臣頃在書局未嘗敢越職言朝廷得失今非職而言者竊以先帝之服臣子所同也先帝之葬四海所共也臣身服先帝之服預先帝之葬知其不合於禮而不言憂其或過於厚而不以告臣所不能已也臣嘗采唐事爲唐鑑數百篇欲獻之先帝屬先帝不豫未及上其中一篇論厚葬一篇論喪服輒不自揆謹錄上進庶幾觀古以知今少裨萬一焉于冒旒宸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乞討論喪服

宋寧宗明上

朱熹

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爲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攣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程子孫守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十五

之永永無斃而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練紗淺黃之服不唯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

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爲之制
使過爲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
四海之衆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

諫起昌陵疏

劉向

漢成帝嘗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
度泰奢向上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
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
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
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十六

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
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
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
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
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
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
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
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
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
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

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
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

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
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
陰丘龍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
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
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
龍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
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
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十七

毋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
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
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脩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
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
封墳拊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竟
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
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
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第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
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椁仲尼曰
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

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建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鳬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數。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管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十八四十七

相

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已。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冒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管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明。

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管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加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苛，以悅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壠，悅愚夫之日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郭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起，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十九三百九十一

何

漢章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上。

諫起二陵疏

東平王蒼

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今從官古霸聞涅陽主疾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

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實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疆秦古者丘壠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廟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二十三

論山陵疏

虞世南

唐高祖崩詔山陵一季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於是程殷峻暴人力告葬世南諫

古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墳厚隴寶貝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非薄為長久計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梓用紵絮斷陳添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梓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法八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之一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二十一

以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方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資盜之用其無謂也魏文帝為壽陵作終制曰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寢殿園邑棺槨足以藏骨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反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竟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陛下之德堯舜所不逮而俯與秦漢君同為奢泰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為丘壠如此其中雖不藏珍寶後世豈及信乎臣愚以為霸陵因山不起墳自然高顯今所卜地勢即平宜依周制為三仞之墳明器亦不得用金銀銅鐵事訖刻石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一藏宗廟為子孫萬世法豈不美乎書奏未報又上疏曰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程便營萬年之事其於人力不亦勞矣漢家大郡戶至五十萬今人眾不逮往時而功役一之此臣所以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令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欲一如遺詔但臣子之心不忍煩為儉素如欲稱朕崇厚之意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廢毀之憂朕為此不能自決任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遺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詳議

以問司空房玄齡等議曰謹按漢高祖長陵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穆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為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為宏侈二文立規又傷矯然光武中興羽主多依典故遵為成式實謂敬宜伏察仰遵廟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既為子卿等為臣愛敬同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於不義也今便敬依永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論陵祭

唐中宗時張嘉貞三陵省日祭景直上言

彭景直

在禮陵不日祭宗廟有月祭故王者設廟祧壇壇為親疎多少之殺立七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遠廟為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壇有禱祭之無禱乃止燕周曰天子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二十二四百九 陳時

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朔加薦以象生時朔食號日祭二祧廟不月祭則古無日祭者今諸陵朔望進食近古之殷事諸節進食近古之薦新鄭玄曰殷事月之朔半薦新奠也於儀禮朔半日猶常日朝夕也既大祥即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云近世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於廟尋經質禮無日祭於陵之文漢時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諸寢月祭諸便殿貢禹以禮節煩數白元帝願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後因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修議者亦

以祭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劉歆引春秋外傳曰祖禰日祭曾高月祀二祧時享壇壇歲貢魏晉以降不祭墓唐家擇古作法臣謂宜罷諸陵日祭如禮便帝不從因下詔有司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奠人情為之於華何尊古而泥於時哉臣等謹以真昭獻陵日一進食所司之費可成厥常厚為之

論溫成厚葬

范鎮

宋仁宗至和元年春三月葬溫成皇后以錦繡珠翠金玉衣服什物以備焚瘞者甚多此等事於死有益於生無損猶不可為況於死無益而於生有損乎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二十二四百九 范鎮

古先聖賢丁寧以戒厚葬者其思慮至深也今墳中之飾已然之事不可改已其錦繡珠翠金玉之物以備焚瘞者願發明詔一切停減以代下戶祖賦非惟上益聖德亦為溫成皇后遺惠之無窮也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陸贄

唐僖宗時上

右冀靈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眾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靈應萬萬無得而名臣子

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
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論安敢不言竊以尊號
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
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鑒興播越未復宮闈宗社震驚
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慈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
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
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
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
詳思不爲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陸贄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陸贄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
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
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
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
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
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自生人以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
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是一字
且猶不兼禹湯繼體與夏商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爲王
藏秦衰於殷周而名竊於堯舜康皇與帝始總稱之

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
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其名不傷於
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
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
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稽數須有變更與其
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
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
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勉責唯謙與順一舉而二
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以高德
於復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二十五

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
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怯而不革反欲加
冗號以受實患哉玄元之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
不穀以賤爲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於鄭告於諸侯
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
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已
也臣願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臣
亦耻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鑒
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乞固辭微號

劉敞

臣伏見宰臣率文武百官詣東上閣門拜表乞加上尊號准批答不允此誠見陛下恭讓持謙惡盈好謙之意且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復加徽號近二十餘年矣冲遜之德上通於天下信於民此上天所以保佑聖躬受福無疆萬民所以戴愛聖政日新一日者也今實不須稍增數字示人自滿臣願陛下固執雅意羣臣雖十上表堅讓勿受足以益明積年冲遜之實必大得天人之佑且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右編

卷之三十五

二十六 言字三 尚書本

而曰至治則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不清賢不肖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羣輩水旱繼有四夷雖粗定然本以重賂厚利蠹糜而服之非畏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讓而不居於聖德彌高矣今羣臣皆以加上徽號為請而臣獨望陛下固辭徽號為願其心則同欲尊君同欲愛君然望陛下裁之聖慮參之美志斷而行之則有高世之名與道同符豈數字可盡哉

又乞辭尊號

劉敞

臣近上封事欲望陛下堅讓尊號今已兩奉批答不

允願陛下遂執此意斷在不疑且陛下不加尊號已二十年謙冲之德超絕前古簡在上帝人臣歸心天已二十年行之一旦改之於義不可蓋推善歸美以尊君父者臣子之常節也讓德惡盈以保天下者聖人之至道也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足發揚光輝實恐反累陛下二十年昭升之美又自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雹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理論之陛下寅畏天命正當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加上尊號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今臣此言逆于心者也而羣臣之請遜于志者也誠望陛下求諸道而已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二十七 言字三 尚書本

又請不受尊號

劉敞

臣兩貢愚忠欲望陛下辭不受所加尊號似未蒙采納臣豈敢沮衆人之意豈敢損主上之美實以謂崇陛下之稱號不如明陛下之謙讓徇臣子歸美報上之心不如廣君父克己畏天之道此事至重至大在陛下力能行之不當復詢左右之臣今羣臣已上五表聽之則頓失二十年謙讓之美不聽則合于嚴恭寅畏持盈克遜之義亦令四方無以窺聖德之淺深

臣雖狂暗竊重慎此舉不敢不再三陳聞

議乞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 王珪等

宋英宗時上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毋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二十八 卷之三十五

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常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漢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祚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展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

今切以爲今日所以崇奉漢安懿王典禮宜一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

請集三省御史臺官再議

韓琦等

宋英宗時上

臣等伏準內降翰林學士王珪等狀稱臣等參詳國朝崇奉尊屬故事今漢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具屬爲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者臣等謹按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及按令文與五服年月赫並云爲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二十九 卷之三十五

人後者爲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今來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狀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定議聞奏

乞斷以聖意勿受尊號之請

司馬光

宋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司馬光上

臣今月十七日准內降曾公亮等上尊號第三表檢會舊例合降不允批答已具勝子審取聖旨去訖臣竊惟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

世遂爲故事因循至今伏見太祖開寶九年羣臣上尊號有一統太平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却而不受以是見聖人之志苟無其實終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詔曰前所加尊號盡從削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稱朕欲稱王但不可與諸子同耳羣臣懇請勿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後終身遂不復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不幸次年有謠諛之臣建言國家與契丹常有往來書彼有尊號中國獨無足爲深耻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論者甚爲朝廷惜之昔漢文帝遣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十三百九十五王則

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答以尺二寸牘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爲勝大之名以加之也學者至今稱文帝謙德之美未嘗以爲可耻也此乃不識大體之言誠不足信耳今羣臣以故奉上尊號臣愚以爲陛下聰明睿智雖享有鴻名然踐祚未久又在亮陰之中考之事體似未宜受陛下誠能斷以聖意推而不居既不允所請仍令更不得上表則頌歎之聲將洋溢四海此所謂一謙凶益拾虛名而得實譽者也伏望陛下更加詳擇

請復丙吉後爵邑書

士伍尊

漢元帝時先陳陽侯丞相丙吉薨子顯後有罪削爵爲關內侯長安士伍尊上書
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罹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應懷惻隱選擇復作胡組義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卧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嚮太白吉日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卽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三

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總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徵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奪爵爲關內侯臣愚以爲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

請封孔子為殷後書

梅福

漢成帝久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以為殷後復上書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鑽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櫪于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竊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又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尊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八

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公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請加鄭寬中葬謚疏

漢成帝時上

谷永

臣聞聖王尊師傳褒賢雋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為後法近事大司空朱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邑右扶風尹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抱商偃之文學儼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閭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為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

請復師丹邑爵疏

唐林

漢哀帝建平元年集元大司空高樂侯師丹為庶人罷歸尚書令唐林上

獨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帝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奉重識者咸以爲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唯陛下裁之

論夏竦不當謚文正

宋仁宗時上

司馬光

臣等伏觀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以舊在東宮特賜謚文正臣聞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已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臣等叨預禮官謚有得失職有當言不敢隱嘿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臣

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陛下聖德涵容如天如地哀愍舊臣恩厚無已知竦平生不協衆望不欲委之有司槩以公議且將掩覆其短推見所長故定謚於中而後宣示於外臣等謂猶宜擇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者取以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文正二者謚之至美無以復加難以周公之才不可兼取況如竦者豈易克當所謂名與實爽謚與行違傳之永久何以爲法伏以陛下睿智聰明燭見微遠如竦所爲豈不素聞迺欲以恩澤之私強加美謚雖朝士大

夫畏竦子孫方居美仕不敢顯言四方之入耳目炳然豈可揜蔽必曰夏竦之爲如是而謚文正非以謚爲公器也蓋出於天子之恩耳此其譏評國家之失豈云細哉臣等所以夙夜區區不敢避誅戮之辜報讎之禍狂僭妄言正爲此耳伏乞陛下留神幸察改賜一謚庶協中外之論以爲萬世之法

論夏竦不當謚文正第二狀

宋仁宗時上

司馬光

臣竊以凡爲人臣受祿不必多受位不必高苟當官不言則刑戮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默默伏惟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臣

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竊追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也蓋以所行所學不離於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綸之謂也蓋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今竦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內則不能制義於閨門外則不能立效於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加也陛下乃以文正謚之臣等慙思不達大體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竦如此之厚者以竦嘗爲東宮之故臣也向者東宮之臣

死而得謚者非一陛下未嘗親有所定至於竦獨不然豈非知竦所爲不合衆心邪陛下必以竦爲正直無疑則何不委之有司付以公議然則陛下揜覆其短適所以彰之也陛下念竦不已則莫若厚撫其家至於謚者先王所以勸善沮惡非供恩澤之具也議者將以謚爲虛名何害借人臣等請試言其害凡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爲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爲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何可得也如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滅

右編

入卷之三十五

三十六 四百七 刻中

否顛倒不可復振此其爲害可勝道哉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孔安國傳曰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夫事之方微治之易絕及其既著誰得治之況天下之人皆知竦爲大邪陛下雖謚之以正此不足以揜竦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且謚法所以信於後人者爲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雋傑之士蒙美謚者後世皆疑之則謚法將安用哉臣等所以冒犯天顏區區不已與人父子爲怨者誠惜國家勸沮大法不可因循虧廢也伏惟陛下下情察少加采擇特依前奏所陳改賜竦謚

天下幸甚

論鑄無射

伶州鳩

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

右編

入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四百七 刻中

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能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墮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墮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賈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

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

論樂律

伶州鳩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三十九

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鈔昭其大也大鈞有鈔無鐘甚大無鈔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頤項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

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辜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蕤賓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蕤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三十九

論樂占王心疾

伶州鳩

天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興以行之小者不寃大者不愾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寃則不咸愾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愾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諫鑄無射

單穆公

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四十一

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故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

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耳爲明言以信名明以

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慮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

論議詳定雅樂

宋仁宗時上

韓琦

臣伏聞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唯殺聲緩之聲隨而應非器之然也故孔子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四十二

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者其言斯有在孟子之對齊宣王亦有今樂猶古樂之說言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孝孫新樂乃謂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元成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此皆聖賢述樂之大方以臣識暗藝薄素非知音陛下誤賜甄承使待罪諫列首被詔旨令與丁度等詳定胡援阮逸鄧保信所造鐘律事臣粗考前志參驗今古二家之說差舛未盡逸援之園方分保信之用長忝質之典據皆無所聞伏自藝祖

聖仁宗接統締繆具舉熙寧咸備通用王朴之樂

堯熙更易以至黎庶康乂兵革銷戢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爲樂之用非不和也頃因燕肅獻規妄加磨鑿適會李照赴闕謂非克諧陛下發天縱之能留口晷之聽精加練覈許之改作逮於成功卽薦郊廟暨逸援繼至盛言昭樂穿鑿非令造律卽又圍徑未合保信續上新法亦乃長廣乖古竊以祖宗舊樂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賜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及周又將易制臣慮後人復有從而非者不惟有傷國體實則虛費帑用歷觀前代議樂古之管尺尚存而猶是非紛紜累年方就未見今之速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四十三 晉六 徐雅

而易也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爲政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旣達其原又當究今之急以佐隆業國家方夏寧一朝廷晏清西北二垂久弛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弱則卑順強則驕逆渝盟背約何代而無必思密備不虞未可全推大信此陛下之與左右弼臣宵旰所慮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誠務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爲長臣欲乞詔下攸司盡紀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鐘磬權量存而本行再命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施用

候一二年間訖無至者則將王朴逸後保信三法別召稽古近臣取其中多合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今之定奪權且停罷萬一財擇不勝至幸

論神降於幸

內史過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羸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四十三

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隱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鸛鷺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鄆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典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豈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并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注而得神是謂

貪禍今號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天
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
也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育見神
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大宰
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內史過從
至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
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
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號
公動墮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
乎十九年晉取虢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四十四

論五官

蔡墨

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
於龍以其不生育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
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
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
有饒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
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
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醴川饒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
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
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四十五

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
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
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
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
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抵伏
鬱裡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
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
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育不然周易有之在
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
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
坤之剝曰龍戰於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
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
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
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
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
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
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
之

論重黎

觀射父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定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明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四十六 三月九十三

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灾不至求用不匱故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禍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灾荐臻莫盡其氣

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論雨雹

申豐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四十七 三月九十三

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癘疾不降民

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電之爲災誰能禦之六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火災對

董仲舒

漢武帝建元六年六月遼東高廟災四月高廟便殿火董仲舒對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益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四十八 三頁十九 地

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矣見舉微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廟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廼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

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廼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不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廟殿廼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廟殿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舉在外者天災外舉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白麟奇木對

終軍

時漢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又得奇木其枝旁出岐後合於木上帝異此二物博謀羣臣終軍對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四十九 三頁十九 地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窺屏葭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埃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形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方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恩之

勤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來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享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竣之耳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五十一

七

明堂月令奏

魏相

漢宣帝時丞相和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又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宜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大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

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禮讓可興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康耻冠屨絛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玉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五十一

七

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詔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尊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久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寬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

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論陰陽不和疏

薛宣

漢成帝初卽位時宣爲中丞執法殿中總部刺史上疏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五十二卷九

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侯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懼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給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勅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上星亭等奏

劉向

漢成帝永元元年星亭東非蜀縣張山崩雍江向曰昔周岐山崩二則災而幽王亡岐山

者周所興也漢家不起于蜀漢合所起之地必亡矣據不能已復上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微周公戒成王母若殷王紂詩曰履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襄公九年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充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嘗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五十三卷四十一

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大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彗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幸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于衝熾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附石自立上林

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
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
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
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
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
故故高祖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
應若景響世所同聞也幸得託末屆誠見陛下寬明
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
猥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
紫官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五十四 五十五

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
復說義書曰伴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
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

月令奏疏

陳寵

漢章帝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
以爲陰氣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
招致災旱事在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
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
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
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

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
夏以人元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
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
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
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
早之所由咎在政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
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
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它應不以政律
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
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五十四 五十五

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折獄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
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
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

論受天書

戚綸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有天書見于承天門
大赦改元綸上奏

臣伏觀詔書受天書者臣謹按稽載籍歷考秘文仰
惟帝德之龐鴻握乾符而臨御見天人之相接驗靈
鑒之垂祥然未覩昭晰炳煥若今之明著者也伏惟
陛下道掩百王功高三古躋二聖之不業啟萬世之
鴻基烝烝之孝日躋翼翼之心無怠勤行企道恭默

思元寬仁爲布政之規慈儉示固身之寶巍巍盛德不可形容慶豐令猷固難擬議武王齊戒思兇冊書之言漢武虔祈延啟竹宮之拜繇是上天即鑒瑞牒爰臻遐番奕葉之祥昭示臨民之戒於鑠景命奚九齡之足稱赫奕鴻休伊七百之可筭臣叨逢景運獲睹嘉祥爲太平之民已知大幸遇希世之事實異前聞敢載申言誠由過慮萬一有補足爲愛君竊以流俗之人古今一揆恐託國朝之嘉瑞寢生幻惑之狂圖或許託於神靈或僞形於木石妄陳符瑞廣述機祥以人鬼妖詞亂天書之真旨少君樂大之事往往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五十七

有之伏望陛下端守元符凝神正道參內境脩身之要資五千致治之言建皇極以御人寰寶大和而延聖筭仰答天貺俯惠蒸黎

論天書

孫奭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上

臣伏見朱能者姦險小人偶塵驅使驟爲侯伯皆由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以至屈至尊而迎拜歸秘殿以奉安中外臣僚降及黎庶靡不痛心疾首不敢直言臣所以不避死亡之誅敢言之者誠以佩荷國恩思報萬一聽之罪之惟在聖斷昔漢文成將軍以

帛書牛陽言牛腹有奇書殺祝得書天子識其手跡而斬之後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坐誅漢武以能誅文成五利前史謂之雄才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始以方術累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至今輿誦謂之英斷唐明皇得寶符上清獲國經寶勝等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休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應不妄言今按唐史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劫遷西內卒以僞終此豈聖壽無疆長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五十七

御批

生久視乎夫明皇以睿哲之資處高明之位禍患猥至曾不聞知良由在位多年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復又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浸不復振及至祿山北亂輔國劫遷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身危名辱習愧包羞大命既傾前功併棄今朱能所爲頗似王鉞等事陛下遠思漢武之雄才近法先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

亂不作享萬世無疆之休

又論天書

孫奭

臣聞五載巡狩虞書常典觀民設教犧易明文何湏紫氣黃雲始能封嶽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今乃野鵬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非竊笑有識盡然上玷皇明不爲細也

論澧州瑞木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近聞澧州進瑞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五十八百卷 鄭志

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爲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悍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減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剪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劫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

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

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減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田太平之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凡於戒懼常令脩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漸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僞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五十九 三百八十四 孫付

則三二歲間漸期脩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少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遁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漸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海相徬爭造妖妄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郡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已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德感勵臣衆

論麒麟

宋仁宗嘉祐二年上

齊唐

臣竊見交趾所進麒麟二頭臣得之道路圖寫其形大抵牛身象耳狗足魚鱗臣謹按爾雅釋獸麕牛尾一角郭璞注謂春秋所獲麟也又云麕大鹿牛尾一角即漢武郊雍所獲麟也又云麟如馬一角不角者麟即元康中九真郡所貢也又唐龍朔三年麟見于介山又聖朝太平興國九年鳳州獻獸一角似鹿無班角端有肉性甚馴善當時以爲祥麟上表稱賀臣以前典觀之則麟如馬狀麟似鹿形沉麟鳳四靈國家大瑞天下稱賀青史具書故唐改元年漢名書閣太平之瑞莫大於斯臣切聞此獸頗與書史所聞右編 卷之三十五 六十一 四百七 孫什

雀飛入府舍遂爲瑞鳥隋文帝好祥瑞有野雀集於宮掖因改儀鸞之殿取笑當世貽羞史策以斯爲鑒固宜審詳伏乞陛下延訪博物之臣徧考瑞圖所載確有符驗方可進呈事果非真即宜罷黜以寬一方百姓之獎臣素以寡聞昧於通識進言不用默守常懸儻一辭有補於毫釐一舉少全於疲瘵則退甘鬲饒萬死無逃臣不勝區區赴職言事俯伏待罪

論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 司馬光

宋仁宗嘉祐六年判禮部司馬光上

臣准太常禮院公文司天監奏今年六月朔太陽交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六十一 四百九十三 李太

食臣伏觀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曆官皆先具月日時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爲陰雲所蔽或所食不滿分數公卿百官皆奏表稱賀以爲大慶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今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之深不可不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沆瀣于酒禍在內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爲未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

見京師不見者禍淺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
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患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
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
稷而群臣乃始相率慶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
罔天譴哉乃所食不滿分數者庸官術數之不精當
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伏望陛下明勅有司若六
月十日更有日食之異或四方見京師不見或所食
不滿分數皆不得奏表稱賀以重皇天之怒則天下
幸甚臣職在禮部掌群臣慶賀章表不敢不言

論黑氣蔽日及風雨寒星變異

范鎮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宋仁宗至和二年起居舍人范鎮上

六十二 三十九十三李

臣伏以去冬多南風今春多西北風乍寒乍暑欲雨
不雨又有黑風蔽日此皆人事之所感動也黑氣陰
也小人也日陽也君象也黑氣蔽日者陰侵陽小人
惑君也欲雨不雨者政事不決也陳執中為相不病
而家居者百日矣陛下以御史之言決一婢死而欲
退宰相為是即乞速退執中以解天意以御史之言
為非乞執中速起視事無使天意久不決也寒暑
者賞罰也乍寒乍暑不當賞而賞不當罰而罰也鄧
保吉有過於法不當為內侍都知鄧宣言不歷邊任

於法不當為內侍都知押班未幾又改官石全斌不
當為觀察使為觀察使未幾為內侍副都知其餘攀
緣改遷皆不應法律是不當賞而賞也陛下有旨不
應法律賞罰聽中書樞密大臣執奏而中書樞密大
臣不執奏是當罰而不罰也冬而多南風春而多西
北風皆逆氣也風主號令主思慮陛下思慮若為小
人所惑而號令數變易也天變之發或發於未然之
前或發於已然之後皆所以覺悟人君也君脩人事
以應天變則災異可為福祥也陛下如欲應乍寒乍
暑之變莫若追還鄧保吉等過恩而明正中書樞密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六十二 四十四李

大臣之罪也陛下如欲應欲雨不雨之變莫若速定
陳執中進退之勢以決中外之惑也陛下如欲應冬
多南風春多西風之變莫若精其思慮而不數變號
令也凡此皆古聖賢通天人之術著乎經史使後世
為人君者視之以奉天為人臣者法之以事君者也
非臣之臆說也陛下無以臣非才廢臣所陳先聖賢
之言則臣之幸也非特臣之幸也天下之幸也杜稷
之福也惟妖星之變及今一年臣消息所未知也今
春諸路無麥苗禾種不入而山東尤甚山東盜所起
處一盜起陛下將何以待之妖星之變殆恐為此

此臣所以居言責之地而不得默然已也臣四歲而
汴父歲而亡母今食陛下之祿父母之養為不及
已其所可為者合忠孝一意以事陛下耳若於此時
畏避而不盡言則臣負不忠不孝之罪於陛下也

論災變宜使儒臣據經義以言

劉敞

宋仁宗時

臣伏以聖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聽用者莫如
民是故觀天意於災祥察民情於謠俗因災祥以求
治之得失原謠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則皆燦
然矣前古賢聖之君莫不循此以導其下忠信之臣

布編

卷之三十五

六十四 三百六十六

莫不緣此以諷其上下相飭而自天祐之竊見朝
廷每有吉應嘉瑞則公卿稱賀至於災異非常可怪
之事則緘然莫有言者雖歸美將順臣子之常操而
於儆戒吁咻理似未盡陛下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
恐非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者也臣愚
以謂五經災異之說最深最切凡四方所上奇物怪
變妖孽疹疾有非常可疑者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
傳時事以言其言是可以當天意若其言非足以
廣聖明如近日雨雪驟寒人有凍死者此亦災變之
一端天唯聰明睿智憂深思遠順時謹微不可不慮

也臣忝近列愚不能通古今竊觀前世商高宗周成
王畏天威享福祚之益誠願陛下留意於此不勝區
區

論月食

王巖叟

宋哲宗元祐七年會書院學士王巖叟上

臣伏見去歲日食五月朔八歲月食三月望且食之
既按十月之交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
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
災故政不可不謹也又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
而食于何不臧考告凶之言則日月之食以為戒考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六十五 三百六十七

維常之語則若專戒日食而不以月食為可畏蓋詩
人之時事異于今今方兩宮同聽天下之政實日月
並明之道俱不當有薄食之變也臣竊惟皇帝陛下
以光明純粹之德淵默臨朝太皇太后陛下以仁義
公恕之行發而為政蓋無一不當天心者然則何為
謫見于月食之災臣始恐陰邪道長有以蒙蔽盛明
而聖心用以為疑故天尤變異以示警戒此天心之
仁愛陛下而欲全聖德之美也消復之應宜在此時
願陛下用人之際則審若正使必得其直聽言之際
則察是非使必歸于當斥遠陰類深防蒙蔽之害以

答大意臣愚不勝幸甚

請赤氣之異

任伯雨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右正言任伯雨上

臣伏觀陛下自臨御已來德澤屢下和氣充塞日雨而雨日暘而暘四海九州罔不豐年天心人意如合符節固宜垂氣異象消伏不作然去年四月初今年正月朔暮夜赤氣起于北方光焰亘天又有黑氣在下漸衝西方散而為白咎徵之來其異如此天心之愛陛下欲陛下有所恐懼戒慎也且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日為布編

入卷之三十五

六十六百八

篇

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氣起于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以五色推之赤為陽黑與白為陰以事推之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今赤氣起于至陰之方又有黑氣下起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徵也漸衝正西散而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禍發之徵也臣謹按前漢五行志云視之不明是為不哲時則有赤青赤祥又曰不明善惡親昵近習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時則有赤祥其說蓋出于洪範五事故唐世自大曆貞元寶

曆間屢有赤氣之異唯文宗大和中為多是時宮中

御事

交結今日陛下以堯舜之資當千載盛明

之時固非唐世衰末之比然天心愛陛下以災異為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也臣伏願陛下收主柄抑臣下嚴勅官禁以防慮幾微訓飭將帥以遏絕生事用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殲外惡事至必斷無以寬仁傷大義使陰邪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變異之起可轉為休祥矣臣疎淺小臣誤蒙陛下拔擢于衆人之後付以言責常恨粉身碎首未有補報若見災異畏罪不言不唯虛陛下聖神知遇孤負大恩抑恐有佞右編

入卷之三十五

六十六百八

篇

臣指為祥光瑞氣以欺聖聽使陛下畏天小心不得即日恐懼消變則臣之大罪膏斧鉞不足以謝言責伏惟陛下留神采聽天下幸甚

荆川先生右編卷之三十五終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六

禮三

貢 論郡國貢舉 上漢章帝

韋彪

上中正疏 上晉武帝

劉毅

請選舉擇賢才疏 上唐武后

薛登

選舉疏論舉主連坐 上武后

薛登

條奏貢舉疏 上肅宗

楊綰

上論貢士書 上憲宗

舒元興

論貢舉狀 上宋神宗

司馬光

右編

八 三才卷目錄

二百五十五

答詔論學校貢舉之法 上神宗

蘇軾

論貢舉非人不可降詔 上哲宗

蘇軾

論特奏名舉人 上哲宗

蘇軾

學校 國學疏 上漢光武

補

朱浮

請崇學校疏 上唐武后

補

韋嗣立

請崇國學疏 上憲宗

補

李絳

奏記論學校

劉禹錫

請修學校爲王化之本 上宋神宗

程顥

上疏言識記 上漢光武

補

桓譚

上華文華書 上隋高祖

補

李諤

乞刪去九經正義中識緯之文

上宋仁宗

歐陽修

論龍昌期學術乖僻 上仁宗

劉敞

論近歲士人習高奇之論誦老莊之言

上神宗

司馬光

論王安石學術之謬 上哲宗

楊時

論王安石學術壞人節義

上哲宗

陳公輔

論罷宏詞科 上孝宗

葉適

論罷宏詞科之疾

秦 賢

右編

八 三才卷目錄

二百六十六

乞選醫師教授生徒 上宋仁宗

范仲淹

外 諫迎佛骨表 上唐憲宗

韓愈

乞斷妖巫 上宋仁宗

夏竦

上請焚瘞物故佛僧 上仁宗

錢彥遠

論差道士校黃本道書 上哲宗

范祖禹

僧道 上元成宗

鄭介夫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六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宣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禮三

論郡國貢舉

章彪

漢章帝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顯而吏事寢疎咎在州郡詔下公卿朝臣議處上

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言

何

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閭閻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

上中正疏

劉毅

晉武帝咸寧初司隸校尉劉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者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

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

威福奪大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已公無

考校之責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

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聞推讓

竊為聖朝耻之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輩以得實為

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

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

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脩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遠時

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

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言

何

蘇塗而同歸四千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已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屬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

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鍾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
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
於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
殊不脩首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所立品格還
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
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
爭之兆是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
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
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
離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鬪難之變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

四百六十一 劉中

難興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與刑獄滋生而禍
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
貫魚成次也爲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才德有優劣
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
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爲格坐
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
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
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數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
之道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
直之言以寬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

罰自于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
之重無實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
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
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
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恨獨不蒙
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
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
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
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
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四

四百六十二 劉中

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
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
給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
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
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
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
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
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
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
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

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効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足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踈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五 四百七 沈坤

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

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請選舉賢才疏

薛登

唐武后天授中選舉多滯左補闕薛登上

右編

卷之三十六

六 三百七

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于樂毅符堅託政于王猛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路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諧處猜嫌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愚于宣尼逢萌被知于文叔韓信無聞于項氏毛遂不齒于平原此失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

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寔異于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舉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諛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于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卽州將之榮辱職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于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于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于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損輕浮昔冀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則蜀士多

布編

卷之三六

七

四〇七

相

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亡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獎爲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爲重不以修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在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辭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

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于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于是後生之徒復相放傲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有唐纂脣雖漸革于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于共理樹本崇化唯在旌賢今之舉人有非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于州府祈恩不勝于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駁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唯

布編

卷之三六

八

四〇七

相

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爲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于茲見矣徇已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得挹已推賢亦不肯待于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戔戔榮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投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其疎而取其附故選司補署諛然于禮聞州貢賓王紛爭于階閣謗議雜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

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于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潔已若開趨競之門則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潔已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唯祇歸于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勲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民之賞援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祇如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祇驗經術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右編

卷之三六

九

四百七十五

者樂廣假筆于潘岳靈運辭高於穆之平津文劣于長卿子建筆麗于荀彧若以射策為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亮之指馮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關將長于摧鋒謀將審于料事是以馬援聚米知隴畧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追慙于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于伐宋謀將不長于弓馬良相宜資于射策

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辭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望陛下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為少僥倖冒進須立隄防斷浮虛之飾辭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謹之言文則徵以效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終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安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于文而工于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挺秀有效技之編用無經國之大才為軍鋒之爪牙作辭賦之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右編

卷之三六

十

四百七十六

稟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劒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劒之任非將事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于渭南宣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按楊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于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議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于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馮謙

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
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寔免王丹之官
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則苟或
進鍾繇郭加劉隱薦李膺朱穆勢不云遠有稱職者
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
君子之道長矣

選舉疏論舉主連坐

唐武后天授中上

薛登

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
敦敦樸爲先雕文爲後故人崇勸讓士去輕浮以計

中編

卷之三十一

十三百七十

唐

賢愚爲州之榮辱昔李陵降而隴西慙千木隱而
西河美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
煽善冀缺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
蜀士參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漢世求士必觀
其行故士有自脩爲閭里推舉然後府寺交辟魏取
放達晉先門閥梁陳薦士特尚詞賦隋文帝納李諤
之言詔禁文章浮詞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表不曲
實得罪由是風俗稍改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
相馳競赴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不指實爲本
而以浮虛爲貴方今舉士充重其本明詔方下周已

驅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籍希恩奏記誓報
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是
以耿介之士羞於自拔循常小人棄疎取附願陛下
降明制頒峻科斷無當之游言取實用之良策文試
劾官武閱守禦昔吳起將戰左右進劍吳子辭之諸
葛亮臨陣不親戎服蓋不取弓劍之用也漢武帝聞
司馬相如之文恨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
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
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
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請寬年限以容簡汰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二

三百八十七

唐

條奏貢舉疏

唐肅宗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上

楊綰

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
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
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
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寢微爭尚文辭互相
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周于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于
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
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于鄭衛蓋有由也近煬

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寢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藝迺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况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亦競爲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謗爲常談以向背爲已任投刺干謁驅馳于要津露才揚已喧騰于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誠庶隅何可得

右編

八卷之三六

十三 四 五 宗

也譬之于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頤頤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先擇士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友信義廉耻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于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于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

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與肯通諸家之義試口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禮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耻浮競自止敦龐

右編

八卷之三六

十四 三百 四 宗

自勸教人之本寔在茲焉事若施行卽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聞奏

上論貢士書

舒元興

唐憲宗元和初舒元興上

聖德修三代之教盡善矣唯貢士一門闕焉不修臣竊以爲有司過矣臣爲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旣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羣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旣學文於古聖人言皆信

之謂有質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立成爲州縣察臣得備下士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板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劇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携脂燭水炭泊朝脯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爲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園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天下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觀今之甲賦律詩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五 四百七十五

皆是偷拆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爲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爲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以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爲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肖汚辱爲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又有司以單席冷地

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耻之臣亦耻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王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爲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爲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意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六 四百七十五

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向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爲求賢耶遺賢耶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繆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爲取才耶取合格耶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爲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人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爲澄源源既澄則來者皆向方矣

伴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褥陳爐火脂燭設朝脯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塗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爲士身正則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義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爲士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能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血誠以正此門陛下

右編

卷之三十六

十七

言九

黃林

無以臣跡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爲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爲今日貢士之體事便僻巧佞馳騫關鍵固非臣之所不能也耻不爲也故臣以頑才干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跡巢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

論貢舉狀

司馬光

宋神宗熙寧二年翰林學士司馬光上

臣准御史臺牒准勅節文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宜令兩府兩省待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臣寮各限一

月具議狀聞奏者臣聞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言欲強於天下者無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則四方斯順之矣臣竊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三代以前其取士無不以德行爲本而未嘗專貴文辭也漢時始制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者策試以治道然後官之故其風俗敦尚名節降及末世雖政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術素加獎勵故也魏晉以降貴通才而賤守節習尚浮華舊俗益敗然所舉秀孝猶以經術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

右編

卷之三十六

十八

言七

林

一言一動之失或終身爲累士猶兢兢不敢自放隋始置進士唐益以明經等科而秀孝遂絕止有進士明經二科皆自投牒求試不復使人察舉矣進士初但試策及長安神龍之際加試詩賦於是進士專尚屬辭不本經術而明經止於誦書不識義理至於德行則不復誰何自是以來儒雅之風日益頹壞爲士者狂躁險薄無所不爲積日既久不勝其弊於是又設謄錄封彌之法蓋朝廷苦其難制而有司急於自營也夫欲搜羅海內之賢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雖有顏閔之德苟不能爲賦詩論策則不免於遭擯棄

爲窮人雖有踴躍之行苟善爲賦詩論策則不害於取高第爲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非虛言也今幸遇陛下聖明心知貢舉之極弊慨然發憤深詔羣臣使得博議利病更立新規是千載一時也議者或曰古人鄉舉里選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縣者采察其實保而薦之臣獨以爲不然古者分地建國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國人爲之猶患處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詳也故又擇其鄉之賢者使爲閭胥比長自幼及長朝夕察其所爲然後士之德行美惡莫得而隱也今夫知州知縣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二十九 四百七

雜四海九州之人遠者三歲而更近者數月而更或初到官卽遇科場以責之知所部士人之德行誠亦難矣又應開封府舉者當不減數千人而開封府獄訟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聽目不暇視又安有餘裕可使之察數千人之德行乎議者又曰宜去封彌謄錄委有司考其文辭參以行寔而取之臣獨以爲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縣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師一旦集天下之士獨以何術知之其術不過以衆人之毀譽決之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夫衆之毀譽庸詎足以盡其實乎必如是行

之臣見其愛憎互起毀譽交作請託公行賄賂上流謗譏並興獄訟不息將紛紛淆亂朝廷必厭苦之而復用封彌謄錄矣夫封彌謄錄固爲此數者而設之也譬猶築防以障洚水也今不絕其源而徒去其防則橫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雖至愚平生固嘗竭其思慮欲以少救其弊今敢陳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擇臣聞上之所爲下之所歸也國家從來以詩賦論策取人不問德行故士之求仕進者日夜孜孜專以習詩賦論策爲事唯恐不能勝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過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則士之力於德行亦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二十九 四百七

猶是也誠風化清濁之源歷代訛謬而不悟必待聖朝然後正之者也夫德行修之於心藏之於身雖家人有所不知況於州縣況於朝廷將何從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舉之然後四海之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舉薦之法既行則于求屬請誠所不能無也要在所舉非其人者國家以嚴法繩之勿加恩貸則苟且徇私之人皆知懼矣且國家旣以德行取士則彼貪猾輕躁之人依附權要枉道求進者皆爲清議所貶見棄於時雖有舉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今後應係舉人令升朝官以上歲舉一人提點刑獄

以上差遣者歲舉二人諫議大夫或待制以上歲舉三人不以所部非所部鄉里除自己親戚及曾犯真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經罰贖及不孝不友盜竊淫亂明有迹狀者不得舉外其餘皆得舉之仍於舉狀內明言臣今保舉某州某科某人有學術節行乞賜召試若舉狀既上之後却有前後諸般違礙事發其舉主並依律文貢舉非其人分故失從公私罪定斷受賍而舉者以枉法論其舉狀逐時送下禮部貢院置簿記錄若應舉人而不舉者歲終委貢院勘會姓名開奏乞嚴加懲罰朝廷每過三年一開貢舉委貢院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四百七

列下

截自詔下之日勘會選擇舉主最多者從上取之

倍

於每次科場南省奏名人數具姓名開奏乞下本貫發遣赴闕其本貫更不考試即具狀申解送赴貢院仍出公憑給付逐人令赴貢院照會限十一月內取齊十二月內引見正月內委貢院考試其試官或朝廷臨時點差進士試經義三道子史策三道時務策三道更不試詩賦及論明經及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及論語孝經大義共四十道明經加試時務策三道

其帖經墨義一切皆不試對策及大義但取義理優長不取文辭華巧唯所對經史乖僻時務踈濶者即行黜落其奏名人數並依科場舊制若合格者少不滿舊數亦聽至御試時進士明經各試時務策一道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大義十道所有名字高下並只依舉主多者為上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為次其舉人所納家狀及授官後吏部所給告身並須開坐元初舉主人數姓名若及第後犯私罪情理重及賍重其舉主並減一等坐之未及第者減三等皆不以去官及赦原如此者則羣臣不敢挾私妄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四百七

列下

舉士人皆崇尚經術重惜操履士風丕變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舉之法其次莫若修學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見慶曆以來天下諸州雖立學校大抵多取丁憂及停閒官員以為師長藉其供給以展私惠聚在任官員及市井豪民子弟十數人遊戲其間坐耗糧食未嘗講習修謹之士多恥而不入間有二千石自謂能與學者不過盛修室屋增置莊產廣積糧儲多聚生徒以采虛名師長之人自謂能立教者不過謹其出入節其遊戲教以鈔節經史剽竊時文以夜繼晝習詩賦論策以取科名而已此豈先王立學之意

邪於以修明聖道長育人材化民成俗固已踈矣臣
欲乞自今天下州學只許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長吏
於本處命官選擇無過犯有節行能講說爲衆所服
者舉奏補充若本州無人則奏乞下銓司選差委銓
司於見在銓選人內揀選進士明經諸科出身人歷
任無贓私罪能講說經書者奏補充逐州教授仍令
國子監試講說經書應舉人初入學者並爲外舍生
唯赴聽講及公試外不得於學中宿食其教授每日
講書畢取在學諸生姓名書於籤上雜置筭中抽取
三人問以聽過書中疑義三條使對衆解說通者置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四十七

然後給牒補之如後來有過降等者其牒即毀抹其
教授選擇糾舉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覺
察取勘開奏乞行衝替其開封府舉人舊無府學並
令寓教於國子監其國子監舉人須實是品官子弟
方得依條入學其教試選升之法並與外州同以直
講比教授判監同判監比知州通判凡國子監開封
府及諸州軍內舍高等生額並用本處解額之半其
中等倍高等初等倍中等若人數未足則闕之不得
溢額補人若遇詔下開貢舉委本處判監同判監知
州通判截自其日勘會高等生補及半年以上者具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四十七

簿記錄粗者不問不通者有罰每月中兩次公試各
試所習舉業送教授考定優劣等第具姓名出榜示
訖亦置簿記錄其有過犯者小過則罰錢中過則降
等大過則斥出學亦置簿記錄每遇春秋釋奠畢委
教授選擇外舍生到學及半年以上自前釋奠以來
說書多通公試多在優等過犯情輕少卽升入內舍
爲初等生始聽於學中宿食又選擇初等生升爲中
等生中等生月爲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
人以上比較雖決者卽特令說書及試所業以決之
皆須具狀申於州委知州通判更加審覆委得公當

姓名結狀保明開奏仍給與公憑許令免解直就省
試其高等生占不盡解額方許本處其餘舉人取解
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時仍別立號每七人中取一
人奏名如此則舉人亦稍向經術崇行義矣夫經術
淺深非程試所能知行義美惡非朝夕所能察今使
之處於學校經二三年累經選擇升至高等又占解
額妨衆人進取之路若其行義少有過差必不爲衆
人所容矣由此觀之其高等生經術則講說常通文
藝則屢入優等過犯則全無少行義則爲衆所服
比之糊名謄錄考其一日所試詩論策偶有所長

而取之者相去遠矣况近年舉人或一無行能橫遇恩澤幸得免解者不可勝數今高等生行能如此裁免一解豈足惜哉此學校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舊條之中毛舉數事微有更張則於取士之道並無所益徒更煩苛不若悉循舊貫之爲愈也

荅詔論學校貢舉之法

蘇軾

宋神宗熙寧四年殿中丞直史館蘇軾奏

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卑隸未嘗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因今日之法臣以爲有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五

言

卷

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強其所不欲行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材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乎且天下固當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矧今陛下必欲取德行道義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

蘇軾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二十六

仁

宮室歛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端以時簡其不帥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欲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制何異故臣以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法不廢於吾之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百餘年治亂興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文武之長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貢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廢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朴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人君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軻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以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不至矣德行之弊至於如此自文章而言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策論詩賦均爲無用雖知其

無川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科取士不過如此而已豈獨吾祖宗自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決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麗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麗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天下而必欲廢之近歲士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二十七 四四七 刻本

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繩墨故學之易成無聲音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文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且使思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旣已變爲進士曉義者又已去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能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於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騁可謂博矣至於臨政何嘗用其一二顧

大曆之
臣何與

是時
以爲知

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踈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大者遠者必欲登俊具熟庸回總覽衆才經濟世務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與焉然臣竊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王衍好佛捨人而修異教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性命以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能聞而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二十八 四四八 刻本

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嚮書於市者非莊老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視其貌超然無着而不可挹此豈能真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皆能如莊周以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厲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於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詔有司試之以實學博通經史者雖朴不廢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致蹈衰季之風

論貢舉非人不可降詔

蘇軾

哲宗元祐元年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上

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己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繫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爲訓誥誓命自漢以下爲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是朝廷自輕其法以爲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既屢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之一耳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二十九

三十九

九

況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或貢舉非其人律犯止入已賊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名重者自從重雖見爲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爲不重若以爲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勝降矣臣請略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運提刑一也舉職司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學官四也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脩六也舉十科七也七事輕重略等若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從一事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降或否則其義安在臣願戒敕執政但守法度信賞罰重

惜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敬應所有前件降詔臣不敢撰

論特奏名舉人

宋哲宗時上

蘇軾

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大冗官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唯往年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爲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紛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

布編

卷之三十六

三十

三十九

九

所不爲而民病矣今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負千鈞之重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本來係是龍飛榜乞爲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兼不住有經朝省下狀蒙送下本院只是坐條告示近准聖旨依逐舉體例下第舉人各以舉數特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尚書省劄子取前來聖旨特奏名外各遞減一舉人數若依此數則又添數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當先事建言但恐朝命已行卽論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

無進望唯務黷貨以爲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卽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悅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使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卽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等所識也伏乞斷自聖意明勅大臣特奏名舉人吳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校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卽許出官其餘皆補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張洪

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

貼黃稱臣覺見備員吏部親見其害關每一出爭者至一二十人雖川廣福建煙瘴之地不問日之遠近唯欲爭先注授臣竊惟之陰加訪聞以爲受官之後卽請顧錢多者至五七十千又既受遠關許先借料錢遠者許借三月又得四十餘千以貪悭無知之人又已衰老到官之後望其持廉奉法盡心治民不可得也

國學疏

朱浮

漢光武建武七年太僕朱浮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上書

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兄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慕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張洪

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識故敢越職請崇學校疏

唐武后時鳳閣舍人韋嗣立上

韋嗣立

臣伏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所以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學之千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小學以化于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故自天

予至千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載餘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寒族常流復因陵替池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籍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譏邪兇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酷陷正直之伍死亡爲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徇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踰濫隨班少經術之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三十四百七
同

罕能清惠自昂使海內黔首騷然不安賴陛下憂勞頻有處分然革弊斯近此風尚餘州縣官寮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寧求之於今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卽令遺集王公以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義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弘獎道德于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

皆戀桑梓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減耗國用不足治人之急尤切于茲故知務學之源豈惟潤身進德而已將以安人利國安可不務之哉

請崇國學疏
唐憲宗時學士李絳上
李絳

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建太學尊重名儒習于戚羽籥之容盛樽俎揖讓之禮以興教化以致太平天子親舉皇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征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三十四百七
同

討之急則先武士丁治乎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於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學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匡國濟時未有不遊于太學以躋於顯位者也國家自高祖初立關中便修太學并爲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黉舍人加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瞻鴻儒碩學盛於朝列賢疑應問酌古辨今咸徵經據並傳師法故朝廷無不根之論蕃夷有慕義之名風教大成禮樂咸備貞觀之理謂之太平至

于開元中亦弘國學之制後親儒道之盛故太學興廢從古及今皆興于理化之時廢于衰亂之代所以俾風俗趨末而背本好虛而忘實蓋由國學廢講論之禮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蕩除瑕穢前代所不能舉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萬方傾耳兆人企踵思望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光闕弦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頃自羯胡亂華乘輿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劉

毀廢生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廐園蔬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發振俗之令復崇太學重延碩儒精選生徒獎寵博士備徵天下名德專門之士增飾學中屋室厨饌之制殿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拔萃出羣者靡之以祿廢業怠教者賞之以刑自然儒雅日興典墳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垂拱明廷受釐清禁使師氏教德不獨美于周時橋門觀禮豈復謝于日伏希天造特鑒愚言起茲廢墜弘于教化冀裨聖教以助皇風

奏記論學校 孔廟

劉禹錫

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類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下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羣臣起屠販故孝惠高后開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李

况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今教頽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脩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佗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為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為令遂無有非之者今變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

縣性字衣幣春秋祭如閏元時籍其資半昇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饌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

請修學校以爲王化之本

程顥

宋神宗熙寧元年監察御史兼行程顥上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材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

賢典類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

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太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於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千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群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

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賦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未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庶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三十九

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富補蔭者並如舊制唯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術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館庫之任自非其

後學業修進中於選論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外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壹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寔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

右編

卷之三十六

四十一

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

上疏言議記

桓譚

漢光武建武間帝方信讞多以決定疑議郎給事中桓譚上

臣前獻謚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問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

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畧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鮮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莫知與之爲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

右編

卷之三十六

四十一

三十九十四條

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上華文華書

李 諤

隋高祖開皇五年帝不喜文華謂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導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

教漸薄魏之三祖更向文詞忽君臣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從上有同影響爭馳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取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向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養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曾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勲業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華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

右編

卷之三十六

四十二

四十七

構無用以爲用也指本逐末流遍天壤迥相師祖久而逾扇及皇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縉紳叅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索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族稱孝鄉里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舉則選充吏職舉送

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卽效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乞刪去九經正義中識緯之文

歐陽修

宋仁宗時上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定貢舉之科以爲取士之法建立學校以爲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

右編

卷之三十六

四十三 三十一 曹仁

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儒家藏私蓄其後各爲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識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之所

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爲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

論龍昌期學術乖僻

劉敞

宋仁宗時上

臣聞人主所謹一嘖一笑誠以衆人所望視天下所倣倣也古者聖王之行賞也服物之章不可幸得府庫之財不以濫予前日朝廷以龍昌期所著書下兩制臣等觀其穿鑿臆說詭僻不經甚者至毀訾周公

右編

卷之三十六

四十四 三十一 曹仁

疑誤後學難以示遠乞下益州毀棄版本未聞朝廷卓然有所施行今忽加賜五品章服及絹百匹臣未知誰主爲奸邪崇僞飾虛附下罔上以誤陛下執政又曾不能謹重政體顧畏公議苟慰藉人情賣弄國恩其失豈特嘖笑之間哉按昌期之書違古畔道所謂言僞而辯學非而博是王制之不教而誅者也陛下哀其衰老未便伏少正卯之刑則幸矣又何賞之哉昔孔子作孝經以非聖人者無法乃比不孝之罪要君之罰而朝廷顧多昌期之毀周公臣所不曉也且陛下使臣等議之臣等不敢不盡忠旣而棄其言

焉豈以臣等爲蔽賢而害能乎夫蔽賢而害能人臣之大罪也願陛下因正臣等之罪而大表顯昌期之書使天下皆服誦而習尚之則可以釋謗於萬世矣自非然者置臣等之言而不用縱昌期之妄而不誅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幣是非賢亂沮勸顛倒使迷國之計行於側而非聖之俗倡於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章服固天所有而財力又民之所出也陛下奈何曲徇大臣之意而苟榮小人之身乎將使遠方寡見淺聞之人奔走於辨僞之學沉沒於非聖之論迷而不反非國家之利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五

三十一

集

也伏乞追還詔書斷天下之疑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之淺蹊不勝拳拳

論近歲士人習高奇之論誦老莊之言

宋神宗時上

司馬光

臣聞國之政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務爲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

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註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罕言今之舉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第祿利所在衆心所趨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棄仁義而絕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爲憂存亡不以爲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者以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六

三十一

集

此爲賢仕宦者以此爲榮遂使紀綱大壞胡夷並興生民塗炭神州陸沉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爲術臣懼向去仕宦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隳風俗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内外公卿大夫仍指揮禮部貢院豫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說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致疑誤後學敗亂風俗

論王安石學術之謬

宋哲宗時上

楊時

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而京之所爲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爲言而京得以肆意矣然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

右編

卷之三十六

四十七

七

不可縷數姑卽其爲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之則其爲邪說可見矣神宗皇帝常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爲天下守財耳此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以自奉其稱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朱勔祖其說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實鳬鵲守成之說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動泰而

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夫鳬鵲之五章特曰鳬鵲在豐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難艱耳自古釋之者未有爲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侈靡爲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睿斷黜安石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

右編

卷之三十六

四十八止五十一起

何

論王安石學術壞人節義

陳公輔

臣聞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于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鑑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

可馬光
亦公
義五季
爲仁
何也
蘇子瞻
亦不非
爲道

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
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
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
其無氣節忠義也

論罷宏詞科 宋孝宗上

葉適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之初既盡罷詞
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
其後又爲詞學兼茂科其爲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
廷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
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氏錄爲經常之辭以教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五十一

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制誥詞意短
陋不復髣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
者經術而文辭者雖其士人譁然相矜尚而朝廷忽
畧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
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
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
吏能之而不肯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
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
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
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擢終身之

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
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
未嘗知義也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材未嘗中器也操
紙援筆以爲比偶之詞又未嘗成於心而本其源流
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
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寧以經術造士也固
患天下之習爲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凡王安
石之與神宗徃反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
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爲追述熙寧既禁其仕者不
爲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仕者使其爲宏詞是始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五十一

以經義開迪之而終以文詞蔽陷之也士何所折衷
故既以爲宏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
而以爲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
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材
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詞賦而置詞科今
詞賦經義並行又矣而詞科迄未嘗有所更易是何
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不自爲背馳也蓋進士制
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
已矣

論晉侯之疾

秦醫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悞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悞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五十四百

帝

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關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乞選醫師教授生徒

宋仁宗時上

范仲淹

臣觀周禮有醫師掌醫之政令歲終考其醫事以振其祿是先王以醫事爲大著于典冊我祖宗朝置天下醫學博士亦其意也卽未曾教授生徒今京師生人百萬醫者千數率多道聽不經師授其誤傷人命者日有之臣欲乞出自聖意特降勅命委宣徽院選能講說醫書三五人爲醫師於武成王廟講說素問難經等文字召京城習醫生徒聽學并教脉候及修合藥餌其針灸亦別立科教授經三年後方可選試高第者入翰林院充學生祇應仍指揮今後不由師學不得入翰林院如在外而私習得醫道精通有近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五十四百

何

上朝臣三人奉舉者亦送武成王廟比試更委宣徽院覆試取醫道精深高等方得入翰林院祇應如內中及諸官院使不經官學百姓醫人有功效者只與支賜如祇應十年以上累有功效者卽與助教或殿侍三司軍大將安排卽不得入翰林院所有諸道州府已有醫學博士亦令逐處習生徒并各選官專管仍指揮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所到點檢其學醫生徒候念得兩部醫書精熟卽與免戶下諸般差配如祇應府累有功效者卽保明聞奏與助教安排所貴天下醫道各有源流不至枉人性命所濟甚廣爲

為聖人美利之一也

諫迎佛骨表 唐憲宗明上

韓愈

臣愈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歷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五十四三百八十五何

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乃更得求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收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

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

初卽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狗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尚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五十五四百九段志

頂燔指千百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放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貳於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

不祥然後進乎今其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
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
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
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
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
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
懇惓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乞斷妖巫

夏竦

臣聞左道亂俗妖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
奸臣逆節狂賊失規多假鬼神搖動耳目漢之張角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五十一

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制以肅
多方竊以雷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氓右鬼舊俗
尚巫在漢樂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
機祥愚弄黎庶勦絕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畫
魑魅陳列幘幘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襁褓已令
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妖法驅
爲僮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篆禁絕往還斥遠至親
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食則曰
神不聽飡率令疫人死於饑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
餘崇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人所

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勿妻
或絕戶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爲常
民被非辜了不爲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
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邪錄
祇符傳寫日夥小則鷄豚致祀欽以還家大則歌舞
聚人餽其餘昨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劫盜鬭爭行須
作水蠹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在於
憲典且有條章其如法未勝奸藥弗瘳疾宜頒峻典
以革祇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臣已勒令改業
歸農及攻習鍼灸方脉所有首納到祇妄神像符錄
右編

卷之三十六

五十七

上請焚瘞物故妖僧

錢彥遠

宋仁宗慶曆八年方正言錢彥遠疏

臣風聞在京景德寺僧人俗謂之言法華者因病物
故而道路皆傳內降使臣令用布漆其骨留於本院
供奉謹按其僧本由病後言語乖越其徒轉相誑惑
小人從而唱之意在希求孽俗捨施財物今既自化
別無異迹忽令漆其殘骨留貯寺中切恐不逞之徒

妄傳神變別起妖幻伏緣昨來恩州叛卒始皆假托此術以脅多衆乃至朝廷臨遣大臣督戰方能擒賊不爾爲國生事今此僧近在輦轂尤動人心萬一之間不可不慮五代時定州狼山寨有尼姓孫名曰深意及死坐而不壞寨民孫方諫者奉之遠近神其事聚衆頗盛遂因爲定州節度使仍自立弟行友爲兵馬留後至太祖時遣兵擒行友至京及訪狼山輦其尼屍焚於京城西北隅自此定州方始朝廷除節度使蓋深達情僞建威銷萌之至况釋氏本教亦不許其示相於外微福於無况此朽穢之骨復何所爲伏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九頁

望聖慈詳察邪正本末上法祖宗英斷特降指揮令開封府監勒本院僧徒將所謂言法華者於城外依本教焚化如有燼餘之骨卽於城外瘞藉卽不得放入京城諸門及於寺院聚人供奉所費不至有惑民聽

論差道士橫本道書

宋哲宗時上

范祖禹

臣竊惟祖宗置三館秘閣以待天下賢材公卿侍從皆由此出不專爲聚書設校理校勘之職亦非專爲校書也六經之書不可不尊孔子之道不可不明聖於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藏

書之富無所不有本非有益於治道也嘉祐中增置編校之官繕寫黃本自此書籍益廣充初四館朽蠹相仍居其中者固未能周覽而徧校也今又使道士陳景元校道書臣愚竊所未論議者必曰漢成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桂國校方技今使道士校道書亦其比也臣竊以爲不然漢之時以竹簡寫書在天下者至少非秘府不能備非加後世以紙傳寫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劉向總校羣書非一人之力所能獨了故又用任宏等三人然兵書數術方技皆爲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九頁

有用非異端之學也任宏等亦非異教之人也今館閣羣聚天下賢才宜有詳見洽聞之士傳極羣書乃使陳景元先取道藏之書校定成本供秘書省委本省官對校皆取正於景元不亦輕朝廷之體羞當世之士乎又道書除老子莊列已立於學官其餘多虛誕不經儒者所不道天下名山宮觀自有道藏館閣所藏唯備數可矣不必使方外之士讐校以崇長異學也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武帝感其言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說街談

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者無所不有既使景元棧道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技術其餘各委本色皆可用此爲例豈祖設館閣之意哉夫聖王作事必防其微命出于上不可不慎昔熙寧中王韶開拓熙河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韶誘說木征時人號爲安撫太師今館職之外已置校黃本官又於黃本之外有校書道士天下之人必謂之編校太師事雖至微實損國體其秘書省所請乞更不施

僧道 元成宗時上

鄭介夫

右編

卷之三十六

六十二 四百七

切自唐虞三代以來國祚延長羣生康泰不閉有釋老也三國六朝以後僧尼道士始布滿天下求福田利益者不之老則之釋人君好尚往往過之夫福非如粟帛金寶可求而取之物也上好儉則民財豐節力役則民不困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躋於仁壽之域民生安樂便是好事獄訟無冤便是布施何必張浮費事繁文泥金檢玉而謁之於虛無也一僧一道之祝延不若百姓羣黎之同願一寺一觀之祈禱不若千門萬戶之齊聲古諺云福從贊歎生正此謂也西方乃佛生之地佛聖人也安肯作威福以要人

右編

卷之三十六

六十二 四百七

之敬奉佛教人以不貪不妬不傷生不害物爲好事故云卽心是佛也何嘗以陳玉帛嚴香燈晨夜誦經禮拜至於殺人致祭縱囚示恩而名曰做好事哉今國家財賦半入西番紅帽禪衣者便公然出入宮禁舉朝相尚莫不傾貲以奉之此皆庸僧作此妖妄非佛之真心本性也道家以老子爲宗惟在清淨無爲祖師係赤松子的孫惟求辟穀棄人間事今張天師縱情姬愛廣置田莊招攬權勢凌燉官府乃江南一大豪霸也其祖風法門正不如此諸佛三清在天之靈不可誣也往往嗣法者失其初意耳愚氓俗子不知所以爲佛所以爲天師者云何但見顏其頭卽指爲佛黃其冠卽指爲天師雖百喙不能解其惑可爲世道一慨朝廷特加寵異另立宣政院道教所以其棄俗出家非有司所可統攝也而乃恃寵作威賄賂公行以曲爲直以是爲非僧道詞訟數倍民間如奸盜殺人諸般不法之事彼皆有之矣學釋老者離瞽慾去貪嗔異乎塵俗可也而艷妻穠妾汗穢不羞奪利爭名奔競無已雖俗人所不屑爲甚非僧道之宜然也僧道之盛莫甚今日而僧道之弊亦莫甚今日朝廷若不稍加裁抑適所以重其他日之烈禍也能

律以禮法制以分義使不至於驕奢無度敗壞宗風
乃為敬奉之至矣今各寺既有講主長老各觀既有
知觀提舉足任管領之責隨路又濫設僧錄司道錄
司各縣皆置僧綱道紀反為僧道之蠹所宜革去也
且僧道另設衙門代以下前所未聞亡金門素人尚
鬼故立二司與民官鼎立而三豈謂魏魏聖朝不師
古聖王之常法而踵殘金之弊政耶况為僧錄道錄
者皆無賴之徒立談遭遇遽授此職便與三品正官
平牒往來以白身之人一旦居此榮貴得之既易視
之亦輕宜乎逞私妄作而無復顧藉也近令憲司糾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二

列

別文卷僧官踴躍知懼而僧人皆喜得安此明驗也
所欠道家猶未一體刷卷耳若僧道中有棲心寂滅
息念塵寰者必不自絀憲綱雖無假官府可也若行
止不檢身陷刑戮亦佛法道教之所不容宜令有司
管領嚴行究治罪狀明白比之常人更加一等斷遣
還俗彼亦甘心今僧道不蠶而衣不耕而食皆得全
免絲稅而愚民多以財產托名詭寄或全捨入常住
以圖隱蔽差役驅國家之實利歸無用之空門視民
間輸稅之外又當里正主首又當和顧和買非惟棄
本逐末實是勞逸不均今後寺觀常住稅糧宜准古

法盡令輸官俟其有佛法高妙道行絕倫者從眾推
舉然後蠲其繇役除其稅糧庶可養成清淨之風亦
足激勵澆薄之俗也外有白雲宗一派尤為妖妄其
初未嘗有法門止是在家念佛不茹葷不飲酒不廢
耕桑不缺賦稅前宋時謂其夜聚曉散恐生不虞猶
加禁絕然亦不過數家而已今皆不守戒律狼藉葷
酒但假名以規避差役動至萬計均為誦經禮拜也
既自別於俗人又自異於僧道朝廷不察其偽特為
另立衙門今宗攝錢如鏡恣行不法甚於僧司道所
亦宜革去以除國蠹以寬民力可也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三

列

兵一

論何成去兵

補

子罕

乞立虎符疏上漢光武

杜詩

兵議上宋太宗

田錫

兵制上仁宗

尹洙

兵論上孝宗

楊萬里

兵權下上孝宗

葉適

宿衛請置親兵上仁宗

韓琦

布病

八三七卷目錄

百九十八

論夜開宮門上仁宗

司馬光

選小臣宿衛議上神宗

呂大鈞

論棟梁軍上神宗

司馬光

論親兵專掌宿衛上高宗

胡安國

論衛兵上高宗

陳淵

論用宗子上高宗

陳淵

廂禁軍弓手土兵上孝宗

葉適

論私役衛兵上元成宗

鄭介夫

乞募陝西義勇上英宗

韓琦

乞罷刺陝西義勇上英宗

司馬光

乞罷刺陝西義勇上英宗

司馬光

論呂公著所陳利害并罷保甲上哲宗

司馬光

乞盡罷諸處保甲上哲宗

司馬光

兵論論鄉兵上孝宗

楊萬里

兵論益兵困民上仁宗

范鎮

論養兵上神宗

呂大忠

論冗兵之費上神宗

陳襄

論養兵之費上孝宗

陳傅良

屯息戍上仁宗

尹洙

四屯駐兵上孝宗

葉適

右編

八三七卷目錄

二三百三

請嚴軍法上仁宗

文彥博

論閱武上成宗

鄭介夫

兵論軍器上神宗

曾孝寬

乞教車戰上高宗

李綱

乞造戰船募水軍上高宗

李綱

上銅馬式表上漢光武

馬援

請市蕃馬狀上唐武宗

李德裕

乞括買馬上高宗

李綱

論拒馬法上高宗

虞允文

論馬政狀上成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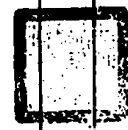
鄭介夫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七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兵一

論向戌去兵

了罕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一 言十 律

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何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乞立虎符疏

杜詩

漢光武時南陽太守杜詩請用虎符發兵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歛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與賊虜未殄徵兵沛國宜加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

兵議

宋太宗時上

田錫

一今之禦戎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之以陣圖不須授之以方略自然因機設變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二 言六 律

觀釁制宜以此無不成功以是無不破敵昔漢之西羌犯塞攻城邑殺長吏趙克國年七十矣上使郗吉問曰誰可為將克國對曰無踰老臣以是言之則請今宰臣以下各舉堪為將帥者又令宿舊武臣素有聞望者亦今自舉然後陛下詳擇而用之又趙克國既為將宣帝遣問曰將軍度羌虜如何當用幾人克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以是言之昔克國為老將尚謂百聞不如一見况今委任將帥而每軍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

或賜以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此制勝未見其長伏乞速命宰臣令舉良將及素

有聞望宿舊武臣自舉其能及舉所知者也

一將帥行恩信卹士卒必豐財貨方得士心昔趙奢為將所得王之賞賜盡與軍吏又李牧為將軍市之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雲中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山私養錢享賓客軍吏是以匈奴不近雲中之塞今國家所命將帥雖古今異宜凡有給賜今則誰敢效古敗家財賞士卒去吝嗇有幾何人哉若以年年供餽輓運老師費財曷若厚給將帥使之賞用也又聞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三十八

近侯伯亦有廳直三五十人習騎射為心腹每出入陣敵得以廳直隨身翼衛主帥後來不敢養置昨來楊業陷陣訪聞亦是自已無腹心從人護助捍禦以致為狄之所獲今雖時與事殊然廢置利害亦繫詢訪行之

一今之禦戎以沿邊諸郡有勇智者命為刺史委之自用方略警急利便事訖方奏使人各盡其才術此必為陛下各立殊勳控制侵侮昔後漢郭伋為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乃整飭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憚不敢入塞人得安業在職五歲

戶口增倍又張堪為騎都尉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繫姦猾賞罰必信人皆樂為用匈奴以舊騎入漁陽堪乃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孤獨開稻田八千餘頃勸人耕種以致豐富百姓歌之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以此言之則沿邊諸郡請令擇有智勇者為刺史必副陛下之憂寄也

一今之禦戎更在悅取軍情凡經棟退尚堪力役者却與元本料錢其殲陣及守戍死亡兵士所有在戎老幼宜矜憫優恤或給賜各令存活勿使寒饑無所歸向又不可取克酒掃裁縫之隸其次棟中新招到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四十八

軍雖稍有身首人材未宜便令管轄舊人須是經歷行陣稍知軍伍次第微有勞效者方令克副員所貴已下亦各甘心兼易為驅使者曾有功勞未得優賞者即乞別作名目優異酬賞臣未知朝廷府庫錢帛之大數亦不知國家支費用度之衆寡若陛下省罷塔廟之費耗迴克軍旅之賞給則就不革其怨心就不致其死力若是破敵必副陛下平戎之心也

一今之禦戎亦宜別設條例等第立賞若得一堡壘或復一障亭與某官與若干賞賞不踰時必誠必信不煩令軍中曉會此必有果敢智謀之士副陛下

下之立賞也

一今之禦戎又宜以重賞召募敢死之士仍以古來選士之科以取士卒亦於軍中擇取應得選士之條目今舉其六七更可詳酌增損且據兵書言之取會習輅鈴者有謀畫者又取能知敵情偽者取能知山川險易徑路迂直者取強弓過人能斬虜拳旗者又取往復數百里不及暮至者又取能破格舒鉤或負數百斤行五十步者又取趨捷若飛能踰塹壘出入無形堪窺覘者各區別技能置立部分以副將帥之指使也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五言五藏什

一今之禦戎外則委任將帥內則詢謀宰臣行一事必使宰臣知之出一詔必令宰臣議之臣聞前年出師向北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是侯利用賀令圖之輩悞惑聖聰陳謀畫策而宰臣助等不知又去年招置義軍刺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宰相不與聞若宰相非才何不罷免宰相可任何不詢謀今宰相普二人中書再出藩鎮重望碩德元老大臣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陛下以軍旅之事機密之謀悉與籌量盡其規畫此乃國體君臣至公臣聞偏信生奸獨任成亂侯利用賀令圖等既

悞陛下機宜於前無令似侯利用賀令圖者復悞陛下機宜於後伏乞陛下下一與宰臣謀議事事與宰相商量惟目前獨斷之明詳今後公共之理則事無不允當下無不盡忠則大臣之間足以副陛下憂勤之旨也

一今之禦戎無先用謀兵書曰事莫密於間賞莫重於間狄中自有諸國未審陛下曾探得凡有幾國否幾國與匈奴為讐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謀間謀若行則夷狄自亂夷狄自亂則邊鄙自寧昔李靖用間破突厥心腹之人自離貳也書在唐史其事可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六言六化

知以募能往絕域闢亂蕃部使交相侵害如漢之陳湯傅介子之流則不勞師徒自然歸化此可以緩陛下憂邊之心也其餘謹烽火明斥候亦可以依古法為倣備趙克國傳曰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雖天道遠而難知然昭昭垂象緯者為陛下言兵之利害也

一今之禦戎凡召發兵士或儲糧草亦宜謹靜勿使喧煩臣竊聞去年於戶稅上拆科馬草及官中和買當買納未足之間即有使臣催督貧下戶婦女有行科校者又聞汴河乾淺遂分南河水添注汴河以待

漕運國家計度何在而臨時一至於此輦轂之下豈無外國謀人臣卽不知國家見在軍儲支得幾年若是無九年之糧實爲無備若是無三年之糧實爲窘急若不窘急則何以科枝婦女而納草添注河水而待漕運也

一今之禦戎在乎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陛下未當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如此何以策成敗安危成敗之理乞陛下詳而察之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七
三
百
三
十
七

一今國家富有天下精卒利兵計有百萬然無將帥爲陛下治兵昔吳起爲將爲士卒吮癰霍去病爲將漢帝欲爲治第宅去病曰匈奴未滅豈以家爲實嬰爲將得所賜金千斤陳於廡下軍吏過者則量取爲用未諭陛下以今之將帥如吳起霍去病否若以臣所見卽將帥必無其人何以知之將帥肯與士卒吮癰乎若賜第宅肯不要乎將帥非材卽無威名何以使匈奴望風而懼今有居顯位食厚祿爲國之謀則不足奉身之謀則有餘何以副陛下致太平之心何以致陛下成清靜之理然以臣所見凡小小公事不

勞陛下下一用心若以社稷之大計爲子孫之遠圖

則在乎舉大略求將相帝王之大體也設如人欲理身先理心心無邪則身自正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則外自安臣謂邊上動由朝廷動之邊上靜由朝廷靜之任賢相於內則百職舉而紀綱振委良將於外則四夷服而邊鄙安臣之愚衷備於此矣已然之患既陛下下徧訪直言未然之虞乞陛下常切留意

已上條奏悉是國家已然之事所以勞陛下謀及卿士詢于芻蕘凡百臣寮悉陳所見然臣謂國家復有未然之事得不爲陛下言之得不爲陛下憂之今戎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八
三
百
三
十
七

主一姓而已用黠虜爲謀主頗有輕中國之志今春夏必漸退秋冬必復來制之禦之雖在前所籌數事而已若將狄人禦之而不去邊境備之而未寧加以匈奴間謀於西番漢家未斷其右臂卽秦隴千里之外瓜沙玉關之西恐非國家之所有萬一兵款相仍寇盜多起此時何以謀之此時何以禦之聖人不能不火而能禦災今陛下聖德合天三邊無虞萬里晏然居安思危之計得不由未然之事而豫防之此亦禦戎之遠意也

右臣備位掖垣忝司誥命祇奉睿旨俾陳方略昧於

時事思慮不精然於狂愚庶或可乘

兵制

宋仁宗時上

尹洙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疆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藉兵於民農戰兼用者是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兵強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爲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

右編

卷之三十七

九百九十一

宋

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眾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遛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

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爲失策何謂戰爲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也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爲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爲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之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於外民潰於內失所以爲守也守方面者

右編

卷之三十七

九百九十四

宋

異於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亟戰則敵懼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禦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夷狄者未之有也

兵論

宋孝宗時上

楊萬里

臣聞天下之兵必有所歛有所散有所歛所以集天下有用之士有所散所以去天下無用之人不集其有用則兵不强不去其無用則兵不精明乎歛散之說而兵制無遺策矣臣請言歛之之說蓋歛之之說古之爲歛者處其一今之爲歛者處其三何謂一蓋

三代之無出於農此所謂一也兵出於一古也然可
勝之於古而不可用之於今也蓋三代之時內守以
諸侯外守以四夷無敵國之兼并無匹夫之崛起故
其兵以心而不以力以義而不以詐其所以爲勝者
非後世之勝也以吾之仁勝彼不仁以吾之義勝彼
不義不待行陣而勝負決矣故所謂一者古可用也
何謂三曰召募曰子弟曰盜賊此所謂三也然古雖
未用今不可不用也今夫兩軍相當詐力者勝則夫
三者之兵不可以不用也非惟不可以不用也亦不
得不不用也毋以天下觀之而以一鄉觀之今夫一鄉

右編

卷之三十七

十一

金

之中有所謂良民者有所謂黠民者耕而食織而衣
循循以爲謹厚默默以爲忠信犯之有所不敢校而
辱之有所不敢怒此良民也不耕而求飽不織而求
溫平居博奕飲酒以肆其不逞而有急則推理剽奪
以快其意此黠民也夫良民者誘之以爲非固有所
不敢而強之以戰鬪之事則亦沒世而不能黠民者
放之則其竊發有所不可制而收之以爲兵則其爲
用亦不少今欲棄其爲用而不少者而強其沒世而
不能者無乃交病也歟且黠民不收之以爲兵其肯
老死而不動乎抑將猖狂潰冒以至於大亂也夫與

其至於大亂孰若收之以爲吾用哉何則收之以爲
吾用則其猖狂者不施之於我而施之於敵其不肯
老死者不用之於姦慝而用之於功名此駕馭姦雄
之至術也故其所謂三者今不得不用也如此者豈
可不擇其所以歛之者耶臣請復言散之之說蓋散
之之說有實未嘗散而宜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
者實不散而宜散者冗兵也實已散而名不散者虛
兵也何謂冗蓋以十人而擊一人則十者衆一者寡
矣宜乎十者之勝也然一有時而勝十則老壯之異
也以一人而擊百人則一者愈寡百者愈衆矣宜乎

右編

卷之三十七

十一

金

一者之負也然百有時而當一則勇怯之殊也老壯
之相去至於相十而勇怯之相遠至於相百而吾則
一之是則一軍之士絕多補少而計之食者十而兵
者十之三四也無事則蠹國而有事則敗事朝廷亦
何便於此也此冗兵實不散而宜散者也何謂虛蓋
其名存其人亡其人亡其食存夫有名而無人無人
而有食則其食鬼食之耶則亦有私之者矣某與某
死者也而其籍則生也某與某逃者也而其籍則居
也某與某未嘗募而至也而其籍則已募也彼執籍
以責吾食而吾亦按籍以餽之食一軍之士而予虛

烏有之徒居其十之三四焉是故縣官有實費而無實兵主將無實兵而有實利主將則利也縣官利乎哉如是而國不貧民不病者無之此虛兵實散而名不散者也如是者蓋亦講其所以散之者耶今朝廷召募之法行故鄉里之黠民有所收子弟之軍用故營壘之黠者有所泄盜賊非大惡者不殺而賞之以爲軍故山林之匹夫不至於爲亂教而擇之將皆卓然可用此歛兵之至計也朝廷旣行之矣雖然猶有可散者臣願朝廷每歲不時遣侍從臺諫一人忠而有望者出諸軍行視而檢押則虛冗之弊可以少革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十三

三十九

五

也蓋行視必於教閱之地而檢押必於司籍之人何則軍之老壯勇怯雖不可以盡見而教閱之地亦可以槩見焉至其死生存亡雖不可以遽知而責之司籍之人則彼莫不知焉從其可槩見者而沙汰焉從其莫不知者而開之以首實待之以賞罰焉則冗者何患於不散而虛者何敢以復存哉去冗去虛而實兵見矣此散兵之至計也夫典兵在人用兵在術練兵在法臣之所謂歛散者是則練兵之法也

兵權下

宋孝宗時

葉適

言之實者無奇而厭聽故天下多奇言而言兵爲尤

奇人主慨然欲開天下之言則其言得以入而言兵者人之爲最深奇言漫衍於天下而天下反皆以奇爲常是以天下未知兵而習爲多殺人之術上未用兵而先有輕殺人之心嗚呼孰能知其爲天下之大禍也平居無事常言兵計某衆可襲某城可攻某地最利宜先取以制敵敵有上中下計當出於某吾以何道應之其將亦爲良可以反間以離之可用死士以刺之某兵亂可半渡以薄之倍道以掩之某處葦蔽虧林麓深阻可用伏兵某爲奇道可用以出敵不意或欲爲辨士說下其腹心大臣或使內潰或使來降或自請爲將用其術以制勝或乞乘傳招集豪傑不費糧糗甲兵自以義民殺虜古陣法兵法凡幾家今不可循用宜損益何事刀槩弓弩今未精者有幾更爲擊伐之技或乞試上前或請頒其法於諸將或言時不可失坐論無益今當并進益取敵地以自爲守因事觀兵變或言臣歲月浸晚恨不及功名乞一死敵或言古者取天下凡幾其故術猶在今當何所用雖使若少緩終常有成其言邊亭敵地風沙蒼莽雨雪凍餓戰士哭聲器械解弛使人憂悲恐懼至論讐恥憤激瞋目按劍或廣大其意下城得地所過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十四

四百

五

牛酒迎勞王師復故境土天下一家使人慰喜洋洋然欲不計勝負存亡而爲之其或已在親要朝夕開說素所狎昵縱言不顧或踈遠求進嘗試上心或山林草澤之士請求獻見或在在外之臣無以固結恩寵走馬面論密疏入中或因緣稱薦無以爲名必挾兵說以自重且其開口議論容止不動聲音偉然問答縱橫不可窮詰至於超乘負矢意氣果決而其上固已壯之矣凡此者皆奇言也人主慨然而樂聽之雖未必用而其輕殺人之念已動於中矣凡此者其意非真以爲見於事也以爲言之不得不奇也非謀國者編

卷之三十七

十五

黃

也非慮患也中一時之欲而已者也然而未必有用者有時而用矣漢武帝聽王恢計欲擒單于單于不可得擒而漢首事結禍無已天下幾亡宋文帝用江湛徐湛之言意封狼居胥一旦魏氏臨江秣陵之人荷擔而立者累月元嘉之政衰焉夫不顧計天下之利害舉而聽一夫之奇言者彼其初固不知其患之將至此也今天下之士好爲奇言而言兵爲尤奇者十年於此矣好惡之相形權利之相誘奇言盛而實言息矣凡向之能爲實者今未有不轉而爲奇者也雖然臣有憂於此而亦切以爲賀焉何者天下之能

爲奇言者衆也昔日之奇今日之腐壞而無用者也朝對暮論耳目煩矣聽聞熟矣庶幾其厭之手庶幾其可以實言耳雖然實言不足聽也五穀之味澹然不與衆味俱嗜味者不能食也其所以食之而不敗廢者畏其不食則饑而死而衆味不能救焉耳故夫有聞實言於今世如畏不食五穀之死者而後其言可得而聽也何謂實言今世或有以爲兵端可畏易開難合厚賂請和可以持久此偷安姑息之論也兵何嘗一日而不可用乎顧其用何如耳故不多殺人則兵可用邦本不搖則兵可用不橫歛不急征則兵

卷之三十七

十六

蘇

可用將非小人則兵可用天下雖不畏戰而亦不好戰則兵可用視北方如南方則兵可用功成而患不至外闢而內不知雖不免於用詐而羞稱其術雖大啓舊國而能不矜其事若是者其兵無不可用也夫水居者好游崖居者好緣此其勢也游而不溺雖游可也緣而不墜雖緣可也故凡今世爲用兵之奇言者未有不犯是數患者也犯是數患如游者之必溺緣者之必墜而曰吾不顧而自爲也而可乎孫武吳起穰苴孫臏巧於用兵今雖無之不足慮伊尹太公管仲諸葛亮智於謀國今雖未有不足憂其實言之

不可亂者止於如此

請置親兵

宋仁宗時上

韓琦

臣竊見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歿所部兵衆故不可一舉問罪今不立法制則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古殿爲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陝西河東諸路都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將亡歿者

論夜開宮門

宋仁宗時上

司馬光

臣竊聞今月二十五日十三公主薨其日官中送殯

八卷之三十七

七三頁上

出城留宮門及城門至夜深方閉物情駭異以爲非宜雖陛下慈愛至深然門闕之禁不可不嚴若以式律言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敕魚符其受敕人具錄所開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請開覆奏御注聽卽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爲開及不承勅而擅開開若得出入者斬將人出入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今以乳兒出殯之故內自禁掖外達郊野諸門洞開一如晝日車馬

往來絡繹不絕出入之人無復譏訶有如萬分之一

姦險不逞之人雜處其間豈可不爲之寒心哉伏望陛下深慮安危防微杜漸自今宮殿門城門並須依時開閉非急切大事勿復夜開必不得已須至夜開者卽乞陛下親降手勅加以御寶受勅之人仍寫出入人帳委宿衛當上之官衆共驗勅文真的然後覆奏候再見御批方請門鑰與監門官親自監開依帳點閱人數放令出入卽時下鑰進納門鑰其宿衛監門官司若不見手勅及御批而輒敢開者依不承勅而擅開門律文施行雖有手勅御批不參驗及不親

布編

八卷之三十七

七三頁上

自監開點閱人數者依符雖合不勘而開律文施行庶可以養萬乘之威尊消姦宄於未萌也

選小臣宿衛議

呂大鈞

宋神宗時宮邸教授呂大鈞上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不可須臾離者也其用之迹雖主於給宿衛備順指以共綴衣虎賁執射執馭之職其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贊疑丞保傅之事主於給宿衛備使令則非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則非開爽敏茂者不足

以克其位此言猶未之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
又有父教於我者焉故疾醫小藝者也黃帝師岐伯
而醫術公費國小邦也惠公友顏般而役長息然則
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
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成就其材以備異時公卿大
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不乏材而人主求之且不勞
也以漢唐之苟簡其貽猶多出於宿衛供奉之官豈
非常在官省日侍帷幄既以接開廟堂之議以廣其
知識間復親被德音誨其所未至則益知善惡向背
之理薰炙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

有編

卷之三十七

九百四

卷之三十七

如此又可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又
曰教然後知困彼既知何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
於上上之人既樂其自勉亦不盡以教之或因其善
問有以勉其志或因其難進有以勉其業傳曰教不
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益吾之志業又
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知至學之難易又
知其美惡則不徒廣吾之德性又可以廣吾知人之
明也為人君而兼政事之間以教育執事之小臣乃
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豈小補哉今朝廷雖有中書
門下兩省官以備侍從又有翰林舍人院及諸館閣

之臣以備顧問非乏人也克其選者又皆美材敏行
非不賢也既以待之不為綴衣虎賁射馭之冗亦難
復使從使令執事之賤似宜略依漢制郡國貢士給
宿衛之法詔公卿牧守如孔門四科之目各使保任
二三人不以仕與未仕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其
人則分隸中書門下省學士舍人院及館閣諸司其
職則參諸殿侍諸班之列其祿秩則視三班使臣州
縣祿屬而已其閑暇則各受學於其官長退而以所
學開諭其同列仍不立遷擢廢置之格其有功罪善
惡一聽明主裁決而已如此則素無行能者必不得
右編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七

舉不安其分者必不願為自非朴茂有志之士不可
得而與焉試或行之不過五七年不徒得高才美行
可備器使亦將資助盛德大業必將日新而無窮凡
在執事之小臣亦當漸摩義理之益相觀而善可不
務乎

論揀禁軍

宋神宗時上

司馬光

臣竊聞道塗之言未審虛實或云朝廷欲揀在京禁
軍年四十五以上微有疾病盡減下請給并其妻孥
徙置淮南以就糧食若實有此議臣竊以為非宜何
則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

居樂業衣食縣官爲日固久年四十五末爲衰老微有疾病尚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減其請給徒之淮南是橫遭降配也諸軍之內沙汰甚多必恐人情惶惑大致愁怨雖國家承平無事綱紀甚張此屬何所不安亦無能爲患然詔書一下若萬一有道路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姑務省事復爲收還則頓失威向去無以復駕馭驕兵若遂推而行之則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意外之變不可不防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近事之可鑑者也顧臣願朝廷更當深思熟議未宜遽下此詔也夫水未至也而虛爲之防水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二十一 四百〇七 厘

雖不至亦無所害謂水不足憂而不爲之防一旦水至則防無所及矣故君子貴於思患而豫防之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育兵士本欲備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兵坐費衣食是養無用之兵實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爲揀選其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請永糧未去而新兵更添永糧是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猷畝之人本欲減冗兵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切恐非計之善者

也臣愚欲依朝廷舊法每歲減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免克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免百姓聽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虛費衣糧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虛設冗兵既去大費自省在理甚明於事爲便臣備近臣茲舉繫國安危不敢不言

論親兵專掌宿衛

宋高宗時上

胡安國

臣聞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於成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二十一 三百六十八 厘

人迎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軍猶今殿前馬部軍都帥也勲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爲國家慮深遠矣本朝監觀前代命三衙分掌親軍雖崇寧間舊規猶在及至高俅以恩得用軍政廢弛遂以陵夷陛下嗣承實位謀國者不思復古親軍寡弱不克宿衛此豈尊君強本消患防微之計也伏望深考藝祖選擇禁旅之法斷自聖裁以修明軍政威服四方上嚴宸極

論衛兵

宋高宗時有正言陳淵上

陳淵

臣聞兵以強弱多寡爲輕重常使內重而外輕則王室尊而諸夏安矣昔楚漢相距于滎陽京索之間天下之勢如提衡然未知所軒輊也高帝始得蕭何張良又得陳平猶以爲未足又得韓信屬之以數十萬之兵戰勝攻取無不如意然後天下之勢其重在漢項氏已衰漢業未成昔之躡足而封者已據千里之地漢雖滅楚而輕重之勢又變矣故信之王高帝之所深憂也方高帝築壇以拜信既委之以諸將之兵矣而高帝所將之兵猶衆也其分兵多於信所以使之東向以爭天下而於已未能去兵者亦所以制信

右編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三

三十三

是以雲夢之會信不得遁故嘗謂高帝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禽也嗚乎此高帝所以能并一天下而終於無患也歟今自人主不復將兵而諸將在外人提數十萬之師朝廷所資以禦夷狄除寇盜者而進退去就惟其所欲此豈非可慮之事乎而樞密三衙尚仍舊法自相牽制而所蓄之兵益損於舊使其力足以制之猶患所以使之者非其人况強弱多寡相什百耶故臣愚願增其數使與外兵略相當而又去資格私昵之弊搜求傑特取其才智之優於諸將者命以爲帥無事則歸宿衛有事

則統之以出戰力飽而氣不挫有所不出出則宜無不勝矣如是則人主雖不將兵其與親御六軍何異既以增重朝廷之勢而又使諸將望風知懼艱難之際有所招麾不敢首鼠自營爲一身計此亦今日之急務也

論用宗子

宋高宗時右正言陳淵上

陳淵

匹夫角力壯羸不等則壯者必勝使二羸而當一壯則勝負未可知也又况於羸者之多乎故閭閻細民以父子昆弟之多寡爲強弱急難之際豈無他人不

右編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三

若親戚爲可恃也豈獨閭閻之民爲然雖大而天下亦莫不然武王克商同時而封者五十三人而異姓不在是焉當時不以爲私後世不以爲過豈其才智皆足以過人而德業皆可以服天下乎所以布枝葉而芘本根強手足而衛頭目不得不然也周之所以上世三十八年八百者其以此耳今夷狄之強既與吾爲敵國而吾之親族衰替未有甚於此時不圖所以糾集而簡拔之使居腹心之地以爲吾援壯羸異勢其何以濟此夷狄所以輕視中國易發而難制也頃者虜騎憑陵二帝北狩戚屬之在東都者席卷而

從之獨陛下一人適居於外天實留之以興我宋其餘宗室散處遐方下國又皆陳屬卑秩不近畿甸幸而復免亦已寡矣謂宜旁搜遠訪使各陳族系圖而上之引還近地親加試擇焉其有屬尊而官高聞望素著者俾領方面或處監郡之任其次委以州縣掌兵之職若已嘗出仕而貪墨殘忍不才無能者姑仍其舊後生可教者教之俟其成就然後用焉如此則數年之後聲績傳播將有如漢之河間東平者出夷狄聞之必謂中國親族多賢足以自輔自然畏威而不敢肆矣昔仁祖朝富弼在樞府仁祖詔弼專管北

右編

卷之三十七

二十五 四百七 孫付

事弼因上安邊十三策其一則論宗室當教而用之所以強本支而服四夷者以謂虜人貴親多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所以自強而中國未聞有皇親可以爲朝廷屏翰者虜必謂王室孤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搖動此誠宜爲夷狄之所窺測也此言仁祖時也其後熙寧元豐間始行教養考試之法英才輩出雖未嘗大用無赫赫功名震耀海內而亦不得爲無人矣不幸遭值寇攘往往罹害流離殊邦凋喪殆盡今又有甚於仁祖以前矣然弼言於仁祖時是時海內又安兵革不用而又契丹講

和之後而其反復切至如此使當今日其所獻計又宜如何也區區管見惟陛下下深念之

廂禁軍弓手土兵

宋孝宗時上

葉適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則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

春編

卷之三十七

二十六 三百六十六 孫付

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趣辦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旣自以養大兵矣而州郡又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之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爲其有事而戰不爲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可今養之於無事竭州縣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爲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爾世之論曰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然而不能去者不可去也不可去者動衆害事弊未除而亂

先作也夫畏其動衆害事以爲弊未除而害先作此固庸人之常情耳而以爲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則非也何者誠不知而已知其爲患則早夜之所思命令之所出必使之至於無動衆害事可以除弊而不作亂以幸天下國家也豈恣其如此而徒曰必動衆害事哉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爲安強以耗國爲仁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爲用材以人心益隘所守益卑者爲遠識以不可舉動者爲體國以養兵不戰爲銷姦雄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三十九

之心遂至於忘讎恥棄諸華廢天命禮壞樂失積衆弊而莫能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土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內意行其所難而不實爲其所易者何哉

論私役衛兵

元成宗

鄭介夫

一怯薛古稱侍衛禁直左右前後之人今謂之怯薛耳以今倣古而古者爲數甚多立名甚繁今之名數視古頗簡周禮天官冢宰曰膳夫曰庖人曰內饔曰外饔曰漿人曰烹人曰籩人今之博兒赤也曰慕人曰司服曰司喪曰內宰今之速古兒赤也曰掌舍曰

掌次今之阿察赤也曰閹人今之哈勒哈赤也曰縫人曰倭人曰典婦功今之王烈赤也曰宮人今之燭刺赤也古者分以職役定以等差用當其人人當其任是以人無覬覦各守分義今則不然不限以員不責以職但挾重賞有梯援投門下便可報名字請糧草獲賞賜皆名曰怯薛耳以此紛至沓來爭先競進不問賢愚不分階級不擇人品如屠沽下隸市井小及商賈之流軍卒之末甚而倡優奴賤之輩皆得以涉跡官禁又有一等流官胥吏經斷不叙無所容身則夤緣投入以圖陞轉趨者既多歲增一歲久而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八 四十四

不戢何有窮已夫怯薛之名將以待君側直禁庭也今乃出入私門效奔走於車塵馬足之下實當怯薛者十無二三各官門下之怯薛非天子根前之怯薛也冒奉上之名以供私家之役此爲欺罔之甚者安而行之不以爲意今各色怯薛除近行人外其餘投入者但知怯薛官排子頭爲使長歲時餽遺朝夕跟隨給假還家去來原路所請糧草分要過半四怯薛輪當三日例開九日而三日之內未嘗執役但早晚詣各門下見面呈身而已富者財力一到便可幹別里哥早得名分貧者苟焉棲身以叨竊恩賞誼上

下莫甚於此今一人歲支糧十石表裏段足雙馬
料或三年四年散鈔一百三十錠以有用之財養
此無用之人實於朝廷有損無益諸王公子例皆如
此進身既易為弊滋多愚臣不肖謀名正官位下與
刺赤身役三年于茲稔知其弊常切自笑每歲朝廷
支糧給衣以養我輩何補於國哉今江北江南富家
巨室黃緣而至者不計其數縱賄揮金略不愛惜教
馬騎從有似貴遊或以坐子為家或取樂人為妾似
此之流大傷風化究其所因自韓光甫以說謊出入
於脫火伯之門不及半年便除杭州府判人爭羨慕
若編

卷之三十七

二十九百十六

謂投當法薛者即可得六品管民官扇惑富豪之民
妄生奔競之心皆其有以召之也近觀朝省有嚴行
分揀之令私竊自喜遭遇明主此善政雖被斥逐
實所甘心豈謂各官頭目私定私謀不恤大體其勢
必不可行矣若去一人雖國家得省一名之虛費而
各官未免失一戶之供給取辦於公而歸利於私宜
其百端阻當也今遽改前令停罷分揀固見聖德之
寬容然以為不當分揀則宜拒絕於聞奏之初如以
為必合分揀豈宜變易於已准之後王言如絲渙號
猶汙使既出而可以復反百姓觀瞻不可掩也萬世

青東謂之何哉如速古兒赤博兒赤溫都赤燭刺赤
寶寶赤玉烈赤阿察赤火兒赤免赤等職員皆君側
必用之人所不可少者今後宜限以名數擇其人品
賢以所職貴賤高下定其出身之例遇有名關方許
舉薦則人心自無過望而國家不至濫恩矣如必關
一項今省部臺院諸司庶府所用掾史吏貽無非
天下之必關亦各執所役已有定員不必又贅此虛
名也如性僻口除蒙古人外若漢兒皆是有戶百姓
今農民間當差足矣普天率土盡是皇帝之怯憐口
何為更分彼我今正官位下怯憐口有總管府所管
有編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一百十七

戶計又有四怯薛官所管身役殊不知在怯薛中者
乃百姓避役投克以希望糧草賞賜耳若將見在數
目收作投下戶計各令還家辦課通隸位下總管府
管領既免朝廷供給之虛費又可為正官增辦之實
利也如與刺赤一項各庫錢帛已設庫官六員又有
庫子司吏人等即是與刺赤之名足可任出入收支
之責何須重復濫設更有皇太后位下各色怯薛今
已終喪猶據虛請循例供給費破不貲稽之古典實
出無名所宜盡行放散使之各務本業如准所陳行
之自可免分揀之多事也每歲國家省糧數十萬石

段子數千萬疋歲收草料三中之一足了支持而可
姓亦免鹽折草之料官省其勞民受其利誠爲兩得
矣既有職役定員則挾貨投入者無所容力既有出
身定例則別里哥選不禁自無此國家無疆之休子
孫萬世之利也

乞募陝西義勇

宋英宗治平元年右僕射韓琦上

韓琦

臣伏以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
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宇而威服四夷又非近所蓋
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爲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

右編

卷之三十二

三十一

復因循至於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
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
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
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
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
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
控禦之地事同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
刺手背則又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
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
少擾而終成長利

乞罷刺陝西義勇

宋英宗時

司馬光

臣近日已三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蒙朝廷
采納臣欲止而不言則不忍坐視一路之民橫受困
苦而自圖一時之安又恐遷延日久則無及於事是
以不敢避斧鉞之誅繼上封奏爲陛下極陳其害臣
此日以來熟思此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
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
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承役並是上
等有物力人戶知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
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

右編

卷之三十七

三十二

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
契丹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
但有三丁之家卽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其時西
邊事宜尤急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
指揮正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強
壯刺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
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
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綴或欲遠出幹事
糴賤賣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
欲浮遊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

如此是
人不願
刺面

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軍員教頭寧無歛掠是於常時免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爲害於兩路之民也可知矣况陝西於慶曆年中民家已各喪一丁刺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次丁刺充義勇不亦甚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爲義勇何朝廷愛之於前忍之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既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

右編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三

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丁爲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負累朝厚恩無故逆命侮慢不忝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

爲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旣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誼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曆禦戎之策國家當永以爲戒今乃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土卒

右編

卷之三十七

三十四

車馬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爲之者皆卿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管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鬪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弓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胡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胡騎殺掠蹂踐卷地而來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節

級將鳥伏鼠竄省救之不服豈有一人能爲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以此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爲國家計驚騷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爲兒戲之事乎臣故曰於國家無分毫之利也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伏望陛下不以臣愚賤而忽其言少留聽察其刺陝西義勇事登賜寢罷則一方幸甚

乞罷刺陝西義勇

宋英宗

司馬光

臣近會上官乞罷刺陝西義勇軍未審朝廷曾與不曾別爲商議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脩

右端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七

軍政今將帥不材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類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或取腹內州軍之民盡刺以爲兵外人聞之無不駭愕今陝西沿邊正軍動以數萬朝廷若能擇有方略膽勇之人以爲將帥使之前去疲弱選取精銳勤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銀夏而稅其地擒趙鼎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難况但止其鈔盜乎今朝廷不孜孜以將帥軍政爲急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爲陛下畫此策也昔康定慶曆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不利已曾籍陝西之民以爲鄉弓手始者明出

左端

卷之三十八

三十八

勅榜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克正軍出屯邊境勝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克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爲兵自陝以西間閭之間如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亘野天地爲之慘悽日月爲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募賞暨刺而之後軍人買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永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鏹以至於盡况其平生所習者唯桑麻耒耜至於甲冑弩礮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而又資性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唯自喪其身更兼搜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情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歸復皆流落凍餒不知所長老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爲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爲後乘之戒而不足以爲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皆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互相驚擾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

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怨嗟之聲周徧一方足以動搖羣心感傷和氣若使分毫有益於國亦無所固執此其有害無益顯然明白近在目前設使教習得成一旦諒祚大舉入寇邊臣不能捍禦而使之深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烏合村兵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以取戎狄之笑而已伏望陛下軫念生民深察得失其刺義勇事早賜寢罷

諭呂公著所陳利害宜并罷保甲 司馬光

宋哲宗時上

臣今月一日夜蒙降到呂公著劄子一道付臣看閱

布編

卷之三十七

所陳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當與未當具悉奏來者臣自公著到京止於都堂衆中一見自後未嘗私相見及有簡帖往來今公著所陳與臣所欲言者正相符合蓋由天下之人皆欲如此臣與公著但具衆心奏聞耳臣聞書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言國家政事欲有所改更必先謀於衆人所言皆同然後行之則無失也傳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言爲人上者當采酌民言從其所欲則在下之人戴上如天受其恩施也伏望陛下察公著所陳參以臣民所上實封奏狀若與之同者斷志行之

勿復有疑臣見太平之功不日可成矣公著一言而天下受其利可謂有兼濟之才所言無有不當惟有保甲一事欲就農隙教習臣愚以朝廷既知其爲害於民無益於國便當一切廢罷更安用教習容臣續具劄子奏聞次其公著劄子謹同封上

乞盡罷諸處保甲

宋哲宗時上

司馬光

臣竊惟先帝以戎狄驕傲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志故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此監司既而有各務張皇以希功賞其舉官

布編

卷之三十七

三十八

專護本局不顧他司事干保甲州縣皆不得關預管內百姓不得處治其巡檢指使保正保長競爲搔擾蠶食無厭稍不如意擅行捶撻其保丁習於遊惰不復務農或自爲劫掠或侵陵鄉里其本家耕種耘耜率皆妨廢供送不辦率歛無窮皆產耗竭無以爲生弱者流移四方壯者亡爲盜賊行之數年先帝寢知其弊申敕州縣令保甲應有違犯并巡教官指使違法事件並許州縣覺察施行及陛下踐祚聽政首令京東西兩路保甲保馬並依元降年限收買其剩過數目並克大年之數又令開封府界三路團教已及

半年經朝廷按閱者每月併教兩日未經按閱者併教三日又令見教人身材弱小或久來疾病及本家止有一丁病患不堪營作第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並許州縣保明提舉司審驗放免又令一縣不得過二分皆聖澤矜寬民力於保甲勞費雖十減五六然保甲保馬向去點擇買養補填尚猶如舊其巡教指使保正保長名目猶在於所轄保甲恐不免須有陵逼侵漁其四時教閱雖減日數未免妨農臣愚以爲此保甲若使之逐捕盜賊則近已有指揮巡檢縣尉及弓手兵級人數並令依保甲未上番以前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三十九

人數復置其保甲更不令管捕盜若使之攻討四夷則皆缺畝白徒教閱雖熟未嘗見敵與戎狄戰鬪必望風奔潰登極詔書敕邊吏令不得侵擾外務務要安靜疆場然則此保甲保馬的實有何所用徒令府界及五路農民不堪愁苦幸賴社稷之靈適值累年豐稔猶流民甚多盜賊充斥若遇如明道年之蝗康定年之旱至和年之水則爲國家大患豈可盡言近者羣盜三冲乘保馬諸處行劫置保馬本欲逐盜今更爲盜資又獲鹿縣保甲所射毆傷提幹孫文巡尉張宗師以下陵上是乃大亂之源漸不可長凡保甲

保馬有害無利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臣不知朝廷何憚而久不廢罷伏乞斷自聖心盡罷諸處保甲保正保長使歸農依舊置耆長壯丁巡捕盜賊戶長催督稅賦其所養保馬揀擇拘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驛驢院坊監諸軍召提舉官還朝其幹當公事巡檢指使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如此則開封府界五路之民孰不歡呼鼓舞荷戴聖德若以保甲中武藝已成之人可惜使之歸農即乞令逐縣以戶馬數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略依沿邊弓箭手法蔭本戶田二頃與免二稅輕者與免若干頃科稅及下戶諸般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四十

科役本戶田不足聽蔭親戚田務在優假使人勸募然後召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弓手計即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佐試武藝高强者克若見克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衰退許他人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即令克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常得精熟一縣之中其勇壯者既克弓手其羸弱者雖使之爲盜亦無能爲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重加刑典若無人投名更乞議優法若尚召募不足即且於鄉村戶上

依舊雇人候有投名者即令克替若弓手數多即令分番更互在縣支應一年一替其餘各分地分巡捕盜賊每獲賊勘得赦後住止及窩藏去處其本地分嚴行科責及出賞錢與獲賊之人其賊發地分更不作三限科校即令捕賊給賞如此則賊發之處捕盜之人不獲掩蔽住止窩藏之處捕盜人不肯庇匿盜賊無所容身自然希少

兵論論鄉兵

宋孝宗時上

楊萬里

臣聞計天下者不可以徂於利亦不可以懲於害徂於利而必爲者害至而不思懲於害而必不爲者利

希編

卷之三十七

四十一

必有所遺議者皆曰鄉兵之法不可行也民樂於爲農而不樂於爲兵奪其所樂而強其所不樂時則有擾民之害以農爲兵非其習也守則潰戰則奔時則有敗事之害彼見石晉諸州鄉兵謂之武定軍而民不聊生是以曰擾民見石晉置兵謂之天威軍者竟以不可用而罷是以曰敗事知此而已矣不知夫有不擾民而安民不敗事而成事者也天下未有無害之利也天下而有無害之利則誰不能計之者利於一必害於一越人坐於舟而行之以手燕人見而悅之歸而以手行於塗未有不匍匐顛仆而可笑者

右編

卷之三十七

四十二

燕人而爲越人固害也越人而不爲越人豈不害哉議者見燕人顛仆之害矣未見夫越人千里咫尺之利也民不同地地不同利逆其不同而同之使燕人而爲越者也因其不同而不同之使燕者爲燕越者爲越者也今夫民之生有安地有危地生於安地者以危地爲懼而生於危地者亦不以安地爲慕內地之民仰父而俯子安居而暇食至有老死而不至州縣不議官吏者而况於兵革乎邊地之民則不然朝而春熙暮而稟秋今日之安集明日之離散自內地之民視之何可頃刻居也而邊地之民寇來則支不支則移寇去則歸夫曷不遂徙以避而何樂於歸也非樂也勢也魚以淵爲歸鳥以林爲歸夫豈以燥濕而相易也哉故夫鄉兵者臣以爲行於內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何爲而不可觀其寇來則支此已有鄉兵之資不支則移此已病於無鄉兵之助寇去則歸此已有樂歸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資而成其助則鄉兵之法有不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漸荆襄淮甸之民皆韓信背水之兵也故田單以掘冢墓激齊人而破強燕周德威以土兵據險而制契丹祖宗以河北鄉兵而備北虜蓋以國守邊不若

以邊中邊何則人自爲守也夫人自爲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爲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爲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爲兵也彼石晉者欲舉鄉兵而行之天下則過矣民不臨危必不肯違其安民不見死必不肯捐其生以不危不死之民而望之以不安不生之事此石晉之鄉兵所以擾民而無用歟雖然懲石晉之擾併與其不擾者廢之懲石晉之不得其用併與其有用者棄之又過矣臣嘗愛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爲隴西諸郡迫近羌胡民習戰備故風聲氣俗高尚武勇此說得之夫山西出將非天也地也地

續編

大卷之三十三

四十三 和百七十八

追於夷狄而民習於戰備則何地不山西也哉或曰淮民之脆非山西比也是不然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借兵於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衆於北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耳且賁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劍客喋血虜庭非楚人耶而可謂其地也哉昔周世宗之使唐也淮之民方苦於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爲兵以楮爲甲而周師屢爲所敗唐地多爲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夫民苦於主而猶能拒敵况愛其主者耶百人操兵而攻一虎者虎勝一夫荷鋤而遇三

虎者人勝非百人之弱而一夫之強也鬪而得地者勝不得地者敗曷謂地死是也地有所必死則勢有所必奮勢有所必奮則鬪有所必力一夫者居必死之地此其所以必生也彼百人者旣以生地自居矣焉勝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邊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雖然行鄉兵之法於邊地者決不可自官行之官行之則擾私行之則樂官行之則敵必疑私行之則敵不知其所窺使緣淮郡縣不禁土豪之聚衆挾兵而又陰察其才且強者禮而厚之時有以少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盜而捐一布緡

大卷之三十七

四十四 三百八十七

官以報其功庶幾邊民之樂於戰一旦有急敵人未易南下也

論益兵困民

宋仁宗時上

范鎮

臣竊聞契丹新立其叔領兵盤旋山後召不敢赴深恐邊臣緣此張皇更請益兵今河北河東養兵三十餘萬五十年矣又益以義勇三十萬是常有六十萬兵積於兩路正爲緩急非常而塞下每一小警即奏疏旁午以搖朝廷者亦五十年矣廟堂議臣邊鄙謀將中外徂習安爲故常所以兵益多糧益困國用益不足而不知所以營救此臣懇懇而不能已也今義

勇三十萬精壯古禁兵三十餘萬皆仰縣官就三十餘萬中皆老弱怯懦老弱怯懦之人遇敵則先自敗亡非獨先自敗亡適所以爲廢壯者之累是壯者不可不揀練而老弱怯懦者不可不抑去也曉壯者不揀練則兵殆老弱怯懦者不抑去則費廣費廣則民罷民罷則不自愛養以殆兵衛不自愛之民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塞外而在塞內也臣切計慮契丹新主嗣立遂定則與故主無殊盟好亦必堅久就使其叔爭立國中有變待蕃漢懷服其勢不五十年不得平定朝廷乘五七年之間懲前之失謀揀練曉

布編

八卷之三十七

四十五

全

壯抑去老懦使民力得紓國用得饒以待寇至必勝之道也古人請三萬兵橫行匈奴中今以六十萬衆重之以高城深池惴惴常恐不足者殆將相不任責也陛下誠能專責將相委以經略非特邊鄙無事將見天下得復太平也臣願勅大臣平章如不以臣愚而廢其言必有萬一之補

論養兵

呂大忠

宋神宗元豐二年河北路轉運判官呂大忠

臣聞天下之患終在腹心而始在邊鄙邊鄙之患輕在禦敵而重在養兵漢以匈奴千里轉餉而天下困

唐以藩鎮耗竭國用而人心離則是今日養兵之弊終爲他日腹心之大患不可不察也夫養兵所以制敵將使邊鄙安靖而腹心受其賜也今養之太冗而處之無法腹削腹心以供其費而猶不足雖能勝敵無所用之况不能勝者哉雖然邊不可不防兵不可不養弊之甚者則宜更之患之大者則宜消之必使天下井牧其地伍兩其民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是臣之願也未可遽行如漢之屯田唐之府兵亦足爲善法而不能盡用則今日養兵終危道也危道之中又有甚焉以疲弱失教之兵置之極塞不毛之地日耗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四十六

卷

貴直之粟歲勞輓饋之力寇小至則不足與校而強校之寇大至則不能以支更求益兵而申其致師之計則是以前有限之財供無涯之費非徒費也又將起腹心大患豈非危道之甚者邪爲今之計亦可以回顧少思而去其太甚者矣臣謂今日之寨戶近於屯田今日之義勇近於府兵如廣募而精教之以銷禁兵之弊一寨戶之勇過於禁兵十人五義勇之費不敵禁兵一人以此校之養兵大費已省其半矣臣又聞自古及今有一國當一邊一州當一道者祿賞自足未聞取備於內也秦漢之際一燕一代自當匈奴

本朝之初慶州姚內斌雄州李允則自當一道此無他兵精而無冗食也時使而不久戍也巖險其壘而不多留兵也通其互市以致州粟也多置屯田以息遠餉也廣募土人以減禁旅也寇不至則吾戒疆吏毋輕犯以致敵也寇既來則吾飭守將不與其幸勝也寇將退則吾度其盛衰雖空壘以襲之可也事既寧則吾計曲直雖益兵而報之亦可也凡此者雖非先王之法不猶愈於今日之弊哉以臣之愚雖不足以權大事欲望聖慈試以臣言參問邊臣許其極論是非覆奏如以為非則是邊臣欺罔陛下終不能銷

布編

入卷之三十七

四十七 三百六十九 林桂

天下腹心之患或以為是則願陛下不憚一時之勞盡講遺法而行不三四年國力民心庶可蘇矣臣無狀奉使以輓饋為職不能廣謀財利以應一切之急而言及養兵之弊人皆以臣為不善避嫌獨臣之愚志安社稷不容緘默以自取容也

論冗兵之費

宋神宗

陳襄

臣觀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財用大數都約緡錢六千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千萬乃是六分之財兵占其五禁兵之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千則七十萬人有三千五萬緡之費而軍之數約五十

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則五十萬人有五千五百萬緡之費則是廂禁共費五千萬矣惟餘一千萬以備國家百用之費今若裁損廂禁人數五分之一則可以減錢糧之費一千萬以助縣官用度比之常歲倍增其數百度經費有二十萬足以贍給有餘矣況藝祖朝中外之兵止一十二萬真宗之時三十餘萬章聖之時已號為多然不過五六十萬人大抵兵貴在強不在眾今若選揀精悍之士而去其孱弱羸老者凡五分之一則猶有九十六萬精兵不為不足矣

布編

入卷之三十七

四十八 三百七十八

論養兵之費

陳傅良

臣聞熙豐崇觀以來用事者紛更祖宗之舊以致夷狄之禍今天下皆追咎之矣至於重斂不惟奉行不以為過又從而附益之者何也昔者以妄費今以養官與兵故也方今經費兵居十一官居十二官未暇言也敢言養兵國初州郡無禁兵也著在令甲自騎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為本城而已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鈴轄都監監押之官所部領也三邊之兵間因

事宜升爲禁軍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已。是爲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置禁軍至威果既云多矣然亦無過大郡要害之處熙寧按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知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後以廂軍團併爲額則今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已。教閱之兵因別爲額而隸之將下則今之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已。元豐兵令悉以雄節之類升同禁軍由是禁軍始遍天下。方戍法之行也三司禁旅轉徙於四方而州郡廂軍大抵以供百役蓋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四十九百七

養此藝祖神謀也。自州郡各有禁軍而三司之卒不出則常坐食於京師。常坐食於京師則必盡天下之利歸之公上。利盡歸於公上而州郡之益兵已多則其勢必巧取陰奪而後足。於是養兵始爲大患。若今屯所諸軍亦何異本城軍哉。特以三總領饋之而不節制於長吏爲差異耳。要之所謂韓家軍者今爲京口人矣。劉家軍者今爲建康池陽人矣。岳家軍者今爲鄂渚江陵人矣。向之數經行陣以功得官往往揀汰冗食於廟祠添差之類比所招刺例多下等。久不離營兒女滋息稍食鮮薄類苦饑露當此勞辱

最易撫摩臣愚以爲此可以漸復祖宗舊制之機殆天授陛下也。誠有爲國家任是責者稍使不仰食於縣官以省月椿則經總制之名亦可以次第改正恭惟陛下不愛爵祿以待天下之士大官重權可謂尊寵至於養兵則國家被重斂之名而不待辭臣享其佚上任其怨臣竊不取也。

息戎

宋仁宗明

尹洙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徽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五十三百七

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三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有他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

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
 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薦饑我必濟師饋餉當出於關
 中則未戰而西陲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
 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為今之計莫若籍丁
 民為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
 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
 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
 賦無他易賦以帛名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
 雜役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謀事登材武者為
 什長隊正盛秋句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

右編

入卷之三十七

五十二

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
 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於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
 教士銳使虜眾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所謂無恃
 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四屯駐兵

宋孝宗時上

葉適

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為今日之深患乎使知其為深
 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
 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
 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橫潰莫制國家無明
 具之威信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

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
 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
 也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
 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
 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為患矣及張俊收
 光世兵柄制馭無策呂祉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帥卷
 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為安
 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
 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
 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為喉舌出納之要諸

右編

入卷之三十七

五十三

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
 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
 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為深患者若此而
 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為安而
 直以今之所措者為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
 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
 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
 為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為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
 制因之而使削兵食內臣貴倖因之以握制將權靈
 弊相承無甚於此而況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補情

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懦弱加以役使回易交
蹙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
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
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
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爲重以財言之則南爲多運
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
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
卒襲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爲庸將腐閹貪鬻富貴之
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所託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
爲於天下據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載者

右編

卷之三十七

五十三

三十九五

之深警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
息窮民種植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鬪厲其將使不
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
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

請嚴軍法

宋仁宗時上

文彥博

臣伏見比者用兵西鄙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之人
及置獄鄰郡而推劾之際枝蔓淹延啓幸生之路稽
慢令之誅將何以厲衆心而趨大敵乎且將權不可
不專軍法不可不峻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
不畏我使之畏我非嚴刑何以濟乎故對敵而伍中

不進者伍長斬之伍長不進行長斬之以什伍之長
尚得專殺統帥之重乃不能誅一小校則軍中之令
可謂靡矣議者以今寇非大敵兵未深入故不必峻
法不知寇非大敵兵未深入尚臨戰先退儻遇大敵
則孰肯奮耶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而後
期爾孫武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止於習戰而非笑爾
終於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委任專而法素行也國朝
著令禁軍將校之有過而從中覆當施之於平居無
事之時今邊防用兵逾數十萬將不專權軍不峻法
何以御人哉

右編

卷之三十七

五十四

三十八三

論閱武

元成宗時上

鄭介夫

狀曰取兵於民最爲近古計戶簽軍乃國家之良法
亡未弛於軍政用錢雇軍以有限之國儲供無窮之
戰役遂至兵盡國亡而不可救此可鑒之覆轍也國
家自車書大同之後誠偃武修文之時既未尚文又
不事武文武兩失非計之得也夫治不可恃安不可
偷天命靡常難保其長如一日廟堂之上習於安娛
轅門之中恬於養兵不知律將不知兵國不知將
一旦走檄傳警以弱將冗兵投之敵前小出則小挫
大舉則大北何異驅市人而置之死地耶昔之爲元

帥爲萬戶爲千戶鎮撫者皆是披荆棘冒矢石身經百戰萬死一生然後報之以此職名也今子翁承廕不爲降賚是不忘其父而惠及其子固見朝廷之厚德然承廕者例皆弱冠乳臭之子着承喫飯之外他無能焉忝賴世資驟膺異擢若再有軍功則以何爵賞之夫兵凶器也戰危地也豈可使不歷事之小兒以當一面之重任哉兼向出於海防者今皆無軍可管虛擔宣敕牌面子弟亦復承襲尤爲冗濫可盡減併也軍人自混一以來久不知兵昔之善戰者壯而老老而死所餘今無幾矣都城之下禁衛軍卒每歲

布編

入卷之三十一

五十五

桂

雇替應役修來條往互換代名甫諸兵事又復還家盡皆游惰之夫豈識戰爲何事外路鎮守者不聞兵革不習騎射升斗之糧不了供給汲汲焉買賣謀生爲糊口贍家之計况各處軍官頭目不思分鎮軍戶乃國家之士卒而以該管軍人爲梯已之丁夫或令報役私門或遣營運遠方上失備禦之謀下奪農商之利雖名爲軍實與百姓等耳似此之徒使之臨敵制勝惟有束手就擒雖千百不足以當一二也昔唐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庭諭之曰邊境少安則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

專習弓矢居閑則爲汝師寇來則爲汝將於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夫穿築之事自有民役磨立租庸調法每丁歲役二旬者謂此耳今後軍官子孫宜擇有器識才力者比民官承廕之例稍優一等待其久習戰事顯立軍功然後復之以祖父之職軍戶宜點其丁壯強悍者永當官身勿令交換朝夕訓習騎射優其衣糧更立賞格以激勵之夫將不在多兵不在衆若訓練之精蒐閱之勤將爲勇將兵皆勝兵孰有當其鋒者此事似緩而實急長計遠慮者所宜究心也

布編

入卷之三十七

五十六

論軍器

曾孝寬

臣伏見朝廷必以武人習用器械故謀及殿前馬步軍司然臣體問得逐司每准朝旨送下定奪事件只是取責軍校文狀聞奏非獨務於舊說不肯改更又其智慮未必能知作器之意故凡外人所陳非已出者必不肯言是朝廷亦未嘗考其說之當否遂從而寢苟卿以謂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工師有人也不能此技可使治其官唯精於道者爲然今陛下置監以除戎器不屬之介冑之武夫斧斤之巧匠而使臣等領其事則豈以臣嘗能此技而使之乎殆將以其

以半

薄燭道理而可使治其官者也臣辭不獲命遂受其職苟或自度不足以畢事則亦豈敢當故其器械必盡觀中外之所藏其法度必盡考古今之所說其制作必究良匠之所編其施用必問邊臣之所試而臣之愚慮亦以爲可然後上聞而朝廷乃下此屬議之如聞前所定弓箭等習用故態亦只聚集軍校曹司共執舊說未知寶否今軍器式樣又從本監齎送往逐司定奪則是使臣等營之而其是否乃取決於此屬也非獨謀及之而已臣以從官預典監事於陛下則爲論思謀畫之臣朝廷一口有四方之事若幸得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五十七百〇七

使令於前當使此屬奔走以聽事今乃以其悉心并智之所爲而使之議可否於今日之間臣固不敢自愛深恐武夫健卒輩有以窺朝廷之心脅謂其志慮乃決於我也以理言之竊恐爲倒蓋此屬既多出於行伍則其底稟淺深其下之所熟知而臣等雖不肖然上託陛下名器寵任之故猶宜見懾今又使有以窺之則不特於朝廷之體爲輕而又非所以崇堂陛之勢而陛下經營四方又未能舍文臣而用此屬則其名分之定豈可無素雖政事之臣不慮及此而陛下豈不自愛國體也臣等以朝廷已行之命不敢言

改乞從本監奏就一司同議

乞教車戰

宋高宗建炎元年上

李綱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五十八百九十二

臣聞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故稱武王曰戎車三百兩稱衛文公曰車車三百乘稱宣王曰我車既攻稱小白兵車之會六而兵賦則必使之出車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皆以兵車爲制也後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偏箱車有曰鹿角車皆與古異制則便於其事而已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用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然則車之可以制鐵騎也審矣靖康間獻車制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莞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槍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

旁以鐵爲鈎索止則聯屬以爲營體制簡而轉運速
真禦戎之利器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
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
人執牌弓弩長鎗斬馬刀列車之兩傍重行行五步
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鎗刀又次之敵在百步
內則牌偃弓弩間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鎗
刀進前鎗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譟
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
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
人爲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爲車八十乘

右編

卷之三十七

五十九頁

陳

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
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
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
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
方圓曲直隨地勢之便行則鱗次以爲陣止則鈎聯
以爲營不必開溝塹而築營壘最爲簡便而全固昔
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禦敵故能深入馬燧
帥太原製戰車冒以狻猊甲士列戟副之故能兵冠
天下惟房琯用之爲賊所焚而後世議者遂以謂車
不可用殊不知古之兵車謂之革車冒之以革者正

所以防火也欲勝金人鐵騎使不得奔突持久以取
勝利器無以加此今圖畫樣制及分合陣圖上座脊
覽乞降付御營司製造教習便殿按視可以施用卽
頒降帥府要郡施行

乞造戰船募水軍

宋高宗建炎間上

李綱

臣聞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
習水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方人習陸而不敢
登者習與性成也騎兵施於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
之水戰必可取勝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

右編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三頁

陳

周瑜以三萬人逆戰於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筏遂
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
其後曹丕復以大兵大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
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符堅以百萬之
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
鶴唳皆以爲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
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
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
以施弓弩下運礮棹可以破風濤頒法式以授之仍
募習水者爲水軍以時教閱以賞賊舟濟渡會合掩

擊以我之素習擊彼之半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為迂濶不果行使用其說初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先事而計近於迂事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路合置戰船募水軍欲乞專差官前去措置取進止

上銅馬式表

馬援

漢光武建武二十年馬援討交阯討南越別名馬于交阯得路越銅鼓乃為馬式上之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六十二 三百九十六 高

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與亦明相法子與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韜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

唐武宗會昌二年上

李德裕

蕃渾羊馬多在渾河川恐起戎心更來侵掠同歸未退尤須備邊朝廷比來所乏最在戎馬因此收市深得事機宜收壯馬令人東保無散失臣等商量望委劉沔誘諭番人歸回賜當有意却奪恐番人作主不得應堪服水甲壯馬與收市其以太原見貯戶部物充賞價如市收得後送棧煩監收管諸道若有欠闕即量賜與如蒙允許望付翰林賜劉沔詔處分未審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六十二 三百九十六 高

乞括買馬

李綱

宋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臣竊以馬之於軍旅其用大矣而馬政之不修未有如近年者自監牧之法廢而為給地牧馬州縣行文具以塞責民間養羸瘠以充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珠玉為事無良馬焉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為夷狄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亡如此何以禦之臣頃在密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馬及許客人結攬陝西綱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者必是上戶及吏人醫官僧道之流立三等價下州縣

括買之未爲厲民而旬月之間數萬之馬可具足以濟一時之乏又陝西綱馬管押至京餽養不時死損過半今客人結攬則達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而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攬綱馬如所言獨不行括買之令靖康末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馬違者族誅凡得馬萬餘匹而京師之馬爲之一空是吾所有者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爲失計乎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以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非括買不可宜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詔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搔

右編

卷之三十七

六十三頁

附

擾之禁奉行有緒稍激勸之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命陝西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而廣西鄰特磨道亦有可市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江淮間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擇官委之待以歲月則馬不患乎不蕃庶可以足軍旅之用

論拒馬法

虞允文

宋高宗紹興間秘書丞虞允文上奏

臣伏讀明詔軍政之弊有虜人雖弱而我不得爲之歎臣嘗與有識之士日夜飲此恨久矣今陛下明以訓臣是臣千載之遇合其敢不勉臣切見虜自逆亮

竭其國兵財之力大舉以臨江一敗之後亟抵威亡虜氣頓索中原之民因見虜之力果不足以勝天也起義兵而歸正之人相與而趨赴延及渤海契丹之族而虜勢遂孤虜中始多事外江內阻日有岌岌之憂况頻年旱蝗今山東河北斗米千錢燕山之價倍之咸平黃龍之價又兩倍之人皆相食數至盜起識者謂天之亡虜其在茲乎臣見荆鄂兩軍諸將多以其兵不能戰於平原爲憂臣比與王彥商量造木拒馬用陝西陣法教習兩軍蓋中原平夷騎兵所利而議者多欲造車以當騎而不知拒馬之用如車而其利便捷疾兵不能潰又車所不若也自三國南北朝用以取勝載於正史近歲吳璘用於西邊數至大捷而王彥自謂能精其法臣之孤忠不獨使荆鄂之兵爲陛下守漢上一面而已伏乞睿察

右編

卷之三十七

六十四頁

附

論馬政狀

元成帝時上

鄭介夫

狀曰古今立國未嘗怠於馬政蓋以邊庭守戰之備馬不可缺而車輦出入百官擁從及檄書交馳郵傳迭發尤不可一日無也國朝開基以來以牧放爲俗羊馬之羣遍滿谷野生長草地不假喂飼之勞隨意所用如取廐中是以出兵行師所向無前皆資馬之

力也近年偃武之餘用馬日少故於馬政不復介心
古者給價換馬已非長策今乃刷馬民間尤爲弊政
且南北之風土不同生長於南者則不禁其冷生長
於北者則不禁其熱隨其土產之宜而用之可也若
刷東南之馬以供西北之用則立見其死亡耳又兼
牧於野者安於水草習於馳驟以之臨敵易於鞭策
畜於私家者飽以芻豆勤於剪拂一旦置之荒郊便
已瘦弱無力况當矢石之衝何濟於用朝廷失於計
畫苟且目前不循廣馬之成規而行刷馬之下策雖
口和買何異白奪且刷馬之政出於亡金其時隣敵
右編
卷之三十七
六十五
交攻疆土滋削未免刷之民間以應一時之急耳堂
堂天朝不宜蹈襲亡國之遺轍也兼刷至之馬實無
所用而民間之怨皆歸於國甚非經久之計今民間
皆畏憚不敢養馬延以歲月民馬已稀萬一國家急
欲用馬何從而得宜及閑暇早爲之謀可也唐初得
牝馬三千匹徙之隴右命張萬歲掌之蕃息至七十
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
以一縑易一馬及玄宗以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東
封之日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此已然之明效
也今國家之地數倍於唐水草美處盡在版圖之中

擇宜牧之地各設牧馬監官給牝馬選用能吏使專
牧馬之權重之以職任優之以俸祿責之以成效不
卡數年馬不可勝用矣向來家自爲牧衣食之資皆
仰於此取其餘而用之猶且不竭况今以全盛之國
又助之以官府之力因其舊俗而行之亦甚易事何
必以刷馬爲政徒結怨於民間也

荆川先生右編三十七卷終

徐

卷之三十七

六十五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八

兵二

用論征吳上魏齊王

論輕於用兵上宋太宗

諫用兵書上神宗

乞議革新法之不便者論用兵

上哲宗

食論饋餉上魏文帝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上唐德宗

右編

八三十八卷目錄

論邊守備事宜狀上德宗

請儲蓄軍糧事宜狀上德宗

論度支令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上德宗

論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答詔條畫時務論兵食上宋仁宗

乞邊兵三月後減半就糧內郡

上仁宗

兵總論言兵財上孝宗

論募賞科格上仁宗

傅 殿

田 錫

張方平

司馬光

杜 恕

陸 贄

陸 贄

陸 贄

陸 贄

陸 贄

曾公亮

宋 祁

葉 適

富 弼

論西師賞功之濫上徽宗

奏為種誼生擒鬼章賞未稱功

上哲宗

乞納級計功推功上高宗

乞置賞功司

許 翰

常安民

李 綱

李 綱

右編

八三十八卷目錄

李 綱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八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輯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宣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兵二

論征吳

傳 璣

魏齊王嘉平四年征南大將軍王和征東將軍劉遵鎮南將軍母丘倫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璣璣計

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收顛覆之敗有始不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二四〇

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托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煎烈儉安新惠內外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泛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畧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携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徧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

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

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

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吉凶

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

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諜不行

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

險此為希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

唯有進軍大佃最若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

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墾土

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二四〇

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逼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之謂也然後威衆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

可坐筭而得用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
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縉紳之徒咸言和親
勇奮之士思展博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
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
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
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
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
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
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俱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
也故謂大佃而倡之計最長

右編

本卷之三十八

月詔葛谷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

論輕於用兵

宋太宗時侍御史知雜事田錫上

田錫

臣竊惟國家斷徒以上罪皆須勘鞠仔細案牘圓備
斷官錄問然後行刑其大辟罪將決斷即給與酒食
命他官監決慮有稱冤及斷訖即錄案申奏奏下大
理寺寺司點檢送至審刑院院吏披詳如案未圓理
未盡即罪有司所謂王者之心重刑而惜人命也
及至比狄騫邊西戎犯境不先計而後出兵不先謀
而後決戰戰失科則士卒陷歿者既多人民俘虜者

不少不知斷徒以上罪至用刑於大辟一何用心精
密之如彼而不先計而後出兵不先謀而後決戰致
陷歿士卒者衆俘虜人民者多一何用心麤疎之如
此用心精密之如彼者是帝王重人命也用心麤疎
之如此者由將帥輕人命也州郡戮一死罪不當即
罪州郡大理寺審刑院點檢按詳漏落各罪官吏洎
至士卒陷歿人民俘虜則宰相不過罷免歸班爲尚
書將帥不過黜降其官爲庶人此乃朝廷用刑輕重
之相遠也

諫用兵書

右編

本卷之三十八

張方平

宋神宗時蘇軾代張方平諫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
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
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
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
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
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
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始於道路者七十萬家
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
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

又扈之心下則士庶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
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
氏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
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
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
一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戎役之患
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
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
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
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

布帛

卷之三十八

五

馬

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
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
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
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
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
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
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
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
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
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

布帛

卷之三十八

六

馬

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
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
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
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
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
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祖於功利慮患不深臣
故曰勝則變遷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
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
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
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
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
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
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
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
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
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
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効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
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
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
然陛下為之吁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

是以史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縶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燾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川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

右編

卷之三十八

七十四

七

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剝斃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

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一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猶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

右編

卷之三十八

八十四

七

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灾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背向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虎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
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
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
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
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
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
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
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
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九百五十七 黨化

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
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
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乞議革新法之不便者論用兵

司馬光

宋哲宗卽位守闕下付卽司馬光上劄子

臣伏見陛下自臨政以來夙夜孜孜以愛百姓安國
家爲事蓋善治疾者必究其所來攻其所急救之欲
速去之欲盡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
槩出於用兵夫兵者凶器天下之毒財用之蠹聖人
除暴定亂不得已而用之耳自有唐中葉藩鎮跋扈

降及五代羣雄角逐四海九州瓜分鼎沸共相吞噬
生民塗炭三百餘年太祖受天明命四征弗庭光啟
景祚太宗繼之克成厥勳然後大禹之跡悉爲宋有
於是載戢干戈與民休息或自生至死年及期願不
見兵革吏守法度民安生業雞鳴犬吠烟火相望可
謂太平之極致自古所罕作矣及神宗繼統材雄氣
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夏河西專於振跋交趾
日南制於李氏不得悉張置官吏收藉賦役比於漢
唐之境猶有未全深用爲耻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
志於是邊鄙武夫窺伺小利敢肆大言祇知邀功不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十四百七 化

顧國患爭賈餘勇自謂衛霍不死白面書生披文按
圖玩習陳迹不知合變競獻奇策自謂良平更生聚
歛之臣据拾財利剖折秋毫以供軍費專務市恩不
恤殘民各陳遺利自謂研桑復出相與誤惑先帝自
求榮位於是置提舉官強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貨
泉又驅獻畝之人爲保甲使拾耒耜習弓矢又置都
作院調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養保馬使賣耕牛
市馴駿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間邇州內地
各置將官以領之自知州軍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皆
不得關預捨祖宗故閱舊制誦射法效胡服機械陳

圖競爲新奇朝脯上場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
置市易司強市權取坐列販賣增商稅色件下及菜
果而商賈始貧困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弟破
其家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鄰保藉
沒貲產不能備償又增茶鹽之額賤買貴賣強以配
民食用不盡追以威刑破產輸錢又設措置河北糴
便司廣積糧穀於臨邊州縣以備饋運教兵既久積
財既多然後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帥愚懦
行伍驕惰加以運籌決勝者乃浮躁巧僞之士不知
彼已妄動輕舉是以勤兵靈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

右編

卷之三十八

十一
十四
十七
二十

執兵之士荷糧之夫暴骨塞外且數十萬築堡永樂
急忽無備縱寇延敵闔城之人翦爲魚肉曾未足以
威服戎狄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厭截截
諠言思番番良士未及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而奄
棄天下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泣血追傷者也伏惟皇
帝陛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毋
得妄出侵掠俾革夷兩安今契丹繼好乘常納貢乾
德拜章征伐開拓之議皆已息矣則此置提舉官散
青苗歛免役錢點教保甲置都作院養保馬置將官
市易司封狀買坊場增茶鹽額措置河北糴便司皆

爲虛設陛下幸詔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者千有餘
章未有不言此數事者足知其爲天下公患衆人所
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何所
復疑而羣臣猶習常安故憚於更張雖頗加裁損而
監司按堵將官具有保甲猶教閱保馬猶養飼邊州
屯戍不減軍器造作不休茶鹽新額尚在差役舊法
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息也如此因循
不知改轍數年之後萬一遇水旱大饑盜賊羣起其
爲國家之患豈可盡言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心凡王
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

右編

卷之三十八

十一
十四
十七
二十

以爲不如舊法之便者痛加釐革雖非一日可行之
事欲乞陛下宣諭執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議利害
進呈以聖鑒裁決而行之昔夏遵禹訓商用湯法周
循文武之典蓋創業垂統之主貽厥孫謀後世所宜
謹守不可失也若凡百措置率由舊章但使政事悉
如熙寧之初則民物熙熙海內太平更無餘事矣議
者必曰革弊不可倉卒當徐徐有漸此何異使醫治
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原使盡也其爲醫者
謀則善矣其爲疾者謀奚利哉

論饋餉

杜恕

魏文帝時總以古之制史奉宣大條以通
為民威風若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
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乃上疏

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
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
之士展力之秋也然縉紳之儒橫加榮慕扼腕抗論
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
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
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
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
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二邊遘難繞
右編 本卷之三十八 十三 晉書卷之三十八

天畧市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
譬策贏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
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
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
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
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
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
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
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
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管無異然昭於人

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
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
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
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
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收守不稱之明
效歟往來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
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
之術豈在強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
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冀
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
右編 本卷之三十八 十四 晉書卷之三十八

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
成眾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為明主所察凡言
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
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陸 贊

唐德宗建中四年幸奉大時上

右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
亂之由多因饋餉不足臣以任常體國職合分憂奏
減河運腳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
歲順成二年之間於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

十餘萬石準元勅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
知巡院官同勾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
守乏絕及不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
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二
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版
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貯臨事支計缺然竊
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事過之後重勅合填迨
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
急上聞宣音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既
務廢驟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

右編

卷之三十八

十五

同

毀拔至易古人以植楊為喻能不為之歎惜哉況水
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為患可不為虞將欲安邊尤
宜積穀今當歲稔宜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
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
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
意謹冒昧以聞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唐德宗時上

陸贄

伏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
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卑叙者則曰非德無以

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
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
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
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
寇讐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
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過可以禁侵暴而省征
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過之不能勝驅之不能
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
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
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

右編

卷之三十八

十六

同

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
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知其事而不
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
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
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
存而撫之即而叙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
尚秉信誓盟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
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
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
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順之以利以引其惟心結

之以親以紆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遇孔熾之勢行即叙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十七 四七 鄧志

則成是無不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紆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拘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實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恆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同大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

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便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十八 四七 鄧志

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閉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耳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

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順待餉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唯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無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灾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十九

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策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焚蹂盡其搜略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尅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輒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

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違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憤軍感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况又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二十

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効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關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愆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

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非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
傾家破產之資燕有司權鹽稅酒之利摠其所入半
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
強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土蕃舉國勝兵之徒纔
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
殊所能寇邊數則益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
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
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
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
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

右編

卷之三十八

二十二

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
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闔
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
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
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
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
衰斯乃勇廢爲庸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
前是猶一國三公十年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
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
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

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
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
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
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汧朔方之軍割裂誅鋤
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
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
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
旣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
收焚冀無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
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

右編

卷之三十八

二十二

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
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
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
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
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全及否者息心雖
有薄厚之殊而無缺望之憾蓋所謂日省月試饒廩
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
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
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
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

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禾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收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爵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禍置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倂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慍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右編

卷之三十八

二十四百七楊桂

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渙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

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詞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關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鉞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達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尅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右編

卷之三十八

二十四百七楊桂

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收馬屯牛鞠爲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邀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

則減百而爲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
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虞事
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愚謂宜罷諸道
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
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任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
本道但供承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
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承糧加給
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
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繕城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
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

布編

太卷之三十八

二十五
四百七

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
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
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灾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
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
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
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
西道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
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
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内兵馬
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

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
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
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
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
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承糧等級之制以和
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
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
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
有也

請儲蓄軍糧事宜狀

陸贄

右編

太卷之三十八

二十六
四百七

唐德宗時上

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
不守則如勿屯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啟敵
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爲制備之規
臣竊謂陳矣頃者吐蕃尚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
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詞
其事未遙足爲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
寇之日遇賊訛作亂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尚寡今則
甲兵大備稼穡屢豐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
近效以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

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爲之請罪陛下爲之軫憂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畧不壞固非成謀然則寧夏覆而靈武全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爲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知之矣其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歛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二十一

四

覆育之仁心劇憤耻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旣而統帥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井而我之部

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輕重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犁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二十一

四

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旣而有司隘吝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歛藏遇灾而艱食者則莫拯乏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寔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絀紉充百窮邊寒沍不任永棄絕野蕭條無所偵需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

右編

卷之三十八

二十九

權

高下隨喜怒之心精粗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以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逆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債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巾簿帳偽指困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過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臣故曰蓄歛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

右編

卷之三十八

二十九

權

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爲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國惠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權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輳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肩淮湖風浪之弊沂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中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施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盡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

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
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頒給用亦
廣所以不計靡耗廣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
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
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
初平太倉無羨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
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
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親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
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
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

布帛

卷之三十八

三十二百七

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毗庶匱乏流庸
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
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
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
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
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
又約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
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
糴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
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

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
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
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
送至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
因往年蟲旱關輔存饑當催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
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
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
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
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
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

布帛

卷之三十八

三十二百七

詳究源由過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
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
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
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輪轉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
計猶未盡況江淮輪轉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
關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
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
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
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顧船車搬至太倉穀價約四
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

轉運二年一十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卽時
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
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灾復須轉漕臨時鳩
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畧之念始慮
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懲永制不貴功於
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齊臣今所獻
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定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
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
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
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三十四百七

續作

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
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
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
斗八十價出糴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
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收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
文節級所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
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
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
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
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

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
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
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
隴邠寧慶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
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
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
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
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
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
所餘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腳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三十四百七

作

市綾絹純綿四色卽作船般運赴上都邊地早寒飲
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卽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
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
物亦取綾絹純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
度支官畜及車均融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
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力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
計會和糴各量入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
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具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
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
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

軍糧爲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車其所糴數並收貯處所聞奏並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儲既富邊備自修以計則有濟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歛糴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感兩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移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

右編

卷之三十八

三十五 四百廿六方夫

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吏貞師律蠡兩兇醜自當畏威縱迷款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並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折謹同封進聽進止

諭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陸 贄

唐德宗時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請場和市所得又少

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和市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宣進止宜依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能當尚恐未孚動且失宜曷由無擾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蕩藁所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充卽便開場和市既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關宸慮者乎延齡欲銜已能頗隨舊制苟收經費之用

左編

卷之三十八

三十五 四百廿六方夫

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遼落廐園告闕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令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卽是一年之中並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爲騷怨理在不疑旬服且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

漢唐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殖束作既闕西成局期況烝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並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並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歛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爲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卽是一

右編

大卷之三十八

三十七四〇七

束之草唯計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輕以响臆斟酌限爲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墮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倘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質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卽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恒用以後不得開供稍峻隄防使知懍懼妄作但

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旅之中馬畜漸衆度支所營藁芻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歛有方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並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幹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置錢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並更雇脚

右編

大卷之三十八

三十八三九〇九

相添轉徙場所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卽依此宣行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凶灾度支謹守恒規亦自不闕常用臣等商度將爲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論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陸 贄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奉勅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斛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斛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各據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灾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灾在恤其

所無只如螟蟻爲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爲尅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灾窺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爲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廻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勅處分未審可否

答詔條畫時務論兵食

曾公亮

宋仁宗時上

臣今月十六日面奉御札曰朕承祖宗大業賴文武

右編

卷之三十八

三十八卷之三十八

良臣夙夜兢兢期底於治聞者西陲禦備天下驛騷趣募冗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於茲公私匱乏加以承平寢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又收守之職以惠緩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伏四夷而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邪豈簡擢靡臻不能勸勵於下邪西北多故虜態難常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効者少倘豫不虞理當先物朕思濟此急務固知所從以卿頃望故茲訪逮躬佇條畫臣才識淺陋仰瞻聖問謹昧死條對上進

一伏覩詔書謂聞者西陲禦備天下驛騷趣募冗

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於茲公私匱乏此實方今之先務也臣切謂國家經用不給者非有他焉由冗兵之所耗食也朝廷所以未能損減者豈不爲沿邊三路尚須屯戍疆塞廣袤用之尤且不足乎臣計今疆塞未多於建隆開寶之年是時外捍夷狄內有河東西蜀江南嶺南之戍而所蓄禁兵止十二萬而已至乾德中兩川江嶺已平則又減二萬太宗盡有天下所添之兵纔三十餘萬真宗初年亦止三十八萬至乾興中

右編

卷之三十八

三十八卷之三十八

始及八十餘萬以此知兵少則訓習齊一所向無敵兵多則雜冗難齊所施寡効其理甚明也今乃自慶曆以來既廣招募又升廂軍爲禁軍凡總一百餘萬然而用之罕聞成功者非獨將佐之不武由所用之卒不精爾不精之由無他在乎多而不得齊一也而況廣費廩給竭天下之財力可不深慮乎臣以謂事已久定非可以暮措置須用數年圖之可藉見兵之數專委信臣精加選擇取力伉健軼羣超等一夫可以敵二三若別爲部伍俾如太宗及真宗初年三十八萬之數改立名額練爲

右編

卷之三十八

四十三百七十四

精卒付於善將後有亡逸亦用此格招填使之捍邊是用精良之少而代疲冗之多安得不足也而況二宗之制未達哉其餘疲軟老耄則散屯東南關兵之郡就食賤穀有亡逸者更不招補數年之內十必減四十年之內必可消弭不唯減天下之蠹耗實亦得精兵以爲用也方今二虜衰弱兵械休息朝廷不速圖之則臣恐小有水旱糧餉微梗則陛下焦心旰食於上矣圖之實宜早焉若舍此爲計是皆迂論臣又切聞宣毅兵久爲東南之弊料上封者言之多矣況南方小郡有舉城無二三千戶者乃置禁兵數百坐食膏血官不得人往往爲患自昔祖宗之制東南諸州唯迭遣廂軍屯駐至於藩鎮則量加禁兵駐泊以爲旁郡式遏行之甚久頗適事要止從慶曆之初創制此兵今諸路轉運供億艱苦遠近官吏憚於統制臣以謂除京東西路外其餘諸路悉可罷廢揀入別軍其老弱者令入本城役作唯一路藩鎮許揀留千人依舊教閱以鎮遏旁郡此又減費弭患之一端也臣仍願自今置廢興作須樞臣熟議毋得不問財賦而專有添創如慶曆初年之失臣伏聞祖宗舊制三

右編

卷之三十八

四十三百七十四

司每季供糧草文帳一本赴樞密院夫樞密不主財賦而使供帳者是欲置廢兵馬常使與芻糧照對也往歲樞臣不練事體稱糧草本屬中書密院供帳久爲閑冗乞自今罷之則知樞密總兵自來罕問糧草之有無如此謀圖豈天下取安之計也今聖慮軫及中外大幸願陛下畢舉而行之使太平可致也

乞邊兵三月後減半就糧內郡 宋 祁

臣本書生不當妄言兵計但以事勢料之參驗今古有灼然易了者敢爲奏請臣伏見自古以來防邊守塞未有屯結兵馬經年亘歲常在城砦無有休息者傳曰久暴師則國不足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如秦漢時與匈奴更相酬報出入鈔掠亦是兵罷卽歸不令屯結亦不如聖朝長令兵馬守備邊上旣不出攻坐費糧運是故用兵未及六年天下之財已告匱竭良由邊將不知休兵朝廷不授成算億萬之費耗散而不計若更十年未知多少財用可濟其艱臣請言其驗賊界自三月後馬渡放牧野草不能負重關陝人皆知之則背春向夏賊不能大舉其驗一也賊

無饋運每入漢界常因糧於中國中國自三月以後
才有麥熟其餘禾稼未成無糧可因賊不能大舉其
驗二也又有高山大川溪谷相銜春夏之後雨水時
行霖潦為災賊不能大舉其驗三也是賊兵銳於秋
冬而屈於春夏其勢可見臣欲乞朝廷詳度許令應
沿邊州軍城砦每年自三月後抽減一半兵馬入內
地州府就糧直至九月却任元駐劄去處號為防秋
況所抽兵士雖在內郡其教習訓練一如邊上此乃
事之至便不足多疑一則邊上州軍愛惜得所支糧
草二則兵馬有休息之時三則兵士到內地州府易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四十三 四百七 賦志

為支費四則關陝之民免得轉搬糧草是邊上一年
支準可展為二年也議者必難臣曰賊知朝廷自三
月後抽退兵馬必選擇壯騎精兵出其不意入來漢
界作過恐大段深入鈔掠人民破蕩城砦何以為備
臣對曰假如令賊有壯馬精兵能於盛夏入漢界作
過三五萬抄掠界上些小熟戶人民且無糧草可食
賊又不曾攻打城壁朝廷但置令所在城砦堅守不
出兵及州軍只披城立柵相對不與賊戰則見在一
半人馬已自足用萬一假令賊敗謀深入即令內郡
就糧兵馬旬日內勾集令大將將數萬之兵結陣徐

驅往救應亦只立硬砦相持勿與賊爭鋒使賊進則
不敢退又粘逐常擇便地自逗留至二十日以上賊
又有糧盡或雨水之阻又何能破蕩城砦大段深入
也但自來朝廷不肯明下成算與邊將令抽退兵馬
是以邊將畏避責罰長要占留在邊上圖常有準擬
其添到軍馬以夙固執無因肯減一人一騎今若朝
廷明降成算使之遵守如賊非時入界萬一有少敗
餉朝廷自任其責自然邊將必無固執斯議者也

兵總論言兵財

宋孝宗時上

葉適

今事之最大者而當極論論之得其要而當先施行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四十四 四百 賦志

者一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以為大事者由兵之
為大事而已其舉措為興廢之決無先於此世之言
兵者充塞爛漫可聞而不可聽可聽而不可行者無
他焉言古者簡易徑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而
接乎今之異勢異宜而不可用也則古者雖善而何
益言今者繁密重滯有兵之患而無兵之利然而習
乎今之既安既成而不可改也則今雖不善而何損
雖然此非真擇利害以定取舍者也誠使真擇利害
以定取舍則雖不必簡易徑省以慕古人之名而今
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

急圖而亟變乎蓋嘗慮之三代之兵乘兩漢之郡國
管仲之內政隋唐之府衛此古人之美名也自府衛
變而爲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鎮之
亂起收藩鎮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爲名竭天
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
諸將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憂其自
爲變而外則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
狄無窮之禍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美名不必
慕是各度其時之所能行者可以言智矣實患不能
制是又不知其時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智也姑試

右編

卷之三十八

四十五頁

馬

言兵之常制以合今日之事有四有邊兵有宿衛兵
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地練其兵不
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微塞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
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庫其半而不全其養
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
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
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
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
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將屯兵昔有舊
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

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
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
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
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而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侵
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深慮定計以分四者之
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爲大憂
而兵可用矣

論募賞科格

宋仁宗時上

富弼

近於七月中伏聞中書樞密院同進呈募擒元昊科
格遂告示天下者切以拓跋異類西域諸寇自唐末
右編

卷之三十八

四十五頁

馬

亂離五代爭戰盜乃上宇侈其封疆時肆猖狂罕能
懷服常致邊患每勞王師歷代以大豕畜之置諸度
外國家引爲宗屬付以節旄割賜名城世襲王爵廩
給甚厚貿遷弗停其國富強皆我資用養彼戎醜變
爲華寇則我於西夷恩德豈不大哉豈誓弗渝始終
無負而元昊不圖報效輒肆頑凶欺誣上天僭竊大
號合行誣告速真明誅庶伸征伐之權以快人神之
憤況自西陲變動天下震驚聚目而觀攢耳而聽或
謂朝廷有上策廟堂有奇兵豈容有臣敢行稱亂顛
隲佇望以日繫時殆踰半年不聞下令久之乃舉削

傳之罰行募賞之科何其隘哉夫始未有為人實冀
測一旦告諭共知非謀孰不疑朝廷自怯未能加誅
於元昊而又慮久無處置姑設賞募以厭天下之望
乎適足示弱不足厭人示人以強猶懼不厭示人以
弱其敝何勝故書曰女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若謂
元昊小戎無費民力但誅首惡足致和平則臣請終
始陳之切聞自邊事初警卽行調發師徒合雜器械
堆盈官私俱勒道路如沸易置邊吏并集軍糧關輔
大騷黎庶已困何民力之無費焉募令一施敵情愈
祕知有竊發益自周防增置守衛之兵廣募禦侮之

右編

卷之三十八

四

四

士寢食必以計出處必以權動則有謀大爲之備何
首惡之可募焉况夫募者起於亂秦用於末世三代
已往不聞有此豈我太平之世天下一統偶有小醜
背叛紀之典策自有討禦而執事者不爲良畫遽勸
陛下行亂秦末世之事乎既非至公之謀又匪常行
之法然有不得已者亦或爲之何則苦於用兵終未
獲敵思爲助兵之術則募之漢高祖於項羽是也兵
力驟敗敵勢轉盛內懷震懼計無所出則募之王莽
於劉演是也用兵不一因於支離離又相乘力不能
應則募之梁太祖於劉知俊是也一夫跳走不知所

從雖有兵甲之彊無以加討則募之楚平王於伍員
之類是也募賞雖設無一獲者是募賞爲無益不可
全任明矣今元昊初叛未嘗大戰非苦於用兵也師
旅屯聚空食邊陲非兵力驟敗也諸方不聳獨西鄙
有警非用兵不一也元昊大據全夏擁衆不伏非一
夫跳走不知所從也臣以此觀之甚非用募賞之時
且以大邦坐視小醜况我直彼曲奚所憚焉正朝
廷之大刑副天下之公議舉不失體動則有辭欲征
則征之足以示猛欲守則守之姑以示寬表以大御
小之權行禁暴安民之道號令天下豈不偉哉何乃

右編

卷之三十八

四

四

偷募苟求潛謀竊取似同盜法不收公行謂之容則
元昊之惡不可容謂之忽則元昊之謀不可忽謂之
惜用則用已費矣謂之惜民則民已勞矣况又濟師
已衆遣將已多邊境騷然曠日持久而反止於用募
更無他圖倚之幸安謂已得策以此厭天下之望以
此安君上之心臣深爲執事者羞之兵既不行募又
無得爲此逗撓不減戍糧國用且殫民財是取怨叛
必作表裏合攻臣亦甚爲陛下憂之夫元昊既懷逆
謀彼必大爲禦備今聞上下募賞自知高枕無虞夷
狄之心畏強侮弱因而肆暴遂成深憂若誘之使來

自有方畧則非臣所知萬一執事者謀之不臧技止於此遷延玩寇嗾沒養奸禍已成而計窮敵已大而力屈則誰復爲陛下圖之

論西師賞功之濫 宋徽宗時上 許翰

臣承中書省兵房送到詞頭一道爲武節郎董成部一百五十四人折亡外亡失二人轉一官減三年磨勘武經郎郭寧部二百七十二人折亡外亡失二人轉兩官事臣聞兵家之法使貪者爲我爭愚者爲我死夫若是者非他有利以導之也則賞固不可以不厚雖然爵祿顯設於朝惟其得之難也是以人危身右編 卷之三十八 四十九 三十九 七

而取之使其欲而易得得而易充則人孰復肯輕身冒矢石陷堅拔敵爲國行此危事而求奇功哉故無功而賞則有功者怠效薄而賞厚則人無志於極功而國不收其偉績是賞亦不可以不密也昔景德間契丹犯澶淵真宗皇帝親駕征之自是強虜請盟至今不復窺邊然而師還賞功如大帥李繼隆等不過進階次加食邑雖周文質身督所部射捷覽而禮之首帥既亡虜衆遂潰然亦不過小遷其秩而已又熙寧用兵安南郭逵爲帥大破賊兵於富良江自是交趾不敢復動神宗皇帝猶以師無大功斥其賞當是

時燕達最有功不過進秩二等蓋故時邊賞若斯之

艱者將復有以用之故也比者西師賴陛下神明威武羗戎震懾屈膝請服然其桀黠反覆尚未可以保其往而將吏之賞不可不留其未滿之意以待復用也臣自蒙恩便得待罪掖垣與兵房事月餘之間伏見西師賞功凡行一百七十餘人積除二百五十餘官其間轉行遙郡者凡二十餘減磨勘者不獲數計距臣領事之前則所賞不知其幾何也雖臣之愚不足以議戎事之大計然願陛下參諸景德熙寧審實之意稍求所以酌損故臣輒因董成郭寧之事而推右編 卷之三十八 五十一 三十八

言之非特爲此二人惜數官而已也謹按周公六功之賞戰功曰多所謂多者非特賞夫多寡古者振旅則飲至於廟以數軍實計所獲多以爲勝焉今二人之兵以其所獲除其所亡猶不足也則是得不酬失功不補過而亦蒙厚賞於朝臣欲遂行其詞則不知所以爲說是以冒昧而請之

奏爲神誼生擒鬼章賞未稱功 常安民

宋徽宗時上

臣聞邊功有二王者之德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微至昆蟲草木遠而戎夷蠻貊皆被其澤無彼疆此界之

異而因利乘便入其土地俘其人民奪其城壘此求利之功也雖不賞可也賞之不可厚厚則生邊患若夫背德負義玩威入寇焚毀民居殺掠生聚強據州郡脅誘部族結從連衡窺伺中華一旦竊發噬臍何及而能先敵鼓勇出其不意使敵不及拒計不及施此去害之功也安可不賞賞之不可薄薄則沮士氣往歲西蕃董氐大將鬼章青宜結桀黠有智數熙寧中於踏白城誘陷洮西安撫四方館使景思立全軍添其頭顱為飲酒器人怨神怒先帝嘗下募賞之令厚捐金帛命李憲圖之凡十餘年未有能稱詔旨者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五十二四百五

肅

元祐中乃敢陰連西夏誘結蕃首約為內應從之者十已八分遂犯疆土殺虜蕃戶燒蕩其廬舍掘發其窖藏蹂踐其苗稼斬伐其材木遂據洮州屠戮酋豪無敢誰何方是時种誼守岷州鬼章之兵已逼及乎如掛虎口誼稟命於經畧司求出師者數矣而劉舜卿以朝廷方休兵息民恬不為意其後朝廷遣游師雄使熙河而趙醇忠即結鹽包順包誠之徒洒淚泣訴推心痛恨師雄乃趣舜卿然且猶豫累日卒用誼謀誼師既出先命焚飛橋以斷蕃兵之路把衝隘以絕傳報之音卒能雍容靜密生擒鬼章獻之闕下西

夏五十萬之衆及境聞之遂皆遁去勲烈煌煌誰與倫比而廟堂之議乃欲不崇邊功為安靜之策不問其有去害奇功非求利之比槩薄其賞臣愚竊謂擒獲鬼章誼實謀首親冒鋒鏑功居第一師雄不辱君命能趣舜卿俾用誼謀功又次之舜卿觀望勉從功宜居下而當時推賞師雄自宣德即軍器監丞改奉議即陝西轉運判官繼除校理固不為過舜卿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遂擢為殿前都虞侯寧州團練使其崇峻如此而种誼乃自住宅使北遷西上閣門使康州刺史未足以稱其勲烈先帝詔令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五十二三百五

肅

具在殺獲鬼章者未任人授諸司使今朝廷正宜信賞而酬誼止此豈先帝詔令可以閣乎抑賞可以不行乎以為邊功不足崇尚乎則何以奏告裕陵鬼章擒獻之日百官聚見四方馳表稱賀也臣訪聞呵里骨因溫溪心以附西夏有吞並熙河之志蕃部一搖足則熙河非中國所有蜀道亦有受敵之憂矣人林之乏未有甚於今日而將帥之有威名者唯种氏為最若臣愚竊謂宜於此時申白种誼前日之功優加褒進以勵將帥則人皆知勸而邊境無虞矣

乞納級計功推功

宋高宗時上

李綱

綱

臣伏見祖宗舊制軍功賞格以首級爲法每獲一級或轉官資或支銀絹是以當時賞功覈實無僞濫之弊自近年以來納級計功之法廢全軍推賞之制行諸將告捷皆以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推墮崖谷沈溺江湖不可計數爲言遂使有司不得覈實朝廷無所考據一軍千人則千人推賞一軍萬人則萬人計功殫官爵不足以褒寵竭府庫不足以賜賚歲用之費百倍往時瑩百姓之脂膏耗朝廷之根本日益月增殊無藝極臣未見其可也今者車駕巡幸建康將定恢復中原之策則所以懋賞報功使將士知勸節以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五十三

三百零四湯雨

乞置賞功司

宋高宗時上

李綱

臣竊以戰危事也驅之於萬死一生之地蹈白刃冒

矢石以首爭首以力搏力而求勝於一日之間非有賞刑之信何以要結其心鼓作其氣使之犯難忘死而效命哉古者賞必先士卒而不踰時欲其知勸也誅不舍貴近而無幸免欲其知懼也近年賞罰與此相違賞之所行皆權貴囑託與親隨廝役之流而士卒履行陣以立功者未必賞將帥提兵以自衛見敵不戰望風遁走者又不加誅而士卒潰散亦以轉山迷道爲名而招集之則彼何所勸而力戰何所憚而不走以求生哉臣頃在樞密院見童貫推燕山賞案沓及於朱勛父子並其婿如知秀州周審言皆未嘗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五十四

四百零七湯雨

從軍則其餘所賞者推顙可知而西兵陳狀乞賞皆十數年前未施行者詰其所以則當時帥司旣上功狀復送下保明經隔歲時將帥移易則保明不至而賞不行今雖欲行亦無所考據矣又賞功散於諸房旣無程限又不委官點檢人吏得以高下其手使有功者憤歎然則欲士卒之知勸何可得也又聞燕山之役劉延慶擁精兵十五萬於盧溝河燕山縱間言且將劫寨延慶信之遽焚積聚以中軍先遁而十五萬衆一夕俱潰童貫不能誅而反以銀絹招潰兵然則欲士卒之知懼何可得也積習之久將士玩以爲

常靖康之間雖驟賞力戰如鄒度節之軍斬梁方平
張師正王從道之徒猶未足以革前日之弊故金寇
再犯都畿將帥奔走士卒潰散者不可勝計今日之
策非大變此風不能有濟欲乞令三省樞密院同置
賞功司專差人吏奉行應有戰功者並令將帥所轄
官畫時條具結罪保明中奏賞功司置藉承受據功
狀次第取旨推賞人吏承行事立程限委左右司
郎官樞密都承旨點檢違限者黜罰因而受賂者依
軍法卽有冒賞而不實者許人告推治改正元保明
官司重行竄責其過敵不戰輒還抗奔北之人必誅

右編

卷之三十八

五十五

別立約束行下庶幾士心孚信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八終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九

刑

論晉鑄刑典

漢文帝

補

仲尼

論犯蹕法

漢文帝

補

張釋之

入粟贖罪議

上宣帝

補

蕭望之

定法令奏

上和帝

補

陳寵

復肉刑議

上肅帝

補

孔融

論時令斷獄

上安帝

補

魯恭

論疑獄

上安帝

補

應劭

右編

入三十九卷目錄

一

駁復讎議

上唐順宗

補

柳宗元

復讎議

上憲宗

補

韓愈

論大理寺斷冤獄不當創子

上憲宗

補

歐陽修

國本中論刑法

上孝宗

補

葉適

論奸民猾吏狀

上孝宗

補

衛涇

請復板舉論

上孝宗

補

聲子

尚德緩刑書

上孝宗

補

路溫舒

除苛政疏

上孝宗

補

陳寵

政刑暴濫疏

上孝宗

補

襄楷

諫除濫刑疏	上唐武后	補	朱敬則
乞除非法之刑	上宋真宗		錢易
論陰雪宜德刑並用	上哲宗		蘇轍
國本下論用刑	上孝宗		葉適
訟王尊書	上漢成帝	補	公乘興
訟馬援書	上光武	補	朱勃
訟蓋寬饒書	上宣帝	補	鄭昌
論甘延壽等疏	上元帝	補	劉向
訟陳湯疏	上成帝	補	谷永
上訟陳湯書	上哀帝	補	耿育
右編	太三十九卷目錄	二	三
訟馮奉世疏	上成帝	補	杜欽
諫誅趙勝	上安帝	補	張皓
徒中上書	上安帝	補	龐參
奏彈劉整	上梁武帝		任昉
救李邕書	上唐玄宗		孔璋
商量處置實叅事體狀	上德宗		陸贄
奏議實叅等官狀			陸贄
請不簿錄實叅莊宅狀			陸贄
請釋趙貴先罪狀	上德宗		陸贄
論田羣狀	上武宗		李德裕

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照證公事	上宋仁宗		傅堯俞
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照證公事	上仁宗		司馬光
赦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上德宗	補	陸贄
議赦令	上高宗		李綱
右編	太三十九卷目錄	三	三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九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刑

論晉鑄刑鼎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

右編

入卷之三十九

一三三

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遷曰范氏中行中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論犯罪法

張釋之

漢文帝行出中郎橋有一人從橋下出舉其罪馬驚捕橋下尉治之廷尉奏犯罪當罰金金不能傷我手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惟陛下察之

入粟贖罪議

蕭望之

漢宣帝時望之為在馬明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令諸有辜非盜受則殺人及犯法下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獄入即贖罪務盡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遷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走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凡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父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其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

右編

入卷之三十九

二四四

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欽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收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走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定法令奏

陳寵

漢和帝永元六年陳寵代郭舉為廷尉復劾校律令條法遺於前朝者奏除之

臣聞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二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八右編 卷之三十九 三

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少增斜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今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

復肉刑議

孔融

漢獻帝時論者多欲復肉刑少府孔融建議

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

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斫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雷奉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寬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延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施也漢開改惡之右編 卷之三十九 四

論時令斷獄

魯恭

漢安帝永初元年恭為司徒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日後論者互多駁異魯恭奏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

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燠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興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况於衆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

論疑獄

應劭

漢安帝時河間人尹次穎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穎初及王固等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詔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穎等遂免之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曰王之定制有法之成

八卷之三十九

五三九十六

有緒

八卷之三十九

六三九十一

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坎王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狎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軋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王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勳賞豈有次王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收法亂政悔其可追

駁復讞議

柳宗元

唐順宗時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復讞議狀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問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

夫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卿使刺諫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額號不聞而元慶

石鼎

大卷之三十九

七 四百七十三

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胷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誅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公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敢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讓曲而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

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讎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復讎議

韓愈

右編

大卷之三十九

八 四百七十四

唐憲宗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爲父報讎殺人詣縣請罪勅議復讎韓愈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問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

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

右編

本卷之三十九

九百八十四

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列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族具其事中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論大理寺斷免獄不當劄子

歐陽修

宋仁宗時上

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爲一班行王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株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極惡本因踰濫欲誘一求食婦人爲妻自持刃挾恐逼正妻阿馬令其誣以姦事髡截頭髮又自以繩索付與阿馬守度持刀在旁逼令自縊其命垂盡只爲未有棺器却且解下其後又與繩索令自縊阿馬偶得生逃臣略聞此大槩其他守度兇惡之狀備於案牘人不忍聞阿馬幽苦冤枉如此而法吏止斷誣姦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今阿馬之冤於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難容若以法家斷罪舉重而

右編

本卷之三十九

十一百八十五

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迫人以死之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多或有兩相爭恨理直之人因發忿心殺害理曲之人者死與未死須被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在自身阿馬本無所爭備極陵辱迫以自裁虐害之情深於謀殺遠矣臣嘗伏讀真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冤枉未申賞刑踰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冤婦臣職當言者也豈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強暴之男而敢逼人以死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今強者陵弱疎者害親國法遂隳人倫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慈特令中書細詳

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即乞行刑法以止姦內取進止

國本中論刑法

宋孝宗時上

葉適

臣聞刑法所以待天下之有罪雖至親隆貴不得輒私而雖至親隆貴不能無罪則刑法不得不然然臣以爲人主能使其臣無犯君之法不當以刑法御其臣夫人主之所與其守其國家者自宰相以下至于一命之士皆必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其不能無犯法者不得居也當舜之時既放棄其鯀驩兜之徒其所與爲臣工岳牧者皆忠肅和惠明允篤誠之士故其治化之成至于匹夫小民猶無犯法者而况其官

右編

卷之三十九

十一百一 沈科

師乎其後周文武最能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遇以信厚而折旋之以禮樂故其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夫聚賢材于朝而分之以百官之事被服有雲龍藻火之章駕乘有和鸞旗旄之節以至奉牲幣執豆蓬薦告宗廟類祀人神其盛若此而桎梏廢放黥劓殺戮之人安得參于其間楊雄有言曰周之士也貴夫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主尊然則周文武之所以貴其士禮其臣者能使之無犯法而未嘗以刑法御之者也取不能無犯法之人而材諸位則不免于以法御之有以

刑法御其臣之心則方其唯諾殿上委任尊寵若將

有腹心股肱之寄者俄而桎梏廢放黥劓殺戮無所實貸而其臣亦不能自必也故輕爲姦而多犯法嗚呼此非國家之利也漢高祖嘗裂數千里地使大功臣十數人南面而稱王既而禽滅蒯酈至于宗族無有遺類其臣遂以禽獸自比故後世子孫習見前事不難于高爵重位以寵秩不肖之人而亦輕于以鉞鉞刀鋸加其身唐太宗嘗喜張蘊古所上大寶箴以爲愛已一旦以治獄疑似遽命斬之謂盧祖尚文武忠義使督交趾祖尚再三辭行亦誅死于朝堂而不

右編

卷之三十九

十一百一 七

以爲怪其臣如王珪魏徵號爲面折庭爭亦莫有以爲非者然則當時以刑法御其下而快喜怒于殺戮雖高祖太宗之明不能免也噫以刑法御其下將以防姦臣而豈有意于輕殺人也哉自今攷之其姦臣未必得罪而延頸就戮前後相望者皆善人君子也夫不能以禮化姦臣之心而以刑濫忠臣之罰國家將何使焉適所以借姦臣而爲之資耳蓋舜文王之意迄周衰而亡歷秦漢隋唐而不復興至于藝祖太宗而後盡去前世帝王苛刻猜忌之意一以寬大誠信進退禮節遇其臣下受譴之始因其故相委任諾

六年而後罷太宗召拜近臣嘗命擇良日曰朕欲其保終吉也盧多遜事發當時以爲所坐大逆法旣具矣以其嘗典國事止命竄流蓋漢之三公無以善去位者不自殺則受誅其輕甚者猶以醢薶策之而自真宗仁宗以來執政大臣之將去也必使之遽疏自乞若將不得已而後從者又爲之遽官加賜而付以重地前世之臣以諫諍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遷擢之以至于公卿神宗嘗疑其臣之罷情而不任職者常汰而不忍始益官觀之員廩之以粟而不責以事後遂爲定法其後章惇美權嘗欲與

右編

卷之三十九

十四 四百五十五 重天石

劉摯之獄以殺黨人而哲宗不從蔡京當國又欲殺天下士而徽宗不聽紹興初誤聽宰相誅諫官二人尋復自悔下詔責躬以謝天下故雖權臣用事二十年間予奪惟意而無殺士大夫之禍夫進人以禮退人以義而不以刑法御其臣者無過于祖宗之世蓋秦漢之風息滅不繼而舜文王之意復興天下之臣至有怯懦過當舉手畏法者矣人有強懷不遜傲法以自便者也若其逆亂反側起于父兄弟之間者蓋不復有也夫不以刑法御臣下而與臣下共守法此豈非祖宗爲國之本意而舜文王之俗然歟

論姦民猾吏狀

宋光宗時衛涇上奏曰

衛涇

臣竊惟國家法令非不詳盡州縣奉行弗虔猾吏姦民相輔爲虐善良受弊無所赴愬此蠹害治之大者也臣伏見孝宗皇帝卽位甫閱三月內出寬恤十八事條畫纖悉燦然備具洞燭幽隱曲當事情欺僞不容姦猾知懼一時頒行中外呼舞二十八載之間所以結人心固邦本抑有助焉惟是比年以來因循玩習視爲虛文臣嘗攷求大畧實多切于今日之務未暇徧舉姑以治私販鞠盜賊姦民挾詐以污善良猾

右編

卷之三十九

十四 三月十四

吏並緣以徼賄賂二者之弊尤切於民者爲陛下陳之蓋私販盜賊無非鄉村之惡少亡賴必有大姦巨猾爲之囊橐常時旣與固結緩急相爲表裏一旦敗露縱加窮治迄莫肯言方藉其營救於外以爲異日之地而善良之民粗安衣食素無交涉徒以平日強賣不售假貸無時圖復私讐除受指教或謂資給停着或謂同黨分贓官非其入付之吏手惟意所欲妄行供稱獄吏利於請求不究虛實株連枝蔓追呼煩擾肆其溪壑既厭所欲卒從未減有司或不加察無辜反抵深文間有一二僅能自明而誅剝之餘家已

破矣姦民復出爲患益無悛心獄訟繁滋所在皆是
簪楚之下何求不獲冤枉之聲聞於道路此豈聖世
之所宜有耶臣恭惟陛下嗣服以來發政施仁率繩
祖武每聞民間利病罷行恐後顧州縣吏不奉法敢
爲民害有如前所陳者安可不加禁戒乎臣伏願陛
下特降睿旨檢坐紹興三十二年冤卹詔條申嚴約
束俾州縣各務遵守內委御史外委諸路監司糾其
不如令者必罰無赦庶幾姦猾革心善良安業刑得
其平獄無冤濫亦足以感召和氣災沴不生其於仁
政豈爲小補惟陛下留神幸甚

布編

本卷之三十九

十五

三

請復椒舉論淫刑

聲子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
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
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
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
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
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
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
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
對曰雖有而楚用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

儻而刑不濫賞儻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
不幸而過寧儻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失淫無善人則
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夫善也商頌有之
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
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
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
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
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

布編

本卷之三十九

十六

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
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
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
也若多鼓鉦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
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
申麗而還鄭於是敢南而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
也雍子之父兄諸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
晉晉人與之鄙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
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
人役歸一人簡丘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

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孤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龜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吾乃

有編

八卷之三十九

十七百七十六

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上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漢宣帝初即位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上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十八百七十七

索禍變之故迺皇天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拔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有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宮闈諛諛之聲口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

右編

卷之三十九

十九 四百七

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勸力安家然太平未盡治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矧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盡治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右編

却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極倫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寒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焉者也臣聞鳥為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垢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

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

除苛政疏

陳寵

漢章帝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書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布編

本卷之三十九

十三百六十四

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笮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恣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政刑暴濫疏

漢桓帝時上

襄楷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臣

切見去歲五月癸亥入太微犯帝座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延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古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入室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歲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癸亥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鼃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

右編

卷之二十九

王四十七

列傳

有火光人聲正誼於占亦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皆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閭閻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卽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冠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

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詭習又欲避請獻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滯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益斯之杵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爲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爲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

右編

卷之二十九

王三十四

列傳

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况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墮者失軌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官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

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二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

諫除濫刑疏

朱敬則

唐武后制天下斷流言遂制言密羅織之路與大獄諸相大臣已奉命言光顯敬則上疏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

右編

卷之三十九

王三言三

急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泰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既不然而虐虐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榮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之才荐食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夷之痛尚聞二子顧盼綽有餘能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念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論詩

書平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樂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數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復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晁漏難逾何二十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辭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况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

右編

卷之三十九

王三言三

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寧無妖不戮以茲妙筭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闔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非鼎食卽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骨蘧廬之須毀見幾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定章程下恬愉之辭流曠蕩之澤斷婁菲

之牙角頓奸險之鋒芒塞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乞除非法之刑

宋真宗時

錢易

臣竊聞聖人之爲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以刑之設也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從輕察罪肆赦聖人實有憫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于無刑爾非欲毒于民也凡考罪之獄則五辭五聽無有疑屈然後擇其時而行之古者痛其不可盡行乃施許贖之典則君之省刑愛民斷可知矣堯之時誅四罪止曰殛鯀于羽山竄三苗戮驩兜斬

右編

卷之三十九

三五言卷一

劉德

共工于其處然此四罪者皆殺戮滅絕之典也蓋堯之仁聖而四者雖凶尚惡言殺是故國之重者莫先乎刑刑之傷者無至于殺乃修其法式以節其用刑不本于法則刑黷刑黷則法無據法無據則國政暴國政暴則臣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專善惡之心以制天下燭理不及則幾于亂矣秦任商鞅仁智不行而厚于法天欲養秦而始皇復配於民棄三代之法恣一時之威行肉刑族誅之例爲秦民者皆冤之殘害父母之體令受苦痛一人有過而九族遭誅漢祖旣人關蕭何以文無害居宰相故約秦之法爲三

章文帝有德詔除肉刑此蓋秦漢是非明在簡策夫古之肉刑者劓剕黥劓之類然此刑者非死刑也以其身命尚存令受其刑後代尚以爲虐而絕之死刑者有二焉大斬小絞絞者以首領猶全故分二等百代奉之以爲常法有司承式罔敢增變竊見近代以來非法之刑不知建於何時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至于今日乃或行之劫殺人曰日奪物背軍逃走與造惡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支解斷截手足坐釘立釘鉤背烙筋及諸雜受刑者身見白骨而口眼之

右編

卷之三十九

三五言卷一

劉德

具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置之閹閹以示徒衆四方之外長吏殘暴更加增造取心活剝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造變數歲前蜀部兩回作亂事平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能除之則永爲訛法今蓋以已死之刑復加繼截斷割此卽古之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凡罪當死故重矣刑止于殺則絞斬行焉而使先受苦痛繼截斷割然後就刑然亦非欲黷於刑所貴誠於後人令無犯者臣淳化中寄居壽春縣見巡檢使生釘一賊而於集衆之際猶盜人物者此豈嚴刑可誠乎若使嚴刑可誠則秦之

天下無一黔首為盜賊矣漢文措刑示亂國矣三代以來當先刑矣齊之以刑亦不當言民免而無耻矣臣愚見以謂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既愛於上則奉上而懼苟以嚴刑欲誠則懼未至而怨已深伏惟陛下化理天下德感中外事天地如父母愛赤子如嬰孺僭偽悉蕩祥瑞疊現古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近代未復古者悉復之臣恐近代非法之刑非陛下能除之則後代相承蓋為常行矣臣又竊見唐文皇以人之五藏繫手背有罪者仍不行鞭背慮傷其命故于今稱善理天下能保社稷皆曰文皇放死罪四

右編

卷之二十九

王言金

星

百令歸畢農然後就法至期而無一人不到者此豈在嚴也且近廣州僭稱帝號理廣以酷死于毒刑湯煎鋸解靡所不至廣民怨之立于刀刃今之史傳貶以尚刑太祖神德皇帝平之而絕其法廣民于今歌頌鼓舞方保其生死亦無怨今或非法之刑不除亦恐政闕况割心刖脛獨夫受行之矣為萬古所笑今以此為刑臣耻之陛下亦必耻之非臣盡心報政孰肯言於陛下非陛下大聖仁慈孰能信臣而行之哉臣不勝深有所望乞自今後明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斬則仁以王道盡在此矣陛下從而行

之則誅臣一身愚直之罪亦幸矣

論陰雪宜德刑並用

蘇轍

宋哲宗元祐六年戶部侍郎蘇轍上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凍餒困蹙道路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內庫之錢出司農之粟竭大府之炭以濟其急矣猶以為未也則釋犴狴罷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為矣而天意不順雨雪如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為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故周之末世舒綏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燠煖秦之末世峻刑暴斂海內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周亡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令豈失於急歟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革敝去煩施惠已廣凡所措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矣苟以為急雖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聞商高宗雉雉於昃其臣祖已告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耳故臣竊推之古事以為天大雷電以風而成王應之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邢夫親任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既為

右編

卷之二十九

王言金

星

之不疑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事耳臣竊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苦旱半歲苦陰陰陽之氣一有過差浸淫爛熳而不能反今雨雪既甚久而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致之者古之爲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懷其惠而畏其威民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忒自頃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悅爲先務上下觀望化而爲一監司之臣以不執有罪爲賢郡縣之官以寬弛租賦縱釋酒稅爲優至於省臺寺監亦未聞有正身治事以辦集聞者也何者朝廷方兼容是非以不事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千九百三十七

集

事爲安靜以不別白黑爲寬大是以此極也臣竊惟朝廷之意其始蓋欲以寬治民耳而不知姦臣猾吏乘其間以侵虐細民其弊不可勝數名雖近寬而其實則虐也陛下誠欲消伏此變宜訓敕大臣使之守法度立綱紀信賞必罰使羣下知有所畏苟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浸淫爛熳往而不反之氣宜可得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朴以縱罪戾臣恐天地之意未易回也臣待罪地官以簿書米鹽爲職出位而言罪在不赦然陛下項目疎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致

位於此豈欲責臣饒馭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以冒萬死獻言惟陛下裁擇

國本下論用刑

宋孝宗時上

葉適

臣惟歷代用刑各有輕重不能盡舉然大要其君賢而所任者仁人也則用刑常輕其君不賢而所任者非仁人也則用刑常重非惟用刑爲然也而歷代之議刑者亦莫不然蓋其人君子也則議刑常輕其小人人也則議刑常重故觀其所用可以知其國觀其所議可以知其人然而未也蓋其君賢君也而用刑不免於過重其人君子也而議刑亦不免於過重以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三十一頁九

集

爲重刑所以致治非重刑而天下不可治者是可嘆也天下苦秦之刑重而欲輕之久矣然而隨其時之輕重而終於不能輕一代之刑夫後世有天下之長者莫若漢與唐其能求所以輕刑之意者亦莫若漢與唐而卒之能輕一代之刑者莫若唐也漢唐之時雖號治世猶多造大獄根連株連或數千里會逮父者積數歲而不解公卿以下重足待命其論囚報重一郡之內一日有殺至數百人凡此者今天下之所未嘗有也五代暴亂承用重刑盜一錢以上輒坐死而茶鹽榷酤升合銖兩之犯至無生齒者行獄所

用尤殘酷無法不啻若桀紂祖宗之世或漸輕之或盡除之而慘刑具五刑相收連坐之刑皆漢唐之所常用者此亦今天下之所未嘗見聞也夫以前世用刑之重而民亦無畏刑之心蓋長其悍虐視性命生死如且暮或白晝挺刃殺人於市或報仇行俠而天下大姓姦豪皆持生殺人之權殺人未必死傷人未必刑而弱子幼弟有竊息而不敢言者少年亡賴篡人於獄官寺之外商旅至不敢行若此今皆民之所無也夫天下之俗燕趙強果齊楚輕關蜀人多怨至於激其所耻動其所憤皆有不畏死之心惟至仁可

右編

入卷之三十九

三十四百七

以柔之雖其自棄於盜賊者亦非重法之所能治此今日之所以用刑獨輕於前世而民之自愛而畏法亦遠過於前世也雖然今世之用刑比漢唐爲輕比三代則爲重而後世之所以制刑者則雖三代不能及也夫山澤之產三代雖不以與民而亦未嘗禁民以自利均田輕稅而民無爲生之苦惟其狼戾不遜以身犯法者乃得而刑誅之要之今世之民自得罪者其實無幾而坐監荼棰酷及他比巧法田役賦稅之不齊以陷於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爲重三代之肉刑也其刑雖省而一或行之

則其肢體殘壞至於終身亦已甚矣文王周公蓋相承而不能變而論者則以爲後世之刑不及上世之肉刑也豈不痛哉嗚呼後世之制刑人於三代今既行之矣今世之用刑重於三代顧未能輕也則恤之而已矣然則祖宗之恤刑可謂至矣以恤刑之仁行制刑之仁輕於漢唐而庶幾於三代深者無公名平者無後患重失入之坐厚雪冤之賞是故無智力之治無兵甲之強無險要之固德澤雖未大利於天下而民不携貳天下安寧室家相保未嘗有匹夫橫行之變下人謀上之奸者能隆禮以御其臣而恤刑以

右編

入卷之三十九

三十四百七

愛其民故此二者國家之大本無窮之祚不可變之俗也故臣之不肖以爲誠使天下之賢君不免有重刑之心而天下之君子不免有重議刑之心者其禍最大其憂最甚此不可以不極慮而深言也嗚呼有自來矣求一切之治而不知天下之情怒一人之罪而有并嫉天下之意用一朝之決貽無窮之患而不察也豈不過哉夫二百餘年之國本在是天下安之也久矣培之使益堅養之使不傷夫誰得而動之木顧而變其安危之端必自是始雖賈誼陸贄復生爲今日計未有以易此也

訟王尊書

公乘典

漢成帝河平二年御史大夫張忠奏與公乘典等上書訟之

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眾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寢疆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布編

卷之三十九

三百九十六

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獨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耨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千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懷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

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博其類兄子闔拔刀欲剽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鄢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譏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譏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明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守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右編

卷之三十九

四百五

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其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非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

已卽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

訟馬援書

朱勃

光武時馬援在交趾嘗創義以貢軍還載之一車及援卒有上書諸之者云皆明珠文犀馬武等皆以章言其非光武於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曾望祭祭城西南賓客故人莫敢與會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請開上言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瞻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卽而不下

帝編

不卷之十九

三

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微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晷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疏誘羗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固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銖先零緣入山谷

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問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讓於用賞約於用刑

帝編

不卷之十九

三

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恩登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關廷

訟蓋寬饒書

鄭昌

漢宣帝時諫大夫鄭昌懲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吏史所抵牾上書訟之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太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論其延壽等疏

劉向

漢元帝時上初宣帝時諫大夫鄭昌懲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吏史所抵牾上書訟之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太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三十七

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既領外國與延壽謀燒制發城郭諸國兵斬單于首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置與師焉制幸得不誅如後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微幸生事於塞夷為國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功而重漢新顯之議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前云

延壽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尉校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居撫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遠蹈康居屠五重城蹇歎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情伏莫不懼震呼

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

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燁燁焞焞如雷如霆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三十八

永八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損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三年之勞而屢獲駿馬三十四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考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土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

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訟陳湯疏

谷永

漢成帝時御史大夫谷永上書訟湯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成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

右編

木卷之三十九

五十六

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內侯臣湯前使副西域都護急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愾億義勇奮發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咸斬郅支首報十年之誅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生言事非是因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口起爲秦將南拔郅都北抗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乘鉞席卷蹀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

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慰死

上訟陳湯書

漢成帝時上

耿育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番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

右編

木卷之三十九

四十三

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秉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尊主威排妬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

儉富饒之蓄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
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
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
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
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
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刑骸猶復制於唇舌
爲嫉妬之臣所繁虐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訟馮奉世疏

杜欽

漢成帝時馮奉世死後二年西城都護其延壽以誅鄧支單于封爲列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之

右編

卷之三十九

聖訓全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
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
奉世奉使有指春冰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
故不得侯今匈奴奴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
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
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鄧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
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
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
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
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無常則節趨不

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
命殊俗威功自著爲世使表狗抑厥而不揚非聖主
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諫誅趙騰

張皓

漢安帝時清河趙騰上言安帝發議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當華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

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
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
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
德示後也

右編

卷之三十九

聖訓全

徙中上書

龐參

漢安帝永初元年京州羌零種羌反時遣車駕騎將軍鄧鴻討之參於徙中使其子俊上書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
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
於徵發田疇不得懇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
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
就羌戍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宜且振
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
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

紆然後蓄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

奏彈劉整

梁武帝時御史中丞臣任昉上

任昉

臣聞馬援奉嫖不冠不入汜瓠宇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斯為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眾又以錢婢姊姊溫仍留奴自使又奪寅息遂婢綠草

右編

卷之三十九

梁武帝

朱

私貨得錢並不分送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太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唯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眾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唯錢五千文不分送其奴當伯先

是眾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眾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眾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眾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行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送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大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眾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

右編

卷之三十九

梁武帝

朱

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
郎遂往津陽門羅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
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
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還歸
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
重覈當伯教子列稱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
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
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
測治諸所連逮結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
事如法所稱整即主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
右編 卷之三十九 四五百〇七 許明

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救李邕書

孔章

唐玄宗時陳州刺史李邕素輕張柬之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貨枉法丁獄當死許昌孔璋上書

臣聞明主御寓拾過舉能取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
避死見危授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
行乎禽息殞身豈愛死乎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
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皇極之尊秦
不并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
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
右編 卷之三十九 聖三十八 許

用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特勢言出禍應而
邕挫其鋒雖身受屈終姦謀中損即邕有大造於我
家邦也且斯人所能者極孤恤窮救乏賑惠積而便
散家無私聚今聞坐賊下吏勒訊待報將至極刑死
在朝夕臣聞生無益於國不若殺身以明賢臣朽賤
庸夫輪輅無取獻息俞視雖生何為况賢為國寶社
稷之衛是臣痛惜深矣臣願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
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
臣與邕生平不旋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
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入任忠義也臣獲二善而

死死且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曠
邑鴈門縫掖有効矣伏惟陛下寬邑之生速臣之死
令邑率德改行想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黃泉附北
郭之迹臣之大願畢矣陛下即以陽和之始難於用
缺俟天成命敢忘伏劒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
土實照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因亞夫得劇孟則寇
不足憂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敷舍圻之
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邑豈惟成愷悌之
澤實亦歸天下之望况大禮之後天地更新赦而復
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且臣

右補

不爲死者所知其於死者豈獨爲惜邑之賢亦成階

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陸贊

唐德宗建元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贊上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竇參事卿等所
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文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
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竇參在彼
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
憂宜卽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
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

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
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
無名劉晏以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
分明叛者既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愍用刑曖昧
損累不輕事列未遑所宜重慎竇參頃司鈞軸頗怙
恩私貪榮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
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
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
况在衆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
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
有緣

不參之平

更少詳度竇參于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

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刑不濫

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謹奏

陸贊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憑
據事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等宜更商
量若絕恐事體不穩卽且流貶向絕遠惡處竇參
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竇參
宜更商量處置其竇參等所有朋黨親密並不可容
在側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異馬處先雖已

經海貶更移何遠惡處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
聖德含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懲餘生始終之恩
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擬官
謹具別狀其竇榮實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
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
既蒙恩矜金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
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榮與參雖是近屬亦
甚相親然於疑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乃聞激憤屢
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
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提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
有漏

大卷之五十九

聖九四四子張洪

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實申則
之並除名配流謹具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
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能
特立不羣竇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
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
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
甚與親交安可悉從貶累况竇參罷黜追欲周星應
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提今
者再責竇參特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
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

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洵洵殊非今敵臣等商
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
為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陸贄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並徵
贓竇參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
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竇參身既遠
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
量可否者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惟有兩科一謂
姦賊一謂叛逆皆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寃

右議

大卷之五十九

聖九四四子張洪

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奏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
謂之獄成而聞于天子其有抵干深辟者制可既下
所司猶三五覆奏庶或宥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
此精謹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賊
則止懲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
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惟聖德廣大如天
包含愆忿於慈惠之中今終於常情之外已存惠貸
不真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
實荷皇明輒罄愚誠仰祈天鑒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既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旣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命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卽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布緇

卷之二十九

五十四

宋

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總帥退閱亂兵遂爲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鑾駕泚旣反狀未露貴先安得不從已受邀留遂遭刼制身縻僞職兵謀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卽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緇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况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寔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

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始務偷生衆心旣偷賊勢思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談以興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胡亂華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旣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汚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擒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旣定四方布緇

卷之二十九

五十四

宋

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爲之柰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爲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衆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爲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爲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克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爲善矣伏惟

不爲浮議所移謹奏

論田羣狀 唐武宗時上

李德裕

右臣數日來竊聞外議云田肇緣田羣抵法不食而終義動人倫無不傷難伏見後漢時河間人尹次隸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尹次兄初史玉母渾皆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漢帝哀之並赦其死既有故事敢不密陳臣若於中書公論必外爲人傳說臣對諸宰臣不敢議及此事今手狀陳奏實願發自天慈必冀中外人心無不感悅臣與田肇兄弟唯識其面未嘗交言班行具知罪敢謬妄况臣年近六十

有編 卷之二十九

五言古詩

李德裕

位忝上公唯願竭肺肝上裨聖德豈敢稍涉情故罔惑聖聰此狀願留中不出

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照證公事 傅充俞

仁宗天聖四年年皇城運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物治無狀有司滯清辨內侍主者不遣監察御史傅充俞上

近曾上言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付開封府照證張文政公事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思之深爲不便豈有報人殺人不從對辨獄詞未盡荒押可虞固非陛下仁惻慎刑之素意也臣伏料陛下非惜此數人但欲知外事恐沮塞之今後不敢報耳以臣所見實爲未

得若付之有司辨其是否而賞罰之則實事日聞於陛下維慮言者多耳儻但縱之使言一切不問則以賕結之者有罪不發以事忤之者無過被報雖刺告盈前於陛下何益適足以煩刑禁而搖善良之心况今吳清等事與前後不同本屬城南地分乃報城東公事事實當賞吳清等而罪城東探報之人事虛則吳清等豈得免責苟罔辨是非蕩無拘檢臣恐此曹過蒙優假因勢作威誣陷平民漸不可長必有謂若沮此曹則陛下無由知外事者以此誤陛下幸深思臣言則事理可見伏望早賜指揮發遣免致淹延刑

有編

卷之二十九

五言古詩

李德裕

禁且長小人之權臣不任懇激之至

又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照證公事

宋仁宗時上

司馬光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鞠皆無事實欲勾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竊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爲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

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
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據其過失廣作
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
舉動語言皆見摘摭臣等嘗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
爲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厮役小人以爲耳
日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囚
圜橫羅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
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畏
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
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

有編

卷之三十九

陸贄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陸贄

唐德宗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

右隱朝奉宣聖旨拜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
看可否如有須收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
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
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
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

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
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
竭取財賦吐底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
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思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
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發生都輦盜據官闈
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
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通
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
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寔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
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服恤滯

有編

卷之三十九

陸贄

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信
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
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
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以誠
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
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
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理不可不洞開
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盡去癰瘡使天下聞之廓然
一變若披重昏而觀朗照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
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

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論故宜之以言言必傾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右編

本卷之二十九

建昌府志

議赦令

宋高宗建炎元年上

李綱

臣伏讀陛下登寶位赦書竊怪與祖宗登極之赦恩數不同及得張邦昌僭位偽赦考之乃知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以行也臣所致疑者有三祖宗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下至於惡逆則不赦蓋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廢而天理絕矣邦昌嘗位宰輔依附夷狄易姓建號身爲惡逆之魁故其偽赦不循典憲而首爲亂階今陛下繼承大統以爲神民萬物主豈可不法祖宗而赦惡逆哉此臣之所疑者一也祖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轉官恩

右編

本卷之二十九

建昌府志

數而選人則否豈非以其員多而太濫故耶邦昌僭竊欲以私恩收天下之士心故其偽赦雖選人亦有循資之文今陛下嗣位於艱難多事之時正宜吝惜名器示天下以大公至正之道豈可不法祖宗而行濫賞哉此臣之所疑者二也祖宗登極於有罪犯安置編管羈管等人次第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叙用或復官以其罪之輕重爲差故恩施而威立邦昌僭赦一切復官而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憲今陛下出政於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別是非行嚴賞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務姑息哉此臣之所疑者三也是三者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爲正當如此耶將以邦昌僭赦寬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昌與聞國事欲以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爲過矣宜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惡逆不赦選人不循資安置編管管人令刑部檢具元犯以聞等第施行人心服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正者以反汗爲嫌天下幸甚

先生右編卷之二十九終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四十

工

論葺華之臺

補

伍舉

諫除上林苑

上漢武帝

補

東方朔

起西園第殿

上晉武帝

陸雲

諫營寺觀疏

上唐肅宗

辛替否

諫復營廢寺疏

上肅宗

孫樵

論土木之功勞費

上宋仁宗

歐陽脩

乞罷脩感慈塔

上英宗

司馬光

右編

六十四卷目錄

乞罷中慾造寺

上哲宗

張舜民

上屯田奏一

上漢宣帝

補

趙克國

上屯田奏二

上宣帝

補

趙克國

上屯田奏三

上宣帝

補

趙克國

論塘泊屯田之利

上宋太宗

何承矩

乞河北緣邊營置屯田

上太宗

柴成務

論募耕河東緣邊之地

上仁宗

歐陽脩

議興置屯田

上仁宗

范仲淹

乞措置定山瓜步石坂三堡屯田狀

上孝宗

陳亮

論治河奏

上漢哀帝

賈讓

論脩商湖口

上宋仁宗

劉敞

論脩河第一狀

上宋仁宗

歐陽脩

論脩河第二狀

上仁宗

歐陽脩

論脩河第三狀

上仁宗

歐陽脩

論開孫村河

上哲宗

蘇轍

右編

六十四卷目錄

三十一

非川先生右編卷四十

都察院僉都御史昆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工

論章華之臺

伍舉

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雕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竇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

右編

卷之四十

乙三百四十二

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妨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騂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

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

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

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

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

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

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欲民

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

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柎不過講

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

觀之高其所不奪藉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

右編

卷之四十

二四百一十七

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本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際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諫除上林苑

東方朔

漢武帝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與侍詔能等者二人舉籍陶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傾畝及其賈而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奏事王奏事王太說豫善以備鄂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王太說豫善東方朔諫

臣聞謙遜靜懿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廊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盤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

右編

六卷之四十一

三百十六

土宜薑芋水多鰾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騶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與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

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起西園第戎

陸雲

伏見西園大營第室雖未審節度豐儉之制然用功甚嚴竊懼事不得濟愚臣管見輒敢瞽言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淵默訓世以儉即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諸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眾庶歎息清河

右編

六卷之四十一

四百零六

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今與國協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廷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

諫營寺觀疏

辛替否

唐肅宗為公主造金仙玉真觀替否以左補闕上疏

臣謂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爲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腐帛爛萬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不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悅子女之意虛食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竄財數百億度人

右編

卷之四十一

五十四

免租庸數十萬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乏半歲之儲庫無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賞賞必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親念衆離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三禍爲變享國不永受終於凶婦取譏萬代詒笑四夷陛下所見也若法太宗治國太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頃滛雨不解穀於壟麥爛於場人秋亢旱霜損蟲暴草木枯黃下人咨嗟未知所濟而營寺造觀日繼於時道路流言計用緡錢百餘萬陛下知倉有幾歲

備庫有幾歲帛百姓何所活三邊何所輸民散兵亂職此由也而以百萬構無用之器受天下之怨陛下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長久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何以繼祖宗觀萬國耶陛下在韋氏時切齒羣凶今貴爲天子不改其事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往見明敕一用貞觀故事且貞觀有營寺觀加浮屠黃老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者乎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宗晉卿勸爲第宅趙履溫勸爲園亭工徒未息義兵交馳亭不得游宅不得息信邪僻之說成骨肉之刑陛下所見也今茲二

右編

卷之四十二

六十四

觀得無胥卿之徒陰勸爲之冀誤骨肉不可不察也惟陛下停二觀以須豐年以所費之財給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無窮矣

諫復營廢寺疏

孫樵

臣以爲殘蠹於民者羣髡最大且十口之家謂中戶也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羣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絺綌居則蓬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于羣髡矣武皇帝一旦髮

天下羣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
生地陛下自卽位已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
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之工未已陛
下卽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
矣臣以爲武皇帝卽不能除羣髡陛下尚宜勉思而
去之以蘇疲甿况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
之開元之年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
事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於力今陛下卽能東封
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
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率若干戶共
布編

卷之四十

七

七

出若干兵籍而爲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叢
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
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
禾食於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伍僅能活一兵如此
則編戶不伍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
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髡將何以
踵開元太平事邪貞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爲殷繁不
能逾九百萬卽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
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
於羣髡是七百萬無美賦矣卽今戶口不下於開元

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
足也卽其鹽鐵不可除而榷筦加筭矣天下之民得
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諍於前
言未及畢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
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惡乎聚徒鳩工豈特國門之役
乎寧諫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則不能
復廢之臣願陛下以已復之髡止而勿復加已營之
寺止而勿復脩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
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爲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
間太平之事冀異日爲陛下言之况去無用之髡也
布編

卷之四十

八

八

臣樵昧死以言

論土木之功勞費

歐陽脩

宋仁宗至和二年翰林學士歐陽脩上

臣近者爲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准勅差
臣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續具奏聞矣今又聞聖旨
下三司重脩慶基殿及奉先等屋宇臣伏見近年政
令乖錯綱紀隳頽上下因循未能整頓唯務崇脩祠
廟廣興土木百役俱作無一日暫息方今民力困貧
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
務爲已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獎之功勞託名祖宗

張大事體况諸處神御殿當蓋造之初務極崇奉棟宇堅固莫不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已來不住脩換昨開先殿只因一柱損遂換一十三柱前後差官檢討朝廷並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工料蓋緣廣張得工料即多圖酬獎恩澤切以崇奉祖宗禮貴清淨今乃頻有遷徙輕瀆威靈要其所歸止爲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爲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黷祖宗之威靈致人主以有過之地誰忍爲之臣實痛惜臣因准勅減定於三司略見大槩開

右編

卷之四十

九

林

先殿初因脩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工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脩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唯產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宗事神祇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爲能臣切見累年火災自王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足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爲陛下惜國力民財謹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修省其已

脩作者既不可及其未脩者宜速寢停况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別無禮典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不得理爲勞績其奉先寺乞令寺家自脩今番拱殿是陛下常坐之殿近聞爲無梁木且止未脩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他居蓋爲將良材焚木俯仰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致舍行脩造處却致乏材伏願陛下追思累次大火常發於土木最勝處凡國家極力興脩者火必盡焚且天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以此福應未臻而災譴

本編

卷之四十

十

三

重

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違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興脩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人一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廣賜裁擇

乞罷脩感慈塔

司馬光

宋英宗治平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

臣伏聞感慈塔已有聖旨坊脩五層竊以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四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春少雨麥田已無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種秋田自後又經一月無雨萌芽始生隨復焦槁農民嗷

嗷大率無食棄去鄉里流離道路顧妻賣子以接振糧縣官倉廩素無蓄積贍給軍衆猶恐不足固無贏餘可以賑貸陛下當此之際所宜側身刻意降服損膳以救其患而更脩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爲失緩急先後之務矣且此塔傾欹爲日已久借使更經數年不脩於僧徒有何大害若百姓饑餓朝不及夕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轉死溝壑壯者聚爲盜賊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苟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諂諛苟且曾不爲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意一皆聽之使四方

有編

八卷之四十一

十一 言全一 陳孝

蒼生將何所依仰臣愚欲望陛下親發德音宣諭有司以今歲旱災且罷修此塔及其餘不急之費有似此類者皆仰有司條奏以聞一切寢罷候他年豐稔帑藏有餘然後徐議其事於聖政之初亦足以彰愛民之意爲盛美之一事也

乞罷中慾造事

張舜民

宋哲宗元祐元年右司員外郎張舜民上

臣備員宰屬無補歲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祖宗日遠淺聞狹見且以嘉祐治平及熙寧之初年揆之當嘉祐治平與熙寧之初在京寺觀幾何僧籍幾何今

相距未三十年間創造脩飾寺觀外來土居之僧無慮數倍之多也不唯其多愈見其後彼百間不足居也我則以千楹彼丹雘不足觀也我則以金碧前耻不若後求勝之爲朝廷則曰我一以官錢營造未嘗取民也爲僧徒則曰我唯是化緣脩建不敢仰於官也究而言之則財力是何從出哉皆百姓之膏血也漢文帝以靈臺中人人十家之產罷而不爲孫樵謂十農夫之耕十蠶婦之織終歲不能養一僧徒今一寺觀之興造又何止中人十家之產一僧徒之奉養又何止十農婦之耕織以古望今良可歎也尤不

有編

八卷之四十二

十二 言全一 陳孝

可忍者是以軍營地脩造寺觀也祖宗開基有此都邑當其經始可謂勤勞罷方鎮之兵而聚之京畿其慮深矣漕輓金粟休養區處靜則雄中動則制外不畏一朝之警急熙寧併廢鞠爲茂草有識視之猶或歎息今又委爲寺觀其勢未已太平日久兵愈消地愈空寺觀愈多苟有一朝之急則將驅僧道以禦之乎累朝勅令創造寺觀者徒二年造殿閣神祠者杖一百若殿閣有損壞而欲移脩者申所屬驗實乃聽卽不得以脩造寺觀爲名求化錢物此朝廷之法禁也非不明白外方州縣以時申明無敢慢易唯京師

此法不行京師法令之所出乃猶不行前之日官造一寺觀後之日私起一殿閣疇敢誰何不知此俗何時而替乎今所謂中慾者既爲西塔又爲東塔東塔未起又請造寺朝廷爲之響應不知造寺何時而已乎又安知今請之寺成而更不欲造寺脩塔乎在國則以爲蠹在已則以爲功於其起塔聚徒之處居處十數年之間返謂我爲客寄棲泊簷廡之下備極恓惶此尤見閭上誕謾之甚也其居其處其飲其食享御凡百指呼王公大人有及之者乎不唯不及有似之者乎是欲窮極廢奪無有休已朝廷既許以空閑

右編 卷之四十

十三 四百〇五 王四

官地且京城之中何處有空閑之官地以待脩寺者非居民則官府非官府則軍營民居官府既不可遷彼將不滿而再請則唯有空閑軍營可以從事矣此役以興上之宮邸永冠之家下之間閭商販小民又將征求割削三五年間不得休已比年已來豐歉不常自冬徂夏淫雨爲災京之東南千里渺瀰不止夏秋不成而復田廬漂沒今已八月麥未施種關中又以旱訴至於來歲尚未可知都市飲食儉薄小民失職衢巷之中稍有菜色遷流之民日有過者二聖焦勞軫惻分遣使臣賑恤之方未知彼濟豈可因之饑

禁

謹重以此徒蠹賊良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熒其能賑濟唯在聖慈伏乞特賜指揮將八月四日旨揮更不施行令中慾止居相國寺東塔或不自安卽勒歸受業院舍仍乞申明勅令自此止絕脩寺造塔之役不惟少阜於民財亦可以仰消於天變
貼黃成都歲作萬僧會近因臣寮上言已有指揮止絕然在京一歲之間如萬僧會略有數千未開朝廷略行呵止中慾作三春會日供萬人計其爲費何止成都之百倍是國家之政令行於遠而不行於近伏乞朝廷申明禁約皆足增光聖政振起風俗

右編

卷之四十

十四 三百九十八 楊三

上屯田奏一

漢宣帝時上

趙克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德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疊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

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
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
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隄
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
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
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克入金城郡益積畜
省大費令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
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上屯田奏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
右編 卷之四十 十五

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
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
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慙於寄託遠遯骨
內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畱田順天
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暮月
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
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畱
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畱屯以爲武備
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
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

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甲士
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卒士循河湟
漕穀至臨羌以賑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
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
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
疾疫瘡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
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
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
也治湟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
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役豫息以戒不

右編

卷之四十

十六

虞十二也畱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克國
材下太馬齒衰不識長策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
擇

上屯田奏三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
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開莫須又頗
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
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
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
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

而不能害今留步十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堅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關具養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

右編

八卷之四十一

十七

四

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遑中亦未可空如是錄役復更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滄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撫循衆羌論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

尺寸之功踰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論塘泊屯田之利

宋太宗端拱元年瀋州刺史何承矩

何承矩

臣幼侍先臣闕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原之勢若於順安寨西開易河蒲口引水東注至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澤可以築隄貯水爲屯

右編

八卷之四十二

十八

五

田以助要害免蕃騎奔軼俟其歲間塘注關南諸泊淀水播作稻田其緣邊川軍地臨塘水者止留壯城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水田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備寇縱贍師旅不失耕耘不費國用不勞民力如此則虜弱我強彼勞我逸以強禦弱以逸待勞制匈奴之術也順安以西至西山道路百里以來無水田處亦望遣兵戍以練其精銳擇將領以去其冗繆夫邊兵不患寡患驕慢不肅而不精邊將不患怯患偏見自賢而無謀邊備不患寇患慢防而未葺若禦得其力制得其要何慮乎邊塵不息邊患

不除且有國有家以足兵足食爲本水田之盛誠不可以限戎馬而省轉粟之費實萬世之利也

乞河北緣邊營置屯田

柴成務

宋太宗淳化二年知制誥柴成務上

臣近以河北緣邊州郡乞置屯田事宜具狀聞奏於今月二十六日長春殿召對面奉聖旨令具營置屯田利害仔細擘劃封進者切以戎虜騷邊古今常事逐之則獸驚而鳥散守之則師老而費殫是知帝王歷代置之度外止於列亭障以遏奔衝之患營耕戰以圖經久之功果啓天心是恢遠略謹按古者井田

右編

八卷之四十

十九 三百六十八 高

之制以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頃是一夫之田夫九爲井井方一里井開四道而分八家鑿井於中八家共用是一井之法一井之法當計九頃之地室廬溝洫畢在其中先王所以定邦賦而足食也三代致理何莫由斯今之屯田取法於是大率地方四里置爲一屯一屯之田開十六井闢井之戶當一百二十八家家立垣墻井分區域屯落之外界以長溝四四相從多多益辦是以地方四十里置屯一百區若東西展二百里之長南北止四十里之濶可以置屯五百列井八千居六萬四千之家俾一國三軍之衆

以之耕則力均而功簡以之守則食足而心齊保衆備邊無易茲道稽古人之明効立聖代之宏規事若果行虜則無患其有招納勞徠之戶維持佃守之方俟允施行別爲條制

論募耕河東緣邊之地

歐陽脩

宋仁宗慶曆五年知諫院歐陽脩上

臣昨奉使河東相度緣邊經久利害臣切見河東之患患在盡禁緣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斛斛以爲邊儲其大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地則去四大害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輦運不通

左編

八卷之四十

二十 三百八十 高

邊地既禁則緣邊乏食每歲仰河東一路稅賦和糴入中斛斛支往緣邊人戶既阻險遠不能輦運遂齎金銀絹銅錢等物就緣邊貴價私糴北界斛斛北界禁民以粟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冒禁私相交易時引爭鬪輒相斫射萬一興訟遂起事端其引惹之患一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糴隣界之物以仰給若敵常歲豐及緩法不察而米過吾界則尚有可望萬一虜歲不豐或其與我有隙頓嚴邊界禁約而閉糴不通則我軍遂至乏食是我師饑飽繫在敵人其患二也代州岢嵐宣化火山四州軍緣邊地

既不耕荒無定主虜人得以侵佔往時代州陽武寨
爲蘇直等爭界訟久未決卒侵却二三十里見今寧
化軍天池之側杜思榮等又來爭侵經年未決岢嵐
軍爭掘界濠賴未先濬多方力拒而定是自空其地
引惹北人歲歲爭界其害三也禁膏腴之地不耕而
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臣謂禁地若耕則一三
歲間北界斛斗可以不糴則邊民無爭糴引惹之害
我軍無饑飽在敵之害緣邊界有定主無爭界之害
邊州自有粟則內地之民無遠輸之害是謂去四大
害有四大利今四州軍地可一二萬頃若盡耕之則
布編

卷之四十

二十二

其利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伏望聖慈特下兩府商議
如可施行則召募耕種稅入之法各有事目容臣續
具條陳

議興置屯田

宋仁宗慶曆元年上

范仲淹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
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
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
而不代肩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
庫緡春冬之衣鞋襪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

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
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
觀漢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
伐之中今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
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
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
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實役其人民
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臣昨在
延州見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
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塞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

布編

卷之四十

二十三

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粟餘中糴於官人樂其勤
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徙家寨下
重田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
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儻朝廷許
行此道則委臣與擇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
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克雖夷狄時爲邊患不能
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
爲守制也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中有蕭張決勝千
里下有百戰之師以四十萬人之衆困於平城乃約
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絕其好而匈奴

慮變往往犯塞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倣慢
下祝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故屈已含容不爲之動
孝文卽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益封疆孝文曰兵
凶器也雖克所願動必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
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
日忘之未能銷鉅願且堅兵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
陲爲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
於田畝天下富實雞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
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於律
書爲後代法臣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
布編

八卷之四十

二十三

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
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慶曆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詔答曰將帥累次挫衄未甚勇果若幸於或勝良未
爲良籌假令克獲又須守備若且勤訓練嚴加捍禦
遠設探候制其奔衝見利而進觀勢而動庶可養銳
持久卽宜深體此意與隣路互相應援協心畢力有
使宜審具以聞

乞措置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屯田狀

陳亮

宋孝宗時上

昨蒙聖差兼江淮制置專一措置屯田被命之始卽
爲深念以爲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分兵
久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頃

布編

八卷之四十

二十四

自虜寇驚騷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十
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
所常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
常論冒行之乎故某遂急且於江北創立三堡先作
一層今三堡旣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加賑
貸今於東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內其舊有
田舍者依本往坐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間有強壯
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試利以賞
激度一堡界分內可得二千家爲率萬一虜騎今秋
再至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略也
至於屏蔽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說尤長敢不盡布
惻某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攷詳
前後案牘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
暗椿開掘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勳故老之
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終
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况某晚進末學何所能爲
不過守舉舊事期於無闕而已如鹿角暗椿之類去
歲論者固嘗指爲兒戲及扣其別有何策則又寂無
所言某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
數事亦不足以及立功至十月之末邊遽生急淮人

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一日有兩騎僞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矣濟渡之舟斫纜離岸檣楫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數十百人某始嘆息曰是真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椿數種並設溝塹深濶令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搖誰與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紹興之間兀木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劫虜營石跋定山上下几十數往返取其俘馘係纍以報江南奮氣見者買勇而人心始安虜亦由此卷甲遁

右編

八卷之四十

二十五

余濤

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兵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斌賢之徒不能成大功宜司嘗急呼封益明王益欲令將兵策應和州竟閱嘿而止今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各堡無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脩葺勿使廢壞收聚居民與之爲主今所渡繫會自成市井若萬

一有警乞從朝廷卽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仗並與幫收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教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以九月至并於防江効用內摘那千人各堡二千五百人并堡塢內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旋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堡通爲四千五百人相共守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八九月別募精勇敢死士千人厚幫請給以待劫寨焚糧直前搏擊之用蓋堡塢之成於防江有四利徃日江南列營五萬人去歲亦不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敵可窺江責其不走固已難矣而况遠戰乎何者虜

左編

八卷之四十

二十六

余濤

左北岸其長江之險兵衆斷多吾軍之氣已奪矣今堡塢旣立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兵膽氣自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雖有各處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實爲造舟之勢我之舟師徃徃不敢放出北岸勝負未決旁觀瞻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旣成虜縱在江北我有應接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舟登岸乘勢擊逐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四面便利捷疾尤在舟師之上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俟其入江而決死鬪者其勢難今堡塢旣成有易無難三

利也戰艦甲士虛開舟中擁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可治今舟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爲彼之害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跋爪步近在江津定山去江纔三垂爾我以戰艦海舟爲江中家計强弩所及虜人腹背受敵自投宛地理在不疑脫若虜人畏而不前置而不問力盡攻擊和滌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避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遂或形其前或出其後制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爲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也故其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

右編

八卷之四

二十七

百六

陳孝

之用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再復求渡騰突紛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險阻其豪傑見團結山水爲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緣周遍特借以聲勢使自爲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蓋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克國先零棄祇許下之謂也不然則南北並爭之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逃屢復以自濱於流離死亡也哉臣自去冬憂悸熏心舊疾之外復增新病背病半年呻吟宛轉自有改兼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趣成此三堡其間條目極有未備而其羸證既成不能扶持忍死以待畢事

豈勝慚懼伏乞朝廷速賜選擇總練通方老於智謀之士前來建康糾剔其妄作疎漏之失攷尋前史規畫縝密之舊克集功緒以究遠圖其不任祈扣之至所有定山瓜步石跋三處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團結山水寨居民戶口姓名帳策謹隨狀繳申伏乞指揮施行

論治河奏

賈讓

漢劉向平當使鎮河堤奏言九河今自涇成宣博求龍肅川既河者部下吏民莫有能應者備謂賈讓上

此奏歷三百年不特爲治河之典折也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

右編

八卷之四

二十八

百九十三

陳孝

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見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建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所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

至湮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堪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有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

右編

卷之四十一

二十九

徐

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甚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郡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邇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河治之費以業所徙之民

右編

卷之四十一

三十

余

遵古聖之法定山河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邇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榮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

龍於放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涸上徹民則病溼
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
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
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
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
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
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
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
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
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

右編

卷之四十

三十一

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
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
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
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
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戒言水性就下行疾則
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
泥今西方都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
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
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
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久順從其地復灌漑則百

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
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
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
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
寢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
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
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
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
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
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事宜詳考驗皆可豫見

右編

卷之四十

三十二

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
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縣官而爲之作
迺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

論脩商湖口

劉敞

宋仁宗皇祐三年直集賢院劉敞上

臣聞天有時地有勢民有力聖王之建功謀事者不
與天分時不與地分勢不與民分力則功成而事立
今朝廷以河決商胡議必塞之臣竊謂過矣乃者霖
雨淋漓山谷發泄繼川橫潰或衝冒城郭此天時也
澶魏之掃如商胡者多矣莫決而商胡獨敗此地勢

也淮汝以西關陝以東數千里之間惟於水憂者甚則溺死不甚則流亡夫婦愁痛無所控告略計百萬未聞朝廷有以振業之也而議塞河強疲病之餘以極其力乘殘耗之後以略其財重爲事而罰所不勝急爲期而誅所不至上則與天爭時下則與地爭勢此臣所謂過也臣聞河之爲患於中國久矣其在前代或塞或不塞塞之爲仁不塞不爲不仁此有時而否者也以堯爲君以舜爲臣以禹爲司空十有三年而後僅能勝水患耳今之朝廷無禹明矣而欲以數月之間塞決河不權於時不察於民不亦甚乎議

右編

不卷之四十一

三十三

者以爲不塞河則冀州之水可哀甚不然夫河未決之時能使水不病冀州則已矣既決之後縣邑則已沒矣人民則已亡矣府庫則已喪矣雖塞河不能有救也今且縱水之所欲往而利導之其不能救與彼同而可以息民何嫌而不爲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夫中國者固四方之本也唯陛下與知道者慮之

論脩河第一狀

歐陽修

宋仁宗至和二年兼判三司院歐陽修上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奏建議欲塞商胡開橫壠回

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勤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惶羣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脩塞科配一千八百萬稍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脩虛費民財爲國歛怨壑

右編

不卷之四十一

三十四

事輕脫爲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脩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爲盜何況於此南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之餘所存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今又遭此旱歲京東

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口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會議脩塞當時公私事方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壟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壟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脩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

右編

卷之四十

三十五

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縣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幹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壟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又亦數歲故道已塞而難鑿決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

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壩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折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

右編

卷之四十

三十六

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豐年餘力漸次興爲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脩河第二狀

歐陽脩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脩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迹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

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壟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濱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於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

右編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七

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溢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脩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其後數年又議脩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壟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壟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壟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

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胡口決然則京東橫壟而河決道皆足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北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下何緣而頓淤橫壟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

右編

卷之四十一

三十八

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脩塞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芟料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爲六尺且濶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

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即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壑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溢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

右編

入卷之四十

三

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

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脩河第三狀

歐陽脩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脩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壑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二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脩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脩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

右編

入卷之四十

四

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思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爭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思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所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

猶當爲之况聞仲昌利口說辭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脩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誠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况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

右編

八卷之四十一

四十二

策者不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脩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

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壘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埽脩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患一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

右編

八卷之四十二

四十三

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河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者也今爲國設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論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壘故道本以

高淤難行而高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脩脩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隄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

右編

入卷之四十

四十三 三十八十五

論開孫村河

蘇轍

宋哲宗元祐二年戶部侍郎蘇轍上

臣爲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忝

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弘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駕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爲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款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梢樁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功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旣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爲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

右編

入卷之四十一

四十四 四十七

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爲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爲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榮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屋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境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有編 卷之四十四 四十五

堙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舊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難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粟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爲隄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讓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稍芟其數甚廣而

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稅全復爲利不啻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東流之患此愚以爲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壤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淺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爲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有編 卷之四十四 四十六

知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爲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版築器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還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斃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耻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

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
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
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

右編四十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唐順之編順之有廣右戰功錄已著錄是編所
錄皆歷代名臣議事之文凡分二十一門九千子
目古來崇論宏議切於事情可資法戒者菁華畧
備其曰右編者取右史記言之義也然其稿未定
而順之歿後萬厯中焦竑得其殘本南京國子監
祭酒劉日寧司業朱國禎仿左編義例爲定其部
分且補其遺軼付之梓然其中所補之文如司馬
師上高貴鄉公勸學書李斯諫秦王逐客書及唐
武后時諸臣所上書多以詞藻見收恐非順之本
意又如論晉鑄刑鼎一書自是左氏之文而題曰
仲尼尤爲無識蓋明白萬厯以後國運旣頹士風
亦佻凡所著述率竊據前人舊帙而以私智變亂
之曰寧等之補此書亦其一也

皇明疏議輯畧三十七卷
(卷二十五至卷二十七
配鈔本)(一)

〔明〕張瀚輯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
年大名府刻本

皇明疏議輯畧序

疏議輯畧其初為名臣經濟錄前職方即
中徽山黃君采

國朝名臣奏議及諸司故牘而成儒先私
議及文集有關政理者亦多取之學士大
夫爭相傳寫第其書成於草創中間去取
頗涉猥雜陳遜齋侍御延以其本刻於吳
雖稍加刪定然前弊亦未盡刊北畿督學

侍御山峯阮公飭典惇教之暇出以授予
大名太守元洲張公曰是書乃我

朝一代治體攸係然二本並有遺恨予益
為我圖之元洲唯唯退乃開局於元城書
院招延二三宿儒采擷會萃刈蕪刪繁視
舊本所簡斥者十之五所增補者十之三
究之雖不能無遺然以耳目所及顧已十
獲其五六矣黃本舊以九卿分門此則藝

凡立例稍倣宋名臣奏議摠之以三十門附之以三百餘目彙分昝列共爲三十七卷凡天人之孚應邪正之區分夷夏之安攘刑賞之懲勸利害之行罷以及軍民財用之統要禮樂刑政之綱目靡不該載而我

國家二百年間政化風俗國勢人情略可考見誠百工之昭鑒一代之要典也參稽

疏議輯要序

十

互校扶隱搜逸雖二三宿儒之功乃其提綱挈要櫛去導存多出元洲之所裁定而檢括家藉以增益其所未備予亦不敢謂無毫末之助焉書成元洲謂予不可無言以弁卷端予惟凡國家之興自有一代之章程制度量時審勢酌古準今其言接於耳而易信其事切於時而易行有志於治者但當祇適紹聞固不必遠尋異世之法

而追探前古之躅也昔周公之告君奭曰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閼夫有若散宜生有若大顛有若南宮括魏相之在漢庭數條陳漢興以來國家便宜故事以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彼二臣者豈不知周之前有皋陶稷契夔龍伊傅漢之前有周召畢毛閼散顛括而但拳拳以本朝人物爲言者蓋聲迹之相聞斯景行之有屬而道足以致治亦無庸遠有所慕也哉

疏議輯要序

三

明肇興聖聖相承攬用群策一時明良交際龍起雲從若遜志方公忠文王公之英偉潛溪宋公文貞楊公文莊丘公之器業端肅馬公肅愍于公忠宣劉公之謀猷襄敏王公陽明王公肅敏余公晉溪王公之方略端毅王公儉菴梁公之政事渭厓霍

公端敏胡公之鯁亮其他臺府忠蓋之臣
帷幄文武之士諸所敷奏皆能通達

國體啓沃

聖心洞悉民隱曲中時弊剴切詳練班班
可紀此固我

朝號叔閔天散宜生大顛南宮括賈誼晁
錯董仲舒之流質諸古人而無媿者以故
咸能黼黻

源議輯畧序

四

衮宸流耀簡冊振一代之休聲垂百
世之宏矩吁偉矣哉我

國家一代人文之盛也嘗以其時考
之洪武永樂之世其辭直洪熙宣德
之世其辭正正統景泰之世其辭奮
成化弘治之世其辭昌正德之世其
辭統至於

今上開廣聰明容受讜直而群臣望

風承德益爭以自効故其辭明而確莊而
不肆凡此固足以見群臣之殫忠畢力嘉
謀入告亦足以仰窺我

列聖之淵識宏度天覆海涵宜其弘闡大
猷共登至道而二百年之淳化懿綱良法
美意遠非前代之所能及也繼自今上自
九曹下逮百司庶府諸有建白能取我
朝名臣之所已試者而擇善以從守之勿

源議輯畧序

五

失如周公之屬意於其僚魏相之條請於
其君則法相因而事易治道相繼而政自
通上無更張之擾下享畫一之利固可以
奠久大之基永無疆之業而成周文武之盛
自可立致西京之治則固狹陋而不足言
矣不然如徒泥周禮之迹者而侈然以當
代爲不足法嗚呼此新法之變聚訟紛紛
所以使人至今痛憤而未已也然則視蜀

公請藉禁中章奏以丕振中興之業者其
功效竟何如耶是編之刻備本朝之舊章
存先臣之故事與周公魏相之見越先後
同出一軌且不徇荆舒慕古之名而有蜀
公從今之便君子於此可以識二公之微
意矣它日豐功茂烈以觀光於近代追蹤
於前古將不可緣是而預占乎函峯名鶚
字應薦甲辰進士安慶之桐城人其校藝
疏言

疏言

六

天畿黜浮崇雅一時士習斐然改觀元洲
名瀚字子文浙之仁和人博學好文非徒
役役於簿書者其美並可書也因不辭而
爲之序

嘉靖三十年歲次辛亥冬十一月吉日

賜同進士出身翰林院

國史檢討徵仕郎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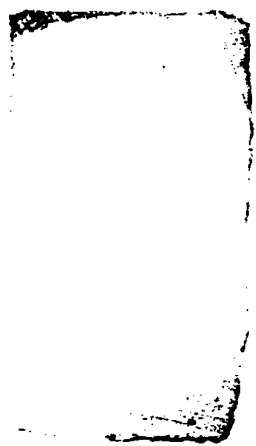
命專理文官

誥勅無脩

會典郡人晁璉撰

疏言

七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阮鶚裁定

直隸大名府知府張瀚纂輯

推官李鳳毛

教諭程鑒

林紀

郭錫剛訂

通判李勳

知州李一元

舉人馮延齡

孫如筠編次

議輯畧序

同知唐交

通判金本陶

陳詩

王可立

知縣任環

孫昭

汪芸

陸光祖

劉文玉校刊

李文麟

劉濟民

牛拱辰

皂明疏議輯畧凡例

一纂輯以經濟錄為主凡奏議有關經濟則錄錄或存

事實而略文辭間亦稍為刪定若夫人品高下言論

用否載在國史未詳

一集中分門略倣宋名臣奏議先朝廷而後庶事以

不備故不列諸衙門然於諸司職掌亦可槩見

一增收疏議或本各所遺錄或出引見他書限於見聞

知多闕略俟後有得不妨續入

一見在諸臣嘉謀孔多並未入錄併候續輯

一舊本多傳志序記等文今以非類不錄

疏議輯畧凡例

一各類以諸臣立朝先後為序間以續收錯入不能

盡拘且以便於後也

一建白或事同議異或詞異旨同即於時務少殊不盡

削以備參考

凡例終

卷一

君道一

太平治要十二條

法天道順人心疏

大庖西上封事略

萬言書略

中興正本疏

獻言圖報疏略

勸行王道疏

正心謹始以隆繼述疏

恤民困以固邦本疏

十事疏

卷二

君道二

養聖躬勤論政悼孝義疏

條陳時政疏

再上時政疏

政治終始疏

時政議

桂彥良

王禕

鮮縉

葉居升

李賢

丘濬

張元禎

馬文昇

馬文昇

劉球

章綸

商輅

商輅

彭韶

蔡清

培養聖德疏

正君心以培治體疏

論知人安民疏

永保天命疏

陳言治道疏

保治疏

卷三

君道三

應詔上書

陳言治道疏

急大本圖治安疏

陳治忽明忠佞疏

六事疏略

六事疏略

蚤定宗社大計以絕危殆疏

陳政令十失疏

遵祖訓以光聖德疏

聖駕出外經宿疏

卷四

君道四

章懋

李旦

李承勛

李文祥

賀欽

陳音

李夢陽

章懋

楊清

劉玉

劉玉

黃鞏陸震

羅玘

李東陽

靳貴

靳貴

忠益疏

條陳弊政疏

陳言疏

八事疏

建言疏

陳言時政疏

卷五

聖學

開經筵疏

緝熙聖學疏

正議輯聖學各目録

三

講學聽政疏

乞添進日講并東宮性理等書疏

講學圖治疏

講學親政疏

建言疏

論聖王心學疏

論復卦月令二義疏

卷六

脩省上

脩德彌災疏

胡世寧

李承勛

奚洪

毛鳳韶

王一夔

余珊

楊士奇

薛瑄

楊守陳

張元禎

謝鐸

王鏊

胡世寧

桂萼

桂萼

展旒

地震疏

應詔封事

欽崇天道疏

應天以實疏

除群姦以消天變疏

應詔陳言治安疏

脩省疏

遇災脩政疏

奉勅陳言疏

卷七

正議輯言各目録

四

脩省下

彌災脩德疏

災異疏

脩省以謹天戒疏

災異疏

慎刑彌災疏

脩人事以彌災異疏

脩德彌災疏

不事虛文以彌災變疏

脩政彌災疏

馬文昇

鄒智

鄒智

賀欽

韓文

何景明

吳仲

曹璘

鄒緝

姚夔

馬文昇

柴昇

江淵

何喬新

李承勛

呂雯

吳巖

范珠

卷九

扶植綱常疏

陳言輔治疏

乞取回買既好太監疏

請復經筵疏

乞止漁獵疏

革西廠疏

乞罷齋醮進香疏

乞止親藩入朝疏

欽定四庫全書

五

乞停送武當神象疏

扶持國本疏

省冗濫以蘇民困疏

裁革中官疏

塞倖門廣言路疏

陳言時弊疏

乞停遣使西城疏

卷九

納諫

開言路疏

羅倫

王恕

王恕

湯禔

于謙

商輅

張寧

倪岳

馬文昇

林俊

黃瓚

汪循

劉玉

馬昂

毛紀

劉珝

赦寬追以光聖德疏

永保天命疏

勸忠義以感人心疏

釋言罪以明納諫疏

宥言官以彰聖德疏

正大經赦小過以弘化理疏

疏通言路疏

卷十

史職

紀注言動疏

欽定四庫全書

大

史官議

學士官制議

脩史職以備國典疏

作養人才疏

簡侍議

卷十一上

銓選

議覆公選法疏

選用進士疏

選任運司官疏

儲巖

王恕

夏崇文

夏燾

王守仁

程啓充

楊琅

王鏊

王瓊

何瑋

方獻夫

崔銑

王恕

王恕

王恕

王恕

議王完陞賞疏

選輔導以全宗室疏

信老臣以慎初政疏

推陞太常寺官疏

均選擢以勵庶官疏

重守令疏

題內降疏

知人官人疏

薦舉疏

論大臣進退疏

公用人以正治體疏

論革冗官疏

銓選議

卷十一

考課

酌事理以公考覈疏

嚴考察以勵庶官疏

議覈陳言疏

考課議

考課議

王恕

馬文昇

安奎

王洵

賈詠

李承勛

徐溥

胡世寧

彭韶

毛鳳韶

周用

桂萼

丘濬

王恕

王恕

王恕

丘濬

王瓊

卷十二

財計

會計足國裕民疏

清理糧儲積弊疏

資治策奏

裁革冗食疏

陳時宜以隆治道疏

民財空虛疏

計廢地方疏

卷十三

賦役

分別地土疏

復舊治以足國安民疏

均田役疏

役法議

貢賦議

黃冊議

卷十四

征權

軍民利病疏

韓文

嚴蘭

王叔英

張文

楊庶

何塘

唐龍

彭韶

桂萼

唐龍

李堂

胡世寧

楊廉

孫原貞

孫原貞

孫原貞

孫原貞

孫原貞

孫原貞

孫原貞

茶法議

議慶益法利弊以裨國用疏

進益場圖詩疏略

益法疏

請行轉般法議

益法議

淮益利弊議

益法疏

慶益益法事宜疏

益法疏

陳言益法疏

卷十五

漕運

般運倉糧疏

國朝運法議

漕例疏

漕例疏

儲運糧儲疏

卷十六

荒政

楊士奇

章懋

彭韶

何孟春

丘濬

王瓊

霍訥

梁材

陸深

周用

三朝用

劉大夏

邵寶

俞諫

王瓊

唐龍

預備疏

急簡要以活饒民疏

固安邦本疏

卷十七上

禮儀

章服議

大祀禮請遵故事

請行慶成宴疏

藩國喪禮議

請定服制疏

卷十七下

律曆

進律呂元聲書疏

律呂元聲書議

請改曆元事宜疏

曆象議

正統己巳曆議

曆法議

卷十八

陵朝

楊士奇

席書

金廉

宋濂

靳貴

唐臯

彭韶

張李敦

范永鑾

楊廉

鄭善夫

丘濬

岳正

楊廉

楊廉

楊廉

楊廉

楊廉

楊廉

卷十九

祀典

陵廟疏

陵廟疏

廟制疏

桃廟疏

孔子廟祀議

郊祀議 蜡祭議

免立五德廟碑疏

孔子封王辭

郊社議

正祀典疏

釐正祀典疏

考正祀典疏

楊時從祀議

吳澄從祀議

孔子祀典疏

薛瑄從祀議

請廟祀二忠疏

遵成憲以昭典禮疏

商輅

姚夔

楊守陳

倪岳

宋濂

丘濬

劉翀

吳沉

黃潤玉

倪岳

馬文昇

程敏政

程敏政

楊士奇

張子敬

霍韜

黃相

唐胄

卷二十

制科

制科議

科舉議

維持風教疏

科舉議

覈舉議

議行武舉疏

卷二十一

學校

明教議

脩明教化疏

脩明學政疏

國子監禁革事宜疏

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才疏

卷二十二

武備

武備疏

缺軍征守疏

議國操疏

王鏊

謝鐸

謝鐸

丘濬

崔銑

劉大夏

方孝儒

謝鐸

桂萼

章懋

馬文昇

楊士奇

于謙

于謙

于謙

于謙

于謙

于謙

于謙

于謙

于謙

卷二十三

征伐

進平南獻俘露布
報捷疏
軍務疏
平江西洞賊疏
江西捷音疏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申明賞罰疏
議江西軍功疏

改撥官軍疏
脩武備以防不虞疏
議遣軍入衛疏
思患預防疏
議清軍疏
脩舉團營事宜疏
預脩武備疏
預舉武備疏
預慶邊儲以圖治安疏
兵部十事疏

張輔
王越
余子俊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唐龍

馬文昇
馬文昇
李東陽
周用
王道
王廷相
江律
徐問
吳仲
胡世寧

卷二十四

撫治上

山東平寇疏
請平潞州疏
散慶夷人疏
招撫流移填實京畿疏
議土官襲職疏
撫治荆襄疏
止夷貢疏
止進獻疏
慶置夷情復國土以繼封爵疏
邊情疏
增重國體疏
保固地方疏
遼陽時務疏
停止鎮守內官疏
民情四議
議江西地方疏
卷二十五
撫治下

牛鑾
張子敬
李賢
商輅
王恕
倪岳
韓文
王越
余子俊
余子俊
余子俊
王崇之
孫仁
蔡清
楊一清

罷兵行撫疏

地方利害疏

四川事宜疏

專官分守地方疏

地方事宜疏

卷二十六

馬政

馬政四事疏

馬政利病疏

脩飾武備以防不虞疏

請復金牌舊制疏

增種馬疏

馬政疏

邊方馬政利病疏

威遠疏

馬政疏

馬政議

卷二十七

禦邊一北虜

議和虜疏

王守仁

胡世寧

王廷相

周用

徐問

儲燿

儲燿

儲燿

楊一清

楊一清

王璠

徐蕃

凌相

王道

于謙

于謙

邊務覆題

備邊覆題

遼東防禦疏

邊務疏

禦戎疏

建言疏

邊務疏

備邊疏

屯禦疏

禦邊防略疏

預防黠虜奸謀疏

夷情疏

卷二十八

禦邊二

備邊事宜疏

備邊事宜疏

備邊事宜疏

備邊八事疏

卷二十九

禦邊三

于謙

于謙

于謙

李賢

劉定之

商輅

黃仕儁

王越

馬文昇

馬文昇

韓文

韓文

倪岳

謝鐸

李東陽

王鏊

王鏊

王鏊

王鏊

王鏊

卷三十三

屯田

撫卹屯田官軍疏

三邊屯田議

卷三十四

河渠

治河議

蘇松水利疏

開引河水以濟會通疏

定計議以祛河患疏

疏議輯覽卷目錄

十九

重開通會河疏

治河通運以濟國儲疏

乞急救河水淹沒民田疏

理河事宜疏

卷三十五

營繕

脩建國學疏

酌大義以全賢孝疏

停差燒造太監疏

議處戰巡舡隻疏

方日乾

王鏊

宋濂

夏元吉

金景輝

徐恪

王軌

胡世寧

王廷相

周用

李賢

林俊

唐龍

何瑋

卷三十六

風紀

振肅風紀裨益治道疏

議舉劾以明黜陟疏

御史出巡議

考察御史疏

卷三十七

糾劾

糾失儀疏

乞罷大臣以重科目疏

疏議輯覽卷目錄

廿

任人圖治疏

任賢良以隆治本疏

馬文昇

王直

胡世寧

王廷相

張寧

張寧

彭韶

胡濙

皇明疏議輯畧卷一

君道

太平治要十二條



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如日月恩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則百職效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則人皆化於為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為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郡屯種懇關

疏議輯畧卷一

未廣莫若於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多之處令有司募民開耕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於趨事及犯罪者亦謫之屯田使荒閒之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則財用豐足矣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為本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益人情莫不歡喜事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節其力而不困君之於民既猶父之於子則民之於君亦猶子之愛敬於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文武仁孝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倫然萬幾之頃或相感

觸則意念之起如重霧之蔽白日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欲懲其忿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曆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享國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祐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為法秦隋之失為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垂

疏議輯畧卷一

二

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諸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數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於治化也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不能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員知州知縣於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知府歲首廉勤淳厚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

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謬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異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蓋刑罰一事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苟不欽恤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公平正大仁厚之人如漢張釋之于定國董親信委任之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之效矣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材非止訓誥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

疏議輯畧卷一

二

三

四

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純篤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其真脩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爲朝廷之用矣十曰嚴戎狄夫馭戎狄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開邊禦侮不測斯爲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必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爲最上者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之伐高麗而中國蠱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爲鑒非守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者當脩文德以

來之遣信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動兵於遠哉北狄遺燼尚煩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防禦俟其羣衆一舉而殄平之未晚也十一曰蒐才拔古之俊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起於商賈屠酤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材器出群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効忠竭力則庶可得奇材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千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

疏議輯畧卷一

二

四

二

人以為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爲己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聖明混一華夏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得關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正官朝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之官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可以畢至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其職矣

法天道順人心疏

王構

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人君脩德而已君德既脩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脩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成四百載之業簡策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有為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益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

疏議輯畧卷一

五

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脩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承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稅民心咸悅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漕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

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入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今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為治之大要以聞無謂儒者之常談而不加覽焉

大布西上封事畧

解縉

臣伏惟今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今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

疏議輯畧卷一

六

奈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而惡者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里榮感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惟其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之所學不

純溺於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識孤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緝穢蕪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沂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時類別。以備勸戒。則其無益於其謬妄。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又今六經殘闕而禮記出于漢儒。鑿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

疏議輯畧卷二

七

傳說箕子于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延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倡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置寺閣。尊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執戟陛墀。皆爲吉士。虎賁趨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疾王于衆職。定父任法。而加封待臣子于一體。示天下之爲

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布懇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災之。悍絕其欺。詆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惟薄不備。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厚。治曆明時。校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尙然神事甚無謂。狐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以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

疏議輯畧卷二

八

也。元首叢脞。則股肱墮。而萬事皆廢。人君不以察爲明。帝德罔愆。則衆志丕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政。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聖學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裘盛之絮衣服之齊。脩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陛下豈誠以此爲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刑獄之斷。詔誥之勤。鈎鉅之巧。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陛下豈真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

効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細微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見有一人持法固爭謂其不當罪其不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皋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寒淵裏也然誰不顧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其意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福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

疏議輯畧卷一

九

妻子而枝龍鱗犯天怒者哉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受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脩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寘蹈馨趨而或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樞埋器悍之夫闢葺下愚之輩朝擢刀鐏暮擁冠裳左棄篋篋右綰組符剔復之賤衮綬魏我負販之傭與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恍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飭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鬪勝官人致商量之童謡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

疏議輯畧卷一

十

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隣善惡必計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無纖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攝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爲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歛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泉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

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無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徵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徂於宴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講武，以為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闕，武備墮之過也。及今脩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方弩，無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由舊崇，實主有在。

疏議輯覽卷一

二

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偽書。今之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縱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聖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即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播楚屬官，其於奴隸是致柔儒之徒，蕩無廉恥之節，擊奉曲

踞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勸懲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管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屬，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之款言，固不止此。承命付量，急於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鑒焉。

萬言書

葉居升

臣觀當今之大事，遠者有三：曰分封太多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曰：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

疏議輯覽卷一

十二

二

經傳，并據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觀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群雄如蹈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無乎下，下不得以無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

懲宋元孫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臣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讎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國之甚或者謹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有抗衡之禮邪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據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喻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也此臣之所以爲大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顧又諸王未就國之先節

其都邑之制歲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事事刑罰而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而寓憐恤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歆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洽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事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關雎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

繩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使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始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剛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

疏議輯覽卷一

十五

內矣然未嘗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際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瘦匪欲害於人欲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理獄亦然太宗矯隋之暴刑法務從寬宥猶患及此況今立法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叙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

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撝務無遺逸有司催逼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泊乎居官舉動一跌於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

疏議輯覽卷一

十六

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矣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捐其所短而寬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相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

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有之而猶聞有拘其家小餘丁在也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摧強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復可矣今賊人偽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軍兵以討之使之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跡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

疏議輯畧卷一

十七

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移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求歸者已就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爲訛言驚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得復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

新籍在官乃見遷徙不報友易逃匿若欲遷徙靡從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大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陰陽錯謬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脩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斥之鳳陽屯田之制見任家小任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田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而非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

疏議輯畧卷一

十八

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脩明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墜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然後能使之融

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瀆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其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豈有不治者乎古之郡守縣令為民之師師則以正率下以

疏議輯覽卷一

十九

善導民使化成俗矣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本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簿書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時次第早澆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以取人材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為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市鎮城廓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為已任

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被臨亦但循習故常照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與廢之實上下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為要務以獲賊多者為極職以事跡少者為屬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無虛文未嘗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更決一獄訟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

疏議輯覽卷一

廿

為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欲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太學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為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出於太學或數月遽選之入官委之以郡邑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

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之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未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委今開國以來選舉秀士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寧有幾人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耻言人之過失至其末年干城之將至力屈計窮則視死如歸忠臣義士死事者不可勝數雖婦人女子羞被汚辱此皆禮義教之之效也元之立國其本固不正矣犯禮義之分廉耻之壞

自古未有及其末年棄城叛將降敵求生者亦不可勝紀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大將北征以來爲之死事者幾人乎此禮義廉耻不振之弊也臣愚以爲國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禮義尚廉耻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慎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爲急務風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爲最切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生員升於太學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精通一經無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其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無憊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覲覲之心也夫分封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罪既清則刑

期無刑矣崇禮義尚廉耻而風移俗易矣於是主上端拱清穆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嘉祥莫不至矣尚何天變之消也哉

中興正本疏

李賢

一曰勤聖學臣聞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成湯之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米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學也訪於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或

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銳情經術夜半不休或留意典墳採爲龜鑑或進陸贄奏議或覽貞觀政要不以爲容者而輟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亦可謂後世好學之賢君矣伏願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不但口耳之粗迹務考義理之奧旨必專心以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心脩身爲要務以居敬存誠爲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接物自無不當二曰顧箴警臣聞成湯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銘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武在輿有旅賁之規位下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贊御之箴嘗廟有欽詔而

寓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存緘口之銘無逸篇列於講閣前代遺迹爲鑑圖書洪範之語於座屏書孟子之言於屏障此皆宋之令主也由是觀之前代賢君以警戒爲龜鑑以宴安爲禍毒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視爲虛文是以流連荒亡盤樂怠傲以致敗亂伏願撫往事之銘鑑採古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屏或設之殿壁出入起居常目必在於以防過於未然禁欲於將萌則意無不誠心無不正三曰戒嗜欲臣聞益之戒彛曰罔遊於逸臬陶之戒彛曰無教逸欲有邦仲虺作誥以戒成湯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已

疏議輯覽卷一

廿二

改過不吝伊尹述訓以戒太甲曰敢有恒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敢有殉於貨色恒於遊畋時謂淫風召公之戒武王曰玩物喪志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周公之戒成王曰無滛於觀於逸於遊於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張蘊古作大寶箴戒唐太宗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范祖禹講五子歌戒宋哲宗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前代聖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而不敢流於嗜欲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也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賢進戒拒而不納逆樂怠荒以致危亂夫宴樂乃害心之禍毒酒色實伐性之斧斤伏

聖絕嗜欲之私養清明之德以成中興之業以慰祖宗之心四曰絕玩好臣聞召公恐成王受西旅之整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反爲耳目所使君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伏乞於內侍之中擇讀書知義理者置之左右凡珠玉犬馬珍奇禽獸一切玩好之物嚴以斥之心得其職不牽於彼則行無不謹身無不脩五曰慎舉措臣聞書曰惟皇作極蓋謂人君一身立至極之標準而天下四方之人環顧而取法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繫皆在左右中心無爲以守至正文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

疏議輯覽卷一

廿三

王制桐葉爲戲以與叔慶曰汝史佚請釋曰王曰戲也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於漢唐宋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則告有過必錄蓋亦嚴於自防矣是以古之明主愛一嘆一嘆况一舉一措豈可輕動哉伏願起居舉措必當於理內則告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若高宗之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夫人君既以伊傅周召望其臣則人臣必以免舜湯武致其君由是君臣一體志同道合而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六曰崇節儉臣聞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大禹絕旨酒菲飲食卑宮室衣赭服文王卑

服即康功田功當時雍熙泰和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欲作露臺不忍百金之費身衣弋絺席用莞蒲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太宗出宮女三千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素而止嘗曰欲盛則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欲宋仁宗思燒羊忍飢而不索恐自此多傷物命見宮人首飾珍珠遮目不觀蓋人君既以節儉存心天下豈敢奢侈相尚伏望躬行節儉凡內府一應服食器用究查今日之費比之先朝果減果增務要減省以蘇民力七曰畏天變臣聞商之中宗有桑谷竝生於朝恐懼脩德而天意即回高宗有飛雉鳴於鼎耳克正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

疏議輯畧卷一

廿五

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不為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游良賀呂劉馬嚴或勤心納忠有忤裨益或清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清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排去奸邪委政廟堂或以一身扞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其瀕之志千載之下抑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快一時不旋踵而遭大僂者相去遠矣今左右內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猶望勉以前人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務使後人仰而美之曰當時貴近之臣某也正直某也忠良如此則播令名於無窮豈不美哉九曰振士風臣聞三代之世比屋可封降自後世西漢尚忠厚東漢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而莫非善行國祚所以綿遠者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魏晉以來流於清談曠達李唐之世華靡必實宜乎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士夫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戒欺諛之詩曰好事盡輪純與直謾勞頰舌湧如泉真宗疾奔競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法馳騫苟進何可取士風得不恬退乎黜黜家士不與孤寒竝進錄廉吏後以愧墨貪之徒宜乎士風爭尚清廉也此宋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伏望取法於宋戒欺諛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清廉抑僂倖之徒絕諂佞之輩俾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

疏議輯畧卷一

廿六

追三代也。十曰結民心。臣聞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結民心而欲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所致也。所以固結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以古之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搏沙；五季之民，如水搏沙。伏願遠法前代，結民之道，延體祖宗恤民之心，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愛戴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搏沙而不散，或遇寇賊、姦宄之變，必不忍負朝廷之恩如此則宗社可安於永久，雖億萬斯年可也。

獻言圖報疏畧

丘濬

仰惟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歲在戊申登大寶之位，肇皇明之基，復中國之統。凡歷六朝，閱一百二十年，我皇上嗣登寶位，紀元之始，歲又適在戊申。當年之甲十二支之子相配，再周無餘而皇上登極之歲，適與相符。謂上天無意可乎？謂聖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謹按宋儒邵雍皇極經世書謂：天地大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國祚大數以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三代以

後惟漢唐宋國祚為最長，然皆不能滿其國祚之元數多者，不過三四百年。如人壽以百二十年為一元，然非善攝養，惜元氣，存仁心，謹身節用，不能盡其天年以滿其元也。是以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趨於弊，風俗日趨於薄，紀綱日趨於弛，由是馴致於不可振起而底於亡。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衰亨之際，宮闈安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政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有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甘為敗亡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豫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脩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此哉？矧其上古創業之君，無功德於民，適逢機會，因人成功，非若我聖祖驅夷狄而出之，化外收還我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重闡彝倫，再立世界自天地開闢以來，帝王功德之大，所未有者也。我國家有此大功上格天心為上帝之所享祐，而眷顧之無已，仁愛之不忘，故於世道升降之會，眷歆開先之際，生不世出之主而處於困心衡慮之中，示非常之變而當其為潛養晦之日，是以成化年間災異之生，皆自古史冊所罕有者。彗星凡三出，紫微大市三垣與夫三公北斗無不掃過，而兩

京畿暨十三藩司所奏地震母慮五六百次至於弘治之初猶未已也邇彗星又出於天津地震天鳴無異曩時鳥三鳴於禁中考之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而侵三垣台斗爲重地變莫大於地震而在京師邊方爲急禽鳥動物得氣之先其變尤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僅三書地震僅五書飛禽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特在遼速之間卜以古人占候之術驗以前代已然之故其咎徵之應深可畏也然我祖宗積德累仁先帝敬天愛民皇上清心寡慾無有致災之理而天之示變乃如此豈無其故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疏議輯覽卷一

廿九

天不言因其必然之數而示以顯然之象使人見其象推其數盡當然之人事而求其所以勝天則能變災爲祥矣夫人所以能勝天其道何繇脩德而已矣巨願皇上體上天仁愛之深念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本清一心以應天下之務上畏天怒下畏民怨中畏人言謹好惡而不派於異端邪說謹用度而不至於耗國害民謹任用而不失於偏聽獨任振紀綱於頹靡之餘復風俗於和平之舊防微杜漸每在初萌之際已虛心不以顛危爲諱防愆而剛爲之制思患而豫爲之防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則友求諸心熟思而審處之曰此事果合乎天

理順於人心適於時宜否乎其於聖賢經史有無該載

祖宗彝訓有無違悖當世軍民有無利益物論以爲是否人情以爲便否清議以爲善否得無違道悖德以致天怒乎得無勞民傷財以致民怨乎得無蠹國害民以致人言乎一事之行而衆議之訪於衆而獨斷之然後審緩急之宜量輕重之劑循先後之序以見於施行焉夫如是是惟不行行則合天理之公即人心之安適時措之宜而天下後世享其福矣雖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一日萬機應之無窮揣摩窺伺覘吾意氣之所向引誘激發逢吾心志之所欲投問抵隙覲吾機便之可乘上緣累露其微機衆即

疏議輯覽卷一

三十

據以爲倖會而入其說獻其計利其人植黨與排異已求差遣乞恩澤希爵賞資兩宅無非欲攘貨賄以肥家結親倖以固寵冒爵祿以貽後世是皆爲其身謀爲其家謀爲其親識以及所交私之人謀豈有一毫謀國之心哉皇上誠能養心性以保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姦邪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信任防一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朴以爲天下之先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之輩曉然皆知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于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于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朴而

不在奢靡也在乎省儉而不在浪費也所用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近也在乎正直而不在乎諛佞也則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影響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觀其波者皆知其不可迴轉小人不敵肆其姦君子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者不能逢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無不足國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

勸行王道疏

張元禎

臣惟人君者不以王道爲心雖有爲也謂之有爲之主則可非大有爲之主也爲人臣者不以王道致君雖有功也

疏議輯覽卷一

三十一

謂之救時之佐則可非名世之佐也臣非有王佐之才而潛心聖賢之學粗知王道之畧幸遇陛下臣敢於是時而勸行之夫王道乃帝王相傳以平治天下者也其道雖大然皆本之身心蓋心必純於理而無私然後著之政事亦皆純於天理而無雜苟政雖善而心有未純外身心以爲治是爲伯道伯道者假王道以成功名假天理之公以濟人欲之私王道真伯道偽王道實霸道虛至道坦夷伯道崎嶇王化大同乎天道伯業僅補其罅漏人主不可不深辨也今臣之所陳不及於更創制度振綱維繫黜陟人物惟勸陛下於身心用功身心之功既至則王道著於

政事者布在方冊可因可革可益可損當自能裁之而群臣有名世者當一一有以輔之也夫王者之心何心哉天地之心也天地所以相搭相盪相軋相磨而晝夜之不息者無他生物而已雖其雷霆霜露亦所以破頑而禁盛非心乎殺之也君得此心而當教養之責則當心天之心以達之萬事以生乎萬民必其四海九州無一處無生生之理無一物無生生之氣禮樂明備俗化醇美至和薰蒸諸福畢至皆由此心生也然是心也即天理也天理之在此心日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欲由是誘之者衆此心或爲之蔽而不能祛遣此天理遂以漸

疏議輯覽卷一

三十二

泯人心即以漸亡始於濫觴而至於滔天始於一燭而至於燎原一念之差一行之失歆遂於一已一時而患及於天下後世可不慎哉王道之行與不行實判於此然非有大爲之資有大爲之志者不能克也臣所以有望於陛下也臣在山林伏聞陛下毓德青宮已負大有爲之望嗣登寶位屢著大有爲之實邇者崇典端嬖延習以蠱此心殖貨利耽玩好以荒此心開倖門塞言路以昧此心則不能大有爲矣先儒程子謂學者不可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王道乃人君第一等事臣所以勸陛下行之而

三策曰定聖志曰一聖敬曰廣聖知夫所以必先於

定聖志者蓋王道之不行係於君志之不定多惑於近小之見邪僻之說殊不知王道只在心與政之無私而已非高遠難行者也人皆可以爲堯舜況於人君誠致中和而臻位育之效立皇極而成黎贊之功將見黎民於變而比屋可封四方風動而魚鳥咸若此明効大驗必至焉耳古語云有志者事竟成程子云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臣不勝倦倦夫聖志既定則身心之功於是可治矣身心之功不過曰存養曰省察曰擴充而所以致其力者則在於敬也故曰一聖敬焉敬者帝王傳心之法王道之要也此心不能無靜時靜惟有理而無欲此時而敬以存養之則中

疏議輯畧卷一

三十三

有主雖萬感俱寂所以知覺者炯然不昧矣此心不能無動時動則有理而有欲此時而敬以省察之則中有主雖萬感畢至而所以別善惡者幾微不爽矣截斷於慮念之初芟除於華爲之際必使私欲無一髮之容天理無一息之間先儒程子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即天德也此即慎獨之功也然古之聖王道已至而小心翼翼德已盛而終日乾乾主此身以此心主此心以此敬身在此心必不離乎身事在此心必不離乎事靜以涵動之原動以妙靜之用而凡未萌之私欲如好殺好武好內好察察以爲明等患亦不復生於心而害於政矣行王

道者此實至要臣尤不勝惶悚夫聖敬既一則作聖之功至矣所謂王道之本立矣而臣尤欲陛下之廣聖知何哉誠以王道即聖賢之學心與理知與行而已理具於心心存而理得是故當致力於敬然理散於事物必其知之真而後行之力自此身以及天下道之當然理之所以然在事物有不可以易者此事此務此理是矣易之於彼事彼物則非此事此務當此時此理是矣此事此物此理易之於彼時則非在我則是易之於人則非在近則是易之於遠則非在常則是易之於變則非先儒所謂天然自有之中所謂停停當當恰好處苟非窮之造其極求之極其

疏議輯畧卷一

三十四

傳則事物之來不一欲一一應酬斟酌之無毫髮之差難矣且如九經遠道分田制祿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經濟之盛五禮六樂六德六行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甄陶之妙干城儲峙之恤後王屢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張皇賑救之良天地之利先王興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大而盡生民之害先王除之何亦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淨而均無之廉耻喪而浮僞滋後世之習俗日惡矣何以反之王道之淳樸葉繁而根本蹶後世之學術日乖矣何以歸諸王道之正事事有要一先之使王道之

行毋徒如腐儒務記誦炫辭章於口耳筆舌之間而已又必益宏明目達聰之度益敦好善樂諫之誠不惟啓經筵以勤講而儒臣之端謹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時賜引諭所以涵養聖知者深不惟容臺諫以盡言而朝臣端厚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或限五品以上時賜延問則所以增益聖知者詳延引之時必俯垂溫顏戒以母有避忌使之得以盡其情彼勳戚宦官雖不假以權寵亦宜使之群侍拱聽庶有以開其識而知所憚所以保護聖知者益切臣尤不勝慙慙

正心謹始以隆繼述疏

馬文昇

疏議輯覽卷一

三十五

切惟人君之要莫大乎謹始謹始之要莫先於正心而正心之要又在主乎敬焉耳蓋敬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能敬則心存心存則德愈謹而後可以疑天命得人心保大業而治道無不隆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神聖智勇始以布衣龍飛淮甸東征西伐櫛風沐雨十八載而有天下在位三十二年之間宵衣旰食勞心焦思立綱陳紀貽謀作則此心此敬未嘗以忽蓋為聖子神孫立萬世不拔之基以垂之永久其創業亦可謂之艱難矣然創業固難而守成尤不易迨我累朝皆能以聖繼聖以心傳心克寬克仁

疏議輯覽卷一

三十六

祭也皇上繼紹洪基當民窮財盡之餘兵廢刑繁之際所以疑皇天之眷命者是在是以收天下之人心者在是兢業危懼此心豈可一時而不存一有不存不流於聲色則陷於貨利不入於遊逸則入於奢侈一或有之皆能敗德敗度而於前所謂帝王之盛德或有以損而不能保其終矣且自古聖明王未有不接見臣下而能致治者近日百司言事之人往往歛皇上接見臣下是亦忠愛之至臣以為皇上未接見臣下非終終不接見蓋亦有所待焉耳若常如今日臣恐君臣之情上下不通亦未可以言治矣昔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銀載蓋欲太甲敬天勤民而保天位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欲高宗脩德法祖而常無過舉也厥後太甲高宗爲商令主伊尹傳說爲商名臣治道之隆蓋有以也況邇來各處水旱災傷天鳴地震是皆天變之大皆上天仁愛人君之意此正法古脩德應天以實而不以文之際也伏望念祖宗創業之艱難而天命之靡常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而人心之固定退朝之後萬機之暇節膳寡慾以順養天和澄心靜慮以默思治道日御便殿召見儒臣或講說

疏議輯畧卷一

三十七

大學衍義或誦讀貞觀正要及通鑑綱目等書曲爲辯析孰爲道心孰爲人心其帝存此心而治其帝不能存此心而不治用是以親決萬機蓋事事有不難矣仍望於太皇太后皇太后兩宮益隆其孝養於親王兄弟益篤其友愛凡內外官員或有奇技淫巧之獻必禁之珍寶禽獸之貢必却之政事之疑必召內閣大臣議而後行文武大臣有缺必召該部正官詢訪而後用於緣邊將官不時戒飭於在京武備嚴加訓練科道爲朝廷之耳目若有小過曲賜寬貸大臣爲人君之股肱務存大體特爲優隆左右譽一人之善必究其所自來毀一人之短必詢其所從始

內臣之中察其醇謹老成者則親信而奏用之浮躁回邪者則疎遠而防馭之大臣之中察其忠良者委任之不二便佞者罷逐之無疑於母后之家重加賞賚而不假之以權於外戚之屬厚加優待而不任之以事賞賚當賞而不至太濫刑罰當刑而不至太僭錢糧宜加減省齋醮不必脩建宗室則推恩而昭德四夷則厚往而薄來廣開言路以防壅蔽時接臣僚以通下情畿內百姓差役浩繁所在地土暫免踏勘凡百用度務從儉約一應邪術罔爲眩惑堯舜之道亦不過此允迪茲則二帝三王不獨專美於前而我祖宗列聖真可繼述而不泰於後矣

疏議輯畧卷一

三十八

恤民困以固邦本疏

馬文昇

切惟自古聖帝明王英君誼辟莫不以仁民爲首務蓋以生民休戚國家之安危係焉成周以農事開國以仁愛養民故傳世三十雖有五伯之強而猶知尊周炎漢去古未遠以仁厚育民故歷年四百雖有中衰之禍而旋復舊物此皆以仁政得民心之深而民愛戴不忘也繼而隋唐趙宋其君有始雖勵精圖治躬行節儉而鮮克有終仁政不能久施於民而又有笑厥吐番契丹西夏之患兵戈不息民不聊生卒致傾危而不可救此仁政不能久結民心之驗也載在史冊昭然可考下迨胡元入主中國荼毒生靈

仁政漸盡不足言矣仰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奄有天下肇基以愛民爲本驗旧取賦十一而稅凡有買辦免其徵納未嘗輕歛於民故民之感恩實有同於三代萬年之國祚蓋已基於此矣列聖相承咸遵是道但自正統以來承平日久兵政廢弛浙江葉宗流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嘯聚於南方虜酋也先等侵犯乎京師天下多事而民漸凋憊矣肆惟皇上即位之初崇尚節儉尤切愛民供用之物俱有定數雖光祿寺奉上之物亦蒙御批而取是以節儉之德傳播天下仁厚之政繼述祖宗延年以來爲因虜寇犯邊內府成造軍仗器械等項及百工技

聖訓卷一

三十九

藝之人所以派出物料牲口數多况又用一倍而派三四倍無有止息大州縣派銀五六千兩小者亦派銀數百餘兩此皆小民膏脂前派者未完後派者復至加以宗藩位多冗官太濫祿俸等項及起運京儲邊糧之外存取糧米所餘無幾凡百買辦俱係民供其視祖宗之時大有不同以此小民窮困已極怨聲盈道大哉邦本實由於此况今兩廣江西盜賊生發良善受害浙江湖廣等布政司及應天并南直隸各府州縣俱有水旱災傷荷蒙皇上欽命憲臣前去巡視及用心賑濟愛民之仁無以加矣若節年所用物料不行斟酌免是所賑者少而所徵者多歎

民之不逃亡胡可得乎蓋民安則思治困則思亂和氣致祥沴氣召異此理勢之必然也今徭稅既重災傷存臻武備衰弱倉庫空虛盜賊充斥而災異迭見於此之時若不溥施恩典少蘇困憊誠恐缺食之民奸宄之徒乘隙嘯聚處處蜂起卒難撲滅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事之可憂莫重於是蓋恩貴預施患在早彌故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實有天下者所當深致慮也

十事疏

劉球

一曰勤聖學以正心德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

聖訓卷一

四十

二

寒暑無不時若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遠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也臣願皇上以古聖哲之心爲心視朝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宮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惟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推極脩齊治平之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無不順矣二曰親政務以總權綱夫政自已出則權不下移故太祖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左順門或便殿親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召機務之臣商確之而自析其衷所以權歸於上皇上臨御

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權綱有歸而政惟一失三曰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無不樂有正人君子為之親信以贊其治而益其明今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惟皇上察之於已詢之於人賢則親之不肖即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四曰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為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舜命伯夷伯夷猶讓於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為之庶祀典克脩五曰嚴考覈以督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遺繡衣採訪等使巡行郡縣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永樂間亦嘗行之近年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所考察徒文具爾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於軍衛之臣為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自三司郡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奸惡無狀具實懇退若有廉能仁恕治行過人亦乞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脩舉六曰慎刑罰以彰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所謂予曰辟爾惟不辟予曰宥爾惟不宥惟厥中蓋恐徇喜怒有所輕

至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勅旨減重為輕加輕為重者法司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為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倖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外其餘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七曰罷營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有乖故春秋於勞築之事悉書以示戒為此也今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國家赤子賴之禦暴而赴聞豈宜獨役而不加恤况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八曰寬逋賦以憫民窮周禮荒政十二薄征其一也近者各處報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准減亦徒事虛文民不得受實惠以致窮困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戶部遇有報荒即與勘實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民窮有濟九曰息兵威以重民命夫兵凶器動必傷人不可輕舉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被匈奴白登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興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費爵賞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將貴總之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彼言

果信待寇以歸不過獻諸廷礫諸市梟諸通道而已然彼
挾以爲功必求與本邦分有麓川之地不與則致怨與之
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坐大將不可制是滅一
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疎虞則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
皇上每錄死囚多憫之而免令克軍仁心若此真足與天
地好生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拾餘萬
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乖好生之仁哉况寇子思機發
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有悔過祈免之意若 勅靖遠伯
王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此寇只斬寇首來獻
即與厚賞仍令思機發盡削四面之地與各寨新附之夷

疏議輯畧卷一

四十三

掌之許以小職仍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息臣
以爲宜召還蔣貴并止四州湖廣貴州之兵用全億萬生
靈之命十曰脩武備以防外患太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
蓋能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北虜比年入貢然遣來
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
衆長驅入寇爲患已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閑暇之時
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途閱督操備預使借工各
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令以求良將
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
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

以昭格上天致太平之慶者伏惟 聖明裁之

元嘉年

四一四

皇明聖訓卷三

君道二

養聖躬勤論政博孝義疏



一卷聖躬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為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于君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于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急之務也臣恭惟 皇上身乃 天地 宗廟 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 宗祖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聖子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于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取李教女入宮魏謩諫而出之此古之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于無過之地正心以為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 皇上思天地宗稷付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深宵旰憂勤日夕惕厲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聲色退聲樂以保養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監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戒監後世不可得而掩也一勤論政臣聞

聖訓卷三

一

聖訓卷三

二

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邈然不相遠也故堯舜禹湯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王之為君臯稷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為臣或都兪吁咈而親戒于朝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予違汝弼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同遊于逸罔淫于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雍熙泰和之盛以為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而治體民情莫得而知也我朝 祖宗列聖之於諸臣嘗命左右以備顧問或於大誥首著君臣同遊之篇或於 勅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 皇上以歷代帝王及 祖宗列聖為法每退朝之後許師保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便殿以待顧問各條奏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一悼孝義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于百姓刑於四海者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

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為長挑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 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而修問安親膳之禮是即虞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為天下之父也與 皇上同氣異胞是為至親之兄也 皇上曾親受 上皇之冊封是為 上皇之臣子也 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廷嘗 詔旨傳位於 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 陛下尊之為 太上皇帝是為天下之至尊幸

源流輯畧卷三

三

而奉迎還宮是 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為陛下同氣之親兄 陛下為 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為二其實一人况 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 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 幸南宮率群臣朝見 上皇於延安門以敘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獲 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茲 詔冊妃汪氏為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以正位 中宮而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 詔冊世子母阮氏為皇后是固所以

正大禮明彞倫而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 世子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 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 皇上復 后汪氏於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國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 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 沂王復后儲位以候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庭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 天心自回災異自彌而胡虜不足平矣

條陳時政疏

商略

一曰正心術夫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自古人君崇正

源流輯畧卷三

四

道者無不安享治平之樂惑邪教者未有不致危亂之憂載諸史冊歷歷可鑑仰惟聰明聖智豈不知所決擇而頗留意佛事非誠信之也然外人聞者竊以為議謂內府一次脩齋街市一次搔擾中間委曲誰敢直言伏望臧去內府脩齋如遇節令止於在外寺觀舉行可也二曰謹命令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近來聖旨行於光祿寺內府各衙門者傳奉不一政出多門人得詐偽將來之弊有不可言伏望今後斟酌事體可否如有可行必令司禮監官傳旨庶幾命出於一而事可稽三曰親接見夫君天也臣地也天地之氣交則為泰不交則否往古事鑒不敢枚舉惟我

祖宗列聖在位未有不接見大臣論議政事者君臣情通政是以和今皇上視朝即退端拱九重不接大臣於便殿天下軍民利病何由盡知豈以首出庶物自能洞察四方抑以臣下庸劣不足與議也伏望日御便殿召忠直有識者面議政事而可否之或詢軍民之休戚或訪人才之賢否或察治體風俗之得失有疑於心必詢於衆則聽覽熟矣四曰慎賞罰夫賞罰人君之大柄也賞當功罰當罪則人心服故欲服人心莫先慎賞慎罰尤莫先循舊典守成憲近者道路傳言謂近幸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無功而冒官職者衆此非舊典也有罰不該充軍而充者罪不至死而死者此非成憲也伏望節賞慎刑惟舊典成憲是循是守則公道彰五曰納諫諍夫日有萬幾而事有萬變非兼聽博采何由一一當理是故伊尹以從諫弗咈美成湯傳說以從諫則聖望高宗而後世之稱賢君者亦必以聽言納諫爲首事伏望皇上以古之聖主明君爲法虛心屈已聽受群臣言勿惡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有當理即賜施行如此則下情得以上通六曰勵官守書不云乎臣作朕股肱耳目是言君臣一體也今五府六部非股肱之職乎給事中御史非耳目之司乎股肱舉動合宜耳目聞見不謬則元首尊安但今承平百有餘年文恬武嬉

事多因循或主於奉承而嫌於違拂或直行己意而不加斟酌有識者徒能竊議而不敢公言下人愁怨而感動天變今後令職股肱者凡遇事有不宜再三執奏毋率意行下司耳目者於事爲民厲官爲民害者即便舉奏毋循情容隱然後政善而民安七曰恤軍民書曰民爲邦本固邦寧軍軍出力以衛民民出賦以供軍軍民相資邦本乃固近來官員罔體朝廷愛養軍民窮困日甚一日若此者天下皆然而畿內尤甚何也以差役煩重而又無所資以爲生也舊日牧馬草場今多爲有力者侵占故馬死而罪責至地少而衣食窘懷憤蓄怨非一日矣伏望清理三

再上時政疏

商駁

臣嘗舉政事之當與皇上達矣荷蒙允納而行之者有之暫從而復寢者有之臣謹以愚見復條具時政數事以聞夫貨財軍國仰給不可一日而無者也苟或侈靡妄費府庫空虛倘遇興師動衆何以賞犒早涉飢荒何以賑濟故孔子論治國以節用爲本近年以來朝廷貨財多爲下

人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將次等者進貢存留一等者在後計囑鋪行多估價值又番僧授職在彼土官管事者例該給與印信使鈐束撫化鄉人近來近京開住者往往自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法王等職一舉給與金印圖書前任所給者悉自收留其有病故所遺者徒第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又求造給侵耗貨財乞勅甘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來京帶有玉石貴令通事請曉玉石之人辨驗第一等者計數封號裝盛送京次等者許其量帶盤費其餘悉令在彼貨賣番僧陞官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遺下

頭議輯畧卷二

七

二

印信合令查收不係本土管事官員然奏發遣如此庶事體得宜財無妄費經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蓋人君一留心於玩好則下人旁搜遠索而貢獻者其弊將不可勝言矣洪惟皇上即位之初不急之務一切停止玩好之物一切罷去天下臣民莫不稱慶近年廣西雲南等處有貢奇花異卉珍禽奇獸玳瑁寶石金銀器物蓋此物必取於民不取於民必取於土官夷人之家本一物之進必十倍其直暴橫生靈激變地方莫此為甚況水陸萬里人夫轉運不勝其擾見今安南小國敢肆抗拒漸有內侵良由有以召之也伏望今後除常貢外其內外之臣敢有以玩好

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則上下綏靖而無擾其於又安中國感格遠人之道兼得之六臣聞宋臣蘇軾有曰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得自達臣不敢遠引前代伏惟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群臣以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其言中理即為施行且或與之官或給之賞其不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故當時雖閭閻細微之事無不周知洪惟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直言無隱皇上之心即太祖高皇帝求言之心也近年以來人多顧忌不肯盡言豈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仰望明詔在廷文武群臣

頭議輯畧卷二

八

二

允政治缺失悉陳以聞善者俯賜聽納不善者亦不加罪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可達矣夫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苟用之不當必致陰陽繆戾妖孽滋興可不慎歟仰惟皇上嗣位以來凡遇盛暑必下詔寬恤于京師或值災變遣官詳審於天下慎刑之心蓋與古者虞舜好生之德同一揆也然自成化八年遣官詳審於天下迄今將五年矣夫以京師之內一有冤枉今日告鳴明日或可得以前辨彼天下之廣萬姓之繁中間冒罹刑憲者不知有幾其偏州僻縣隔離上司豈無經年含冤死於刑獄者乎此在聖明之世不能不為之惻然也合勅法司遴選諳練刑名

老成官屬分投前去會同本處巡撫分巡理刑官量加研審務使情真罪當輕重適中以免冤抑古者力役惟取於冬蓋以時節人力也有周先王營宮室而施禁緩工之仁建靈臺而布庠民勿亟之令茲者修建東直門城樓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師隄禦內外之意既深且廣雖愚夫愚婦莫不悉知以故軍士萬衆一心子來無或嗟怨伏望仰體先王營建仁心審察今日興作緩急除城樓城垣所當建外其餘不急之處悉令停止臣等又見往年西北榆林一帶糧草最難供給當時預借陝西山西河南三年租稅起運每草一束用銀貳錢米一石用銀一兩或兩半若輸納本色上下山坡展轉漕送不勝勞苦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預備一旦虜入河套復踵前跡民何以堪近日廷臣常議及此臣等猶恐所司奉行不至合 勅戶部查算彼處各堡糧草實數每處可勾幾時之用該有兵動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措置或比較屯田子粒採打未完草束或開種鹽引招商上納草束米豆或將腹裡積蓄糧草量起人夫加意撫恤以漸轉搬赴邊收貯或將在官贓罰銀兩運赴彼處起時收糴糧草上倉及其他長策務要一一舉行具實奏毋得視為泛常其遼東宣府大同雖未經用兵亦宜查見在積蓄之數務令邊鄙克實

庶不臨期悞事至如遼東輯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一帶邊方去京師密邇往年孕禍三衛為我藩籬雖有鼠竊狗偷不為大患今此三衛既被蒲都魯服勢以彼之強從此鄉道來犯我邊則京師不得安枕况居庸遼南至紫荆等關口尤係京師切近屏蔽雖有御史通年點閱緣承平日久未免忽略合 勅戶部奏遣歷練臣工分投前去會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趁今無事之時將各邊牆垣口逐一檢視該脩理者即便差撥官軍分工併力深濬厚築以為經久整點煙墩修葺堅固以便哨望其有城垣坍塌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備用去處俱要即時脩補緊要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請選集聽候有警應用不至緩不及事臣又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趾郡縣其地天下大一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夷情遂至激變失陷地方再不可復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係邊遠之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有警軍旅存恤糧運不繼欲天下無事不可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為切近而蠻夷土官衙門易生事變不可不為深憂今兩廣四川貴州俱有巡撫官而雲南竟應獨無合推選剛正有為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官處置施行各務要安靖地方毋事阿徇有負委任

政治終始疏

彭韶

昔唐太宗特魏徵獻言有曰 陛下志氣比直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爲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虞心無已所望於 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官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東宮之上又褒陞其家幾與 先帝時后家相等此正家之禮未終也悠悠萬事惟此爲大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亦爲此臣伏見 陛下至聖

疏議輯覽卷三

七

至明若俯念四海爲家之義以時裁正俾彞倫攸敘則陰陽不調災害不彌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則得所請輒從此嚴防之意未終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憚又預外事便成輕重臣伏見 陛下臨御歲久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爲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已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

諸人爭求環異以充 進貢海內臣工庶實有懷心茲者又

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此持儉之德未終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皆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庶而民足今剥取軍民之財以克貢奉之名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 陛下畏天是圖將此貢獻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入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 恩寵哉此用人之道未終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苟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 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群臣幸甚

。時政議

蔡清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後藥力之施得其地而病可起不然藥物千種所投泛漫無益於疾也近日彗星之異天道玄遠固未可知其果爲人問何事而見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夷虜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具無一

可伏天之意其為此耶愚謂此病症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歲復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雖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其次在邊境紀綱既振朝廷既正疆場自固夷虜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愚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清寧宮災皇上躬自脩省又誠諭群臣各陳時務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皇上所得奉臚所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而更賢共理此固亦脩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爲已

疏議輯略卷三

十三

此相彌縫竟使皆得無恙縱以人衆爲疑亦當去其太甚奈何論所指曰其爲姦之首其爲佞之魁而乃晏然朝端至其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即此一事皇上所親目而切蒞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況其他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萬里君門之外者哉愚雖不能悉舉抑亦無待深言今日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謂罪皆可以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皆可以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填委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君父之大事所繫未暇顧也但非大姦大佞其實至愚至

癡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尚忍言哉今士民之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宦官所養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爲士馬之資者乃多冗於庸將之家轉運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衛民虜騎一至而邊人身家一掃空矣諸若此類愚亦不能盡言也意今日國中之虛實四夷亦當知之過半矣甚可懼也抑豈惟四夷爲足慮前世草莽間英雄往往乘間而起而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仗也其可不汲汲及時振吾紀綱以揀舉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罷此紀綱之大機而朝廷之所以爲朝廷者也當惟周世宗以蓋世之雄舉中原百郡之兵而伐南唐宜若無事於再舉者而乘輿三駕首尾四年僅得江北而無全功何則當時南唐僅能持其紀綱也如叛將朱元之妻樞密使查文徽之女也文徽以寵臣故表乞全其女命唐主批曰只誅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當時無有能以巧計彌縫之者故國雖弱小猶能支吾大敵焉况以今日堂堂天朝幅員萬餘里萬國無二尊曰兵曰財色色皆可辦者惟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也潘宋元祐間朝廷相司馬光而黜章惇輩盡革熙豐弊

疏議輯略卷三

十四

政遼人聞之戒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失慎母生事關邊隙以此觀之中國動息四夷無不知者其可自廢吾所恃以爲美狄利哉更以周世宗高平之戰觀之纔一按誅敗將何陣樊愛能等而兵勢遽赫然改觀於俄頃之間自後百戰百勝率如破竹之勢則紀綱爲國之命脉舉四肢貫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若夫紀綱根本所在則又在於人主之一心故心正則百事可正理明而後其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學必正學毋徇於文藝多末而後有明理之功其指要不外乎真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矣嗚呼此一書者直聖學之寶藏也人主不但當以日講經筵凡深

臨講輯覽卷三

五

宮燕居之際終食造次之頃皆當時時誦服不少遺忘務使其言浸漬融化於一心之內而時出迭見於應物之間然後爲有得而天下事皆可無俟多言矣不然安得事事而爭之目目而正之也哉此雖書生之常談其實不易之至理蓋不患美狄之不服而患朝廷之不治不患萬事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明今日兵備廢弛而邊境爲尤甚其當揀爲尤甚急蓋朝廷養兵本以制敵而今多役於權要之門朝廷給財本以養兵而今多落於權要之手氣勢不振於未戰之先威令不行於方戰之際功罪不明於既戰之後我之虛實既素爲敵之所窺敵之虛實益足

爲我之所畏今欲救之糧宜遣朝官以頒給不必悉關白於將領松殺宜專委官以防察無事則寧悉之逸遊非親得雋於矢石之間者不得冒功宜從兵部報效試中者乃遣之一或敗事於旗鼓之下者不得逃罪宜委方正官員紀功者并察之然其要在於將帥之人品不凡人品不凡則無事於防察以妨其權其機在於朝廷之紀綱振舉紀綱振舉則自將帥以下無不用命昔儂智高屢敗官軍矣一用狄青爲總帥而南方遂平於旬月之內周世宗始敗於北漢立誅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遂無敵於天下唐帥師討淮西之兵不用宦官監軍而用裴度臨督一舉

臨講輯覽卷三

十六

而事定蓋同此將領同此士卒同此器械同此糧實亦在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此非經世之大本似亦揀時之急務也

培養聖德疏

章懋

伏蒙分命史館各賦煙火等詩以爲上元玩樂之具臣等竊議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遊心經術邁跡堯舜凡所舉動必欲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即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又開言路凡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

言而遂懷節令晏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能
項因災異勅諭群臣同加脩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擊
耳聞未嘗不稽首稱頌以爲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
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既皆所不爲則煙火之事決
知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者兩宮皇太后在上陛下
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手
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臣伏覩兩宮母
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貞靜舉天下之珍奇玩
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煙火爲樂哉況今兩廣弗靖四
川未寧遼東雖已告捷然虜情難測尚費區虞不可置之

疏議輯畧卷三

七

度外北虜毛里孩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
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
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
無所出可爲寒心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此正兩
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陛下之不暇爲此也
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口供奉文字然鄙俚
不經之辭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祁
蘇軾之教坊歌調以爲之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陛下
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陛下臣等叨與翰林誦習六
經師法孔孟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

報於萬一何敢爲此鄙詞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古之帝
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
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
地而所以戒謹恐懼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
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侈靡
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
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天理人欲不容竝立若曰上
元之樂乃微事耳煙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聖明
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
百度惟貞若如此一事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之甚於
此者將無不至且添器之作何損於德而弊則止之旨酒
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爲奢而漢文
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
可長故耳伏願寬斧鉞之誅採薦藎之語將此煙火等事
一槩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
傷爲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
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
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實宗社生
靈之大幸也

疏議輯畧卷三

八

正君心以培治體疏

李旦

李旦

切惟天下之治在於君心之正君心正則萬事理矣 陛

下嗣守太寶二十餘年資鴻儒以為輔延史臣以進講其於正心之說無不明而念慮之間亦無不正矣但人心易私道心易昧擾之以私攻之以欲求有不喪其真而失其正者况一日萬幾心不能定事何由理 陛下欲求正理先辟邪心如神仙佛老之說燒煉脩養之術私外戚納女謁聲色貨利奇技淫巧之屬皆 陛下素所游惑者也加以宦官妾左右近習有欲苟慕富貴觀保身家而誘之以蕩上心逢君意則以物交物以非遂非心能正者嗚呼幾希自今 陛下務養心以正制心以禮異端絕而不談

源議輯卷三

元

脩煉置而不講聲色非理不可適也貨利非義不可殖也外戚不私女謁不行奇技不尚淫巧不作而便嬖倖臣擯斥之驅逐之日進儒臣講求治道大開言路款納忠良然後此心不為彼所動而正大光明之體不失矣以之宰萬事制萬機無不可以之體庶職福蒼生無不可由是可以澤天下而垂裕後世矣故臣以此為人君當脩之首務也其曰篤恩義以親宗族收宦官以重任使借名器以杜僥倖絕珍玩以遠溢臣別賢否以隆治效撫流民以弭大患恤畿民以固國本整邊備以固藩籬納諫臣以施實政皆正心之所推也

論知人安民疏

李承勛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人易為而難知乎毀譽亂之而四目四聰或不能無蔽也民易為而難安乎守令賢之而監司不能振風紀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 皇上奉天法祖精明純粹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也安危之機在君德 皇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君德盛矣而治效未臻何也蓋由郡縣之官愛民者少而殃民者多為監司者又多不肯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科差一日重於一日又嘗察之閭閻軍民一年貧於一年上澤雖布而不

源議輯卷三

二

得下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 詔寬恤事件公然廢格不行奉 旨蠲免稅糧肆意重復徵擾其他姦弊百孔千瘡實政不修虛文是急 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為之宣播而小民無從得知 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為之奉行而小民無從沾惠太平之治何日可期伏望 皇上特降 勅旨切責天下巡撫巡按督察有司繩愆糾繆便朝有善政必及於民民有隱情必達於上天下之官屬民者去而宜民者留天下之事屬民者罷而宜民者行事有當為即為之而毋以利害為念姦有當擊即擊之而毋以強禦為畏事有當言即言之而毋以觸犯為虞則所謂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者庶幾可冀至於兩京科道以言爲職亦多不能體 皇上求言求治之心暮年之間不聞直言時事間有論列不過略舉小事僅以塞責乞賜叮嚀戒諭令其展布四體靖恭爾位略承順之細謹務陳善之遠圖於凡官之失職政之失宜知無不言無不盡職舉則遠近鄉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實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不通何憂乎人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然治道固非一端振其頽而起其惰恐無功於此者臣言又此猶有私憂過慮自古以來剛直之才果銳之氣養之甚難而折之甚易蓋敢言敢爲之人利於善而不利於惡

疏議輯覽卷二

三

利於公朝而不利於私室言路大開容有一二傷於激烈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好名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不敢言之氣挫言路暫開而復閉矣撫按舉職容有一二行事稍過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有挾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不敢爲之志沮風紀之職暫振而復廢矣更望皇上建其有極過者抑之使就中而始終保全不及者勉之使企及而不遽廢棄言或逆耳當諒其心事或違衆當求之道若戒諭之後各官仍前畏避不振紀綱以繩姦惡者聽臣等指名奏免罷黜以爲辱臺之戒又或一時狂愚妄發侵觸雷霆之威而心實無他者亦望各臣等據實分

解以養直臣之氣周易泰之九二有曰包荒者臣以爲用之於聽言尤切包荒之量即 大舜隱惡揚善之仁也有曰用馮河者臣以爲用之於斷事尤切馮河之勇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義也伏惟 皇上清明在躬傳心之要得之舜文其於脩己以安民脩己以安百姓特在善推其所爲而已臣等狂瞽妄言仰瀆 宸聽不勝兢業

永保天命疏

李文祥

切惟帝王爲政恃權與法權貴一不可使近習分之分則政出多門而禍亂作法貴一不可使小人玩之玩則心無所忌而僭奪與權分於上法玩於下雖堯舜爲君稷契爲

疏議輯覽卷二

三

臣徒醉精神何益治理恭惟 皇帝陛下英武夙聞仁孝懋著 祖宗之業在此中與帝王之治由茲再造然舉不無由舉張往事難追多言徒咎臣謹以切於今日者昧死爲 陛下言之且 祖宗立六部三法司設內閣學士分理庶務參贊萬機任專責重無掣肘之嫌事屬責歸無城狐之托治隆俗美職此之由頃者在位多廢人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痛加摧挫公行賄賂濫授冗員阿順者則交相接引驟至超遷違忤者則巧爲譏謗遠遭竄逐朝野寒心道路側目譬諸身之疾病

正如心腹之難直釋此不圖終難言治伏願陛下密訪
渠魁明彰國憲謹厚謙畏者隨侍左右以供使令更
宜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如此則體統
正而近習不得分矣祖宗定大明律罪分輕重各有科
條稽古定制服色器用罔敢僭踰善惡知勸戒之方貴賤
異等威之辨故國制益專民志大定頃者法司惟徇已私
不恤國憲豪橫有恃者雖重罪必曲寬容貧弱無告者
雖小嫌必深鉤鉅惠及奸宄之雄養成傾頽之俗紀綱盡
廢體統蕩然家僭王侯之居富室擬公卿之用奇技淫
巧漸成上侵伏願陛下申明典章使執法之官一遵成

詔議輯卷之三

三

憲貴倖必懲豪強罔赦廢疎實效不但虛文法立如此則
禮度明而小人不取玩矣權一法立政事必新使無其人
誰與共理帝舜垂拱而治尚賴五臣武王教化大行兼資
十亂臣竊聞致仕尚書王圻王恕孤中自許年力未衰尚
堪効用南京主事林俊貴州思南府推官王純皆抱忠貞
兼優才識論其全德各有小疵要在良工固當大用伏願
陛下起竝等置之公輔俊等列諸諫垣旦夕親其議論政
事庶有裨補且人才難得自古為然習俗移人豪傑不免
惟茲臣庶不盡庸愚但恐言出禍隨動先咎至故局促輟
下之駒偃息籠中之鳥豈不思奮顧此牢形亦知過於尸

詔議輯卷之三

三

每記辭於時勢蓋人雖下愚豈無顧義之心惟在中人
不免有我之累能知愧負亦是名流樂其危舊斯為下品
伏願陛下明昭族務公察群察其間素分不才其心無
耻罔上營私遠天露物者小臣則遂罷去大臣則宜遣歸
少勵上風斐彰國範餘可自新者一切賜以溫詔感其
良心終始驅策以圖實效不容退託而逃清議況上化下
效捷如影響曩方朝詠諧之臣以武帝為君力陳規諭守
文化及隋之倭人至唐貞觀間亦強支持勉忠良之列
人皆含靈惟其誘致既開自新之路必多遷善之人如此
則位不乏才官多稱德况古昔聖王懸鼓設木自求謗議
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為戒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李林
甫持此說以禍唐王安石持此說以毒宋遠近駭聞莫不
驚駭伏願陛下再頒溫詔廣求直言不墮奸謀益彰
聖德使彼知人心之不可盡欺公論之難以獨掩聊示懲
於已往庶事警乎將來且今言官跡其議論不無過激之
偏要其心志皆出忠誠之切更願陛下少霽嚴威輒加
優禮言切而理愜者必引導以盡其情識極而辭拙者亦
含容以加其意諍諍無隱者褒其直而勿責其非獻謀可
采者獎其情而勿亟行其策惟當斷以一心不必搖於衆
口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所利倘一問及必以前事中

傷如有嫌疑必賜片時引對臣草茅新進積無怨讎豈不自謀率爾狂輓但思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吉凶休戚實相關隱默諉欺情亦安忍故不避斧鉞歷盡愚衷

。陳言治道疏

賀欽

一曰咨資儒以講聖學臣伏謂人君之治天下欲求四海之治當盡為君之道欲盡為君之道當講聖王之學聖王之學何學也所謂大學者是也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綱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目也唐虞三代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者由人君之得此學也漢唐以下所以治不古若壞亂相仍者由人君不得此

疏議輯畧卷三

三五

學也何則得其學則君道盡不得其學則君道乖此治亂所由以分也是大學也經作於孔子傳出於曾氏程子表章而發明之朱子序次而補註之西山真氏又從而推衍其義實以經史無不備焉載之策簡昭然明白固無俟於後人之贅言而亦陛下已嘗講讀之書矣臣今復舉以為言者非不知陛下嘗講讀之蓋區區愛君之誠惟願陛下不泥於世儒口耳詞章之習不惑於鄙夫古道難行之言不徒講明之而實信之深不徒深信之而實行之篤循其分明之節目進其有序之工夫則大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道不在方冊而在陛下矣夫如是君道豈

不盡天下豈有不治哉是則今日之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也所謂真儒者學以為己知而能行不事空言者也所謂俗儒者學以為人徒知而不行惟務口耳詞章之習者也伏惟陛下留神致察今日經筵勸講之臣其為真儒耶抑為俗儒耶果真儒也必能積誠感動開導有方涵養聖賢薰陶聖性開發聰明進德修業何憂聖學之不成君道之不盡哉果俗儒也亦徒備勸講之虛文無格君之實德其不阿徇逢迎諂諂面諛亦足矣矣尚何望其有補聖學之萬分哉是則聖

疏議輯畧卷三

三六

學之成典不成君道之盡與不盡天下之治與不治一繫於經筵講官者如此則陛下今日於真儒俗儒之辨其可以不明而進退取舍之際其可以少差哉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臣聞帝王之為治莫急於求賢人臣之忠君莫重於薦賢伏惟陛下即位之初詔求賢才以弼治化此可見陛下有願治之盛心得致治之要道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臣敢不以臣所知者為陛下薦之臣先年在科之日接見廣東新會縣廩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非記誦辭章之流實躬行心得之士有格君之德有經世之才是誠當代之大賢豈為士夫

之矜式臣在京師接人多矣未見有出其右者也成化十五年以來廣東左布政使彭韶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其才賢吏部移文所司以禮起送成化十九年三月到京朝見以身病母老陳乞終養蒙授以翰林檢討令其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迄今六載不知陳獻章前疾已愈每養已終與否伏望 陛下以非常之禮起此非常之賢召之便殿問以治平之大道以觀其謀猷授以政事以試其才識若其賢果如臣言伏望 陛下或任之內閣使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臣敢謂不三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緣陳獻章作止語默絲毫不苟而

疏議輯畧卷二

宅

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多嫉之陳獻章以知而必行為正學而世之務口耳尚詞章者多嫉之陳獻章安於退處不求聞達而世之貪利祿好奔競者多嫉之惟 陛下察納臣言不為鄙夫俗儒之所遷惑斷自宸衷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使或陳獻章身病未愈母養未終果不能出亦望陛下虛已受人使之詳陳其格君善俗之道興利除害之方 陛下深信而舉行之是獻章身雖家居而其道則行於朝廷矣况其所知必有才良行修曉達治體者 陛下令其一一舉之以克國用豈不足以養棄道化而治隆平哉大抵賢才之生無代無之惟在人君訪求任用之何

如耳苟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則聖賢之才亦將出為世用矣何患天下之不治哉臣更乞 陛下再諭內外大小群臣悉心推訪各舉所知果才德學行殊常之賢或山林隱逸或庠序生徒或小官下職一皆以禮敦遣萃於京師依明道程子養賢之法置為延英之院以處之豐其廩餼卹其貧乏以大臣之賢者典領其事止以應詔命名不遽進之以職凡有朝政典禮使之討訂使凡執政近侍之臣互與講論如學政則討論程明道之論學校程伊川之看詳學制如貢舉則討論朱文公之貢舉私議如經筵則討論程伊川之經筵奏劄必使今日之學政今日之貢舉

疏議輯畧卷二

天

今日之經筵一如程朱至當之定論以革近世浮華淺陋之習若然則與 陛下近日常納太學生之言行文公家禮於天下以革浮屠千百年之積弊豈不同一痛快人心也耶况此諸賢切磨日久德業益進 陛下特賜召對以觀其才識器能則屢歲之間人品益分然後就其高下大小而任使之則天下賢才引類而進 陛下德政之美雍熙之治端可比隆唐虞三代矣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聞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內則公卿大夫外有州牧侯伯一皆遴選賢才弼成治道若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曰閹人曰寺人曰內豎紀其職掌不過正內人之禮事守王

宮中門之禁掌女宮之戒令與內外之通令而已未聞任用奄寺於中朝外方使之典政本而掌兵權者也降及秦漢而下先王道廢時君失政奄宦小人投隙而進竊弄國柄傾危社稷自趙高亡秦以來宦官之禍無代無之如漢之弘恭石顯單超侯覽唐之程元振魚朝恩仇士良李輔國宋之童貫梁師成輩載在史冊不暇悉數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洞鑒前代之失創為萬世之法內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外設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其內府監司局庫之設載之御制皇明祖訓內官之條紀其職掌亦不過洒掃

疏議輯畧卷三

元

供養并飲食諸物禮儀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亦未有干預朝政職掌兵權之制也其創制立法之善蓋與古昔帝王同條共貫宜為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法奈何後來守法少疎宦官倖進而職掌天下奏牘得預大政外而鎮守各處地方掌擇兵權遂致內外交構黨與衆多作威作福盜竊政柄納賂招權賣官鬻獄文官武將多出其門氣焰薰灼傾軼朝野引用姦邪排擯忠直以致士風頹靡國體虧傷社稷傾危蒼生塗炭臣不敢遠舉只以耳目所及近年害政尤甚者言之正統間則有王振喜寧景恭間則有舒良王誠天順間則有吉祥牛玉成化間則有汪

直尚銘梁芳陳喜凡此之輩方其得志之時正漢史所謂迹因公正恩固主心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禍不旋踵是以或陷主虜是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為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貨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藏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非祖宗在天之靈上天保佑之至必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茲者恭遇皇帝陛下遠邁帝王之制近守皇祖之規蒞政之初百度惟貞進賢退姦去讒遠佞奄宦之害政者屏斥流

疏議輯畧卷三

三

放不使在側於以見皇上真大有為之主也雖然臣於是猶有憂焉何則臣恐祖制未盡復病根未盡去一旦發作復如故矣伏望陛下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渙發給音昭示中外凡今大小內官一遵太祖高皇帝祖訓九分職監司局庫諸門者各照註修其職掌不許干預朝政一應在外鎮守監倉庫項盡數取回蓋既曰內官但應處內而乃布之四外名實不正莫此為甚殊非帝王之制皇祖之訓決當速改無可疑也若謂在廠訪事內官可以發宣吏之姦職各遠鎮守內官可以防邊將之姦究此又不思之甚者也夫自古聖帝明王明四目達四

聽使天下臣民皆得進諫中外之情毫髮不蔽姦職官吏自不能容廢政惟和兆民允殖曷嘗以訪察之權假之奄宦使之作威作福以害家凶國耶況其假公正之迹遂姦慝之私所訪察之姦職常小而自作之姦職常大所訪察之姦職雖祛除於目前而所自作之姦職實遺禍於久遠倘聽生姦獨任成亂成化生問汪直之輩可以鑒矣各邊將官既有巡撫又有巡按凡有姦究足以關防矣今乃處處設立內官果何益乎徒使姦壞兵政殘害軍民將官之賢而知兵者為其拘制當進而不得進當止而不得止往往有喪敗之患將官之庸愚姦貪者則以賄賂相交結成

疏議輯各卷二

三

私黨肆為姦惡愈益恣憚蓋鎮守將官既賂鎮守內官而鎮守內官則常以良馬金寶賂其在朝擅權之黨類一有言將官之不職者則主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為其幹旋其根愈堅其惡愈肆害擾黎庶不得安生刻剝軍苦無所訴甚至隱匿邊機妄報邊功以有為無以虛為實欺詐朝廷致誤刑賞而莫有為陛下言者畏宦官之勢重故耳使各邊無此內官其為將官者何所倚仗而敢如此乎縱或有之亦不待如此其甚而巡撫巡按之官已言於陛下而罰之矣寧致壅閉而不得聞乎是則各邊內官歛以防姦而顧為姦究之地陛下猶可以為心腹而

倚任之手大抵內官類多邪惡雖千百之中有二忠謹者然亦不可使之犯分以干軍國之政譬之婦人雖賢不可主外事若國使婦人預政家使婦人幹事此禍之禍不旋踵而至矣內官婦人實同一理惟陛下遵祖宗之制而一一革之則天下臣民無有不歡忻鼓舞而歌謠聖德者矣夫自昔宦官擅權敗國身家亦隨之今處之有道使之各安其分保其秩祿享其富貴永無殺身亡家絕宗赤族之禍是則非惟我國家無疆之福亦自今宦官無疆之福矣臣之此言上合天理下順人心遠不悖於帝王之道近不違於祖宗之法陛下於午朝聽政之

疏議輯各卷二

三

除試出臣章以示在廷群臣并請太祖高皇帝御製皇明祖訓使近侍之臣宣讀講解則凡不私結內官而忠於陛下者必皆以臣言為是而欲陛下速舉而行之也其或以臣言為妄者則是以天理不必合人心不必順帝王之道不可遵祖宗之法不可守其為內官之黨陛下可以默識矣若內官之中邪妄者固不可與言而平素忠義果有如呂強張永業者陛下亦以臣章問之則亦必不阿其黨以臣言為是而欲陛下成此大有為之聖政矣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臣聞帝王之為治必以正風俗為先風俗善則人為善易而為惡難風俗不善則人為善

難而爲惡易是風俗之善與不善實天下治亂之所由係也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上帝三王治隆俗美臻於太和者由禮樂之得其正而天下爲一也後世之治化陵夷風俗壞亂者由禮樂之失其正而紛亂無統也然則禮樂之教其正風俗之至切至要者乎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當治定功成之時制禮作樂固極其盛矣然由粗以入精因略以致詳不能不有待於後聖也昔文王以大聖之德百年而崩必待武王周公繼之而後教化洽於天下此亦理勢之自然也肆我皇上丕紹洪基之初達聰明日聽納忠言罷黜淫屠妄誕之邪術舉行

疏議輯畧卷三

三十三

朱子喪葬之正理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之聖主也但初政之施方務其端而未極其備故頹敗之俗尚多仍其舊而未極其新且如異端邪術雖曰罷黜而僧道寺觀充塞朝野者無異往時妖經邪說惑世誣民者尚如昨日病根未拔日當滋長矣喪葬正禮雖曰舉行而有司奉行者往往不體聖心故奢豪不律者多違國法幃幃之制僭擬朝廷典禮之奢十倍諭祭或飲酒食肉竊作佛事或乘喪嫁娶明用鼓樂若此之類是皆頹敗之俗因循而未革者也他若冠婚祭祀諸禮有祖法之所當申明者有家禮之所當舉行者今未見一行之以教化天下而

習俗之弊則日新月盛子猶飲乳已加巾帟而昧夫童子之禮及其既長終於愚騷而不知成人之道夫少不修重子之禮長不知成人之道則不忠不孝靡所不至此冠禮不行之弊也聘娶之禮以庶民而上比公卿論財之風以中國而下同夷虜夫以僭越之心徇財利之誘則凡竊奪之事力可及者何所不爲此則婚禮不行之弊也至若祀禮不修故雖縉紳之家莫不徇俗苟簡况於庶民小子豈知尊祖敬宗故爲木主者少而懸紙幃以標題者多以禮祭者少而招師巫以惑亂者衆至若祀邪神於家禱淫祀於外棄父母之孝養舍當務之人倫者尤不可勝數此皆

疏議輯畧卷三

三十四

朝廷祀禮不修故無以定民心而一民俗也臣請以淫祀之當毀者試陳其一二如五嶽四瀆五鎮等神我太祖高皇帝深知鬼神之情脗合聖賢之道悉去前代封號之妄誕而仍復各神之本名一洗千載之陋弊永爲萬世之成規奈何後來雖明詔昭然而陋弊復作如東嶽泰山之神但謂泰山之靈耳初非人鬼也春秋祭祀祇宜設壇立主以祀之豈可建爲廟宇妄爲形貌而仍用祖宗已革妄誕之號乎且又別爲廟宇妄爲夫妻不知又以何山爲之配也豈非妄誕中之妄誕者乎昔季氏以大夫而祭之孔子尚議其僭竊何今之庶民小子賤盜娼淫皆得僭越

詔瀆而污穢之乎魯地如斯已爲非禮況如遼東相去二千餘里亦爲廟貌祀之名曰東嶽行祠夫山爲至靜之物其神安有巡行之理且又塑爲十代閻羅之形剗燒春磨之狀以惑亂萬姓展轉妄誕一至於此又如關羽之廟祇宜建于生長之方有以之處豈宜通祀于天下若以爲關羽平生忠義可爲世法則古之忠臣義士較功德德而遠過羽者多矣何獨於羽乃宜如此哉又如真武本爲玄武宋時避諱改爲今名玄武爲龜蛇北方虛危星宿之形似之故因而名之今各處立爲廟宇塑爲人形別作龜蛇名爲二將凡此等惑世誣民理當拆毀之淫祠普天之下不知幾千萬數此蚩蚩小民所以棄祖先之享祀而求媚野鬼邪神廢父母之孝養而從事符章巫覡踵訛承謬習以成風歟民俗之善得乎若夫士子無廉耻之節官吏多奔兢之風商賈日至於奢華工藝日趨於詐僞此又朝廷禮讓之化未行也外夷回之類久處中國者尚多不遵王化固守夷風道及師巫之流詭於正道者率皆聚徒傳法惑亂黎庶此又朝廷禮法之未一也禮廢之弊如此其多樂廢之弊尤爲不少自朝廷之樂言之用於郊廟之類固皆太常寺之雅樂而古淡和平無可議者至若教坊司之樂其聲容節奏已非雅樂之比而司其事者皆無

愧耻失人倫淫邪鄙陋之徒起舜三代之典樂者果用如此之人乎以如是之人作如是之樂用之於朝廷之上宴享之間其惑上心導朝廷亦已甚矣尚慮人心之和易四海之俗而成庸虞三代之治耶況其院本雜劇之類率多淫邪戲慢之爲所謂代變新聲妖淫惑亂導欲增悲者也豈非蕩人心壞風俗之尤者乎是皆唐虞胡元以來因循未革之宿弊也夫以朝廷之上根本之地而所以爲天下先者如此以故淫邪之聲不正之樂海內成風莫覺其失甚矣高建武堂飲錢作戲致使城中少長聚觀男女雜處虛靡民財壞亂民俗所任官司略不禁止是豈聖朝之美政耶又如京師及各處娼樂其流蕩人心壞亂風俗比之上所言之俗樂不啻百倍不識聖朝蓄此果安用哉且京師爲首善之地萬化之原萬姓之所取則四夷之所觀瞻必標準立教化行使天下臣民一觀國光勃然興起若虞周而爭田之訟自息可也豈可設爲三院以畜淫穢之物而爲天下之陷阱耶況此等娼婦所服者莫非錦繡之衣所用者莫非金寶之器淫邪之聲響徹街衢妖艷之色照耀道路故雖文武官員庠序士子亦往往墮此陷阱之中况膏粱之子弟經營之商賈游食之情民一睹此物隨風而靡應耻既無資財耗盡上不顧父

母下不卹妻子柔弱者至於漂流乞食死于道路剛強者
至於劫財殺人不畏國法禍本不除積習既久後來之
禍可勝言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海內之民皆為赤子
如養民則不可使一夫不獲其所如教民則不可使一民
不全其倫凡此媚優同為陛下之赤子也奈何以禽獸
畜之使其子孫永陷聚斂之惡而略不傷憫之乎恭惟
陛下負不世出之資為大有為之主奮然以唐虞三代之
教化為必可行以今日之極弊為必可革不為因循駁雜
之政所牽制不為鄙夫俗吏之言所遷惑於凡臣所言冠
昏喪祭之禮淫聲妖色之害與凡臣言之所未及或言之

疏議輯覽卷三

三七

有未盡者其詳載於大學衍義及御製性理大全等書
乞命經筵講官一一詳說使邪正之辨利害之分聖
心洞然一毫不惑由是公祖法之所當申明者嚴令以
申明之家禮之所當遵行者詳悉以舉行之異端邪術必
除去病根而不為姑息之舉淫邪祠廟必查審拆毀而不
為因循之政禮讓之化天行者必崇尚德教而使之行禮
汰之未一者必嚴其禁令而使之凡今俗弊一一痛革
則上自朝廷下達江海無非大中至正之禮矣若夫教
坊司之樂有未善者則求知音律之人而改作之院本雜
劇決可革者則著為定法而永禁之典樂淫邪之人或號

令之使改行而從善或更易之使散處以為民京師及各
處娼淫原無夫者則盡令嫁夫從良原有夫者則不許仍
前淫亂使其務紡織以謀衣食習廉耻以全人理則淫穢
消除化為良善矣公卿以下祭祀宴飲之類朝廷舊無
頒降之正樂故人皆陷于世俗之淫邪今當次第制之以
化天下而於不正之淫樂一一革之則上自朝廷下達
四海莫非盡善全美之樂矣夫正禮雅樂自天子出如
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風俗既美則民心
自善民心既善則天下之治可與唐虞三代並美矣何有
不序不和杞梓之憂哉若有謂世俗之弊積習既久祖

疏議輯覽卷三

三八

宗以來莫之有改今不可遽然革之則是因循苟且之論
而非善繼善述之孝也竊譬之治田畝者厥祖父載耒載
柁而未竟畝養材木者厥祖父誤舍梧槽而養楓棘為之
子孫者終其餘畝易其楓棘而為繼述之孝耶抑但因循
其舊而可以謂之孝耶此事理較然明著無可疑者若必
以承誤踵訛為孝則陛下於前日傳奉之官不必革左
道之徒不必問進寶玩者不必罰宦官之露政者不必屏
斥而言官之黜謫者不必收錄矣豈理也哉由是言之則
凡當今之弊一一革之為是而因循不革者未為是也伏
望陛下斷自宸衷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保治疏

陳音

一曰養君德臣聞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學之功莫要於好問大舜之聖猶好問好答成湯之聖仲虺猶告之曰好問則裕今陛下雖日御經筵以勤聖學然勢分尊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嘗問下故有所陳而不得盡臣願陛下退朝之隙早膳之後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日引對便殿或賜坐或旁立咫尺搜求經典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以之齊家以之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年太平之業基於此矣二曰進人才臣聞人才難得自古為然國家養士百年于茲求

新義輯覽卷二

三九

其可用者亦不多得而一二可用者又未嘗用之是可為長太息也姑舉臣所知者如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侃侃公忠忘身徇國雖小過不能無而大節則可許如養病翰林院脩撰羅倫編脩張元禎皆抱經濟之學鬱不得施故托疾引退以免素餐之耻如新會縣舉人陳獻章所學醇正所養充大臣願陛下起李秉復為吏部尚書起羅倫張元禎復為侍從徵陳獻章寄之臺諫則賢才得用而治效日臻矣三曰開言路臣聞明目達聰慶治以熙從諫弗弗殷業由隆今朝廷雖置言官多絀口不言者以嘗言者有擯斥之辱也臣願取回判官王徽等評事章懋等復

其舊職以彰陛下天地之量仍勅自今臺諫凡政事得失生民利病一切直言無隱言雖狂背不加之罪則求言以誠事無隱蔽而國家永享太平之祚矣四曰開異端臣聞異端者正道之反害道之大者也當今號佛子濫溢臣願陛下降其位號杜其恩賞仍詔自今有請脩造寺觀者悉置諸法永為定制則妖妄可絕正道復明而民興行矣

新義輯覽卷三

四十

大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能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三不之祛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也哉臣謹以所見而陳之一三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言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

今士氣頗似之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喃喃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儼然風靡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怙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耻邪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之廉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

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攻之則難不攻則亡今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今倉廩場庫錢穀之要也皆內官主之少者五陸輩多者二三十輩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擅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會曰是必不赦不然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尚有嚴心今其奸已擅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為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滅絕人類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圖無忌妄行於中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耻大臣進盧稱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某直某爲無耻之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卽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

而治之者為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植發其奸是亦國之
醫也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今
誠欲腹心安莫如制內官之權欲制內官之權莫如有罪
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
不治是可惑也已所謂三害者一曰兵害夫兵害者冗食
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
兵以計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
曰五軍帶甲控絃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
正統已已幾數十年耳按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
是有十國營至今又幾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援之不

疏議輯畧卷三

二

三

滿三萬焉然其腰鞭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
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
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守不
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
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
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
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
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
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入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
官然之內兵又其尊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

也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貴惟功今國營把總號頭等孰非
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仰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
令布列要地為牙爪詩不有之曰萌芽不折伐將斧柯燭
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
王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令團營把總號頭等
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托冒官自
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
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為斂重而民貧
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
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者百無一二愚蠢者十常

疏議輯畧卷三

四

七八然貧苦無賴而有司者不知恤也斂之不問貪富也
後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
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之不足則必通竄一旦棄
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
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
之屍臣故曰民害者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
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
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
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
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信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

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圖當降詔肯存問矣然簿數不減派科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虛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日在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今皇親之家聽縣賴光棍投獻王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給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白率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其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家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豫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不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耶嗚呼亦甚矣昔者魯碗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蘇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者又分而寸割之臣竊悲也是非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遺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聯妨廢本業就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

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之爭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量泰六年勘官馮諱泰內事理以前項田土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六漸者一日墮之漸夫墮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靡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悅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能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是錢穀者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又有充運之例充運而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金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焉可得耶夫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而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作者也造作勤孰非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

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盈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機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愈于餒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卽死不猶愈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悅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

疏議輯覽卷三

七

而愈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竭粟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勢事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飢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亡危霸者之略

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賸者賸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賸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廉平賞不足

疏議輯覽卷三

八

以風當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蕕汚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憚此一官則所謂弊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于縱罪玩莫大于長奸昔者舜為天子瞽叟殺人士師執之孟子以爲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爲舜者不可私其親襄者犯

人王禮擅捨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又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固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竝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離事，翫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甚，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

未捷倉庫匱乏，信如虛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使天鑑之，而敦敦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又聽其誘，此臣之所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廣，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制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之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天下僭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入田土，擅拆人房屋，強奪人女子，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僭不可。夫僭則陵，陵則逼，天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

陳言治道疏

章懋

臣聞天道以元生萬物而聖人體元以治萬民故即位必稱元年而建元必殊徽號 憲祖以成化紀元 先帝以弘治紀元乃寔其為治之大本以寓繼述之意今皇上以正德紀元能正其德則何患乎化之不成而治之不弘也哉臣敢摠一得之愚以為新政消埃之功其一曰勸聖學臣聞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若堯舜禹湯文武之聖商高宗周成王之賢莫不孜孜於學又設師傅保之官有誦訓箴諫之臣朝夕左右責難陳善以潛格非心下如漢唐宋之英君誼辟亦莫不然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退朝之暇延接儒臣講論經典又書大學衍義於

疏議輯卷三

七

內殿兩廡及書洪範揭於座右以備觀覽蓋雖生知之聖必從事於學也 列聖相承率由是道今 陛下出震繼離始登大位即以正德紀元而又開經筵親儒臣以講讀經史闡明聖道固有志於學矣但經筵之開講有日而臣之進見有時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末備也臣願經筵之外時召師保侍從文臣講論經術咨詢治道不必限其日時接以誠意假以溫顏使人人得盡言以輸其忠積習既久化與心成則施之任人立政而事皆可法其於盛德豈小補哉二曰隆繼述臣聞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夫子替其達孝孟子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孔

疏議輯卷三

七

子稱為難能則為嗣世之君者不可不從事於繼述也昔我 太祖開創之功比跡湯武 先帝守成致治之美協德成康其盛德大業所當繼述者 先帝在位之日尊養兩宮備殫孝敬親任大臣延問治道寬假言官樂聞讜論罷工役而止貢獻放鷹犬而出宮人不施聲色不事遊田皆其事之已行所當遵守而不變之嘗念戶口之消耗而議撫恤之宜以鹽法之廢弛而求拯弊之方清查禁軍以革濫冒沙汰冗官以節財用皆其志之欲為所宜繼成以終其志其纂脩會典則欲舉舊章而見諸施行脩通鑑則欲考成敗以為法戒尤所當究心而從事於其間也不獨是焉又掌取 聖祖之皇明寶訓洪武聖政諸書置諸座右日與大臣講議舉其彛典而施諸今日則為能盡繼述之道矣三曰謹大婚臣聞禮以大婚為重自古聖王於婚姻之始皆傳訪令族簡求淑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婚禮而未婚之前又必教于公宮有師傅保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娶所以成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嗣位將行納聘其臣范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所宜先知者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呂希純則言當采德閭不宜參用陰陽數術以男女年命而勘婚而彭汝礪又言當舉而奉教之端王化之始萬福之原

選之不可不精教之不可不預而禮尤不可不正也伏望
陛下上思 天地宗廟之本下為萬世子孫之計乞命內
閣及該部大臣考究典禮事宜當此諒陰之時姑緩冊立
之期俟畢祥禋以成嘉會照依宋哲宗故事將所選者暫
虞 太皇太后宮中使之觀法壹儀擇師傅保姆之賢脩
言德功容之教嚴服飾之節陳圖史之戒凡寢食坐立視
聽一皆約之以禮而弗納于邪教之既成又以四事察之
必有關雉鵠巢之德葛覃摻木之行足以母儀萬國表正
六宮然後設惺于內成以六禮以定后妃之位以正天下
之本則文王二南之化復見於今日矣四曰重詔令臣聞
人君所以鼓動天下者在乎詔令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
數天之下莫不聳聽 陛下登極之初渙頒明詔布告天
下有謂國家財賦有限而議裁減文武冗食之員又裁取
各門房舍庫與各處添設之內官又謂鹽糧為國用所急
不許勢要之家討占又謂皇親勢要之受獻地土侵奪民
利而治以重罪又謂內外勢要占奪軍民地土改正退還
凡此數條天下聞之莫不歌頌 聖德逮今三月矣而
詔書所載盡為虛言牽制而不行何以取信天下乎臣願
陛下主之以剛果守之以堅凝勿以巨室而寬假勿以嬖
倖而姑息從群臣之言而治不奉詔之罪則法行自近澤

疏議輯畧卷三

三

被生民矣五曰敬天戒臣聞天生聖哲非常之君必遭非
常之變以警動其心若堯湯之水旱成王之風雷與宣王
雲漢之雲莫非天心仁愛之所任故堯舜以儆于為念成
湯以六事自責成王悔過出郊宣王側身修行皆能變災
為祥我 太祖皇帝開基之初屢遭亢旱故嘗減膳素食
宮中皆然而免民之田租素服徒步詣山川壇設藁蕭畫
曝于日夜卧于地三日而大雨霑足又嘗躬祀百神而曰
苟有罪責宜加朕躬毋為民災其罪已脩德如是故能開
創大業聿致隆平今 皇上即位以來星文示變雷雨為
災天鳴于四土地震于南京而陝西又有災傷之患豈非
天心仁愛乎伏望 陛下遠師帝王近法 聖祖先以側
身修行之誠解謝上蒼又以罪已求言之意敷告下土凡
用入行政之有違於天意者悉從糾正庶幾精神潛通和
氣感召民心悅而天意得矣

疏議輯畧卷三

古

急大本圖治安疏

楊一清

近因賊臣劉瑾竊弄威柄 祖宗上天之靈假手近臣
發其罪狀誅滅黨與刻條充穢復累朝之舊章弔群黎之
疾苦天下莫不歡欣鼓舞以望太平奈何積暴所加民疾
未瘳餘烈所煽妖孽存肆盜賊益起將及二年兵屯不解
民困益甚 陛下又嘗采納廷議命將出師招降撫順以

安舊從蠲賦寬租以蘇凋瘵督責之令相尋賕貸之使迭出廟堂之上算無遺策然議論多而成功少卽今師老財耗公私俱竭中原數千里之地僵屍積血殺人如麻伐賊我將吏攻陷我城邑事勢至此極矣况上天示譴不一四方告變無時臣等觸目生嗟經心抱痛竊惟朝廷四方之極君身天下之本意者今日之所建白小舉而大遺徒事其末而弗究其本天未悔禍人未厭亂職此之由謹撫關係大本最切要者爲 陛下陳之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每旦視朝帝王聽政之恒規也 陛下每月朔望之外視朝不過一二豈非欲弘委任責成之道以成端拱無爲

疏議輯覽卷三

十五

之化乎然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子之於父母一日不見則思數日不見則憂辭臣百司頌時一觀 聖顏一聞 天語久而不得則進退惶惑俟無依且遠近之民遂疑 陛下不復念其窮苦四方盜賊亦謂 陛下未嘗有意剪除不可聞於外夷不可訓於後世伏願昧爽視朝令諸司照舊奏事收權綱決壅蔽示百官之承式回萬方之視聽古者 天子退朝深宮燕息以養天和出警入蹕防範備至竊聞龍輿常幸豹房駐宿累日又聞日於後苑訓練兵戎鼓砲之聲震駭城域是雖安不忘危顧亦將帥之事非宮禁所宜無以安宗廟神靈况今前星未耀震

位猶虛而乃疲力於擊射耗神於馳逐且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壯歲之嗣則其心爲之惕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若是伏願高拱穆清深居禁密戒嬉遊無度之勞以保心體之和遠混雜不輕之所以消意外之慮宗祧至計莫急於此至於經筵日講講期甫臨輒聞報罷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且一心之微攻之者衆不在此則在彼不游心於諸書理義則放情於宴安逸樂固其所也伏望經筵非盛暑隆寒不可輒罷仍舉行日講故事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百凡好尚皆不能奪之矣前此三者天下之大本在焉伏乞俯垂聽納見之施行由是脩聖政以亨

疏議輯覽卷三

十六

天下之屯廣聖嗣以定天下之志弘聖學以成天下之務大本既立庶政末節各有司存自當隨事納忠以圖報稱上以承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大統近以慰臣庶之憂疑遠以答華夷之觀向寶宗社萬億年靈長之福也

陳治忽明忠侯疏

劉玉

臣聞救燃眉者不可拘拱手之儀呼疾痛者不能脩唯諾之節里之事其辭必從容而言之父之事其子必呼號而言之何者其勢誠迫而其情誠切故也然則朝廷大事果有關於治忽安危爲臣子者所當畢命效忠犯顏陳諫豈可自諉遠甘爲容默哉臣待罪近畿竊聞 陛下近頗

聽信太監劉瑾等多事逸遊又入閣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俱以諫不得行致仕而去臣聞之雖不能詳伏竊竊懼二臣者先帝所簡以輔聖躬臨終顧託之言陛下必聞之矣劉瑾等佞倖小臣凡其巧為戲弄不過投陛下之一笑而已而不知耗神氣惑聰明妨政理為損多矣顧命大臣以輔導為職顧欲屏而去之此其事甚左陛下弗察顧不忍於彼而忍於此狗彘之樂樂輔導之臣違先帝顧命之言遂瑾等恣肆之計此誠天理人欲存亡之幾國體治亂安危之繫臣叨言職此而不言無復可言者矣昔者孔子為魯司寇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保儒戲而前孔

劉健謝遷奏

七

一

五

白虹貫日雷振殿庭彗見於紫微之宮星搖於天王之位證諸人事駭擊匪輕而天下民窮財盡所在空虛武備不修胡寇日肆夫以陛下即位之初天下之疲弊如此而災變之見又如此誠宜恐懼修省克己從人若乃厭老成而喜私昵耽逸遊而忽政理是猶馬旣逸而棄其轡車將傾而舍其御求以不殆豈可得哉且天下大器常以衆君子持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今二臣既去則君子之勢益衰群佞不除則小人之黨益肆此臣之所大懼恨不叩首丹陛以回陛下之聽也伏望陛下體天入歸與之重念祖宗創造之勤謹治忽安危之幾察忠佞是非之實將瑾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勉留大學士劉健謝遷責以輔導司禮近侍悉任老成之人禁止逸遊完養神氣清心講學以興治理如此則先帝以慰災變自消海宇又安皇圖永固陛下壽同乎軒羲名齊乎堯舜誠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豈徒一事之美一時之幸而已哉

劉健謝遷奏

二

六

二

六事疏略

劉五

一端治本臣聞身者治天下之本也大學八目之詳揭之為要中庸九經之大叙之惟先聖賢之所相傳不外是理陛下出震御天新服大政上焉帝王之統緒祖宗之基業下焉聖子神孫百世之繼承四海九州兆民之仰賴

萬幾三重萃於一身苟隱微之際一有忽焉理治之幾分矣可不謹哉伏望 陛下以聖賢為師親近儒臣講求其說心之所存若對上帝已私必克天理必充無閑則觀經書以知義理觀史傳以知法戒勿使逸遊得以妨功勿使技玩得以奪志勿使邪佞得以惑聰明勿使奢慾得以耗神氣遇事則揆諸理法而應之勿以喜而徇物勿以怒而加人一日二日兢兢弗怠如此則 聖德以成治本端而乾綱舉矣一清化原臣聞宮闈之德風化之原也故有太任而後有文王之聖有邑姜而後有武王之賢周南始於關雎而終於麟趾良有以也 陛下方議婚之年而遭大

聖母皇太后體 先帝奉親之心推古人從子之義內修閭教外資治理申戒外戚務遠利權如此則將來有所則效化原清而坤道順矣一親大臣國家建官之制倣於成周外而六卿分職以率其屬內而三公論道以經乎邦列聖相承用臻至治由于統紀密而責任專也茲遇 陛下繼統之初尤宜委信諮詢以資治理然乃闕然弗接邈然弗通指揮已布而弗知諫諍雖入而弗用如此則 陛下安所倚畀而大臣亦安所効其忠乎臣又觀近日以來勅令之行或尼於後詔旨之出或改於初如外戚之餘鹽既奪而復復還方之內職常革而復留內帑之銅錢將查而復改莊田之取索已禁而復開是豈 陛下之自異其言乎蓋必有自矣夫明良相遇至治之所由成聽任或偏私謀之所由遂也伏望 陛下念宗社之重公委任之心內閣諸臣 先帝所倚托者也宜日加詢訪以盡論思一切詔令指揮悉關議擬府部院長亦宜不時召問有所建白省覽施行庶幾私弊以革政理以通而陰蔽者開矣一勵庶官官之有職猶男之有耕女之有織也一男不耕則家以之飢一女不織則家以之寒庶官不職天下何由而治乎竊見今之居官類多雷同苟且臨政之剛大之任居屬寡忠益之資承流者愧於旬宣親民者病於撫字至於

不遇刻剋產率而已求其職之盡者百不一二焉姑以邊事一端言之當募軍矣當買馬矣當備邊備矣而軍備儲卒至於不充甚則胡虜內侵幾逼畿甸猶曰倖倖虜去而莫展一籌其他可知已臣待罪言官天下目弊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行不職甚矣夫豈敢著言以營人直內有知各圖共策勵以盡厥職爾昔人有言半居無直言敢諫之士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方今承平效職易易而且不然萬一臨難孰能寒寒能躬以濟國家之事哉乞勅吏部嚴考察之方明黜陟之典破雷同苟且之俗興變謬盡瘁之風仍行在內各衙門及在外撫按等官各察所屬而激揚之使庶職咸知所勵則庶政無不理矣一擇內侍昔者明王左右前後莫非正人故君德隆而政教美後世外臣疎於接見奉承無聞者不過內臣而已親密則情易狎漸漬則習易移陛下英年初政可不慎於斯乎乞於近侍之臣嚴加遴選勿以趨事為賢而棄老成勿以阿意為忠而疎正直此誠養德求治之要不可以為近而忽焉者也臣又觀國家內設各監外設鎮守等官其任至重但員數既廣資性不齊羣公者固有之而玩法者亦不少矣且陛下之法受之祖考貽之子孫所以御萬國而制四夷豈謂即位之始先自玩於近侍之臣乎伏乞 陛

下嚴加戒飭奉公者進之玩法者退之使內臣先知所警則達之天下無思不服矣一攘外夷我國家攘夷狄之功有光於中夏有光於萬古帝王疆場晏然百三十年于茲矣近者將臣不戒殘虐陸梁朝廷肝食為之命將遣師僅得遁去然皆宗社之靈朝廷之福而非將士之功也夫倖不可屢僥安不可久恃明者防未然況已然乎蓋虜自土木得志繼而瓦剌讎殺失其故巢數十年來遂以近邊為家煖則東牧接於朵顏寒則西歸駐於河套故常夏侵宣府秋犯大同冬寇陝西之境如飢賊寓我離藩其覬覦之心庸肯一日已乎近者大同宣府之敗尤可寒心將死軍逃人畜殫盡萬一近關不固則京師之肩背危矣此其攘之之計當如捧漏沃焚竊恐議者以虜去為安而不虞其至兵法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不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乞勅兵部轉行各邊趨虜既歸急圖戰守勵士馬修牆濠張斥候遣間諜添募土兵以資全力預審地利以俟後功旁虜可誘則誘之以疑其心被驅之人可招則招之以披其勢別有奇策以次舉行至若總制之設宜及無事之先巡撫苟以國事為心亦何嫌於共濟副都御史雍泰原任邊陲人皆稱服儻加委任假之以權必能倡率各邊以攘虜患攘之道非必如馬邑之設謀衛青

之度漢要在謹其入驅制之以術銳則清野以老之怠則
奮師而致擊但使懲創勿為窮追如李牧之守雲中斯安
邊之長策也然京師天下之本武備尤所當先承平之餘
徒為文具軍士困於科役而逃亡者多將領出於營求而
忠勇者鮮近該廷臣建議博舉將才清查軍伍其法善矣
而實效未盡觀也竊以軍額非不多食糧者悉歸行伍而
精練之則軍可足用將固難其人若破資移核之以才試
之以事而序陞之則將可得人軍足而將得人處之團營
分領教閱遇警則率之截殺以靖寇亂事已復歸京師以
鎮封此尤安內攘外之長策也然賞罰天下之大柄賞

類編卷之三

三

罰不明雖有強將百萬之眾不可得而用之昔我 祖宗
驅擄虜酋本兒以靖中原擒買的人刺以靖沙漠大豈有
他道哉亦曰賞罰明將士用命而已今也名實混淆賞可
以幸而罰可以幸而免尚何怪乎將士鮮體胡虜之益
肆千兵之法料敵必曰賞罰孰明此安危之幾不可不察
也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如齊威之享阿封即墨內治既
舉則外夷自攘矣

六事疏略

黃鞏 陸震

陛下臨御以來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
倭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

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
下弗知也亂本以生禍變將起竊惟恐 陛下知之晚矣
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為最急者為 陛下陳之其一曰崇
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
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
惟聖人為能主靜惟君子為能慎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
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
專之過乎伏望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
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名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

類編卷之三

三

黃

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則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
或言及時政往往隱而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
出而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
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
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人長策謀國至計無
因以達于九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無由而知之矣
天下安得而不亂哉伏望 陛下以從善為心以聞過為
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
忠言日進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
正名號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

樂不與刑罰不中民無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

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怪事陛下何自輕如此夫

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使天下以公事陛下

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即日削去鎮

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公不然古之

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一陛

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六曰固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

告成王母孺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網目書巡

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

苑議輯卷三

廿五

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

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

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蹣敢怨而不

敢言即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

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感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

速而爲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

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羣

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

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

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臣

伏望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

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

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如是

則尚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

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今之小人播

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寔繁其徒有至首開邊事以兵爲戲

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

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

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

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

疏議輯卷三

共

切齒垂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

哉伏望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

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

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兌于無本其何

以安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

以成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及是時將近時

群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

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以繫

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

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宗社無疆之休也

登定宗社大計以絕窺覷

羅紀

臣昔舉宋司馬光輩雷虎之故事以瀆天聽是後寂然不聞示諭臣料後宮諸將次彌月臣之私喜旦夕望之及今踰年更無影響徒聞大盜竝興遍布天下連數十城所過如洗運河兩岸焚劫殆空前日縛殺方面明日射死將官近於楊村剝奪將王果夫楊村去京城幾何而眼空如此臣謂國本不定姦雄睥睨今何如哉前月二十三日湖廣陽邏地面傳來流賊執殺都御史馬炳然臣初疑似之間以為御史九卿之貳也且非受命征勦之官不過過之而已而輒殺之則九卿之長過之必殺也九卿之長

疏議錄卷三

七

敢殺之則公侯駙馬伯遇之必殺也是尚知有朝廷威令哉而朝廷左右尚為有人乎而臣亦備員九卿之二亦在賊必殺之中誓當不與此賊俱生然尚不信傳來之言忽於近日接炳然之吏王廷昌云親斂炳然之屍委因刀箭傷死臣即昏堂沉寢如同氣絕目今氣息奄奄死在旦夕尚恐賊窮生計魚將釜中火燃未沸且喘息須臾之命百般搜索或至擁如盆子者一二人焉馳騁中原誘聚不逞百姓愚頑未明逆順諸將狐疑益見逗遛事機一變成敗分焉自是一二大臣雖欲竊假包荒養高之名以庇其私門桃李之黨如數十年前恐未可也而陛下尚欲與數

十近習為講武之舉寧有暇哉臣敢於未死之前披瀝肝膽再申前請伏望陛下幹輒轉坤少伸磨覽之召皇親公侯駙馬伯府都院寺大臣翰林院科道多官考司馬光范鎮韓奇文彥博呂誨包拯趙抃諸臣之議酌古準今裁鋒欽鐸隨事據理假代九廟之勤崇燕託兩宮之奉侍體祖宗之意而不懸定順昭穆之宜而無即真專候椒房之芳快覩前星之耀則臣即誅死猶生之年臣不勝憤激屏營之至

陳政令十失疏

李東陽

疏議錄卷三

六

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託孤寄命者天下之重任痛惟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而賜顧命諄諄數言時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實共聞之伏自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啓沃多見施行少伸報稱近數月來往往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詔書不信政令失中姑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討殘鹽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挾制朝廷搖撼官府沮陛下之美政累母后之盛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且皇親之家既已辭退家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而乃曲為庇護寧使帑藏空虛邊餉匱乏而不知顧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聞衝鋒破敵三

次當先二項撥之舊制俱不該陞况紀功官有開不係對
陣侍郎等官勦得功無願迹查無明證名字不對多寡不
一而乃查近年弊政欲匿數百冗員以官法為人情視爵
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也內府冗員奉旨裁節金書守
門及分守中書等官職革者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
又選八十餘人非惟傷財害民抑且敗壞風俗至於蟒龍
玉帶監賞無算大壞名器尤不可言此政令之失三也御
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旨考選乃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
考校優劣是不信銓衡之任而信寵倖之臣况該部查出
革退之人俱係實緣傳奉詔裁革繞不幾時遽聞此例
則匠官術士倣倣成風以邪路為當行視詔書為故紙此
政令之失四也他如 皇莊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
差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出帶領人役搔擾地方京畿
小民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駕帖出外等入累經各
衙門論奏恐生詐偽近因皇親家人奏懇畿民侵占田土
輒為給帖提解來京鎮撫司打問情節俱與奏不同未
免仍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累究苦無伸此政令之失
六也韋興齊玄惡惑先朝盜空府庫一則實緣分守累劾
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典刑此政
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軍匠各倉軍斗俱經

奏准查赴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復照舊營伍之籍供
私門之用此政令之失八也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
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算竟爾不行司
輪庫銀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未發此政令之
失九也饒州磁器奉詔蠲免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
之失十也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或傳聞坐視無可柰
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為失職實所難辭通思 先
帝臨終顧命之言仰念 陛下委任舊人之意况主少國
疑四方多事豈忍棄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前臣等所陳奉
有 聖諭云朕便處治至今未有施行今所奉 聖諭云
待斟酌行是必言無可奈何使之照舊輔導亦不過仍前
失職而已乞特賜罷歸並選非常之才伴任難為之事庶
可以上回天變下慰人心謹摘本內緊要數語若單騎驅
馳輕出宮禁頗望監局泛舟海子鷹犬彈射不離左右內
侍進獻飲膳亦屑曲納伏望 皇上雷神警省置之坐隅
朝夕顧諟以成 聖德臣不勝慙慙
遵祖訓以光 聖德疏 斬貴
臣聞禮莫重於視朝禁莫嚴於宮衛自古帝王之治天下
必謹視朝之節以觀示臣民嚴宮衛之防以消彌禍變我
朝 列聖之致謹於斯伏觀 皇明祖訓所載有曰朕以

乾清宮為正寢晚朝畢而入清晨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
康之時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國家所由興蓋言視
朝之當謹也又曰凡帝王居安常懷警備日夜時刻不敢
怠慢雖親信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備善官衛之當
謹也此皆憂深思遠制治保邦之言 聖子神孫所當誦
讀守為家法者恭惟 皇上聰明天授政令之施動遵
祖訓近年以來朝會慶賀或至遲暮其初蓋因一時起居
違和而然積習既久遂以為常傳之外朝將謂縱耳目之
玩極心志之樂觀聽之間不無惶惑去歲以來揀選人馬
親自校閱其事蓋因一時虜寇犯順而然意在禦侮實非

疏議輯覽卷三

世

有他傳之天下皆謂邊兵非宿衛之人禁庭非操練之所
疑似之間未免驚駭臣等職居輔導出入禁闥雖隨事納
規時有陳請緣議論不足以發明事體誠意不足以孚契
聖心尸素有年愧悚無地伏望 皇上鑒 皇祖之訓曲
察臣等之愚忠自今以後夙興視朝躬親祀事秉清明之
氣以裁決萬幾竭享獻之誠以昭格 九廟仍選用方直
以為侍從信任老成以為腹心軍士操練必於演武之所
朝夕督勵付之將領之官推遠左右體悉勤勞啓處以時
庶不有勞於 聖體關防既謹亦可盡釋於群疑將見
聖德日新天心悅豫神人胥慶和氣致祥 宗社萬萬年

無疆之休端在此矣

聖駕出外經宿疏

靳貴

日者竊聞 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不知臨幸何
所臣等初聞未敢遽信既而道路相傳衆口籍籍使臣等
心志憂惶神魂飛越展轉思惟莫知所處竊惟 天子出
入必備法駕必傳警蹕衛士環列百官扈從所以嚴至尊
之分而防意外之虞也且如南郊大祀不過一宿虎賁之
旅鷹揚之將周旋左右而直廬拱衛官軍萬餘警柝之聲
夜以達旦至於皇城各門又令勦威重臣守把 祖宗之
法至為詳備今 聖駕之出不知環衛者何兵扈從者何

疏議輯覽卷三

世

人居守者何官文武群臣茫不與聞若徒無故輕身而出
率意而往擾擾塵埃中萬一車馬警蹕之虞奸盜竊發之
變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未知何以備之雖天神協相失無
是事而臣等私憂過計實切寒心夫千金之子尚不肯垂
堂而坐 陛下下一身乃 宗廟社稷之主縱不為身惜獨
不為 宗廟社稷計乎仰惟聖性高明天資英邁洞燭天
下之事幾已非一日必不輕易舉動竊恐左右群小貢諛
希寵之徒倡引事端惑聰聽 陛下偶未深思而遽從
之上累 聖德下駭人心凡此導引之人其罪殆不容誅
但事在秘密非臣等所知不敢妄有指議伏望 陛下念

祖宗付託之重體臣民瞻戴之情自今以往端拱穆清以保威重節宣勞逸以順天和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陛尊卑之分戒非時之宴遊并無益之嬉戲秉持剛斷之德以解臣民之疑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備員輔導平時既不能調護聖躬彌亮治理茲有所聞若復忌避不言則欺君負國之罪死不足贖僅以為所聞不的冒干天威明示黜罰不敢辭避臣等不勝忠愛懇惓惶思迫切之至

皇明疏議輯覽卷四

君道四

忠益疏

臣以病廢庸才誤蒙聖恩錄用猥承采京途聞陛下日御經筵勵精講學臣為宗社生民喜幸無限舟中無事日取舊讀經書擇其切於治道者試為講義三章到京之初即欲封進然思陛下天縱之聖一夜所觀儒林妙選之臣經筵所講豈其少此而臣為此冒瀆豈不取笑天下得罪公朝以是躊躇未敢今臣又思昔言野人有食芹而笑思獻王室者豈為王室無芹而欲為獻蓋區區忠愛之誠不能自己也臣之愚誠實亦類此故敢以獻伏願皇上萬幾之暇特賜省覽終篇如其切於治道更乞留中垂意若係妄言非忠批外擬罪臣愚甘當重懲謹開另封進呈御覽講義三章大學一章奏誓曰若有一箇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遠之俾不通定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辭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為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這真大學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臨了

這一件大事都不說別的只說要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者蓋人君好惡不與民同則失了人心便壞了祖宗天下流到子孫禍猶未已所以治國平天下緊要在此一著此引秦誓之言乃是指出兩個當好當惡的人秦誓周書篇名乃秦穆公悔過作此以警戒群臣也斷斷誠一之貌休休易直之貌枝謂有能彥是美士聖是通明彥聖謂有德秦誓言若有一個大臣只是老實一心別無他技能本事其心平易正直其度量寬而有容見人之有才能如自己有的般歡喜見人之彥聖有德不獨口裏說他好其中心着實愛他處甚於口之所言這個大臣能容得天下之才德如此人君識此人而信用之則能保其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尚是庶幾不敢執定之詞蓋子孫得他保則能世世為君黎民百姓得他保則能箇箇安樂所以有利然非這箇大臣一身能如此也由他好賢樂善薦得天下許多有才德的都來輔佐朝廷行好政事之好法度子孫世守不變所以能如此也又有一箇大臣自家非無智能技巧但是他立心虛詐不一不能休休有容所以見人之有技能者則媚嫉以惡之始是忌嫉亦惡也見人之彥聖有德者則阻絕人不許薦他使不得通達於上這箇大臣不能容天下之才德如此人君不知而誤用之則不能保其

子孫黎民亦曰危殆蓋子孫之殆則不能保其位矣黎民之殆則不能保其生矣此亦非這一箇人便能致此也蓋由此人妬賢嫉能阻遏得善人不許進用其所以引用布列與位者都是他一樣的奸邪小人互相蒙蔽君上顛倒曲直正人被排遠去無敢在朝指言其過者以是任他私意行事禍害黎民雖傳到子孫手裏還是他引進的人一向得用一翻過了又引一翻都是這樣人盤結蒙蔽住了雖有一兩箇正人得進朝來被他眾口誹謗同說不好人君亦自難辨雖有英明之君一時辨得亦被他人眾把持住了亦難張主以此子孫黎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前代人君坐此累其子孫凌夷敗亂者不可勝紀大學引此見得前一樣能保子孫黎民是所當好的天下之所同好也後一樣不能保子孫黎民是所當惡的天下之所同惡也然又慮此媚嫉之人奸深計巧多能結交彌縫以自媚於人主左右不忠似忠不廉似廉人君或蔽於私意識他不破或牽於姑息去他不得故又謂唯仁人放流之仁人即仁君也蓋獨是仁君至公無私故於此媚嫉之人不為私意所蔽能早識他不為姑息所牽能決去他雖其罪惡未著未忍殺他然亦放逐流竄之將他遠置四方蠻夷之地不與同中國蓋恐其延則授間抵隙實緣後進以妨賢

而病國也此正古語所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者如此蓋能惡人者謂能遠去此媚嫉之人不爲子孫黎民之害公天下之惡而惡之也能愛人者謂能去此惡人則能保全善人使得安心輔佐以爲子孫黎民之利公天下之愛而愛之也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臣按先儒朱子有言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今之言者乃徒効人貪暴等事而捨媚嫉不言其故何歟臣又觀秦穆公乃周末一箇強國諸侯其有何足法但此篇說話說得君子小人之情狀利害極是明白痛快故孔子刪書存此於百篇之末以垂訓後世曾子傳大學又引此於十章之末以爲萬世治國平天下者之昭鑒也臣切見我皇上臨御以來內無聲色貨利之惑外無親近私昵之蔽而惟一意脩德講學勵精圖治孝養均於兩宮憂念存於百姓誠不世出之仁君也今惟鑒此古訓試察在朝大臣有能薦賢而又喜人薦者即秦誓所言前一等人也宜當信用有不肯薦賢而又惟人薦者即秦誓所言後一等人也宜當逐逐惟此一事最關治亂惟聖明留意天下幸甚書經一章惟辟作福惟

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這是周書洪範篇周武王初得天下訪問箕子推行大禹洪範九疇以告之也洪大也範法也謂治天下之大法也昔者大禹治水功成天與神龜出於洛水其龜背上所列文數有九大禹聖人默契天道因而則之以爲九類示萬世人主治天下之大法故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箕子推衍至此上言大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者蓋言人君因時制宜有是三者作用不同皆所以納天下臣民於皇極者也然是三德非人君自操威福之柄則不能用故此言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王食唯獨也辟君也福謂凡與人以爵祿使之得福也威謂凡治人以刑罰使之可畏也王食猶今言珍羞盛饌也蓋獨是人君受天命命爲天下主則可以賞人之善用人之賢而與之爵祿使之得福是謂唯辟作福亦獨是人君則可以討人之罪黜人之奸而治以刑罰使之知畏是謂唯辟作威至於王食亦獨是人君居天下之上則可以享天下之奉而食用珍羞尚膳是謂唯辟王食臣謂大臣也大臣則不可以擅作威福僭用王食者故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使大臣而有擅作福威僭用王食者則英明之君終必覺察而討其罪

故在大夫必害於而家在諸侯必凶於而國大夫稱家諸侯稱國者蓋古人之大夫如今武職然多是世祿家傳備亂則滅其家故曰害於而家諸侯如今公侯伯之類多是分封有國僭亂則滅其國故曰凶於而國人謂群臣側不正也頗不平也僻不公也若大臣有作福作威王食而君之不免則凡在群臣因見大臣作得威福可以趨附他求得官祿免得禍患遂皆靡然從風陰懷一種不正不平不公之心立為一種不正不平不公之論以顛倒是非混亂曲直而蔽主聰明排斥忠良以陰附權臣之勢為禍不淺下而小民亦皆倣效成風過分僭用而不可繩以禮法此

疏議輯覽卷四

六

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臣觀自古人君不能總攬威權不覺威福漸移臣下而致失祖宗之天下者多矣然考虞書舜典篇載舜命九官兩咨四岳其餘或咨衆論之公或因大臣之讓而命之周書立政篇周公告成王言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邁則知自古賢王進賢行賞必先咨於衆論用刑勅法必責成於有司又若不專以一己之見與此不同者蓋人君一身深處九重不能盡識天下之才亦不能盡歷天下之事故必先得忠賢數人布列卿輔要職以後命德討罪必咨衆論必聽有司從公議然後人君察其公私可否稱制歸於是

先咨衆論而必斷自君上雖斷自君上而皆令乎公論此昔人君自作威福者如此舜文所行與箕子所言同一揆也乃若秦漢唐宋之季中材之君不能知人妄用奸相一人被其蒙蔽排斥忠賢無敢直說引用奸邪托為鷹犬使之攻擊異已以致群臣畏威服勢無敢異見凡其所欲即與議奏其挾下奏以欺上則曰衆論所同而不知由其一人私主也其挾上旨以欺下則曰上意所主而不知由其平日從諛也凡善則歸已曰上初不然我勸如是也過則歸君曰上所固欲我不能回也大臣一言天下皆信由是怨皆歸上而恩皆歸下威福予奪皆出其身而主威日削

疏議輯覽卷四

七

國勢日去矣此後世臣之有作福作威者然也我太祖高皇帝獨秉全智高出千古監前代奸相之弊革去秦漢以來丞相之官遠法成周六卿分職之制分設府部寺院等衙門以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頑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得當明著祖訓首章以為子孫萬世之法至我太宗文皇帝簡任內閣儒臣日與咨訪政治然彼時內閣多是朝廷親選翰林編脩等才猷歷練能識人才治體公忠體國者為之不啻驟加高品至於選入翰林者又皆唯才是取不拘內外新舊職事追我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朝間亦選委六部尚書如夏原吉等尚輩條

旨彼時絕無偏重之勢且以前大臣多是祖宗親自下僚識拔不論資格者蓋由日嘗面試知得明白所以如此一一得人及後英宗睿皇帝再登寶位凡選用卿佐重臣必召吏部尚書王翱與大學士李賢面議可否彼時或用二臣所薦或由聖意自定皆稱得人廷無間議憲宗純皇帝以來始不召大臣而議止令吏部會推才望相應者二三員疏名請旨點用一員此又上合虞舜命官必資四岳詢謀僉同之意也臣猶記弘治七年間內閣員缺吏部會推相應六員上請孝宗皇帝點用位次最下者二員曰李東陽曰謝遷都只是詹事等官不曾驟用崇職不知自何年起內閣自加隆重凡職位在先第一入群臣尊仰稱為首相其第二人以下多其薦引隨事附和不敢異同延又另立掌誥勅一員多自尚書侍郎翰林出身者不出衆推首相坐名題本取用後有內閣員缺即令推補又不知是何年會否奏准限定翰林院官必是進士第一甲及庶吉士原係內閣取中教養之人為其門生者方得選用吏部不得擬其陞點亦不許攬陞外職使之歷練民事稍涉干計辛苦又占定禮部尚書侍郎職事優閑者俱是翰林院官做吏部緊要衙門必用翰林一人其餘內外官員雖有文學才猷出衆者不許再加祖宗朝選

入翰林大臣非翰林出身者不許推入內閣是皆私訛相傳謬傳舊制以欺後進以指衆口下視六卿等官勢分懸絕若其屬吏不敢違抗使後相承入閣者必其門生子弟自相傳授後者未遇感前人之接引前者既老責後人之報施而凡身後贈諡廕子等事不論忠邪一皆預為已地而盡力為之至於纂脩書史亦必私其黨類而善惡倒置褒貶任情以是不如祖宗朝選取外官同備此則自古所無之大弊也近聞吏兵二部選用緊要官職及會推大臣必先元首相所歆而後取擬名奏上法司出外勘事亦必承其意旨而不問虛實任情勘報由是威福予奪盡歸於此一官美使得其人皆如先朝楊士奇楊榮楊溥及今石琚之忠清楊一清之才識可也不幸而有奸險媚嫉者濫其位則被其排斥忠賢引用兇邪國事日可憂矣陛下試省往年禮部尚書員缺吏部會推賈誼為首陛下親用席書均之侍郎資格不異也席書陞禮部舉朝士夫皆以為非而攻擊不已賈誼一時雖未點陞數月以後首相坐名取掌誥勅選入內閣位居書上安然坐受舉朝譽無異議今此二臣日侍左右其忠猷才力聖明豈有不知而何用於陛下者如此不服用於首相者如彼帝然人心所向如此今陛下採諸輿論自震震慨然召用

楊一清勉督石琚舉朝欣躍方謂陛下知人善任輔弼得人天下之福而言者多方計沮欲以久留一清於邊且不欲群臣早推應代一清之人意有所向也群臣奉旨另推見任兩食寧受稽違之責而不敢少拂當道之意即日推進者勢有所畏也陛下視今威福出於誰乎易因履霜遂戒堅氷蓋以陰比權臣防其勢之漸長也此事忠臣有識者深以為憂故今在內者危迫而不能自安在外者畏縮而不敢求進也不然以陛下聖明何古帝王之治不可復而天之心有不順乎今天心儆戒災異頻仍男子不假婦而自生不育者喻君無臣欲養萬民而不能也

兩絛者喻上恩澤之降被變而成私也地震者陰不能安靜而僭為陽動臣強之象也陛下遇災儆懼命其撰勅戒諭群臣脩省彼不肯撰者恐群臣或因是而指其失也多方陰沮楊一清之進者恐才出其上因而代已也此其心迹甚明惟聖明早加省悟宗社幸甚生民幸甚易經一章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不出戶庭無咎這是周易節卦初九爻辭周公所繫本說初九這爻以陽剛得正居節之初猶賢人君子在下未有職位且有九二大臣塞遏其前未可以行

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為不出戶庭則無咎戶庭戶外之庭乃私室無人往來慎密之處也孔子於此又見得古今君臣言語不密以致禍亂故作繫辭又因此爻而釋之曰凡禍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階為梯級由此踏上而漸至者也何以見得言語是生亂之階蓋人君與其忠臣密謀國事君若一時不密而洩其言則所與謀之忠臣必被人怨謗用計殺了所以失其臣臣若一時不密而洩其言則招人怨謗終必見害乃所以自失其身凡此君臣密說的言語或欲行大政事或欲除大奸惡皆不利於權奸小人不可使知者所謂機密重事也自古權奸之人平日善於交結必有心腹左右之人為之探聽使君臣之間一有不密而漏洩其事則臣既見殺君亦被怨國家禍患由此而成是以君子之人務要謹慎周密凡事藏諸其心而不出諸其口使戶庭之間亦無人知也此君子無指君臣上下而言臣觀自古君臣議事不密而致患臣被殺國家受禍者不能悉紀只如漢成帝時大將軍王鳳專權成帝止欲自用一人左右爭執以鳳未知不可用主威日削史異屢見成帝乃問師傳之臣如張禹敢諫之臣如谷永輩皆私附王鳳持大器指在別事身上不肯實說以此成帝一向信任王鳳不疑後有京兆尹王章言及成帝君問

感悟遂與章議舉賢代鳳彼時只因言語不密以致王鳳
知得反行用計左使劾章下獄而死文詡御史劾其所薦
之人亦致去官以此舉朝怕鳳再舉敢言王氏者傳至其
姪遂移漢祚孔子此言真萬世人君之謀國之切戒也惟
聖明留意幸甚

條陳廢政疏

李承勛

臣惟孔子論政不過曰足食足兵孟軻每語王道亦未嘗
外耕桑而有高大難行之說是知王者之政莫先於兵食
取足之道非增兵於國也加賦以病民也在審勢而救
其偏隨事而去耳臣私憂過計足兵之目有四曰選

疏議輯略卷四

十二

軍以壯根本止調操以實內地足衣糧以郵邊軍振紀
綱以申軍令就中論之振紀綱為要紀綱振則三者自肅
矣足食之目有四曰謹收納以清宿弊使轉輸以甦民困
定經制以裕國用致中和以感化機就中論之致中和為
本致中和則三者不勞而自理矣何謂選軍軍以壯根本
夫京師天下之根本皇宮又京師之根本故居守環列周
防鍵閉其制甚重將領必付之勳舊世忠之臣卒伍必擇
其壯勇精練之士器械必兼夫犀利鮮明之策豈徒示觀
美而已哉蓋居安防危其為慮深且遠矣臣查朝一月目
見此輩狀貌勇健而武藝精通者百無一二兵刃不堪用

疏議輯略卷四

十三

軍之不稱身者十常八九使九州朝貢及四夷來王者見
之何以壯國威而懾奸謀哉至於各營之所分隸稱百
萬團營之所揀選稱十二萬為將領者果皆召虎亞夫之
流而不至有膏粱儂帥濫竽其間矣乎為卒徒者果皆膂
力絕人一可當十而不至於竄名隱射耗斂於其間矣乎
其操習果能得六伐七伐八陣五花法外之意而不至有
若霸上棘門之兒戲以玩愒日月矣乎臣嘗未得而知也
自古武備常弛於承平之久而振於中興之日故殷武車
攻雅頌並稱高宗宣王戎服速之笑以為得袍紵之良
圖今官軍以勇悍善鬪稱者在北則各邊在南則狼土禁
軍之中未聞有力扼虎射命中可以殪壓遠近之邪心者
失今不治竊恐喪失居重馭輕之權養成尾大不掉之患
臣誠至愚不能不為盛世憂之昔周勃伐北軍之強乃能
制產祿之死命李林甫壞府兵之制而范陽之變莫可救
藥殷鑒不遠愚預預防乞下兵部將宿衛團營官軍將必
擇忠順勇壯曾經戰陣之人軍必擇少壯有力各精一技
之士而不致虧原額之數器械必可用盛甲必稱身而後
給蓋團營較之各營為重而守衛較之團營尤為重也使
精兵良將萃於京師布列環衛伏大險於至順之中消不
測於無形之表此即詩之所謂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者也

其他各營之衆汰老弱偽冒以省國儲練習精勇以備次
撥之選而役占剝削之宿弊一切革去則貧軍不致怨嗟
逃避輦轂之下宿弊一清天下聞之孰不畏服何謂止調
操以實內地裁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
以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
統以來踵爲故事日益加密除南方各省未暇邊論如河
南山東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陝山西陝西又中原形勝要
地各處官軍或調操於京師或調操於各邊本地無軍可
守臣昔備員陝西右布政使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
過數名蓋聞其故始知皆在各邊操備後益入商洛鎮巡

陝西通志卷四

十四

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
故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王鐙足爲前車之戒臣熟知
前項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工作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
役而已無暇然而已於國有行糧草料之費於私有賞送
科壯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爲舊規而不
敢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
計省行糧以在邊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土人何
慮邊徼之寡通將調操官軍留於本處委官兼同民壯精
加操練如鄰境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
赴援如此貧軍無侵剽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

陝西通志卷四

十五

有警無警一槩分派調操者強弱多寡之勢又不可同年
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何謂足衣糧以卹邊軍臣
惟成邊之卒烽火斥堠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不保此
之京輔之軍勞逸安危何啻百倍近年調取邊軍征剿流
賊貫串於河南山東江淮間又久也京師出入禁地檢見
內地軍民安逸曉弱有子女玉帛之供無饑寒危迫之患
未免有不均之嘆起羨慕之心萌輕視之志況以各邊撫
臣撫處失宜將領剝削日甚往往以衣糧不足歎於軍
門擅殺不思推求其本軍情之所以易動者因無恒心也
恒心之所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願 皇上勅下吏兵
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於邊者急宜置之賢者久任
之或由京師陞副由副陞左右而不輕移動糧餉不足戶
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剝削減令沾實惠而又察其疾苦時
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後何變之足憂如此則邊徼
安天下安矣何謂振紀綱以申軍令臣聞紀綱御軍之大
柄其機在於賞罰賞罰不明則政令不一政令不一則紀
綱不振宋儒朱熹嘗言紀綱在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正
以此也在昔軍中號令最嚴徵調會期時刻不爽止因正
德年間逆彬恃勢曲庇邊軍文因功次不明使賞溢及無
功而罰不及有罪是以紀綱漸紊彼此效尤官防緩而始

息之政行軍情衆而侮慢之態作此風不革譬如養驕子哭即與果雖曰愛之其實敗之臣願皇上大奮乾剛申明軍令選將領而束之以什伍相聯相坐之法明教化而導之以親上死長之義嚴上下之分以峻廉遠堂高之勢平彼此之怨以消其驕悍跋扈之氣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而痛革姑息之政則威惠並行而紀綱振肅矣易曰積豕之牙吉夫致變有由消弭有要不責其寬狂於彼而振紀綱明教化以潛移之於此則彼之勇健足以爲國牙爪而無反噬之虞此即子路之所謂有勇知方者也何謂謹收納以清宿弊州縣夏秋稅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起

疏議輯畧卷四

一六

運存番各有定數本色折收加耗災免之類各有定法夫何延年以來上下各官留心國計者名爲俗更用心勞而反得謗怠事奉承者稱爲識時自處逸而獲美稱以此各官鮮肯奮實幹事每歲正當冬月收成之後州縣多以會計不定不出由票示民知會細民辦糧交納上司輒將州縣正佐管糧等官或委勘事或責遠避無人監收多致費耗來年三月以後軍餉已至水次司府管糧官員方下州縣比較嚴刑逼迫窮民去歲所收已空今歲農功又誤或有本色而責其銀只得半價求售或有銀而責本色未免稱貸取盈此後時之弊也如每歲七月以前布政司會計

停當明示下司依時收納十月至十二月終止州縣正官管糧官不許上司差委以妨監收災傷蠲免務使民沾實惠而無黃放白收之謠守巡各官毋蹈往轍於收糧東作之際舟輿啣尾既往復來如風如狂以私謁撫按而費其夫馬則後時之弊可革也又糧里人戶各有善莠各有豪強糧里豪強則以善莠人戶爲食啖加增每過於正額糧里善莠則畏刁惡人戶如狼虎縱使拖公寧當產代賤而不敢及門上司按臨糧里之豪強者無人敢言而反爲善善莠者人易誣執而反受屈惡者愈肆而莠者愈苦此勸懲顛倒之弊苟能不避嫌疑虛心推究則此弊可革矣二

疏議輯畧卷四

一七

獎果章則小民及時完納而東作無妨糧里不致追敗而身家可保完糧之策莫先於此何謂便輸轉以甦民困國家稅糧多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蘇湖等處糧長所管稅糧既多解納雜費尤甚州縣不才官以糧長爲囊橐上司過刻官視糧長爲寇讐兌軍之類每石太畧包賤七八斗者有之起運白糧每石包賤二三石者有之各衙門黑豆之類每石不過值銀三四錢而他費幾至一兩者有之家有千金之產當糧長一年有卽爲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當糧長一年有卽爲絕戶者矣以致民避糧長之役過於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或有每歲一換之例或爲

數十家脂膏之條始也破一家數載則沿鄉無不破家矣糧長之家既破國課何由可完數十年以來各縣連負動數十萬多由於此臣楚產也非為已地者但官於東南年久目見此弊日甚而不能救不敢不為陛下陳之伏乞通行兩京內府及部院允遵等官上下心同恤民隱本等之外母肆需求敢有故違在外聽撫按在內聽戶部及科道等官指實查奏若夫豪惡糧里刻害小民有司科派糧長上司亦要一體重加懲究庶幾錢糧不致破家亦不敢害人而稅糧易完矣何謂定經制以裕國用夫量入以爲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爲入是謂害政既不量入爲出又不

疏議輯畧卷四

一六八

二

五

量出爲入雜然而收泛然而用是謂無政考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存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有計和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爲出之實政臣愚以爲當因其名而舉其實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凡若干經國之費總用若干首兩京次各邊省直隸各府每歲所入所出俱查其數分爲二目倣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則會九卿堂上科道官各查凡百費用有約於昔而浮於今者必考昔

之所以約者請而復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請而約之至於裒多益寡之道撥此補彼又在臨時通融議處務使所出不踰於入之數通將出入總數攢造舊冊一本進呈以備御覽然時有盈虛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此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事有多少每歲十二月戶部會奏各官通查某處災傷蠲免若干某處用兵該用若干則以各處茶鹽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漢毋將所謂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

疏議輯畧卷四

十九

財恒足矣何謂致中和以感化機昔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者太倉無數年之積閭閻足食之家既不在官又不在民說者以爲竊於無并耗於奢華似矣而未知其要又或以農功奪於雜役失時苟且而水利塘防之制一切不講亦似矣而未探其本臣本世農頗知農事大都年不順成由於雨暘之不時而雨暘之所以不時者實由天地之氣未和也伊訓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人性本無不善而情之所發有中節不中節之殊不但好惡拂人之性方是不中節於好善惡惡之中有輕重長短不齊之限

高若察理不精權度微爽未必一中乎當然之則或當重而輕或當輕而重未能如天地之無心而成化皆未得為中和之極賢人之學雖顏回不能免此故孔子有克己復禮之訓而宋儒程氏申之曰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臣惟約情合中之說最切於學存存不忘其致中和之切務也歟伏望 皇上聖不自聖益加謹獨之功每於聽政之暇默思一日情之所發大而慶賞刑威小而一顰一笑何者適中輕重之宜何者喜所當喜而未免失之過何者怒所當怒而未免失之不及今日約之明日約之至明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中和之極既建於此而中和之應自

疏議輯畧卷四

廿

二

感於彼何患乎兩賜之不時若而萬物之不得其所乎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故臣於篇終敢舉以為 聖明獻

陳言疏

姜洪

臣蒙 先帝拔擢待罪言路三年於茲無一言裨益時政無一言上答 國恩尸祿曠官憂慚切至盡忠補過夙夜不寧不幸 先帝奄弃萬國哀鴻遠聞 皇上詔復尊極未及逾月剛明神武勵精圖治知懷恩以忠覓逐即復召用知梁芳陳喜常與奸邪誤事俱各斥貶李孜省等左道害政罪不容誅皆謫戍遠方施欽等醫業庸流濫玷清班

皆削奪官職不替舊僧方士之妖術嚴內府工作之淫巧縱放禽鳥弄珍玩禁造寺觀嚴省貢獻此皆 帝王盛德事也人心仰望更化已久而 皇上一旦行之不以為難四方聞之無不以手加額欣欣相賀以為 聖明天子出焉太平指日可待焉臣見人心如此則喜不能勝豈敢終忘超擢之恩以虧臣子公忠之道謹舉八事仰贊 聖明懲陋狂瞽觸冒忌諱罪誠萬死伏望 聖察一曰正君心夫自古天下治亂係君心邪正君心正事事皆正天下莫敢不正君心不正事事皆邪雖欲正人亦不可得而正大學曰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

疏議輯畧卷四

廿

二

而後天下平許衡曰心猶印板板正不差雖千萬紙不本既為失摹之於紙無不差者故人君必心正而後可以致天下之治者也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聲色之麗貨玩之奇異端之紛雜便佞之譖諛一為所溺則不得其正焉皇上即位之初清心照理是非不惑心固無不正矣但聲色貨利易於溺志異端譖諛易於惑人操存之功一有不至則乘間伺隙而進清明之天不免為其所雜也伏望 皇上持守此心動靜隱微無時不謹道心為主人心聽命則虛靈常存萬里昭著而治道所出者正矣二曰務聖學夫古先聖王為治之道歷代興亡治亂之迹用人立政之

方愛民利物之術皆載諸經史人君必學而知之則法古
爲治鑒古爲戒所好所欲自然不離於正理而王道王化
所由以成也若不學則正理不明心志不定多愆易惑守
善不固雖欲言治苟焉而已書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
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脩罔覺故自古
人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化之隆也然學問之道不可間
斷一暴十寒亦爲無益近年雖設經筵而寒暑之外舉行
不過數次開卷之時解釋不過數行講官每累月不蒙
詔對以此而欲盡學問之功求爲治之方恐亦不可得焉
皇上聰明睿哲超越千古正宜及時講學以隆一代治化

疏議輯畧卷四

廿二

當妙選儒臣日御經筵無畏勞苦無間寒暑上至六經下
至史鑑取其節要有關治道者善惡皆講勸懲皆知辨析
幾微禮畢方退又常輪流直日以備顧問則日就月將聖
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三曰納諫諍夫人君統臨天下深居
九重聞見不出闕庭必開言路以廣耳目則下無隱情上
無壅聽奸宄不生禍亂不作若君惡直言諫臣杜口則奸
邪肆志蒙蔽聰明養成禍患以壞天下故大舜告廟即位
之初先明四目達四聰高宗宅憂亮陰之後傳說告以木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自古帝王皆以從諫爲首務也
我太祖高皇帝欲廣耳目以防壅蔽建設科道之官專

任言路之責未聞有惡其言之直切而罪之也近年御前
奏事之例既廢群臣大小章疏皆出內批通政司每日惟
撥拾四方小事以應故事科道官皆却立伏下隨班而退
不得從容面陳忤旨往往被撻殿庭或貶斥遐荒夫好
生惡死人之常情誰肯進言以蹈危機由是中外顧忌以
言爲諱上下之情不通久矣皇上即位之初正宜開闢
言路恢弘治道然詔書無諸人言事之條有科道風聞言
事之禁使人各生畏忌不敢盡言又進士李文祥言雖狂
妄志在納忠聖治之初宜示優容遽加斥逐聞者駭愕臣
謂此決非皇上之意夫忠言者乃國家之福非人臣

疏議輯畧卷四

廿三

之利也明主何謂不樂聞之此必有內外大臣懷奸不
忠畏皇上威明恐人言攻擊欲先以緝人口也伏望
皇上鑒覆霜堅冰之漸防大臣壅蔽之萌體祖宗求言
之心開御前奏事之例科道言官小事封章進呈大事面
論廷諍至於大小群臣有事亦當蒙召對經筵講官不時
尤宜咨訪則下情上通事不敢欺百寮震悚庶政允釐矣
四曰辨邪正夫國家治道否泰係君子小人進退君子聚
於朝則奸黨意政事清明而治道泰小人聚於朝則朋黨
相比濁亂政事而治道否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夫元首雖明而股肱不良亦難以致政事之康也伏

觀 皇上即位未久求治甚切而內外大臣奸邪者多何以致維新之政也如先經科道糾劾某某數輩中外目為邪黨戶祿曠官曾無寸補 皇上若以先朝舊臣不忍謫竄亦當罷其政柄放回田里以為臣下不忠之戒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天朝豈乏正士切見兵部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吏部尚書李秉俱才德高茂志節忠貞去任翰林院侍講謝鐸編脩張元禎檢討陳獻章行人司副莊泉僉事章懋許事黃仲昭俱學問淵博議論持正御史黃珍徐鏞于大節給事中王徽王讓蕭顯賀欽工部主事黃純見任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俱忠勇敢言直節可取武

疏議輯畧卷四

廿四

臣則指揮同知許寧廉能驍勇軍民推服至於在位之臣內則太監懷恩雖稱宦臣不類同輩忠清公亮善守成法外則兵部尚書余子俊馬文昇之任事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之剛介少詹事楊守陳工部侍郎張悅之恬退數人而已伏望 皇上已用者信任勿疑已去者以禮召用或為三公六卿或臺諫講官則文武得人政事脩舉 皇上可以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五曰禁近習大古者宦臣充掖庭掃除之事傳宣禁出入之命給事左右而已後世人君親佞疎賢乃委之以政授之以權於是得行奸慝專作威福若趙高之亡秦曹節王甫之亡漢田令孜仇士良

之亡唐童貫之亡宋皆前事之明鑒也夫大抵此輩不知事君之大義惟以擎拳曲躬為敬不顧人君社稷為重惟事逢迎奉順為悅故仇士良教其徒田悅龍之術以為天子不可令閑常以奢廢娛其耳目日新且盛無暇更知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知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後之宦官怙寵誤國皆祖其術意愚弄人主盜竊威權役計得矣其如天下生靈何其如人君社稷何哉 太祖高皇帝深鑒前代委任宦官之失雖設監司一監常職止五人一局正副止二人官不過四品所掌不過洒掃供奉之事未有干預 朝廷之政也

疏議輯畧卷四

廿五

近年一監有太監十餘員少監以下無數四方藩鎮之地市舶財利之虞在在有之蟒龍玉帶視為常服名位之濫莫此為甚然君側之人眾所忌畏恃勢縱橫所至害人假稱進奉貨賂公行損 朝廷之大體奪百姓之衣食甚至引用奸邪排斥正士阻塞人言左道害政如梁芳陳喜輩雖百死不足以謝天下幸賴 皇上明聖聖皆貶黜中外清明人心稱快然其中亦有忠謹守法可任使令但不干政事使弄威柄濫設者願加裁抑在京倉庫草場馬房九門在外鎮守市舶倉場池礦皆非 太祖高皇帝舊設之數悉宜取回以免害人 皇上退朝惟置書史自娛莊嚴

自持勿與狎昵受其獻物以生彼窺伺之心勿與議論聽其毀譽以亂人忠邪之正如此則政事有清明之象生民復治安之福宦官亦無有招權得罪者矣六曰黜異端夫佛道二教自古害政爲甚佛乃西域胡人言妖路遠假輪迴生死地獄天堂之說以惑人心道則假稱老子依依釋氏又有神仙長生方士脩練之術以文奸偽皆欺世誣民充塞仁義戮戕彝倫爲世大害庶民庸愚信其欺誑猶爲不可況天子之尊生則與天地同體沒則與天地配享天下百神皆其所主豈有求媚神鬼以要福哉故二帝三王之時未有佛道之教然享年永壽國祚靈長漢唐之季

疏議輯覽卷四

廿六

佛道始盛天子庶民無不敬奉然政教廢弛禍亂相尋載諸史冊歷歷可見哉太祖高皇帝禁人私創寺觀僧道不許與民俗往來其數府不過六十州不過四十縣不過二十無遊手遊食之民天下獲富庶之效延年營造寺觀歲無寧日繁麗相勝不論財力僧尼道士充滿道路番僧有法王國師之號道士有真人天師之稱又有方士恠誕之人皆冒濫賞賜恩倖無比去歲豐濟宮脩造甫畢今歲永昌寺營建又成殫費財物不可勝計佛道有靈宜降福祥然而頻年水旱災異百姓饑凍流離先帝尋亦晏駕皆皇上之所親見者其法不足信也亦已明矣皇上近將

法王番僧方士邪人俱各查取革丁退可謂聖明所爲出於尋常萬萬然不去其害不拔其根其害不息內府或有佛道精舍胡鬼塑像乞皆撤毀以絕群疑天下僧道寺觀亦當查究以清奸偽若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年不令度人不脩寺觀使自銷鑠則數百年異端害政之弊至皇上而始正焉七曰省進奉夫人君極天下之尊固宜享天下之養然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明君亦不以一人之欲而勞損天下之民也臣巡河一年見南京并四方貢獻中間可以減省如時鮮段足兵器等類或薦太廟或供國用固不可缺其餘花石禽鳥虎豹皆玩好

疏議輯覽卷四

廿七

不急之物飾簞板枋巾帽染造布帛京師亦有匠料可爲進貢亦不害人性以內官監運其弊始多假如木犀龍衣二舡裝載足矣額外多討舡少者七八艘多者十餘歸其餘濫討皆如其例俱滿載私貨附搭閑人往往將貢物運誤襲瀆每起貢舡發行舡艙先後相接撐夫挽卒晝夜喧呼南往北來道路如織皆恃勢縱橫強索財物凌辱官吏驅迫軍民官司欲如盤詰輒稱御物人不敢相近怨嗟滿道所不忍聞東南一方民力殫矣皇上即位之初常貢之外悉加裁省民皆歡呼如獲更生但所有內官仍舊監運不免如前害人雖有詔旨諄諄軍民恐不蒙惠也伏望

皇上念此生靈乞勅南京兵工等部會議合無今後軍器
段正等項該部徑自差委所屬太常寺等衙門的當官員
建貢嚴立限期不許遲悞其板枋木櫃等類每年蘆溝等
處抽分木料無數如藤蔑油漆等物北方所無仍令南京
并出產去處供送京師住坐輪班各色人匠無下萬數着
令依式製造尤為近便若以外官不堪進奉則如寧國等
府每年進奉梨栗等物不過止差吏役亦不見有遲悞如
此觀之則內官不必差遣明矣伏乞停止以甦民困八曰
慎始終夫自古帝王之治在於謹始而善其終則能保天
下之大而又享太平之樂如大禹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疏議輯畧卷四

廿八

興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晏不遑暇食咸和萬民二聖者治
道雖成功德雖隆猶慎終始不敢豫逸故能永保天命世
濟雍熙而萬世稱仰不可及也晉武帝焚雉頭裘初政仁
儉而末年遊宴後庭不恤國務遂起五胡之變唐明皇焚
珠玉錦繡躬履節儉而末年信謹好色窮奢極欲遂起天
寶之禍二君者皆以盈成之業可恃敬畏之心不存末年
所為比其奢侈之君殆又其甚焉先治後亂為天下後
世笑故人君初政之美而能克終者為尤美節初之難而
能保晚節為尤難 皇上即位之初求治之心如日方升
如川方至雖大禹文王何以過此苟持此心始終不變則

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矣若少有怠忽則物欲抵牾
而小人乘間則其事勢相激弊端益甚然 皇上明見始
終堅如金石如臣所言固萬萬無之但臣區區愛君之甚
不敢不應於未然也伏望 皇上念肩荷之重知保守之
難兢兢業業日慎一日虛心求治常如不及不以久安而
忽怠不以治安而滿假則海宇熙寧萬世無疆也

八事疏

毛鳳韶

臣聞人君之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正心之助莫嚴於史
故古者設右史以紀言左史以紀動我 太祖高皇帝命
文臣為起居注蓋有得於是矣往者 陛下有編纂御札

疏議輯畧卷四

廿九

之命誠為盛舉但官無定職業無專功且獨詳詞翰而畧
於道德躬行之實非所以彰盛美也臣願 陛下遠稽近
法遴選德行文學之臣數員以史注繫銜日侍黼裳之側
遇有言動政令隨即書之夜則輪宿於史館以備宣召紀
錄事昭法戒則心存敬畏而忿懷好樂皆得其正言行政
事罔有不臧足以契天地之心而和氣應矣此所謂大本
者也臣聞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所以盡天下之情而
求天下之是也邇者 陛下詔各大臣共持國是可謂至
明且遠矣臣竊以國之大事莫大於用賢退不肖當功罰
罪者矣四者定國是而是非取舍一付之公論則必治若

不定國是以合乎已之取舍者為是以不合乎已之取舍者為非則必亂然非上下之情合大小之臣和則國是亦不可得而定矣臣願擴天地無私之德廣乾坤交泰之情列内外文武重臣及翰林科道官名於壁廣寄聰明傳加詢訪若有所得宣示中外臣民共決是非用一人歟必衆皆以為賢而後用退一人歟必衆皆以為不賢而後退人苟有功不以疎賤而不賞人苟有罪不以貴戚而不罰協庶事於一中華百官於大和則人心悅而天順矣臣聞言路之通塞關天下之治亂邇者 陛下詔科道官直言此自古明王不出戶庭而治天下之要道也但人之才性

續編卷四

三十

不同行事亦異往年 陛下稍加釐正蓋以示作新之方而天下臣民不識此意承風疑沮以故各官具忌朝政不敢極言吏弊不肯盡舉此非生民之福也今 陛下納諫求言鮮有應者間有一二進言或不合聖心致蒙譴謫則中人以下之資辭意下揣揣自保於國家何賴焉臣願念責任之重則慎選於如念頽廢之易則愈加作興實其罪過養其威望用其言而顯其身則言官莫不銳意敢言自朝廷以及四方無事不聞無人不畏而聖殿之患絕 朝廷之執等矣夫臣不得於君猶子不得於父其悲哀窮苦不可名狀邇者 陛下起用言事被謫之臣不惟中外臣

續編卷四

三十一

民歡呼鼓舞歸仰 聖德雖克軍為民之臣亦且歡聲四作以為慈父既久 陛下亦必推是心及之矣蓋人情莫不欲盡一日之養以報其親而遠在邊徼亦莫不欲沾一命之榮以顯其親而等於編民又莫不欲效尺寸之勞以報其君而無階可達是諸臣之所望於 陛下以求遂此欲者其心為甚切則其情為獨苦其情為獨苦則其感召宜獨甚也况 陛下汲汲愛人雖匹夫匹婦惟恐不獲肯獨不念於此哉伏願推大孝以及人本人情而為治推無一夫不獲之仁以及諸臣將克軍者發回為民為民者冠帶閑住人望所係者酌而用之使各遂臣子天性之欲復際堯舜聖明之盛則誰不粉身碎骨以報 陛下以徇國家之急哉臣聞官多則民擾十羊九牧莫保其安而况望生息乎邇者 陛下詔革冗官山谷愚民亦知感泣臣謂革冗安民當自鎮守內臣始蓋國初無鎮守以各省有府衛有三司有撫按可不用矣永樂間設遼東固原山西三處後乃添設二十一處又有分守守備監倉市舶織造等項民始不勝其擾矣 陛下總攬權綱深念黎元如織造太監張志聰一經論劾即取回京此前代所無也今各鎮如故供給之繁差役之苦不可勝言况安靜行事者固有而生事害民者尤多在各邊者軍糧則扣及什合在各省

者民利則侵及雞豚黨附群姦分投四出凌轢有司並楚
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臣願 陛下獨斷不疑一復國初之
舊將各處鎮守拜分守守備監倉市舶織造各太監速取
回京以昭 陛下仁惠之治往時河南川陝之民一遇饑
荒多仰給於湖廣今湖廣襄陽之民亦相食矣 陛下發太
倉之銀以濟之臣恐國計不可空虛惟各鈔關鹽場銀兩
并武當山香錢與各衙門官錢爲可賑也然又恐有限之
財不能濟無限之民不如弛禁通商開民自然之利也但
湖廣貨利甚廣而苦於各王府之抽分魚利甚博而苦於
各王府之侵奪盜利甚急又苦於各衙門之禁革故每鹽

疏議輯畧卷四

三十二

一斤直銀三四分矣 陛下於額徵錢糧猶且停免而此
等侵塞民利至此不亦有負於 聖明也哉臣願一切嚴
爲防範則衆利皆歸而荆襄實矣方今宣大各邊戎虜入
套湖陝等處盜賊克熾已形之患固所當禦而未形之患
尤不可不防也國家之患在西北而不在東南東南之民
不識干戈乃驅百千貧民以爲民壯非游惰之輩則貪懦
之夫非久役之繁則輸錢之苦而迎送上司勾攝公事各
官私役遍鄉科索文紛紛百出矣臣願 陛下詔東南脩
古者寓兵於農之法將在官民壯選其精銳汰其冗濫使
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工食止給一季之用以寬農民之力

萬一地方有警方今赴官防守事寧即放歸農而積弊
嚴加裁革驅之農以養其武固其民以足其兵則東南之
勢固矣西北之民素習弓馬饑寒切身則養亂待時萬一
匹夫大呼則群雄起而應之矣此又不可不爲之先慮也
臣願 陛下詔西北將各處失業之民廣召博募選其
勇謀畧熟於弓馬者使抵充民壯重其管領嚴其部伍令
該戶授以器械資其衣糧官府仍行重加犒賞以悅其心
若有前鋒亦加痛革恤其私使無饑寒之憂養其力以待
征伐之用則豪勇之士在戡字下內有以散奸雄之黨外
足以消戎虜之釁而西北之勢固矣方今災變相仍百姓

疏議輯畧卷四

三十三

不安 陛下勅守令官俯舉職率臣竊以職業之大者莫
如農事而已故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周漢重農享國永久
此明驗也哉 國家設營田使又添設勸農衆政水利金
事等官者之憲綱一責成於郡縣正官其法良矣奈何行
之既久人心玩愒從政者笑其鄙言事者諱其迂以致農
政不脩而生民之困敝至於今極矣變而通之此其時乎
臣願 陛下詔設農官各布政司額內專任衆政總管勸
農兼脩水利府州縣親民正官亦各以勸農繫衙間有克
脩農職民安其政者雖長子孫勿易於是久任之道寓焉
聖書褒美增秩賜金須公卿則簡之群守缺臺即則縣令

入補於足外重之勢舉焉外重則久任者安於圖治而無苟簡因循之政矣又詔有司議開力田之科農民中有務盡地力應條格者次第保明申奏量與推恩其不能者申明國初事例行罰如此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刑措於俗矣兵強於食足而無水旱盜賊之憂矣

建言疏

王二夢

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臣聞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是家者國與天下之本未有家不齊而能治國乎天下亦未有國治天下平而不本於家齊也是故三代聖賢之君莫不以齊家為先務蓋正倫理篤恩誼所以齊家也

疏議輯覽卷四

二十四

厚所當厚薄所當薄所以齊家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所以齊家也定尊卑之禮薄恩澤之施以廣嗣續所以齊家也凡此數事行之有一之未至則齊家之道有未盡欲國治而天下平不亦難乎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家之衰莫不始乎閭閻臣伏願 皇上法三代聖賢之君於凡所以齊家之道悉行之而無一之不盡善則家齊於上國自治而天下平矣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高宗命傳說有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蓋人主雖有上聖之資亦必聽左右大臣責難陳善而後有以輔成上聖之德而致熙皞之治臣伏觀 皇上即位以來自視朝之後經進進講之外

疏議輯覽卷四

十五

罕與大臣接見凡四方具奏政事得失未嘗召見內閣大臣與之商確裁決乃徒使之擁虛位享厚祿何耶夫大臣既不預議庶政則 皇上所與商確裁決者必左右內臣而已臣愚以為左右內臣使皆讀書知禮識達古今不蹈已往覆轍然亦深居禁內聞閣之疾苦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豈能一一知之詳而處之當乎況不與大臣商議庶政則政有缺失為大臣者必曰此 皇上與左右大臣裁決於中我何與焉噫上不任乎下下不受其責如此是豈宗社之福哉昨因玄象之徵 皇上雖召內閣及文武大臣有所咨詢臣竊恐其驟得一承顧問又知不及此而罷必不能盡言以上副 聖心蓋人君之與大臣恒與之接論然後上下之情洽而為大臣者庶得盡言以匡輔不逮昔唐太宗勵精圖治開館閣引用方玄齡杜如晦等二十八人更日直宿館中暇則從容燕見討論文義講求治道或至夜分然後就寢太宗勤於訪政如此是以當時君臣情分甚有所願聞而臣無不言臣有所進言而君無不納此所以致貞觀之治至今膾炙人口夫以貞觀之治尚猶朝夕詢訪儒臣而成況有志於唐虞之盛者乎臣伏願 皇上自茲以往退朝之際即便召內閣文武大臣出示四方來奏俾之裁決面訂可否至於上而天變之所由召

下而民困之所由致大而禮樂刑政之當舉行小而號令出納之當詳審凡心有所欲一切以霽天威從容講論不可以天變既弭必有憚息如此則於聖德必有大裨益而於政事處之自無不當萬一政有未當則大臣亦不得以文其過矣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臣聞國家之勢如人一身必血氣週流而無滯然後可以常存國家必上下情通而無壅然後可保長治血氣之行有或滯必賴良醫善藥以宣暢之上下之情有所壅必賴諫官極言以通達之故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從諫而興拒諫而衰者也何則人君樂於從諫則天下之賢者皆曰吾君喜聞過矣於是忠

疏議輯畧卷四

三十六

言讜論曰陳於前而異堯舜乎其君若不賢亦必曰某以直言見用於上矣於是布整一得之愚而異利祿之得是賢不肖皆思直言而上下之情舉無不通矣上下之情既通則政無缺矣治道豈不日就於隆盛乎人君苟不能從諫則賢者亦曰吾君惡直矣我何為不守枯囊之戒乃獨犯忌諱以自取誅戮乎其不賢者亦必曰某以諫諍遭貶斥矣於是競為諂諛之術以為仕進之計是賢不肖皆不復言而上下之情為之壅遏上下之情壅遏則政多乖舛又豈能保長治而無虞乎臣伏觀皇上即位之初御史給事中累有論列時政之缺失彈糾大臣之過惡者其後

言事之官聞以罪廢是以諫者頗少夫雷霆所震而物無不折霜雪所加而物無不殞者天子之威不啻雷霆也不啻霜雪也雖嚴威和顏以誘人之直言人且畏縮不敢盡罄其所欲言況又厲之以威嚴加之以罪譴乎臣伏願皇上師大禹之拜昌言成湯之不吝改過於凡臣下敢於直言極諫者其言可用則用之而顯其身其言不可用則置之而不加其罪則內外臣庶皆知皇上樂於納諫莫不直言無隱而上下之情自無不通矣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臣聞自古聖帝明王未嘗不重刑辟之用故成王命君陳曰殷民在辟爾惟厥中是蓋君陳不拘人君以為生

疏議輯畧卷四

三十七

殺也伏觀皇上見人有罪犯者或時有論斷法司唯承順其輕重當否不有所論第曰照依欽奉聖旨發落而已噫執法之官而惟務承順如此烏在其為執法乎昔唐太宗勅選人詐冒資蔭而不自首者死未幾有事覺者唐太宗欲殺之大理少卿戴胄奏曰據法應流太宗怒曰卿固守法而使朕失信乎胄對曰勅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奈何不能忍小怒而失大信乎太宗喜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夫古之法司能執法如此今之法司何獨不然乎祖宗舊制大辟罪囚必三復而後行刑所以重民命也近者吉安府知府許總得罪

皇上命郎慶決不必復奏時已暮法司承詔不復少有
論列夫許總得罪之詳臣不能知但使其罪當死亦於
祖宗之制少乖使其罪有未當不亦可矜也耶臣伏願
皇上明勅法司今後輕重罪囚依大明律科斷其有奉
聖旨斷遣而中間情有可矜罪有未當者許援戴胄故事
執法陳諫至於大辟行刑務遵 祖宗舊制必三復奏而
後處決如此則能重民命而刑罪自無不當矣五曰慎妄
費以足財用臣聞太易有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
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人君之用財其可不儉
約之是尚乎伏見京師創建寺宇連年不息報國寺之工
甫畢崇國寺之役又興廣濟寺之役又興其費動
數十萬計雖 皇上知民間苦不忍虛役一夫用一匠
然所以酬資夫匠之費未有不取之府庫者也夫府庫之
財 祖宗以來積之以賞有功備不虞者今乃費財如此
臣知 皇上必謂奉佛可以邀福故也是大不然昔梁武
帝精專佛戒廣建寺宇其奉佛可謂至矣而武帝之世江
南大亂國祚爲之日蹙是奉佛果何利益之有唐高宗廢
棄佛法沙汰僧尼其不信佛法亦云至矣而享年極永開
唐三百年基業是不奉佛又何灾禍之有由此觀之佛之
不能灾禍人家國而奉之無益蓋亦彰彰明甚歷觀史記

凡人君大興土木有所營造悉以過書 皇上何爲廣費
此府庫有限之財而爲此無益之事使後世史臣得書之
以爲過乎又賣寶石人塗崇順等恒以寶石進獻內廷每
酬其值爲費不可勝算雖 聖旨已嘗禁約而彼進獻如
故臣切思府庫寶石儘足以充後宮之用又何必費此有
用之財而買此無用之物傳曰作奇技淫巧以惑上心者
殺無赦若塗崇順等在先王之世不容於死矣臣伏乞
皇上鑒古人節以制度傷財害民之說凡創建寺宇及所
買寶石之費一切勅罷廢幾財不妄費而府庫充實矣
陳言時政疏 余珊

要爲 陛下陳之願必繫威嚴精神清覽焉其一曰紀綱
漸頹臣聞之宋儒朱熹曰綱者猶網之有綱也網非綱不
張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絲非紀不理故家無紀綱則父不
父子不子家不可得而齊國無紀綱則君不君臣不臣國
不可得而治天下無紀綱則中國非中國夷狄非夷狄天
下不可得而平古之聖王知乎此必先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夷斯臂
動而指隨絲牽而繩聯內外協應本末畢舉所謂天下之
紀綱也在正德間逆瑾專權假子亂政顛倒衣裳陵谷易
處不知紀綱爲何物矣恭遇 陛下起而振之一體統而

疏議輯畧卷四

四十

尊朝廷杜多門而寧決斷於是天下之政始出於一萬國
之心始繫於尊人謂文王綱紀四方矣近年以來承平日
久事樂因循政多苟簡名實乖謬而上下之分未定宮府
異同而陟罰之法未公紛拏泄沓御委其勒馬駘其銜以
爲在 朝廷似非在 朝廷以爲繫宮省又非在宮省遂
使 朝廷以其心爲心百官萬民四夷亦各以其心爲心
譬之人病大風手足痿痺不仁筋骨肌骸不屬行居坐卧
難以屈伸此紀綱之頹其漸一也其二曰風俗漸壞臣聞
相嗔爲風相染成俗一人唱之百人和之故曰吳王好劍
術百姓多瘡痍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其實由於朝廷

之所好尚而爲士習之所轉移是故周之士也貴秦之士
也賤戰國之士多縱橫西漢之士多忠厚節義重於東京
清談盛於兩晉積之之久習與性成海內從風不自知覺
賈誼所謂習與正人居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習與不
正人居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語此切至之論也古之聖
王先見乎此統理人倫移木易末混同天下之和衷使人皆
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耻而必去而天下之
人亦各自相砥礪雅操堅持初不待爵祿之褒嘉刑威之
督責而後知所勸懲也正德間逆瑾等招權蔽化一時士
大夫無廉耻者爭先趨附百計鑽研以營貴富鑽研得效

疏議輯畧卷四

四十

束裝問金甚至誨淫及於婢女雖卑執臺諫多稽首重賢
之車父子兄弟皆垂頭萬年之末風俗波蕩無復士氣矣
恭遇 陛下起而作之營陛乞陞者悉皆罷斥招權納賄
者漸次誅夷一時京師風紀肅然公卿之家門無私客人
謂帝堯於舜時雍矣會幾何時去者復來來者弗去自夫
浮沉一世之人首掌銓衡首取一種輕美脂膏重富貴薄
名檢之人以爲撫按推舉不足深信此輩圖融不肯生事
乃峻擢而等寵之是以使佞風生廉介日銷甚至侯伯專
彈劾罷更議禮儀納集阻聚廉耻蕩然爾又聞市門踴開
賈販仍舊投桃報李良此簡書不知兵荒之下四方庭廡

骨間幾多血耶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其三曰國勢漸輕
臣聞宋儒周敦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夫一家有
一家之勢一國有一國之勢天下有天下之勢四夷有四
夷之勢以身對家則身重而家輕以家對國則家重而國
輕以國對天下則國重而天下輕以天下對四夷則天下
重而四夷輕古之哲王有見乎此必先端其本正其則使
在伐之勢常尊而在彼之勢常卑伐尊則威立而難犯無
下帶不測之憂彼卑則法行而易制無尾大不掉之患此
所謂審先後權輕重之衡也在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
振宜其治家無法輕重失倫無以辨天下制御強臣也

疏議輯覽卷四

四十二

是以一變而有安化之叛再變而有逆瑾之謀三變而有
宸濠之亂恭遇 陛下攬而鎮之關石和鈞低昂在手龍
驤虎步高下在心萬國諸侯王帛稽首人謂武王一怒而
安天下矣近年以來政頗優柔法多縱弛遂使姦雄潛滋
暗長於隱微之中威立勢成於積習之外往年戊卒殺許
都御史而不究近又殺張都御史而效尤往年戊卒縛賈
衆將以立威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動輒嘯聚千百爲群
圍繞邊城甚於黠虜挾制撫和要下招安之榜誰何無奈
連上止兵之章是蓋廢法伸恩損威養亂姦豪得志謀叛
益堅招之靡來聚而忽散故騎虎之勢偏近於蕭牆猶鼠

之風傳笑於外國東邊妖胡效之而殺主事北邊庫役倣
之而殺縣官中間殘賊殺方面妻殺夫子弑父接迹天下
有不忍名言者然此非 陛下不能脩身齊家端本正則
也特其法令不一閭閻制失人惑於鄙儒姑息之論牽於俗
吏權宜之計誤於姦諛欺罔之詞是以九鼎之威不重於
朝廷而反重於邊陲號令不出於一人而反出於一二戍
卒之口失今不治則方鎮之禍萌於鄴度此水之亂成於
涇兵容可已乎此國勢之輕其漸三也其四曰夷狄漸強
臣聞中國之有夷狄猶晝之有夜陽之有陰相反相從無
有判然而孤立者顧彼之盛衰視我之強弱以爲嚮背耳

疏議輯覽卷四

四十三

古謂胡虜無百年之運臣亦謂胡虜無百年之衰試以漢
唐而下言之漢高既困於白登文帝時虜無寧甲注句烽
火通於甘泉長安未百年而有呼韓邪之來朝至明章安
順間上谷中山之師燕然漠北之役曾無寧歲未百年也
東漢末年匈奴款塞徙居內郡多招種落接輒連羈未百
年也而有五胡之雲擾自是魏分東西周齊角立楊堅并
吞亦未有百年之久也唐之太宗大召名儒增廣學舍新
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並遣子弟入學未百年而安史倡
亂吐蕃劫盟迄於五季契丹桀驁陷我幽燕十六州遂失
河朔又未百年而有宋隆興澶淵之捷南北弭兵又未百

年而女貞亂華徽欽北狩又未百年韃靼滅金入主中國此天地翻覆亙古所無夷狄之禍也又未百年值我太祖高皇帝汎掃胡元綱常再肅及土木之難曾未百年令去洪武百五十八年於茲矣推數循理而觀之夷虜之勢其可易哉臣詢之四夷莫強於北狄而北狄莫盛於吐番蓋古之回紇亦匈奴之種也其驚悍驍勇帶甲百萬小王子爲其逐遁數千里盡有其地每撫創抵掌志吞西河未忘也案甘肅之圍財耀兵耳若乃東胡騎躡於遼海韃靼蹂躪於沙漠羗戎跳梁於西川不知凡幾族類凡幾壯衆率皆肥馬利兵長大驍猛動輒有飛揚跋扈之氣氣數相

參又安知不有劉元海趙元昊阿骨打其人出乎其間以作我邊疆之厲階耶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兵不知將將不知主蓋自延瑾以來以苞苴易將帥而任此職者皆膏粱駸子廝役凡流惟知附倚幽陰推剝爲事是以各邊軍士苦於饑寒日就彫瘵雖蒙皇上恩詔優恤語戒申嚴然以七年之病元氣已耗有年一朝一夕所能平反也且以松茂一遺言之萬山攢簇大江中流四面番徼星羅奕布緣去兵燹日久生齒浩繁小者亦有數千大者不下數萬而糧運往來止有羊腸一線之路一番騶騎千夫莫當以此特嶮亂無寧歲每年上班官軍盡出成都重慶

等衛不下千萬方其遺戍父母妻子號泣以送自分無生還之期及其到邊迫於強番日朘月削衣糧器仗盡以供番捱至更番死者過半又貪官債帥百立名色巧爲科歛而輦載以輸詣謁之門者不可勝算是以我軍益困終歲罷勞不得一飽而反傭工富番耕牧養犬馬以自給甚至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乞食也似此喪城百不當一尚望其赴湯蹈火挾輶先登立萬里之奇功哉舉此一邊他可例見大同兵變職此之由臣聞盛衰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時極勢窮理當必變肉食者鄙不能早見預料爲陛下亟求所以制禦之道克戰之方乃假鎮靜虛名以益無能

實跡爲必無事之言以寬主上之憂或又扶同規隱遂巡苟免不見虜而還而誇百年無此之捷倖殘虜而歸而勒萬世不朽之銘甚至粉飾捷音濫頒犒賜虛張功次峻秩超陞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門庭之寇誰其掃之此夷狄之強其漸四也其五曰邦本漸搖臣聞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軻亦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夫小民至愚而柔不膺一命不階寸土若無與於厥邦矣不知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惟天之至大而惟徵之細民此所以爲邦之本可畏而不可忽焉者也然何以聚民曰財而已財者民之心也心傷則本傷損民之心者保邦

之本也故龍鍾曰人情莫不為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倦為漢文言之使盡而過人也則不足信使果智也豈非切至之論而可以權數必之哉我太祖高皇帝汎掃胡元奄有天下收勝國土萌危解之民而萃於一可謂得帝王之驅除矣及其為治別無異技每以魯論節用愛人一篇書之殿廡自比盤銘專務以恩結人心以財養民命是以培植基本日益深厚保安邦土日益隆固雖內難間作民無叛志迫入正德逆瑾銳寧等招權黷貨一時文武士大夫無耻者納集蛆聚椎天下之膏脂骨血盡載以輸權倖之門者動以萬計是故財用日益以竭民心日益以離然雖交與海內洶洶大寇劉七等乘之倡亂於東北鄆蘭等煽禍於西南持挺一呼赭衣數萬所過焚劫靡有孑遺至勤王師十數萬奔走七八年間而未定天厭厥亂篤生皇上起而安之新詔剴切痛恤民隱積年遺孽一切罷除民用矢心含泣思奮以為今日復觀漢官可謂文王懷保小民矣曾幾何時事未盡一今或反汗黃紙蠲租白紙科催冗食之征下及雞豚造織之需自同商賈江淮困於赤旱母子相食交豫苦於剽掠盜賊縱橫而川陝湖南之民則又終

為勤動疲於供軍竭於祿米自是銷骨飲恨田野嗷嗷無復樂生之心矣以今觀之形拘勢格心違跡別父子兄弟不相保君臣上下不相維國勢搖搖如驚鴻浪不繫之舟舟中人類不變顧以為安流臣不知其危心也此邦本之搖其漸五也其六曰人才漸乏其七曰士風之末而歎才之難得郭泰傷漢之末而嘆人之云貴人以成周亂臣十人若太公散宜生輩皆稷契皋夔之流臣誠懼其人矣至於東漢人才如李膺范滂者皆不過一節之士耳何謂亡之不知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非必待才於異代人人如稷契皋夔而後謂之才也彼在位之徒誠一時賢人君子天以遺人君其濟時艱漢室不知時重發寵姦邪戕賊正士而膺涉輩亦不自愛互相標榜激成黨錮身被淫刑禍及朋友而國以殄瘁郭泰安得不傷之手臣以為人之云亡非惟君棄之亦自棄之也若枉其才而用之則位或不當其才才或不稱其位屈其所求盡困其所難知事委棄終焉後雖有其人與無人同謂之人亡亦可也何以明其然也三代而下尤委氣分士無全節熟民事者或不采吏幹通武略者或不解文謀才華可取節行不如求士於十亂之上誠難矣極惟人君養之有素擇之惟謹器使之而各當耳苟君既不擇所宜又付之於枉

又使之邪間正疎間觀新聞舊凌轅而播棄之而死徙之
而謂國有其人乎哉 國家造上日久非無賢才之足用
也自瑾銳亂政以來衣冠受禍死亡流竄椎剝幾盡值我
皇上哀而錄之死者贈官生者還職甚至峻擢不限資格
方是時海內之士無不感泣思奮願爲田橫之死客久矣
何任賢之言有不當聖心者一鳴輒叱去昔已降調外任
今或編配遐荒昔已禁錮終身今或筮死殿陛蓋自呂柟
鄒守益等去而館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臺空張源胡
瑄等死而科道空間有一二英傑係籍羈旅者又枉之於
弗當之位或又往往爲權姦攬固者忌其忠言之悟主才

流議輯畧卷四

四十八

能之勝已也多方排難曲爲安置遣之得不啻以故忠邪
牛驥之士皆得以盤據角立其間而陛下耳當目眩亦
聞於楚咻齊語之市熏陶銷鑠忽不自知其和鯁魚之肆
矣焉能爲秦無人焉能爲魯多賢哉此人才之彫其漸六
也其七曰言路漸塞臣聞夏禹商湯拜言政過其興也勃
焉夏癸商辛拒諫飾非其亡也忽焉夫以一代之興亡係
一言之從違其迹雖微而其禍甚著人主之於諫言也其
可忽哉是故古之哲后興王炳於幾先事無微而不察言
無微而可略吉口者比之良藥峭直者喻之從繩納以降
其志聞以拜厥躬猶恐驕惰之易生而忠誠之不上達也

於是取諫之鼓置焉告善之旌植焉戒慎之銘語焉誹謗
之本立焉尚防其弊也又制官以言爲常言則左史書之
行則右史書之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又恐
其廢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司相規工執藝
事以諫其政不恭邦有常刑是以求言彌切聖德彌光俞
咈之風通於上下彼叔求之朝淺智之君不樂聞言偏好
諛佞如護疾忌醫寧滅其身而不悟也豈足法哉我祖
宗以來內設六科十三道外設按察司等官以司糾舉雖
寓專責之意於科道初不以諫議名官蓋欲海內人人得
以盡言而不徒科道爲然也自逆黨等相繼竊權深忌忠

流議輯畧卷四

四十九

言之發已姦私也專取一種輟熟易制之徒爲之鷹犬互
塞言路蒙蔽主心以苟圖富貴於目前不顧危亡於旦夕
一有正士少觸忌諱非遠加貶竄即痛加誣毀發置之死
地而後已值我皇上起而錄之各正其位於是言諫作
敢言之風廟堂揖都俞之笑凡溫有嘉答不曰所言有理
則曰看了來說聽納如流略無抵忤方是時海內翕觀思
見德化之成無幾日矣比來降心未繼其意或動諸
顏不勤說而折人以言即臆度而虞人以詐雖進一封暮
授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即今朝野以目無後汲
黯張綱之流矣臣聞唐相李絳有云君尊如天臣卑如地

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
將以聞又憚而削其半益恐不測之禍及於身耳由此言
觀之則今之諫官擬之使言尚恐不及况又訶責貶斥而
死徙之誰肯不為自便之計而務為危言以取辱哉此言
路之塞其漸七也其八曰邪正漸淆臣聞天下之事有是
非天下之人有邪正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而後人之邪
正不為其所混淆也然非之心人皆有之邪正之人獨
不可辨乎顧惟吾性有所偏情有所溺是以雖知其為邪
而吾非邪之志不篤雖知其為正而吾是正之心不堅况
夫其人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惑心志胥吏狡獪之術又

疏議輯覽卷四

五十

二

萬

足以眩聰明熏灼既久則與之俱化而不覺其誰為邪誰
為正孰是而孰非矣今夫孔雀鸞鳳天下所共知也而德
孺指孔雀為鸞而信之是豈真不知哉蓋其心悖目
眩而無見於孔雀鸞耳世之是非邪正無辨於前者何以
異此臣以為邪人自有姦邪之情狀正人自有剛正之氣
象陰陽各以類分是非明白易見彼忠言逆耳遠衆特立
輕富貴重名檢舍生取義不避斧鉞之誅者必正人也正
人之言求其是媚眉承睫伐異黨同重爵祿賤名鄙貧生
畏死不顧天下之利害者必邪人也邪人之言飾其非是
妄人主虛其心去其偏空言衡鑑靜以觀之耳若徒以阿

意順從為忠臣犯顏抵忤為逆子則姦人得以正言飾邪
行是非顛倒邪正混淆幾何而不指雀為鸞也哉正德間
璫市蒙上引用姦邪排斥正士國是日非正坐此弊皇
上起而裁之顯忠遂良邪正以別彰善癉惡是非以明民
皆曉然然所趨避矣近年以來論薦將與後邪校間飾六
藝而文藝者手是筆大姦似忠大詐似信王莽臨情於下
者手色姦者手是筆大姦似忠大詐似信王莽臨情於下
士之日安石希面於入相之初周公孔子誰其辨之臣恐
邪正不立是是非非不同途天道陽一而陰三至之正不敵
邪牽帷帽之制將焉陛下於群陰之主矣此邪正之淆
疏議輯覽卷四

五十一

三

其漸八也其九曰君臣漸疎臣聞皇陶陳安民之謨曰同
寅協恭和衷哉宋儒蔡沈釋之曰君臣當同其責畏協其
恭敬誠一無間斷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
衷也夫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雷霆之威若可畏而不可
以言和矣不知天生厥后以為民天生厥臣以為君有一
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雲龍風虎之相從股肱耳目之相
須分雖尊嚴而可畏情甚親狎而相和矣然和豈易言哉
高宗之告傳說曰若作酒醴爾惟麴麴若作和羹爾惟鹽
梅益調燮之資非臣無望矣是故臣之於君必以柔濟剛
以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君之於臣必以誠孚心以

延志殷勤開納以行其言夫然後上下一心宮府一體
故而無失和而不同其斯以爲和乎若曰吾君也爾臣也
天地之分也必大聲色而厲之以威必騁辯給而折之以
詞必眩聰明而度之以詐肆爲猜忌過於狐疑此見屈於
正論忘受欺於姦諛則竊金之似舉動即其弓蛇之影恍
惚成疾而君曰朕臣曰離矣豈望其同實和衷以共成興
王之業哉恭惟 陛下帝堯欽明成湯勇智從即位以來
恭默思道稽察求賢欽大臣而體群臣一手足腹心之相
視萬無此失矣自夫大禮之議言人人殊故有不當 聖
心者輒譴叱之死徒流配至蓋網中之禽此固 陛下篤
於至孝有見於尊親而見於族黨之家矣而不知和佞
相觀巧發奇中以汙壞 陛下之名詭紀綱者不少而
陛下既以先入之責爲三投之而自無不合犯之而自無
不焦者嗣是而後大臣頌望小臣畏懷足將進而趨趨口
欲言而囁嚅上下峻嶒內外乖戾震震駭駭於載鬼張弧
之間正賈誼所謂天下之無方病大腫一脛之大幾於腰
一指之大幾於股血脈不得周流行止下可屈伸失今不
治將入骨髓臣恐爲國望桓侯而走也臣去之直其然
哉此君臣之際其漸九也其十口災其漸其間漢儒董
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

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
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
也夫天積氣耳靡瞻靡顧何告戒若是之詳仁愛若是之
篤耶不知人之所爲其善惡之極實與天地流通而往來
相應精稜之氣亦與天地摩盪而上下相推事感象動一
陰陽自然之理有非安排布置而然也况人君者天之子
父子之間喘息呼吸尤真切也哉是故父之于子喜焉而
撫摩之固以爲愛也怒焉而鞭叱之亦爲愛也天之於君
喜焉而真備之固以爲愛也怒焉而譴懼之亦以爲愛也
天既無往而不愛乎君子當無往而不敬乎父若狎恩情
愛以爲天怒不足畏也天愛不足惜也故行暴虐驕驕而
馳驅之是爲恒君悖子夫必割愛而改觀他人矣嗚呼天
乎其可忽乎往昔正德間崇信縣回背棄天道上天遣
亦累矣至於迅雷烈風日食星變山崩地震水旱見龍之
妖曾無虛日而尚不省晚年謫見寢宮一炬燬燼方且噉
泣何嗟及矣惟天無親眷于有德仰惟 皇上降生之期
河清三日自是城上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有宋祖紫雲之
慶又龍岡舊斷土脉墳起伏下小兒暴長數丈帝王之興
豈偶然哉迨夫嗣登寶位初政清明山川出雲和氣葱鬱
南山聞鳳凰之聲華村產麒麟之種雖古帝王受命之符

不多讓矣近年以來胡赫斯怒天災存興往歲東南洪水漫都城西北赤地連千里淮海揚波駕出三江之上京師地震并見十月之陰劇賊縱橫起山之東俄殍流離滿江以北至松兄弟母子析骸相食此古今所罕見之災也頃歲以來雨雹紛禽獸皆風伐樹空際陽軍婦孺子兩頭無極赤風如晦如夜而三起地震累月皆見報不絕言皆曰西北而東暗然不知其為何祥也况陰翳之氣上薄陽精白晝冥冥罕有光采左可忌乎此災異之臻其漸十也凡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四海諸侯有一無以保社稷大夫有一無以保宗廟士庶人有一無以保其身況無有而

十備矣今陛下縱孝廉上聖之資乘湯武興王之運天眷方隆人心初戴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宜無不得者然何以獲此於天耶臣莫得而知也嗚呼其無乃宰相召之歟非耶臣惟念全圖治莫先於置相置相莫要於內閣蓋其師傳之職賓友之位論道以變理陰陽宣化以運平四時言動關君德之失得設施係天人之去留非他宰輔小臣百執事可以出入進退其間者求之古人如稷契伊周為天下萬世之第一流始克當之今不可得而見矣就以一代之才供一代之用亦必掄選難俱求如漢陵勃之重厚唐房杜之謀斷宋韓范之救時庶免顛隳不徒執簿呼名案坐

資級備員數而已然不知今日內閣為宰相之第一人者果稷契伊周之佐歟抑平勃房杜韓范之佐歟臣見其直不如陵厚不如勃謀斷不如房杜而救時文不如韓范遠甚徒以奸佞伴食怙寵上激天變下鼓民怨中失物望臣固以逆知其斷非天下之第一流人矣夫居天下第一等之位而非天下第一流之人正臣所謂有聖君無賢佐時不相值功不可成曾貞觀慶曆之不若則將焉用彼相矣進言者或冗或浮或知或否顧望畏愼又不肯為陛下下一傾吐之而使陛下不自知覺誤於信任方倚之以就大事抑豈知其真真之中元氣日耗天眷日離寇難日作

必至河決魚爛而後已此其梗化之源基禍之本臣恐同舟已遭知之不忍坐視以胥陸沉故因求言之詔而敢言之也臣謹按陛下之師得易同人之屯四時太師之相而勢不能以自免五隔強臣之拒而情莫得以下同又也飛鸞伏雷經綸之任無濟難之才將有折足覆轍之凶不可以不慎也臣又按陛下之友得易始之剝一陰主於下而君子之朋將以類去一陽剝於上而小人之朋將以類聚若是者王順良息則我之使注訓博下則我之仇尚友之云雖然復次剝剝者復之藏也夫次婚婚者夫之伏也禍福相倚治亂相尋未有剝而不復婚而不夫者防乎

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臣願 陛下謹未然之防而進
將來之陽若曰士之虞也求其為斯世也而不必如范升
之詆誚士之出也求其順吾志也而不必如張楷之責望
人言犯姦邪而已不覺人言外有變而內不知則是縱陰
抑陽黨邪陷正雖有金柅之固不可止矣豈不激成天變
也哉臣聞地者坤道也臣道也夷狄之道也法宜靜不宜
動今地震京師且在十月者茲謂重陰相臣妨政天下不
寧在三邊者君相不能制夷狄而夷虜侵中國積陰為水
雨水不時則水潦為敗大水浸都城則陰滲陽小人在相
位兵起之兆霄壤瓦礫殺禽獸者國任小人而形疑也雷

論議門卷四

五十六

霹靂大風伐屋折木者小人在高位賢人走避也人生有
兩首四目茲謂人禍政出多門宰相亂位四夷來侵之象
亦風主火災賢佞不分官人無序故火失其性夫災不妄
作變不虛生人感天應捷於樽斝然則今日之變謂非相
臣之積漸也耶易曰臣弑其君其父非一朝一夕之
故其所由來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夫是臣者歷事先朝
曾無寸補每以姦佞取寵榮既獲而輟之車莫及蹇躄
之悔此 陛下之所親見也今又曲營虛譽以欺 陛下
於再誤若弗早辨則後車弗戒禍將焉極臣以為此臣不
去則紀綱益頽而風俗益壞此臣不去則國勢益輕而夷

狄益強此臣不去則邦本益搖而人才益彫此臣不去則
言路益塞而邪正益淆此臣不去則君臣益睽而災異益
臻益之而甚不惟漸也臣請 陛下亟去之更求才無文
武應變與神可與共濟時艱如昔太學士楊一清惇德夙
成本強重厚可與共臨患難如今太學士石琚若有其人
同置左右如不無得虛位以俟而不求備焉斯與政可
除人才可用必有上帝者默養良弼起而協夢卜之求矣
臣遐荒踈遠憂主之臣平生未識宰相一面去京師萬里
豈有深怨積怒於是臣而固欲攻之以快已私也哉其所
以反覆開論不避斧鑕之誅者區區之意以為宰相論道

論議門卷四

五十七

親切化原苟非其人必基禍本況其臣又為宰相之第一
人關係中興治忽尤為至要至要而明詔所謂獎收未除
人才未用正在於此故為國長遠之慮而不敢自為身謀
其愚亦可見矣願 陛下霽威詳察焉至於杜漸非有
他說也即此而可觀其由圖終之要不必巧術也即此而
當及其初臣請 陛下默坐澄心試思之前日新政紀綱
何如耶即今何以漸頽必求賢相與之講明總攝倫要以
一體統整齊條貫以戒紛更正名分而定上下之志公賞
罰而謹予奪之徵使天下之人各承其教而莫能不歸於
約束各從其令而莫敢有出乎範圍斯紀綱振矣然此或

可振於一時而其久未保不頽也必如宋儒朱熹所謂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及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必如詩之所謂周王壽考選不作人而後紀綱有所藉而施蓋君心者紀綱之本而人才者又紀綱之用也本不立則其用不行故君心不能以自正必先作人以聚人才人才既得而後可以親君子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端則紀綱恒振而不頽矣前日新政風俗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壞必求賢相與之講明痛抑奔競以獎恬退旌別淑慝以表宅里使天下皆知忘利之可慕而必爲害利之可羞而必去斯風俗正矣然此或可正於一時而

此或可專於一時而未可以持久也臣惟我朝都燕徒以形勝要害爲固原未立有三鎮之兵後來雖調兩直隸等處官軍上京操備比當防秋率皆虛應故事未免顧此失彼作法於涼禁兵雖設有十二衛死亡差占日見孱弱殊不足以備非常而邊兵生長虜界習與性成世變風移強悍百倍近年以來內寇頻作莫可誰何往往起調邊方伏以功成是以內輕外重此輩勢成專一得以窺伺玩我京兵甘肅大同兵變由此爲今之計莫若罷直隸等處上班操軍就以宣府大同爲北鎮之兵西以延綏朔州爲西鎮東以近山海州郡爲東鎮北鎮因其見在不必添兵止於東西二鎮添積精兵各二三萬在此屯守操練以扼紫荊山海等處關隘仍各聽京師有事調發應援而北鎮驍勇者盡籍其名以送團營助操練之數每半年內將東西二鎮兵選撥一半兌換北鎮兵若干更番北守以易北兵來京操練口廩止於當身月糧及於家室輪轉循環歲以爲常夫然則外既不失其防秋之備內可不患其猝變之虞役專一之勢由此而折殺強幹之威由此而堅國勢恒尊而不墜矣前日新政夷狄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強必求賢相與之講明闡以內惟陛下與群臣治之聞以外貴總制楊一清理之無輕與交鋒而貪天功授民命於餓虎

之戰無輕與通和而失事機填民膏於虛壑之除播克之
種者必黜虛張功次者必誅寧我守之有餘而彼攻之不
足斯與狄制矣然此或可制於一時而亦未可以持久也
臣惟備邊之法不過攻與守而已而攻守之具必先有備
而後無患今之胡虜犯邊動號數十萬出於意料之所不
及而我兵數以上可分中堡隘不敢輕動以待其來而
不去始聞朝廷請給兵糧文移往來動經旬月緩不及事
以致於敗正金人所謂待汝家議論定我已過河矣應變
之機豈其然哉臣以為虜之來也必有其變其密可以通
虜常行者料亦不多我於其處先備芻餉揀設精兵或募
土著共克其數緩處可數千急處可數萬守於此命一
大將統之不時訓練以為戰兵專伺敵之來若敵勢銳銳
我且據險按兵不與迎戰堅壁清野俾虜無所掠彼必不
能持久可坐待其困而勢自分然後我兵奮力追躡其後
彼若又復集再圖反拒我則乘其未合勾呼各處戰兵
四面夾擊則我以逸而當其勞彼以老而當其銳未有不
克捷者矣至於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平涼等處
邊地均入化內豈無山川險易林木疏數廣狹趨避可守
可也牧處延年以來因循怠弛斬木捕獸自折其藩籬
壅水次沙自填其溝壑廣得馳騁肆無顧忌今之計其苦

勅各邊巡撫大臣復勘周巡務求其地可以半種必得趙
充國之金城萬斛其處可以收放必如王毛仲之雲錦成
群蹊若干斬隧以謹禁防增何處墩臺以明斥堠凡榆柳
要徑可植可塞可以分據而參備者靡不條具聽總制楊
一清料理以責成功如往年經略花馬池等處故事則攻
守有具臨事無倉皇失措之虞而表裏可恒制矣前日新
政邦本何如耶耶今何以漸搖必求賢相與之講明擇守
令而重農桑熟食錢而清府庫咸織造增添之需以寬民
力罷工兵冗食之費以裕民財水旱預備無致流離而緩
不可救盜賊先期無致變而急不可圖屯田子粒固可
實徵而助軍供山澤附餘亦可查給而充祿米是皆寬一
分民受一分之賜斯邦本固矣然此或可固於一時而亦
未可以持久也臣惟自古救荒無善政預盜無巧術惟在
預足衣食使不為饑寒之所迫耳然衣食有限莫能以戶
給也要之可行於今其惟朱熹社倉之法為良乎而其條
件班班具在乞勅戶部頒布各郡縣擇賢能守佐責限施
行未必無補也此法既行則饑寒有備而盜賊可弭仍勅
兵部查照兩直隸捕盜御史亦勅各處巡守等官嚴捕預
勦每年終將所在有無盜發及擒斬多少造冊奏繳以憑
論功陟降茲亦遏盜之機有不可緩者至乃屯田足遺寬

民之要務如在漢趙克國留田金城可二千頃得粟數十萬唐韓重華開代北田三千八萬餘里得粟二十萬元自京畿海涯舊之地立軍民萬戶府募南民耕佃歲可收粟百萬石此皆古人已試之成效而其地固在也造化之小無停機安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乎臣請陛下責各邊該道等官募壯士願屯邊者從軍下與募兵雜耕其間若直沽通州沿海等處亦募南民與東鎮兵築堤捍水為田俾官給牛種器具勸之播時須一歲後使之自給海涯之地多在腹裏無事哨守凡在塞下者當草生之則焚騎草以為耕者遊兵防其寇敵仍於田所聚塞列

卷四

三

陳山相保虜雖大舉攻之不能害則戰守有備而耕者安收後有利而邊儲可充矣是任陛下乾斷力行不為所撓而或中沮爾得米雖供由於宗室恭衍戡國家誕膺天命料億萬載無疆之休方興未艾後何以給時極勢窮理當必變考之漢唐宋以來宗室子弟莫不授學有入仕之途有科舉之選一時得人如漢之劉向唐之李勉李石宋之趙汝愚皆名儒碩相萬世瞻仰固未嘗無益於國家而有同姓之嫌也請敕禮部集議如行開此一途則帝室神明之胄其才必有大過人者誠得周召毛原以來輔國寧非惟宗祧之託可綿固於萬年而官廩之常

亦可以省祿米十分之五邦本恒固而不搖矣前日新政人才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彫必求賢相與之講明嚴飭銓選而難慎任使綜核名實而洗拔幽陰量能授職不以諛言而狂其才度德定位不以私恩而濫厥官顧清汪俊呂柟等召還京秩以備省院部臺之用張源胡瓊王恩等量加贈祿以慰忘身殉國之忠權姦嫉毀忠良再參之輿論吏曹承奉內閣必斷自聖衷則遴選周防任用專信斯人才盛矣然此或可盛於一時而亦未可以持久也臣惟今日選才莫先於學校而學校之教莫要於立師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其賢者能者其得人之盛

疏議書各卷四

六十三

莫可尚已漢唐而下雖有太學郡縣等學以養士賢良孝廉明經進士等科以取士要皆師道未立名實乖謬會未得古人才十之一二奈何欲效周官之治乎哉聖祖立國之初最重師儒之職非明經宿儒不得充補是選故師道尊嚴一時得人於斯為盛近世以來進士滋多不以是職為重每強甲科下第舉人任之有不顧就者止以一種無學術無節行歲貢老生充位而已所在上司每以奴隸之師之云乎至督學之臣雖掄選而來亦多未稱況已以口耳之昏昏而律人以聖賢之昭昭誰其信之且所督地方動經數千里雖巡二三年未得一遍至有終歲勒苦燈

大朝翔不經品題而輒復遷去者皆是模不模範不範士無所依歸竟流於下而已中間亦有剽竊詞華倖登科第者凡以獻之天子之庭亦不過前日之所養也是安得有其人乎請今後校學之官不必廣搜濫設如是之多惟精選者儒宿學才行之士試中而後授略微末元豐故事天下郡縣學不過五六十或七八十員而已仍責內外大臣藩臬等官一以師禮相遇無使奔趨跪拜至於奴賤則彼皆以道自尊而人亦等之樂於教育無負廢師矣其督學憲臣選之亦不徒學行之優也又必求其年力精敏甘淡薄耐辛苦者為之責撫按官督催巡歷無間險遠每年一

不肯死寧順我以為是有求於我者也不亦佞乎於是降情以納其面折正色以拒其甘言辯者不折之以詞狂者不厲之以威有因言而謫如呂柟等者還其官職有秉直而死如張源等者錄其子孫或復唐輪對之制或申宋辱臺之罰如此則下無不盡之言上無不知之事而言路通矣然此或可通於一時未能保其久而不塞也臣聞漢有言彎如鈎得封侯直如弦死道邊自古枉道易合直道難容彼直臣者為姦佞者眼中之丁必欲拔去而後已豈容久於其位得盡所言哉且如漢張綱理輪直使也而為梁冀所恨使之刺廣陵幾為賊張嬰所陷唐顏真卿三朝者

之多寡而爲考察陟降之上下苟有直聲動朝廷英名翕
赫者必使之常侍左右以終其職若無故列名銓注外補
及反間選謫私假差使者此即權奸扶同欺罔陷害忠良
冀昇盧李之故智也則又坐而抵罪之斯忠臣得行其志
姦臣難遂其私言路恒通而不塞矣則新政邪正何如
耶即今何以漸淪必求賢相與之講明彼邪人之行偽而
其說巧巧者愛所由來正人之行實而其言拙拙者惡所
由至巧愛易投吾且勿愛而觀其行偽斯得矣拙惡易犯
吾且勿惡而省其私實斯得矣又必講學窮理以致其知
傳聞遠訪以辨其才不輕假顏色而爲其詞案不輕泄辭

歸藏輯要卷四

六十六

令而爲其逆探絕胡廣之中庸誅味道之兩可斯邪正別
矣然此或可別於一時未能保其久而不渝也臣惟天下
之道二正與邪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差之毫釐謬以
千里邪正之間治亂判焉苟非察於人倫明於物理之極
致確乎不爲他岐之所惑者幾何不流於楊氏爲哉而無
君墨氏兼愛而無父也哉如此之人世亦不必嘗見褒衣
博帶服巾而毅然者今世號爲道學倡引生徒宴多黨與
或匿跡於古僻幽深之寺或棲身於寬闊泉野之堂開口
高談窮搜天外之繁附會妄詆聖賢海內慕名從風而靡
以致優仕乃持此以而謀王猷斷國論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臣惟王安石宋室名臣文章節行高一世非不可慕而可
奇也直以學術之偏變更新法耗宋家三百年之元氣以
訖於亡可不戒哉臣請陛下留神聽察務得其人申明
我聖祖學規之戒今後儒學科舉之士及選授進納之
臣務宜從正數陳王道不許縱橫曲說必有偏邪違者治
罪罷斥若有以其言纂集成帙眩惑人心遺害無窮者即
致其版而火其書仍以非聖之罪罪之斯邪正恒別而不
淆矣前日新政君臣何如耶即今何以漸淪必求賢相與
之講明按骨中之芥蒂慶千載之明良敬大臣以恤股肱
體群臣而通耳目推誠撫御使彼我之性情浹洽虛心聽

歸藏輯要卷四

六十七

納使上下之血脉周流仍勅吏部通查前日以讒去位十
數餘人召還館閣部臺看其狂昧於既往期其策勵於將
來以示戒之能容以表我之不校是即帝堯之任賢勿貳
成湯之改過不吝而君臣諧矣然此但一時允諧之盛而
非可久之道也臣惟明良之歌唐虞所以喜起於股肱耳
目康鳴之詩周王所以燕樂於群臣嘉賓益取永言諷詠
以協上下之情飲食聚會以誘忠告之益非徒一於勢分
之尊嚴而惟口腹之好樂也漢唐而下若高祖宴於長樂
群臣次起上壽武帝宴於柏梁群臣即席賦詩唐之太宗
丹霄積翠之宴君臣得詢貞觀治要其雍容氣象可想見

於當時至於上元觀燈觀稼較獵苑中當花釣魚之類此又宋之君臣不知和會之慶也哉聖祖萬幾之暇亦有君臣同遊之語文皇以後早午晚一日三朝每御便殿訪求治理慶成臘八端午諸宴稠錯交舉未聞有間是豈輕於狎姬不知省費之經耶益歎君臣常常接見以為治道慮耳故一時君臣若三楊三劉諸學士情款日密嫌隙不生得保令終以全功名通年以來早朝之外已廢午晚雖慶成經盛大典禮間亦舉行近見邸報又稱地方多事明年慶成宴免辦臣不勝駭異夫所謂慶成者以君臣共成太平所以簪花啖酒而慶之也今惜小費而廢大典

疏議輯覽卷四

六十八

是慶不可成而天下無太平之期矣豈不貽四方觀笑昔逆瑾時慶成簪花偶遺天下太平四字不嘉餘年時以為先徵况今并與其宴而悉罷之乎恐非太平之象也臣請陛下繼自今早朝之暇間舉午晚以訪治道慶成經筵凡大燕會時舉不廢以親群臣則上下交孚恩威並用而恒不睽矣至於災異之漸臻由於九漸之未杜九漸既杜則天地交泰萬物和暢以和召和而天休必至可十全矣尚何災異之足慮哉雖然圖終之要不外此十事十事之內尤莫要乎人才盡人才者天地之紀萬化之源也方今盛世何患無才但時人後天一陰當午精醇之氣有限人才

之出不常如顧清汪俊呂坤等庶幾守益寧雖未可媲美伊周求之當世亦未有能超然出其右者偶以謗言不實學術不同或議禮未當遽置之閑散編配流落之間恐非中興之象也今幸承明詔求言及人才未用臣以為帝德光天格于上下萬邦恭獻共惟帝臣豈復有遺賢之歎臣願陛下擴包荒之度憐救時之才召而用之以圖惟厥終其言行政事必有可觀者臣不勝慙慙臣又惟帝王之孝莫大乎以志養也臣在先朝獲親親恭穆獻皇帝之治國也專以勤學好問為本源容物好賢為先務每退朝之燕絕跡寢宮留神書館日召紀書等官講經

疏議輯覽卷四

六十九

義一有未明親書條段出而審問至再至三務得諸心而後已不樂宴遊雖陽春白雪之臺未見一登不好聲色雖楚腰莫愁之麗未見一選臨朝端穆禮士殷勤亦未見有輕假辭色令人得以窺測其涵養本源如此是以智慮日益精明懿望日益隆重雖河間之大雅不群東平之為善最樂不得專美於前矣至於處豪強兼并之家待羣屬強悍之士率皆含汙納垢但質之朝廷付之有司而已初未有幾微見於言面輒以刑威勢劫使人措躬之無地也其恕人容物又如此惟其積累之厚故其發達之深誕生皇上以為聖子繼述文武以有天下今尊有聖孫特稱皇

帝可謂尊之至矣廟號觀德祀以天子又可謂養之至矣
聖孝如天雖帝舜之至孝武王之達孝何以加此顧於議
禮之臣言偶未合輒以悖逆加之謫配死竄朝宇為之一
空似非哉 獻皇帝平日好賢禮士之至情恕人容物之
聖志也苟不得其志雖尊以天子之貴養以天子之富庸
安乎然則陛下何不起而用之各還其職以駿奔走於
觀德廟中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升歌於堂依我聲聲以樂
我 獻皇帝含哀於九成文武臣民騰歡於四海則正孟
軻所謂事親可如曾參之養志楊雄所謂盡親莫大得四
海之歡心不亦純孝至極史書萬古出虞帝周武之上也

疏議輯畧卷四

七十

哉然其本不在乎遠求而惟在法我 獻皇帝之清心寡
慾其道不在乎多言而惟在法我 獻皇帝之勤學好問
其術不在乎泛為而惟在法我 獻皇帝之容人恕物於
此而又卜賢相以師之屏姦邪以守之進紆道以扶之如
此而舊章不復弊政不除人才不用生民不安邊儲不飭
軍儲不充十漸不杜五事不脩天變不彌中興不成臣未
之聞也

皇明疏議輯畧卷五

聖學

開經筵疏

伏惟 皇上肇登寶位繼承 列聖統御萬邦必明堯舜
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然其根本在致力於
聖學自古聖賢多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
內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東
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謹之臣
不幸 宣宗上賓中外哀戚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
敢久默臣聞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於古訓乃

疏議輯畧卷五

一

有獲經筵侍講之官實為學之資今 皇上進學養德當
預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
者數人以供其職庶以上副 先帝之意乞預命吏部禮
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上裁如或其人學術
不正立心行已素無善譽者不得濫預蓋師友之臣即他
日輔導之臣不可不擇也又聞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
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益言僕臣賢否係君
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 皇
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
擇行已端莊立心正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



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聰明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
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隨侍既久言聽計
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
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蓋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
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右乎

緝熙聖學疏

薛瑄

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 聖德
允納未見施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
爲當 聖主中興之時天步維艱之日正講論爲學爲治
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群

疏議輯畧卷五

二

兇猶且投戈講藝意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
能舉群盜如鴻毛復大業猶及掌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成
大功也唐太宗興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臣皆
文學智謀之士日夕相與論爲學致治之道身忘其倦故
能剗削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大難也近
者漠北醜虜雖陸梁爲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
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
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
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
學術純正持已端方謀慮深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

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

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中庸
孟子無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
說聖賢脩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
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
事而天下喪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
畢陳於前如此則講讀之臣庶可日脩其職講讀之職既
脩雖 皇上聰明上智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啟
沃之力亦有資於聖心聖學日新聖德日明於以脩治道
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
治道有脩明之効於以攘夷虜則脩軍政以簡將帥簡將
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
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講學聽政疏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
如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
世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況逢 天
王之明聖者乎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爲出治
之本者也又曰詢於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

疏議輯畧卷五

三

之資於外者博而為政治之綱者也本立則末自茂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熙無為而天下治也今陛下聖哲天縱德學日新自御極以來屏去珍玩奇寶放遠奸臣邪術登用正人納聽忠諫躬覽題奏而日勤政務若此不懈可為堯舜之君故天下皆翹首以望唐虞之治獨臣之愚猶有過慮蓋革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自昔願治之主內得弗深外資弗博鮮有不始勤而終怠前得而後失者臣昔忝宮僚伏觀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睿問以根究聖賢之奧旨儒臣肅然進退畧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

源議輯卷五

四

辯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易從而盡臣恐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例群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語而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歆心漸滋則今日之所昇棄者異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

放遠者異時將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麾之豈能始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陛下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訥則侍班諸臣佐之而覆解詳釋旁引曲論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否政事何者為

源議輯卷五

五

萬

得何者為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代為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經書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大臣講官使居前殿之右廂凡遇題奏或有奇字奧義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夫萬機閑暇之際且氣清明之時湛然疑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必使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之得於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御文華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

列侍其御史即中筆管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畧節口奏 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守撫按及府縣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畧節口奏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論戒之若有大政則 陛下御文章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無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歸一之論審處而行之其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批答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奏事見辭之際 陛下必俯降顏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利弊兵民休戚年歲豐凶下至五

源義輯卷五

六

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讜切實者輒議行之其諛佞諂諛者則斥逐之愚蠢狂直者則容恕之審訥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為一己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於外者博如堯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為腐談詢岳達聰為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群臣面論但如延臣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門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謂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

乞添進日講并東宮性理等書疏

張元楨

伏聞心學與理學體用相須初非二致心學以存心言心存則理益精理學以窮理言理窮則心益睿三帝三王所以隆治化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實自此始其說散見於五經四書固已明備但求其直指根源提挈要領使一覽即知其槩則莫如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程子定性書朱子汝齋箴尤為切要乞於日講之時令內閣將太極圖等書同周易大學衍義以次分委臣等進講庶幾一得之愚少裨萬分之一臣伏聞 皇上每當萬機之暇焚香默坐靜養天和此正程子以靜坐為善學朱子以調息收心之意其太極等書主靜主敬之說亦已有本而得其要矣如

源義輯卷五

七

因臣等進講前書更細繹熟復優游厭飲則聖學愈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矣臣又伏見 殿下逐日講讀尚書論語固足以欲汰奢褻養正作曜然復逐日習字一紙非帝王所急似為妨工乞將孝經詩經并小學等書分日輪流尚書論語講解不必如尚書論語溫習止是審聽默識每月三次容講讀官將已講解過者批誦一二十字以見 殿下細心其習字亦不可廢每日暇時止作數十字不致生疎可矣但小學詩經篇章頗多帝王之學惟在知要乞將小學詩經節取有關綱常治亂生民艱苦之大者及真德秀大學衍義所載孝行附之孝經同

委臣等講解庶幾曉覽不煩說皆有益仍於講解之時左右伴讀亦皆執書旁聽退居不時使之講說賜之問辨詩則不時使之陳誦賜之歌詠如此則殿下不必自誦自讀而聞之自領會矣

講學圖治疏

謝鐸

臣等傳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令校勘翻刻以供 睿覽臣竊自念是書成於宋儒司馬光朱熹之手上師春秋下薄遷固實經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鑑也曩在宋神理二宗雖嘗猶意是書卒不能推之政治百世之下識者未嘗不有望如 陛下今日之舉也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日

疏議輯目卷五

八

之中月之望四時之夏正易所謂泰所謂大有之時也宜若無待於私憂過計者然而中者憂之漸望者弦之漸故聖人於易在泰有艱貞之戒在豐有勿憂之戒在大有有無備之戒益不如是則無以保其常豐常泰常有也然則將如之何哉亦曰廣求賢臣如泰九二之得尚中行豐六二之有孚發若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相與講學圖治以保此豐泰大有之業於無窮而已然帝王之所謂學者亦豈區區尋章摘句哉孔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益必明足以燭理然後謂之知不然則知之不精至有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矣必理足以勝私然後謂

疏議輯目卷五

九

之仁不然則行之不篤至有知爲君子而不能知爲小人而不能退者矣必氣足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所知而行者亦且半途而廢至有知用君子而卒不果於用知退小人而卒不果於退者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知爲仁爲勇者具見諸經臣愚不敢遠引備述姑即是書所謂漢唐二代之君其於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亦畧可見矣蓋必若漢昭帝辨上官桀之詐以信霍光謂之知而苛察之知非知也必若漢文帝割鄧通之愛以從申屠嘉謂之仁而姑息之仁非仁也必若唐憲宗不沮群議卒任裴度以成淮蔡之功謂之勇而亢暴之勇非勇也彼代宗深信佛法惑於元載敬應之言而不能察是以貪昧而昏其知也玄宗溺意聲色知李林甫之妬賢嫉能而不能去是以愛欲而害其仁也元帝屈於恭顯之譖而不能直蕭望之之冤是以柔懦而害其勇也其治亂安危何如哉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事皆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人皆奉意而不奉法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如曰勵風俗而士夫之無廉耻者自如飭官司也而汚暴益以甚裕民兵也而罷散益以極威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走蠲免有詔而征歛每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行而幸門日開簡練非不舉而私挾日衆實竭庫府之財而有功者未

必勸罰窮職獲之案而有罪者未必懲凡若此者其竊根
獎源將必有在以下陛下之聰明天縱宵旰勤勞若今日
之猶意是書者豈不知講學用賢以圖政治而故使之至
是哉特以人心不可兩用或者一念之間奪於彼則不得
務於此惑於外則不得專於內故雖勞於求賢而一或有
妨則賢者未必得用雖勤於立政而一或有礙則善政未
必得行是惟陛下密察此心懼有於無必開拓此心之
知力行此心之仁奮發此心之勇以力求所謂中行有孚
大車以載之賢知之必篤日置左右薰陶啟沃稽之經傳
質以是書直以今日之事驗之既往之迹見其用某人而

疏議輯畧卷五

十

興行其政而得則曰今豈亦有是乎見其用某人而亡行
其政而失則曰今豈亦有是乎又觀內省長慮却顧執
此心罔有內外罔有終始大本既立萬目自隨則前所謂
積襲因仍拘名廢實之弊皆將一旦革去無有難者此豈
泰大行之業可保如唐虞三代時矣區區漢唐之治此書
所載尚何足道哉伏惟陛下察臣之愚試以今倦倦是
書之意而一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福皆
將不外是矣

講學親政疏

王鏊

國家經筵之設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

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
期講訖給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
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
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
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成王訪洛於群臣曰學
有緝熙於光明弼時仔肩冀群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
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
日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
之迹天人精稜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有所得而今
也閣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

疏議輯畧卷五

十一

之人多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高宗周成爲然也漢光武
雖在軍中授文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
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
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
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
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
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
出御製睿翰如飛群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
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
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文嘗

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慶之書
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 陛
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
便殿之側俯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
七八入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
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開則遊
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益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
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
不知其然而然者則 聖德日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

疏議輯畧卷五

十二

前矣 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
陛懸絕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
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雖欲言無能言也愚以為欲上下
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
外朝詢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
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王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
政蓋視朝而聽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
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
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
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

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
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
聽朝而示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
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
宸殿或集英殿賜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
殿謂之輪對則必入告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
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
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
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
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革蓋謹

疏議輯畧卷五

十三

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
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
嘗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
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閣鮮或親焉 孝宗
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
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親至治之矣天下至今以為恨矣惟
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 孝宗盡剏近世壅隔之弊常朝
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
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各決上據所
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

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必陳於前則唐虞之明目達聰亦不過是矣

建言疏

胡世寧

臣聞人臣之義知無不言臣竊見陛下天性聰明日勤聖學至於敬天法祖愛民求治之誠誠有格於皇天而非三代以下令主所能及者然臣竊聞帝王之學有要其推之於治亦有要臣愚私恐聖心泛勞於上敢述所聞以獻臣聞帝王之學中而已矣堯之授舜舜之命禹皆曰允執厥中嗣是以來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尹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天道統之傳至吾夫子繼往開來而傳至其孫子思遂筆於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爲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喜怒哀樂情也方其未發則外物未有所感而此心寂然不動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其感物而動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事無不當物無不宜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和即中也夫喜怒哀樂發之一心之微而措諸天下之廣凡國家刑賞之政慶恤之典無不皆由於此故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故如人君喜有當怒有罰當喜當怒而隱忍不發或既喜既怒

疏議輯覽卷五

七

二

而留滯不散皆非中節也又或今日當賞而因前日之怒格之不賞或今日當罰而以平日之喜縱之不罰又或此事當賞一分而因喜賞過二分或此人當罪一事而因怒併罪其餘亦非中節也故人主於平居無事之時當當涵養此心使寂然在中無所偏倚既而遇事有當喜當怒者則又臨時省察其中節與否而後發之至於哀樂亦然不徒今日如此而無一日之不如不徒此事能然而無一事之不皆然此之謂致中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何德不脩何治不隆何災不弭哉先儒以爲此學問之極功聖神之能事者不過此中而已

疏議輯覽卷五

十五

伏願聖明稽意然中無定體隨時而在隨事不同故執之者常如持衡之勢不使以有所偏如古聖賢論治體則周公告成王有曰伴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求有辭謂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其僚明白奮揚而赴工惇厚溥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求有辭於後世矣夫當守成易溺晏安之時而不爲明作有功之戒則士習偷惰而廢政殃民日見陵夷之狀矣若專明作有功而不爲惇大成裕之圖則治流刻薄而人心不安又非悠久之道矣此二者不可偏廢亦執中之意也故周公欲使百工知成王意向如此以供職而使其君長有令聞於後世忠臣爲國

遠謀之意如此臣竊見國家承平日久士習因循偷惰
大甚以致政弊民窮天災日見聖心憂勞累年今一旦
豁然天啟奮然雷動信用忠賢釐革政弊人心惕然警省
政治煥然一新知我皇上勵精圖治之志而皆為奮明
作有功之舉然而中人之性素無定見惟事隨風趨靡以
速時名而或事為過舉以失朝廷建中立教之本意則
非悖大成裕之道也臣近見撫按叅官本中有以飲食紙
劄應用微物而即坐贓奏提者至或大姦大貪置之不舉
而惟繩此武職小官以塞責如此臣恐諸臣倣效刻薄成
風而傳諸天下後世不知我皇上天高地厚之德非周

綱鑑輯覽卷五

十六

公願其君永有辭之意也除此小事臣已駁令改正外至
於大政事大賞罰之有關於天下大體者伏願聖明特
勅大小臣工今後供職行事常懷明作有功之念而不可
有失悖大成裕之體雖懷悖大之心而又不肯遂懷明作
之志復蹈因循之弊則陛下之聖學推之政事者真為
允執其中而堯舜禹之聖不是過矣至論聽言則舜戒禹
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是則舜之大聖亦欲其臣正諫也
雖然樂正諫而又曰朕聖謬說殄行則妄言者亦疾也雖
聖謬而又曰欲竝生哉格則承之庸之則又疾之不為已
甚而許其改過復用也此舜之執中見於所言者如此至

然後世孔子論事君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則將順與匡救皆忠也孟子則曰逢君之惡其罪
大則深惡逢迎之不忠也臣昔上論逢迎與將順不同君
所行是而人臣順承其志以成就其美者將順也君所行
非而人臣迎合其意以求媚其心者逢迎也二者事情不
同忠邪所由以分也近歲以來講學不明人心士習不正
妄以將順為逢迎而各欲掠取正諫之名故於君上至德
所當將順者而亦曲加阻遏以為匡救甚者其心靡懷報
國之誠惟圖媚寵之利因而排擊忠良為除異已至欲明
主不得專行一事自用一賢而威福惟其所媚者之歸數

綱鑑輯覽卷五

十七

年以來主威不立善政不行民生困苦亦已甚矣其罪盍
不止舜之所聖也近賴皇上天日開明赫然奮發謬說
屏除士習一變矣然恐其間或有事實當言而喜或過激
又或心本効忠而意見差謬者與彼說邪同棄不無可惜
又恐中人揚禍遂怯正言而後有大事大姦莫之敢論至
昧我皇上本心納諫之誠以誤國事伏望聖明容
臣與吏部細加查訪拜凡因公降謫官員究其心之公私
原其罪之輕重量其才之長短陸續上請或還原職或量
收叙至於情理難容不該收叙之人久謫遐荒者亦乞聖
慈體大舜欲竝生哉之意量加寬恤使得生全至論用人

則曰湯執中立賢無方此其大要也伊尹告太甲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其難其慎唯和唯一此其大法也夫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夫既立賢不拘其類而欲難慎如此者所以防小人之似君子而誤用之也然人全德實難或有一失如玉之明有一玷木之良有一朽不害其為器也惟夫姦險媚嫉之人無隙可指而能誤國大事者則不可用耳和者可否相濟一者始終如一所以任君子也往時人才自入仕途即事交結授置清要坐蠶卿輔而乃私立門戶謬為舊制以排斥真才不使得用以是民瘼不知政體日壞民生困苦實由於此今我皇上聽納

疏議輯要卷五

十八

忠言痛革前弊均調內外立賢無方期得真才以輔至治大臣體國者日事薦賢明良相遇真足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矣然恐其間萬有一誤者則在聖心其難其慎而已至於可否相濟者匪徒君臣為然而僚案之間見或不同相規相就亦當如是不以為嫌此皋陶陳謨於舜禹之前所以有百僚師師之說也更願陛下以此時戒群臣使和而不同以共成我國家無疆之休而已凡此經書大旨聖明天縱經筵日講豈有不及而臣猶以為獻者區區片曝之私不能自已也伏願聖明俯賜採納天下幸甚

論聖王心學疏

桂萼

臣惟聖王心學不傳久矣近皇上親註范浚心箴臣不勝慶幸然方二三大臣爭為稱頌之詞臣以為文字太多或反為聖學之累今則少息矣輒敢更提揭要義以効區區惟聖明察焉夫聖學樞機全在此心主宰故謂之天君箴內所謂惟口耳目手足動靜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為無主宰故耳若此心作得主宰則百體皆守職稟命豈能病心一失主宰則百體皆逐物妄作衆欲紛然求誘心始不勝其病矣今欲就百體上一一防檢將何處下手莫若收攝用功嘗警

疏議輯要卷五

十九

省此心以為主宰使件件俱有着落孟子所謂先立大者其小者不能奪也箴末云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正是此一件工夫總而言之只是一箇敬然人之持敬若從外把捉則方寸愈不定帖若裏面緩急迫則四體俱不舒泰皆未免別以一心來管此心當知此心是吾心主宰敬是吾心自做主宰處常常存一畏底意思則一言一事自合道理此千聖相傳只是此心法所以古人於恭曰篤恭敬曰篤敬沈潛蘊蓄只在心內用功不輕發泄於言語文字上以為必如此乃厚而有為商高宗所以恭默思道而心與天通也伏乞皇上體而行之臣又見

朱熹門人黃幹之言曰人惟有一心虛靈知覺者是也心不可無歸藏故有血肉之心血肉之心不可無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可無所蔽故須裘葛又不可無所寄故須棟宇其主只在心而已今人於屋宇身體衣服反切切求過人而心却全不理會為之惕然昨又見內閣翟鑾誦皇上十六字箴臣再三誦見得真可配大舜人心道心十六字之傳授而內閣不知請事斯語顧競為文字交相稱道而所謂敬哉勿偽者蓋邈然無所動於其中豈不深有味哉 皇上之至意此所以論文論武雜然無定乃天下多事之端臣之所深懼也夫文武之實本無二道亦驗

吾心之所安而已奈何求諸此心者之不可得乎

論復卦月令二義疏

桂亭

臣惟 聖心澹然無慾可以對越天地更願默觀造化之原臣因冬至有感謹述經義大者以獻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大德曰生十月純陰天地生物之心閉藏而不可見及乎十一月冬至一陽萌動始露端倪交春遂發生萬物矣一歲之運則十一月冬至為復一日之運則夜半子時為復皆從靜中生出动來人心培養之深善端初發亦如是也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陽氣奮發而感雷冬至一陽尚微潛藏地中木動

先王順之是日上下各務安靜以養微陽禮記月令曰是日也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諸生者萬物之出機也蕩者欲動未動之意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君子無時不敬有事則敬愈至也處必掩身者寒氣傷人不可輕有冒觸鑿經所謂無擾乎陽也去聲色者恐耳目交於物引動其心而不得靜也禁嗜欲者鑿經謂冬不藏精春必病瘟故遠絕女色甚嚴也安形性者外靜其身內靜其心內外交相養也事欲靜者百官皆安常守位不得有所興作勞民動衆也待

陰陽之所定者順陽之生使陰邪不得阻也臣惟天地生之德貫乎四時而春意融融生意盎然獨盛管體驗之分明吾心一箇仁底意思 皇上常念天地春生之德博大寬舒惻怛慈愛可以覆冒四海而無難但此生意不始於春而始於冬至冬閉藏極於嚴密雖一陽萌動微露端倪而全體隱然蘊蓄不泄至春薰蒸既久生意充周雖陰崖寒谷亦透矣故帝王之學莫大乎求仁而求仁之功必先乎主靜伏願 皇上收斂此心截斷浮泛深潛蘊蓄不輕發泄於言語文字之間使天地生生之德渾然在我隨其發處擴而充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無一夫

一婦不在吾春風和氣之中矣此乃聖學淵微之妙曠千載而不傳臣謹稽首先獻至於今日冊立中宮奮揚四鎮尤當早定預計者然事在有司皇上只一言指示而已慎勿以之上勤聖心也伏乞俯賜批答臣請次第陳上

皇明疏議輯畧卷六

脩省上

脩德彌災疏

展旒

臣等切惟災異之事自古有之顧所以彌之如何耳善治之君不以無災爲可恃而患彌災之無術則災變而爲祥矣昔董仲舒有曰天心仁愛人君故降災異以譴告之所以然者欲其省身脩德以爲保邦之計也伏惟陛下以聖智之資紹祖宗之統良法美意固嘗渙發於綸音厚澤深仁亦已漸被於天下然而地動之患始見於河南再見於湖廣遼東今又變作於四川宣府之城且屢震不止甚至有聲軍民爲之驚疑朝野爲之駭異是豈細故哉又況數年之間邊陲之屬情猖獗內地之兵戈攪攘民困於轉輸兵疲於征戰如今春以來恒陽爲譴連月不雨天道未順地道不寧是豈無其故哉蓋以人道之未盡耳意者或忠良之見棄或邪枉之見用或言路之未開或壅蔽之未決或爵賞未必當功或刑罰未必當罪或遊宴而傷其時或征斂而病其民有一於此皆是致災而况臣等愚昧有負言職災異之興有由然也若復隱默不言非惟得罪愈深而坐視災變亦非臣子之所忍爲也謹按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天之怒也故先儒以爲人主

父母天地乃天之子父母震怒聲色異常為子者當祇敬
恐懼思所以平格之也然平格之術豈在他求哉脩人事
而已蓋天人相為流通人事得則和氣應而為祥人事失
則乖氣應而為災此必然之理也古之時非無災異然當
時賢君遇災知懼或求直言以聞缺失或避殿減膳以圖
自新或有刑賜赦以洗冤濫所以雖有其災卒無其應但
不覺悟者則蹈於危地矣伏覩 陛下近因天旱憂念生
靈躬齋沐以禱神祇 勅法司以寬刑獄固有以見脩省
之誠矣然而災異之見未止此也矧今北虜跳梁憑陵中
夏雖曰進貢其實觀我虛實思患預防豈容或緩伏望

疏議輯卷六

二

陛下思父母謹戒之意憫赤子驚憂之苦勤 聖孝以脩
其身親賢臣以圖其治正直之見棄者進而用之庸愚之
廢事者以禮退之開言路以通隱伏之情納諫諍以廣含
弘之德一爵之賞必加於有功一刑之施不及於非罪遊
晏以時而不過於流連錫賚有節而不至於妄費任將帥
以練兵嚴軍令以肅眾凡天理人情之所欲為而不為當
去而不去者一一舉行使兆民有所感戴天下有所觀望
則人事無不脩矣人事脩於下則和氣應於上和氣應則
天地之位萬物之育可計日而待矣故成湯因大旱之故
責以六事而靈章為豐文帝以地震之異躬脩德化而轉

禍為福唐太宗吞蝗而天災自息宋太宗平刑而雷雨即
止 陛下弘天地之量寬斧鉞之誅俯察愚悃懇賜采行
仍 勅在廷文武群臣及在外各邊總兵鎮守撫按三司
等官交相戒飭思各省躬脩德政以厚民生整軍旅以防
外侮一以慰黔黎仰望之心一以答 天地示戒之意庶
使天意佑而災變以息人心定而疆宇以寧矣

地震疏

馬文昇

臣惟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
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
有震於正月朔日亦未有震開而裂水出將成河者此乃

疏議輯卷六

三

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况朝邑縣南近陝西華嶽
東連黃河而潼關之山實與華嶽相連潼關朝邑地震如
此之甚則華嶽黃河必為之震濫矣且兆不虛示必有其
應况陝西乃關中重地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
密邇正月朔日地震有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榆林夷狄
侵陵 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惶莫知所措
除痛加脩省外照得即今北虜小王子部落自衆精兵數
萬其酋首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近年
入寇少散搶掠專一攻圍城堡燒毀草束而用兵且精亦
有號令觀其所存其志非小若不使之大遭挫敗遠遁陰

山或自相擊殺部族離散年復一年得我羣利獲我甲兵以彼之馬力籍我之技巧恐終為中國之大患也仰惟陛下宵旰勤勞勵精圖治雖古帝王亦不過是宜其兩儀首位四夷賓服今陝西地震如此其異非常是皆天心人愛陛下故示以警告之欲其早為脩省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紀綱未大振法令未大行文恬武嬉奢靡成風厲寇猖獗人心渙散此正安內攘外之時脩德彌災之日伏望陛下祗畏變異脩省刻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為撙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脩設以惜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

疏議輯要卷六

四

止傳奉無例之官閥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每清晨視朝日奏事二次內官早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以備三邊之急仍乞勅差官致祭西嶽西鎮之神將被震倒塌房屋及壓死壓傷軍民量給銀兩以為賑恤墳墓之資及將所屬一應不及之務俱暫停止凡百安輯之方悉從舉行猶須操練軍馬脩理城池務使地方寧靜軍民獲安則臣亦不虛負累次勉留溫切之詔矣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應 詔封事

鄒智

伏觀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於

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懷柔臣民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又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與昔孔子脩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脩綱目凡星變必書所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則其書之也疑亦無謂使其達天人之理則豈可不為寒

疏議輯要卷六

五

心也哉伏讀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為奸臣所誤阻礙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關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邇流窮源為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

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 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脩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 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

疏議輯畧卷六

六

之所謂君子也 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為之開明朝政必為之靖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 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繭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問於陳源甘晷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為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費似道丁大全與童蒙臣相為表裏而理

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 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 太祖高皇帝為法凡所以任大臣者一以 太宗文皇帝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 陛下聰明冠絕百王神武震驚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綱哉然而一操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功未之講也心者身之主事之綱也但其所發不能無天理人欲之異耳發於天理則耳目自然聰明言動自然中節可以對越上帝何宦官之能感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儀狄之

疏議輯畧卷六

七

酒或得以耳吾之飲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嚙白台閭須之美夾林蘭室之樂或得以蕩吾之目彼必投間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聰明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寢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正天下之衙門豈易得哉 陛下早朝之後深居法宮其心之發於天理發於人欲或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臣皆不得而知也此全在 陛下自點檢自省察果天理耶則敬以養之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則靜與天俱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蓋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群臣對宦官言之群臣

爲陽宦官爲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爲陽人欲爲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以配天者在是以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彌而已哉臣又聞今日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天者理而已矣理當則行理不當則止一行一止順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也事天正所以事親也豈有盡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之言蓋惟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若事既當改而三年之間關係重大勢又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於形迹之間哉古之聖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贊舜之德曰重華協帝宜其無一事不合於堯矣今以書攷之舜去四凶堯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所以協堯者一順乎理而已舜之心豈異於堯之心哉苟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攬斥左道亦不必黜逐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懲珍禽奇獸亦不必大赦是誠何理也哉臣願陛下不惑於浮言凡所以事先帝者以事天爲法可也臣顧天變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敢爲陛下

疏議輯覽卷六

八

言之臣之痛心實在於此昔朱雲以愧里令而論安昌侯張禹梅福以南昌尉而論大將軍王鳳左宗詔監司都守脩具民間利病以聞而朱喜極論其故以爲宰相兼者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左右近習之臣陰執獨斷之柄也臣雖不肖固非一令一尉之比豈敢偷生以全吾軀乎惟陛下爲太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靈長之統一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欽崇天道疏 鄒智

臣聞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也子有過父怒之爲之子者憂怒鬱抑痛自悔尤亦既稍釋其父之怒矣然猶未能改過遷善立身行道以大得其父之懽心以成大孝於天下而恃父之愛遽肆然於一家之間爲之厮養者食其主之食衣其主之衣聽其主之使令畧不思顧其主以爲長父計視其主之憂樂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長此不已則父之所以愛之者又將轉而爲怒矣夫天大父也陛下天之宗子也中外小大之臣陛下之厮養也今陛下方釋天之怒而中外小大之臣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此臣所以寢食不安爲陛下長太息而不能自己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臣不敢毛舉以瀆聖聽請以今日之急務爲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留聽焉

疏議輯覽卷六

九

夫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輔之事陛下之於輔臣
有關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
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
一二小人者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
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進身之
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
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心悅悅若不敢然其於稷稜恬
於伴食又不如一二小人足以任事此陛下所以既任
而疑之也臣竊以為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
挾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効則

頭議韓公卷六

一

一

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
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為太平
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察孰為
夏竦吾黜之孰為夷簡吾容之孰為杜衍韓琦范仲淹富
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札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
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下於是乎亮矣臣又
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
卑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
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
魁梧為美以應對捷給為賢以簿書刑獄為職業上不畏

天命下不悲人窮群君終日迹若鵲鵲間有忠義激之者
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
出而禍隨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復
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為此臣願罷黜浮沉之輩
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劾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
輪對或非時召對接之以溫顏款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
蘊無少顧忌言有可採則次第施行否則亦優容而不之
罪則天聽於是乎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豺藿不採汲黯
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
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

頭議韓公卷六

一

一

一

哉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特
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為讒
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元
勲碩德顧則其爵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頑梗其權他
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
或疎之於部屬或竄之於蠻烟瘴雨之鄉使其具向日之
誠而不得以一遂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陛
下錫王恕之蒲輪駕強珍之驥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
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
范祖禹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

籍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群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塗之後頃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失此輩之手內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藩省倚之為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之以結怨於軍民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脩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為股肱以諫官為耳目以正人君

流傳各卷六

上

二

子為腹心然後思慮定守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於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陛下之明理何如耳宋忠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此萬古帝王之學的也陛下聖賢高明聖學深遠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然竊聞之侍臣之進講也指其章為某書訓某字為某義殊無友復論辨之功陛下之聽講也每歲有常月每月有常日殊無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願陛下撥難窮之義理惜晨之春秋考之於經驗之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月之不然則所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為矣豈特四事之

本而已哉

應天以實疏

賀欽

臣切見連年以來災異之作略無虛歲而今年為尤甚自春抵夏或風霾或白或黃霧障天或狂風怒吼或日月無光始則恒陰而少晴明既則久旱而無雷雨陰陽失序氣候舛差天之降災莫甚於此得非人事不脩之所致歟昔董仲舒對漢武帝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者此之謂也於此見天心眷佑我國家仁愛我皇上欲其恐懼備省以享治安於億萬年也頃者禮部尚書姚察等具陳災變之狀乞脩內外之政脩其忠愛且曰內事朕自處置外事便斟酌行此陛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命下之日陰晴頓然而晴明既而以久旱為懼躬率群臣齋戒三日以答天譴此又陛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命下次日微雨應期而即降天人感應一何速耶然而自是以來風霾既息而復作旱勢日甚而可憂所以然者豈陛下應天之實心謹於前而怠於後耶抑群臣無應天之實心以助陛下耶不然何前日感應之易而今日感應之難也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言人君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言之天之怒而變也甚矣而陛下且遊樂是從內減

動地鼓砲震天其爲戲豫馳驅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果安在也詩又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言人臣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觀之天之難而蹶也甚矣而在廷大臣以及群僚方且怡然自得恬不知憂惟務承順懼忤聖情陛下以爲可行彼亦曰可行陛下以爲不可彼亦曰不可習成諾諾之風全無諤諤之節其憲憲泄泄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以助君而格天者又何在也若然則今日感應之難非天道之難感固感之之心有未實故耳伏望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憂民命之將絕痛懲前日旣往之失煥頒省躬求言之

疏議輯畧卷六

二四

詔篤格天之實心脩格天之實德行格天之實政遊晏之樂非所以克謹天戒也必實絕之而不敢爲無名之賞乃所以暴殄天物也必實止之而不妄費內事之慶置所以正天倫繫本支也必實謹其分而溥恩澤之施經筵之講學所以明天理窮道義也必實究其止而求貫通之妙君臣上下之情不通則天地之否也必日御便殿延接群臣反覆治道而貫以通之君子或在野則天民之隱而當進也小人或在位則天事之虞而當去也必參之於衆驗之於獨實以進之實以去之以至一政令云爲之際一出入起居之微無不實循乎天則之自然而無或違焉如是而

復下詔以切責乎文武群臣斥其怠事廢職之罪開其悔過自新之途使各痛以自省而陳其旣往之失勇以自改而勉乎將來之善務盡其實不事虛文其或過而不改善焉不勉鯁官曠職妨賢病國者罷而黜之以勵其餘如是則君臣上下同一應天之實心矣以是實心而齋戒以致禱則必如成湯之禱於桑林而大雨數千里必如周宣之靡神不舉而轉災以爲祥天心有不豫天道有不順天災有不息天澤有不降者臣未之信也臣猥以庸愚備員言責不能進盡忠言以裨朝政論列邪佞以除國蠹致茲災咎罪不勝誅夙夜憂惶無所容措若於此而復緘默不言

疏議輯畧卷六

五

則將來災禍必不止此雖萬死不足以贖尸曠之罪矣因敢不避忌諱昧死冒陳伏惟聖明察約而躬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大幸

除群奸以消天變疏

韓文

伏念人主以辨奸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群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臣等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嘆臨食而泣復思與其退而泣嘆不若昧死進言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自昨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劉瑾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

或繫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
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媒孽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
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
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今大婚雖畢儲嗣未
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粉飾醜態何補於
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
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
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為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竊
觀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毒耳露之變是其明
驗今瑾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

五議輯略卷六

六

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此輩明正
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消禍亂之階永保
靈長之業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應詔陳言治安疏

何景明

適者寢宮被災皇上兢惕勅諭群臣下求直言大小臣
庶仰見聖顏憂戚伏聽綸旨痛切無不感動流泣謂
聖心感悟事當轉移悲喜相繼慰慶兼至然自勅諭之後
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遑遑軍奮僧義子數事
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
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今復處之

夢然未見損減一二豈陛下感悟之心忽蒙而轉移之
機復塞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為軫心夫災禍切近悔
禍斯深形勢積成改救何及臣上原天意下究人心近觀
人事遠考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陛下欲圖理
興化改絃易轍過此不為無可為矣臣聞天下之政精則
治緩則亂明則治暗則亂治存亂亡事理必然方今上下
佞逢遠近壅塞法度有失禮義弗彰功實不稽名器多濫
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燕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
弛備財力並竭外僅維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
彼臣竊憂之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

五議輯略卷六

七

思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大之道今聖躬聖立
儲未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后妃不
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並出入番僧義子同
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先朝未聞也且甲馬馳騁之場不如
廣廈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諷諭于前樂彼
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陛下寵幸之臣自古寵幸鮮
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為忌陛下寵幸之臣自古寵幸鮮
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得保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
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執實實在大臣大臣順言事乃寢蔽
臣謂大臣奏事宜使即決是非直陳利害壅則需害刺之

理義不宜奏兩請之辭上裁則制度不壞功實不繆名器可正其大臣進退當以義斷行賄干進無耻取容者併爲罷斥而獎拔恬退訪求耆俊則名節明而仕不苟然後嚴督廢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而培養富之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畧要之大本祇在聖躬大言苟切心何畏逆耳陛下若以章奏繁奏濫觥聖聰莫若一御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尊卑之禮不甚峻拒上下之情乃可通達必能陳說利弊開道禍福指擢時事爲切心之言以悟陛下矣臣聞先勞後逸先逸後勞先後之間相去遠甚故微成之後必有餘樂息荒之後必有餘憂陛下若體天

聖訓輯卷六

六八

二

心之仁愛念祖宗之創建堅自忍制常加矜勵務舉實政不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綏九重之安長享萬乘之樂憂勤于一時而怡豫于無窮陛下何難而不爲此乎昔成王感于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感于雉鳴之異是臻嘉靖之効陛下深惟感悟稍一轉移海內將從風而靡四夷必仰流而化商周守成之業亦何足取哉

脩省疏

吳仲

天人之際應若影響致災必有其由彌災必有其實不徒遷善於上又欲改過於下不徒責善於下又欲陳善於上

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理自然也君臣得道則天地之和氣充塞而禎祥至失道則天地之乖氣戰薄而災異形陛下奉行天地之事群臣奉行陛下之事凡陽不能以勝陰陰不安於從陽皆足以致此臣請爲陳之陛下卽位之初誅逐宦官數千人裁抑內外冗員數千餘輩天下稱慶今則鎮守太監每每違例請勅侵越職掌而織造市舶之差亦漸次朦朧增復矣卽位之初誅逐權奸數十人裁革錦衣等衛冗員數千餘輩天下稱慶今則武夫悍將每每驕矜剝削六軍怨咨而狐媚鼠竄之徒亦漸次朦朧傳乞矣卽位之初查革各衛勇士力士軍匠數萬人天下

聖訓輯卷六

九

稱慶今則復有無藉之徒托名投充坐費月支而利歸權門矣卽位之初起用諫官老臣數十人天下稱慶今則議禮諸臣有不一言但以衙門列銜被斥逐而含冤負屈者亦多矣臣所謂陛下奉行天地之事所當脩省者莫大於是先年大臣責難陳善同寅協恭者常多近來每每招權樹黨甚者出位妄言挾恩肆志顯然可謂無忌憚矣先年大臣進以人望退以自引者常多近來每每持祿固寵甚者國法以彰家醜以露恬不爲怪幾於無愧心矣先年士大夫多廉耻近年有一美官缺公然爭攘多待智力之巧否以爲得失權要之家其門如市矣先年有司多循

良近年浮靡冠削日相倣倣目為賢能者多逢迎幹辦之徒而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反為并材矣臣所謂群臣奉行陛下之事所當脩省者莫大于是伏望 皇上謹上天之誓戒究政治之得失凡百政事一如嘉靖初年遵舊制以抑濫請慎選將以肅軍政革冗員以節財用恕狂直以來讜言銷朋黨而嚴邪正之防重廉耻而勵進退之節進正直無援者數輩以獎恬靜之風黜奸諂有跡者數輩以激循良之治悔過頒恩慎終如始君臣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則和氣自然充塞禎祥自至而災異自彌矣

遇災脩政疏

曹璘

疏議輯卷六

干

二

臣聞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桀紂之世未嘗甚著蓋桀紂德不可為故天厭而不知堯湯之主圖治方急天全其德屢經以事故聖帝明王之興每遇災而懼庸君昏主之敗亦不聞天有譴蓋賢君見變能脩道以除凶亂君無德天不謹告天何容心焉臣伏惟 陛下嗣登寶位號令維新紀綱丕振芟除奸惡洗滌弊病開諫諍之門接屈沒之士朝野騰歡臣民胥慶堯舜之治何以加諸奈何近日以來星隕地震擊禁門 皇陵偶被雨雹屋瓦脫頽南京內園失火狂天叫鬧霖雨伏陰旱乾水溢景寧白氣冲天大白歲星晝見此豈無故而然哉蓋將有以警戒

疏議輯卷六

三

聖心即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人君也臣請考古驗今為陛下陳災異之狀伏望 陛下俯垂聽納焉臣聞王政清明則星辰順度地震天地不寧之象雷者陰陽擊剝之氣即在人心之怒洪武禁門乃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前門雷震此門上天之怒必有所在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此之謂也雷者積陰所成震於金陵門而茂陵獨盛何也火者積陰所生賢倭分明官人有序率由舊章愛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乃信道不篤或譏夫倡邪勝正則火失其性今火於內園而狂夫發惡 祖宗根本陵寢之地豈宜有此大變乎浙江景寧縣山頭白氣如物飛騰白色屬金臣恐民貧盜起兵戈之釁將從此始入夏以來霖雨伏陰又不晴霽京師欽天監又奏白晝太白守辰歲星守巳臣愚以為陰盛陽微之兆宦臣用事夷狄猖獗或上天垂譴異以感悟 聖衷者豈不至哉况今胡虜奔衝蒲苗出沒四方草竊潛謀江南職官叛逆言及於此良可動心然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宋景善言妖星乃退商湯自責旱化豐年何惟 皇上當此春秋鼎盛之時正持盈守成之際身逢災異况在諒陰雖脩省之詔疊下而災異之變未消臣愚以為四方固可慮而蕭牆之禍不可不防邊圉固可念而腹心之疾不可不治然應

不以文臣願 陛下避殿服素撤樂減膳講學不
怠永言孝思察權奸求直言簡輔臣擇近習防夷狄之患
急兵戎之謀如是則庶幾其可矣否則空府庫竭倉廩以
賑貧窮破園焚輶朴以縱罪戾臣恐上天之意未易回
也 惟 陛下聰明天縱德器夙成嗣位以來日御經筵
講求治道此則周文望道未見之心也然不過經卷一開
詩章一誦變興既下紳珥繼出中間豈無疑難而未聞天
語之下詢臣僚孰無忠悃而未蒙玉音之顧問徒事虛文
未臻實效臣愚以為人主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一祖五宗
之付托聖子神孫之麻嘉綿宗社之靈長為臣民之歸極

疏議輯覽卷六

五

端在講學一事又况經筵故典方舉而輒休甫行而遽罷
人君舍此欲何為哉早朝宴罷所接者非宦官則宮妾而
已臣以經筵一事誠為 陛下計歲時寒暑之來除去
四月其間朝會祭祀豈無妨誤一年之中強半不學所謂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也如是而欲望聖學之日新 聖
德之日就德業之南轅而望北異樹曲木而求直影何可得
也 祖宗艱難何所籍賴子孫無疆之祚何所引長宗社
何由靈昌臣民何從而歸性臣願 陛下無拘舊例凡遇
三伏隆冬各暫止一月其餘日期仍行大小之講大講即
應日舉行小講則無日間斷萬一有疑乞垂清問庶使理

則則與齊好問為拜昌言同一揆矣 陛下雖深居獨行
亦宜疑神又視恭默思道尋覽墳典留意蒸民恐韶光一
光不可再得大禹惜陰周公待旦良有以也臣又願 陛
下孝事兩宮思慕二親當飲膳則思其辟谷不索則思其
在簡安居則思其依土權祭則思其幽寂引而伸之觸類
而長之思日慎一日則持守之念緊急敵之私亡 先帝
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矣臣於去冬已嘗潛伏勸 陛下
聖衷視事欽奉 聖旨許臣盡心臣今者每仰瞻 陛下
逢時遇節輒漸黃紱輦帳從官糾朱金碧炫耀人目夫逢
時遇節慘然思親可也而未宜盛服經筵所講者聖賢之

疏議輯覽卷六

五

書將以求諸道而明其理也當衰而不知與經典合否夫
食稻衣錦孔門所忌放飯流歆孟氏所譏即今梓宮方殯
禩祖未乾臣愚不意 陛下大孝乃安於此臣實感焉伏
乞 皇上但漸淺色三年之間白駒過隙况乎富貴之享
如日升月恒方興未艾豈爭數月之期而悅從時俗哉臣
聞言路通塞國家之盛衰繫焉恭遇 皇上踐極之初人
皆效言圖報雖蒙一槩容納未見毅然施行近聞人皆云
聖上已有弗諫之漸矣且科道請復經筵臺諫之盛舉也
而未蒙即賜俞允給事中賀欽勸學辭職臣子之至情也
不意方按擢而遽准退去此則疎賢近佞惡直悅諛之端

也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達此患之大者也伏望 陛下允執初心堅如金石使讜言得進不爲奸佞所蔽天下幸甚不然則指鹿爲馬指鳥爲鸞人亦不復敢言之矣管子云君門遠於萬里 陛下位居於中孤立於上使非臣下言之萬一有潛藏惡伏奸究狡猾之徒何由得盡其情狀乎臣伏覩 大張律內一款凡軍民之家不得乞養他人之子聞 公老臣有以仰窺 祖宗盛心卽古除肉刑之意所以重絕人道也近年以來愚昧軍民因見內官富貴立致故將子弟勦滅絕人理希爵賞爲門戶

疏議輯畧卷六 三

下倚任宦官而疎斥儒臣則刑人不近竟託空言而股肱良哉將焉用彼相伏望 皇上遵依我 祖宗成法政事俱由淵衷裁決親近儒臣講求治道內官在內者止是守門傳令不得干預國政革罷教書翰林院官在外者一切取回別用今後遇內使缺少行取抄沒幼童仍乞勅都察院刊榜通行天下嚴加禁約如有故違及知而不舉者依律議擬發落如此庶不戕生和氣不傷而法度可信矣臣竊聞其京以及大同宣府西北一帶胡馬麀生邊報日至虜情譎詐伴言進貢實覘中國其小王子北甲思蘭哈密等路連絡屬續緣邊綿亘數千餘里萬一唇齒相依倚角爲寇禍害非小誠可深憂若不早爲之計臣恐臨時噬臍無及臣聞鄰近軍民慣見達賊形狀亦習知所爲心膽既大必無退怯乞勅邊方鎮巡等官清查彼處舍人餘丁揀選精壯者給與馬匹糧料及器械什物民間子弟願投充者一如舍餘處置仍厚加賞犒務使得所平居編爲什伍隨操有警則令其臨陣對敵有功之日依例陞賞未有不濟事者今之議者動調官軍殊不知勞師費糧經過騷擾軍衛有司既困於送迎又苦於誅求爲害百端何可勝言臣愚以勞師之費而當邊軍何所不厚以送迎之力而運糧儲何所不給又况京營軍馬素不習戰軍畏其聲勢

疏議輯畧卷六 三五

而不敢前馬嫌其氣息而不敢進以此觀之不如招募邊人給與馬匹等項以時計日漸入自然萬一醜虜入寇不得已而興討罪之師京營止宜選精猛官軍令老練漢官統之以往策應庶幾總便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今天下民窮財盡水旱相承家無儲蓄之儲門有催徵之吏典田拆屋賣男鬻女如是而猶需索不已老弱轉徙而強壯者相聚為盜矣乞勅該部查勘被災去處即與量免科差老弱貧難量與賑濟毋令失所天下幸甚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前日見承運庫內官奏言折糧銀不敷一季俸鈔及訪得戶部收貯糧銀四萬餘兩太倉見銀僅有二

兩議輯畧卷六

天

十萬兩古人謂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京師所積不足一年之用誠可懼也賈誼云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舉數萬之衆國胡以餽正今日之謂矣乞勅該部查算鹽鈔并各項見收錢糧多方措置仍將各處倉庫贖并積年參克吏典知印承差監生上納銀兩請勅差官分投查盤明白及逾年拖欠錢糧星夜催償起運前來應用填實府庫其各處邊倉糧草如果缺少先儘解到腹裡倉場該納者即改撥口外撥運前去務足參年之用古人所謂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者也夫以食足兵強固可殄滅醜虜而統馭之道要在將

帥得人如王憲劉寧陳英等已蒙委任公論攸宜臣又訪得降級總兵許寧勇而有謀諳練邊事伏乞 皇上暫棄前過倣以署職令其獨當一面統眾殺賊以久閑待罪之人幸茲任用必然奮不顧身以圖報稱然兵事不易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君之榮辱係焉不可不慎也為今之計乞勅各邊鎮巡等官俱用蓄積糧草戒飾戎事伺察虜情練兵秣馬振揚威聲又嚴風火謹斥堠以備之什伍依次恒如有敵不軌之甚則與之戰亦未宜輕舉妄動以損中國威重如是則可以坐致敵人之敝而不致於挫衄矣

奉勅陳言疏

鄒緝

疏議輯畧卷六

平七

臣伏奉 勅書以今月初八日 奉天殿災勅諭文武群臣詢求所以致災之由令臣等逐一條陳無隱仰知警懼以回天意臣惟 陛下敬天勤民之意至深至切未嘗少怠而群臣奉行或失初意故不能無少過誤致使下民失所怨謫上與上天眷懷遂加譴罰 陛下心存敬懼咨訪群臣惟臣愚昧淺陋不足以識致災之由但有所見不敢遂隱謹採耳目所聞上塵聖覽伏惟 少垂察焉切以 皇上紹嗣 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建之兩京本所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不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爰自肇建北京以來焦勞 聖慮幾三十年功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

既廣科派亦繁群臣不能深體 聖心致使措置失宜所
需無藝培剋者多冗官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使之坐
相蠶食耗費錢糧而無益於事是以竭盡生民之膏髓猶
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財用匱乏莫知所圖民窮無告
猶下之恤夫民之所賴以爲生者衣食也而民以百萬之
衆終歲在官供役既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遂其樂生之心
又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不時農廢業猶且
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代輸桑棗以供新饑剝取桑皮
以爲楮料而民之衣食無所資矣加之官司胥吏橫征暴
斂日甚一日民生無聊愁嘆滿室且如前兩歲買辦青綠

疏議輯畧卷六

三

顏料本非出產之所而科派動輒千數百片民無可得則
相率歛鈔通行各處收買每大青壹斤至萬六千貫及至
進納又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當須貳萬貫鈔方
得進收壹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既以
遣官採辦於出產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爲止蓋緣工匠
計料之時惟務多派以爲濫取之利而不顧民之艱苦難
辦此又其爲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一爾其他又有不
可勝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人民者京師之根本
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
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爲國之本謀

所以安輯之乃使群輩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徙徙號
令方出即欲其行力未及施屋已破壞或摧毀其牆壁或
碎其屋瓦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泣號咷力無所措或
當嚴冬極寒之時或當酷熱驟潦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
蔽倉惶逼迫莫知所向所徙之處屋室方完又復驅令他
徙至有三四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
月逾時工猶未及 陛下之愛民本甚深而工作小人橫
害下民如此其甚 陛下皆有所不知此京師人民之受害
而不能無怨譴者也貪官汙吏徧布內外剝削之患及民
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卽是其人養活之計誅求責取

疏議輯畧卷六

三

至無限量刑縣官吏應奉承惟恐不及間有廉潔自守
心存愛民不爲承應及其還也卽加讒毀以爲不肯辦事
朝廷不爲審察遽加以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府縣
之官聞有欽差官至望風應接惟恐或後上下之間賄賂
公行略無畏憚剝下媚上有同交易貪汚成風恬不爲怪
夫小民之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豈能無所怨
譴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處人民創荒水旱相仍至
剝樹皮掘草根餒殍子以爲食而官無儲蓄不能賑濟老
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民窮財匱如此而
猶徃役不休征斂不息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

漢末百餘石而使天下之人糠糲不足至食草木此亦
之就役而乃驕傲橫恣不執常役游行往來擾害良民此
乃為詭之人懼還原伍科徭不堪假此為名以圖規避非
真有報効之心此豈可以信用之朝廷歲令天下有司織
錦段鑄銅錢遣內官資從外蕃及西北買馬收貨所出常
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費中國糜敝人民亦
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令乃竭天下之所有
以與之此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驢下散與人民
資馬多人少畜養不前及至死傷輒令陪償馬戶貧困

漢書卷六

手

萬

復謂賣子女猶不能償夫國家之所賴者人民也人民
已耗土地空虛養馬雖多亦何所用此又其害之大者昔
晉武帝徙胡人於河南內地群臣皆諫以為不可恐貽他
日之患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胡之亂今乃許令達旦胡
人入中國賜以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器具供帳以待
之此等皆窺覷中國蠹蝕之人尤其所不可者夫人莫不
安土重遷不樂遠徙况此蕃夷習俗既殊所性亦異豈肯
背其本土遠去鄉土而居中國乎是必有可疑不可以不
察之也今宜使之來朝之後即遣歸其本國不必留之以
為後日子孫之患也至生員告乞單丁侍親因而獲罪

充軍者亦乞赦原取回使得遂其初心蓋其間亦有先告
侍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司不行分理一槩查發充軍
此皆有虧治體難以誓訓將來至於宮廟禱祠之事亦宜
罷絕無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之時法司執滯常條罪有
無大于涉所當赦宥者尚復拘繫亦乞重加清洗使之自
新常為京官者則降出于外勿還舊職蠲除租賦一切征
斂科需不急之務悉乞停罷飢荒之民則令所任有司發廩
賑濟或官廩不敷則勸令大戶之家出粟以賑之官為之
主俟有豐收則俾償之凡此皆天下之大計所以保安
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而為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命脉
既議詳奏卷六

手

今皆舉行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民心既固國本益安
欲為天下蒼生之福子孫帝王萬世之基莫有大於此者
矣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者天命也人心也而天命所在
常視人心以為去就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未
有人心既歸而天命不歸之者欲和人心必敦教化必脩
禮讓必使之遂其生養於閭閻之下教化行而禮讓興則
人知父子君臣之教尊君親上之義則仕之以事驅之以
役雖勞而不怨生養遂而衣食足則人知廉恥思樂妻子
保親族盜賊息而無爭奪凌暴之風矣如此則人心和附
天命凝固國家久長之利又莫有過於此者矣奸人細民

有以詭術異道而惑人者則抑絕而禁止之使不亂吾民之教信賞罰一號今使人有所守而不為疑惑場中有節而不至於濫恩財出有經而不至於妄費則國本充實財用可舒而不至於空乏有司百官全其祿廩使有以養其廉耻天下之人得以休養於田里之間而有司官吏無貪殘虐害之政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人心既和天命攸屬而國之基本自固此誠國家之至計保安天下消彌災變之大者也至於邊防守禦之臣則令其脩飭軍伍謹察烽燧以防寇盜此又其所當慮於未然者也今天意如此災沴已極不宜復有所造作以重勞其民當遣南京奉謁陵

聖躬

聖躬

聖躬休息於無為數年之後天意既回始可為之不宜聽信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其後彼小人不知國家憂虞之大計惟欲誣毀順旨以希幸恩寵而已若復聽其言以為無害則天下益甚殆非國家之利也臣不勝惓惓

皇明疏議輯畧卷七

修省下

彌災脩德疏

臣切見今年春抵夏天氣寒慄風聲怒號捲砂揚塵陰霾四翳日色無光近一二日來黃霧蔽天晝夜不見星日況今四月終旬雷不發聲考之洪範庶徵恒寒恒風急迫蒙昧之徵也月令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傳記文又謂大風黃霧白日沉沉政化未明之象又雲雷於天地為長子主發生出則興利入君之柄也當發不發則號今天常天道如此驗之人事必有所因近者建

疏議輯畧卷七

州交賊要結及顏海西窺覲邊境北虜郭里孩藏形遁迹謀未可測兩廣地方瘡痍日甚荆襄流民壅聚日多加以湖廣江西去歲荒旱無收浙江處州近日強盜流劫四川雖常吉捷郡縣賊徒蠢起大軍尚未班師四方事勢無時寧帖百姓供給日見勞億人事如此天其或者仁愛皇上因以警動之手臣等俱以庸才叨居重任擴取國計之急切者一二上陳伏惟皇上春秋鼎盛之日正兩廣繁衍之時奈何寒位尚虛切繫人望天與祖宗之靈簡自有待然臣區區愛戀之私有不能已前代遠事不敢援引竊見英宗睿皇帝踐祚以來克遵祖訓以御家邦后妃

以下皆有闢睢之德螽斯之美所以子孫衆多本支隆茂
伏乞 皇上脩身養德感天格祖思國本之爲不輕思宗
社之爲至重思聖體之當慎惜思聖愛之當均溥將見六
宮奉職則百斯男九廟降祥本支百世實爲天下大幸然
此自身心力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山西捲院勞民
傷財宜在停罷阿吒哩之流惑世誣民宜在斥回其餘庫
府金銀絲段俱是民間膏髓不宜浪費內局諸匠役未
爲重大勲勞不宜濫與官爵此皆足以感傷和氣而召災
異者也先儒真德秀有言人主脩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
草木亦得其所此言誠爲至論伏乞痛自省改每日視朝
之後依 祖宗故事舊諱文筆殿留心講筵裁決政事開
誠心布公道以來善言親君子遠小人以圖治化凡百服
食言動悉依 祖宗舊規如此而天意有不回災禍有不
除臣甘萬死不辭

災異疏

馬文昇

竊惟災異之見必有由然乃天心仁愛人君欲其恐懼脩
省轉禍爲福而保天位於悠久也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
誠以格上帝孝以奉兩宮仁以惠群黎誠以御臣下宜其
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然而猶有災異者實由蒼
生困苦已極而無拯救之術群小恣其奸蠹而無禁戢之

疏議輯覽卷七

二

二

萬

疏議輯覽卷七

三

二

令織造未息府藏益見其空虛齎齎頻仍供辦日見其逼
迫官更貪殘而無所畏懼法令廢弛而未能振舉軍民田
土勢豪霸占修造宮役士卒疲勞賦重徭繁民困財竭嗟
怨之氣上干於天亦由臣等苟竊厚祿以掌銓衡不能奉
宣德意深鑑人才之所致耳豈一政之或非一事之失宜
而遽致此哉伏望念今日所居之位乃 祖宗之位必思
保守之甚難今日所治之民乃 祖宗之民必思愛養之
甚至法天之剛而勤以理萬機體易之節而儉以省財用
凡臣下奏疏斷自宸衷乘輿而行之久而弗渝則天意可回
災異可彌宗社靈長而天位永久矣是故裁冗官者所以
省財用也冗官不去則財用不足一遇兵荒必至於措置
無術此自然之理也仰惟我 祖宗法古爲制官有定員
俸有常數近年宗室滋多武職大濫祿米俸糧所費甚繁
而京儲府藏所餘無幾且在京額設大小官員不過一千
三百餘員其傳奉等官將有八百餘員中間管支俸給有
皂隸者尚有五百九十一員每歲支米不下萬餘石而折
銀折絹又不止數萬兩若因大營建而効勞傳陞一級固
不爲過其或織造染作之屬俱職之所當爲者一舉濫陞
而冒費何哉蓋不過各官內外私其所屬之人耳上下相
蒙糜耗財用此所以啓公論之騰沸而致國體之漸虧也

且古者官以待功賞以酬勞今此各官不過庸庸之末冒叨官職妄費俸糧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况今府藏空虛民財已盡災異示警意或在斯正宜沙汰冗官擢節浮費之日也宋司馬光謂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當今天下地方所出者有常數而國用所費者無常數方米耗損匱乏之患將必日甚一日矣是以文武臣僚屢嘗為皇上言之若能減一官則省一官之俸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消彌災異莫有急於此者杜斧競者所以彰國典也故三年朝覲大明黜陟乃國家之定制未之有改者豈惟我朝自三代以及漢唐宋亦未之有改也故

聖訓卷七

四

曰三載考績三年黜陟幽明又曰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蓋有功不進有罪不黜雖堯舜不能平治天下昔人論人主之職惟在進賢退不肖而已蓋天下人材一人之聰明或不能徧知也故不自用而付之吏部又付之都察院數人之聰明又不能徧知也故不自用而付之公論公論者何諫官之所論列方岳之所開報與衆人之所議論耳目之所聞見察之於衆審之於獨吏部之所不可察院以為可則不敢去也察院之所可吏部以為不可士論或以為可則不敢去也衆伍反覆必求無負乎朝廷付託之意然後已今陛下以臣為不足信乎不當使待罪此

位以為足信乎不當復為掣肘既已去之又復留之則去者誰不自陳以覲復留之幸昔范仲淹為宰相九不才監可一筆勾去富弼曰如一家哭何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古今以為名言自古人君之於小人惟恐去之不早除之不決未聞有所愛惜而不忍去之者也陛下仁覆如天曲為保護其如小人之不可長何中外之人窺見此意紛紛而起故胡孝之後王璠繼之王璠之後邵賢方誌繼之方誌之後朱璣又繼之雖遠如鍾越任穀之徒亦皆播告而來後之紛紛者尚未知所止也况今九載考績之典有陞無黜若三載考察之典又復不行則貪官汚吏徧滿天下戕害陛下之赤子復誰敢去之乎陛下以此不職之數人為可惜則天下數千百萬困窮之蒼生獨不可惜乎臣等於此數人者嘗有所怨讎特以國法所在民命所關不得不然耳今賴皇上遵祖宗之制徇衆論之公胡某等未遂其奸人心罔不稱快近日以來素辯者少息尤望陛下自今以後若再有考察黜陟官員奏擾者下之法司明正其罪則貪黷有所畏奔競有所沮而不敢肆無忌憚矣至若革監進士所以通選法也蓋為政在人官得其人則政無不理民無不安而天下治矣自古君天下者必以畜養人才為先務也仰惟我皇上法古

五

為治凡庶官用人惟由科目以及貢監此外禱流者不得
并前時三年大比鄉試所取不多會試進士亦為有數
其歲貢監生每府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
每二年貢一人入監之後不數年即取舉事又不數年即
為選用在部無淹滯久積之弊所以入仕多精明廉潔之
人迨至天順年間憲臣建議起送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
生員送監讀書各生實錄係弊有方三十五六或方
三十者亦作四十起送之數共有五千餘名既而胡虜犯
邊急缺戰馬復許生員納馬入監又有七千餘名以後川
陝荒歉軍民莫暇守臣具奏入聞上糧入監之例通前共

疏議輯覽卷三

六

有數萬餘人中間多係幼年不學之徒既為監生須歷
事其舉監雖年壯氣豪者亦與彼挨次取選始終二十餘
年方得出身長者老耄壯者衰弱因此貪人財物豈能展
布行事所以官不得人民多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
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壅滯人才率由於此本部雖有奏
革一遇兵荒未免復開況蠲富民之徭役以重困貧民所
損國體甚大不可不嚴為禁止也

脩省以謹天戒疏

柴昇

臣聞之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官修輔厥
后惟明明者誠以災變之來治世不免應各有類未嘗

發願消彌之者何如耳是以先王有見於此為君者必恐
懼脩省以消災變為臣者必奉法脩職以供乃事至於百
官之衆莫不各脩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
政災異以彌咎不為凶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仰惟皇
上繼隆丕承宵旰孜孜三載憂勞有如一服命之初肯
抑浮侈革從儉約恭祀上下祇薦宗廟表勵臣工勤恤民
隱出入起居固有弗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是宜嘉祥迭
見繁祉駢集夫何頻年各處奏報災異歲無虛月以天文
則有亂電雲霓之間作日蝕星變之交馳以地理則有山
鳴地震之屢報河決水溢之相仍以人民則往往有螟蝗

疏議輯覽卷七

七

五

旱澇之災在在皆饑饉流離之苦災譴不一而足考之紀
傳所載未有若此之多者也臣於近日得之道路傳聞咸
謂斗漢之間復有星緯之變臣愚不諳天文參人之言理
亦或有以故文武群臣罔不悉心傾耳意朝廷之上必
有宣諭脩省而數日之間寂然無聞外議沸騰群心滋惑
臣愚獨有以仰窺陛下益歛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
行不以言故斷自聖心引咎歸己默加脩省不以外聞
深有合于虞帝儆予之心商湯罪己之意三代以下之君
誠未有臻此者也然臣竊思之以陛下下德無間克享
天心端拱法宮動無過舉凡此咎徵豈所宜然皆由左右

之臣不能竭犬心輔德之託百官之衆不能盡體國卹民之實而臣等待罪言責者之譽謬匪躬之士一切因循遂成弊習百政優游精白罕著事有召姦添多階隙用舍乖違人情鬱抑冷氣成象咎徵由斯是以今日星文乖異臣已灼知爲臣下不恭之戒矣豈可皇皇然獨始憂於陛下也雖然亦足以見天心之於我皇家諄諄存顧先幾預告以啓聖心蓋欲陛下據易圖難緣微警者奮揚乾德固執主威銷歷末萌以光前烈也陛下誠不可不加之意焉賴惟聖見昭晰痛自脩省畏天之威諒非爲虛以臣之愚自古君臣同體逸勤胥及豈有主憂而臣不

疏議輯覽卷七

八

五

變唐宗以是而啓聖周宣以是而中興有足徵矣厥後季世之君及漢唐以來庸辟暗主率有天變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畏謂天命爲可恃謂人言不足卹玩災成敗莫可救濟史冊相望歷可指陳竊惟陛下天資挺異英睿夙成端可高揖干舜禹之上安行于唐虞之域豈所望出於商宗周宣之下哉臣又遙聞荆襄鄭漢之交山深谷險財盡民窮流賊聚劫猶未散息恐屯嘯日廣釀成大患及見北虜醜類數儼進貢窺我邊隙倏忽來禍機莫測誠欲絕其來則遠吾柔遠之畧縱其入則墮彼貪狡之計屢登皇上壽域反覆計無善處臣竊憂之此正人君遇災思患側身求直之秋也夫何今茲踰旬星變甘著臣下默然罔知戒懼而陛下罪已之言不形于詔旨思患之謀不及于咨詢臣恐小民愚蠢罔測淵衷不知陛下引咎受戒憂勞內切不欲彰聞恐駭物聽咸謂陛下遠天戒虛而不若則是陛下誠有畏天之心而群臣不能盡體誠有憂民之實而小民不能必信其非人王合群離萃天下之道也揆之古昔聖帝明王懼災求理之術恐不若是爲謹而臣愚伏望陛下仰察天文俯求人事果有咎變其徵非虛推畏天之心以宣戒乎百工弘求理之道以博廷士評議則内外交脩名實俱舉庶可答皇天

疏議輯覽卷七

九

謹告之威慰元元困苦之望以彰陛下之盛德繫天下之歸心不亦偉哉

災異疏

江淵

臣竊見今歲六月初一日朔旦日食謹按春秋之書日食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而先儒胡安國以為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則必召災天之示人可謂顯矣伏惟皇上以聖神之德居至尊之位削平僭亂中興邦家踐祚以來勤於宵旰董正庶官選賢任能恢弘治理而又進講經筵以求帝王為

治之道

十

治之道大開言路以通天下幽隱之情圖治之心可謂切矣夫何上天告戒不一而足今春土星恒近日太白並見今又日食於朔日親朝之時夫豈無故而然哉其必庶官失德紀綱不振沕度縱弛大政乖缺而致之也況今朔陽日近邊境入寇為患不言可知且天心眷愛人主凡有災祥必先示之以兆欲其脩德政以圖承天休保無疆之治也臣伏望皇上思祖宗付託之重念繼統守成之難因天告戒惕然恐懼戒膳徹樂避御正殿肅求直言省己有過則速改之更加嚴畏復召一二大臣講求所以敬天法祖保邦致治安邊禦寇之策君臣同心無事虛言務政

實行見諸事功則天變可消人心自順國治兵強狄夷之禍不足慮矣臣見今春星變之異大臣亦嘗上言求退朝廷未允其情其餘當退者則又貪位顧祿溫冒無耻莫此為甚且天地以至誠無息故能成其覆載之功人之應天亦必至誠無偽而後可以格天豈可以虛偽動之哉臣實自愧才識疎淺過承拔擢捐軀報稱惟恐或後然自歷任將及二載叨祿苟容分毫無補上孤天恩下招衆議皇上天地之量而為包容而臣犬馬之心誠不自安乞將臣先行黜罷放歸田畝以答天意以謝天下則其餘如臣之監冒不才者亦必自省知愧退避賢路然後陛下慎簡中外賢才以資任使以召天地之和以開萬萬載太平之治不勝幸甚

前上

前上

臣等仰惟陛下嗣位以來勵精圖治約已裕人召用老成貶斥邪佞甚諫有言常舍己以從之刑獄有疑每屈法以宥之宜夫和氣召祥雨暘時若星緯順度山川咸寧矣然雨雹風霆天鳴地震迭見於四方之奏報今京師畿甸又有此水災良由臣等任職無狀不能奉宣德意之所致耳俯躬省咎罪不容諫竊伏思之水陰類也以地言之則中國為陽夷狄為陰以人言之則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

慎刑補災疏

何喬新

臣等仰惟陛下嗣位以來勵精圖治約已裕人召用老成貶斥邪佞甚諫有言常舍己以從之刑獄有疑每屈法以宥之宜夫和氣召祥雨暘時若星緯順度山川咸寧矣然雨雹風霆天鳴地震迭見於四方之奏報今京師畿甸又有此水災良由臣等任職無狀不能奉宣德意之所致耳俯躬省咎罪不容諫竊伏思之水陰類也以地言之則中國為陽夷狄為陰以人言之則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

政事言之則德爲陽刑爲陰洪範庶徵皆由人事所感今水雨爲災意者夷狄之謀侵邊歟小人之或干政歟皆非愚臣之所能知臣等亦不敢越職而言獨以臣職掌言之恐天下刑罰未盡當此亦致災之一端也夫民情狡詐百端而隱隱未易遽察問囚者止據原詞審錄者多拘成案至於人命強盜情尤難明人命或因關殺誤殺而檢勘者輒以爲謀故盜賊或係搶奪拒捕而巡捕者輒以爲強劫苟非的有證佐誰敢輕與辯明縱欲辯之衆口譁然或以爲受囑或以爲納賄以故好名畏謗者寧失入而不敢輕出誠以公道之難明而謗議之易騰此天下之通患也以

疏議輯畧卷七

七

在京法司尚且顧忌如此則在外可知矣昔臯陶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聖人之仁蓋如此伏望 陛下因雨水之災廣好生之德特勅兩京法司將見監重囚再行詳審凡情有可矜法有可疑及人命無屍可檢強盜追無賊仗者備開疑緣由具奏取自 聖裁在外各布政司及直隸府衛州縣有巡撫者勅巡撫都御史會同巡按并都布按三司官審錄無巡撫者勑巡按御史會同三司并直隸府衛正官審錄中間有可疑疑者具實以聞仍下法司參詳取旨定奪其各處該決重囚亦令決囚官員照奉欽依事理情真罪當者就行處決若有稱冤異詞及情可

矜疑者即與辯理具奏處治庶幾刑獄不冤災變可彌矣臣等又聞正統四年六月京師大水爲災 英宗睿皇帝勅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存問軍民被水之家具奏賑卹又條示合行事宜勅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各脩其職今 陛下率由 祖宗令典已命巡城御史查勘京城內外被水軍民給糧賑卹矣其通州一帶水患尤甚乞勅該部委官查勘一體賑卹係官錢糧果被漂流者量爲分豁俾聖澤沾被無間遠邇共各衙門合行事宜亦乞 聖祖勅諭斟酌而行之萬機之暇召問內閣及文武大臣詢訪致災之由同加脩省至於脩德以凝天命正心

疏議輯畧卷七

前七

以端治原勤聖學以講求治道法 祖宗以輯寧邦家此又敬天勤民之大本也尤乞 聖心加之意焉

脩人事以彌災異疏

李承勛

臣聞天道遠而難識人事近而可徵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事失於下而天心悅於上未之有也人事得於下而天意怒於上亦未之有也商之高宗有雉維之異周之宣王罹旱魃之災皆能克謹天戒益脩人事卒以中興然則災異之出乃所以至成其德也臣章句腐儒異災之說非其所知而本諸人事之可憂者粗見一二謹爲 陛下言之往特各衛達賊其技止於鼠竊今則傳箭

號召千萬為群演陣縛梯攻城奪堡中間多有中華亡命為彼所用若或奸雄乘間禍忍言哉此人事之可憂者一也禦寇必資於兵馬防守必賴於塞垣以言乎兵馬則逃死十常七八以言乎塞垣則堅完十無二三賊日加強而兵馬日益削弱敵日轉近而邊防日益廢弛坐視而不為之所則衣冠之地將胥淪於夷起而強為之則外患未除而元氣先損此人事之可憂者二也數年以來水旱相仍穀價湧貴十倍常時萬一不幸秋稼無收既乏積蓄尤難轉輸全鎮軍民何恃為命若至此時而後圖之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唐陸贄有言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

說苑卷七

十三

是軍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饋餉不足三復斯語豈可不為寒心哉此人事之可憂者三也近差中貴遠使朝鮮用車甚衆所齎必多沿途科索不可勝言臣營移憂慮誠恐所為無名所求無厭取笑小夷或開邊釁此人事之可憂者四也伏惟 皇上天生聖人入繼大統盡逐奸邪起用耆舊四海欣欣思望太平災異頻繁正天心所以仁愛 陛下也伏望 陛下思天變之可畏念人事之可憂謀於廷臣先事而備則封域之重臣職不當及者必有人為陛下及之可憂之大臣所未敢言者必有人為 陛下言之天下教效正今日 聖主之資也

脩德彌災疏

呂雯

臣聞商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天下之治安常以聽直言近正人公喜怒消朋黨萌法度節財用謹興兵不事遊觀不遜聲色不惑佛老非獨治安也榮莫大焉天下之危亂常在於逆忠直遠讒佞私好惡縱朋黨紊法度費財用好攻戰事遊觀惑聲色尚佛老非特危亂也辱莫甚焉方今 皇上稟堯舜聰明之資聖德學問日益光明求賢納諫聲聞中外乃者彗星見於西自天津而徂瑯嶓按漢曆志有掃除之意或為兵火之象昔齊景公彗星見而蒯聵子曰穿池沼則欲深以廣為堊樹則欲

說苑卷七

十三

高且大賦欽太急刑罰太重彗星之出庸可懼也仰惟 皇上心懷恐懼致齋便殿告於天不越日而彗星消微凡在臣民無不仰觀咸知 陛下因變而增脩其德所以一念之誠感格於天如周宣之側身脩行而彌災宋景公出人君之言而妖星退舍 陛下今日之所行以周宣宋景為不足學必遠宗彗辭禹湯文武之道近守 祖宗列聖之成法經筵日講 聖政日新然臣聞諛諛軟熟之言易於聽無益於治忠鯁法度之言遠於耳有補於治譬如良藥苦口而利於病焉臣聞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而書災異蓋欲謹成人君使知恐懼脩省以應天變亦以見天

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譴告之蓋天變之發或發於未然之前或發於已然之後是雖隱微難知皆所以覺悟人君也所謂應天變之術豈有他哉在於脩人事而已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四年于茲凡所施為無非仰蒼天心下當人意勤儉憂勤不聞有過然應天以實不以文恐舉措之間安得每事盡善亦當窮究致異之由推至誠行直道政事之不中平者或未加治軍民之失業窮困者或未加恤姦邪之徒榮惑聖聽者或未加察一皆省之於身惟中惟平之事行則陰陽和而天變息矣何太平之不可致哉

疏議覽卷二

十五

不事虛文以彌災變疏

吳巖

臣愚伏聞本年正月 乾清宮災臣不勝驚惕憂慮之至以累朝經營之成業一旦煨燼其為災變未有若是大者臣嘗考之往史變不虛生必有感召雖上天仁愛之意顧人君脩省之何如耳若能應天以實則一誠感格可以轉災為祥若徒事虛文則反為棄天而適激其怒恐將來之變更有臣下所不忍言者恭聞 陛下果能祇畏天變悔悟方切頒脩省之令下來言之詔深得自古帝王彌災消變之道甚盛舉也而大小群臣亦知不易遭逢欽承德意自三公九卿以至科道諸司一時上言各陳所見有言

詔 九廟者有言孝奉 三宮者有言早朝晏罷者有言經筵日講者有言早建皇儲者有言疎遠義子者有言接儒臣以講求治道者有言出番僧以屏絕異端者有言禁中市以肅內令者有言遣邊兵以謹外防者凡此皆今日先務之急而所謂應天以實不事虛文要亦不出此數者而諸臣一一為 陛下懇懇言之可謂至矣 陛下當此憂勤惕勵之餘正處仁遷義之日 聖德之所以隆替世道之所以治忽天命之所以去留人心之所以得失其機端在於此正宜遇災而懼痛加脩省慨往者之莫及冀來者之可追改絃易轍悔過自新於九諸臣忠言諫論即

疏議覽卷七

十五

賜俞允而次第施行庶天意可回而災變可彌矣夫何脩省之令雖頒而脩省之實未見求言之詔雖下而納言之實未聞除誠格 九廟孝奉 兩宮臣不敢妄議外竊聞視朝尚至日晏而連日之免尚復如舊也延講尚未盡舉而通宵之戲尚復如昨也皇儲尚未聞建也義子尚未聞遠也儒臣尚未聞延接而番僧尚未聞屏絕也中市尚未聞禁葷而邊兵尚未聞遣還也豈以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卹乎抑亦諸臣之言迂遠而不切於事情不足以動聖聽乎且聞大學士楊廷和所上之疏即奉 聖旨早朝深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邊兵照前旨市肆

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改動是蓋一陛下不欲聞諸臣逆
鱗之言而有此一時權應之旨至所謂常理舊制則臣未
敢以為然也夫開肆乃市井之事稍有識見之士尚未屑
為況於萬眾之尊而曰天子之常理固如此乎番僧乃夷
狄之教稍知禮義之家尚不容入况於大禁之內而曰
祖宗之舊制固如此乎揆之於前脩省之令似乎有背求
言之詔似乎有違如此而欲感動人心如此而欲挽回天
意如此而欲消彌災變難矣是以臣愚昧死為陛下言
之若曰常理曰舊制豈有他哉不越乎前所謂誠格九
廟也孝奉兩宮也早朝晏罷也經筵日講也建皇儲也

疏議輯覽卷七

十六

遠義子也接儒臣也絕番僧也華中市也遣邊兵也是則
所謂常理也是則所謂舊制也若舍此數者而別求所謂
常理所謂舊制抑末矣伏望陛下體上天仁愛之心
念下民仰望之切思太祖太宗創業之艱為聖子
神孫嗣守之地省躬脩德勵精圖治非徒言之實允蹈之
如此則應天以實不事虛文聖德日隆世道日治天命
以留人心以得而太平可坐致矣殆見以和召和以順感
順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實宗社無疆之休
萬世莫大之慶豈特消彌災變而已哉

脩政彌災疏

范珠

臣按春秋凡書災異未有無其應者然古者人君遇災而
懼克謹天戒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如克正厥事而雉雉不
為異側身脩行而旱魃不為災漢唐宋以來矣君諱辟毋
遇災異必減膳避殿求直言之士罷不急之務躬自勉責
百為脩省用能挽回天意轉禍為福其間遇災而不知懼
者多緣左右近習之蒙蔽或宰執廢臣之獻諂委於下人
之感召託為陰陽之常事甚者指災為祥以異為瑞上下
相安釀成禍患且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自能仁愛終無
絕道君有所失天必昭鑒小則出災異以譴告之大則出
怪異以警懼之無非欲其及時以脩人事更圖以收治功

疏議輯覽卷七

十七

謹告之頻警懼之數而猶不悟則自取傷敗尚誰討哉所
以從古以來明盛之日常少晦亂之日常多信史具存足
為明鑒臣以國家邇來災異迭見豈無召致之由天象
既垂必有事機之應一二年間御史不以言給事中不以
聞翰林院不能考據以敷陳於經筵欽天監不能占候以
推衍其事應豈以水旱堯湯所不免而天變不足畏乎不
然何彼此緘默恬不為懼雖聖聰務於傳聞而事每缺
於上達因循如此將何以回天意而安人心乎臣切以惟
天子可以祭天地以其地位相屬而氣與之相感耳緣前
災異豈徒謂尋常所召臣伏願陛下引咎在躬脩舉時

政而後責宰執大臣以匡政之不逮如此則天意可回人心自安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將不期而至矣臣謹以八事為陛下言之一開講讀以熙聖學臣聞傳說告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者聖帝明王道積厥躬德脩罔覺而卒收治功者未常不資於學也漢光武日引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而太子勸其順愛精神則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唐太宗於周禮一書伎誦不倦宋太祖雖在軍中手不釋卷太宗讀書自巳至申方休因宋琪以勞瘁為諫諭之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然其所學豈直俗儒稽同合異為訓詁之末緒章繪句為文辭之習誦其言究其理體之於心身見之於事為又以考驗古昔用人行政之得失興衰治亂之所由之數君者所以冒次明白措施無筭而當時治功之美可考若梁高祖之誦三慧天災臨而不悟孝元之講老子魏師至而不知非惟無補於事而且不免於患此又務學之得失足為世勸戒如此我祖宗列聖莫不勤於問學又以其暇廣為制作訓戒臣下伏惟陛下聰明先物睿知有臨得於天資者固足以符合前聖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然經筵之設歲有常月月有常日未免一暴十寒前作後輟臣請經筵之外簡擇儒臣中義

理精詳語言明正者或三日五日或不拘日召至便殿講說聖經賢傳與歷代典故群臣奏議及我祖宗寶訓文理長者一二章短者三五章務使連屬辭旨每摘略而不備反覆辨析毋避忌而不盡隨事獻規因言求實歲月既久必能緝熙聖學培養聖德一擇輔道以隆國本臣聞古之王者太子始生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過廟則下過闕則趨自其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及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弟仁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輔以正士而德無不成夫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後世或以律令為教或以奕棋得幸如秦之趙高唐之王伾出入青宮益其嗜殺之心導以逸豫之習匪惟為國致亂而禍敗隨以及已我太祖高皇帝稽古為治特置東宮官屬有三師三少之徒又有詹事春坊之設無非為國本計也臣今切見東宮當幼冲之年正蒙養之日宜遴選宅心公大學識醇正者以克官屬公大則不至於私媚醇正則不失於迂腐然官雖備員而不親近亦虛耳須使之朝夕與處出入必偕又在因其所明而誘之以正隨其所尚而約之以中口不談佛道之書手不持珠玉之玩目不親邪媚之色耳不聆淫蕩之音涵養其性情薰陶其氣質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俟年齡之既長又逐時以務學則

儲德自然成就矣一選諫官以開言路臣聞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幸其除之夫後世官以諫名得專其任奮忠死義代不乏人而時君每加獎異以暴白其心志如史可考難以悉舉我太祖高皇帝特置科道職專諫諍雖有簿書刑獄乃其餘事國初以來不輕用人務求精選以言著名先後相繼一二年間科道官員惟知作崖岸脩邊幅進退出隨沉隨浮以敢言為輕率以緘口為得體或滿考而未嘗舉劾一人或解任而

源誠輯覽卷七

二十

不聞建明一事骨鯁之風掃地盡矣假使其時實果輕有如釋之一斤盡夫者乎事佛果侈有如韓愈之諫佛骨者乎貢獻果濫有如溫造之劾李佑者乎姦佞果盛有如朱雲之論張禹者乎一切不逮古人諸事委於時勢萬一事關國家憂係社稷亦將如是而默默耶是蓋上有納言之君下無敢言之臣頽靡至此可謂太息臣請勅吏部今後選用科道官員先求其氣節學識次取其人品標格負氣節則執持堅固勢利難奪足以建事功有學識則智術高明獻納平允足以裨化理苟不由斯二者而徒拘於人品雖有伊尹周公之聖而棄之亦為今之棄人矣

夫既因言選官必欲循名責實其各官考滿到部覓平素舉劾何人建明何事以此定其殿最議其黜陟使人皆効職官不徒設然選用既精而言不見納亦虛有其名耳臣見往時言者稍侮權貴輕則簞楚之加重則狴犴之入甚者遷謫遐荒宛死暗昧唐陸贄對德宗云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怨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為盛德臣伏望陛下來賢若渴從諫如流官既務於得人言必貴於採納如此簡賢如此納言何勞廣設訪察何必大張法網數年之後姦慝不去忠賢不進刑賞不清舉錯不公休祥不至

源誠輯覽卷七

三

災殄不除中國不安外夷不服乞將臣戮於市曹以正今日妄言之罪一復舊舊以慰人望臣聞詩曰國無典刑尚有老成人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也故古者人君其臣閱世既久更事且熟係國家之安危為士庶之屬望雖年當休致必再三勉留非特尊寵舊者亦以愛惜人才也臣訪得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都御史韓雍夏瑄高明李侃歷仕年久頗有令望或因讒謗而解官或托微恙而去任臣與各官素不相識亦不曾親視其謀猷設施果超出於流輩果無愧於古人但聞其命下之日趣裝即歸畧不顧惜棄捐筆硯自分幽閑其與夫馳朱景於桑榆者厚類

於鍾漏惟念子孫之計殊愆羞惡之心老病侵尋強自支持乞哀權畫後容留者實壞縣絕况各官猶皆強健未即衰病士林仰慕將論修歸名下必無虛士珠玉豈宜暗投臣伏望陛下將各官收用以補兩京之缺員以慰天下之人望無使小人肆其離間不以微疵掩其大節彼必感激思奮將俾政績有成又足以彰我國家舉擢之無遺才也一通事情以防壅蔽臣聞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緯是知人主一號一令有目皆見一賞一罰有耳畢聞可以質諸鬼神可以播諸夷狄如二帝三王君臣同心翊贊戒救之言禮樂法度之施使其闕而不傳則書不得而載詩不得而誦史官無以紀錄後世何以考據我祖宗列聖號令賞罰如雷霆霜雪人皆見聞雖有姦諛無從為計往時朝廷降旨許各衙門傳報事無壅遏情亦浹洽萬一用或非人行或乖當大臣得以申論諫官得以抗言今一切肯意不許傳報將使群下瞶瞶瘖瘖面牆而立賞不知其所從罰莫測其所自機關已發於四方是非獨蔽於目前若以為抄謄勞人則各官自有操牘執翰之徒未嘗言己之病若以為漏泄機密則朝廷必無遠嫌避忌之事未嘗畏人之知所以不令傳報莫解其由將恐小人乘此為壅蔽之計肆欺罔之姦塞下之耳目蒙

官則人情不苟官久於事則理化有成今之有司不待考績而已罷官或未及生育而先去任為其身謀不暇孰肯以教養斯民為心哉且近例外官年及六十則去獨不思許丞廩吏重聽何妨汲黯多病淮陽臥治人非聖賢寸長可用甲以墨而黜代甲者狼毒益滋乙以耄而免繼乙者龍鍾尤甚如此而望斯民沐教養之澤難矣臣伏望陛下痛懲此弊特勅部院今後揀選不宜泛去去其貪暴柔懦之尤著聞者以示激勸傳訪有司任內人和俗美雖科徵少緩不害為良牧則褒旌之恐後若民窮盜聚雖錢穀辦集未免為酷吏則黜逐之必先其方面府正非宿德重望者不推州縣正官非科目出身者不與申風憲之職嚴賊盜之罰使上下相維革去俗弊免其更代之煩冀收教養之績則人有恒心事不苟作而民間迎送之費可以少損庶幾漢廷循吏復見於今日矣一汰僧道以懲游惰臣聞韓愈有云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蓋自有僧道以來其門戶名號雖異而衣食日用則同豈假於鬼輪實由於人助歷代若梁武帝捨身為佛家奴宋徽宗有道君之號當時二家徒衆之盛可知然梁有臺城之厄宋有金人之禍曾不

聞一人赴難又不聞其神陰有所助是不惟有損於人而
亦何益於國哉我太祖高皇帝鑒前季之失慮僧道之
濫定為額數府不過四十州不過三十縣不過三十又著
為律條不許私創建寺觀簪剃僧道蓋欲以漸而絕其根
柢不使滋蔓也豈意近年以來名勝之地非寺即觀游惰
之民非簪即剃蓋絕仁義箕視君親變中國為戎夷化人
類為禽獸然當豐收之年彼以和說誑誘愚俗謀為皆遂
偶值凶歉其說不行或因飢寒所迫或為妖說所動如四
川吳淞荆襄石和尚遺患地方累歲不絕且往年一次放
度僧共數萬人其間冒認父師盜寫鄉貫僥倖請牒之後

疏議輯覽卷七

五

盜意所如官附不得辨驗關津不得盤詰軍民竈匠皆不
可知見今各邊軍伍不克有司差徭乏人以京師目前觀
之備操赴工者率多疲瘵疳羸黃冠緇衣者悉皆豐肥俊
偉以此補伍則為精卒以此應役則為壯夫何乃縱之游
手游食為吾人之害哉況其屬通曉教典萬無一二縱淫
肆慾甚於常俗敗倫傷化莫過於此伏望 陛下痛加裁
治通行天下汰黜僧道拆毀寺觀則人知警懼不敢肆為
游惰以影避差役而為吾人祛除一大毒矣一撫流移以
靖地方臣聞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
則安之古者待遠人尚然今之流民乃朝廷之赤子語

言不異衣服不殊非若蠻夷戎狄之比何忍驅之離散實
之死地負 聖明之至仁傷天地之和氣往事之失不可
追咎臣於荆襄地方原未經歷遙聞彼中多是山林峻處
可以力耕火種平處可以墾田作居漁樵可以充用淘沙
可以獲金以此四方流移之民假息其間夫奚不可且此
流民遠離鄉土輕棄墳塋豈得已哉或迫於官府之誅求
或艱於衣食之不足又或犯死刑而逃往或避重役而潛
住汎處年久難以別白寬則住而安業急則散而為非所
以撫泡官員貴於用法平恕而不可以威濟立心恒久而
不可要近功以威濟未免絕以刑罰要近功必不施以善

疏議輯覽卷七

二十六

政怨氣塞天積骸蔽野又前人之覆轍矣頃者撫巡將久
居流民開墾熟田一槩撥與官軍屯種名雖撫之實則逐
之欲其安生豈可得乎以臣愚見莫若於湖廣河南陝西
附近去處都司各衛選其家有生計智勇素著者以補軍
職有司官員擇其守已清介撫字有方者以補民職其御
史差替則照每年巡按事例務使流移各得其所田地儘
力耕種勿限其畝數稅糧減半報官暫停其往輸但係已
成業次不許奪彼與此一切造作管解傷財勞力之事毋
得煩擾其犯罪避役非有原籍公文坐取不必竄其既往
亦惟欲相安以茲撫恤之至猶有梗化之徒取其渠魁必

誅不宥既不妄為殺戮以求目前之安亦不專事姑息
生意外之患如此則人心悅畏而地方自寧矣昔宋仁宗
時富弼知青州全活流民五十餘萬亦惟委任得人而後
置有道耳然彼其時正屬荒歉難為功今其地頗有收成
易為力此又所遇不同而宜審其勢也

皇明源議輯畧卷八

釐正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臣聞 朝廷援揚漢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
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伏讀聖策
有曰朕夙夜懷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
厚於下 陛下是言真可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民極
為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
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
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
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
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
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
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
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
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而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
其例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
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
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
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末事言之

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冠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亦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高之欲援例起復為丞相王黼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股肱不遠在邦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為鑒使賢者於君親為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威強未為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亡天下之憂

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不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殿庭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則水固孟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立諫博洽之士開懷延納降尊卑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觀風俗之盛衰察滯防之緩急合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為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為知順古之言則察而遠之使賢諫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者得以自盡群策畢陳最賢益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盡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為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為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諫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牽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

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所關耶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揚清之外未聞起復其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爲己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爲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

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爲虛辭一見俞允歛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干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己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忘親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

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留之至數百人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群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己地也群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己地也大臣既無忌群臣復何慙群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群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薄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撥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

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况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群議斷自聖衷取回內

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憂於內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群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為不孝之子醜顏為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

陳言輔治疏

王恕

伏覩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內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雖

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不然矣前者陛下

六

萬

將內官論年通降蓋矯往年濫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也臣近聞又陞一起內官人數頗多不知是日前通降者不知別是一起也前既以為濫而通降之今不以為濫而復陞之似乎不可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利及登寶位又罷貢獻織造屏去珍奇玩好之物治近習肅國亂正邪術欺君罔上之罪逆逐刺麻番僧法王佛子國師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修奉競凡此數事皆壞名

器損國體傷民財陛下一旦而盡革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陞內官如此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不可得已此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幾可不慎與況今北虜在邊災異迭見此正君臣上下同加修省之時而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彌天變乎伏望自今伊始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務要精惟一允執厥中遠宗堯舜之道近守祖宗之法決不為巧言所惑竊願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為社稷之憂臣誠激於中詞不能婉無任戰慄

疏議輯覽卷八

七

乞取回買玩好太監疏

王恕

臣始為朝廷軫念淮揚蘇松等府地方饑荒軍民流亡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賁內帑錢物遠來救濟既喜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裝載私塩于江南收買玩好之物雖未委虛的第六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直七八十錢民有饑色野有餓殍老稚轉于溝壑壯者散而四方不可勝數臣奉勅往來提督賑濟近來雖頗安妥而張口待哺者尚多若太監此行為賑濟饑荒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靈蒙再造之恩陛下盛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王國

祚可以與天地相爲悠久矣若爲收買玩好之物而來臣
此聲勢張皇未免搔擾郡邑驚嚇吏民臣恐遠近傳聞將
謂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致使狂夫得以藉
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爲當此饑荒之際朝廷正宜裁冗
費却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慎爵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
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年社稷之基本夫何纖造旁午
貢獻絡繹奢侈之風競起倖進之門大開邀使爵賞冗濫
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且盜得乎
昔唐太祖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而大亮不可明
皇令益州織半臂褶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
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明
李大亮蘇許公之忠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居至尊之位
聰明睿知本乎天性仁孝誠敬不待勉強可以爲堯舜可
以邁湯武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臣幸際明時備員巡
撫偶有所聞苦隱忍不言使陛下不知而天下國家受
其弊豈忠臣乎非惟有愧於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豈不有
愧於李大亮蘇許公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爲陛下言
之者非爲身家計也爲社稷計耳惟陛下留神深思社
稷幸甚生民幸甚

請復經筵疏

湯鼐

臣近聞尚書王恕陳言講學毓德暫止經筵尋又聞司禮
太監畢昌傳奉聖旨經筵暫免待八月來說者臣初聞
之既驚且駭蓋以王恕職兼師保寔經筵待從官也不宜
有此陳請陛下少主正經筵講學時也不宜有此傳奉
將信且疑次日早朝接見之臣莫不爭相傳誦驚駭以爲
異事臣備員臺諫職當言路苟有所見奚容緘默謹披拾
衆論附以鄙見昧死爲陛下陳之竊惟人君愛人之要
莫先于孝人君講學之功莫大於勤蓋學則心術開明而
於義利公私有定見勤則志意堅確而於躬行實踐有定
守故以成湯之聖每致警於盤銘之辭以武王之聖恒究
心於丹書之戒聖如大舜益之戒猶曰罔遊于逸罔淫于
樂治如成王周公之戒猶曰無淫于觀于逸遊于畋是知
人君養心之學不容少緩講學之功豈容不勤也哉歷考
前古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未有不以學而明不學而昏亦
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洪惟我高皇帝開創之
初首定經筵之制朝夕講論又妙選海內文學之士教授
皇太子及諸王經史文皇帝經筵之外又設內閣學士
以備顧問攷究古今剴治道列聖相承率以經筵爲第
一事誠我國家之令典列聖之盛事也仰惟陛下昔
在青宮已勤講讀今承大寶益務精專待從之官既量加

疏議輯畧卷八

九

祿秩經筵之官復通賜銀幣仍降德音勉以恭沃寵遇優渥古所未聞然陛下好學之勤已出於天性勤學之功亦不假于勉強自臨御以來朝退之餘即御文華殿每日一小講又每旬一大講聞于耳皆經生學子雖曰講讀過隨即掩卷雖曰接見片時輒復退散能由此持久而不懈怠始終而不間斷歲幾從容涵泳學日加修優將漸漬德日加進所以涵養君心成就君德以成格心之正學以收作聖之全功者亦未必不基於此也凡為臣子者仰見陛下講學之勤莫不交相慶幸咸以陛下為英明勇智不世出之聖主也亦莫不傾心拭目以觀作止以驗勤怠

聖訓卷八

十

二

五

凡進言之臣如吏部侍郎楊守陳浙江按察司副使鄭紀鳳陽壽州知州劉堅等又莫不首先以此為勸勉經筵講學此實為君者之急務為臣子者進言第一事也頃者翰林院侍講王臣復以時將盛暑深懼陛下怠心或萌不遵祖宗之故事獨援近來新例而暫廢經筵講學之功又嘗先事進言荷蒙陛下俱賜嘉納凡為臣子者又莫不爭相慶幸以為陛下講學之功可保其無間不意今日乃有此事則陛下旬月之間言行遽相戾如此廢講學于數月失大信于天下便言者不信聞者見疑關係國家其故非細若曰陛下欲經筵進講而恕惟昧於所操

倡為此說以止之則恕惟不知大臣之道矣萬一窺見

陛下將有免經筵之心而為此說以逢迎之則恕之罪惡殆有不可言者豈惟不知大臣之道而已耶昔唐宦官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事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吾輩下矣恕不能反其言而導君勤學以勝彼固寵之術則恕之見又宦官之不如也然王恕之奏方進而傳奉之旨遂下今已數日矣周洪謨丘濬劉吉等又經筵之領袖者也皆坐視陛下逸豫而廢講學之功畧無一人進言臣不知前日陛下擢任之隆鐘幣之錫啓沃之勉不識其果何為而設也竊經筵待從之官名廢經筵勸講之實事其負陛下蓋萬萬也借曰時方盛暑臣子苟圖一時之安獨不念陛下春秋英妙經筵急務講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廢學一日則有一日之損經筵之官講學一日則盡一日之職廢學一日則虛一日之費此臣所以盡言為陛下陳之也臣於篇終尤竊憂之陛下初臨大寶獨覽乾剛政事雖漸清明賢才雖漸舉用奸黨雖漸屏斥當此之時百度尚未盡舉災異尚未盡銷終歲尚未盡安盜賊尚未盡彌四夷尚未盡服正陛下講學憂勤圖治之時

聖訓卷八

十一

三

六

也然陛下前日暫免午朝臣管疾首今日暫免經筵臣實痛心伏願陛下獨斷宸衷不惑左右以六月初一日為始仍日御經筵日視午朝以崇聖學以圖治理仰蒼天命之眷顧祖宗之付托以副進言者之願望以解天下臣民之疑則陛下好學之誠選善之美真可以比隆湯武匹休一祖宗善法子孫傳誦萬世矣

乞止漁獵疏

于謙

臣聞近該內官監太監陳瑾題稱本監差內使管領打捕戶於真定河間捕野味打魚合用扛擡軍士人夫雖奉聖旨只着本監魚捕戶自行打有時起送運所船隻車

疏議輯畧卷八

三

輒差送前來不許勞動擾擾軍民犯的不饒臣有以見皇上愛養人力而不欲勞擾軍民之盛心矣但真定河間并直沽等處遭寇賊擾攘之餘正人心未定之際而所在軍民流移公私匱乏憂蒙恩例寬恤一時未能蘇息加以天旱不雨五穀未種頭畜牲口損失迨盡而軍衛有司運運所選集軍餘民壯備守城池地方或借倩車輛船隻運送軍器物件差役繁重非止一端况即目當春夏養之時正物類生育之際所宜對時育物以廣好生之仁兼且天氣日漸炎熱醃造亦非所宜萬一採取失時恐難食用乞將前項事務暫且停緩待秋成之後斟酌整理如此

則人物咸得其所公私兩得其安而事體求為利便臣叨受國恩備員輔導苟有所見不敢不言

革西廠疏

商輅

伏惟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孚于上下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望風生事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為股肱心膂者也舉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立政事者也亦皆不安於職資實不安於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究其所以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群小而群小之中其奸謀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足以蠱惑人心如常璩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聲勢其間同惡相濟如王瑛者則以附己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己而黜之原其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為一身之榮不思傷害善良虧損國體大為聖德之累往者曹欽之及皆由是果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為明監昔唐太宗當天下甫定之後骨肉相殘群雄側目嫌疑之際宜乎過慎也而乃從魏徵仁義之言拒封德彝刑罰之說遂至海內殷富斗米岑錢外戶不閉幾於刑措太宗因封德彝死謂群臣曰此魏徵

疏議輯畧卷八

三

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恨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修而民自
化法急而民愈亂考之前史歷歷可驗孔子曰苟之以政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我
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於人四方萬國孰不
歸戴 陛下為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况今天鳴
地震無虞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彌災息患
之道莫先於恤刑獄莫要於安人心而乃反此一旦有警
變且莫測可不懼乎伏願體天道之包容遵祖宗之成
憲首意必經於六科奏訴必由於通政責政事於府部付
刑法於法司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

疏議輯畧卷八

十四

細科貪贓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
如此則謔言不入於耳自足以順情而養神祈政不加於
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不然此風日長衆口數救國之安
危未可知矣若舊設行事人員專一緝訪誹及妖言強盜
人命及盜倉庫錢糧等項大事今西廠却搜尋細故凡街
市闢毆罵詈爭雞犬一時躲避不及者或搖撻或煩瀆
聖聰置於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惶不安至若官員犯罪
追贓者法司自有成規今西廠擅封兵部武選司門官員
有犯正身未嘗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實夜越牆進入
搜檢財物或將命婦剥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

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從此不止日後
或有奸人強盜假名害人者真偽何由而辨京營管軍頭
目俱係朝廷托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自有賞罰今西
廠不論有無事情一舉令人跟緝鈴束以致各懷危疑至
如各處鎮守總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任
之無疑今西廠各處差人採聽事情彼其聞知寧不慮恐
誤事非輕河道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要在通
行不宜阻滯今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即加
盤問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
風驚疑有求起程停止不來者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

疏議輯畧卷八

十五

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
此搜船劫人卒難禁止夫 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
廠之後太監汪直每日出外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
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迴避如兵部尚書項忠當
早朝之時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擁逼而去其欺凌大
臣如此至如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吊查文卷俱要親
齋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
黃紙帖寫太監汪傳奉 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
無不驚駭百戶常瑛係無藉小人累被勢要不肯容留今
薛黃緣投入西廠發人事情言多失實父引進誣詐小人

工英結爲心腹許人陰私以固信任臣謂此等事情非惟與治體相關又與天道災異相關何也此處七月以後有妖物出自西北遠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恠方息遂立西廠驚駭人心一如妖物傷人之時以此觀之天道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常璘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爲禁革奸弊奈非祖宗舊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安得其無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爲除革一旦禍興卒難消彌伏望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間住以全其身將常璘王英拿送推問治以重罪如此則人心可安 天意可

疏議輯畧卷八

十六

回矣

乞罷辭進香疏

張寧

臣聞釋道之教遠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森然三代君主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釋老無補視昔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長幼人之大倫自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爲此五者而爲之經理防範耳五者順序百廢以寧是以聖人之道始于有爲而終於無爲彼佛老之法不足以有爲而強於無爲遂欲去君臣廢夫婦一切歸諸虛無寂滅假使其教盡行則婚姻既無生育墳絕不過百年人類盡矣雖有事務將誰用之歷代英

君誼辟有見於此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其頗能倡禍福輪迴之空談警動於人可以化導愚昧姑將存之以爲治化之外一術耳非真謂其能扶世立教延求國步而爲之崇奉也恭惟 皇上曩在青宮繼登大寶夙精儒學日御經筵于凡治亂之由正邪之辨洞明深識允蹈躬行當即位之初詔天下寺觀不許藏匿無度牒僧道等項尋奉睿旨不許增修寺觀乞請額名傳之將來固當求遠無弊矣邇者恭遇 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固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心

疏議輯畧卷八

十七

誠道得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歛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爲此深惜切惟人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以去逸懲願天之心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末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求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爲徒以辦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爲朝廷祈福禱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如是哉昔孔子之於鬼謂孟子之於楊墨謂愈歐陽修諸儒

之於佛老為其惑世誣民克塞仁義故辭而闕之今若弗
禁其流不止於惑與誣矣通國之人靡然相從仁義不止
於亢塞矣聖賢之學者既不能闕而排之又不能以正
自處天下後世謂之何哉伏惟 英宗睿 皇帝當復位
之初國事多虞有疾其時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
行禱之意故嘗舉行此事蓋亦一時臣子迫切至情事不
得已然非 祖宗之舊典先帝之本心也因循至今實意
不存尚沿故習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一指一髮皆其
長養一飲一食皆其賜子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亦所
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為此倔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

疏議輯畧卷八

十八

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於經筵聖學不無畧有所干其於
進講儒臣亦恐難以身勸伏望 皇上法古昔聖賢正當
道之心監太學衍義明道術之語勅命諸臣凡遇慶賀不
許擅備炷香於寺觀庶可以扶名教振士風全一代之治
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矣

乞止親藩入朝疏

倪岳

弘治八年七月奉 聖旨 聖祖母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年高念叔崇王欲得一見便寫勅差官取來欽此欽遵中
外臣民伏聞 詔旨皆有以知 太皇太后慈愛之至情
皇帝陛下順承之大孝雖大舜文王無以加矣但一時人

心竊以朝廷事必須上揆天心下察人事務出萬全庶幾
可動然以今日論之事有未便者三焉又非前議之所及
者蓋近來傳聞黃河泛漲水高於岸平日波流湍急舟行
已難加以泛漲其為洶湧必異常時王欲來朝乃舟楫必
經之地則夫驚震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
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二府自春徂夏一雨
不霑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人民流動殆三之二夫馬艱窘
不言可知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之地不獨供億之費無
所給萬一盜賊乘時竊發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保護
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二也况二年之間三王之國

疏議輯畧卷八

十九

近自京師之軍民遠而所過之郡縣百倍供需十分騷擾
宜無所措手民不能聊生言之可為寒心見者欲為流涕
今若加以崇王來朝先聲所及人必驚疑送往迎來勞費
增倍瘡殘之民何以當此此其未便者三也此皆切於今
日之急務於理不可不預為之慮者今果奉命來朝雖少
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則難免眷戀不捨之情既去必
培增憂患不忘之念他日上厯 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
之殆無及矣伏望 皇上追寢成命暫免來朝別選親信
內臣厚齋賞資往視以慰其心庶於公義私恩可以兩盡

乞停送武當神象疏

馬文昇

臣查得近該御用監太監王端等黃快船六十隻帶去官舍勇士人匠八十六員名往武昌山送玄帝神象近又該汝王之國竊聞直隸池州等府貴池等縣地方五月十一日起十三日止驟雨連綿山水泛漲勢約三大泮死男婦二百六十一名口漂流居民房屋一千九百餘間又聞河南山東南直隸遼東山西自七月以來天降驟雨平地水深數丈漫倒城垣淹沒田禾自通州直抵湖廣江河兩岸咸被水災而河南黃河之水為害尤甚各處秋田無收況今陝西胡虜在套勢甚猖獗未見勦平勞及三省民不聊生而遼東夷虜亦未寧靜湖貴苗夷倡亂方且用兵此天下多事之秋也仰惟皇上奉送玄帝神像於武昌山固是為國為民祈福之意而神亦以好生憫物為心臣昔巡按湖廣親詣本山看得宮殿雄麗神像尊嚴無以復加矣皇上若欲奉送神像使時年豐稔遠方無事不甚勞傷且猶不可況今天下水旱蝗蟲遠方用兵親王之國民困財竭之際而乃有此舉甚非所宜恐神不安而福亦不降矣欽命內臣并帶去官員匠役如此之多去處該用人夫動輒數千差去官員固為安靜終是有傷况自京城至於通州道路泥濘人馬難行尤為不便臣若不懇切言之則臣負國之罪將何所道哉伏望憫念生靈察臣愚悃將前

神像暫且停送候年時豐稔遠方寧靜民困少蘇之日送去亦不為晚倘納臣言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扶持國本疏

林俊

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動搖日月繼食野熊入城監戒之昭莫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民騷擾成卒咨怨此誠不可不為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爾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疴者十七八倉庫罄懸拯救無術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飢死填路惡氣薰天道路聞知莫不流涕而撫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合先期聞奏伏候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恕不加意勢至若此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餓殍而不恤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溺救焚不可稍緩者也乃者學士萬安等具言許生員人等納米是乃救荒之一策但此等欲事輕賈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刼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為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賁內勞之財星馳前去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

到官糧或隣封積蓄官爲顧車裝運藉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可及然臣又有說焉蓋軻有言死亦我所惡所惡有其子死者故患有所不避臣說得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爲聰納聖明之主真 宗社萬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爾何惜一身之死不爲 陛下盡陳之臣聞老氏之說怪誕無徵佛氏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於唐宋齊梁之間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人繼曉本一儉險小人市井無賴向者猥持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捉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愈加詐誕潛住京師多方蠶緣誤蒙 聖眷疊賜恩五尺兒童切齒嚙罵敢復肆無忌憚欺罔聖聰發內府銀拾萬兩蓋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聖斷不爲此是必繼曉謬爲大言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長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境可寧而以此囑 陛下爾曾不知以有用之財供無用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漢武唐憲之轍聖壽且日損矣下人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怠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必不務此况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乎昔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

使鶴實有祿位于焉能戰夫鶴之好似若未甚失民尚如此伏望 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雖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狼引用邪佞攬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寬逐剛愎似趙高者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進貢實辦爲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資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紛擾注直莫能過乃復陰求蓋寺虛耗內財飛語外人謂其秘意不肯爲被 陛下再三迫逼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謗已欲 陛下專受謗爾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梁芳欲文已奸而以過歸 陛下即此一罪已不容誅矣且財者國家之元氣梁芳盜而有之盜 皇陵一坏土尚誅無赦盜國家之元氣又何如耶臣斷謂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爾臣德不見信職非言官孰知自默可以保位固祿乃不自揣量與此二奸臣抗可否是猶螭觸山蛾赴火已不言智然臣謂十司耕犬司守走獸至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 陛下且七年矣近年以來後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心畏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悉知而 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 陛下也今內而大臣次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飢民之死欲啗繼曉梁芳之肉而卒不敢以此言進者以惜官之心重於死也

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 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
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操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亦
將及 陛下矣昔魏任座答文侯何如主之問以直觸怒
乃問翟璜璜曰仁君也曰何以知之曰君仁則臣直向者
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使璜召座親下堂迎之以爲
上客臣不敢過望此然亦豈忍懷不直之言爲 陛下累
也惟陛下留神觀覽熟計而決行之則祖宗之光社稷之
福臣民萬世之幸也

省冗濫以蘇民困疏

黃瓚

竊以重歛足以困民冗官足以病國故設官而無損於民
疏議輯畧卷八

廿四

五

有益於事存之可也設官而無益於事有害於民去之可
也併省之可也今觀臨清廣積二倉舊惟監督內臣一員
後增至二員天順等年亟罷其後增至九員正德五年裁
革三員止存六員正德六年存留三員近增一十五員則
前此所未有也夫臨清一州鎮守太監既駐節其地而戶
部工部糧鈔管關并備等官茲亦有事於此於勢既不可
缺其費固已不貲至於監督之臣與部官協同監收內外
兼臨已足防制雖僅一員可矣否則二員增至四員亦已
過矣今之倉糧額數未能有加於昔而監督之設乃獨數
倍於前何也夫官多則承稟亦多而非一人之所能專其

勢徒足以相擾而實無益於事其宜省一也官多則供應
寔繁而非一州之所能辦其費至合十數州縣之力而猶
缺於用其宜省二也屋處不一司府公署皆分布而居其
守巡等官每無所寄寓其宜省三也投跟者衆僕御騎從
相望於途而驛遞衙門日不暇給其宜省四也斗級困於
誅求應役一年費銀百兩往往鬻產而破家其宜省五也
糧戶疲於取索納米一千石用銀八九十兩往往鬻官而
死獄其宜省六也其尤可慮者臨清本天下之要區北拱
京師南通江淮西直轄魏宜使其人民日益庶富商賈日
益輻輳可也今之時非特居民愁困十逾五六而富商大
賈苦於和買亦皆棄業而他遷貿易之所日見其稀落矣
夫國無重鎮則形勢不張人有憂心則保障未固此其所
宜省者七也况山東連年災盜所在凋瘵臨清之民困已
甚矣不得已而傍借十數州縣併力以助其十數州縣者
亦非有餘財也計其勢固將併困矣若復借給不已又將
復求於他狼狽不支無可爲謀矣其困果何所止乎夫民
之困也政使撫之猶恐其不及又從而重困之欲其不爲
盜不可得也爲盜不已欲其不相延而爲亂亦不可得也
臣惟山東一省災盜相仍賦役繁重公私逋負殆將幾萬
老穉流移動三千百近者礦賊繼竊於淄青寧陽之徒復

疏議輯畧卷八

廿五

馳騫於瀕海臣以欲為地方計者莫先於安百姓欲為百姓計者莫先於節財力欲節財力則去冗食以省浮費今日第一事也何以言之困之於一邑一州者可言也弊在於一時一日者可言也臨清廣積三倉舊設監督內臣其員未至甚多其費未至甚廣臨清之民亦已病之而當時已有建議於朝欲併省之者矣今所領不過一事所臨不過二倉何至以拾伍員之多而群聚於一州之內前日一州之困今且遍遺一省前日數百之費今已倍增數千而

其征求需索之弊有不可以盡述者况聽差銀兩本已盡丁門而取亦祇為料價而設今各官建議欲行借給臣

萬

萬

等雖暫徇其情其亦一時補救之術非後來可繼之道若監督等官今不裁省將來供給愈重欲取之於民而民無可取欲借之於官而官無可借即欲更為無已之歛寔恐別生不測之憂臣等誠有所未安也且撫民之方不必求以與之苟無以取之可也御民之術不必求以威之苟有以來之足矣伏望 皇上俯念小民之艱難重惟地方之至計大發乾斷悉去冗員則奸弊既革供給大省而東方之民亦可以漸蘇矣

裁革中官疏

汪循

近日伏聞 朝報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開坐軍容鞍轡

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蓋奉行 詔書內事理也陛下不蒙裁減天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看臣愚以為 陛下不欲裁減內官不必形諸 明詔既以形諸明詔可革即革當裁決裁何必復看王者承天號令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威如雷霆况 陛下即位之始發令之初著為 詔書頒示天下宜播四夷維新之政未逾三月即有二命何以遵行然此意 先帝之時已有成命矣誠以中官管事其害不小非但各門庫局為然在在有之但管一事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而鎮守典兵抽分倉場錢穀之司其害尤為大也若怨言生於下則災異形於上

疏議輯覽卷八

七

先帝修德弭災明知其故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崩殂臣民失望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周公承文武之業聖人稱為達孝今 陛下崇達孝之心欲述 先帝已為之事在內監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掌官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朝廷之政具載 皇明祖訓者昭昭可查也 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間事例則悞矣自夫添設中官寵信太過致有王振傳奸吉祥不軌聖驛夢公塵幾危社稷正統天順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為鑒而不可以為法也二命既下大臣委靡承順不復開陳科道坐視旁觀不即匡

救誰之咎歟自古天下之事常起於微成於漸而盛於極宋儒周惇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識不早力不勇也臣愚以為今日之勢亦將重矣識之不早反之不力恐難善其後矣臣嘗讀史至唐天寶之亂宋靖康之變未嘗不痛心扼腕以為自古賢君厲精圖治莫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尤必進君子聽忠言如唐太宗能容王珪魏徵之直宋仁宗能納范仲淹唐介之忠賢臣獻言亦必謹禍於微慮患於早如賈山以過秦為鑒晁誼為之痛哭蘇轍以六君為比蘇軾為之深悲況今人事擾攘之秋天命絕續之會自陛下

疏議輯畧卷八

七

即位以來陰雨霪霪行踰三月夫天之道晴日恒多陰雨恒少陽恒使其有餘陰恒使其不足今也天道反常必有其應天心仁愛其在茲乎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亦以事幾兆於無形禍亂生於所忽陛下春秋方茂初試萬機不宜長處深宮惟以二三中貴傳命于外側聞先帝宮車宴駕之時親執輔臣之手今少師劉健少傅李東陽謝遷諸臣實親受顧托者也吏部尚書馬文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諸臣亦先帝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也陛下當召至便殿與論朝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軍民利病群臣章疏必躬省覽

與之量度去取次第而行至於詔書已行頒布中外豈容不信臣願陛下毅然行之不沮公等言不惑於讒說不尼於近囑之人詔書容有所未備者仍乞推類以盡其餘續成先帝之至德尤復祖宗之舊章然念自古直言之臣多便於朝廷而不便於權倖多利於天下而不利於一身往往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臣非不知固位保祿爰然而不止者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顧以所欲有大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耳臣不勝憤激之至

塞倖門廣言路疏

劉玉

竊以銓選者建邦之大柄聽納者治世之良規倖門一開

疏議輯畧卷八

九

則群枉竝進言路一塞則廢政日隳治理所闕匪直細故而已也昔舜命九官咨於岳牧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肆我祖宗法古致治凡文武員缺輕則該部擬授重則會推上請亦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圖治革傳奉以清仕途而近年以來倖門復啓孫伯堅等既以傳奉而列文階金琦等又以傳奉而任武職傳奉不已繼之內批始則主寧以之而登州備倭今之胡震以之而通州分守舉之不出於公用之不求其當其視帝王致治祖宗立法陛下初政豈不矛盾哉然以傳奉而較內批則載於宸翰而絲綸得以奪銓衡之職率是

而行公法盡廢而正途塞矣且王寧實錄之初兵部科道猶各盡言事之曾幾何時胡震鍾其故智而向之爭者遂不復爭可見聖志稍移則群心益靡震鍾之勢將謹言不復聞而百職廢矣況今天下武備廢弛山陝遼蜀外虜凱梁江廣雲貴內寇竊發武臣職事雖博采於衆以求其人猶恐非稱若王寧胡震之爲人臣雖不知然觀其旁緣戚里賄賂潛通以求苟得是豈能鼓勇以敵愾哉不過怙勢以肆其威剝軍以償其利任之一方則害一方布之天下則害天下可逆觀也設以成命不可復回竊恐百世之下萬一有大奸慝欲干事權但於公論而營內批必援今

陳言時弊疏

馬昂

切見京師之間近日以來光祿寺往往差人買辦物件外至三四十里內有大小街巷凡販賣之物一遇厨役強買

不論本利有無甚至將人家養畜亦行括取雖稱官爲估價給與鈔貫然內府錢物不易關給及至關給或已回散豈得領受况所領鈔貫數多破朽故街市有賣之人每遇厨役官買號泣痛哭如遭搶奪切惟負販之人多因家無產業或揭借本錢或賒鬻物貨竭筋力於奔走圖濡利於朝夕父母妻子賴之以供養官府科徵資之以辦納一遇官買本利俱失生計蕭然實可憫况我國家富有四海貢備九州凡光祿寺供用之物天下州郡既有歲辦之額又有進納之數皆足於用原其所以不足者蓋由官掖之間宣索過額供用之人侵欺花費故也恭惟陛下天資仁厚凡四方萬國皆在慈愛之中豈忍輦轂之下有此漁奪之事望陛下念京師根本之地憫生民負販之艱特勅該部并光祿寺今後上供之數務從節約其所買之物依時估價給與毋得似前豪奪低抑價值則負販無乾沒之苦街市絕怨咨之聲庶幾近悅遠來內安外順而惠綏之效以臻矣

乞停遣使西域疏

毛紀

切照烏思藏地方僻在西陲數萬里之外其地習俗鄙惡語言侏離與中國懸絕中國之人亦鮮有至其地者祖宗之時番僧雖嘗入貢賜以法王國師等號不過因而命

之空名虛秩居其本土藉以撫化番衆使無擾我邊境而
已非崇信其教留居中國令入禁內如前代之事佛求福
者此也前代事佛求福更得禍史冊載之可爲萬世之
明鑑仰惟 陛下神仁聖武天縱聰明曩在春宮憲學毓
德繼膺寶祚任賢圖治天下之人拭目延頸以望太平今
無故而爲此舉朝野聞之咸加駭異以爲堂堂天朝衣冠
文物之區道德綱常之化而顧從事於夷狄之陋哉且異
端邪說人人皆知其非 聖明在上詎肯崇信臣亦知此
非出於 陛下之本意也實由番徒造爲一切幻妄怪誕
之說上瀆 聖聰 陛下偶爾聽之不計其累一至於此

況本夷年例進貢自有舊定常格差遣伴送亦有通事人
員揆之事體似不可以煩 朝廷近臣之往番供送也雖
曰 先朝嘗有此例當時廢政修舉教化大行海內富庶
百姓安樂偶一行之亦不甚損即今各處災異頻仍人民
困苦盜賊生發膚寇猖獗兵戈相尋未已倉庫所在空虛
而四川等處腹裏之患甬平松潘之警繼至瘡痍滿目呻
吟滿耳地方之疲弊極矣當此之時正宜勞心竭力多方
拯濟猶恐弗及尚忍復有此騷擾煩費之舉哉昔漢光武
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貢千古稱之以爲美談夫光武七制
之賢君也而況不爲光武者乎伏望 陛下俯察愚忠收

回成命以彰乾剛之斷離照之明使天下後世稱爲堯舜
之聖實臣等之至願也

皇明疏議輯畧卷九

納諫

開言路疏

臣聞宋儒蘇軾曰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達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非真無邦也雖有邦而亡之形具矣臣不敢遠引前代明王遇災求言之典伏惟我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公侯以及守令下至軍民匠役諸色人等皆得言事其言中理即為施行且或

疏議輯畧卷九

一

二

予之官或給之賞言不中理亦置而不問蓋誘人使之言也猶恐人不得盡言再設登聞鼓于左右長安門外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列所以廣耳目不偏聽防壅蔽而通下情也故當是時雖閭閻之間細微之事無不周知天下太平良有所自洪惟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凡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臣有以見皇上之心即太祖高皇帝求言圖治之心也夫何十數年以來以言而行賞者固有之以言而得罪者亦不少夫在古聖人獎人使言人尚不敢況加人以罪而執敢言哉即今妖物傷人京城騷動人持兵刃晝眠夜作說者曰此陰盛之狀又曰此



胡虜將來寇邊之兆延今半月之久無一人敢言豈非顧望緝結於平時哉設若有甚於此亦孰敢言或得禍亂不言可知矣伏望皇上廓宇宙之量容涓滴之微詔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及一應官吏軍民人等明言致災之由殄災之策不復忌諱皇上俯垂睿覽虛心聽納如所言果中即賜施行以興政治以厭群望如所言不中亦望姑容如是則言路開君子進小人退矣萬事何憂不理災害何憂不息哉

赦言官以光聖德疏

諸確

疏議輯畧卷九

二

三

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皇上震怒俱下之錦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軍民莫不私憂竊嘆以為麗澤等不諳事體觸忤聖心即其所言不為無罪所可惜者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爾仰惟皇上即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優容抵牾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帝王所不及者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乃因其言事一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洋等以有自取然以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無議書之史策不能無疑因一事以掩前功以小故而妨大德此

臣等所以竊爲皇上惜也且泮等建言亦其職業但以所論劉遜之事意傷於急遽辭失於婉曲然原其心蓋仰賴聖明素有以聽用其言是以隨事納忠不避煩數則其情固可矜而罪亦可恕也況科道乃朝廷之耳目凡國家利害生民休戚時政得失百官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祖宗建是言官必選天下直諫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言之善得賜施行雖多言不當亦不加罪所以優容之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於殿陛之前于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爲廟社之福若摧折之因繫之中人之資守道詢義者少趨利避害者多彼惟知

疏議輯覽卷九

三

緘默觀望持祿保位而已它日脫有大事誰復爲皇上言哉由是論之權奪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有泮等下獄科道一空辦事署印盡委之人糾儀侍班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皇上臨朝之時視瞻所及及燕閒之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衷衷也昔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比見人來奏事多有怖懼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况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爲忤若即頃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貞觀六年陝縣丞皇甫德恭上書忤旨太宗以爲訕謗侍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即似訕

謗惟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今賜德恭帛二十疋臣等嘗論唐太宗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嘗賞人而使之諫故貞觀之治庶幾成康寧其風已納諫所致也欽惟我朝列聖尤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朝廷耳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洪熙初

疏議輯覽卷九

四

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有言其實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奇曰自免戈謙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前草勅引過命戈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毋以謙爲戒此祖宗之聖德明訓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龐泮等不識事體縋線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沛發明詔不日而赦之則不惟泮等心懷感愧蓋圖報稱而內外大小之臣六軍萬姓之衆莫不歌詠聖德懽忻交通四方傳之以爲盛事史

策書之以爲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真可以四休
宗而貞觀之治有不足言矣

求保天命疏

王恕

通開刑部主事林俊上章陳言忠誠激烈詞氣過直冒干
天威謫官遠方後府經歷張敵爲林俊陳情亦行拿問臣
當以林俊等爲戒括囊全身今昧死而復言之者非納交
於林俊等而爲游說也實爲國家天下言之耳况今之
時外而邊隅黠虜跳梁軍士暴露內而郡縣旱荒太甚民
飢而死此誠陛下憂勤惕厲誠詢謀策極力救濟以收
人心之時奈何與土木之工爲佛寺之居蓋聞僧伽之言

疏議輯覽卷九

五

彰大佛法于以尊之崇之以福生民而延國祚也且三代
以前無有佛法而帝王曆數率皆綿遠三代以後崇信
佛法而帝王運祚未聞過之以此觀之則佛法之無益
于世也明矣其不足信也審矣且天地生成萬物租
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設教其功其德蓋非佛氏所能
彷彿其萬一然而京城不過設一壇祀天地內府設一
太廟祀祖宗京城以及天下郡邑設一廟祀孔子縱使
佛法有靈其功德可比隆於天地祖宗孔子其佛寺亦
不宜多於天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然京城內外佛寺
不知有幾千百區今復建佛法之片於王城之側遷徙

人民數千百家費用帑藏銀數拾萬兩似爲過之蓋安土
重遷人之情也今一旦拆人房屋置之他處欲人心安得
乎帑藏銀兩所以備兵荒也今以爲建佛寺之資使人飛
輓於道路轉死於溝壑欲人心悅得乎人皆知此事之非
宜而不言獨林俊言之是能盡忠於陛下而不爲身家
計也人皆私議林俊之言是無一人公言於朝獨張敵
言之者亦能盡忠於陛下旌直納諫以隆治道亦可嘉
也今皆不知省悉置於法此臣所以未喻也臣恐由是人
皆以言爲諂倘有讒佞之害政奸邪之誤國誰復言之
陛下何由而知之此臣所以日夜懷慮而不能已於言也

疏議輯覽卷九

伏望陛下收雷霆之怒解愾愾之網復林俊之職慰天
下之望暫停建寺之役專理救荒之政如此則九有歸心
四夷向化皇圖以之而鞏固天命以之而永保矣

勸忠義以感人心疏

夏崇文

臣惟帝王居天下之上必先感天下之心欲求其心必
先勸之以忠義夫執途人之手而語之曰某欺君雖親且
舊者亦知所惡也某愛君雖疎且仇者必知所好也忠
義之在人心根於天性焉耳古之帝王皆因民之情公其
好惡博訪群言褒納直諫故能激勸忠義致治太平我
祖宗聖聖相承每臨御之始必詔求直言間有不實亦不

其仁德度越往古恭惟 陛下英武聖神胸膈大
有包目之聞天下之所好而欲為所惡而欲去者皆次第
舉行有忠義之心者咸欲思奮蓋不忍負 堯舜之君以
取逾人之惡也適者進士李文祥賦性狂愚言事過中干
冒 天威欽除縣佐此蓋 陛下休金文祥使之歷練
不至於也臣竊思文祥一身之去就不足惜但恐天下
之人傳之不真聞之不切舉以為言者得罪其道難容有
累 陛下初政之美而天下忠義之心長好邪肆惡之計
言路一塞民情不通上下隔絕其患非細况人之情營私
顧家者多致身徇國者少導之以忠猶恐不加之以罰
孰不籍口 陛下深居九重恭默思道雖求聞忠直之言
恐自此無忠直之士矣伏望將文祥特賜洪恩追還新
命碑天下知文祥雖有望言之罪幸逢 陛下納諫之明
再乞查遵 舊制重頒 明詔言之當者采之而必行言
之過者容之而不罪自然人知愧勉可以誅奸邪之心可
以倡忠義之氣矣臣一介小臣非不知越職言事之罪兼
以母年七十非不戀鳥帛哺之私但臣祖原吉父瑄荷
國厚恩百年於茲較之他人尤當知報幸遇 陛下初政
求治之日若不昧死一言非惟上負於 聖明抑且下愧
於祖父見惡於途人矣

釋言罪以明納諫疏 夏鏞
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監察御
史湯潛任儀姜綰劉孫繆樞給事中方向等皆以言事放
棄於外臣前蒙遠不知 朝廷之上以為 陛下嘗從言
納諫能進退大臣乃大有為之君文祥等文盡一時聰明
有節氣亦不可棄之材何不相合如此也自問不喻有疑
於心自今年來始知 陛下之意以謂此輩徒欲逞已無
益人國是以困苦而不佑棄置而不惜蓋有由也然臣正
以是而勸 陛下昔者趙簡子無過而納諫曰吾將以來
諫者唐太宗不罪德參更加優賜曰朕罪此人誰復敢言
疏議輯畧卷九
者皆見於載籍至今稱之使文祥等其言有益於國而
陛下容之此未見 陛下之大儻其言無益於國而 陛
下能容此見 陛下之難耳如文祥等臣亦不論但人臣
因言得罪又久在外恐非 朝廷之宜盛德之事蓋人主
之體每行一事要可以示天下為先發人心之悅然後稱
人主之舉動以廣教化而保鴻名也如今之事未見有此
陛下下有納諫之實而小臣在外反成 陛下却諫之名
又為 陛下舉動之累此愚臣因言獲罪為 陛下言也
憂明主而恐善道之不終不敢復顧也方今 陛下之臣
時 陛下在上皆有以自樂獨文祥等十數小臣顛顛

所漂泊海邦或觸瘴毒親夷獠犯魑魅皆有憂虞而無懼
慙則不特陛下有不得其所之人而群臣亦有向隅之
泣天生陛下又生聖子天之爲民豈欲湛恩之中更
觀此輩哉此又仁主所宜動心也且言者無流竄之禍則
不足以彰其譽有竄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
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
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
無其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者并歸於人主之一身矣
是以忠臣者固喜薄其名非但樂其身之無事而已也夫
臣之愛君愛其身則愛其德愛其德則愛其名豈願已之

疏議輯畧卷九

九

完好而遺主上以庇玷哉是大不得已也此尤人主所當
深察而致思者也然臣聞之如陛下之意未必有今日
之事爲此事以遺陛下者陛下之柱石大臣劉某者
誤陛下也蓋時有直士既非小人之利尤於權臣不便
彼見文祥等既彈萬某又論尹某懼其一旦及已也於是
有助之攘袂操戈自逐如魏某者出焉使人至此豈不愈
有跡乎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不知臣是以不敢止
也如某者不能引天下賢士使其事其主乃又陰仇言者
置之遠地以彰其主之不容且事非不得已而聽言路自
爲阻塞致主上不深察以申其邪謀又重以累主上只此

一事所壞已多況其他貪放可數之罪臣不欲明以疏舉
今但舉要爲陛下言之則輿論所棄實不減萬某尹某
也伏乞陛下宸衷自定特勅吏部追取文祥等還其
舊官及凡前後因言去國之臣不論久近一體加恩及
被魏某等以私過告訐去位者亦乞加察然後罷黜某還
其家以儆有位適今陽生陰退之月臣願陛下行此二
事以應天道以順陰陽陛下誠然乎臣見大聖人之作
爲固耳目所未有簡冊所未載人心大回宗社獲福不
足以言其應也臣本無知識又無言責以將遠去思見
陛下而無由是故一著狂直以附傳言之義行古之道也

疏議輯畧卷九

十

有言官以章聖德疏

王守仁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竊
見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時勅錦衣衛差
官校拏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
冒忌諱上干天威者但以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爲責其言
而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諫之路乃今
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
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
妄生疑懼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而莫敢爲言
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復以罪銑等者罪之然則

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測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凍淫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這或致失所遂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此時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追收前言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則聖德昭布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癭瘳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宜罪伏惟俯垂察不勝干冒戰慄之至

疏議輯覽卷九

十一

正大經教小過以弘化理疏

程荅克

臣聞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莫先於親親矣體群臣則次之蓋惇睦之典隆於九族篤天叙也四體之念同乎百僚勵臣節也親親矣而小臣之情不通則耳目成讎敵之失政教多廢闕之虞臣工危疑萬機叢勝因之親愛不決於宗族好惡每涉於猜疑雖欲擴親親之恩勢亦有難為者此九經之相為流通並行而不悖也屬者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胡世寧因言地方強盜事宜旁及寧府軍民弊政該兵部題奉欽依施行續該寧王奏稱胡世寧妖言誹謗離間親親都察院具覆奉欽依提解來京問理臣於此得

以仰窺陛下之心矣始者胡世寧有所建白陛下不以為迂狂而俯賜施行蓋以副使人臣也耳目寄其司行其言庸以體其心暨乃寧王撥拾為言陛下以為嫌疑而即加提解蓋以親王宗室也好惡同其情從其言因以洩其怒一舉而九經盡其二矣夫以陛下之遇寧王重適廷論有護衛土田之錫璽書褒美之頻其隆重之極相與相孚之深之厚有耳目者所共知也胡世寧非病風喪心何苦為言彼要皆有所激而云然所謂忠而過者抑亦知聖明之虛懷聽納寧王之能聞過則喜也不意狂瞽之微乃罹羅織之厄伏念陛下可世寧之奏正欲隆親

疏議輯覽卷九

十二

親之恩繼因宗室之言詔令御史提解來京夫何公文給驛四月稽遲寧王復上在逃之章於是乃有官校之命陛下於此亦投杼矣痛惟右件情跡中間大有可疑蓋稽遲之不久則世寧之罪不深文致之不重則報復之心未厭君臣父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世寧焉能北走胡南走越哉其間道自投蓋與其死於溝洫而人莫之知寧得見天日而甘心受命也臣願陛下詳察之哀矜之臣聞寧王之事先該江西給事中徐文溥論其威勢日盛暴行大彰王因懲創思欲剋磨該長史司啓稱由郡王將軍擾害民間動指本府名目被害者不知根由傳聞者以為真的

王亦曰詞非泛言事有指實自乞謹罰以示宗藩大抵人言者至民怨流行王之心至是不忍矣臣按胡世寧之奏所謂盜賊蹂躪乾旱流災官民失業賑貸無備王府之債負遍及閭閻莊田之所逼民久立塞三司官員多被鈴束問刑察吏舉奉成案賈辦漸及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挨之徐文溥之奏長史司之啓寧王之自言事跡禍蹤內外一輒但寧王指爲郡王將軍而世寧則以爲臣僚輔導之非法官司奉承之太過此固所謂被害者不知根由傳聞者以爲真的也向非二臣之言則不聞長史司之啓隱伏之私流毒之苦誰其攻之是故世寧在 陛下則爲

疏義輯畧卷九

三

忠在寧王則爲義俾宗藩因其言而自戢 朝廷用其言而防微則爲達菴具三善而獲罪焉臣愚之所未解也仰惟 皇祖有離二親王之刑蓋懼夫小人之胥動浮言震搖 朝廷視視藩府者也世寧欲乞溫詔戒諭寧王益崇謙德遠避嫌疑仰遵 祖訓及文 皇旨意蓋爲 朝廷伸大義以結人心庶幾親愛富貴得盡於宗藩其非離二也彰彰明甚荷蒙俞允渝汗渙頒戒諭孔嘉親愛弭篤 陛下何嘗因其言而少存憐二哉若曰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詞氣之間抑揚固爲太過即其區區一念之忱大抵防微杜漸尊 主庇民消尾大脰腫之憂植強幹弱枝之

計固在 聖明洞鑒矣使其妖言誹謗 雷霆之下安所於逃又何能曲徇 欽依戒諭諄切乎寧王若能因言自省則於賢仁有加謙光無損 朝廷隆重之恩君臣早契之情與天地相修久矣而顧爲是言意者在王所者懼發摘其私而禍之逮已故假危言以激王之怒姑爲是自塞耳觀其稱元阿魯圖所言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殺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此王之真心發見者也按察副使 祖宗所建外臺也言縱狂悖亦當引咎優容豈至指摘排擊引而置諸危法也哉即如其言則是上損國威下招物議張難撲之勢杜將來之口一舉而肆失焉臣愚之尤未解

疏義輯畧卷九

十四

也夫以聖如 陛下而狂直且不能容誠恐人懷自危中外解體卑遠之臣不足惜如 朝廷紀綱何積薪之火漸炎敢言之氣銷鑠雍蔽之患既成猜嫌之隙必至所謂親親也體群臣也不相爲用而相爲厲階矣伏望 皇上正政理之經廓弘仁之量曲垂寬宥矜此孤愚將世寧釋之詔獄俯加甄用議處奏內應行事件追究沉匿旨意公又務使官守其職民安其業 朝廷駕天潢之派藩府隆朝宗之心則九經畢興三無致頌矣

疏通言路疏

楊琅

臣竊聞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上有好言之君下有敢

言之臣今 皇上德侔成湯而從諫弗拂量萬唐宗而納諫如流即位以來大開言路言之是者無不聽納言之失者亦加優容是以諫諍路通人心思奮但有一得咸願上陳此皆 皇上盛德至善天下之所共仰者也邇者陝西道監察御史謝文祥以新進之小才感 皇上之顯擢累進贊言上瀆 聖聽原其設心亦思圖報然以歷任未久事體未諳聽察不精言事多有失實加之以罪固其所宜但念 祖宗設立耳目之官許之風聞言事將以廣聰明廓視聽也若因所言之差失而遽繩之以嚴刑竊恐自此之後言官喪膽諫臣奪氣孰不緘口結舌自圖保全縱有

議輯畧卷九

十五

六數大弊誰敢爲 皇上陳哉此臣等所以不避斧鉞切切進言也彼謝文祥一小臣曾何足惜所惜者 朝廷大體耳伏望 皇上霽雷霆之威 開天地之量曲 賜保全以昭 聖明納諫之美以作臣下敢言之風天下幸甚

皇明疏議輯畧卷十

史職

紀注言動疏

儲懽

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優養清問召見大臣至於今歲舉行猶數或講究典禮或諏詢治道或綜核庶職或制御四夷邇者又親御午門譴審大獄盛德備績翬耀無窮非臣之愚所能殫述臣聞堯舜之德文武之政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冊之存使非史臣當時記載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故古者設立史官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大率爲此臣備員班行每覩 陛下宣召群臣登對多係帙

疏議輯畧卷十

一

帷之語造膝之言近臣不得聽聞史官何由紀錄臣竊惜之夫前代史官追述往哲尚且網羅放失機拾傳聞以成不刊之典豈如今日宸衷肅想之所形聖謨神斷之所著明竝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足以傳信乎且儒學里塾之士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實錄年譜以備遺亡 陛下復萬年之學臨九疇之衆厲精圖治益大有爲將來延訪日廣政事日新豈有不可勝書者顧乃無所纂記以貽來世非闕典歟失今不圖誠恐歲月綿緜著書獨謝或遺失莫存或傳聞各異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先後時之悔恐不能無雖悔亦無及已竊考本朝史職

似與前代稍異臣愚欲乞 陛下特勅在廷臣僚先後會
蒙召問者備錄當日於何殿下欽奉 聖旨奏對之詞具
本進覽宣付史館如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御覽訖仍乞
封識付之謹密之臣藏諸法嚴之地所謂金匱石室者以
俟將來庶聖君言動舉止無所遺詳臣論說亦以附見洪
武年間嘗有起居注 陛下儆錄臣言而行之遵 祖宗
之典貽萬世之謀臣不勝至願

史官議

王鏊

前代脩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
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

見在廷君臣言定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
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九脩史則取諸司前後
奏牘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六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
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總制副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
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
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宋時兩制
皆文學名天下始應其選雖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後
召使欲其知民事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名流有名中外
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不至肅墓之通知民間利病

以其曾試於外也國家翰 侍從亦兩制之類率用高科
其餘則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終不外仕庶吉士者或選或
不選留者或多或少國家之意本欲使之種學積文以爲
異日公卿之儲士既與此選自可坐致清要不復苦心於
學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不復得預遺才頗多
故不若制科之爲得也制科行人人自奮于學以求知於
上不待督責矣

學士官制議

王瓊

嘗見紀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殿閣大學士其職
不過代草詞令然每有犯輒罪黜九制詒碑文祭文多出

御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

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其每日群臣奏事面
奏取旨畢各衙門官將奉旨意批寫本後送該科類寫奉
到旨意覆奏豈有大學士學士敢自爲口旨送內批于本
面簽出之事乎永樂初始建內閣于東門內命解縉黃淮
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尋陞侍講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皆轉春坊官凡草制纂脩等事惟翰
林院掌之無內閣掌管之說也如永樂十三年纂脩性理
大全書成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上表進呈益春坊
 官必須兼翰林院職銜方得預纂脩之事未有殿閣大學
 士而獨專纂脩之事也况宋樂間胡廣所兼不過春坊大
 學士則是時閣殿大學士不設已久矣今雖尚書在內閣
 辦事六部請勅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寫勅施
 行則舊意猶存可效也終宋樂之世二楊官止五品益為
 衙門所拘初未有衙門小官大之例也 仁宗登極始以
 東宮舊臣陞士奇為禮部侍郎尋陞少保轉少傅兼華蓋
 殿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卿進太子太傅兼謹身殿大學士
 又陞工部尚書在閣辦事楊溥宋樂年間繫獄十年至是
 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兼學士內閣辦事此三
 人皆以龍飛超陞委任不可以例論也後楊溥丁憂起服
 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三品職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
 故 英宗即位復命入閣正統四年脩 宣廟實錄成進
 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三楊初楊榮陞尚書不過
 工部則不敢以兼官壓天卿之意可見然自此官制一變
 其後遂使雜流出身在內閣書辦年久者亦得陞至尚書
 掌鴻臚寺太常寺事皆三楊開其端也由是內閣之權漸
 重無異宰相之設六部之權漸輕凡事多稟受內閣風旨
 而後行卒使 祖宗官制額定之員得以增置而日久因

襲遂不可復改矣

脩史職以備國典議

何塘

伏以有官守者則思脩其職有言責者則思盡其忠此人
 臣之大防古今之通誼臣以菲薄待罪史官伏覩內外百
 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月受俸錢日支廩給
 既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臣謹考古者王朝列國皆
 有史官掌記時事我 祖宗設脩撰編脩檢討謂之史官
 俾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名臣錄在 太祖時劉基條答
 天象之間上悉以付史館在 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
 庶子兼記註凡 聖政 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
 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 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廢墜始
 於何時臣於受職之初即欲陳奏自以無所考據又慮人
 微言輕徒為哢哢既而念聖賢相逢百廢皆舉擇言而從
 不以人廢方擬陳奏不幸 孝宗皇帝奄棄萬國哀慕方
 切豈暇圖此方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 祖宗所
 已行脩史職於久廢勅令脩撰編脩檢討舊直史館凡
 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
 陞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
 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載之置櫃以待纂述史職既脩國典
 斯備上則 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至遺忘下則儉夫小

人畏懼不敢縱恣公則明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閣之地所以儲養異才不必擇以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大用今於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史館供職因紀錄之問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至踈脫是於脩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臣愚不勝惓惓

作養人才疏

方獻夫

臣等會查得諸司職掌翰林正官學士壹員侍讀學士貳員侍講學士貳員編修四員檢討四員詹事府詹事壹員少詹事貳員左右春坊大學士各壹員左右庶子各壹員左右諭德各壹員左右中允各貳員左右贊善各貳員司經局洗馬貳員除五經博士以下等員不常置者不開外會議得館閣之職乃儲材之地前世賢相名臣多出其間得人之盛難以遽數仰惟我太祖開基既設翰林院置學士等官又慮人材非儲養作興不能有成乃洪武癸丑命編脩張唯等十人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為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太宗永樂甲申命學士解縉

選取新進士中材質英敏者楊相王英王直等為庶吉士

并脩撰會祭等共二十九人俾就文淵閣肄業供賜甚盛列聖相承按為故事每遇開科間於進士中選其俊者如甲申制讀書中秘以儲養之前後得人為多奈何近年以來內閣大臣未必人人體國法意固善而行之者日弊選取未必皆私而留時亦或不能盡出於公且所教或非其道所成未必得人作恩立黨於國無益誠有如聖諭所云者夫道宜通變法貴可常豪傑之士固不可待教而興輔相之儲豈必惟文是事臣等仰惟聖諭今後不必選留只着一體除用果才行卓異學問優的吏部訪奏收入翰林以備擢用誠得其道無容議矣但照翰林院原

疏議輯畧卷十

七

設侍讀侍講各貳員脩撰參員編脩檢討各四員近年取用庶吉士及陞遷者太濫講讀脩撰或至十四五員編脩檢討或至三四十員益於常額亦或有時一官全缺如今檢討全無一員亦非經制且官無定員吏部何從作缺推補皆非可久之法合無於職掌外侍讀侍講脩撰編脩檢討等官俱量增數員着為常額不必過多除科第一甲三名有缺銓註無缺添註外聽吏部照各衙門事體遇缺推補編脩檢討於在京主事給事中御史評事中書舍人行人博士國子監教官在外推官知縣府州縣教官及辦事一平以上進士內侍講侍讀脩撰除照常於年深編脩脩

撰檢討通陞外許於在京郎中員外都左右給事中寺正
寺副太常太僕光祿寺丞在外同知知州通判內務各從
公推訪果有才行卓異學問優正的陸續奏補其學士詹
事府庶子諭德魯善洗馬等官論資序遷兩京并在外官
員果有學行純正堪任者亦合遵照前奉 欽依許吏部
間或查訪推用中間若有不稱職或才宜別用者俱許吏
部論資外補如此則事體畫一經久可行而求無弊矣

簡侍議

崔璣

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官者言其率書丞弼是
也左右者言其比近侍從是也丞弼君異之侍從君親之

不義且其卷十

八

畏者臣德於顯明親者蓋善於燕間今翰林諸臣講經帝
惟懋學儲貳待從之最也往年論治者欲舉 祖宗故典
令其分番入直以備顧問承望顏旨宜有警勸嘗聞之王
端毅曰此多新進年少兼有輕才儉德君多事亂君用
舍者不若止行章奏下諸外廷則邪正辯白易於採補此
或一論也未究厥原人主孤處於內宦妾巧黠惡移志
者何限夫有王者龍旂有刀者錯旃不養才而恨亡良求
成器而歎不利末之何矣今制進士及第之外選其才行
者曰吉士讀書中秘三年而直史館顧教之文詞聲律之
靡啓其校試高下之爭厥名伊美考效寡然宜擇廷臣知

道立德者爲之師亡則求諸山澤著宿與之講服聖人有
心行已之道乃切蒯治體然酌古今之宜要之必行無弊
候成而官之詩曰有憑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庶乎收
承辟之功而免於端毅之譏矣

弘治朝卷十

九

銓選

議覆公選法疏

王恕

臣等議得考監生出論題觀作文以第高下此舊規也所
考監生能者依經傍註一篇可成不能者閱筆疑辭一辭
莫措甚至不依本題別寫他作謂之請客此等固不當取
但人材難得是以或取寫字或取人物姑備下僚不職之
用未嘗有棄材也若能者出論題不能者出判語是使學
者皆記判語而不學作文非法之善也合無今後出題考
選取文理平順為一等文理頗通次之文理不通若寫字

疏議輯畧卷十一上

一

二

人物有一可取姑以入選如此則考選有方而高低自別
矣其言各衙門主事等官有歷俸未及二年而驟陞者有
八九年將滿而纔陞者拘於各部似乎不公要照郎中林
壘等調改復除事例不分本部別部以歷俸年深者陞用
一節臣等查得往者各部缺官若本部有相應人員就於
本部陞用否則於別部陞調此見行事例若林壘吳裕之
類是也若但取俸深一類更調不無賢否混淆紛更太甚
合無今後轉陞官員俱先儘本部各照年資通遷如無相
應者則於別部調補則選公而人心勸矣其言旌異推舉
要行連坐舉主一節所言有理合無今後在外官員果有

庶能公正政蹟卓異聽撫按等官從公旌舉員下各注舉
主日後犯贓連坐庶幾舉得其官用得其人矣

選用進士疏

王恕

照得每科第三甲進士前七八分多選在外知縣等官後
二三分俱選京職所以進士該外選者或告養病或因公
差在家延住俟不選外任方纔赴部希冀京職之除若不
置誠恐遞相倣倣非惟有壞選法抑且有壞士風今後
除丁憂起復進士仍照常例遇缺隨衆選除外其餘養病
公差回還者上下各除選給事中御史中書舍人并王府
官外如已選外任亦選外任已選京職亦選京職庶人心

疏議輯畧卷十一上

二

得平而選法不壞矣

選任運司官疏

王恕

初南京工部主事夏英奏曰運使同知務選年壯廉潔之
士副使判官要除進士英邁之人官年壯則無日暮途窮
之憂任進士則有砥礪名節之勸如有不為利誘者三五
年間不次陞擢臣伏照諸司職掌各監運使司運使各一
員同知副使各一員判官員數不等蓋以運使為正同知
與運使同知其事副使則副運使而行事所以不分運司
監課多寡而各設一員也判官員數不等者蓋以判官為
分司催辦監課之官如兩淮運司有泰州淮安通州三分

司則設判官三員長蘆運司有滄州清州二分司則設判官二員兩浙運司有溫台寧紹嘉興松江四分司則設判官四員由是而知判官乃分司催辦之官後雖額有裁革職掌未嘗不同今運使周軫不知何為而有運使所以總理塩課而分派商人之法同知副判所以親臨塩場而盡催辦之勤之說使同知副使遂為催辦之官而不得干預司事寧不有乖治體耶臣愚以為凡運副運判俱於進士舉人內相兼選用如分司缺判官暫委運同運副催辦不缺及別無差妄令同運使共案署押分投理辦務要同寅協恭秉公効勞共成其事則設官之體庶不紊矣

疏議輯卷上

二

議工完陞賞疏

王恕

竊惟帝王之治天下其要無過賞罰號令而已賞罰無二號令如一則人自信服否則欲人之信服也難矣仰惟陛下嗣承大統之初中外臣民翕然愛戴者固由祖宗德澤及人之深亦由陛下頒首詔旨革罷傳奉冗官驅逐妖僧邪士不受獻貢停止織造裁省冗費數者有以動之也臣等受陛下大恩忝居銓選之司若於用人得失漫不可否惟順旨而行竊恐陰壞大事失天下心雖死何贖是以不避斧鉞之誅屢進逆耳之言無非欲匡輔至治少盡臣職而已且如前者太監李興奏陞蕭濬橋管工

副使潘俗等陛下已納臣言特降賞賜今太監李廣奏將修城垣冠帶官尚禮等量加俸級陛下却降陞賞之旨是功同而賞異也臣等固不知李興之意有無不平在他人必將復比例上請矣若再請不許彼必惶恐許之則冗官之弊滋熾況今尚禮等多前時革罷傳奉官員前日革之已得衆心今日陞之豈不復失衆心乎又况革罷之官千百餘員因尚禮等又得陞職未免復尋蹊徑當緣求進不知何以處之欲不為聖政之累難矣且正統年間營建宮殿包砌京城等工如彼其大陞授匠官尚不越五六員今此之役較之前工不及萬分之一反陞官如此之

疏議輯卷上

三

多不亦異乎且軍器局舊設大使一員副使二員近來副使李安等一十六員赴局考滿在任未考滿者不知又有幾耶今又益以尚禮等五員似非祖宗設官之初意伏望將尚禮等亦量加賞賜則前後之恩如一彼此之心俱安且塞將來無厭之求人自信服而太平之治效亦可以立見矣

選輔導以全宗室疏

馬文昇

切惟親莫親於宗室法莫嚴於祖訓宗室奉藩循理恪遵祖訓者朝廷親親之恩為益篤縱欲敗度有違祖訓者朝廷黜罰之典所必加昔周武王克商之

後以其弟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扶殷之武庚以叛流言以傾王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囚蔡叔孔子怨之鄭莊公弟叔段因母寵愛注公不早防閑封之於鄆縱彼所為俟其惡深舉兵伐之如克常人春秋譏之一則事干宗社而示天討之公一則不預防閑而虧親親之義或怨或譏此天下至公之法而萬世之不可易者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生聖武祛除胡元奄有中夏掃一時之陋俗回百代之醇風功德之盛遠符堯舜有非後世之所能及故本技繁衍亦非前代之所能比封建諸王藩屏王室既設內外之官以理其政復選才識之人以充其任輔導

疏議輯覽卷十一上

四

之方可謂至嚴矣所以各王好學樂善保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敗度而被黜罰者罕有自正統年間惟秦晉蜀襄德吉徽崇府并新封興岐等府內官不缺其餘王府內官有缺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奉一員者甚至全缺不補者宮門傳事多係女人而其他郡王府往來傳事亦皆遊食凡百出入尤無禁忌雖有藩府其郡王并將軍有係尊屬或族屬頗疎者雖知所為非禮不屑戒諭輔導官員不敢諫正鎮巡等官懼其誣陷亦不敢具奏所以窮極人欲蕩踰軌度非禮之為靡所不至卒之坐糜廩祿遂成窮迫或動違祖訓事干宗社有不終其天年者有幽

之高牆者有褫削爵秩者有革去祿米者甚至汚濁之事又有不可傳之中外聞之天下者其為朝廷之玷大矣向使輔導之官各得其人早為諫正藩府親王肯為戒諭鎮巡等官預為具奏又豈有此等事哉夫人君之於宗藩不患其過儉而患其過奢與其懲治於已敗而示黜罰之典莫若保全於未然以全親親之仁殆必宜堅擇老成之人以充任使用度有時給之宜以資衣食輔導之官必選國學鄉學師儒之屬以備講讀使之觀聖賢之書以開為善之路謂祖宗之訓以啓持正之心若藩王所為未善長史等官得以從容諫正不聽者密具奏聞郡王所為未

疏議輯覽卷十一上

五

善教授藩王得以因時戒勉不聽者亦密具奏聞若干宮闈重事差內官皇親密切處置不使露泄於外若係外事仍差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藩王有過專罪輔導郡王有過專罪內使教授如此防閑自無過舉而又於妾媵之屬選於本府軍校之家不使外侵凡百在外之人禁其非法不道之為不使內入藩王郡王一體相戒而國紀朝綱兩無所拂保全宗室莫過於此

信老臣以慎初政疏

安奎

仰惟陛下以英妙之年撫盈成之運渙頒明詔大黜冗員一待仕路頓清宿弊盡革中外咸曰此聖天子維新

之美政垂久之良法也夫何旬日之內率多變更且襍流之徒廉耻素無奔競慣熟謂傳乞固可得官遇裁革即該盡出不若營謀吏部訪取之名可爲長久保身之計致令太監王端等題稱書篆缺人誤蒙選用又將革去李鼎等六名通令送考雖該部堅執再三而陛下終未允使大臣之輩首喪氣謂掣肘而難行冗食之徒依社憑城率寅緣而得計臣愚以爲吏部者朝廷黜陟幽明之司使既退復進則吏部爲徒設矣大臣者陛下朕肱心膂之寄使論列不行則大臣爲備員矣詔旨者朝廷鼓舞群下之術朝更夕改則詔旨爲虛文矣矧詔旨一出布滿寰宇

疏議輯覽卷十一

六

所以治上下之情者在是以新天下之耳目者在是故凡繼世之君必頒詔令以繫人心然必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使臣下有所持循而後可以言之陛下初嗣寶位天下延頸想望太平願可徇左右交通之情進既黜冗濫之徒與詔旨自相背戾昔人謂南山可摧而此判不可移陛下忍令詔旨反一判之不若哉且中間如雙線匠之類亦得傳官其與竈下養中即將爛羊頭關內侯何殊不意聖明之朝亦容有此如李鼎等亦係招收匠之數濫叨俸祿已有年矣考其所能不過書篆彈琴一藝之微不審何以克稱聖心而有回天之力如此且吏部奉明詔裁

革冗濫不下七百餘員使李鼎等六名奸計得行臣恐倖門一開後即爲例如御藥房欲援引裁革之醫士則曰修和缺人乞要考選內官監欲援引裁革之人匠則曰造作缺人乞要查取不知陛下何以處之方今朝政多闕邊事孔殷災異頻仍府庫空竭陛下自即位以來未見召一大臣訪一大政顧乃於不急之務冗濫之徒既責吏部以訪尋又責吏部以送考使此輩不獨一時苟祿以容身直欲後日名正而言順雖老臣讜言累進不恤也雖詔旨廢閣不行不恤也雖大體有損公論不恤不恤也然天下之事致謹於始猶恐鮮克有終以陛下新政之初謹始

疏議輯覽卷十一

七

之際施爲如此其欲終之盡美治之有成也難矣痛惟先帝崩逝今中外人心所賴扶持世道整頓紀綱遵守成憲三四元老大臣而已老成之士朝野著龜即此冗員一事陛下下于老成臣馬文昇之論列尚且置之不信拒之不從如此不知此外可信從者果何人哉臣聞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近日文昇執奏前事至於旬日留中不出臣仰測淵衷欲從文昇之論則拂左右懇乞之私欲遂左右之私又非大公至正之道以故展轉卒從前旨遲遲而出耳使事事如此將來小肆志賄賂公行馴至主威不振于上政柄潛移于下

政之累孰大于此况裁革冗員雖係吏部之職掌舉正欺弊實臣本科之攸司用是不忍緘默為陛下激切言之伏惟聖明俯納臣言收回成命將李鼎吳三仲等仍遵詔旨罷職為民庶弊源永塞政體不虧上有以彰聖明納言之美下有以遂老臣報國之心

推陞太常寺官疏

王洵

切惟太常掌天地神祇人鬼之祀即有虞所謂秩宗成周所謂宗伯其任大其責重非學冠儒林藝通禮樂而老成清慎者不足以居之近者太常寺缺少卿吏部推得原任太常寺少卿王佐太僕寺少卿儲燿通政司左叅議陳勗

源議輯畧卷十一上

八

二

工部營繕司郎中李堂俱各堪任奉旨太常寺堂上官內推兩員來看綸音一降物議沸騰咸以王佐列銜太常清慎素著少卿舊職實為攸宜其儲燿陳勗本堂又皆發身科甲學行亦優擇而取之亦無不可今不於此簡用而必於堂上推舉切見太常寺堂上官正途者少雜流者多互為援引各騁其說其不為紫之奪朱鄭之亂雅者幾希傳曰太常實樂之司非儒者弗履况寺丞趙繼宗等黃冠羽服道家者流背棄失常虧損名教置此清選實有未宜於郊祀大典豈知損益縱使苛律請通儀文習熟則亦樂工舞師協律贊禮之末技耳何以統和神人典司禮樂而

當此夷變之重任哉伏望崇重儒術扶持正道乞將所推少卿員缺仍於儒臣內簡命一員以克其任不勝惓惓激切之至

均選擢以勵庶官疏

賈詠

仰惟我祖宗受天明命撫有萬方式崇儒術誕興文教乃南北兩京並建國學所以重首善之地而開教化之源也故所立之官祭酒司業則擢自翰林而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皆取諸科目之士且必同其教於府州縣學功績有成學行可觀或曾旌獎有譽望者或由進士出補者始得陞授固足以見崇儒重道之至意也至於所以作率

源議輯畧卷十一上

九

風勵之者則又有不次之擢焉又科道缺員即與兩京行人太常博士及外京推官知縣府州縣教職一同選補又足以見立賢無方之盛心也但北監屢次擢用惟南監自正德二年助教張祐擢授御史之後厥典遂廢遂使人懷輕南重北之心而銳志事功者亦有不屑就之意焉况臣自供職以來夙夜兢惕恒以表率模範為事比見各屬立心剛直制行端方文章足以飭治平廉介足以激貪污或博學而勤於誨人或恬退而甘於自守或體貌魁梧而素閑禮節或才識通敏而動中事機且其先任鄉學之時有屢經撫按旌獎素有譽望允服人心如此等人久淹下位

不以上聞則不惟非臣以人事君之心亦無以示激勵於將來也伏望 聖明體天地生成之德廓一視同仁之心察臣所奏曲加訪察凡遇風憲及兩京部屬有缺移文本監擇取行實年貌才力相應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赴部擢用以勵其餘以復 祖宗崇儒重道之典以昭 皇上立賢無方之心如此則凡厥庶官知所激勵區區臣職以人事君之忠亦庶乎可以仰副於萬一也

重守令疏

李承勛

治化之行自守令始守令之當重人孰不知然徒有重之之虛言而不副以重之之實事亦未見其重也重之之目

疏議輯畧卷十一上

十一

有四曰求之博而擇之精也曰禮之重也曰責之專也曰任之久也夫知府雖當久任而州縣之任亦不可不久推官知縣有行取之例雖難拘以九年亦必待二三年善政有聞而後可旌異之又二三年素履無改而後可行取之更繁調簡之例一切毋以防職業然上有員缺則下必通遷故欲久任之法必行又自愛惜人才始伏願 皇上念天之生材至難君之造就尤難毋以小過而棄大用之材毋以一青而致終身之擯在上既無輕棄之才則下自有速化之術矣近以言官建白京師部重牧守之職而欲公薦天下之賢才可謂得其要矣臣愚以為州縣正官尤為親

民擇之尤不可不博而精况京堂之薦舉有限人才之隱伏無窮與其限之於數人未若博求於天下方今撫按於按屬之賢者已有旌揚之典矣但賢才衆多恐非一人所能盡知而知之未必盡真也用之未必盡公且當也自知府而論之其僚佐則有同知通判推官之員其屬則有經歷以下至於州縣正佐首領師儒之員莫不各有僚屬又郡邑之中或有志行高潔甘於山林者皆所謂天下之人才也以僚屬相與則賢否著於官以鄉士居家則善惡孚於鄉見聞之間知之必實使各舉所知不拘爵之崇卑不限數之多寡總以聞於知府而明場焉至於布政按察二

疏議輯畧卷十一上

十二

司亦莫不各以所知屬官鄉宦為薦因其所薦之人吏部加之以訪察之嚴參之以衆人之舉隨才量地授之以官不舉者申蔽賢之罰謬舉者嚴連坐之法則求才極其廣薦舉極其公而選擇極其精矣夫士莫不願伸於知己既受知於君子則凡中人之才猶知自勵而况豪傑之士乎如是而守令之職猶稱乏人者臣未之信也夫守令之職既精選矣然使待遇之不隆猶為未也夫守令之於統范最重者莫如撫按其祭謁之禮蓋著為令矣比來守令不問賢不肖惟以奉承為職不跪拜頻仍送迎踰境者雖知為過禮而內喜喜則忘其惡以禮自處不瀆者雖知

其爲正而不悅不悅則頌忘其善或者爭一曉伏之末節而構成大隙又於是從而媒孽其短假耳目以求其疵瑕植心腹以伺其陰私甚而大張無稽之謗指應爲貪以正爲邪而論劾公排考語私醜矣 朝廷見其羅織之詞以爲去之猶有餘辜而豈能盡知其中不能無負屈者乎或未必遽去而遷就爲之所使有道之士不得行其志而又蒙其污故有高飛深逝之想而不樂就其職亦勢之所必至者耳流俗之見乃謂某官之賢如彼近被挾私一劾遂致如此况吾曹衆人可不屈意依阿乎至於公事之是非生民之困苦天災之迭至真知其可憂者誰歟真以爲已

張之誠可爲寒心也臣願申明憲綱使各守守弗得逾越在上者固不可殘視國憲而責其過爲承奉在下者尤不可不知自重而非禮逢迎各官在任果有異政者更隆以殊恩或崇之以爵秩或勞之以金帛或朝覲之年特賜召問則遇守令之隆又自 朝廷始不惟人不敢輕而守令亦知自重矣如此而不知激勸職業未脩者臣未之信也然任之不專猶爲未也今之守令凡事必申請於監司爲監司者亦樂分其事否則疑爲輕已怒及而謗隨之矣不但提吏參官而又盡及其政至於瑣細末務委官規畫不

復關白守令既有成案然後數利大榜飭以肆陸之文付之施行雖有士俗不宜不得輒有變動前官之榜鄉民未及遍閱而後官紛更又告至矣有志者稍有釐正動輒獲戾僚屬望見正官無專主之權益輕忽之蓋知上之人必不聽其自任也復何善政之有臣愚以爲凡府州縣一切事務皆宜付之守令不得分侵其權或疑如此使郡縣得人則可知匪人也不遺殃於民乎夫守令既經簡擇得人必多又禮之隆而責之專圖報必切不幸而遇匪人豈無所以處之乎且臣亦非以爲監司可廢也蓋卑者分其繁尊者執其要治體當如是也撫按二司但當公以照之

靜以觀之分巡分守或於歲終季終考其職掌而申達撫按覆按其實因其優劣而課其殿最不及則教太過則抑反覆之而不悛於是覈其罪之所在而去一以警其餘則賢者不至掣肘難行而不賢者亦不得肆其惡矣守令之職專且久而職業未脩者臣未之信也然又不可徒恃虛文而已大抵天下未嘗無不可救之弊而患無救弊之誠亦未嘗無不可行之法患無行法之人探本核實之論惟在撫按得其人而已矣欲撫按之得人惟任吏部都察院堂官忠赤肯任怨而已臣願 皇上明勅各該堂官如遇巡撫之推必精擇老成重臣而久任之每歲巡按之遣

不論其次而惟其人必得識達治體有憂國之真心者而後及焉如巡按四五次而舉措中理輿論收服者則查舊例不次超拜僉都御史按察使之職否則回京考察之例亦必見之行事不可徒存虛名蓋在外臣工監司守令有撫按以舉劾之巡撫則有糾劾之而近日則雖同處巡按亦間有劾之者矣巡按一方其任極重勸懲之典獨缺可乎夫朝廷取舍必公必明天下撫按自不患其不得人矣撫按得人則其舉劾必公必明天下方面有司亦自不患其不得人矣雖然監司者守令之原朝廷者監司之本故大學首篇極論脩齊治平之道而揭其本曰

疏議輯畧卷十一

十四

題內降疏

徐溥

前日欽蒙揭帖內開欽天監致仕監正李華令臣等擬旨著復職事看得李華係傳奉官禮部恭奏行事乖謬致仕况已年老今一旦無事忽然出着復職管事未免驚駭衆聽且皇上登極以來凡百除授陞遷俱是合于衙門題奏請旨未有自內傳出者今又輒開其端誠恐奔競干

請之徒紛然復起後來難以止息其於治道不無有損若李華果於選擇昌國公廕地與有勞力亦當待工完之日量與賞賜焉况本監見有監正吳昊掌印一衙門而該兩正官亦為察院臣等叨承朝廷委任不敢阿從務曰君子作事謀始蓋凡事謀於其始則易為力俾門一開則引例希求者無所不至矣伏乞採納

知人官人疏

胡世寧

臣讀虞書皋陶謨有曰在知人在安民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是知人君代天理物其職專在於安民然推安民之要又在于能知人而使官稱其才也臣謹用斟酌古今事

疏議輯畧卷十一

五

五

宜遵照祖宗舊制擬為知人則例五條官人則例一十五條上塵聖覽以助睿思之萬一昔宋臣范仲淹上百官圖于宋仁宗曰如此為叙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知此則私且曰進退近臣不宜全委之宰相仲淹當時官非言路任匪銓曹豈不為越職當罪也然其區區愛國之誠不違自顧傳諸天下後世皆以為忠而惜其不能盡用也臣之愚誠竊亦效此伏惟聖明垂意省覽天下幸甚計開知人則例五條一論人之才術當以誠心體國愛民為主而才與守斟酌品第有是心而才與守兼優者為第一等有是心而或才優守次或守正才次者為第二等

無是心而才守無優者爲第三等無是心而或有才無守或有守無才者爲第四等一論人之心行如大臣科道翰林及在外方面正官當以奸詐貪婪爲重而貪墨爲次其部寺屬官方面佐二及知府以下則惟罪其貪酷而偏詐之人尚未可去一凡尚書侍郎都御史府尹翰林科道布政使按察使并備提學知府以上各項繁要官俱令到任一月後各舉一人自代吏部擇其舉多者擬奏陞擢庶多得人一二兩京大臣及在外撫按官俱以能薦賢稱職多者見其知人之明異日可備吏部之選吏部堂上官尤宜責其接人多訪不必避嫌一今內外臣僚皆以因循保守爲

職議各卷十七

十六

賢其有盡忠爲國擔當幹事不避流俗者朝士則衆怒群情不能存立在外司府等官亦多被殺忌流謗者効因而誤黜以此盡沮忠義之氣萬一國家有事無人肯當是皆彼職名不聞于上故也今宜法古御屏記名故事密訪內外臣僚中有盡忠體國才堪委用者親記其名一二則彼不爲奸謗所陷而真才得用矣官人則劍一十五條一內閣三員或四五員舊當寬亮輔弼之任今又總裁六部而議其進黜職任至重遇缺宜斟酌充朝李賢等事例於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中取其才望出衆練達事體公忠體國知人有容者推補一兩京六部尚書左右

職議各卷十七

十七

都御史約共十四五員爲一等有缺宜於在外行事右都御史及兩京左右侍郎坐堂副都御史共二十四五員內推補仍須論其職務難易輕重或量其才力所宜由簡易而陞重難或聽其心志所願辭重難而就簡易以均勞逸一兩京六部左右侍郎坐堂副都御史在外總制總督等項右都御史約共二十四五員爲一等有缺宜于兩京大理寺卿坐堂僉都御史府尹詹事學士并在外各處巡撫巡視南京管糧副僉都御史十三布政司左右政使共四十餘人內推補其兩京侍郎坐堂副僉都御史亦當論其職務難易輕重或量其才力由簡易而陞重難或順其心願辭重難而就簡易以均勞逸一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四川貴州雲南兩廣鄖陽南贛保定河南山東湖廣江西淮鳳蘇松各邊腹巡撫并巡視河道都御史共二十三員爲書等此等官最要得人最宜久任如宣德正統景泰年間各邊巡撫有只用寺丞等官領勅行事不必官大又如周忱在蘇松自侍郎陞尚書凡二十二年王翱在遼東自僉都歷陞副都右都左都凡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一十八年陳鑑在陝西亦十餘年是皆事久功成保濟得地方生民爲朝廷分憂今此等官宜於兩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年深出衆給事中御

史郎中在外右布政使按察使左右叅政年深矣備副使上等知府內推陞原職高者陞副都原職卑者陞僉都十分寄淺者陞署職令其願勅一敘行事其在邊不諳軍旅而善理民事者改任腹裏不為貶抑年深有勞者就彼僉都陞副都副都陞右都常管此方十分年勞深著者就陞陞部院掌印如正統天順年間金濂年富皆自副都陞戶部尚書不為躡等蓋先此廣推方能得人後必如此重擢方能久任久任方能脩葺得遼疆完固撫治得百姓安樂以為國家久安長治之計一兩京府尹并在外十三布政司左右布政使共十五員為一等俱要用心歷練

疏議輯覽卷上

六

民事不厭煩勞者循資遷轉此官稱職者留以久任選陞六部侍郎并都察院坐堂副都御史不必更陞在外巡撫以致遷轉不常不得盡心民事其心行雖公廉而才力不稱者遷改相應職事奸貪者即時罷黜如天順年間刑部尚書陸瑜禮部尚書蕭暉皆由布政徑陞今若止陞侍郎副都不為躡等一翰林春坊詹事府等官以備顧問侍讀讀草制誥脩史牒最清要之職唐宋以來多重此官以備卿輔之選然多選外官才學過人者試任雖取中狀元亦令試歷民事方纔取入翰林我國初多用徵聘隱逸之士永樂宣德正統以來如楊士奇張洪由王府審理

教授黃淮劉鉉張益由中書舍人鄒濟陳仲完由教職儲懋王洪陳山由給事中劉球李時勉陳敬宗由主事胡儼由知縣蔣驥由行人于敬由御史各陞翰林春坊詹事等職又如張英由教職薦陞給事中復進中允郭謹由叅政李賢由主事薛瑄由御史皆歷陞侍郎尚書兼詹事學士又如張顯宗由翰林歷陞祭酒出為布政郭濟歷任春坊復陞知府王珣由檢討陞大理寺丞巡撫貴州歐陽謙由御史改編修復陞即中徐旭由御史陞即中祭酒復改脩撰羅汝敬由侍讀改御史是皆惟才所宜不拘內外出入所以得人近年拘定庶吉士及進士第一甲素稱閣下門

疏議輯覽卷上

九

生者方得選授天下不無遺才今宜遵復舊制不拘內外即中職事但有文學才行出衆者許大臣言官論薦內閣吏部召試此官庶幾得人而可儲卿輔之望矣一給事中御史皆有言責上而君身朝政缺失下而臣僚是非邪正皆唯其所言是聽使非其人人主誤聽其言則聰明或亂是非邪正不明誤事不小不聽其言又為拒諫取謗天下至于御史又有巡按在外激濁揚清除奸革弊之責所係一方利害尤重故自古慎重此官我祖宗朝如王翱由寺正甄庸由知府左遷陳祚由叅議康慶由知州落職皆復陞御史虞祥王鐸年富由教職莫訥由州判官皆陞

給事中又如丁璿由主事馬守中由同知俱陞御史徐旭由御史陞郎中復改翰林歐陽謙由御史入翰林復陞郎中是皆唯才所宜不限資格所以得人而又拔其尤者超擢侍郎僉都御史罕官所以肯盡其職且又不時考察使偏私浮偽者不得混于其中以惑上聰明所以天下常受諫納之福而君上不受拒諫之名今宜使大臣于內外郎官及聽選進士中各薦所知必其忠直公正明識治體者方授此官三年之內考其敢言而忠諫有益舉刺得宜及巡按在外激揚興革有益地方者留以久任超擢卿佐等官其雖敢言而言或不切于事體或過于激烈易至

疏議輯覽卷十二

廿

觸忤者則遷改內外相應職事以保全之後仍記其忠直數其後効量加超擢其或當言不言或挾私附勢妄奏及巡按不職者明奏降黜如此則言官皆得忠正之人而朝廷納其忠諫有益於天下矣一吏部文選考功兵部職方武選禮部儀制等司郎中亦須妙選若得其人亦宜久任量加超擢其中常不稱者即令外補一通政司鴻臚寺官專取聲音洪亮于本衙門遷轉已有舊規其有才堪部院者亦行推用一兩京坐堂僉都御史南京總督糧儲都御史及各寺卿佐并各部寺屬官照常循資遷轉然人才各有所長有不相宜者彼此更調不妨一在外布按二司官

宜只於本地方衙門遷轉雖有資格遲速不同臨了總算有甚懸絕不得已者方推鄰近地方官陞補仍照弘治以前事例僉事徑陞副使副使徑陞按察使按察使徑陞左右政使參議徑陞參政參政徑陞右布政使不必如今逐級挨陞南北遠調以致往來不常虛曠歲月地方常致缺官誤事其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員缺宜于附近地方資淺人員內比常早陞以酬其勞遠一各道分巡僉事國初選定道分九年方改後因改道不常凡遇地方難事皆推避不理以致聚強貪猾任情作弊害民地方受患今宜皆如廣東等處事例三年滿日方許改道仍須考其三年任

疏議輯覽卷十二

廿

內奸弊盜賊豪強貪猾之有無以爲殿最本司若有進表等項公差止於貼堂副使或分巡滿道僉事內差遣其分道三年之內不許改差一各處緊要兵備及提學官俱要於資淺人員內推其才力相應者先陞僉事後加副使常管此方其職任內事務不許他官撓越如提學所管教官兵備所管有司巡捕并衛所官有犯撫按衙門俱就委其提問不許改委他官以致權柄不一事體難行兵備必須兼理本道分巡以便行事至於練兵捕盜應該勸賞等項財物許其措置或動支官錢如此久任專制方可責其成功十分年深勞著者提學撫按少卿參議等官兵備推

陸各邊巡撫其餘照常選轉才力不稱者就行改調別任不宜姑息一知府知州知縣三等親民之官使非其人則上司雖有好官行得好事不能實到百姓所以自古國家慎重此職漢制即官出宰百里郡守入為三公唐制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刻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我國初取中進士俱選縣官徵至賢才多選守令正統以來知府俱責大臣保舉知州知縣另委吏部揀選所以得人且又立為定制知府知州見上司不行跪禮以重其職其久任卓異者不次超擢如何文淵由知府即陞侍郎胡儼由知縣即陞檢討所以人多樂為此官弘治初年又責其備荒積穀多少以為殿最所以民受實惠固得邦本如此又長正德以來此官不重輕選驟陞下焉者惟圖取覓得錢以防速退上焉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皆不肯盡心民事以致民窮財盡一遇荒多致餓死今宜遵復先朝舊規知府令在京堂上官於京官七品以上在外在間五品以上官內保舉在外撫按及布按二司掌印官于叅議僉事同知知州內保舉其知州知縣俱聽吏部預行揀選仍舊撫巡布按二司於府通判推官州同知知縣內保舉堪任知州之人州判官縣丞主簿儒學教職司府衛首領官內保舉堪任知縣之人俱必其有愛民之誠有守已

之操有慶事之才三者俱備而後可任此職後有不稱舉主連坐誤舉者先能自首則免到任之後察其奉公守廉而不盡心民事才力不稱者改任品級相應職事會醜罷軟者即時罷黜其稱職者留以久任知府九年以上者即陞四品京堂拜布按二司長官次者照常陞參政副使等職知州九年上者即陞叅議知府即中僉事次者照常陞員外府同知運同等官知縣上者三年行取到京考其文學德行出衆者選入翰林忠直剛正識治體者選為科道才識明敏者分任部寺屬官其有深得民心願留久任者超擢府州正職次者九年六年照常選轉如此選任方得

薦舉疏

彭韶

竊聞名德之賢成就甚難儲之朝廷關係實重是以古昔聖帝明王咨訪搜求罔敢遺逸小或致之大或起之動則賴以成顯著之事功靜則因以係士心之向慕聲望風采蔚為國華大學所謂惟善以為寶是也切見廣州府新會

縣依親監生陳獻章心術正大誠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
堅定立志願學於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誠高世之儒也
往者應試春闈偶失甲第給假回還杜門養志沉潛聖賢
之書實窺體要洞達事物之理有見精微才雖未試行則
可觀今年五十餘矣讀書踐履愈覺純熟孝義著聞人皆
感動臣等自度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且叨食厚祿顧於
醇儒反未見用非惟臣等之心誠切不安亦恐國家不及
收用坐失惟善之寶也伏見天順年間英宗皇帝聞撫
州民人吳與弼文行高古特加禮聘屢以官僚參緣老病
辭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之効今獻章年力盛強大非與

疏議輯覽卷七上

苗

十五

弼之比伏乞 聖明以禮徵召量處以在京儒官職事則
必有以補助 聖德風動士類矣

論大臣進退疏

毛鳳韶

臣聞大臣繫天下之望當謹於進退之際以存始終之禮
故古者大臣求退必薦賢以自代苟所代不如其人則寧
存其舊誠慎之也臣仰見 陛下勵精圖治信用大臣而
大臣不肯精白一心以事 陛下臣愚竊以大臣退之易
者由進之易也邇年以來會推之典不為不公而論者乃
謂特循故事臣愚以為有三患焉一則人材難得之患二
則知人甚難之患三則觀望顧忌之患三患生而會推之

下不協人望果以取敗者誠不免矣夫始以遷就而進終
以敗露而退於人主知人之明國家遇大臣之禮不兩有
負哉伏望 陛下念此事重大再三加慎凡大臣求退者
審以為可方許休致仍令其薦一二人以自代下之廷議
參酌是非如其未宜仍又別推務使人人盡言不必拘以
時月取之周則不遺謀之緩則不失期得真才以俟 陛
下審擇而用之庶大臣得人而無數易之患矣臣又見
陛下近准禮部右侍郎何瑋回籍養病以遂其高蹈之節
以長恬退之風甚有補於 聖治但中外咸謂何瑋敦朴
正大足以厚士風廉靜忠貞足以勵貪懦邦禮之任允宜

疏議輯覽卷七上

十五

斯人恐代之者未能過之則屢更數易似於國體未宜如
蒙 陛下愛惜人才改命在京調理病痊仍出供職贊
陛下中興博大之治以返淳古敦朴之風將必有賴於斯
人矣

公用人以正治體疏

周用

臣聞舜之無為歸於得人然舜之所以得人由其用人以
公也今考虞史所載舜命九官每每下咨於群臣夫舜聖
人也而其用人猶不敢自用如此誠以知人則哲惟帝其
難以我用人固不若以用人者之為公也臣伏見 陛
下近來用人往往不由該部如以某為禮部尚書某為

臚寺卿某爲本寺左少卿都給事中呂經潘瓊俱陞級外任或蒙特旨或出內降遠近惶惑莫知所由殊非有虞疇咨之意也臣愚以爲勅戒百官各司其職者陛下之事也至如舉其人以上請者吏部之事也今京官之二品與外官之六品陛下皆躬親授其人而吏部不得與聞則是吏部之職廢而陛下行有司之事矣非徒上厯聖慮抑亦有傷治體且陛下豈以某某四人者爲賢而特用之耶臣聞爲人臣者易進者必難退慮得者必患失其等自甘躁進不卹清議方彼乞衰於昏夜人則已見其肺肝試使捫心能無此顧是此四人殆所謂小人者也陛下

跡議輯畧卷二上

廿六

下將隆唐虞之治顧得若人而用之非所以厭衆心而訓有位也臣又惟近日此輩傳陞之事始於一人而遞相效尤不謹其初遂至如此自茲以往人之效尤日甚一日馴至其極將如之何至於呂經潘瓊待罪諫垣似無深過陛下聖德優弘專務開納亦當諒其徇馬之初心略其對罪之下體若獲轉遷宜從資格今來陞任特異尋常此固天地曠蕩之恩經等隕身不足報稱然使天下後世將謂陛下疑察臣下特假此以疎斥言官而凡依違苟容者亦將鑒此而循默在位臣實惜之誠願軫念建官之意而思知人之難將某并等通行罷黜以沮倖進呂經等照舊供

職以廣言路使四海仰日月之明百官效股肱之良用人公而治體正而有虞恭己之化將復見於今日矣

論革冗官疏

桂萼

臣聞在昔聖帝明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凡以代天理物爲民立極也今國家政令出自朝廷五府六部則分職率屬而倡行之其在南京吏部不典銓選禮部不知貢舉戶部無歛散之責兵部無調遣之行近者大臣率以無用老疾之人聽其在彼養老虛糜廩祿甚非我太祖之意故我太宗文皇帝初遷北京亦止權置二三行在府部官不全設也但考諸古商遷五都不別置

跡議輯畧卷二上

廿七

員周營洛邑惟命命後漢唐舊邦止設京尹蓋從古已然今實所當釐正凡在內各部寺屬在外司府州縣管糧管馬等官及王府空閑官僚因而省之以補軍衛多餘首領及非衝要而設驛遞非要害而設巡司下邑置丞小郡添判如斯之類不可勝數歲所費不下十餘萬宗室祿糧軍士月米爲益多矣故有來有識之士莫不建議裁減獨有上下議擬不同或溺於聞見不覺隨事徇非或畏難苟安不能相時裁度惟是生民重困冗食日滋因循百年迄未有改自非我大聖人聰明睿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獨思及此而力行之乎伏願皇上即以聖意明詔有司會官

廷議各各備開建置來歷分別應否存留裁革省併奏請
定奪則官簡而費易供選清而俗亦靜所謂明王立政不
惟其官惟其人者正在是矣

銓選議

三藩

臣按天下之事其利害得失恒相半而朝廷所立之法
亦然且如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
於歷級而升不致沉廢挺特者脫穎而出遂至迴迴則是
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於下位
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又是資格不可無也然則資格
用人其利害得失如何嗟夫天生斯民賢智者恒少而愚

源議輯卷七上

廿八

不肖者恒多天下之事鉅而重者又常不若細而輕者之
為衆也是故人君為治用天下之人以理天下之事豈不
欲人人皆用其賢且智也然人品有高下事體有大小官
職有崇卑量其事而設其官隨其官而用其人必使官與
事稱人與官稱則事無不理而政務舉治道成矣然人品
高下之中又有高下事體大小之中又有大小官職崇卑
之中又有崇卑不可以一律齊也於其不可一律齊之中
而設官以總持之使之各得其劑量焉如權衡之稱物尺
度之度物輕重長短各適其可而不倚於一偏非得其人
不可也然人不常待於是不得已而任之以法焉使朝

廷常得人而任之則雖無法亦可也如其人之不常也何
此古人用人貴於人法兼用也夫群千百人之才品而決
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
循歷而一一記憶之以揀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
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况夫偽倭詐冒請託下求那移
蒙弊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任而法亦不可
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
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不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
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煩劇之務用資格所
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濶者其立

源議輯卷七上

廿九

為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
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維
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人以漸而用出類之
才則不以漸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非有大
功德大才能及國家猝有非常之變決不援卒為將徒步
而至卿相也我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未嘗不用資
格而有不用者焉雖若不分流品而實采量分焉何則
今制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
缺員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未
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今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

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
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則雖推舉不次用之
既滿秩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祖宗良法
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筆者也

皇明疏議輯畧卷十一下

考課

酌事理以公考覈疏

王恕

一查得諸司職掌內九年考滿教官考不通經者別用府
衛教授州學正縣教諭府衛州縣訓導俱係教官係正九
品學正教諭訓導俱未入流調用者但不令復為教官
而於品級相等官內改用也教授合改從九品稅課司大
使府倉大使司獄巡檢等官學正教諭訓導合改未入流
河泊所官稅課局織染局鹽課司大使副使倉大使副使
等官景泰天順年間教授有改稅課局大使等官者學正
教諭訓導有改除倉官河泊等官者近年以來不分教授
學正教諭訓導俱改除河泊所官非惟太拘其實於教授
為降等有乖別用之制合無今後教官考不通經者教授
改除從九品大使司獄巡檢等官學正教諭訓導俱改除
未入流河泊所及大使副使等官不拘衙門如此則改調
有等選法疏通一外官九年考滿到部有司官繁稱陞二
級簡稱陞一級教官考通經者府州縣學官舉人及數乃
陞衛學官并選貢衛學官無舉人亦陞丁憂復除者舊
例俱以後任定其黜陟頗有不均且如有司官前任事簡
歷俸少後任事繁歷俸多陞二級固為相應若前任事繁

歷俸多後任事簡歷俸少止陞一級不無有虧教官前任
府州縣學日多後任衛學并選貢衙門學日少照衛并選
貢衙門學不論舉人而陞固不相應前任衛學并選貢衙
門學日多後任府州縣日少論舉人不及數而不陞亦不
相應合無今後有司官九年考滿不分前任後任但事繁
歷俸日多者陞二級事簡歷俸日多者陞一級教官亦不
分前任後任但任府州縣學日多者從府州縣論任衛學
并選貢衙門學日多者從衛學并選貢衙門論如此則衙
門停當人心悅服一在外所屬例該考覈屬官員雖開
合干上司考覈詞語不開稱職平常不稱職字樣者案候
疏議輯畧卷上下

行查回報之日有司官引奏復職教官具奏入選不無守
候人難合無今後有司官雖不開稱職平常不稱字樣其
詞內有勤能端謹等項字樣者即以稱職論有頗可等項
者即以平常論有無為無守誤事懶惰等項字樣者即以
不稱論初考二考不必行查就與定稱不引奏復職三考
仍候行查至日定奪全無考覈詞語照舊行查教官舊例
止以到部考通經有舉人定點陞不以上司考語為殿最
雖無考語即與具奏入選差錯官吏俱照例參問一舊例
外官考滿前任日少許通理前任日多另歷三年是說丁
憂起復并更調改除官前任後任近年以來却將考滿給

由到部復任轉考者亦以前任後任如前論之此其因襲
之失合無改正今後止以丁憂起復及更調改除為兩任
照前例查考其考滿復任轉考者不必論前任後任多少
一考滿官歷任六年止開三年事蹟給由者參問准作三
年考滿仍令回任補造六年考滿牌冊給由不無往返人
難合無今後考滿官雖歷任六年止開三年事蹟考滿給
由者免其參問准作三年考滿不必補造六年考滿牌冊
候九年考滿通將後六年事蹟攢造牌冊給由為便一吏
員出身考滿官或該陞正從八品正九品者或該本等用
者或該降者入選之時考中該陞者陞該本等者本等用

該降者降不中俱降雜職內巡檢與府司衛倉場大使俱
係從九品官巡檢以軍囚及數陞司府衛倉場大使以糧
草及數陞巡檢不考就陞司府衛倉大使考中方陞不中
降雜職此諸司職掌不該載不知昉於何時一向因襲而
行且以正從八品并正九品官考不中一例俱降雜職似
無分別是以入選官懷不平者往往纏告合無今後吏員
出身考滿該陞正從八品正九品者考中照例陞考不中
本等用其原該本等用并該降者不必考驗照例選用若
考中該陞官告願就雜職者選如此則選法一而人心服
一知印資格兩京五府知印從八品出身六部都察院知

印九品出身在外都布按三司知印從九品出身在外知印係農民充役滿赴部冠帶辦事半年不考就除從九品職事在京知印係役滿承差請旨點做役滿冠帶五府者考中除從八品職事六部都察院考中者除正九品職事考不中俱降除雜職且在外知印不考就照資格除授在京知印考中方照資格除授不中降用事體不一况知印原非書辦文案人役與吏典一般考試擬多是不中往往降除雜職是資格高者得官及卑資格卑者及高似非所宜除都布按三司知印照舊不考就選外合無今後五府六部都察院知印臨選之時止考行移中者照資格除授不中者降一級用如此則事體適中而彼此皆安一在外司府州縣等衙門官三年六年俱赴部給由惟雲南布政司軍職首領并斷事司理問所官府州縣首領官貴州布政司所屬府州縣官并軍職首領官三年六年考滿俱赴本布政司給由考數就彼復職牌冊類繳候九年通考赴部其各處開闢河泊稅課司局并驛遞官三年六年考滿隸布政司者俱赴各該布政司給由南直隸者赴南京吏部給由亦就彼考覆復職牌冊俱差人類繳本部北直隸者赴本部給由引奏復職九年通考官不分遠近俱赴部給由係是舊例及查得成化六年為申明舊制事

疏議輯覽卷二下

四

本部題准今後除邊方軍馬錢糧所係官員考滿申請定奪外其餘不係邊方大小官員務要依例三年給由雖有專責差占及奉例納米等項三年六年之間亦要一次赴部給由考覈不許托故違者查理究問有規避黜降已經通行外成化二十等年又該戶部題准被災去歲三年六年考滿官員依例納米准令給由以備一時救荒又經通行去後今奏前因誠為有理除雲南等處地方寫遠有司大小官員照舊本布政司給由外其浙江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府州縣等衙門今後有司大小官員三年六年考滿俱要依例赴部給由考覈驛遞等官在外者仍赴本布政司給由係南直隸者赴南京吏部給由俱造牌冊繳部查考北直隸者赴本部給由引奏復職俱不許仍前一槩納米以玷名節如遇地方災傷缺糧賑濟許令有司預先別作措置或臨期多方區處如此則考課之法不致廢弛而備荒之政不誤矣

疏議輯覽卷二下

五

嚴考察以勵庶官疏

王恕

看得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吳泰等奏稱兩京堂上官并在外司府州縣官已經考察獨兩京各衙門五品以下官員年久未經考察其間才行可稱者固多而貪冒苟且者亦有要行兩京吏部會同兩京都察院公同各衙門堂上

掌印官從公逐一考察一節臣等切惟兩京堂上官并在外司府州縣官節經糾劾考察黜退唯兩京五品以下官委的年久未經考察不無賢否混淆誠如吳泰等所言合無准其所奏照依前例在京者本部會同都察院并公同各衙門堂上掌印官將五品以下見任帶俸行丁憂公差養病省祭等項官員從公逐一考察除廉幹公勤才行起卓者遇有內外相應員缺另行具奏擢用職葉頗修操履不失者存留辦事外其貪淫酷暴罷職老疾素行不謹浮躁淺露者開具職名奏請定奪如考察不公仍聽科道糾舉其被黜之人若有造言生事拾撿妄奏者治以重罪

疏議輯卷十下

六

發遣為民仍行南京吏部會同南京都察院等衙門一體考察徑自具奏定奪其言要嚴立歲考之法在京諸司堂上掌印官及在外布按兩司并各府掌印官每遇年終各將本衙門及僚屬官員廉貪能否勤惰得失緣由斟酌確考語造冊三本一本奏繳一本送吏部一本送都察院查照一節仰惟國朝定制內外官員已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典外官又有朝覲考察之例若再更立歲考之法不無事體紛更難准所擬合無仍照舊例通行在京在外前項衙門堂上掌印官如遇所屬官員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日務要從公嚴加考覈所出考語亦要允協公

論不許循情虛應故事以致賢否混淆黜陟不當事發連坐以罪

議覆陳言疏

王恕

一查得本部欽奉詔書并節次奏准考察官員事理俱行移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等官將所屬守領等項官員嚴加訪察務在至公無私不許顛倒是非及遇所屬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時務要從公嚴加考覈不許徇情虛應故事以致黜陟不公等因去後今鎮國將軍陽鑒所言巡撫巡按官考察官員不過據該司開陳賢否以憑黜陟該司官與府州縣官豈無親故仇嫌以致考察不公黜陟不

疏議輯卷十下

七

明要行各處巡撫巡按及布按二司官凡遇考績黜陟之時務要該法體訪陟其明而黜其幽一節其言有理深中時弊合無准其所言通行各處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官今後凡遇所屬府州縣官或三年六年九年考覈或朝覲考察或保舉糾劾務各秉公心該法體訪得其賢否之實一黜一陟必須允合輿論不許容情挾私以致是非顛倒黜陟不公人心不服責有攸歸一查得近該吏科給事中林廷玉題稱近年納粟監生數多彼既以財出身得官豈不按本生民被其魚肉要預先立為上中下三等於臨選之時吏部出題嚴加考試以文理通暢者為上文理稍

通寫字端指非請客者為中不諳文理寫字粗拙請客者
為下上中二筆量其高下與科貢一體選用下等者填註
衙門職名令其冠帶開往行移國子監及天下學校省諭
各生知會使知及時勉學毋致後日追悔本部看得所言
有理合無依擬於臨選之時嚴加考試分為三等如前所
擬選用及冠帶開往及先行各生知會使知各加勉勵奮
志進學以收後効題奉 聖旨准擬欽此除欽遵通行外
今鎮國將軍陽慶又以為言緣有前項題 准事例見行
未久若再更張非惟政體不一抑且人情不堪一看得鎮
國將軍陽慶言各 王府輔導官不得其人要行巡撫巡
撫官不為常例通行考察年力精壯文理優長素行清白
著存留老弱無為閒設不才者就便罷黜一節固為有理
查得諸司職掌內開各 王府官不係常選任滿黜陟取
自上裁似難行今巡撫按官考察及查得先該 藩
王奏稱各王府官中間有年踰七十者不敢告老致仕及
年未七十或沾疾病等項願告致仕者俱照例如陞品級
等因該本部議擬奏准已經通行去後其言要行選端謹
有為之人以充厥職所言有理合無候各 王府長史等
官有缺本部照例於教習之中詢訪推舉相應堪任之人
照例銓補庶使輔導得人 宗支弼正矣

考課議

江濬

仰惟本朝三年一朝 覲天下布政按察諸司府州縣官
吏各齎須知文冊來朝大都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
未完報者當廷劾奏之以行黜陟近歲為因選調積滯設
法以疏通之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以進退天下官僚
不復稽其實蹟錄其罪狀立為老疾罷軟貪暴素行不謹
等名以黜退之殊非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
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
之終然後黜陟焉其有緣事降職除名必許其伸理雖當
臨刑亦必優賜葬恤惜人才而不輕棄絕之如此可謂
之至義之盡矣彼哉何人立為此等名目其所謂素行不
謹者尤為無謂則是不復容人改過遷善凡經書所謂改
過不吝過則勿憚改皆非矣夫人自幼至壯自壯至老其
所存所行安能事事盡善而無過舉哉不仕則已一獲外
任稍為人所憎疾則雖有顏閔之行有所不免矣切觀漢
時長吏不任位者三公遣掾吏案驗然後黜退其後不任
三府而權歸刺史之吏朱浮謂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
坐被空文意當時長吏雖心不厭服然猶有罪可名雖被
空文然猶有文可考今則加以空名如死後節惠之謚受
此曖昧不明之惡聲以至於沒齒齟齬恨况貪者未必暴

者未必貪老疾未必老疾罷軟素行不謹不知何所指名
又何以厭服其心哉宋韓億為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擔拾
官吏小過輒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草木昆蟲皆
欲使之得所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下亦望
為京朝官奈何錮之於聖世嗚呼禁錮人於聖世固非太
平美事然使天下失職之人布滿郡縣亦豈朝廷之福
哉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當道君子尚慎思之

考課議

王瓊

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
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
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陞官之法不守也即
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陞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
績者幾何人哉况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勞費且
誤公務許令本處考覈庶為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
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 覲定黜陟如
此朝 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矣

皇明疏議輯畧卷十二

財計

會計足國裕民疏

切惟因地制賦適立國之大經量入為出實理財之要道
故禹貢承六府之脩而分土作貢成周以九賦歛財賄必
以九式均節之降是而後漢唐盛世或度官量吏以賦民
租或計丁受田以立租調是皆能推本末之義以適歛散
之宜者也洪惟 太祖高皇帝混一海宇疆理之盛遠
過前代貢賦之制取準哲王不可尚已然洪武年間建都
金陵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為重各邊次之自永樂以來定
蹕燕都其後供給之大京師為重南京次之而各邊又次
之然洪武年間供給南京止於湖廣江西浙江應天寧國
太平及蘇松常鎮等處而已供給各邊止於山西陝西及
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而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山西
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八布政司隆慶保安二州
錢糧俱本處存留起運邊方備用內福建廣東止有起運
京庫折糧銀兩其湖廣江西浙江蘇松常鎮廬鳳淮揚已
供南京又供京師北直隸河南山東既供京師又供各邊
則是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常賦甚簡而
今之常賦甚繁然不特常賦之繁而已正統以前國家用

儉故凡百輸納皆不出常額之外自景泰至今供用日盛
科需日增有司應上之求不得已往往於額外加徵派納
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派納過糧浙江雲廣等處之派買香
蠟皆先年所無者由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急民力之
窮誠為可憂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近日
之費耳若計近日之用以逆將來之費又有可憂者焉何
則往時年豐歲盛運河易達邊方無調發之久州縣無流
徙之多有司得以籍先年之積制一歲之用或徒有以均
無或用豐而補歉猶之可也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亢食
日如於前內格缺見年之用而給費日伺於後征需已極
而郡縣早潦之不時輸送已窮而邊方請給之不已顧後
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阻漕運遲悞邊郡有警
軍餉空虛則京儲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固難猝至邊餉
四百萬兩之銀亦難繼集復加以數千里之水旱通行賑
恤連十數萬之軍旅皆欲餉給是時欲賦之民而民苦已
極欲假之官而官帑已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哉所謂入
有可憂者此也臣猥以非才叨司國計值今天下倉庫空
虛軍民疲憊晝夜思惟策無所施伏望 皇上憫天下民
物周弊之餘念 國家財賦需用之急必先事以預圖斯
有備而無患乞勅重臣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

疏議輯畧卷十二

二

二

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
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
常實而緩急之不悞厨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
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蘇各邊方軍儲如何
調度使小民少免轉輸之苦各運司監課如何撙節使邊
警得備倉卒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
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
為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為準則可守而
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多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府
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覈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糧稅又
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庶於 聖政有補而
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

疏議輯畧卷十二

三

清理糧儲積弊疏

叢蘭

照得戶部職掌天下財賦惟兩京倉庫差知中員外郎主
事等官監督收放其次兩京水次如淮安徐州臨清德州
四倉預備京儲并大同宣府遼東等處供給糧儲亦各委
前項屬官監督收放其在外司府州縣存留稅糧有係供
給郡王郡主鎮國將軍并儀衛祿米等項不該本部屬官
監理今山西布政司大同府原設大有倉廩四處其一在
北其二在南其三在西其四在東南印同一顆官有四員

本部因其積弊多端勑差郎中一員鑄與關防令其專一總理軍儲屯種糧草其祿米等項於山西布政司稅糧存番數內撥補備用內祿米每年或一次或二次支給其大同府知府係提調正官不分軍儲祿米等一例俱該通屬郎中監臨關防出納禁革奸弊斯為正體近年以來巡撫官員多有擅將軍儲支作祿米并本府官吏俸糧司府官員將該管祿米俸銀等事置之度外若不相干夫以部屬官員管理司府之事甚非朝廷設官初意况大同軍儲缺之奸弊不清即今大軍俱集防禦虞寇那借主兵歲月糧諸供給客兵猶至告乏豈宜仍事因循以踵舊弊乞勑

疏議輯覽卷三

二

四

戶部行令山西布政司自成化二十一年為始存番糧稅除親王例該本府官收外其餘王郡主鎮國將軍并儀賓祿米等項原該於有司倉分關支者逐一提擬如大同府專一於大有南倉收貯之數有司提調正官一城不拘幾倉出納俱要加意提調以稱斯任司府州縣官敢有怠職以致祿米等項關支過時許巡撫官并郎中嚴加究治郎中等官敢有擅動軍儲本部即時奏究庶幾責任有歸奸弊可革

資治策疏

王叔英

臣聞天生斯民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為

人君者將欲遂民之庶必先有以富之既富之然後可以教之今天下之民未甚庶未能從上之教者以富之道有未至焉耳富之道臣嘗讀大學而知之矣有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則平治天下之道實本於此臣竊觀之天下凡有害於此者亦頗知其累矣恒產未制而貧富不均賦歛未平而田多荒萊此二者生之之本之害也軍卒有多餘之丁而惟務於工商僧道有污雜之衆而失力於耕稼民之務末者常勝而務本者常負此三者生之未衆之害也養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冗食未汰而有素餐之員此二者

疏議輯覽卷上

五

二

用之未舒之害也官司役民或奪其時或盡其力此二者為之未疾之害也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民衆有可儲之時而不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臣請得而詳言之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畝故民生業均一後世井田既廢故民業不均至於後魏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世業之田雖非先王之道然亦庶幾使民有恒產者自唐以後恒產之制不行富強無併至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田可耕故往往租耕富民之田亦輸其收之半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恒產未制之害也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稅通乎天下

而賦歛以平後世田有官民之分賦有輕重之異官既事繁而需於民者多故田之係於民者其賦不得不重惟係於官者其賦輕而亦有過於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則賦稅有差然或追籍徇私以肥為瘠賦當輕而反重者往往有之若夫官田之賦雖比之民田為重而未必重於富民之租然輸之官倉道跡既遙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故亦或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由是官民之田其入有可輸富民之餘而又有可酬其力者民然後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賦歛未平之害是以田多荒蕪也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生之本乎古者兵出於

農則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為兵者既不耕而食於農者多而又多餘丁不為商則為工是亦不耕而食於農者人之務末者衆而務本者寡實由於此此軍卒有多餘之丁可以裁減歸農而未裁減之故也古之為民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為民者六故務農者益寡况二氏之教本以清淨無為為宗而後世為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托於此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之利由是為之者衆往往食肉飲酒華衣美食肆欲營利無異於汚民是則於其本教既忍違之况可律之以聖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托佛老以為生

無補於世道而有敗於風俗愚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彼者足以獲福且輟已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昔唐高祖嘗議除之正以人之坐食者衆而資食者少實由於此此僧道有汚雜之衆可以省除助農而未省除之故也古者制民之法以農為本故常厚之以資賈為末故常抑之後世抑末之法猶存而厚本之法每病於費廣食衆不能行之故為商賈者益多於商賈獲利既厚而財貨有餘農民往往衣食不給反稱債於商賈况又有工藝之家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而施奇技淫巧為服用之物以漁厚利徒多費工力而無益於實用農人

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當其一夫之獲積一歲之收者或不足以牟其一旦之售由是務末者恒有餘而務本者恒不足斯三者豈非有害於生之末衆者乎古者天子六軍諸侯用兵不過三軍近世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過二十萬十萬屯京師十萬屯外郡今京師之兵已十萬而在外郡者不知其幾以此推之今之兵過多而有徒食者可知矣天下賦歛之難平儲蓄之未豐實由於此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後世事漸繁密故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之官數以萬計以此推之

之官有冗員而多素食者亦可知矣天下賦歛之難平
儲蓄之難豐亦由於此斯二者非有害於食之末寡者乎
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然役之必於農隙之時後世事繁
故徭役寢多唐太宗制租庸調之法歲不過役民二十日
蓋由其能省事故也故其法至今稱之今天下有司役民
無度四時不息由其不能省事故也至於民稀州縣人丁
應役不給丁丁當差男丁有故役及婦人奈何而民不窮
困乎蓋由州縣有應併省而不併省者其民既稀其役自
繁是以民稠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特民稀州縣既奪
其力又奪其時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為之末疾者乎古者

疏議輯卷十二

八

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是以斧斤以時入山林而
材木不可勝用數言不入洿池而魚鱉不可勝食後世之
民困於徭役者多故其山林不能限之以時急近利者
衆故其入洿池多以數罟由是材木不給魚鱉不充此所
謂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者也古者三年畊而有一年
之儲九年畊而有三年之積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無菜
色後世賦重役多故民無餘蓄然漢宣帝時以歲數豐穀
賤農人少利因置常平倉令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
貴則減價而糴以利民至隋唐皆有義倉於收穫之後勸
農出粟以防飢饉皆良法也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

以備之此所謂民粟有可蓄之時而不蓄者也古者制民
之用宮室飲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
書賤各有等差不得過侈而又無有釋老齋醮之說妖淫
鬼神之祠故民無妄費而財用常足後世雖或有制而未
必盡行故以庶民之賤苟富有財貨之家其居處服用之
物與夫吉凶之禮擬於公侯者有之其貧無財貨者雖居
處服用之物無以自給至有婚姻之事往往假借於人務
為浮靡者有之及有親戚之喪亦窮竭家資設作齋醮者
有之若病疾則訪之巫祝禱之淫祠苟乏祭物或竭已貲
而致衣食窘乏者有之必舉債於人而致田廬典賣者有
之此所謂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者也此三者豈非用
之未舒之害耶凡此數者特其大略耳若其他固非臣之
所能盡知而徧舉也陛下誠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
所未知明其為害則除之明其為利則興之將見富庶之
效不數年而可致而教化之行不難矣

疏議輯卷十二

九

裁革冗食疏

張文

臣查得先年各處救荒事例有生員納粟者有三考納粟
者有軍職納粟者有罪人納粟者有中納鹽糧者有給度
僧道者有採辦礦課者有借貸在京貴戚富室者各循例
行之雖足以濟一時之急然利至而害亦隨所得不補所

失我 孝宗皇帝鄣行禁約蓋懼弊端之復起而於治體
有不便耳然豈惟我 朝古之人有行之者考之前史可
見雖以朱元晦之在浙東其救荒糴粟也請身數百本
乞度牒數百本彼豈不知名器不可假哉異端不可長哉
國勢至此危急已極雖大賢君子亦無如之何也近日都
御史楊一清等參及納粟之例太監秦文華徵開礦課之
端給事中徐忱謂禁例不必拘戶部亦謂成規不必泥雖
不明言所以而其意實各有在矣臣等惟我 朝廷富有
四海自 祖宗以來百五十年之積其帑藏之充前古莫
及宜乎取之不窮用之不竭而一旦空乏遂至於此取之

疏議輯畧卷十二

十一

州縣也而州縣困憊已極矣取之隣國也今天下一君四
海一國孰為隣乎取之前各例也而又有言其便者有言
其不便者甲可乙否言人人殊誰適從哉夫總理財賦固
戶曹之職而經制國用均之為大臣宰相事也 陛下固
當內謀之諸若外責之九卿今日何道可以生財何術可
以經國考古今之成迹何人可法按近日之典故何事可
行或不意陳言或無收遺策俱要講求明白區畫停當雖
意見各出不必雷同而事理重大所宜畫一且沃焦捧漏
之勢緩則事不及濟期以億萬之積不出數月之內庶供
用有賴倉卒不至無辦矣然生財尤莫先於節用近年冗

疏議輯畧卷十二

十二

食之費積弊至今固非一日頃來尤甚供億愈難 陛下
各 勅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匠禮部於光
祿寺司禮監於 內府各監局查理各項冗費 命下戶
部約 祖宗以來官兵吏匠及每歲本部賦入之數酌取
其中以爲定制以十之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山陝各
邊兵荒非常之事此外如土木齋醮遊宴樂費戚近幸
無名之賞不經之費悉從裁節不致妄用情由禮約費從
事省期以數歲積蓄有餘物力稍紓自然富強矣否則雖
以泥沙爲粟瓦礫爲金物不劑而用無節安得不乏古人
有言國用盈虛在於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竭
必盈此爲至論伏乞 聖明垂意焉

陳時宜以隆治道疏

楊庶

竊惟太常光祿二寺廚役所以備 郊廟之祭薦奉 宮
闈之膳羞賓饗四夷餽廩百司其職固不可缺太常寺原
額一千五百名見在一千一百七十三名光祿寺原額六
千八百餘名見在五千一百餘名雖於舊額未充而其數
已不爲少自正德以來因循日久奸弊漸生占用數多買
閑例起膳夫爲食費甚重之具宜康充遊民養養之資更
和烹割之業荒而操電執七之人病矣且如尚膳監等處
占用太常寺者一千四百七十餘名已去四分之一而神

宮監等處占用太常寺者七百一十餘名遂至三分之二
應役不敷勢必濫收不已公廩浪費有識之士咸欲一振
舉之而未能也茲幸 聖人在上百度惟貞 威斷大行
近習欽畏于是廷臣目擊其弊屢有建白該部職方司數
上其事鄭請施行茲者臣等奉 命從事悉心查理各官
亦能仰承德意盡數退出事酌其繁簡之宜人均其勞逸
之節造成執事文冊以爲定式并將冒濫者革退占用者
取回一時弊政似爲肅靖臣等又以爲添立而後有司得
以守其成令行而後奸人無以乘其弊謹斟酌未盡事宜
條具上塵 睿覽乞 勅部議著之令甲永爲遵守則天

疏議輯畧卷十二

十三

厨之冗食可以少節而天下民力亦少舒矣先是行人王
禎奏曰臣伏讀 勅諭見 陛下祇悼災變不忍元元受
愆引咎自責雖殷王之罪已周武之大賚不是過矣且猶
深惟弊端詳察關政顧 勅諭頒降謂守令之選未聞得
人謂儲蓄之政未見實效謂軍功冒賞而貧寬謂神祇有
慢而害民謂刑獄寬濫而無訴謂激揚報復而不公有一
于此足傷和氣以招災殄然臣切思之彌天下之變當究
所以致變之由圖天下之治當求所以致治之本今日災
變之作實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之不和實由民生之不足
生民之不足實由浮費之太多故耗竭民財以致是耳且

浮費之弊有三一曰裁抑無制二曰設置太冗三曰禁革
無素此皆不在 陛下之臨御而在 武廟之積習不在
陛下之經費而在冗食之虛糜臣請備陳其詳勦厥甲第
通衢連雲而莊田客店布散畿輔其侵奪民利遺害多端
內臣出鎮滿載囊橐而臺榭園林模倣內苑其藏私告訐
動經百萬此則裁抑無制之弊也官吏太多而添設鬻買
虐費虛祿不知幾倍於古工匠厨役醫卜技藝新增舊積
又不知幾倍於古此皆設置太冗之弊也 國初於異教
私度者有禁於游惰者有懲今則釋老之徒日盛而募作
之徒坐京師以冗食者不計億萬此則禁革無素之弊也

疏議輯畧卷十二

十三

以生民有限之財供此無涯之費無怪聚歛繁急民怨起
而災變生矣苟欲救今日之災變而弊源不革何異於揚
湯而止沸耶臣知雖欲擇守令以牧民天下之大豈無循
良賦歛力役之期會惟辦事為急曷得以便宜而停免雖
欲廣儲蓄以賑濟郡縣之間縱有賦稅京糧邊儲之起運
其存番無幾曷以爲糴本而備禦至於重祿禮審軍功清
冤獄公舉劾雖可彌災而回和况未必如 陛下所求者
自今言之京師天下之根本也而冒功陞受夫豈盡革刑
院天下之觀法也而立此附律致措有由觸數伸求條陳
毛舉如奢靡未盡擢節孤貧未盡蠲群臣懷異見而不

和逐臣在摘籍而未復皆所以致陰陽之譴矣臣故曰彌天下之變當究致變之由圖天下之治當求致治之本也今日百姓凋弊已極非因循舊弊所能賑濟必朝廷為更化而後可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非易常變古之謂變其弊政參酌損益以復祖宗之舊制以建經國之遠圖而已夫人情樂因循而憚改更畏事而避浮議且恐改政一更而浮費冗食之徒必多不悅先為架虛以眩惑陛下之聰明者其大本在陛下定聖志而獨斷于上其輔臣專圖任于下務求長治不為淺謀總計天下之財賦一歲所入者幾何熟計天下之虛祿一歲所出

者幾何其官吏數兵數工匠諸役該用而不可缺者幾何虛財而無益者幾何或量加裁減或全為禁革其往田非欽賜則給還本民其賦私係枉法則追徵入庫于以省冗員使官不必備吏惟足用文吏以賢否而為去留武弁以功罪而定升降藝略俱備者方許承襲量加管事而碌碌不逮者仍使備操以待後龍其他以倖途干進者一切停罷則士各自厲職有增減庶可省十之二三矣于以銷冗兵擇其精銳汰其老弱內而京師團營募兵時常教閱更番出戍其郡縣各處食派少壯之民兵以備城守於王畿之內蓄精兵一二萬以輔之則內無不重外之而邊陲鎮

壘屯聚士馬精強俱堪實用其緣邊所在招集土民之驍勇以為屯軍而又選文武才略之士為將以統之則外無不實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亦可省昔之少半矣僧道不放度而又將自息將食有所懲而驅集南河凡無名之賞賚不急之工作皆為浮費所當裁革規畫既詳立為經制頒之天下勅諸有司命臺諫以糾察擇監司以舉行陛下奮乾綱以昭懲勸信命令以示遵守循吏奉法則賞以勸功緣吏謾令則罰所不宥終始惟一不使改且又抑無併之弊減科派之繁以崇教導以課農桑歲之所省不下數十萬九年之耕必有三年之積由是愁嘆不作災

變不生百姓獲豐阜之樂天下仰文治之治信使有水旱之災盜賊夷狄之釁蓄積多而備先具矣況濟之以益利益之以茶馬積之以常平又有以資餽餉助軍需不必發內帑之銀加估備糴外自有餘陛下可高拱無虞矣諠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有餘以攻則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招敵附近何為而不可致陛下今日之治歟史稱漢文之富太倉之粟紅腐難食鄼郢之錢貫朽不較求其所以致治惟本在恭儉陛下恭已倖舜克儉類禹天德之美遠過漢文而富庶之效未臻無乃浮冗之費未省耳此臣所以諄諄而陳于陛下也

民財空虛疏

何塘

臣竊聞平天下之道在理財財用之盈虛係民生之休戚而國家之安危治亂從之古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去年陝西四川河南湖廣山東山西等處凶荒王府祿米軍士月糧多有欠缺無從處補軍民人等餓死數多無從賑濟則是在官在民之財皆空虛不足矣夫民財不足則樂歲不免於凍餒而凶年必至於死亡凍餓死亡之憂迫於中而剝削差科之患苦於外勢窮理極盜賊必起此蓋宗社之憂非小小利害也臣猥以計疎備員戶部叨有理財之責竊計在官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有

四宗室日蕃武職日濫冗食太多冗費太廣是也而徵納

十六

逋欠之弊則又在其外焉在民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亦有四官吏剝削差科繁重風俗奢僭生齒蕃多是也除在官之財不足四弊先已具題外其在民之財不足四弊臣謹開陳以聞傳稱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蓋官吏貪賂必剝削小民小民窮困不堪小則為盜大則作亂而國家之治敗矣哉太祖高皇帝起自民間深知其弊故立國之初痛懲貪賂官吏甚者即行誅殺以快小民之心既製為大誥省貪錄該書以戒諭之又定為官吏受枉訟賊滿貫罪絞之律以戒懼之是以當時官

疏議輯畧卷十二

七

萬

吏畏小民得安晚年因見法令已行貪風已革乃於洪武三十年定官吏受賄滿貫者為雜犯罪死准其收贖蓋不忍以財物之故傷人性命此聖祖寬恤之仁也奈何官吏不體聖祖之心漸起貪賂之習積至正德年間其弊極矣官以賂陞罪以賂免輦轂之下賄賂公行郡縣之間誅求無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窮盜賊起國家之事幾至大敗臣不勝憂忿於正德六年奏言先欲勅諭大臣令其守廉奉法以倡百官次欲將貪贓害民官員凡犯取受入已贓滿貫以上俱籍沒貲產輕則為民重則充軍軍職犯贓一體歸斷所冀法令嚴明則貪官知懼民困可蘇國家可保耳當時論者皆謂臣言苛刻難以施行臣竊謂責人以難能之事則才知有限不可勉強若一槩加罪則誠為苛刻至於貪與不貪則在乎肯與不肯非有甚高難能之事况彼奪民財而法乃籍沒其財情法似乎相對且未嘗傷其性命似未為苛刻論者之意不過謂士君子辛苦仕途有所取受亦是常情罪以籍沒似可矜憫臣竊聞宋范文正公當道遇不才監司一筆勾之富鄭公曰公但知一筆勾不知一家哭矣范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富公亦嘗將賢者其言亦近於厚但其所見之公私大小則不迥泥公遠矣况官吏貪賂與其他不才悞事

者不同是安可過為姑息而不加重治哉夫貪官之所愛者財耳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猶不失其富既不知耻豈肯改行若籍沒之治行則雖不問以死罪彼慮尋失其原有之財必知警懼則貪風庶乎可革矣傳稱特使薄斂以勸百姓為天下國家經常之道蓋為治不能不使民但使之以時而不竭其力斯可矣不能不取民但斂之以薄而不置其財斯可矣仰惟國朝使民之法除里甲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頭船頭舖夫水夫馬夫祇候弓兵皂隸門禁廚斗之數無所不役固已多矣近年以來常役之外雜派紛紛而出如斫柴擡柴脩河脩倉運料接運站夫鋪夫開夫滾夫之類因事編金蓋有不可勝數者國朝取民之法除田土稅糧外如鹽課茶課金銀課鐵課魚課稅商船鈔戶口食鹽皮角翎毛油漆竹木之類無所不取固已重矣近年以來額徵之外雜派物料又紛紛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額料光祿寺廚料太常寺牲口料南京則又供用器皿物料隨時坐派蓋有不可勝數者民財之耗民生之困此亦大端也臣竊以雜派夫役既不可免惟編之有數用之有時庶可少寬民利便受一分之賜宜令各州縣畧倣古昔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之意其人丁除占役優免外每人五丁編夫一名歲役不過一月每丁各該六

日不行者貼工食銀一錢二分南方以田起夫者則每田百畝作人一丁計數編夫俱准前例或本處工多夫少如其工可緩者令候年次第舉行不可緩者令將鄰近州縣夫通融協濟大遠者出銀近者出力或民自赴工不願出銀者聽從其便如本處及鄰近通無工者則寬以與民至於雜派物料亦宜仍照國初舊例係遠方州縣產者或令稅糧折納或以該徵稅課錢鈔收買差人解送係京師近地產者則以各處解到稅課錢鈔收買不必坐派其不急物料量為裁減如此則民財少省民困可蘇而國家之治可保之無窮矣易稱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稱履以辨上下定民志蓋用度奢侈則民財必傷上下不辨則民志不定此必然之理為治者所當念也我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凡官民房屋衣服器皿之類定有制度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違者治罪甚至處死籍沒立法甚嚴彼時百姓初脫亂離之苦凡百用度取給而止奢侈甚少今承平既久風俗日侈起自貴近之臣延及富豪之民一切皆以奢侈相尚上下之分蕩然不知風俗既成民心迷惑至使婚姻喪葬會聘贈之禮竭力營辦甚至稱僕為之官府習於見聞通無禁約殊不知風俗奢侈不止耗民之財且可亂民之志蓋風俗既以奢為相誇則官吏俸

福之所入小民農商之所獲各亦不多豈能足用故官吏則務為貪饕小民則務為欺奪由是推之則奢侈一事實生衆弊蓋耗民財之根本也宜令禮部查照祖宗舊制再行申明定為制度通行禁止違者各治以罪違法之物追沒入官其該管官員不管理者即以不職罷黜臣又聞京師四方之極君身萬化之源故化行自上法行自近伏望皇上敦行節儉為天下先嚴戒內外官員節用惜福不許過為奢侈以壞風俗違者一體罰治如比則民財不耗民志不惑而國家以禮教民之治庶可成矣昔孔子適衛嘗有富庶之論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治功不成

國初紀離初定人民鮮少土地所生之物供養有餘承平

既久生齒蕃多而土地所生之物無所增益則供養自然

不足今惟有盡辟地利以資生養法尚可行方今地窄之處貧民至無地可耕而江北山東等處荒田彌望近口臣下建言欲命官勸農開墾荒地其意亦皆在此但召集開地之人類多貧難不能自給久荒之處人稀地僻新集之民既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又無農具種子可用故往往不能安居樂業輒復轉徙雖設有勸農之官終無成效臣愚以為設官勸農非假以事權則無以使之行其志非齊以賞罰則不能使之盡其心宜勅該部選擇通知農

務之士授以按察之官賜以勅書令其查勘不處丁多田少或招集外處流徙失業或起取狹鄉無地之人凡室廬農器種子賑給俱動支官錢處置仍兼管詞訟所收紙贖聽其支用至分行催督許令設立老人管理從便賞勞三年之後地已成熟每畝科米五升以補逋移通欠糧額官量墜轉仍勸農六年之後農功大成起與墜授否者量行責降仍通行州縣官凡有荒地各令教民開辟三年之閒地辟而糧先者考以稱職否者考以不職如此則官肯盡心民肯盡力地利盡辟非惟生齒之蕃得有所養而公家之用亦有所資矣

計處地方疏

唐龍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今寧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其松民間田地山塘房屋或用勢強占或減價賤買或因准折或妄抄收中人之家一遭其毒即無棲身之所上農之田一中其姦即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用增稅額利歸一己害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直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交章與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詔書曰宸濠天性兇惡自你不靖強占官

民田產動以萬計則 陛下明以燭照深知宸衷由產皆

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 陛下仁以

憫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 聖言猶在昭如

日星 國信不移堅如金石頃者宸衷慨然一應田地山

埔房屋俱抄沒造報失但查勘之時業主多因驚散上司

急欲了事依契圖查占買未分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人

猶抱失策之恨澤未下究怨徒上歸况屋無主則毀地不

耕則荒故兵馬之後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蕪以

勢豪奸徒有私竊之計開埋沒之端其在南昌新建與惡

同處受害獨深賊師起事抄掠尤慘閭閻雖已破殘者未蘇

源議輯卷十三

三二

查得二縣額派九軍淮安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

石有零淮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百石節 奏寬免未奉

停徵民納不前官宜為憂然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

之錢糧併於司庫今本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掠繼因

軍餉動支出一變生則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東葛斗糧亦

不能辦且省城各門城樓窩鋪及諸司衙門先為王府占

據多屬踞隘近因水災蔓延半遭蕩蕩夫城樓者一方防

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因陋就簡

誠一時之不可廢者也乞 勅該部速為處分上恤公家

之所急下濟萬民之所需則庶乎財聚而民安矣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三

賦役

分別地土疏

彭韶

伏聞為臣以不欺為本慮事以大體為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還悉去獄辭計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為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為恭也且以真定言之真定在堯舜時為冀州之域其賦為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為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者有間二歲一收者所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遂畝定賦而一

源議輯卷十三

萬

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我 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

戶部官節奉 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

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

少未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宣德六年本部官又

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 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

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府所屬武強等縣新

開地土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踏

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蒙 英宗皇帝欽撥一

百頃與韓諒外有四百餘頃仍舊與民耕種不曾科糧是

英宗皇帝之心即 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

等累年攬擾民間方將前地并轄諒地還官減輕起科誠
出無奈或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量出無糧
地七十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
量臣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
硃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
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饑薄
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
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祖宗許開種於後良
爲此也即今彼處人民追賠馬足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
班皂隸等項一年約有數般差役以致丁皆受役之人歲

疏議輯畧卷十三

二

無空閑之日所深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
而已今若一畝只量與一畝餘皆奪爲閑地則仰事俯育
且無所資其餘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徒耳自古
立國皆重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
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咸休但
能存心忠孝自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粒食之利哉况
聖朝卜世無疆法當垂後地土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
不能有所應也伏望 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以 祖宗
先帝爲法所有賞賚之施 聖恩區處外其他地畝乞特
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托量加寬恤庶幾

民間知有生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寧而
臣亦咸休無窮矣

復舊制以足國安民疏

謹奏

臣惟古之聖王垂拱地度民而取之後世其地不行但
能因時立法以均取民之制而已然亦非有仁懷之實心
而身親民事之艱難者莫之能爲也 太祖高皇帝取民
之制經之以版圖理之以政事至纖至悉無遺憾矣然法
久廢墜人莫能知遂至經理失宜賦稅偏重而天下始困
乃者天啟 皇上憂勞小民不遑暇食方欲斟酌時宜以
振興舊典正臣下所當竭力贊襄者也臣自筮仕以來周

疏議輯畧卷十三

二

三

三縣與百姓同艱難者有年矣每憤井地不行民已無
賴而取民之制并不復脩以致貧富懸絕將何以爲民父
母也切嘗考求其法獨行於所治之縣實得三三遠近之
民至今懷之蓋舉綱張目雖以之經理天下實不外此孔
子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臣非敢鑿空言之也惟 聖明
擇焉一曰分豁災傷由租臣按天下田租有定額而凶荒
不常又不可不爲之分豁也但爲國計者當憂國用不足
故 祖宗預儲餘米於淮安水次而設都御史或侍郎一
員專會計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等處歲所收入多少若
各省可以通融則通融處之如不可通融則撥淮安餘米

疏駁支運以補足之又或無處則年終一至部會計又查戶部逐年所收并各衙門餘積之米通計若干以爲開豁天下災傷之數英宗皇帝以前此法尚未壞也正德九年臣在丹徒縣因夏旱秋水爲災不及分數例不奏免乃通融於丹陽淮安鳳陽軍民運收輕重之間遂得夏麥秋糧足補本縣不敷之米數萬餘石而軍民咸便當時上司莫不驚恠蓋此法廢久故雖淮安提督漕運之官專司其事者亦不知也臣所以屢請以各關所收錢鈔并南方各省所餘缺官抵候之銀或別作區處如英宗初年行勸分之例發淮安徐州濟寧德清德州滄州但使水次有厭

疏議輯覽卷十三

二

四

二

於民逃民始歸鄉官御史王濟謂臣曰里甲官銀民出舊矣子何苦如此臣曰子爲鄉士大夫所往還者皆優免人戶所以克補優免者率顛連無告之窮民耳非知縣不知此苦也是年豁縣官銀不下萬有餘兩繼治武康後至成安里甲官銀盡除逃民歸農閭里漸實而差役有歸矣所謂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之明驗也然凡此必得其人乃能行之欲天下莫不行此則非畫爲定法不可守也臣考正統年間工部侍郎周忱於蘇松地方立有定法至今不易蓋以一切差銀不分有無役占隨田徵收而里甲科派無復克補優免人戶之累今若申明通行無不可者也臣嘗建言請減天下民壯之身錢追天下貪官之贓物以資前項官銀者正以其法尚未立故不得已爲救時之急若前法一定則亦不出一二年天下逃民皆樂歸原籍而勤趨農桑之事矣此分豁官銀不可不急講求者也夫二者既爲除豁則天下之民皆力本之農而不患於食不足矣民食足則不患於兵不強矣兵既強則不患於邊境不靜矣此自本而末一以貫之道也若不達乎此則支東傾西終未有善治之期也此外則除治南北田土錢糧不均之患又有不可以不講者如北方之土有屯地社地之異今直隸河南州縣以社分里甲猶江西湖廣等處州

疏議輯覽卷十三

五

縣以村分里甲也 祖宗朝北方民少地多遷山陝等處
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又以屯分里甲當時屯民新地頃
畝甚狹社民田地頃畝甚廣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
廣畝此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南方之糧有輕則重
則之殊天下之民任土作貢宜其科則如一特以歷朝因
革事體不同故田土雖同而科則其異又以天下各州縣
皆有抄沒之產當時追收抄沒籍冊即因民間所收客作
田租為租謂之官糧及轉賣多年無復辨驗致重糧人戶
盡逃獨累里甲包納此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此
則在大臣各平其心一會議之 皇上絜矩之道通於天

疏議輯畧卷三

六

下矣臣治湖州府武康縣時嘗查成化年間奏行田糧事
例官為一則民為一則申府已而該府七州縣通行奏准
民甚便之至今蘇松常鎮杭嘉六府各州縣莫不欲取法
於湖州府者臣治直隸成安縣時嘗查奏行事例將屯社
之地均量頃畝一其科差行之一縣而該府八縣莫不效
之至今北直隸河南山東附近各州縣又莫不欲取法於
廣平府者然而終莫能使之盡如兩縣者南北各郡皆有
官豪之家阻之故也所以阻之者北方官豪之家欲得獨
享廣畝之社地不肯為狹地屯民分糧南方官豪之家欲
得獨出輕則之田糧不肯為重則里甲均苦所以一遇有

志州縣正官必欲通行均則量地勢家即上下當緣多方
排阻故民怨無時可息也臣故曰必大臣平心以會議之
可也夫大臣固當熟議尤在 皇上獨斷而已昔禹思天
下有溺者若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若已饑之伊尹思
天下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此自古聖
君賢臣憂道愛民之心也三代以降此道不復聞矣臣乃
今身親見之而不能出一謀策一慮以備采擇實為有負
此臣所以夙夜不能自安者也過不自量畧述所以嘗試
於民者如此至於備考古今會計之法以經理國用斟酌
近世常平之制以給足農民及求所以復 太祖之法以

疏議輯畧卷三

二

親宗族定戶籍之制以正版圖尚當次第陳之

均田役疏

唐龍

切照 國初計畝成賦縣有定額歲有常征故糧均而民
不稱病焉夫何江西有等巨室平時置買田產遇造冊時
賄行里書有飛洒見在人戶者名為活洒有暗藏逃絕戶
內者名為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限者名為畸零帶管
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為包納者有全
過割者不歸本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撤名為懸掛掏回者
有暗襲京官方面進士舉人脚色掇作寄庄者在冊不過
紙上之桑在戶尤皆空中之影以致圖之虛以數十計都

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通年派糧編差無所歸者俱令小戶陪償小戶逃絕令里長里長逃絕令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於逃且絕而已由是流移載道死亡相枕戶口耗矣由是鼠狗竊發劫掠公行盜賊興矣由是爭鬪不息告訐日滋獄訟繁矣大抵此弊惟江西為甚江西惟吉安為甚臨江次之故凡遇倉當糧長大小對泣親戚相吊民間至有寧充軍毋充糧長之謠臣自到地方痛心切齒嘗立清理之法雖未全收蠶革之功亦皆稍有規正之漸大抵利者人之所欲也利多則樂趨法者人之所畏也法輕則易犯臣伏覩律例一款欺隱田糧罪止滿杖其田入官所欺稅糧依數徵納若詭寄影射受寄者罪如之其田改正各鄉書手飛走稅糧二百石以上問發邊衛充軍夫前項不法之徒但知收租不知納糧前項里書但顧圖財不顧壞法皆姦民之首也今則罪止於杖得照常發落所以不可禁也乞令守巡官各分詣地方嚴督州縣掌印官將境內飛地田糧酌量弊深者挨田丈糧輕者挨戶清理各秉實心任難勿憚凡所丈量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沃磽確之等均開淤開墾之數各將原糧填入原由付歸原戶使圖總都總縣總每圖令造流水冊各十本每甲各收一本每縣造大

流水冊各四本解南京後湖各一本布政司并該府州縣收架各一本以後因戶推田因糧編差戶與田有一定之額糧與差無兩閃之患庶幾弊革利興一勞永佚賦役自此可充戶口自此可復息盜止訟未必無少補焉

役法議

李堂

國家役法掌於戶部曰戶役曰賦役曰差役此古今通行之常制也曰兵曰工非農之分乎士無世業儒不立戶侶四民而齊商賈亦戶役爾始用差役而今則舊役為多以貧富之分皆從其便爾蓋官之役於民也久矣自中禁外府以統屬萬國諸司并吏胥卒隸祇直廳臺廚傳牧圉名曰繁而驅日迫承奉詔旨劄檄督促不已焉甚至緇黃之濫官閹之私伶優之賤徧滿城市山林不受役而思役於民民力其能少息哉夫士之仕凡以為民而已既受直食力於人則約已勸廉循舊制節新條以省浮冗之費公此心以處已處人必有定見矣姑即一事論之如官為造墳文武一制近世中官視武職大臣而為之朝廷慮其繁鉅也累頒減省之條然倍徙之以什一為千百者南京為尤也弘治間堂承乏部屬請允英國奏條而數乃定及承乏應安身任徵發乃援例陳乞為一體蓋以民竭東南而株陵周弊為尤或寬一日之迫切也噫孰知受減者不以

為然而承制者每涉干畏且私何哉由是觀之則士費之大侈坊表之過崇與從之踰制母惟乎有加而無已也區區有司恒議之末矣足云哉

貢賦議

胡世寧

三代而下取民之制莫善於唐之租庸調以其民有常產而國有常賦也至於歲貢之物出於州府所市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疋有加則酌以代租賦太宗又詔當用所產充送實不許踰境外求考其所貢不過藥物食用真得古人授田制賦任土作貢之義後經離亂戶口消耗田不常授而丁賦日重又被藩鎮剝削貢賦無藝民不能堪

聖諭輯要卷三

十

楊炎因而奏立兩稅之法雖一時區處節用或有未周要亦當時救弊之宜不可少也嗣是立國者不能當乎定之初復古授田之制誠為可惜若當中華民生日繁民俗既定之後而欲驟變兩稅復古授田誠非易事也但今田賦之弊江南等則多端而里胥飛走之弊繁瑣難並其間有等重租官田或因前代舊額或係國初籍沒小民肆力耕種不足辨糧事窮勢迫多作民田出賣遺糧在戶陪納不敷多致逃竄百累重甲攤稅之苦如唐李渤所言者江北近京之地則富強之家開墾田土多不認糧惟小民原額舊田始有糧稅至於畝數所在闕狹亦甚不同有此不均

致民貧者愈貧而漸致逃亡不能出賦富者愈富而日肆無併不肯加賦識者謂宜立權時救弊之法通行天下田畝各以本州縣為率而均一其稅不必更分多則其田數廣狹不均亦宜各縣丈量而均一之其若北方主曠收薄之處及南方或有邊江沙磧山岡易旱之鄉則宜徵古大上田一夫百畝中田二百畝下田三百畝之意酌量寬其畝或令加半或令倍折亦不為過至於朝延徵稅無實服食器用之物不可缺者計每歲山澤關市之征足用外餘則均派州縣仍照戶計資令里甲出銀而市賣之然既當論土地出產而不可取有千無多於少又曰論道里

聖諭輯要卷三

七

遠近而不可捨近求遠捨易求難至於額外無名之科及中使得預因而詐害之弊又宜痛革之則貢賦有常而民困得免矣或以田賦舊額變更為嫌者查得永樂十三年勅諭許令官田拋荒無人肯佃者照依民例起科又查得蘇州官田原額尤重宣德年間曾因知府先鍾之奏而量為減輕是皆不以舊制為拘也況今不議減而議均有何不可昔在五代吳越王時江南之田畝稅三斗宋太宗後因王承之言以為畝稅一斗天下通法縣令咸輕故宋民感其恩德難以南渡衰頹之後而猶為之力耕血戰以抗強虜而立社稷者百數十年豈有今日聖明在上

而宋太宗之事不可為耶在昔聖王行仁政必以均貧富
分井授田為急後世井田之制有難猝行而因議為均田
限田之法今均田限田亦難驟行而惟均其田賦又何不
可之有况貧戶逃竄糧累無干之里甲又孰若均派有田
之家分納為當也然此事廷臣皆知無肯言者蓋因富民
糧輕之家多係朝士親識而各人為國之心不勝其私黨
之念故也况此均派之法富民增賦無幾而貧戶得減數
多是私怨之人不勝感戴之衆亦何憚而不為之哉

黃冊疏

楊蕙

初樂州知州潘齡建言欲抄後湖黃冊軍籍以便清軍兵

疏議

三

萬

部轉行南京戶部令與臣及管冊官計議是蓋以版圖重
事而欲博采輿論也既而戶部議以抄冊便臣議以抄冊
不便甲可乙否訖無適從夫以為抄冊便者不過謂天下
司府州縣多無年籍一至清軍之時祇憑里胥供報甚至
輒赴後湖查冊中間不無徃復之勞豈若將後湖之冊抄
其軍籍俾在在有之而用以清軍之為便哉此則該部之
說與潘齡所見畧同也然臣以為此說若行不惟無益於
事而且有意外之患仰惟 祖宗舊例藏冊後湖法禁嚴
重不許諸人窺伺其深謀遠慮固非一端至於今日各處
遠年之冊多無而軍民戶籍大勢不敢紊亂者誠懼冊籍

之獨全於後湖也今一旦令其抄謄使人測知後湖之靈
實則戶籍之紊亂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向使後湖之冊全
則抄之猶可但見今如永樂年間之冊已不全十之一二
洪武年間之冊已不全十之四五如此而暴之天下使人
知某鄉某里之無冊則向之所懼者至是有不足懼矣將
見以民為軍者得以肆其告訐而脫軍作民者往往遂其
奸計百年之籍由此紛然而不定矣此臣所謂意外之患
者也至若人之脫軍作民者其名字定是改換其都圖多
是飛出若止據軍戶執以清軍曰某人汝祖也彼將曰我
自有祖名字不同也其籍汝籍也彼將曰我自有籍軍民

疏議

三

不同也都圖不同也若是果何以辨之辨之之術須從其
民戶而查之假如人之先誠於洪武二十四年脫軍則
二十四年戶為新立矣誠於永樂元年脫軍則元年戶為
新立矣而又查其田糧自何而推收則或軍或民斷不失
矣他而名字之不同都圖之有異不論也臣在湖管冊凡
遇各處來查軍民戶籍悉以此法行之妄謂必得明白今
若止抄黃冊軍籍果將何所憑而以為清軍哉此臣所謂
無益者是也臣又嘗得洪武十四年二十四年黃冊軍匠
里甲根源所在寔冊之祖存莫存於後湖而為天下之所
必查而二年冊庫每年止有一十七間其次如永樂元年

之冊亦為切要而是年冊庫止有十餘間較之末樂十年以後冊庫每年三十間大約少去一半以致數年之冊堆滿庫內每遇晒晾揭查最為不便為今之計宜添洪武等年永樂元年冊庫以足三十間之數務使數年之冊藉獨薄堆則晒晾揭查三者俱便自然可以闕疑又議定否則所謂冊之祖者曰就搶壞非臣之所忍言也

皇明通志略卷十四

征權

軍民利病疏

孫原貞

欽惟 皇上即位以來德尚寬仁政從簡易闢言路以通治道任賢才以隆治功期年之間與天下相安於無事民心大悅臣以庸才亦蒙甄拔方面之寄夙夜兢兢思無補稱謹以軍民利病筆事條陳自揆學本迂疎識不達於大體言雖瑣細事有切於下情少垂採擇庶補涓埃竊惟京邊之所需者草束也然徵收之實多出民間洪武年間每糧一石五斗該草一束於附近場分交納今該八斗一束

已倍其徵又多京場交納大草束萬數動如山積舟車莫能遠運而里役徵收只得往折布絹等物赴京買納名為輕濟實則重歛及至收買或遇旱澇草少價增貨物不售無計輸納則必役遠重徵多致逋負有司受遲悞之罪里役罹杖併之苦積歲不完惟冀蠲免民艱若此深可憂也伏乞於河間大名二府附近水次設置馬坊草場其鄭州等處收養馬匹量存 大駕備用之數其餘馬匹并續到進貢等馬俱送二處又於武驤左等四衛分撥官軍以為牧養量撥草束料豆河南於大名山東於河間各草場送納實為民便至若北京儲積漕運實重而水利為急然有

未嘗至其地審其勢但知利而不計其害聞其便而不悉其難者矣如金龍口接黃河水連張秋以入運河先曾淤塞永樂年間用軍夫十有餘萬開挑遂至不淤自後一淤一濬軍夫勞役未有寧息兼以歲時荒歉流徙相望今欲興此大工未免一舉動衆且河口土不堅實河底淤泥深陷難以開深黃河水勢更改不常易於淤塞況漕運河內淺處尤在濟寧一帶若踰濟寧至張秋則下流亦易達矣乞將所用軍夫只於見在數內撥取此外逃戶暫爲蘇息則斯民可少甦矣然貧民固所當賑而富民亦所當重永樂年間營造北京於浙江江西直隸蘇松等府起取富戶

發順天府大興宛平二縣定安德勝二關住坐當差其有在逃物故者多行移原籍勾補夫以數千里外之人民困於科差之繁重逃亡固其所也但官吏汚濫爲弊多端在逃者容隱不報而捏故回申病故者遷延不補而多方賣放以致富戶久缺勘合不完欽奉詔書但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以後官吏人等犯罪克軍止終本身功詳此等人犯到衛不係勾丁永克軍役人數當緣開住者有之捏故脫免者有之虛編軍伍不得實用乞 勅咨司將例該克軍人犯有係官吏及糧長大戶堪克富戶者起發安定德勝二關終身克富戶辦納糧差候補富戶數足仍當依例

發遣其原僉富戶先今病故者悉免僉補庶爲民便至於商稅雖爲國課所資而多方併取又不可不爲之禁蓋以各處商人及在外公差等役所帶貨物充爲路費所在如張家灣宣課司攔稅亦不爲過但巡攔生事或徇私縱放者有之或容情隨數納鈔者有之或勒令卸車搜檢箱籠者有之或高估貨物價值多收鈔貫者有之或因而被盜失所者有之或於小路攔稅者有之又或致無賴之徒詐稱索勒者亦有之其在蘆溝橋亦然今復至文明等衙門宣課司上納課程是則兩征其稅不亦重爲困乎乞擬凡與販商貨貿易者即於所在抽稅其經過進京者不得攔阻止於文明等衙門宣課司查驗應稅者稅之則亦庶乎永遠之一端也若彼此交徵必欲盡得其課則臣以爲古者關市譏而不征非聖朝所宜有也

茶法議

楊士奇

茶之出入資引以照其批驗茶引所則在應天常州浙江杭州三府今前項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批驗所不置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照茶商號引聽其冒名開報或將引由賣與嗜利之徒齎赴產茶地方轉相貿易如此欲得的確名籍追繳退引難矣况茶貨出山所經官司既不從公盤詰又不依例批驗縱有夾帶斤重多是受財

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停藏舊引影射私茶哉又如南直隸之常州廬州池州徽州浙江之湖州嚴州衢州紹興江西之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廣之武昌寶慶長沙荊州四川之成都保寧重慶夔州嘉定瀘州雅州等府俱係產茶地方相去前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照引內條例聽茶商徑赴產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於人爲便理必樂從誰肯不買引由公犯茶禁今却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踴途寫遠往返不便欲其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

議處鹽法利弊以裨國用疏

童懋

疏議輯畧卷十四

四

臣聞鹽之爲用乃生民食味之所急而國家經費之所資爲物雖微其利甚博然而虞夏之時不過以鹽充貢未嘗專利於上成周之盛雖或以鹽名官未嘗不同利於民自齊相管仲而鹽筴始征漢用桑孔而鹽禁始重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矣臣嘗按行屬郡訪求民隱得其所當行者數事一曰存恤灶戶夫鹽之所出雖由土產亦資人力海濱之民以前鹽爲業者謂之灶戶其採辦薪芻朝夕烹煉不勝勞苦固皆在所當恤而單丁老弱家計貧難者煎辦不前課入不敷支遭鞭撻之苦而鹽入於官或被雨水銷燬又有追賠之患此窮戶之尤可哀矜者也若輕其歲

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一分稍可存活其有丁力衆多家道殷富爲總催大戶者煎鹽既多私賣充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黃冊事例凡民戶之里甲有缺即將圖內丁糧高折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灶籍逃絕皆免雜泛均徭則差役均平而歲課不虧矣二曰輕減鹽糧國初嘗命以掣下餘鹽行令各縣赴司關領分給小民計口食鹽而納鈔以償民得鹽而納鈔固所樂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鈔久改鹽糧惟市民仍舊納鈔而鄉民皆納鹽糧又使之遠輸外郡則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運費十倍於納鈔

疏議輯畧卷十四

五

則鄉民之困苦尤甚矣若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爲大幸如或不能即改亦宜如秋糧折色事例納銀准鈔使民受一分之賜亦爲幸矣三曰申禁鹽窩昔我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充而糧運勞費乃命商人輸粟邊倉而給引以償其費商人喜得厚利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爲良法近來每遇開中之時權豪之家詭名請托占窩轉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詎中納以故中鹽者少邊餉不充而國家失利先朝雖有禁例而權豪玩愒仍襲前非未能盡革伏望申嚴前例有犯必誅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四曰鹽商挾私夫商人輸粟餉兵受鹽于官出外平賣利亦

厚矣乃於正數之外賄求場官任意加重制壟之後運入江船復行夾帶至於經過則又賄求批驗盤詰人員不行照引截角徑自越關隨在發賣及其已賣不即繳引仍將前引影射私運往復數次多取價利以致載運船戶亦相效尤此皆商人之倚官挾私所當豫防者也五曰禁治壟徒夫壟商之夾帶影射固私壟也其有肩挑步擔而沿街貨賣亦私壟也又有座舡紅舡水夫舡戶之屬隨其所止攬載官員肆行收買者亦私壟也民販既難悉禁官載不敢盤問以此私壟盛行官壟阻壟然皆所得不多為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不敢為矣惟有一種無賴之徒十五為一議詳各卷上四

進壩場圖詩疏

彭韶

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為念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民事為先故有書豳風無逸以進者有進農桑耕織圖者有獻流民圖者要之但于深宮之中寓目動心不至視民如草芥矣然庶民之中灶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獲壩場始識其弊海鹽煎熬全資灶戶雖有等分茶產蕩然糧食不克安息無所未見預借他人所得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敵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厥漫人偷物踐踏守無人守無入此苦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午汗如雨隆寒之骨亦必為之此淋瀝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復來此徵壩之苦也客商到場無壩抵價百端逼辱舉家憂惶此陪壩之苦也疾病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茶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彼將感動忻慰雖困極無復恨矣臣今將兩浙壩場景物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為圖每圖各述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擊食灶之迹臣不勝萬幸之至

壩法疏

何孟春

臣過靈州花馬池得聞二池之壩自來未費人力煎熬夏

秋晴暖水面鹽如雲如霜隨取隨足而今課仍舊額傷於狹矣又登昌府漳西二縣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愷要發泚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課除鎮夷鹽池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於官者乎臣愚乞勅楊一清即其已效廣為求圖前項鹽池若是計引重煩不如增額為便即行計量近半給引之數斟酌時中之額於兩場乾曉之間制多寡贏縮之節大約可增至十萬引引鹽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得銀二十五兩不問客商上著納銀二十五兩者得引百道課銀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

疏議輯覽卷十四

八

補筆昌鎮番地方鹽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鹽小鹽各加禁約不許與販致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擾越依律治罪族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也

請行轉般法議

丘濬

今兩京運道所經凡三運司准塩在南滄塩在北山東之塩居其中往時會通之河未開水陸分隔各自通商給民今則一水可通惟今三處之塩價値各有低昂中納各有等則而惟淮塩之價最高殆居其倍山東之塩抵河頗遠惟滄塩近河而價最廉臣請行宋人轉般之法遇有官軍運糧空船南回道經滄州每船量給與官塩每引量與脚

價俾其運至揚州河下官為建倉於兩岸委官照數收貯原數不虧然後給與脚錢少有虧損即與折算如此則官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積塩既多乃令通算累年客商所中常股存積等塩共該若干依次給與見塩不出一二年間支給完足然後行臣向所陳官給牢盆民自煎煮之策此後又乞於河間沿海一帶出塩去處不分民丁窳戶皆許其私煮既已成塩具數赴官告賣量為定價給與見錢陰雨之時則或加或倍有私賣及買者皆抵以私塩之罪其錢乞於內帑豫借待成效之後算還年年存積歲歲轉般積之既多遇有急用即出榜定直召商於所用之

疏議輯覽卷十四

九

地或出糧芻或輸金帛付以執照定以倉分俾其親詣其所即給以見塩於行塩地方發賣如此比之舊法當得倍利非惟得以足今日之用亦可以銷他日之患也

塩法議

王瓊

諸司職掌有云凡通關中塩糧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具奏出榜召商中納成憲昭布不可變也天順以前惟戶部召商納糧草於邊耳成化中始有各運司納銀之例弘治元年校尉胡餘慶請如舊例議未及行厥後開賣茲甚類解銀貯之太倉雖曰備邊糴而多方之費實繁夫邊餉不預蓄平時必俟空乏而後圖之雖富有銀

貨將為用之取目前之近功忘久遠之大計遂使商人廢沿邊糴買之規守運司納銀之例及塞下有警召納米穀而商人觀望多不赴中縱有至者所入亦甚微矣弘治十四年巡鹽御史馮允中亦嘗建議然言之未幾旋復廢革何舊制壞之易而復之難如此也或者謂以運司開中之銀解邊備糴亦無不可殊不知官自和糴不若通商轉運事不勞而利亦廣乞申明定制以求久或遇各邊寧謐再熟之後商人趨中自有成效此整理鹽法之大要也其雲南四川等處鹽課不多就於彼邊量准折納不拘兩淮之例然又必置勘合洪武中特茶鹽引由契本銅板一百一十片俱南京戶科收貯每遇開中南京戶部印勘合發各邊填寫商人姓名并所中米豆鹽引數目俱用印蓋不許洗改每勘合一張或填寫一萬引或三五千引不拘定數編置底簿并流通文簿發運司候商人齎到勘合比對字號相同派場支塩及刷印引運司關領給付商人照塩發賣永樂中遷都北京塩法庶務俱行在戶部掌行惟塩糧勘合引目銅板仍於南部收貯及勘合底簿流通文簿亦南部編置轉發正統六年鑄換印信始定行在戶部曰戶部改戶部為南京戶部而塩引勘合文簿仍掌於南京正統七年戶部因為繳到中過塩糧勘合數目慮諸

商將勘合增添洗改無稽請於年終各邊將收過糧數填給過勘合字號各運司將客商齎到勘合字號納過塩糧數目各造冊繳部比對查考又因造冊難憑正德十二年戶部又奏令南京編造勘合底簿完備送北京戶部抄騰字號轉發各邊後以往返之勞仍令南京戶部徑自編發臣到淮日稽驗南京所發勘合底簿有至十餘歲而報中未完者課積於場豈無淹沒之虞又況客商投下勘合其所收糧數有用布政司都司及衛印鈐蓋者有洗改字樣不用印蓋者有雖有印蓋印色脫落不明者有開寫中過斗頭價值倉口明白者有止混開銀錢米豆總數不明者諸弊種出豈非塩法之大害哉乞令鑄造塩糧勘合銅板一片除南京二字送戶科收貯如遇奏開塩糧戶部差官以人匠赴科印刷每塩五十引印刷號紙一張回部轉發開中去處或布政司都司衛分收掌每號紙一張填寫塩三五千引或七八千引或萬餘引不必拘定一萬引之數所填商名貫址并米豆塩引數目俱用印鈐蓋毋致脫落因而洗改如有填剩號紙年終繳送戶部塗銷仍置內外號半印勘合底簿二扇內號一扇戶部收掌外號一扇發運司收掌商人赴邊納獲勘合投到運司比對外號運司派塩完畢將勘合額繳戶部比對內號又與各邊歲報錢

種文冊磨對有無相同然後註銷又每年置流通文簿一
冊用印鈐蓋發各運司收掌挨次附寫商人姓名塩數以
憑年終科派各開前件派塩下場記派訖二字支塩出場
記支訖二字若年終派場遇有事故明年終不支出者將
原派塩課改派別場免致積滯仍乞就各司員外主事內
改註一員或改員外郎職銜專掌塩法冊籍計塩課高下
追理通關完欠考究各邊處實計酌開中多寡并比對勘
合查革奸弊其有暇日不防原委兼管如此則塩課肅清
邊儲無弊矣

淮塩利弊議

霍韜

疏議輯畧卷四

十三

切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朕又善適通變之權
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用淮塩遂濟國用臣今姑議淮塩
利弊即天下可推也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塩歲收課
塩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塩課條例云凡各竈
丁除正額塩外將煎到餘塩夾帶出場及私塩貨賣者絞
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
意而後人失之也淮塩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
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塩課除正額外猶產餘塩三
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塩復不得私賣即三
百餘塩安所消遣乎兩淮行塩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

疏議輯畧卷四

十三

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塩只七十萬
引饕餮安所居乎是無怪乎私塩橫溢而塩價貴湧也
國初竈丁辦塩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
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故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
私塩可絞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乃禁絕竈丁勿賣私
塩是逼之饑以死也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
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塩照舊收納其餘塩收貯
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十斗十三年令曰每餘塩二
百升給與米一石其餘塩二百斤竈丁得米一石仍私賣塩
既絞死可也蓋當時令難出而米實無措故官私走挾
此今以征取餘塩實不能必行耳且貧窮竈丁朝有餘塩
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借米麥然後加倍償塩
以出息者有矣故竈丁愈嚴則貧窮愈多此之由也貧民
賣私塩人即捕獲富室賣私塩骨亦容隱故貧竈餘塩必
藉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召險多招貧民廣占鹵
地煎塩私賣富敵王侯故塩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
且汰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
萬家荒蕪農畝專販私塩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詢問近年
恃衆往來爲劫此際不彌必貽大患不止阻壞塩法而已
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塩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

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為變故塩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塩場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召商中塩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塩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塩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准塩開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日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日守場候支常年之塩有守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今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塩在場遇邊糧給缺仍倍償開中越次放支之塩也此為貨固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

全奏減塩價每塩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塩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塩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米錢五分矣權勢貴富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塩勞費殆不貲矣計淮塩一引需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塩價益湧乃其所也夫正塩湧貴則私塩盛行私塩愈行則正塩愈滯亦乃其所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脩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漢邊越缺添缺添重則錢添均而塩法行矣今若立法使每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為實利則額塩一大引給二本鈔三貫五百文餘塩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塩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塩七十萬引餘塩三百萬引舉可召商開中或如永樂特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課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折銀八分藏富於民尤可也蓋私塩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則私塩不禁自止矣私塩塞正課流則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漢更為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塩一百引許帶餘塩三百引正塩納邊糧二斗五升餘塩納邊

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賣又嚴為令曰容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辯驗官引輒賣餘鹽者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為令曰正塩一引只二百五十斤餘塩一引亦二百五十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塩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塩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為商人害及阻壞塩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漕運都御史兼理塩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塩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害及阻壞塩法者即與革絕漕

疏議輯卷十四

十六

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塩課邊儲互相關通互結交與接濟利病均為興革邊方腹裏共為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朕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遠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場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塩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裕竈丁者甚厚歲課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塩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塩之利竈戶無餘塩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私無術以處餘塩矣

疏議輯卷十四

十七

乃曰挾餘塩者絞賊私塩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塩之利盡入奸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遁乃區區賑濟區區招復平日掘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通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召商中塩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而復加七錢不重矣實商富商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滯大利則私塩行私塩愈盛正課愈壅難絞刑治之不可禁遏况有贖刑之令有獲塩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塩不問之令蓋開寬路而示之趣矣則私塩如何不益溢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塩盛行矣官兵捕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刃率相旅拒在楊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播大船千百為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語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塩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狼死刑不忌前年流劫幾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塩且受餌利而為之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塩反向塩徒丐塩充食矣塩徒千百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

下高拱馬得知之柏亦談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及數
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塩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迹日著
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罹罪皆以逃
生出不獲已激生他變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
則頑獷愈甚禍累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汰之弊而窮者
四也故曰無策臣愚竊以治塩利猶治河患也治塩利不
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去壅淤而愈築愈潰亦
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塩法事例叢瑣無益塩利祇足驅
民爲盜而已故今欲興准塩之利須選准安漕運及三邊
提督御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轄
疏議輯各卷四 一 七

塩法疏

梁材

近該御史周相題稱洪武年間每斤輸粟二斗五升官極
薄而商利厚塩價平而邊用足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七
分常股挨次照文三分存積越次給與成化以後准納折
色每引納銀三錢五分迄于正德漸至四錢五分雖題准

淮塩六錢但奸商投托勢要則有占中賣窩之弊塩商上
納則有經紀包攬侵漁之弊管糧衙門則有例分勒借私
增斗頭多收火耗之弊及搬運糧草則有合場官攬取索
常例刁蹬留難之弊糧草既納則又苦於守候查盤勘合
難得之弊且長蘆兩淮兼有搭配之弊勢所不及又有他
商要求賤引之弊必得撫臣大整邊方以清理屯田之廢
禁革報中之弊屯田廣則糧草漸克商人易於上納而不
艱宿弊革則飛輓簡便商人樂於趨利而不困又思邊儲
蓄聚以漸而成運司塩課以時而掣必定立年限如嘉靖
十年以前報過引目姑且照舊秤掣但不為常例勿令縱
疏議輯各卷四 一 九

打大包以後各邊巡撫等官務以屯種為事清弊為先使
商人有利無害推輓求便而夾帶之風自息獲利既厚而
騰湧之價自平則餘塩之利可無遺矣又都給事中蔡經
題稱國家開設塩課本以足邊然昔行今阻儲蓄不充議
者以為若在餘塩納課以發開中無商但塩法之壞不時
餘塩一事昔年士卒衆多屯田不擾屯種有收米穀價賤
時或開中上納無難通者士卒多疲屯田不舉邊方米穀
無所於出價值騰湧糴買甚艱加以科罰太重查勘遲延
兩淮塩價增至六錢而搭配長蘆又難支給至於餘塩納
價雖非舊章而因時區畫以利國家亦終有不可廢者合

將派去淮鹽照原價俱令上納本色其搭配長蘆山東塩
惟令折銀如遇年豐願輸本色則照依時估聽從其便乃
若稱掣餘塩立為程限其數雖多無過正引中有商人若
無資本或時難收買不願附帶者則竟將正塩秤掣不必
抑勒取盈仍將餘塩價值查照先年巡塩御史戴金奏准
事例量為輕減酌為中制若欲盡去餘塩惟開正課則必
責之撫按盡復屯田之額大收屯田之利庶幾數年之後
迺可議行夫以二臣之議如此自臣等觀之尤有說焉洪
武年間每塩一引納銀八分永樂間每引輸米二斗五升
成化間准納折色每引納銀三錢五分近來浙塩增至四

疏議輯各卷十四

二十

錢淮塩增至六錢商人病矣昔年邊方屯田不失原額歲
豐收成商人樂於上納今屯政廢弛累歲災歉商人告困
應合量處餘塩查照近年事例每塩二百斤淮南納銀八
錢淮北納銀六錢即以官價之數定為平市之法仍勿令
縱打大包餘數雖多無過正引間有商若無資或時難收
買願附帶者聽其所入餘塩隨時盈縮不必拘定一例不
許添外抑勒及於未秤掣未發賣之先亦不許迫令稱貸
預納以足百萬兩之數多者多辭少者少收淮浙正塩正
價太重亦合斟酌先今而為之中制淮塩每引減一錢浙
塩每引減五分至於甘肅孤遠之各邊尤甚各將甘肅

淮塩量減一錢五分浙塩量減一錢本鎮止開浙淮二塩
不必搭配別處邊鎮亦免搭配商自樂趨其長蘆塩價原
定二錢山東塩價原定一錢五分似難增減仍令配支夫
餘課可以無虧邊塩之價可減而輕也搭配之便亦可以
折中而處也然此不過一時救弊之法耳邊方缺乏糧草
商人難於上納既不可全改折色以失祖宗開中召商
圖省飛輓之意則法有時而窮若待屯政脩舉必須數年
之後又有如蔡經所言者然終廢而不舉可乎屯田之壞
久矣墩堡不脩武備廢弛夷虜輕犯殘我禾苗固有可
耕之田而不敢耕種者矣糧賞不時剝削不禁士卒疲憊

疏議輯各卷十四

三

萬

家無耒鋤亦有有可耕之田而坐視拋荒者矣疆界不明
冊籍不清又有為官豪勢要乘機而侵占沒入者矣今欲
大加整頓為力甚難兼以邊方事情不同腹裏急則生變
緩則長奸况有各邊災傷若復分命整理未免煩擾故其
要惟在於得人而事體重難其責尤在乎專任巡撫伏乞
令各邊巡撫督令管糧官備舉屯政選委衛所廉幹官員
專理其事備查先年近日事體斟酌區處開墾荒蕪禁革
勢占查理侵欺尤必備築屯堡嚴謹烽堠毋致擄掠使得
盡力農畝以抵秋成徵收糧草即其所入自可足邊又何
必盡資引塩之利哉失塩利屯田均為濟邊不可偏廢臣

等今日之議減價而革勸之量地而免搭配所以寬報邊之商使樂於納餘鹽正數下商又免其附帶所以制餘鹽之濫使所入隨宜至於與舉也政則又士卒衣食之本邊方儲蓄之源足食足兵皆有攸賴不待正數引鹽之利而自有充實豐盈之效此時餘鹽之數方可徐議而盡革也臣又勘得都給事中管懷理都御史馬卿御史陳綬各題稱餘鹽煮革不如收買為利餘鹽官買不如商買為便餘鹽僻價不如開邊為益餘鹽照票不如開引可行餘鹽的數止可與正額相等餘鹽引價要當計其利害定革夾帶以防阻壞嚴繳退引以杜影射臣熟思之切以朝廷設

疏議輯畧卷十四 王

鹽課開中本以助邊邇來水旱頻仍邊陲多警加以通負徵解不全供億缺乏每每告給內帑所以管懷理等博采群議各盡所長無非恤灶通商裕邊保國之意但理無定在隨時處中物有不齊勢難畫一國初灶丁歲給工本以資歲用商人無本官與欽定糴糧中納了畢還官各場灶丁將煎剩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今則似難行矣正統十三年將兌剩糧米收買灶戶餘鹽每二百斤為一引給糧米一石景泰元年將長蘆引鹽用運洋運缸回還附搭赴儀真製鹽所收貯俱作存積之數以備開中弘治二年令守支客商收買灶丁納剩餘鹽以補官引今亦

俱難行矣蓋正引各有常規餘鹽原無定數過私販以通官鹽乃祖宗立法之正假額課以處餘鹽實今日救弊之宜歌革餘鹽則商窳俱困而私販必至於盛行倍收餘鹽則早滯難齊而邊引不免於壅滯正鹽例有引目餘鹽夾帶者絞若再增制則於祖制有違餘鹽原無照票總在正鹽包中若又另立則於引目相背守前守舊不若聽商隨場收買簡易可行盡數開邊竊恐天時人事不同將來難繼淮浙正鹽減價無非所以利商運司徑解邊銀衆已稱其不便至於兩淮山東長蘆所議大略相同兩浙之與河東則皆欲其仍舊其議嚴禁夾帶嚴繳退引占窩守

疏議輯畧卷十四 王

引緩罰納穀私販等項事宜計慮周詳皆於鹽法有補合移咨各巡撫等官轉行所在御史除兩浙河南事體聽其照舊遵行其兩淮鹽斤合依所議每包共計五百五十斤內二百八十五斤連包索為正引原定價銀六錢近減一錢內二百六十五斤為餘鹽淮南原定價銀八錢今減一錢五分淮北原定價銀六錢今減一錢兩浙每正鹽一引連包索共計二百五十斤原定價銀四錢近減五分餘鹽通融二百斤為一引嘉興批驗所銀五錢杭州四錢五分紹興四錢温州二錢長蘆山東每包共計四百三十斤內二百五十斤為正引長蘆定價二錢山東一錢五分內二百

二十五斤連荷索為餘塩長蘆南鹽所銀三錢北鹽所銀三錢五分山東三錢八分商人嫌重不肯樂從今減七分以上正塩俱各照舊開運報中兩淮兩浙俱令上納本色糧草長蘆山東俱令上納折色價銀如遇豐年願上納本色者聽餘塩不必開運照舊運司納銀解部轉發各邊糧買客兵糧草以備支用其甘肅險遠止開淮浙二塩准塩再減五分浙塩再減五分其餘各邊如開淮塩搭以長蘆則不必更搭山東開浙塩搭以山東亦不必更搭長蘆庶使便於掣支不致顧彼失此抑又有說為正塩既以開邊餘塩隨引納銀似亦可行但餘塩價銀惟山東畫一

疏議輯畧卷五

五

兩淮長蘆南北不同兩浙杭嘉紹所在亦異且以運司塩場美惡不齊行塩地方貴賤廣狹不等若一槩開邊上納銀兩商人惟利是趨各擇便利卒使下場餘塩無人收買則灶戶苦於不均運司派場支塩隨塩收買之汰必至齟齬不合且每年春夏與十月為旺相其餘月分為衰閉若天時晴霽場分有產隨到隨支亦無不可設若風雨連綿數月缺煎或沙灘崩塌林晒無地運司難以追併商人坐守無期正引耽延尙灶兩困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必復通行巡塩御史今後商人到場除正引該帶餘塩照數秤掣外若餘塩缺煎時難收買許商人赴告查勘是實行令

運司止將正塩秤掣不必勒取盈如各場勤煎丁納剩餘塩數多商人一時收買不盡悉聽御史設法或令有本商人報數收買隨同正引秤掣發賣及將該納價銀量其發賣月日限以程期俱赴運司上納解部以備各邊支用則塩法不壞而國用有資矣

處置塩法事宜疏

陸深

臣近日伏見兩淮長蘆之開商賣數然聲載道問之皆云勢要奪其利故也臣謹按塩課一事本因海澤自然之利以充邊方緩急之儲於國計甚便然使朝廷壟斷惠而不下商賈畏空名而不來則虧亦甚矣 祖宗時設立

疏議輯畧卷五

五

各處轉運提舉等司倉庫以辦稅置倉以收塩建官以蒞政設法以開中其要在於通商而已商益通則利益厚此立法之本意也夫以鹽法塞輪轉極難之地而使商賈挾貨負重以往隨令而足比至戶部給引派場派歷萬里動踰歲年又况守支存積徒冒虛名仍復買補魚貫聽掣其辛苦如此今以勢要之人妄干 恩典動以百萬往參其間馮陵假借支則盡支掣則便掣所經官司曲為奉承雖憲臣亦將有投鼠忌器之嫌彼將何憚而不為乎小人營利之心寧有厭足大率彼通一分則此塞一分自然之數也夫能得商賈力以利驅之耳彼既以有利而來亦必

以無利而去又自然之勢也矧以彼之辛苦對此之微倖交易之間又相懸絕坐使自然之利上不歸於朝廷中不在於商賈下不藏於民間雖天地亦將厭棄之臣實懼焉仰惟 皇上軫念立法之本意斷惜 恩澤不妄施與然後其他條畫次第可舉行矣臣又按今天下推鹽之地兩淮為上兩浙次之而弊端亦於二處為多然其大壞鹽法之端有二焉其一則竈丁苦於煎并其一則今日勢要之侵利是也然於兩浙又微不同大抵壞兩淮之鹽法者多勢要壞兩浙之鹽法者多私販而竈丁之苦則一而已矣蓋淮浙之鹽出於人力非若河東天造地設不勞之利也

其法在於曬土為鹵煮鹵成鹽以鹽納官然而連負多而國課損者何也夫欲晒土必有攤場欲煮鹵必有草蕩今之場蕩悉為總催者所併而鹽課又為總催者所欺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工而已煎煮之法名存實亡而總催者下欺竈戶上負國課百計遷延以覲一赦而已伊欲處之在於盡復竈丁之場蕩而盡懲總催之奸欺則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販之徒以拒捕為常以殺人為戲驟不可剪則此之勢要差為易處苟使出鹽之地捕其買者之市家行鹽之地捕其賣者之市行而悉置於法則其黨寄空矣非若勢要之家蛇蟠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兩淮

長蘆之塩利者雖曰朝廷禁已許之然終非汰意臣以為與其壞天下之大法寧傷數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無所容而後已夫上之支中盡歸於商賈下之場蕩盡歸於竈丁則商通謀足而塩法不行者未之有也謀利之事君子所羞臣恐利未興而害作故得備而論之伏候進止

塩法疏

周用

照得蘇州府太倉崇明崑山常熟南運松江浙江海塩一帶近年沿海居民專一興販私塩太倉又當江海之交尤易招集流亡越境私販淮塩侵占浙西行塩地方以致松江分司虛設私塩既行徒黨日衆盜賊隨起若先年施天泰龔騰近日王班頭董璡董璉王棟顧文明顧文忠等始則圖利販塩繼而結黨行劫又至出海通番互相讎殺雖旋剿除禍根終在原其所自實由聚衆販塩失今不為之處將來禍患尤大處之之法惟在浙西塩貨流通餘塩皆有下落使塩徒解散方為有益緣各塩場俱有定額除浙江嘉興分司外松江分司塩場俱係松江府所屬地方華亭有浦東東浦清村清浦四場上海有天賜下砂等四場內除清浦天賜兩場外實該六場大約每年額課每大小二引折一大引各四百斤共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五引零每引折銀六錢每年鮮部課銀一萬五千一百四十餘兩

其轉解運司本色折銀一萬五千四百二十餘兩內二縣水鄉竈丁無徵鹽課銀七千五百八十餘兩俱於二縣秋糧內包補華亭縣包補四千三百二十餘兩上海縣三千二百五十餘兩前項鹽課俱係竈丁出辦餘鹽却不許變易前項無徵課銀俱係二縣民戶包補其竈丁餘鹽亦不許轉買食用餘鹽既不許賣又不許買官司又不給價若不私相轉販何以存活凡議鹽法者皆稱商鹽宜通私鹽宜塞其實商鹽未嘗不塞私鹽未嘗不通然商鹽之塞官自塞之私鹽之通官自通之蓋商鹽以引目為名利在買求夾帶及不繳退引官司以盤掣為名利在縱容夾帶又不追退引所以商鹽但求苟免捕獲其實濫影射者多故謂商鹽未嘗不塞官司巡捕私鹽一向通同作弊其實家戶俱食私鹽故謂私鹽未嘗不通鹽法至此豈惟商鹽不通併商鹽亦俱變為私鹽各處私販鹽徒相聚為害難以處置所以置處之方專在處置餘鹽且竈丁煎鹽辦課即是民戶種口辦糧民戶辦糧餘米聽其變易惟竈丁辦課餘鹽却作私鹽一切有禁况塩貨實出天地自然之利竈丁不得自食其力人情物理實有不堪為今之計莫若將松江分司查照原額鹽課銀兩每場各該若干本場竈戶每戶若干又每丁若干照依徵糧排甲法則立為三限

倘復松江分司衙門行令浙江運司前來住劄及時聽令商人入場收買責令總催比併各竈依限將課銀完納限內天色晴乾雨濕逐日開紀另報運司查驗量為遲速課銀未完就於地頭嚴禁塩貨出場中間若有先自辦納課銀停塩待價者聽從其便但遇課銀一完隨即開報運司并巡塩衙門各場餘鹽聽令各竈丁自行發賣或轉賣陸路肩挑背負并水踞小船各人販賣但不許挾持軍器及越過行塩地方大約每年限上半年辦課下半年開禁各竈丁既知餘鹽許令自賣必肯早辦課銀商人既知餘鹽許容平買必不營求夾帶其餘人等亦知餘鹽不禁轉賣必不冒汰聚眾與販前項越境淮塩無處發賣不禁自止日前一應私販俱可轉為商人此法若無窒礙亦可與嘉興分司一體舉行其該縣水鄉竈丁亦可因此招回復業增辦課銀漸補無徵之數如或塩貨流通價值低賤仍聽竈丁免納折色俱納本色上倉作為存積亦可漸復召商開中以實邊儲之汰或謂私塩自來有禁不知塩法自來亦自不同如洪武年間煎塩二本在官支給隨其多少俱屬官物其後塩課立有定額其外餘塩亦有本場收貯給與米麥之例彼時禁賣私塩一是原領在官工本一是不肯送官交價罪以私塩情法猶有可據此後煎塩工本既

不出於官竈丁餘鹽又不爲收買惟獨禁賣私鹽之汰未見處置但餘鹽決無委棄之理鹽徒決有聚衆之勢官私決難去通縱之弊地方決難免擾攘之患立法之始本以惠民足國末流之弊遂至爭民施奪誠爲可慮伏惟詳議早見施行則民生國計幸甚

陳言鹽法疏

王朝用

兩浙轉運司查稱成化二十年以前兩浙運司額鹽俱是徵納鹽斤聽候客商報中彼因徵鹽番待年久走滷消折負累竈丁而御史林誠欲將成化二十年以後鹽課一半折納銀兩每年一月解部亦是權宜處置非立法之本意

疏議輯覽卷五

三十

臣竊惟天下之財賦盡出于東南而鹽利尤爲裕民之厚資天下之兵戈多在于西北而糧芻尤爲備邊之急務故以鹽糧召商報中謂之飛糧輓芻誠爲籌邊至計但引額原有定數而先後因革不同以臣愚見論之舊額之當復者其勢有六兩浙行鹽地方浙江十一府并南直隸五府一州與江西廣信一府國初民間戶口猶少而竈丁亦不甚克額鹽尚有四十萬有奇近來民間生齒漸繁而竈丁閒曠亦多不惟食之者衆而辦之者亦衆使不變而通之則民食日見其不足竈課日見其有餘欲禁其私販亦難矣此其當復者一也先年減半折價解京者以濱竈近

海易手辦鹽水鄉不諳煎燒易手辦價况轉運者惟辦本色收貯日久易於消折折價者亦一時優恤上灶之權宜非原先設立之正法近年以來不特解京者折價而存苗在場者亦多折價聽候給客蓋以灶丁便于輸納無消耗之累商人易于關支無守候之難每年解京二十二萬二千三百有奇每引折銀三錢三分共該解銀五萬二千七百有奇若將價銀收番運司額鹽盡數發邊關中就將前項一體給客收買則商人樂從竈丁稱便且每鹽一引計價四錢在邊倉已滿八萬八千九百五十兩之數若并割算餘鹽價銀計之每一千引三場兼派又該銀一錢共糧

疏議輯覽卷五

三

解價銀三萬二千二百三十有奇較之折價解京已增五萬八千四百八十兩此其當復者二也每年運司額解折色價銀到部轉運發邊未免限于定期遲以歲月一時邊報緊急豈能濟事唯此鹽糧勘合人皆爭先趨赴匪徒神速如昔抑且加倍勝常驛遞免轉輸之苦道踞無剽掠之虞此其當復者三也竈丁之前辦猶農夫之耕種耕者所獲除納完稅糧之外自有通功易事之理灶鹽既減半折解則納剩餘鹽豈可聽其消化而不爲變通之計哉當此之時商人欲收買而限于無引竈丁欲變賣而畏于犯法此興販之徒接踵而至發運之船綠集而來其勢有不得

不然者大抵天下之利不歸于官必歸于私若官引不足而又于私販是禁忍淡不食塩味夫豈人情所宜一旦爲人捕獲則又陷於法網夫犯法豈小民之得已哉此其當復者四也各處行塩地方近來塩價高貴則由于上納價值之重一則由于照賣官引之少故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雖已嚴加禁治一旦遽難止息大抵源潔則流清此盛則彼棄若使引目既多則一年正商足以盡收竈戶之所獲各處官塩足以克民間之食用彼私販者何由用其力而施其謀哉不惟塩價可得而平私販亦不待禁而自止矣此其當復者五也自折價解京之後民食漸覺艱難故

先時巡塩御史有奏開殘引餘塩者有奏開賣空額引者又有傍引私囚各色而上納者亦一時補其不足之權宜但厚利所在多爲勢要所有先年明詔裁革殆盡近因執法者查理過嚴由是小商皆自危矣夫以裁革勢商爲名是矣究其實則有不盡然者利已歸于勢要而不可出害復及于小商而不能免財利之際易生嫌疑當事之人率多辭避孰肯加憐憫之意若使前引盡開小商何至此極此其當復者六也此額一復則民食自足私販易息邊儲克實國課不致於缺少商人得利灶丁可免於困極一事之舉可以兼數事之長矣乞除以前年分解過價銀

到部者名爲空額與例有礙不開外以後年分有額課塩折納價銀存番運司者不必解京每引定價四錢盡數發邊開中前項價銀聽候商人齊執勘合倉鈔比對相同一體支領實補製銷仍照例嚴加腹裏及京師不得開賣以杜弊端則地方之幸商鹽之幸也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五

漕運

般運倉糧疏

臣惟京儲之充足固資乎漕運漕運之通塞亦由乎天時若導泉濬渠無堤撈淺之類皆可以人力為也至若兩澤之愆期泉脉之微細則由乎天時似非人力所能為也思得揚州一帶河道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接濟去年湖水消耗河道淺涸運船阻滯比到張家灣等處却值秋雨連綿脚價高貴每銀一兩裝京糧八九石原領耗米雀脚不敷以致軍士借債賣船轉補上納至十月終方得

疏議輯略卷十五

回還所以多在沿途守凍迄今尚有未到衛者今年揚州地方仍前乾旱河道愈加淺涸雖已設法挑撈車水接濟止可補其所耗豈能增其所無慮恐今年糧運又似去年不無負累軍士訪得即今張家灣等處脚價比之去年有兩時月頗賤所宜議處乞 勅戶部公同總督糧儲內外官員從長計議出榜召募有車之家給與勘合起今踞乾之時令其支運通州倉糧赴京倉上納管糧主事等官親監臨平斛出納仍令巡倉御史禁革奸弊就與該倉吏與糧米准作脚價每十石比街市時價多加與米四五升則人嗜利而樂為之運納運勾京倉糧數而止待糧船到

日若遇天雨却令將該運京倉米糧照斛照數於通州倉上納每石仍照今次納過脚價米數令其抵斗稍加斛面交納則軍得其便而願為之出備合用墊倉廩需等項就於該倉領用如此非惟京儲不致遲悞而軍士亦得以便息矣

國朝運添議

邵寶

國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乎陸運以濟之陸之為勞蓋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是乎有備運而海運乃罷然遞洋海運猶不廢焉備運之初皆支運也既而議者以為軍民不便於是乎有兌運時支運纔十之四

疏議輯略卷十五

又其後也改議歲因之所謂支運纔四之一而故法幾廢矣由今觀之蓋凡五變而小小損益不與焉固其勢然也當洪武之末及永樂之初蘇松浙江等處歲輸納太倉蘇州地方由海道以達直沽洪武三十年至永樂六年十二年海運糧七十萬石至北京所謂海運也永樂初肇北京江南糧海運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所謂海陸兼運也先是永樂五年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稅糧子粒并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籍海運然後足用即日海船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官專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太

倉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於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海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奉 太宗文皇帝旨運糧的事再議來說至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漕舟始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田會通河運淮揚徐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

鹽課轉各卷五

三

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廠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名爲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千餘艘海運始罷乃造遮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運糧三十萬石內六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內十四萬石運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蘇州倉收所謂支運也先是東河民運多失農月永舉末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凡與軍船領運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從巡撫侍郎周忱等議也宣德八年參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

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等府於小灘領兌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領兌其餘水次俱各倣此此所謂兌運也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稟河官軍崔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爲差以軍船到水次前後不齊人民難於聽候及看守故也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餘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每年議派多淮其數不爲例所謂改兌也是則國朝運法蓋凡五變而且民體國之術盡於是矣

鹽課轉各卷五

四

漕例疏

俞諫

漕運糧船先年海運至京俱經文武功臣建議開濬會通河分十二總逐罷海運其歲運糧四百萬石內蘇州還儲獨遮洋一總尚留南京水軍左等八衛江北淮揚等五衛軍船俱於小灘鎮等水次兌運山東河南糧米三十萬石仍由海道以抵蘇州天津二倉上納成化間又因海道不便姑自小直沽開通新河一道當將遮洋海船每二隻該旗軍三十六名改造五百二十五隻旗軍六千三百名時船隻運道雖改衛所官軍俱仍舊役雖或受禮存羊而其地理之遠近往來之急緩軍船之狼狽糧運之稽遲誠有

如郎中趙戴之所言者矣至若河南一總上下兩江催餉甚遠不免顧此失彼而趙戴又復言及皆切漕運要務查得南京淮揚等一十三衛官軍昔因習知海道在於遮洋今日既由新河僱運却乃空身自南趨北不惟途路艱辛人情事體甚為不便抑且江北船多摘撥江南就兌加費過江一三脚米而南京行糧亦又重費年復一年尤當愛惜况遮洋近年議准折色數多軍得減存但辦料數少食糧則多亦應區處及查北直隸總下德州天津二倉不惟道途甚近抑且原運正耗相若人情允便所宜改撥合將遮洋江北淮大高楊長淮五衛旗軍三千三百一十二名

疏議輯畧卷十五

五

照舊不動外將北直隸總下德州天津等九衛旗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名并入本總其不足之數再於附近徐州左泗二衛添撥旗軍一千二百二十四名通抵南京遠運共足六千三百名原數以備歲運三十萬石舊額仍於遮洋總處就令孫機管理遇有減存臨時酌派以蘇軍因仍將孫機原額退與南京領駕其退下南京水軍左等八衛官軍添入江南分為上下江二總就以程鵬二人分管旗軍仍每船十名船不過填亦各存與過江米六升却將原一二裁去七升各總以截上江者兌安慶池太廣德等府州糧米多餘軍船領兌江西不盡之糧下江者兌蘇松常鎮

四府糧米多餘軍船領兌浙江不盡之糧通為十二總其南京二總每年却分浙江二處儘總撥兌餘船方撥江南至若浙江等總軍船雖有多寡亦每就近酌派事不大害不必掣為更張其改撥遮洋行糧查照議單北直隸者仍舊二石徐州左泗二衛俱照淮太二石八斗如此庶水軍左等八衛得以就近領兌江南之糧免駕空船北行江南一總得以分撥催餉亦免往來督兌之難則遠近適均水程順便而糧運不致稽延且行糧脚米亦得以少省矣

漕例疏

王瓊

伏惟我 聖朝自永樂年間開設粟河漕運以來定撥湖

疏議輯畧卷十五

六

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并中都置守司衛所官軍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名分為十二總歲運糧四百萬石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楊子大江至江北裏河由儀真揚州淮安卸徐濟寧東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款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備運也其直隸德州天津通州等九衛又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北直隸官軍轉搬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北直隸通州九衛之官軍尤重於迤南漕運官軍矣總北直隸一總所轄德州二衛天津

三衛通州四衛共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奇係是舊制近於弘治十三年因團營缺人暫掣正軍千名補操却連原運餘丁七百名一緊退掣開曠其北直隸一總漕運原運糧米五萬四千餘石摘令江南北直隸遞洋把總內折銀兩米糧減存辦料官軍輪流代運赴京交納蓋一時權宜之計非為經久之計合無將掣去北直隸一總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一千七百餘名俱還原運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京營操軍另於空閒衛所撥補或將通州等九衛見操正軍一千名同原運掣迴在衛餘丁七百名照舊漕運

奏議輯覽卷五

七

其遞洋船該運劄州折銀糧一十四萬石照舊交兌本色運赴通倉交納却將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衛所內缺軍疲弊者折運一十四萬每石連加耗并兩夫共折銀七錢解劄州交納若遞洋船內有運船少者於各衛所折銀減下船內轉補舊規不致破壞近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得禹貢納總納結之利最為利便劄州原兌粟米每石折銀六錢今改南方糙米每石折銀七錢照依時價折色月糧又有積餘以足軍用與利除弊莫大於此查得南京兩總所管旗手等衛雖在江南其運糧船隻却在儀真官軍前去浙江江西南直隸水次交兌在船裝運儀真填上上船

此與江北三總官軍江南兌糧事體一同其耗米每石只依原定則例並無加過江脚米以此南京各衛運糧官軍年年借債轉相負累日見逃亡論運軍疲弊之極者必以南京各衛為言屢經題奏而曲折之情未能便達且如今年江北三總官軍船在江北不得過堤前去南直隸蘇州等府兌糧裝運每石止得耗米五十六升兩處運軍同在一處兌糧船隻不過堤與在船裝運皆同而所得耗米不同其為不均較然明白蓋南京各衛運糧耗米議定在前江北三總加添過江脚米在後方議加添江北脚米之時偶未及於南京各衛非故有輕重於其間也但據事論

疏議輯覽卷五

八

理兩處耗米不宜有異合乞自正德三年為始將南京兩總所管衛分酌量加添庶使事體均平運軍無息矣

備運糧儲疏

唐龍

臣以休息軍士實今日急務選用把總尤漕運要且哀集衆聞參合三事一曰立團造橋以湖廣都司所屬武昌等一十一衛所原額設淺船一千一十二隻係杉木者十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一百三兩楠木者七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九十兩五錢松木者五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一十三兩九錢一分以十分為率軍三分民七分每年照數出辦民料解布政司軍料解都司各收貯民料派於縣省

州縣猶易解納軍料仍派前一十一衛所各扣運軍月糧抵數然運軍窮年勞苦又取日糧爲造船之用是并其食而奪之無怪乎逃亡相繼也及其造船則又團造無廠管攝無常止憑旗軍領出料銀呈散成造侵欺尅減之弊紛然而起油少釘稀木脆板薄造不如法式運不及年限其弊有不可勝數者矣查得江北等五總造船皆出杭州蕪湖二處抽分料銀委清江廠主事監造其湖廣荊州抽分銀兩先年亦本爲造船而設者也可以克用又有工部主事一員在彼可以帶管及查湖廣所產楠木最多若將前船俱作楠木七年一造以一千一十二隻分爲七年每年

鹽議輯畧卷十五

九

實造一百四十四隻五分有奇每隻用銀九十兩五錢歲共用銀一萬三千七十七兩有奇是又爲畫一之道也合乞自嘉靖九年爲始查照清江浦事例於荊州水次總設一廠將前武昌等一十一衛所淺船俱移在彼團造就用抽分銀兩仍照清江浦事例於十一衛所各選千百戶一員管造坐委荊州抽分主事帶管監督其原派軍三民七料價悉從除豁其辦納米爲定規則軍民既蒙休養之澤而運船亦得一漕務得以振乏矣二曰慎舉用天下之事後而後知中人之情有慕斯勸自古則然查得永樂宣德成化間運糧把總有缺皆以各衛運糧指揮內推舉

老成無過熟知運事者推用蓋運總領元年添推爲把總則右利若弊可行不可行與錢糧之盈縮軍士之苦樂河道之險易無一不知其爲之斯易矣古人輕軍孰諾之說正如是也況把總以都指揮行事歷陞掌印掛印坐營坐府皆可及焉有運總之才者方得爲之則人人思奮誓有明珠在前踴躍而取之矣當時運事脩舉卓有成效用此道也正德間劉瑾用事各把總官不由運總推舉多用生疎之人既情於事體又忽乎軍情敗者多矣自此運總亦弛然懈怠而略其前進之心漕政日廢又何怪焉正德十二年漕運都御史張縉具題把總官有缺仍於衛總內熟

鹽議輯畧卷十五

十

知運事者推補題奉 欽依推用其爲軍國之計至矣伏乞照依成例簡用則把總得練達之才事不可敗運總寓鼓舞之術人各知勸矣三曰嚴事例竊惟輕齊乃正糧腳價之需行糧尤運軍食用之物舊例必須隨糧而先隨軍而行隨船而進所以杜奸弊戒非虞濟軍士之急也奈何近年輕齊之汰廢而守候之弊生非惟有違交納抑且別至侵欺至於盜賊窺伺之虞尤大有可慮者矣其行糧一節南京江西等三府俱隨正糧凡與官軍各得濟用惟南直隸浙江司府十數年來分撥多非近倉催徵又違原限故軍士有卒弗獲升斗之用者因而竊取耗米盜食正糧

交納虧折掛籌借債實由於斯乞令戶部申明事例將各
輕齋銀兩同正糧派徵并行直隸蘇松等府及浙江布政
司以後年分行糧俱分撥附近倉分候各運船到日正糧
輕齋一時充足行糧亦即給領俱限同軍去割在船輕
齋公同看守行糧隨便食用過淮之日聽臣等查驗不許
仍似往年遲悞以致先後相失緩急難濟則交納以時盜
賊不足虞而軍士得沾實惠盜米借債之患亦可除矣

皇明疏議輯覽卷十六

荒政

預備疏

楊士奇

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於其
艱之者蓋預有備也我太祖高皇帝憊憊以生民為心
允於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四境設立四倉用官
鈔糴穀儲貯其中又有近倉之處食穀大戶防守以備荒
年賑貸官籍其數欵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相地所
宜開濬陂塘及脩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
甚便皆萬世之利自後有司雜務日繁於九便民之事率

無暇及戶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為文具是以一遇水旱民
無所賴官無所措况今南方官倉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
無倉亦不存昔鄉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妄規逃亡虛立
簿籍其原開陂塘亦多被侵佔有以為私已池塘者有以
為私田耕種者如此之弊南方為甚其濱江近河汙田隄
岸歲久坍塌一遇水漲淹沒田禾及開壩蓄泄水利去歲
或有損壞皆為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
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
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之及此事雖若可緩其實關係甚
切伏惟聖明留意則庶幾官有實績荒歉人民不至窮

迫耕農無旱潦之虞而祖宗恤民良法不為小人所壞矣

急簡要以活饑民疏

席書

臣竊見今歲南畿地方夏秋旱澇相仍人民饑饉殊甚初賣牛畜繼鬻妻女老弱展轉少壯流移父老皆言今昔無此各官已營具奏廷議已下賑恤但饑民甚多錢糧絕少以此有數之錢穀給濟無限之饑民如汲壹水以洒涸河徒有虛聲決無實補為今日計必先分別等第酌量緩急以地言之江北鳳廬淮揚四府滁和二州為甚江南應天太平鎮江三府次之徽寧池泰蘇常等府又次之此地

疏議輯畧卷十六

二

有三等難於一例處也以戶言之有絕饑糧腹命旦夕者有貧難已甚可營一食得免溝壑者有秋禾全無尚能舉貸者此民有三等難於一槩施也今賑恤南畿宜先江北次及江南二等三等州縣可也賑濟戶口宜先垂死次及可緩二等三等人民可也况今江北地方前巡撫已去後巡撫未來受饑於本土者無可依恃流徙於江南者無為撫存臣等袖手傍觀目視其死而已竊謂君出祿以待臣臣宜代君以養民民出賦以給官官宜竭力以為民今民有急難坐視莫救獨何忍哉臣日夜籌計今日有司倉庫既無儲備戶部錢糧又難遍給考求荒政於古率多有

礙於今惟作粥一法不須審戶不須防姦至簡至要可以舉行時下可以救死目前今世俗皆謂作粥不可輕舉緣曾有舉于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生者勢力難給死者堆積無計遂謂作粥之法不宜輕舉可痛可惜今計南畿相應作粥州縣江南宜於應天太平鎮江分布一十二縣江北擇急要者宜布三十州縣總計四十二州縣大約大縣設粥十六處中縣減三之一小縣減十之五如臣賑粥事宜欸目備行各該州縣設粥賑分約日並舉凡窮餓者不分本郡外省江南江北或軍或民男婦老幼舉其家口但赴賑者一體給粥賑濟計自今十

疏議輯畧卷十六

三

二

萬

一月中起至麥熟為止以四箇月為率江南十二縣約用米五萬餘石江北三十州縣約用米十萬餘石其合用銀米江南應天等三府除見積銀穀外再於原發淮浙鹽銀十萬兩內支五萬兩江北各府不知見積若干亦不知該部見發若干如未經發有銀兩乞早處發十二三萬兩內支十萬兩通前糧米作粥餘銀各散貧戶總計用米不過十六萬餘石計價銀不過十六萬餘兩可活二十萬餘人所用有數未至太靡所賑有等不至虛費法簡直而效難作事平易而有司能舉此法一行窮餓垂死之人晨舉而午即受惠三四舉而即免死亡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此

古遺法非今創舉扶顛起弊未有先於此者未有急於此者然此法非但宜於南畿實可推於天下舍此而欲將今在銀兩等係貧民唱名支散飽者多或竊冒餓者率至遺亡死者仍死逃者仍逃求補尺寸萬萬決無能矣

固安邦本疏

金燕

嘗謂欲德寇者當先安乎民安民者必先足其食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傳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蓋以此也切照邇因胡寇深入遠近騷然加以去冬少雪今春缺雨穀未下種麥不得生東作既遲西成難望民心驚疑至今未定一聞有警幾老負幼倉惶上道近者大車小輛

疏議輯覽卷十六

四

無分明夜悉入城池遠者棄家廢業結隊成郡望南奔竄男婦混雜沿河塞路遑遑乞食甚至採掘樹皮草根拾取螺螄蚌人之困苦實已極矣困苦既極未有不輕其生者也竊悲此等之人進退無依饑餓切身恐復為患尤甚外憂及聞福建延平浙江處州等處盜賊尚未勦滅邳州通州以南及北直隸與山東河南地方密邇釐較之各處所係尤重盜賊今又不時生發流民轉徙不定各處官糧恐有不敷無由賑濟不可不為之深慮也况自正統十四年以來朝廷寬卹之詔屢頒而該部之催徵科派蓋自若也賑濟之名雖有而邇邑之流移餓殍猶如昔也

近雖差委鎮守巡撫等官未敢保其決然成効兼以軍衛有司剝害軍民其於盜賊邦本何由得安民食何由得足而賊寇亦何由得彌哉為今之計宜從權處置凡被賊經兵及災傷去處水路自通州至臨清邳州陸路自順天至真定衛輝量差在廷大臣或監察御史同戶部郎中等官分投前去其餘地方乞勅原差鎮巡等官各將在官糧米查扣該管地方貧苦流移之人并歸順賊徒先行按月量口均給賑濟及多方出榜勸諭殷實軍民客商人等有能自備糧米送本處官倉交納者順天等捌府與山東廣西福建貴州雲南四川陝西山西遼東各大米四百石或小米五百石南直隸蘇松常州浙江嘉興湖州五府各米一千五百石南直隸鎮江等府浙江杭州等府與江西湖廣廣東河南各米一千石有能運送賊發用兵處所者湖廣貴州福建四川雲南大同宣府各大米一百石或小米一百五十石者具名以聞請給冠帶以榮終身間有止能出備一半者請勅旌為義民俱復其家雜泛差徭三年或有願出麥者與大米石數相同願出穀者比大米小米加一倍各處所納米穀者除本身曾為隸卒并盜竊之人及各處所問罪囚除真犯死罪外各照依原定事例俱令納米穀在官依例均給所在流移之人多方招撫設法

疏議輯覽卷十六

五

借貸一應催徵悉與蠲免毋令失所設有嘯聚為盜及妖言惑眾者就便撫捕毋致滋蔓臣等又訪臨清去處較之各處額有儲積自今流移人民倘有將帶銅錢銀兩等物無處告糴者許於本處官倉減價糴給不許侵欺留難如或各官別有計策可以安民足食者許令便益務要各臻實効不許視為虛文臣等所言實權一時之宜非為常例伏望 皇上 斷自 宸衷特 賜施行庶幾邦本可安民食可是賊寇可彌矣

皇明疏議輯畧卷十七上

禮儀

章服識

宋濂

欽儒有議章服之制者其言曰公之服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在衣藻粉黼黻四章在裳五章則五列也四章則四列也四列之外雜以雲絜間之禮官駁之曰九章之名則是也其謂五列四列則歷代之制無有也非也自軒轅氏肇為章服有虞氏從而明之各章或一或兩而已惡取所謂五若四哉假使其言可行則天無二日天子之服當繪三辰無乃有數日乎矧三辰者咸法天而成章雲亦天物也設用以間之無乃又益之以一章乎蓋曲說之無據者也是未可信也宋濂曰禮官之議皆傳經而辨善則善矣至謂歷代之制無有則不能有以降其心也竊按唐制袞冕之服衣繪而裳繡自山龍而下每章一行為等每行十二夫行猶列也天子之衣既云每章分為十二則公之服似可以類而推但不知五四之分又別何所見也若自山龍而下始然則日月星者必仍其舊而無所加夫子之章當有數日亦不能通矣又按宋制章服並織成間以雲絜而補其空地夫間以雲者不過藉為文章而周飾之亦非益之以一章也由是觀之欽儒其果有據乎無據乎若不

待知者而後決所可憾者好奇之過舍先王之大法而循末代之彌文耳嗚呼自先王之法壞侈靡之習追於六代極矣至有議畫鳳於衣以示差降飾圖花於裳而云於禮無礙者況於唐宋之世哉豈惟衣為然也冠冕之制古者以采藻為旒前後遂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後世則用龍鱗錦表綴玉為七星旁施犀珥金絲網之屬又外作翠旒使碧鳳銜之古者以旒數為降殺極於十二而止後世則或增為二十四焉使歛儒舉以為言則群起撻其訾矣不觀其會通而遽斥人以曲說亦豈可哉然則將安從之曰章服當準有虞氏之制古之人有是言也宜以禮官

疏議輯畧卷十七上

為正

大祀禮請遵故事疏

靳貴

照得本年正月十三日 皇上大祀天地於南郊初十日百官聽受誓戒十二日 聖駕晨出至壇視具省牲乃御齋宮至晚分獻并執事人等各於西門外候進是夜子時上恭詣大祀殿行禮畢還齋宮百官各先回於承天門候駕隨至奉天殿慶成稱賀此 祖宗舊制朝廷至重至大之禮蓋人君至尊無對所當敬畏者惟天地此而不用其誠何所復用其誠仰惟 皇上嗣極以來祗畏天顯率由舊章固未嘗有所逾越一念之誠自能上通於天群臣將

順之不暇夫復何言但比歲駕出鑾回或至暮夜切恐姐豆陳設不能蠲潔禮樂儀容不能整備無以稱 聖明敬天之意且慮從供事數十萬人若至暮夜則警蹕不嚴兵衛不肅百官失趨避之容班行無等級之分甲馬或交馳於輦道群眾或喧呼於御街非所以壯臣民之觀瞻而啓四夷之尊戴也况塵埃昏暗之中慮有不測禁門出入之際尤難關防雖 聖德格 天百神訶護萬無他虞而臣子之私濫過計不能不拳拳於此也伏願 皇上深思大祀之重慎惜 至尊之體駕出回鑾悉遵故事俱在清晨使禮官得以周旋百僚得展誠敬則天地歆鑒臣民歡悅

疏議輯畧卷十七上

三

實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也

請行慶成宴疏

唐皋

臣聞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宴享古之帝王所以大本始之報而篤慈惠之恩於此乎在則大祀慶成誠禮不可廢者 皇上因念災傷之故特賜罷免此誠懼災恤民之盛心也臣竊以為郊則尊祖以配天孝之至也宴則受釐而介福仁之至也一舉而仁孝之道備此帝王之所貴 祖宗之所詳定而垂世守也豈可偶因水旱之故例以他宴遽廢而不舉哉自 武宗末年巡幸在外或曠而不郊或郊而不宴神人乖隔災變頻仍可追觀

也 皇上升潛繼統百度惟新敬天事神靈既饗各今臨御已及三年之久而君臣尚未能同一日之歡非闕典歟前此妨於國卹今將委於歲凶議者必曰日食正朝前代曾以受賀見驚災傷迭報今日當以省禮爲宜夫禮有大有小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也郊祀禮之大者慶成宴之大者今此特從罷免損孰甚焉禮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郊丘之祭欽天監擇日禮之始也光祿寺設宴禮之終也終始具備是謂大成今損郊而廢宴有始而罔終謂之備禮可乎臣誠寡陋無所識見考之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而行蒿之詩則因祭畢而宴被之聲歌是知郊之必有宴也唐張九齡告其君有曰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受命自古繼統之君敬天之君以報所受命故郊義不可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而闕其禮又知災傷之不可廢郊也宋朝因郊肆赦陰補官爵爲費不貲郊禮畢必宴紫宸殿郊則廢宴矣然景祐不以淮汴之溢澶河之決而廢郊乾道不以一府八州軍之饑而廢郊景祐猶夷簡柄用之時乾道則朱熹召對垂拱之後未聞其以爲非則又知災傷之不省郊而廢宴也切見江淮告災 陛下惻然憫恤發帑遣重臣往賑濟之其爲民亦至矣要在大臣委任得人處置得宜使民沾實惠以不負簡命爾

況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則風雨調寒暑時而休徵應之亦轉災爲祥之一端也顧可惜一日之樂而不克承百靈之貺乎伏望 皇上深惟大報之禮光昭大備之儀俯察愚言特賜俞允則數年曠典一朝載觀神人介胥悅之休而君臣慶同遊之盛矣

藩國喪禮議

彭韶

伏見祖宗以來凡親王郡王薨逝祥禋等祭各遣使臣致祭于國所以盡親親之恩禮之大本也然其時藩國數少行之爲宜今宗枝蕃衍吉凶事殷而使臣絡繹於道似乎侈矣此後藩國若有喪禮除親王外其郡王初喪遣使臣致祭一次其它祭禮本處官行禮亦不失親親之恩至若祖宗以來凡王國母妃之喪但遣內臣一員致祭于宮所以嚴內外之辨亦禮之大本也然其時藩國既少內臣又未嘗出鎮方隅宜自中遣今宗婦衆多而各省宗藩又有內臣鎮守今復遣內臣以益之不惟禮節之繁多抑恐事體之難繼故凡今後王妃之喪有鎮守處即以本官行禮亦不失內外之體近年王國夫婦合葬塋墓無造葬之事勢誠爲簡便但初造之時或兆位未安所以遣官蒞塋選擇蓋得卹典之大本也及後開塋之祭事成位定不勞餘力而猶具數差遣則煩擾甚矣今後開塋之祭只令本土

之官提調於郵典固無妨其文武大臣得蒙恩典造墳者無論夫婦先後亡故亦與兼造後遇合葬本家徑自開墳不復差官則禮有一定而事不煩矣

請定服制疏

張孝敬

茲者 大行皇后崩逝喪服禮制初蒙 皇上親定下之內閣恭詳條列上請當奉欽依禮部已揭示中外頒行矣續蒙 聖諭又欲從殺令禮部更復具儀臣仰見 皇上以兩宮皇太后在上不敢以早加尊是以欲為降殺誠非故為恩紀之殺也臣謹按記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

通鑑輯覽卷一百一十五

六

二

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濟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又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十五年六月乙丑周景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蓋古禮

通鑑輯覽卷一百一十五

二

七

二

五

父為子夫為妻皆服報服三年故叔向以為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者此也觀此則周天子當時尚為后服三年之服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正此之謂也後世夫為妻始制為齊衰杖期父母在則不杖夫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然特為旁期言若妻之喪本自三年報服殺為期年則固未嘗絕者也今古制不可復矣 皇上為后服期以日易月僅十二日臣子為君母服三年以日易月僅二十七日較諸古禮已至殺矣殺而又殺則至於無矣仰惟皇上講求典禮為萬世立綱常漢宋以下之陋習一洗而空之孰不以為堯舜之主不世出也伏乞俯察臣愚特勅禮部無復更變請 皇上宜服期十二日容臣子素冠服終二十七日不然則恩紀不明典禮有乖臣等何忍令後日史臣書曰天子不成后服自 皇上始乎 皇上亦何忍令後日史臣書曰臣子不終君母之服自臣等始乎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七下

律曆

進律呂元聲書疏

范永鑒

臣考之自秦焚六籍之後律呂之學已失其傳而大樂之不正也久矣治道之不及若良有以哉臣思已故教授李文利本之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并呂氏春秋所載黃帝命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曰含少因而詳加考証以三寸九分正司馬遷黃鍾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以生二由少以及多見黃鍾數少為極清以正宮聲為極濁之誤以左右

疏議輯略卷十七下

一

二

對待各得一百二十九分正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宮而窮之誤以正徵循環無窮正隔八相生往而不返之誤畫圖立說照然可考初非無稽之空談實有據之定論顧編書成而天不假之年殆將泯沒不傳矣其兄知縣李元憫其志大而未遂也取而復加校補臣叔副使范輅亦嘗同臣師事文利曾聞其聲過互為校正成帙因其舊名律呂元聲書臣竊念本以廣濬於此理茫然莫測其微奧今得此帙而觀之恍若有得者大樂終不能晦故劉恕無忌呂氏存其度於煨燼之餘而臣師李文利并其兄李元臣叔范輅拳拳互相發明於大壞之後歟臣愚不肖之表白

焉則文利之志終不能伸而音樂之正否治道之汚隆終無以考驗矣乃謄寫上獻如蒙乞勅廷臣再加詳議如文利之所著果有裨於太樂下之所司試而行之誠千萬世之大幸而文利平生辛勤考究之功亦得以少見於天地間矣

律呂元聲書議

楊鼎

李文利著律呂書即其黃鍾三寸九分等由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

疏議輯略卷十七下

二

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大呂林鍾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於此乃見書序所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

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候騁古監得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可謂透其關鍵而得其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黃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筭之黃鍾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大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鍾所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筭之不差毫忽若

源義輯卷七下

三

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參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且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處正在於此謂李書之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辨此清濁之逆施正由黃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廉嘗見歙人鮑恭希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大略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

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知曆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筭矣嘗以今曆氣朔較之相去特五六時却是亘古亘今如此實萬年曆也鮑書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即今曆法我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審如李潛則鍾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者之獨見於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聖人在上必有軒表

源義輯卷七下

四

命伶倫放勳命羲和之盛舉惜無以二書獻之闕下者其所係豈細故哉

請改曆元事宜疏

鄭善夫

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矣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鮮克於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一十年隋劉焯取二家中

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二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主
灼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千人歷驗千餘
年至元授時曆以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
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
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
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酌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
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
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
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
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爲臍胸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

源議輯畧卷七下

五

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
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暗虛
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者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
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
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
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
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
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
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
分刻刻分分分秒極精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

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精以歲月則臍離臍胸皆不
合原算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
言哉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
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實爲算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
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戶
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算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
未得其一也況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
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
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
往古下推未來幾幾曆元可更也

源議輯畧卷七下

六

曆象議

俞濬

臣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
隨時脩改以合天道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
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正辛巳爲曆元至
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十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
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
一度每歲差十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
擬合脩改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
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百十分洪武甲子閏准
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律氣准分五十

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
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十分洪武甲子轉准
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
萬三百八十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
分八秒當元統上言時歲在甲子也已云年遠數盈漸差
天度知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
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為曆者國家之大事所以膺在
躬之數承上天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時者端有在於此
臣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
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為後愈差

疏議輯畧卷下

七

外伏惟 聖明留神聽察

正統己巳曆議

岳正

正及第之明年頒己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三至之畧
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恠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
有也時有五官司曆雅相知者因以所私問之曰天行最
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
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後然以
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
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

十刻為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為日長春秋分則行南
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為晝夜均古者以曆名家者必以其
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差者得其所矣有
如今曆也者毋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歟司曆曰如子言
誠然正曰若然者子將居其職而不與其事耶司曆愀然
笑曰能者必不用用者必不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曆者
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撥之能無挫其本乎予始悟
當時用事者方赫赫必以司曆為忌也後果有土木之變

曆法議

楊燾

前代之曆唐虞三代無可考自漢至元四十餘曆漢興四

疏議輯畧卷下

八

百年更三造曆唐興三百年更七造曆宋興三百餘年更
十八造曆 本朝大統曆米用元授時曆自洪武至今百
四十年未嘗更造而一一皆驗則斯曆真可以行之永久
矣授時曆乃許平仲郭守敬所造知曆數既精明曆理又
精恐古今之曆未有過之者也其法不用歷代積年日法
最為簡易瓊臺丘氏作大學衍義補引洪武中刻漏博士
元統之言謂授時曆元年遠數盈漸差天道擬合脩政攷
之統所改元推步不應曆家尚仍授時之舊而丘氏復謂
今去元統時年遠數多所差益甚是亦泛論焉耳曆法疎
密驗在交食今日月之食分秒不差又何得而疑之哉

皇明疏議輯畧卷十八

陵廟

陵廟疏

商輅

臣等仰惟 太行慈懿皇太后作配 英宗皇帝正位中宮及 皇上嗣居宸極尊為慈懿皇太后孟先帝全夫婦六倫 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位號彰著於海宇數十年則壽終之後所宜奉梓宮祔於裕陵奉神主祔於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先帝與 皇上全大倫深恩之初心也今聞聖命欲別卜葬地臣等實切疑懼竊惟 皇上所以若是者必於今 皇太后千秋萬年之

疏議輯畧卷十八

後與先帝同等於陵廟自嫌二后並配非本朝之制然有二太后方自今始則陵廟之制亦當自今始考諸古協諸義以行之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更易此文帝所以號為孝文高祖諸帝之上也又如宋仁宗追尊其所生母李宸妃為太后然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此仁宗所以稱為賢君高祖諸帝之上也 皇上於 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

之祔稍有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況千秋萬年之後今 皇太后與 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愈足以見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載諸史冊增我皇明之輝增我 皇上孝德之名此臣等所深願也

陵廟疏

姚夔

昨臣等議得今 太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祔於先帝之左 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先帝之右凡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覆奏未賜允納臣竊以為人主治世所以固結天下人心者唯在於禮義而已禮義者人心本然之天禮

疏議輯畧卷十八

義亡則人心離人心離則國非其國天下可得而治乎且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道實所繫焉不可不慎也 太行慈懿皇太后正位六宮奉事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嘗有廢命則婦道全矣 皇上嗣位尊為 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 皇太后並尊同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今其崩逝出於考終發遣詔於天下陛下為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一依 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 陛下之子道全矣使在先帝時有廢命則婦道虧 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微稱使居慈極時有過舉則母道虧 皇上必不肯舉今日之大

禮今也婦道全於前母道全於後則慈懿皇太后可也
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則皇上可謂至孝矣
母有盛德則於含葬祔廟之禮所當行此人心禮義之天
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既無毫髮之差亦無纖芥
之惑今一旦無故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
廟祔享人心既駭且疑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固已
洞燭禮義所在累召詢問以爲臣等所言乃是正理但迫
於皇太后之命未賜允斷而來言者屢屢不絕臣竊窺
皇上欲順承母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言則
於恩有未忍展轉宵旰似難裁處臣聞昔桃應問舜爲天

疏議輯畧卷十八

三

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以
天子之父殺一人宜若可容而士必執之者何不以恩掩
義也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
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是以義成恩
也恭惟皇太后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自皇上即位
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不是過也
今特偶於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理開諭易爲轉移惟
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勸至於再三皇太后
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盡也萬一有不能從則當
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皇太后脫或有怒而陛下

仁孝誠敬和顏悅色益加其孝而不敢替焉則於恩義亦
不兩失矣或者曰皇上乃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
而厚於彼乎夫慈懿與皇太后他日並合於裕陵並享
於太廟無輕重之間也無大小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益
於彼也設使慈懿先入裕陵而皇太后他日失所尊慈
懿先入太廟而皇太后他日不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
則有大小之分也則有損於皇太后而益於慈懿也今
則不然慈懿葬於左皇太后萬年之後葬於右慈懿今
日祔於廟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於廟同尊並列無分
毫低昂高下於其間而謂薄於此而厚於彼可乎或者曰

疏議輯畧卷十八

四

慈懿無子與恭諱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諱在宣宗
時已嘗處別宮而立孝恭皇后矣慈懿在當時未嘗
退處他宮未嘗別立一后豈得謂之同乎况宣宗晚年
追復恭諱徽號悔懷莫及自笑曰此朕幼年事豈可知矣
又况皇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
議乎揆情度理合葬則是不合葬則非祔廟則是不祔廟
則非是非之間有至公之論至公實出於禮義之天非勉
強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亦如此天下人之心亦
如此萬世人之志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義則同此向
慕同此愛戴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如堤潰水決而不可

收拾矣夫天命之歸人心是視人心一去天命不能獨留勿謂此一事未必遂失天下也天命人心之去留毫忽之間而已矣昔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而得天下項羽戕義帝而失天下皆由一事所召可不畏哉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復開諭皇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於他言則皇上全大孝之名母后全賢令之德英皇歡享於上群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戴莫不尊親有光宗社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降臣等不勝幸甚

廟制疏

楊守陳

往者欽蒙勅諭以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廟祧

遷之制命文武大臣下建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爲當據

五

古禮而定七廟祧德祖懿祖僖祖三廟乃以仁祖淳皇帝

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宣宗

章皇帝英宗睿皇帝憲宗純皇帝爲七廟別爲殿於

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自仁祖及仁

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於三祖之廟而太祖太宗皆

百世不遷庶無悖禮臣議若此衆於建別殿以藏祧主而

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明詔已言九廟而難違德祖當爲

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

爲詔書九廟猶或可從若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之祖則有

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

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

也夫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世顓頊即帝而無功故以

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

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

業之君爲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

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謚景皇帝有功寔號太祖趙

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爲僖順翼宣四祖而以藝祖

開國廟號太祖凡諸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

號已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

疏議輯畧卷十八

六

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於

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謚爲獻祖并謚懿王爲懿祖至肅

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

祫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

心猶歎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興聖廟不預祫祭而

太祖正東向之位爲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

神宗已祧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

爲始祖而居累朝祫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

時名臣若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者群議力爭莫

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

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歎故高宗以來如重蒸王晉之倫
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橋陳良諸臣之議
并祔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祔主時惟一朱熹爭之
不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裕祭居東向之位終宋氏
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祔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
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順於人心而無可議者也國初
追帝高曾祖考為德懿僖仁四祖但以爲四親廟而已
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仁祖亦惟取嚴父之
義耳固未嘗以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
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為太祖而遂以配天仁祖亦

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祔而太祖有功不遷
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
在禮太祖即始祖高皇帝號太祖復號德祖爲始祖
豈先王之禮祖宗之義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
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向而各等至
裕祭則惟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朝
時享之禮則惟德祖南向獨尊餘皆東西相向而卑已
如裕之儀矣今祔懿祖則以德祖爲始祖而百世不
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
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感悵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

議而群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祔德祖而尊太祖然後
已耳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祔德祖則異日三祖以次
祔盡而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實此天下人心
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別殿密邇大廟而裕祭則
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
非若唐遷獻祖於興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殿而遠隔別
享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率謂德
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熹廟
議寔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爲不然安石謂僖祖有
廟與稷契疑無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爲稷契而祭于

太廟之初室曰疑曰莫若則其意豈真以僖祖可同稷契
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爲若祔僖祖不可下
祔子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耳
然宋亦卒祔僖祖於別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已蓋祖有
功之禮終不可泯也況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
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說
雖立別廟亦不可也祔主將安寓乎今既立別殿以奉祔
主則所謂下祔子孫者德祖之祔何不可之有而必強
無功者以爲始祖而使有功之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
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

宗之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以矣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說雖多其要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議者不祭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爲辭廟祀不祖有功而以無功者強擬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與情矣安可以爲典常而垂世哉 陛下若姑循延制則存九廟祀 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僉議改歲暮時享爲祫乃禮之從宜而延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祫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臣請以歷代群臣議論之是非得失有可鑑者條列於左宋神宗治平四年以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請祫僖祖兩制若翰林院承旨張方平等議謂合禮遂祫僖祖神主藏之兩夾室矣至熙寧五年平章事王安石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疎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上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嘗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此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廟而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

事亡如事存之義因循定禮寔在聖明請下兩制詳議臣按郊廟之禮各有其禮故孔子論郊祀后稷以配天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論廟祀祖宗則曰祖有功宗有德其言各有攸當安石引孔子論郊祀者以論廟祀故以祖宗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可謂誤矣商周之契稷實以有功而不遷豈徒本統所始而已宋之僖祖則以無功而祫之乃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豈子孫以有功加其祖考而失尊卑先後之倫哉稷之先世自帝嚳以濟黃帝譜系甚明非以世次不可知而定爲始祖也宋祀僖祖異矣蓋稷之有廟也以功功立不遷僖之有廟也以親親盡斯毀矣烏可謂無異耶若以僖祖藏主夾室未安則豈可因此而併廢祖功之大禮也哉當時孫固張師顏之說亦可從也翰林學士韓維等議曰先王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奉之爲太祖契稷是矣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遂爲一代太祖國家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以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功業未見所因世系未知所始而欲以稷契奉之於古無考於今未安今之廟於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室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似亦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曰后稷播種萬世粒食其功大矣故爲始祖而配天今太祖皇帝削平諸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

天下之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皆其功也宜遵奉焉
始祖若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世豈可以
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今毀其廟而藏主於西夾室在
順祖之右固已順矣非祔於孫而祖屈也若猶以爲不可
則特爲僖祖立室凡毀廟之主皆藏其中當禘祫時以僖
祖居東向之位太祖與群廟之主皆順昭穆之次從之而
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矣若以別室爲非則周人別
廟姜源不可謂非禮判太常寺張師顏等曰商周稷契皆
有大功始受封國故奉之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
起不由先代則親盡迭毀身自爲祖故魏祖武帝則處士

毀唐祖景帝則私農踐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稷契
之明例也僖祖雖爲聖裔之先而非始封有功親盡固當
祧也今欲以有廟之始爲說援而進之以爲始祖固與稷
契異矣使稷契本無功德初不受封而引以爲據庶或可
矣若其不然豈可據哉太祖首創洪業傳祚萬世固當爲
帝者始祖若僖祖神主則宜畧倣周人守祧之制築別廟
以藏之亦禮以義起者也臣按自漢以來議此禮者衆矣
漢則常玄成等四十四人皆謂高皇帝爲太祖諸歷太上
主於園廟魏則鍾繇高唐隆諸儒皆謂武皇帝爲太祖請
遷處士主於國邑晉則范宣等謬群臣皆謂宣帝爲太祖

請築別殿以藏三神主唐則張齊賢謂景皇帝爲太祖而
弘隆及宣光之主皆當祧之陳京諸臣請築別廟以藏祧
主顏真卿韓愈請藏主夾室而時出以享祫祭此皆祖有
功而祧無功合於古禮與宋諸賢之議如出一口韓琦見
固之議而嘆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司馬光與維議同
神宗亦以維言於是皆爲王安石沮之惜也翰林學士元
絳等議曰自古受命有天下者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
商周之祖稷契皆以承其本統而非以有功與封國爲輕
重也諸儒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若必以有
功而爲祖則夏禹氏不郊繇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

自僖祖以上世系不可得而知則僖祖之爲始祖無疑矣
倘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
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
廟未毀之主皆祔食於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藏於太祖之
廟則祫禘之日四祖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莫甚於
此謂以僖祖之廟爲太祖則合於先王之禮意臣按絳議
有述安石之言者前已辯矣餘亦未安夫祖有功宗有德
此三代之典禮宣聖之格言萬世不可易者若謂祖不以
功則宗亦不以德乎祖不以功則商自太甲以上周自王
季以上何者非祖而獨尊契稷宗不以德則商自太甲以

下周自王季以下何者非宗而商獨取祖乙太甲大戊武丁周獨取文武耶夏雖郊祭於一時不廟祭於百世正以無功而不可祖故但祖禹耳漢以高帝功大而爲太祖文帝德盛而爲太宗降歷魏晉無不以有功者爲祖有德者爲宗豈絳之稽古未詳歟若謂四祖降而合食爲非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於始祖之廟此亦降而合食情文不順者耶先王之禮固祖有功而太祖之廟惟一既毀之廟不立也宋既稱有功者爲太祖矣絳乃欲以無功者立其既毀之廟而又號爲太祖何太祖之多耶不知其所謂禮者合何禮也絳本傳云絳有

威名而無特操在翰林諫事王安石及其諸子士論鄙之然則絳之此議豈其本心也哉衆議既上王安石奏曰聖王藏禮固有因循至於逆順之大倫詎能遽變而變古今或以夾室在右謂於宗祏爲尊本統所承指之別室爲當類皆違經背禮臣等所不敢知於是遂奉僖祖爲太廟始祖臣按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則聖王之禮固有因循亦有損益故祖功宗德歷代因循而無異祧主異藏歷代損益而不同也魯禘躋僖公春秋譏其逆祀宋禘未始有躋者惟以僖祖無功而祧之亦因循舊例非變古而遠逆順之大倫也古

者太廟惟太祖有功不遷餘皆迭毀此三代因循千餘年矣自漢魏以來必推有功者爲太祖不遷其無功者雖屬尊於太祖而必迭毀誠合古禮此歷代因循又千餘年矣而安石卒然以無功者強爲始祖有功者虛稱太祖情文不順名實尤乖舉三代以來數千年之令典一朝而亂之敢違矣變古者非安石其誰與若祧主之藏則歷代因時損益故有不同夾室如韓愈所議別廟如張師顏所論亦損益之宜者也若據古禮則廟制同門異宮有毀無立所謂祖有功即指太祖太祖乃始祖之祏耳張齊賢謂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王普謂太祖即廟之始

祖是爲廟祏非謚祏也惟我太祖廟祏已定雖更歷朝祔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乃尊僖祖爲始祖而太祖常列昭穆名實矣倘以此爲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祏也二說良是安石既不能改同堂異室以復古之廟制又別奉無功者以爲始祖而加於太祖之上重立其已毀之廟是亦違經悖禮矣何乃以是關群賢哉夫祖功宗德歷代因循禮之本也緣情立典萬世通行而不可變也祧主異藏歷代損益禮之文也因時制宜每代各施之而不可泥者也安石但泥於歷代各施之宜而輟變夫萬世通行之典可謂不知務矣以堅

志強辨力排群議而自用此即其行新法之智力也周官
法制本非后代時勢所可行而強行之殷周契稷本非后
王祖宗所可擬而強擬之新法之行當時被其禍始祖之
議今尚連其非可勝嘆哉高宗紹興五年吏部貢外董茶
太常寺丞王晉皆請祧僖祖而祫祭正太祖東向之位高
宗及宰相趙鼎皆是之然未暇也暨紹興五年寧宗即位
少卿曹三復言如晉茶尤切既而吏部尚書鄭僑等亦以
因大行祔廟之祭定宗廟萬世之禮破熙寧本經之論請
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詔從之僑等文言僖祖當用
唐興聖之制立為別廟而順翼宣之主皆祧藏焉過裕則

疏議輯覽卷十八

十五

即廟而享於禮為稱詔有司集議諸儒若樓鑰陳良輩
皆以為可宰相趙汝愚是之乃命別建四廟殿於太祖廟
之西以奉四祖祧主歲令禮官祭獻太廟以太祖正東向
之位方集議時朱熹在經筵獨議狀曰今群議雖多皆有
可疑如曰藏主於夾室則古未有祖考祧主藏於子孫之
夾室者自太祖之初室視夾室如正殿之視別殿子孫在
於正殿而以別殿居其祖考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祭則
又設帟於夾室之前而別祭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
坐正當太祖神主之背前孫後祖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
立一廟則不惟喪事即遠有幾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

位其棟宇儔物必不如太廟之盛是名為尊祖而實卑之
又群廟之主祫於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殿又不謂之合
食此文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與殿則宗廟原廟古
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又不合食與別廟無異此文不可
之四也凡此數者議者亦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急奉
太祖東向祫祭之位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兩廟
威靈常若爭較強弱於冥冥之中使四祖疑於受擯傍徨
踴躍不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己今但以太祖當日推
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其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
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於治平不過數年而神宗復奉為

疏議輯覽卷十八

十六

始祖以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又况所謂有其舉之而
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
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
樂矣固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而所以事太祖
者無異生存之時乃為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之尊
祖考而又未有一定之處其可謂愛敬其所尊親而事死
亡如生存之時乎蓋議者之為此說但以太祖膺圖受命
化家為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然後稷始封於邰而
不虛已自虞於戎狄公劉太王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

何嘗盡由於后稷或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大小有無哉況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祖有功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諸廟則亦不必東向於祫而後可以致尊崇之意矣今莫若以僖祖擬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翼曾祖俱藏其主於西夾室太祖而下各以昭穆祭於太廟則僖祖東向如故而順祖以下至於孝宗皆合食焉則理順矣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尊僖祖以東向者恩也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

疏議輯畧卷十八

十七

願也孰若屈義伸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屈之祭常少亦切中事情故熹竊以爲群議皆外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無事也臣按群議四者雖若不可然皆聖訓而祖無功尤不可之甚也今我朝太廟既無夾室而祧主不敢毀之瘞之必當作別殿而不可泥於有毀無立之文矣太廟既有廟有寢今別作殿是後寢以載毀廟之主而寢仍載未毀之主廟則爲時享祫祭通用之所無所請載祖考於子孫之夾室者矣竊地且廣

而別殿在正北棟宇儀物皆可盛於舊無所謂名爲尊祖而實卑之者矣今改歲暮時享爲祫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每歲皆合祭於廟無所謂受擯別享而不得合祭者矣豈復有一如熹之所擬者乎然則所謂四不可者今皆可矣今就德祖而熹尚在亦或無異議即其謂兩廟威靈爭較強弱四祖疑於受擯傍徨踴躍恐未必然熹嘗言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棟樑爲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又嘗言祖功宗德其來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此殊未然商之三宗周之世祖見於經典皆有明

疏議輯畧卷十八

十八

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謂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諡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當爲百世之廟以此而推則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其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論也夫既謂公論在天下後世則非太祖所得而專之雖太祖有所不忍而不敢當如公論何若謂僖祖之爲始祖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則當時附安石者惟元絳等數人而已若韓絳張頌顏輩數十人皆論其背禮逆情而力爭之後世董茶王普數人亦皆謂其違經矣古而請更之又後則趙汝愚鄭僑輩數人又皆謂其不

經之論而卒正之安在其得正禮而合人心也雖熹亦自言等太祖則快天下臣子之願夫臣子之願即人心也等太祖既快天下臣子之願則等僖祖之不合人心也明矣記曰禮非天造也非地設也人情而已矣又曰禮者順於鬼神合於人心而理萬物者也豈有不快臣子之願而可謂之合人心不合人心而可謂之正禮乎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載記是有言矣然僖祖既祧之後熹按安石故事又謂更改豈忘其上文有其廢之莫敢舉之言乎要之舉廢當於諸義不可執也所引中庸愛敬所尊視事死亡如生存之說似矣然僖祖固太祖之所尊而敬者順翼宣三祖獨非太祖之所尊而敬者乎晉僖祖而黜三祖則於所尊者有敬有不敬矣豈太祖生存之時之心哉若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則書言先王建邦啓土詩列生民思文而序者言文武之功起於後稷史記言古公亶父復後稷公劉之業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皆虛誕耶謂祀稷但論本始而不記功德則與其前所謂祖功宗德尚矣之說何肯馳也孔子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此歷數而以祖有功宗有德結之則所謂有功者正指太祖也祭法但言祖文王而不言文王爲太祖意乃以祖有功乃爲文王無乃失其旨歟况祭法之言稱郊祖宗後

誤今未暇辨也謂僖祖擬稷而居初室祫享東向則諸賢群議已具前矣所定昭穆之次馬端臨亦嘗議此未能詳也謂等太祖爲恩尊僖祖爲義固當然常人之情多以恩掩義聖人制禮必以義斷恩若惟其恩不惟其義則至親之喪其可以期斷祖考之謚其可以幽厲乎然則屈義伸恩之說亦恐未安蓋熹一時之見偶合於安石遂主張其說而盡排群議其於諸書衆論皆不暇顧雖孔子之言亦不暇詳與其平昔之言抵牾而一篇之中言亦自相矛盾此豈至當之論而可信從者哉今之議者徒以熹爲大儒其言必當竟不究其是非得失而靡然從之併爲一談牢不可破甚者或謂祧首廟之主則爲無祖然首廟既非有功如稷則與次廟等耳祧其主而不毀不瘞乃遷居別殿且享祫祭焉可謂無祖耶或謂皇家之祖豈可言其無功然功德有無天下公論豈可掩實以阿世哉或謂朱子之言敢不從然凡擇言處事惟當視理安可徇人益尺寸各有長短知愚各有得失故先哲之論後儒或更狂夫之言聖人猶擇焉若未當理安可必從且熹雖大儒未及孔子之大聖何從熹而不從孔子哉蓋皆未嘗詳考而深思耳熹小帖曰熹既爲此議續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祧僖矣介甫以爲不當祧

順以下祧可矣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祖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僖祖無功德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已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係於祖德或謂靈芝無種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豈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竊詳願之議論素與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以爲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然固有不約而同者今但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立判矣臣按自古英雄之得天下亦鮮有自許已功不念祖德而不祀者惟繼世之君必審公論而祖有功耳且晉瑯琊王德文曰七世之廟自由德厚流光非爲太祖伸尊祖之禮也亦有言哉宋之僖祖猶商之報乙周之亞圉皆不過王者之高祖耳若以爲天下基本所出是其功業則商周但祀報乙亞圉爲太祖可矣何必祀契稷也然則復立僖之廟固非得禮而安石遺聖變古所見其高於世俗之儒耶願之此說不載於遺書外書或如真所謂若非記者之誤則出於一時之言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夫理義之心人皆有之自孔子而下若漢高玄成魏高堂隆晉蔡謨唐張彥賢宋司馬光等動輒數十人更十餘代歷千餘年總數百餘人前後議論皆不約

而合者何獨以王安石程頤相合爲足以見義理人心之同哉豈高玄成以下數十人皆愚不肖而無義理之心獨安石與頤有是心耶夫議論之公必出於衆人之口故公論謂之輿論熹不考孔子之言與高玄成等數百人之論以爲公而獨考程頤一人之說以爲公論以判百年不決是非顧安得而判之宜趙汝愚諸賢之不從也熹而秦劄子曰僖祖者太祖之高祖也雖歷代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聖孫順天應人以寧非庶其爲功德豈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哉是以太祖首尊崇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以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德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據僖祖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臣按熹前議已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但推本始而不計功德矣尋因程頤僖祖安得無功業之說又謂僖祖功德爲盛何其立言之不一耶且願所謂天下之基本熹所謂篤生神孫之功德豈獨僖祖有之願翼二祖亦無不然至於宣祖則篤生聖子且鞠育教誨之至其功德不尤盛哉若僖祖當祧太祖不忍奪據其室則宣祖當祧而太祖奪據其室尤不忍也以此而推真宗以下諸帝之心亦皆不忍奪據祖考之室雖歷百代亦無一廟可廢則所謂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將安施耶熹

嘗作韓文考異於禘祫義考下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獻祖之主則當遷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惟獻祖不與而獻祖太廟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祫禘則惟獻祖居東向之位而獻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此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謂萬世通行之道非但可施於一時而已臣按唐太宗立時即祫獻祖二祖主於夾室而遷太祖主於初

疏議輯畧卷十八

廿三

室禘祫則獻祖不與而太祖東向歷十有八載至德宗建中二年因顏真卿議乃以獻祖主於祫祭則暫出居東向之位祭畢仍藏夾室歷二十年至真元十七年有言太祖百代不遷而獻祖親盡廟遷祫居東向非是乃令百寮議之議者多以獻祖主或毀或遷或不使之合食以替太祖東向之尊故韓愈皆以爲不可但欲仍舊藏主夾室而祫祫則出之以暫居東向耳非謂獻祖不當祫其主不當藏室也然則所謂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者自是熹之所見非愈之本意也且愈屈伸之說固含尊卑之意然獨爲太祖發耳熹謂室自爲尊不相降厭則

諸廟皆尊不獨太祖而已蓋當時時享則獻祖不預太祖居尊是獻祖屈而太祖伸也祫祭則獻祖等居東向太祖卑列昭穆是獻祖尊而太祖屈也時享常舉而太祖常居初室故愈謂常祭甚衆而太祖所伸之祭至多也祫祭三年一行而太祖暫列昭穆故愈謂合祭甚寡而太祖所屈之祭至少也至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太祖居第二室則凡常祭合祭獻祖皆居尊位常伸無屈太祖恒列昭穆常屈無伸而不可謂伸多屈少矣商周起於契稷廟爲太祖莫有尚者故時享祫祭無不尊之唐興由於景帝廟以景帝爲太祖不遷其上更有獻懿迭毀故時享則尊太祖祫

疏議輯畧卷十八

廿四

享則尊懿祖此愈所謂事異殷周禮從而變也若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祫祭東向則全與商周之禮同矣何謂事異而禮變耶且愈又有請遷玄宗廟議其言唐之廟制甚明謂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秦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以是觀之則愈之本意何嘗以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如熹之說哉熹固謂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其所謂可爲萬世通行之典愈之禘祫議與遷廟議實同一意

可通行者蓋惟主王安石之說更不詳考唐典深究韓文而遂以己意爲愈之本意安可盡信而必從之哉觀安石與熹之意實以歷代聖賢之論如前所陳則僖祖之不可議契繆而爲始祖也較然矣哉朝 德祖實與僖祖無異因當祀也祀 德祖而以 太祖擬之殷契周稷與漢景帝宋藝祖是萬世通行之典也祀主藏於後寢祔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是每代各施之宜也得禮之本而不泥其文豈不臧哉

祀廟疏

倪岳

臣等議得禮必緣情而文義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

疏議書卷十八

五

萬

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爲九廟蓋以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祀前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僖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時僖祖祀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僖祖爲祖爲得禮之正而合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也國朝 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四祖迨至 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 德祖尊爲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 德祖尊爲始祖以下固有可祀之主洪惟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同文武萬世不祧德祖而下以次遞遷實惟古制今伏遇 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有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祀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署做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況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祭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 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於禮有加近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內 憲宗純皇帝神主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欲暫請 懿祖皇帝神主安奉於 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此即所謂毀廟

疏議書卷十八

廿六

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姜源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蓋憲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並同太廟慈者恭遇 皇太后祔慈茂陵所有神主宜於奉先殿傍近宮室改爲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勅奉遷官於祔蒞畢日暫奉神主於茂陵獻殿以同 憲宗純皇帝祔享太廟禮畢然後啓行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大明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恭稽予情文庶幾咸合

乎典禮

禮記